

博大出版社

一位中共體制下培育出來的中生代知識分子菁英，
面對共黨專政所發出的長歌當哭般的怒吼！

文殤（上）

袁紅冰 著



一個屬於荒蠻而遼闊的高原的靈魂，一個充滿了狂風和雷電的靈魂，
將終生同不允許精神自由展現的專制政治，做無可迴避的百年之戰。

這是五十年代初出生在蒙古高原的袁紅冰，為自己的生命定下的基調。

一九六八年，因紅衛兵運動而中斷中學生涯的袁紅冰，

成為下鄉的知識青年，目睹農村生活的慘酷；

一九七二年，他成為化肥廠工人，數次組織工人

直到七九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之前，

這期間他一方面結識了往後在革命路途上的堅貞

一方面他對馬克思主義及共產黨專制政權的邪惡本質

逐漸形成清晰的洞察，對之徹底加以鄙棄；

八五年完成研究生課程及論文後，留在北大法律系任

在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中成立「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

九二年開始了秘密籌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活動；

九四年遭非法逮捕，為了重新寫出已遭銷毀的、他視為比生命更重要的《自由在日落中》，

他忍辱偷生，逼迫自己向共黨政權諂媚屈膝……

這本自傳體小說，基本上即是以袁紅冰從少年一直到一九九六年完成《自由在日落中》B稿，

這段時期所從事的民主活動為線索，

全景式地反映出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前仆後繼的民主運動，

一部中國當代知識分子面對共產黨政權所發出的悲憤吼嘯。

ISBN 932674-05-5-2



9 789326 740555

定價：NT \$310元

〈創作系列〉

文殤（上）

作者：袁紅冰

編輯：鄭秀娟、曹之慧

美編：林彩綺

出版：博大出版社 Broad Press Inc.,

總部

Address : 2520A Wyandotte Street Mountain View, CA 94043. USA

Mailing Address : P.O.Box 70456 Sunnyvale, CA 94086. USA

TEL : 1-408-4729980 FAX : 1-206-3500947

<http://broadpressinc.com>

台灣：博大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TEL : 886-926139415 TEL : 886-2-27173643

E-mail : boda_tw@ms1.epochtimes.com.tw

海外發行：博大出版社 Broad Press Inc.,

TEL : 1-312-4983764

E-mail : contact@broadpressinc.com

經銷商：彩舍國際通路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建一路87號5樓

TEL : 886-2-22267768 FAX : 886-2-82267496

華文網網路書店：<http://www.book4u.com.tw>

新絲路網路書店：<http://www.silkbook.com>

橋大門市部：台北市南陽街7號

TEL : 886-2-23310234

國際書號：ISBN 1-932674-05-5

定價：新台幣310元

出版：2004年10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文 殤 (上)

袁 紅 冰

袁紅冰小說選集

袁紅冰小說選集

袁紅冰小說選集

袁紅冰小說選集

袁紅冰小說選集

袁紅冰

袁紅冰小說選集

袁紅冰小說選集

袁紅冰小說選集

博 大 出 版 社

袁紅冰小說體自傳

庸人的髒手不得翻開此書，

因為，書中峻峭的激情拒絕被充滿物欲的生命欣賞；

虛偽、猥瑣的眼睛不得閱讀此書，

因為，只有高貴而真實的心才配親吻書中堅硬的血和淚。

任何人或神都沒有資格評論我，

只有太陽才能對我做出評價。

袁紅冰



1. 十九歲的袁紅冰，立志要寫出《自由在落日中》

「絕不同野草一起無聲地消失在荒原上——我要用狂風的筆觸，蘸著殷紅的獸血，寫出在偽善的暴政下凋殘的生命，寫出被冷酷的政治權力摧殘的人性！」在陰山山脈群峰間湧來的寒風中，袁紅冰向落日呼喊出了他終生信守的誓言。（相關內容詳見第二卷第六章）



2. 一九七九年袁紅冰考入北京大學

一九七九年春天，袁紅冰調到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擔任所長學術助手兼資料員，所裏流傳起所長出於密切的私人關係而進用他，高傲的個性促使袁紅冰開拓命運之路，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

（相關內容詳見第三卷第十六章）

3. 一九八〇年袁紅冰參選北京大學人民代表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北京進行數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會」換屆選舉，北大學生中可以產生一位「人民代表」。一批學生以此為契機，對專制政治的虛偽性提出了挑戰。於是在金色的秋季，北京大學湧起了生機盎然的民主的春風。

（相關內容詳見第四卷第十八章）



4. 北京大學畢業

一九八四年、八五年之後，一批畢業的研究生以及本科生取得了教師的資格，開始在北京大學的講台上點燃起精神聖火，並在學生的靈魂中播灑民主意識的金色種子。八五年底研究生畢業並留校任教之前這一段時期，袁紅冰痛苦地專注於創造條件進入權力體系，以便在鄧小平之後必然爆發的危機中震撼專制政治的核心，使獨裁統治的危機轉化為民主運動全面崛起的契機。（相關內容詳見第四卷第二十章）

目 錄

上 冊

序 曲 8

第一卷 少年悲愁
第一章~第五章 11

第二卷 青春苦難
第六章~第十章 103

第三卷 初涉政治
第十一章~第十六章 203

第四卷 清醒中的困惑
第十七章~第二十章 327

第五卷 燕園風流
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章 393

下 冊

第六卷 「六四」驚變
第二十六章~第三十章 493

第七卷 鋒刃上的舞姿
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九章 593

第八卷 敗於人性的普遍墮落
第四十章~第四十六章 779

第九卷 高於生死的抉擇
第四十七章~第五十三章 927

餘 韻 1058

序 曲

袁紅冰——一個對生命美負有歷史責任的流放者；一個確認鋒刃上的舞姿最動人的政治活動者；一個從太陽上採來金色的礦石鑄造英雄人格哲學的思想者；一個用殷紅的血和熾烈的詩意在岩石般的悲愴之上刻劃自由心靈的小說創作者；一個堅信生命必須高貴優美的良心犯——孤獨地佇立於南方流放地那突起於陰鬱雲層上的高山之巔，遙望北方的晴空。

他冷峻而高傲的目光在北方那懸崖一樣陡峭的藍天中看到了殘破的晚霞，那深紫色的晚霞正是他逝去的命運的遺骸；他從不願回顧的剛烈的心此時卻不得不回顧，因為，那布滿雷電猩紅軌跡般傷痕的心，正沐浴在漫天紛飛的紅葉中，而那猶如乾枯血跡的紅葉是他凋殘的情感。

在回顧中，袁紅冰將要向蒼茫的宇宙和人類歷史講述的激情，乃是一種神聖的獻祭。這激情是浩蕩的安魂曲，要撫慰死於思想、政治迫害的無數冤魂，那些雄烈的鬼魂即使化作了骷髏，也仍然在漫漫的長夜中悲號；這激情是藍白色的烈酒，敬獻給帶著露出白骨的傷痕依然不屈地同專制政治進行決死搏戰的鐵血男兒，那些能令火焰也感動得為之垂淚的英俊秀麗的雄性，那一顆顆艱難的猛獸之

心，需要在烈酒中沉醉；這激情是英雄的狂舞，要為那曾經相信過自由的少女送去雷電的信息，如果英雄的舞姿不能燃燒在少女那渴慕高貴愛情的眸子上，少女目光中花朵般迷人的美色，就會因對生命的絕望而枯萎；這激情是獻給人類未來命運的血雨，在那般紅的雨滴迸濺的岩石旁，也許會長出屬於自由命運的翠綠的白樺林；這激情是雕刻在銀色冰峰上的火焰的花環，這深紅的花環不是為了哀悼被共產黨專制官僚政治埋葬的中華文化的魂魄，而是期待著為中華文化的輝煌復興加冕。

「是偶然性——這枯燥的必然性之外的詩；這乏味的宿命之上的自由因素，用審美的激情在不相信美感的蒼茫時空中劃出一道燦爛的傷痕。從那傷痕中湧流出了人類獨立於自然宿命的命運——正是審美激情給了人類以傲視萬物的目光和理解並追求自由的心。

「理性是生存本能的昇華，它以對自然和塵世的必然性的理解成為抹上智慧胭脂的生存能力。雖然理性只屬於人類，但它的心卻是必然的、宿命的。唯獨審美激情才是只能被人類擁有而不與任何外在者分享的特權，惟有審美激情才要求按照生命美的原則超越宿命，創造自由的命運。審美的激情，這是生命的本體，這是自由的意境，這是生命意義王冠上的明珠。

「正義與公正要求實現法律人格的平等，但美麗的人格同醜陋靈魂之間的哲學界限卻永存，那是刻在太陽上的界限。

「以理性為王者的生命只懂得適應宿命，追求生存，哪怕那是專制政治下良知泯滅的獸性的生存；哪怕那是使哭變為笑、使笑變為哭的虛假的生存，因為，他們的眼睛失去了理解生命美的能力。以審美激情為立法者的生命則需要自由的生存，即便為了這要求而血淚迸濺，即便為了實現生命美的理想而使命運之火在黑牢中無聲地熄滅，因為，他們無法抹去審美激情飄落在心中的絢麗陰影。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而審美激情又往往使高貴的生命選擇艱

難困苦的命運之路；自由否定宿命的枷鎖，但拖曳鐵鐐的舞姿卻最富生命的神韻；生命愛戀自由，不過，採摘自由野果的手必須用鐵石鑄成。

「沒有高貴的人格就沒有高貴的歷史；沒有自由的心靈，就沒有自由的史詩；沒有美麗的生命，就沒有燦爛的命運。因此，創造高貴、美麗、自由的英雄人格，是我終生不渝的目標。」

——袁紅冰以金色日球的名義如是說，並以這些哲思作為墓誌銘，用折斷的雷電，刻在專制政治血鏽斑斑的鐵幕上，來祭奠那些因為擁有自由的美色而被政治迫害砸碎的、堅硬的情感。

卷

少年悲愁

音

第一章

內蒙古高原像一座地球額際上的青銅色王冠，崛起於歐亞大陸北部的雲端。高原的南緣有一列橫亙千里、岩石裸露的山脈——陰山山脈。佇立在陰山山脈陡峭的群峰之巔，向南越過金紅色的黃河和銀灰色的長江，可以俯瞰中國的萬里闊野；向東南，可以看到內蒙古高原上的黑風暴漫過東北平原，湧向太平洋的浩瀚波濤；向西，能夠撫摸到從歐洲平原飄來的淡藍色長風；向西南，猛獸的日光越過大漠戈壁，可以傲視世界屋脊上晶藍的雪峰。

冬日能凍裂岩石的酷寒和銀白色的暴風雪；春天那漫山遍野潔白的野杏花和嫣紅的野桃花；夏季那在沒有灰塵的風中湧向天邊的草浪和纏繞著風蝕斷崖的晶藍雷電；深秋那金色和豔紅的落葉——這一切使內蒙古高原具有了鮮明炫目的個性，賦予高原以荒涼、遼遠而絢麗的美感。或許正是由於這種銳利的個性，這種奔放的美感，在以征戰為榮耀的古老年代中，孕育出了令太陽都黯然失色的蒙古英雄史詩，孕育出了勇武絕倫的蒙古鐵騎。

五十年代初，袁紅冰就出生在這座高原上，那正是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不久。這種巧合似乎注定了一個屬於荒蠻而遼闊的高原的靈魂，一個充滿了狂風和雷電的靈魂，將終生同不允許精神自由展現的專制政治，作無可迴避的百年之戰。

陰山山脈南麓的敕勒川原野上，有一座美麗的城市，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是蒙古語，意思是翠綠的城市。高原低垂的、碧藍的天空使城市顯示出寧靜的美感，而瑩白如玉的佛塔、紅牆金頂的喇嘛廟、帶有哥德式建築風格的天主教堂、伊斯蘭禮拜堂頂上似乎掛著雪白雲縷的新月，以及幾座坍塌的道觀，又使城市寧靜的美感中飄拂起神秘的宗教文化氣息。

還殘留著能歌善舞的古老傳統的蒙古人、幾百年前穿過西部沙漠的塵霧走上內蒙古高原的回族、從南邊的黃土高原以及華北平原逃荒而來的漢人後裔，構成了呼和浩特的居民。這座位於被漢人視為荒蠻之地的城市，雖然商業並不發達，但是文化氣息卻翠綠如蔭。不過，這卻不僅是由於依然燃燒著成吉思汗時代的優美與狂放、蒼涼而濃豔情調的蒙古族音樂和歌舞，而更要歸功於共產黨官僚集團摧殘文化的政策。在久遠的年代中，內蒙古高原就被封建君主當做思想犯、政治犯的流放地之一，而共產黨官僚集團虔誠地繼承了這一傳統。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大批具有異端思想的知識分子就被驅趕出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學院和文化機構，放逐到這座邊遠的城市。這些流放者既給這座野草和岩石間的翠綠之城帶來了悲劇的色彩，也給它帶來了顯出殘破之美的文化信息。

袁紅冰祖先的根是扎在山海關外長白山和黑龍江之間那片黑色的沃野上。他的祖父出生在一個封建傳統色彩濃厚的大地主家庭，滿洲國時期擔任一個縣的郵電局長，很早就因為肺病去世了，留下年輕的妻子和三個男孩。他的外祖父是一位律師，四十年代，外祖父和外祖母相繼離開了人間。袁紅冰對於外祖母沒有任何印象，而外祖父在他的靈魂裏也只留下一個面對槍口倔強挺立的朦朧身影——那是因為母親偶然講到，他的外祖父是一個鐵錚錚的關東漢子，有一次侵華日軍槍決幾名抗日的游擊隊員時，曾讓外祖父去陪綁；槍聲響過之後，旁邊的游擊隊員倒在血泊中，外祖父卻仍然面不改色地站立在荒野上。

袁紅冰的父親叫袁宏毅，他面容英俊，風度翩翩，青少年時在一所藝術學院中接受過大專教育；袁紅冰母親叫郭靜澤，是一位秀髮如雲的美女，她的父親從小就使她受到良好的教育，結婚前，她取得了女子中學畢業的文憑，在當時，能夠受到這種教育的女子並不多。

四十年代後期，林彪率領的共產黨軍隊，進入山海關外的東北平原，徹底摧毀了原來的社會結構。東北最大的城市瀋陽被攻克後，出於對共產黨政治的恐懼，原來屬於上層社會的成員匯成一股逃難的洪流，湧出山海關，進入還在傅作義統治下的北京。袁宏毅帶著母親、妻子和兩個弟弟也在此時逃進北京。不久，傅作義將軍投降，北京古老的城牆上飄起了共產黨的旗幟。共產黨的隊伍主要由農民組成，而對國民黨政權的全面、迅速的勝利，又需要大量知識分子作為實現全國統治的知識因素，因此，共產黨在北京設立了一所以招收知識分子為對象的「華北革命大學」。袁宏毅和他的妻子都考進了這所主要進行共產黨政治理論培訓的學校。經過半年的學習，袁宏毅夫婦被派往呼和浩特市，袁宏毅成為共產黨內蒙古委員會的機關報——《內蒙古日報》的記者；他的妻子開始擔任一所共產黨官員的子女才被允許進入的幼兒園園長，後來又調到共產黨的呼和浩特市婦女聯合會。

袁宏毅夫婦的家在內蒙古日報社宿舍大院內。他們的第二個兒子袁紅冰的童年，就是在這個宿舍大院中度過的。

這座被乳白色圍牆環繞著的寬闊院子，原來是一位蒙古貴族的府邸。院子的中間，一股清冽、明澈的泉水從地底岩層深處噴湧而出；泉水北邊，是一排排青磚建成的宿舍，宿舍間有修剪整齊的、低矮的榆樹牆；院內的道路兩旁，銀幹的白楊樹那翠綠的樹冠在風中搖曳；除了冬季之外，幾座花壇裏總有絢爛、濃豔的鮮花盛開；泉水的南邊，伸展開一片約有幾十畝的菜地，菜地的田壟旁長著一株株枝幹呈現出紅銅色的桃樹，每當春季，繁茂怒放的桃花都會擁

擠在那扭曲而堅硬的枝幹上；院子的最北邊，還有一座假山和一片湖水，古老、高大的槐樹，用墨綠色的陰影遮住了假山上暗紫色的岩石，淡綠的湖水中輕輕動盪的波紋閃爍著銀亮的光斑。

然而，儘管環境優美，袁紅冰童年的心境卻常常陷入難以言喻的憂鬱中。因為，不知為什麼，從懂事起他就喜歡注視成年人的眼睛。世界剛剛在袁紅冰那朦朧的童年意識中呈現出第一個較為清晰的輪廓時，官方正在無情地整肅那些對共產黨政治、共產黨官僚的驕橫和馬克思的物性哲學提出批評與質疑的知識分子。從內蒙古日報社那些知識分子陰沉地俯視地面的眼睛裏，袁紅冰看到了痙攣的悲憤、悸動的痛苦、窒息般的壓抑感，甚至看到了被血淋淋地撕裂的靈魂。他覺得，那一雙雙眼睛在無聲地向他講述著他無法理解的悲慘故事。從父母的眼睛裏，他則感觸到了茫然的希望同恐懼的屈辱苦悶地扭結在一起的神情。直到許多年後，袁紅冰才明白，父母當時眼睛裏那茫然的希望，是基於對馬克思用美妙語言描繪出的共產主義的信仰，而那恐懼的屈辱則是因為他們都出身於前共產黨時代的社會上層家庭，按照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他們的家庭都屬於無產階級的敵人，都屬於是罪惡的、下賤的階級——只由於無可選擇地出生在這樣的家庭中，他們的血液便是骯髒的，他們必須在一次又一次思想整肅中，咒罵自己的祖先，以此來表明他們對祖先罪惡的懺悔，對共產主義的忠誠。

袁紅冰的童年意識是從充斥著盛讚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語言和歌曲的時空中浮現出的，然而，周圍成年人眼睛裏那陰沉的情調，卻像一片冰冷、灰暗的霧，瀰漫在官方的宣傳和現實之間。他透過那霧氣注視世界時，感到了極度的困惑和不安，他甚至對成為現實之神的共產黨與毛澤東產生了懷疑。當時，他正在小學一年級讀書，有一次早晨去學校的路上，他突然發現路邊的牆角，有一行白色粉筆的字跡：「毛澤東不好。」一陣寒意澈骨的莫名恐懼，使他飛快地跑開了。那一瞬間，袁紅冰覺得那慘白的字跡同成年人眼睛裏的

神情重疊在一起，而不祥的預感像狼齒一樣冷酷地撕扯著他的心，似乎想讓他明白某種殘酷、可怕的事情。那天，整個上午，他都處於焦灼不安的心緒中，根本沒有聽老師在課堂上講了些什麼。但是，一種本能的獸性警覺使他沒有把看到那行粉筆字的事告訴任何人。中午放學後，他立刻衝出了校門，向那個牆角跑去。遠遠的，他看到一群穿藍制服的警察圍在牆角下，給那行字跡拍照。他放慢腳步，從那群警察旁走過，忽然他聽到一個從緊咬的牙縫間迸出的兇殘聲音：「抓住這個寫反動標語的王八蛋，非槍斃他不可！」

「爲什麼寫一句『毛澤東不好』就要槍斃？！」這個突如其來的、從袁紅冰還帶著童年朦朧感的意識中掠過的問題，使他的身體興奮而惶惑地戰慄起來。袁紅冰不由自主地停下腳步，轉回面容，發現剛才說出那句話的警察是一個體態胖得近乎愚蠢的中年人，他那毛刷子似的寬闊眉毛下，閃爍起鐵灰色的黯淡光澤。袁紅冰緊張地注視著那雙警察的眼睛，似乎想要從中找出某種答案。然而，他終於失望地移開了目光。不過，當他從那牆角離去時，卻對寫出那行字跡的不相識的人，產生了深刻的同情。這只是因爲，他不喜歡那個警察蠻橫的眼睛，不喜歡那雙眼睛上那種鐵灰色的光澤。

另一雙刻在袁紅冰記憶中的、永遠不能忘卻的眼睛是屬於祖母的。祖母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名字叫王耀芝。三十年代，她的長子剛剛十五歲時，丈夫便離開了人間。從那之後，她一直守寡，帶著三個年幼的兒子生活在以她的公公爲王者的封建大家族中。像所有的封建大家族一樣，這個家族成員之間的關係也充滿了被散發出千年腐臭氣息的宗法戒律偽善化的冷酷獸性。生活在這種大家族中是艱難的，對一個年輕的寡婦來說尤其艱難。她必須孤立無助地同家族成員中的種種流言、中傷、陰謀，進行令人精疲力竭的搏鬥，才能維護應當屬於她兒子們的利益。也許是對佛教純淨的虛無意境的信仰，使她雖然長期生活在狼群之中，卻仍然保持了淨潔的靈魂。

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後，王耀芝隨兒子一起來到了呼和浩特市。在袁紅冰的記憶中，祖母的頭髮是銀白色的，端莊的面容寧靜得像一片美麗的秋葉。她總是身穿滿族的棉袍，盤膝坐在床頭，久久地、默默地望著窗外的天空。袁紅冰覺得，祖母似乎在向極其遼遠的地平線凝視，她那顯出淡淡憂鬱的目光彷彿深情而寂寞地撫摸著飄落在荒涼地平線上乾枯、深紅的晚霞。從祖母的眼睛裏，袁紅冰看到了剛毅的哀愁，看到了高貴而堅韌的情感，看到了一種超塵脫俗的生命之美。袁紅冰成年後才理解了祖母的眼睛——那是一個美女在用數十年孤寂的思念，祭奠早已消失在虛無中的丈夫。在漫長的時間中，陽光的金色也會枯萎，而她凝視塵世之外的戀情，卻沒有凋殘——是祖母的眼睛把對於情感的堅貞和忠誠，刻在袁紅冰的童心之巔。

童年時代最令袁紅冰情感沉迷的，就是注視夏日的雷電。每年夏季最後的一段日子裏，傍晚前總有形態狂烈的暗紫色雷暴雲從陰山山脈陡峭的群峰間湧起。在那種時刻，袁紅冰經常一個人跑到城邊，站在坍塌的古城牆上，眼睛裏燃燒著灼熱的沉思，向巍峨聳立的雲團間飛掠的雷電注視。

由於共產主義違反人類天性的道德法典把生命的生殖當做只能在褲襠裏偷偷玩味的東西，性成爲一種污穢的存在，而性教育則是知識的禁地，所以，袁紅冰無法獲知他的生命是從哪裏產生的。同時，儘管他從父親的血統中繼承了挺拔、勻稱的身姿和英俊秀麗的面容，從母親的血統中繼承了剛毅的神情和高傲的氣質，但是，他對祖先的印象卻十分模糊。這也許是因爲，他從來沒有見過祖父和外祖父、外祖母，而他的父母在共產黨階級鬥爭理論的威懾下，也很少向他講述家族的歷史淵源。這一切都使袁紅冰對自己生命來源的理解蒙上了一層神秘的意味。然而，越是神秘的問題，他便越急切地想要找到明確的答案。而他喜愛注視雷電，就是覺得關於他的生命之謎的謎底似乎就在雷電之中。

有一次，當陰山山脈岩石裸露的黑藍色峭壁被雷電燒成暗紅色時，袁紅冰突然驚喜地確認，他是雷電之子，他的生命就是那狂舞於壯麗雲端的火焰熔鑄成的，就是從燃燒的雲隙間飛落向塵世的。這種確信雖然沒有任何根據，而只是炫目的靈感，但是，它卻從此使袁紅冰的情感終生忠實於雷電的神韻——那搖曳在荒涼天空中金蛇般的雷電燦爛的高貴感；那劈裂岩石的淡藍色雷電的銳利風格；那纏繞在峭壁間的豔紅雷電的熾烈情調；那點燃浩蕩山風的雷電的自由狂舞。

小學的課程沒有能引起袁紅冰的興趣，不過，從三年級起，他便開始閱讀小說。那些小說有高爾基的三部曲《童年》、《我的大學》、《在人間》；有中國的古典小說《水滸》、《西遊記》、《三國演義》等等。儘管許多字不認識，可是，憑藉對文字語言敏感的天賦和活躍的想像力，他仍然能夠使小說中描繪的人物和景色生動、鮮明地浮現在意識裏。高爾基三部曲展現出的多姿多采的悲愁，作者用生動的筆觸刻畫出的被權力踐踏的社會底層人物的善良和醜惡，都有一種令袁紅冰沉醉的生命魅力，而凝結在中國古典小說裏的古中華堂堂男兒扶危濟困的俠義精神、捨身取義的高貴情操、不惜一死以反抗官權的英雄氣概，則如同燧石中迸濺出的火星，飄落在袁紅冰敏感的心上，燒灼出永遠不會再消失的火焰痕跡。小學四年級下半學期，袁紅冰開始經常逃學了。在許多個清晨，他背著沉甸甸的書包，離開家門，不是走向學校，而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間遊蕩，或是漫步在郊外的荒野上。他要做一個衣衫上布滿風塵的流浪漢，到世界上去尋找小說裏的浪漫生活。然而，他尋找到的，不是書中的詩意，卻是現實的悲劇。

四十年代後期，共產黨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對蔣介石獨裁權力的全面勝利，首先是因為毛澤東提出「民主聯合政府」的理想，來對抗蔣介石的「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政治原則，而

「民主聯合政府」，這個民主的概念以其政治道德的魅力，使共產黨獲得了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以及城市居民的支持。共產黨取得勝利的另一個具有廣泛社會性的因素在於，它推行土地改革政策，剝奪封建地主的土地，給貧苦農民以土地所有權，而農民則在國共兩黨軍隊殘酷的內戰中，用發自心底裏的熱情回報了共產黨。

但是，全國政權建立之後，對於權力的私欲使共產黨官僚集團很快就背叛了「民主聯合政府」的原則，背叛了對農民土地所有權的承諾。從這種背叛開始，共產黨官僚集團便轉化為現代權力貴族，同時也成為背信棄義的政治騙子。他們欺騙了歷史，欺騙了未來，欺騙了中國走向民主自由的希望，欺騙了數億中國人渴望社會公正和正義的心。由於欺騙又是在共產主義——這種被描繪為人間天堂的理想名義下進行的，因而共產黨官僚集團便成為一群最偽善的欺騙者。

共產黨官僚集團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鑄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堅硬、最冷酷、最絕對的獨裁體制。黨禁剝奪了新的政黨出現的可能，而既存的各種黨派被閹割了獨立的政治人格，變成了只會對專制政治獻上諛媚苦笑的角色。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共產黨官僚集團又對要求他們兌現民主承諾的知識分子進行清洗整肅。一九五七年，這種清洗整肅通過所謂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運動，達到了殘酷的極致。在種種思想異端的罪名下，數十萬知識分子或是被秘密處決而血濺荒原；或是被關進勞改營面對漫漫無期的苦役犯的命運；或是在強迫勞動中慢慢死於煤礦黑暗、狹窄的洞穴裏；或是被流放到偏遠、荒僻的鄉村，生命只能隨著野草默默地枯萎。在這個擁有數億文盲和半文盲的民族中，知識階層本來就如同沙漠中的綠洲一樣可貴。而共產黨官僚集團為了權力的私欲，卻無情地摧殘了這片綠洲。此後的漫長時期中，只有像無恥佞臣一樣吹捧共產黨官僚集團偉大業績、虔誠註釋共產黨的政治理論與馬克思物性哲學的做品，才能獲得生存權。然而，文化一旦失去自由的個性，失去忠

實於真理的心，也就失去了美化生命的價值。文化，這生命存在的意義根據，這美麗的精神之花，即使在以往數千年的封建體制中仍然能為自己找到繁富盛開的石縫，可是，在共產黨官僚集團陰森的思想專制鐵幕下，文化卻失去了最後一線生存的空間。五七年被清洗的數十萬知識分子，整體上是當時知識階層中最具有民主自由信念，最富於文化良知和社會正義感的生命。他們悲慘的命運，他們凋謝於重重陰霾中的情感，成爲歷史祭壇上的聖火，並終將爲他們高貴的靈魂贏得屬於未來的榮耀。

在對知識分子進行一次又一次思想整肅過程中，共產黨官僚集團開始推行「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的實質就是把土地所有權從農民手中剝奪過來，使之歸於做爲共產黨官僚集團私有財產的國家，並通過大批黨和政府的官吏對農民實行鐵血統治，而這種統治的目的之一，則在於以根本違背公平和正義原則的計劃經濟體制爲支點，以專制權力爲槓桿，從農民的血汗凝聚成的勞動果實中，撬起對國家的經濟義務。這種奴隸式的毫無權利補償的經濟義務，構成了共產黨專制政治最主要的經濟支柱。「人民公社」化直接的社會後果，就是使農民在失去土地所有權的同時，也失去了基本的人身自由權。爲了不致餓死，他們必須在國家的土地上，以原始的方式辛勤地勞作，並品嚐著勞動產品必須被國家無償奪走的苦果。數億人組成的農村，其社會性、其文化和人性發展的可能，都被「人民公社」這集中營式的政治怪獸吞噬了，整個社會都消失在共產黨官僚集團政治理論的陰影中。

在「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不久，對於現代工業的愚蠢理解，又開始像一隻被中國農民視爲不祥之鳥的烏鴉，在毛澤東的頭腦中展開了黑色的翅膀。共產黨官僚集團賦予毛澤東的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又使他得以用更爲愚蠢的方式，如同驅趕蒙上眼睛的驢一樣把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驅趕進大煉鋼鐵的狂潮。在短短的時日中，歐亞大東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奇蹟般地出現了無數用土坯

建成的煉鐵爐。爲了燒製煉鐵的焦炭，大片森林被砍伐殆盡，自然資源受到了空前的浩劫；爲了實現毛澤東的想像所確定的鋼鐵產量，許多人不得不把家裏的鍋和其他鐵器當做礦石，投進幾乎只有鐵器時代技術水平的冶煉爐中，而爐口流出的卻往往是鐵渣。

在大煉鋼鐵的狂潮席捲中國時，出現了較爲嚴重的自然災害。可是，共產黨的各級官吏遵循專制政治只對上級負責的天性，仍然宣稱農業獲得了大豐收，並以這種虛假的豐收爲基礎確定農民必須上繳的糧食數額。於是，大批警察和低層官吏從農民家裏搜走了僅夠維持生存的口糧和種子，從而在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間造成了中國歷史上最令人不忍回顧的一次社會大悲劇。在這場悲劇中，約四千萬曾以彎曲的脊背支撐起共產黨勝利寶座的農民因饑餓而死去，其中大多數是老人、婦女和兒童，更大數量的農民則流離失所，成爲以乞討來求得生存的難民。

這場大悲劇發生的時間，恰巧同袁紅冰沉迷於以逃學來尋找小說中的生活的過程重疊在一起。儘管災難的陰影籠罩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但是，內蒙古由於地域遼闊，物產豐富，人口稀少，人們的生存還沒有像其他地方那樣受到饑餓極其嚴重的威脅，而袁紅冰的父母又以國家中級職員的資格享有受到生活照顧的某些特權，所以，他的家庭基本沒有體驗到真正饑餓的感覺，而他的心只通過在郊外長滿黑藍色和灰白色小花的土路旁經常遇到的乞丐，觸摸到了這場白骨撐天、冤魂遍野的悲劇的邊緣。那些衣衫襤褸、嘴唇乾裂、枯瘦的面容上布滿灰黑污跡的乞丐，從遙遠、陌生的地方給袁紅冰帶來了悲涼的信息，那些信息同電台廣播每天都在描繪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欣欣向榮的景象和語文教科書裏講述的共產主義制度的美好幸福生活，是那樣不協調。而袁紅冰相信了凝結在以乞討爲生的無數流民臉上的悲哀絕望的信息，並對電台廣播和教科書產生了發自內心深處的厭惡和憤怒，那是一種對謊言的厭惡和憤怒。他覺得，官方電台的廣播和教科書像長著漆黑鐵手的金色謊言，要

把成群結隊的乞丐的命運從陽光下無情地抹去，而那謊言越燦爛，便越無恥。當第一次看到老人乾枯的榆樹枝幹般焦黑的手臂，顫抖地伸向自己胸前時；當他第一次發現無家可歸的小女孩在用餓得發藍的、空洞而冷漠的眼睛，向他凝注時，袁紅冰那剛剛被意識的晨光照亮的少年的心，感到了蒼茫如遼遠荒野的悲愁和銳利的羞愧。

他爲生命喪失了尊嚴、不得不以下賤的方式乞討生存而悲愁；爲小女孩那冷漠得連痛苦都乾枯了的眼睛而悲愁，同時，他把這樣的誓言刻在靈魂中：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絕不向任何人乞討任何東西，哪怕死，也絕不；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讓眼睛變得冷漠，哪怕痛苦的火把眼睛燒瞎，也絕不。儘管那時對誓言中的死和痛苦只有朦朧的理解，但那誓言卻是堅硬的。而在那悲愁中峻峭崛起的羞愧，則是因爲他當時沒有錢，無法使以卑微、絕望的情態伸在自己面前的乞討的手，帶著滿足的歡悅縮回去，也更是因爲他還太年輕，他還不能如高爾基筆下的丹柯那樣，挖出自己燃燒的心臟，照亮黑暗的叢林，引導苦難的人們走出悲慘的命運；不能像中國古典小說中那些綠林英雄，用劈斬社會不公正的刀鋒，點燃乞討的小女孩那空洞、冷漠的目光。

後來，袁紅冰每次準備逃學之前，都要從家裏偷一些錢，或者幾塊煮熟的野黃羊肉——黃羊肉是當局專門分配給黨和政府的官員的。在那場災難延續的三年內，由於肉食短缺，當局組織了狩獵隊，開著軍用吉普在陰山山脈北部的草原上，追逐黃羊群，並用機槍掃射。在那之後，原來內蒙古草原上隨處可見的黃羊群消失了，還活著的黃羊也訣別了這片變成血腥屠場的原野，遷徙到更爲遙遠的北方那外蒙古的荒漠戈壁中去。

在袁紅冰把爲數不多的錢和大塊黃羊肉分發給乞丐後，他不僅沒有感到慰藉、感到輕鬆，相反，灼熱的羞恥感卻像一塊燒紅的石頭，更加沉重地壓在他心頭。乞丐們那猶如抓住一團火焰似的痙攣地攬住錢幣的手掌；那深深陷入黃羊肉的鳥爪似的烏黑乾枯的手

指；那露出灰黃、殘破的牙齒，像饑餓的老鼠一樣貪婪撕咬黃羊肉的模樣，都是那樣醜陋，醜陋得令袁紅冰寧肯注視荒野上坍塌的古墓中露出的枯骨和乾屍，也不願意看到這種下賤的活體。同時，他也爲自己向這種毫無堅硬感、高貴感的生命醜態進行施捨的善意而感到羞愧。儘管他施捨了，但是，他蔑視自己這種渺小的善意，他看不起這種對生命醜態的施捨。

由於長期逃學，再加上他對學校的課程根本不感興趣，袁紅冰變成成績最差的學生之一。當袁宏毅拿到兒子五年級第一學期的成績單後，他只能用充滿失落感的眼光，無可奈何地望著這個長得酷似自己的二兒子。

在經常性的以整肅知識分子異端思想爲目的的會議上，袁宏毅不得不按照馬克思階級理論的原則，無數次地重複對家族祖先的詛咒，來證明自己思想的純潔性。共產主義理想在他心中點燃的希望之火，在被迫侮辱祖先的屈辱中逐漸熄滅了。不過，人總要爲自己，哪怕是爲了欺騙自己而尋找希望的天性，使袁宏毅心中失望的灰燼裏生長出了希望之花，那是對兒子的希望。已經在高中讀書的大兒子長得不太像他，可是學習很用功，並以優秀的考試成績成爲學校的佼佼者；他的二兒子雖然同他十分相像，可是看來卻要讓他失望了。

袁紅冰從父親的眼睛看到的，不僅有深深的失望，而且還有一種像搖曳著枯黃野草的晚秋曠野般荒涼的情調。他被父親眼睛裏的神情震撼了。也許是爲了從父親的目光中抹去那種荒涼的情調，從五年級下學期開始，袁紅冰停止了逃學，並且比較用心地學習學校的課程。不過，他也並沒有因此放棄對小說的興趣。一年後，小學畢業時的升學考試中，袁紅冰獲得了全市語文第一、數學第二，總分名列榜首的優異成績。然而，這並沒有使他感到絲毫驕傲，父親看到他考試成績單時的興奮神情，也沒有給他任何歡悅。因爲，他覺得，學好學校的課程同他閱讀經常遇到許多生字的小說相比，簡

直像擦淨剛拉過屎的屁股一樣容易。

呼和浩特市郊外的原野是美麗的。在進入中學前的最後一個暑假裏，袁紅冰被市郊那自然的美感誘惑了，他甚至放棄了閱讀小說，幾乎每天都到原野上去漫遊。促使他走出城市到荒野上去漫遊的另一個原因，是他不願意看到城市裏到處張貼著的諸如「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之類的標語。一想到他遇到過的以乞討爲生的災民，他就覺得，這些標語像無恥的謊言一樣令人厭惡。

呼和浩特市北部是一片從陰山山脈伸展下來的寬闊斜坡。沒有灰塵的淡藍色的風中飄拂起茴香草憂鬱的淡淡清香，在斜坡上那暗紫色的破裂岩石間吹過。有時，袁紅冰佇立在斜坡上孤獨的白楊樹下，傾聽那閃爍著金色陽光的寬大、翠綠葉片在風中發出寂寞的「沙沙」聲，而他的目光充滿了朦朧但卻豐饒的希望，飄向南方的天邊，在那裏可以看到覆蓋在敕勒川原野上的大片金黃色菜花和粉白色蕎麥花，沒有霧氣的最晴朗的日子裏，甚至可以看到黃河在地平線上閃動著古銅色的光澤，看到黃河南岸的銀灰色沙漠；有時，他躺在稀疏的小白樺林淺綠的陰影中，深深呼吸著白樺樹多汁的銀灰色枝條上散發出的那種又苦又甜的氣息，而晶藍的淚水沒有原因地從他的眼角湧出，就像不會枯竭的山泉；有時，他的目光會久久地、沉醉地飄落進乾裂的岩石旁紛亂搖盪搖盪的野花叢中，那色彩斑斕的「蝴蝶迷」花，那淺藍和淡紅的牽牛花，那雪白的蒲公英，那花瓣細長的晶紅的山丹花，那淡紫色的野苜蓿花和嫣紅的罌粟花，使袁紅冰的眼前飄搖起屬於遼闊荒野的絢麗夢幻；有時，他又專注地在苦艾草和沙蓬草叢中尋找野獸的蹄跡，當他在沙石的地面上看到狼的梅花形爪印或者岩羊的蹄印時，他的身體總是立刻興奮地顫抖起來，從野獸的蹄跡中，他領略到一種神秘的自由的野性，一種令他的心急速跳盪的情調；有時，他整整一個下午都坐在紅穗的鼠尾草叢中，遙望北方聳立在荒涼蒼穹下的陰山山脈群峰，那裸露出巨大風蝕裂縫的青黑色懸崖，將堅硬如鐵的峻峭激情刻在他的

沉思中，而懸崖乾枯的裂縫間那燦爛淚影般的野花，常常使他想要像猛獸一樣放聲痛哭；有時，當銀色炫目的峭立雲團拖著搖曳長裙似的暗藍色雨絲飄過原野時，他就會像湧向落日的疾風一樣，瘋狂地奔跑起來，追趕那雲團迅速移動的陰影，直到精疲力竭地摔倒在破碎的岩石間或悶熱的草叢裏。

在這個暑假短短的一個多月中，袁紅冰眼睛裏的意境變得遼闊了，並且顯出豔麗的荒蠻感，他面容上的神情也變得沉靜而峻峭了。然而，暑假最後幾天遇到的一件事，又使他那峻峭的沉靜上裂開了一道殷紅的傷痕。

那是一個夕陽如血的黃昏，袁紅冰來到一條從陰山山脈峽谷中湧出的銀灰色河流旁。河岸上有一片開滿杏黃色巨大花朵的瓜田。一縷二胡的旋律如同淡淡的血痕，在蒼茫的暮色中，隨著暗紫色凝重的風徐緩而悲涼地起伏。袁紅冰說不出那旋律的名稱，他只知道那是一支二胡古曲；只感到，那旋律宛似一個流浪藝人的足跡，孤寂地踏著艱難的命運，走向落日；只覺得那旋律在向荒涼而陰鬱的天際訴說不會隨時間而凋殘的古老哀愁。

二胡的旋律引導袁紅冰走到河岸上邊一座用樺樹和榆樹枝幹搭成的三角形低矮棚屋前。這種棚屋一般是看守瓜田的農民棲身之所。通過棚屋的入口，袁紅冰看到一個在夏日裏仍然披著破舊羊皮衣的消瘦的身影，盤膝坐在灰黃的茅草鋪成的床鋪上。彷彿被內心深處的痛苦燒灼著，那個人的頭顱在二胡淒涼的旋律中時而深深垂下，時而高高仰起；他的面容驚人地蒼白，突起的顴骨上覆著兩片病態的紅暈；他那顯然由於過分艱辛的勞作而扭曲變形的細長手指，在二胡的琴弦上緩慢地移動，猶如蹣跚在流放路途上的苦役犯疲憊的步履。袁紅冰很難準確判定他的年紀，因為，他凌亂披掛下來的長髮已經呈現出枯萎的灰白色，可是，他像瞎子一樣茫然眨動的眼睛裏卻悸動著一縷年輕而又給人以破碎感的悲哀。

袁紅冰走進狹窄的棚屋，在茅草鋪上坐下了。也許是殘留在這

個人形象中的藝術氣質，使袁紅冰立刻對他產生了一種似曾相識的親切感覺。等那支古曲奏完之後，那個人好像沒有感覺到袁紅冰的存在似的，冷漠地望著河面上灰藍的暮霧，聲音乾枯地說：「我是右派，離我太近會染上政治瘟疫。」

那時，袁紅冰的年齡還太小，還不能理解這句話的全部政治含義，不過，他憑著某種靈感意識到，「右派」同他在中國古典小說中讀到的因反抗貪官污吏被放逐的草莽英雄，或是托爾斯泰的《復活》裏描繪的政治流放者屬於同一類人，而他喜愛這樣的人。他覺得，他們淒涼悲苦的命運中有著格外動人的高貴詩意。於是，袁紅冰像講出一句誓言似的，嚴肅地說：「我不怕——你的琴聲很美。」

「居然還有人覺得這悲涼的樂曲很美……。」那個人場陷的面頰旁露出一絲蒼白的、苦澀的笑意，低沉地說了一句，然後，他從身下的茅草中取出一瓶劣質白酒，將混濁的酒液傾倒進乾裂的嘴唇間。顯然，因為酒量不大，他的眼睛裏很快就像暗夜中迸濺在岩石上的急雨般閃爍起破碎的光亮，不連貫的話語如同因悲憤而狂醉的流浪漢的足音，從他變成深紫色的嘴唇間飄來：「你知道嗎，人必須長出豬的頭腦和兔子的嘴，因為豬不會思想，兔子的嘴不會發音……為了一個思想，為了一句話，你就要付出終生苦難的代價……我只說了一句話：『共產黨既然有真理，為什麼不允許批評』——就這麼一句話，我就不得不離開美麗的家鄉，離開我熱愛的藝術，被流放到這荒涼的高原……我只能用二胡向岩石和野草傾訴我的悲憤，我的孤獨……噢，還有你，你是我來到這裏後第一個敢說我的琴聲很美的人……。」

袁紅冰不知道那個人的名字叫什麼，也不知道他原來是幹什麼的。儘管他很想知道這些，可是，他卻一直沉默著，沒有發問。他似乎從小就有一種不願意詢問別人沒有主動講出來的問題的習慣。不過，從那個人斷斷續續的談話裏和南方的口音中，袁紅冰猜測到他原來可能是一個音樂家，他的故鄉可能是在江南。

那個人收回了注視河面上暮霧的目光，將酒瓶伸到袁紅冰面前，語調苦悶而灼熱地說：「你喜歡聽我的二胡，就和我一起喝酒吧……一個人喝酒是一件很苦的事，好像喝下去的不是酒，而是自己的血……人們說酒能銷愁，可是，因為自己的血而沉醉，卻無法忘卻哀愁……。」

袁紅冰激動得嘴唇發白，他接過酒瓶，毫不猶豫地把小半瓶酒倒進喉嚨裏。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狂飲將與他終生相伴的烈酒。他覺得，好像有一股長滿銳利荊棘的火焰驟然在生命深處燃燒起來，而他的眼眶裏立刻閃爍起深藍的淚影。他倔強地屏住呼吸，不讓眼淚湧溢出來——他不願意因烈酒而垂淚。

一片痛苦的、清醒的神情忽然像晚秋暮色中的紅葉一樣，從那個人茫然的眼睛裏浮現出來，在棚屋外傳來的河水那深長歎息般的聲響中，他逼近地向袁紅冰凝視了片刻，然後，用微微悸動的沉思的聲音說：「你是個美少年……但是，你也將承受艱難、痛苦的命運，因為，你的眼睛裏有詩意，有火焰，有懸崖，有狂風雷電，有瘋狂的韻味……。」

那個人的聲音很低沉，然而，袁紅冰卻心靈震撼地感到，那瀰漫著沉思的朦朧感的聲音中，隱喻著一個同自己漫長的一生有關的悲愴故事，而那故事的遼遠處，只有青銅色的日球在被荒涼的風吹裂的岩石間燃燒。

那天深夜，袁紅冰離開棚屋向城裏走去時，只有這種蒼茫的感覺踏著烈酒的韻律，在他少年的心中無聲地狂舞，從身後漆黑的夜色中飄來的古老、哀愁的二胡曲，則纏繞著他的步履，蹣跚在沒有道路的荒野上。

第二章

在袁紅冰的記憶中，一九六三年秋天的黃葉特別燦爛。這年秋天，他進入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學學習。這所中學的前身是傅作義將軍開辦的奮鬥中學。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第二中學被列為重點中學，專門招收官員的子女。只是為了表現共產黨的「人民性」，才有少數工人和農民的子女被允許進入這所學校。袁紅冰所在的班級是進行教學改革實驗的對象，所謂教學改革就是把原來由初中到高中畢業的六年學制縮短為五年。所以，班裏的學生除了約三分之一是憑著父輩的特權而進入這個班級的共產黨高級官員的子女之外，絕大部分都是當年升學考試中成績名列前茅的小學畢業生。袁紅冰由於升學考試成績總分第一，而被班主任老師指定為班委會中的學習委員。

袁紅冰初中一年級時的班主任老師，是一位體態豐滿的中年女性，名叫徐瑞荃，她教授語文課。袁紅冰很快就對徐老師產生了敬慕之情，這不僅是因為她看到學生時，總會現出洋溢著母性慈愛的微笑——在那個一次又一次思想整肅把發自內心的微笑從人們臉上抹去的時代，這種笑容像沙漠中的翠綠一樣難以尋覓，令人感動；更是因為，她朗讀中國古代詩人的作品時，眼睛裏會流蕩起豐饒的光波，在那種時刻，袁紅冰覺得徐老師的眼睛美極了，就像沉迷而

熾烈地凝視無邊花海的少女的眼睛。

徐瑞荃老師喚起了袁紅冰對中國古文化的濃厚興趣。他開始從父親的書籍裏翻出能找到的所有古文，如饑似渴地閱讀著那使時間成爲不朽的詩意。從《詩經》到《楚辭》，從漢賦到樂府，從唐詩到宋詞、元曲，袁紅冰的心如醉如癡、如顛如狂地沐浴在古中華文化那絢爛多姿、奇偉瑰麗的氣息中。他甚至覺得，現實是不真實的，而真實的生命之美，如同夏日高原夜空中璀璨的繁星一樣，在逝去的時間中晶瑩閃耀。正是中華古文化那在共產黨專制政治下仍然沒有完全乾枯的血跡，最早使對於華美文風的愛戀，迸濺在袁紅冰的靈魂上，那是一種永不凋殘的百年之戀。而袁紅冰中學時的第一篇作文中，這種文風就無可掩飾地展現出它的個性。沒有一次例外，徐瑞荃老師在作文講評課上，都把他的作文做爲範文給學生朗讀。當聽到自己寫出的文字化做徐老師那充滿情感優美的聲音，在斜射進教室的、明麗的陽光中迴響時，袁紅冰的心緒變得如同高山之巔的雪白流雲一樣寧靜。

當時教數學和幾何的，是鄔成祥老師。他身材高大，有些蒼白的臉上長著濃密的絡腮鬍，這使他看起來頗似一位藝術家。而他格外聰明的眼睛卻如同秋日的晴空一樣遼遠而深邃，顯示出超塵脫俗的理性神韻，同時，他講課時那種帶有沉醉感的、深沉的胸音，又賦予他目光中的理性清晰以生命的優美。本來袁紅冰對於數學一直很少興趣，也許只是通過鄔成祥老師的生命呈現出的理性的魅力，他才迷戀上瞭解數學題和幾何題，他總想從單調的公式深處尋找到某種神秘的、繁富的美感。

進入中學不久，袁紅冰就參加了足球隊，擔任右邊鋒。足球這種被稱爲「體育之王」的運動展示出的激烈對抗性，使袁紅冰那渴望奔放激情的心一見鍾情。他的技巧並不太好，但是，敏感的爆發力卻給他以在短距離內快速衝刺的出色能力。在球場上奔跑起來，迎面撲來的疾風會驟然將他的目光撕碎，使他眼前動盪起白茫茫霧

氣般的感覺。他不是用目光，而是憑著內心的某種靈性追逐足球的軌跡。他從來不躲避，甚至刻意追求在瘋狂的奔跑中同對方的後衛正面相撞。在相撞的瞬間，對方後衛往往本能地突然將雙手握成拳頭，舉在胸前，進行防衛，但是，袁紅冰則總是以狂熱的情態高高挺起胸膛——他從不屑於舉起自己的拳頭，他認為，那樣做是怯懦的，是不公正的相撞。儘管對方後衛兇猛撞擊在他胸膛上的拳頭令他感到肋骨斷裂般的疼痛，然而，當他在燦爛的暈眩感中重重摔倒時，卻體驗到一種悲壯、高傲的情調。他覺得，自己就像俄羅斯詩人普希金一樣，在決鬥時被對方用卑鄙的手段謀殺了——他失去了生命，但獲得了尊嚴，獲得了高貴的人格。後來，初中一年級第二學期，袁紅冰被一位教練選中，成為內蒙古少年足球集訓隊的成員。

升入中學後的第一年裏，唯一一件使袁紅冰傷感的事就是祖母離開呼和浩特市，到他的叔父家去了。

叔父五十年代初，跟隨袁紅冰的父親，一起從北京來到呼和浩特市。開始他在公安部門任職，後來，由於按照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人沒有資格進入警察系統——這個共產黨官僚集團進行階級專政的機構，因此，他被當局從公安部門中調出，派到陰山山脈北面的一個荒原小鎮中，成為當地政府糧食局的一名低級官員。袁紅冰初中一年級時，他的叔父有了第二個孩子。祖母為了替他的叔父照看新出世的嬰兒，越過陰山山脈，遠赴呼和浩特市北面幾百里的四子王旗，他叔父的家就住在四子王旗的烏蘭花鎮上。

祖母離開後，袁紅冰一直沒有完全擺脫茫然若失的心緒。記者的生涯使父親經常到外地去採訪，而母親做為國家官員，也不斷被當局派往農村去推行諸如「人民公社化」、「大煉鋼鐵」之類的共產黨政策，所以，袁紅冰童年的大部分時間是同祖母一起度過的。不過，最使袁紅冰感到依戀的，並不是祖母對他生活上的照顧，而是

祖母給他的精神慰藉。

袁紅冰八歲那年，有一天曾在街道旁看到一具餓死的流民屍體。那是一個年輕的女人，她的身體痛苦地扭曲著躺在塵土中，黑灰色、撕破的衣衫下，可以看到灰白的皮膚；她紫黑色的嘴唇彷彿慘厲癱笑般的向上收縮起來，露出了慘白、殘破的牙齒；就像被骯髒的鞋底踩痛了似的乾枯眼睛，困惑地瞪視低垂的晴空；枯萎茅草一樣的頭髮裏紛亂地蠕動著無數隻虱子，在灰黃的陽光下，那些虱子令人作嘔地閃爍起破碎的光亮。

當時，袁紅冰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對那具顯示出死亡的物性醜態的屍體，他不僅沒有產生憐憫之情，相反，卻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厭惡，一種對死亡的深刻恐懼。那天夜裏，袁紅冰一直被死亡的意識折磨著無法入睡。他用被子蒙住頭，在悶熱的窒息感中不斷想像著，總有一天，他自己的肌肉也會在陰暗、潮濕的墓穴中腐爛；他的腦子會被蠕動的肥胖蛆蟲啃噬殆盡；他的眼睛會變成骷髏的黑洞，而膿綠色的蜥蜴將從他黑洞般的眼眶中爬出。這種種布滿陰鬱物性鏽跡的死亡概念，使袁紅冰覺得生命都不可貴了。在絕望的恐懼中，他的身體如同裸露在寒風中一樣戰慄起來，也許就是在那個夜晚，對死亡的物性醜態的想像，把厭惡唯物哲學的種子，播灑在他悸動的心中。

第二天早晨，淡金色的陽光剛剛從窗外斜射進臥室，袁紅冰就從床上跳起來，衝到祖母身邊，聲音顫抖地問：「人為什麼會死！」

「因為死能擦去人心上的苦味兒……你長大了就會知道，人的心是苦的，所以才需要死，死就沒有苦了。不過，那種心裏的苦味兒，有時候也會又酸又甜，就像你吃山楂一樣，所以，人才能活下去……。」祖母唇邊現出一抹沉思的微笑，輕聲說。她眼睛裏飄拂著淡淡的憂鬱，彷彿在向極其遙遠的地方凝視。

祖母寧靜的聲音，立刻消除了袁紅冰心中的不安和恐懼。他嚴肅地望著祖母，從她的眼睛裏，袁紅冰第一次尋找到了對死亡的生

命哲學理解。那是一種同死亡的醜陋物性完全不同的理解，在那種理解中，袁紅冰感到了遼遠的詩意；感到了蒼涼的生命之美；感到了堅毅的情感。

從那之後，每當袁紅冰敏感的少年的心，因為沒有理由的悲愁而迷惘時，他都把頭顱靜靜地伏在祖母懷中，像一隻精疲力竭的歸巢野鴿，閉上眼睛。在那種時刻，祖母就會用手久久地、默默地撫摸他的面頰。祖母的手指很硬，也很涼，但是那手指撫摸過的地方，卻有一種清新的柔和感。那種感覺就像羽毛一樣輕柔、潔白的春雪，會沉靜地飄落在袁紅冰心中，遮蓋了那莫名的悲愁。

祖母離去之後，袁紅冰感到了蒼涼的空虛，好像他心的一部分被祖母帶走了。他時常遙望陰山山脈之上的北方天空。以前，他總覺得，呼和浩特市北方那陡峭的群峰就是他情感的邊緣。現在，他發現，他的心往往不知不覺間沉迷在北方天空的深遠處。那似乎並不僅僅是因為對祖母的思念，而好像是祖母把他的情感帶到了一個更為遼闊、荒涼的意境中，那是同他的命運有某種神秘聯繫的意境。

袁紅冰成為初中二年級的學生之後，班主任老師換成了一個叫白光亞的年輕男子，而袁紅冰同中學生活之間的蜜月，不久也隨之被政治的鐵手冷酷地抹去了。

白光亞不到三十歲，身材枯瘦得像一個衣架。他面頰塌陷，膚色灰白。那種乾枯的灰白色往往是渴求權力與地位的焦灼留下的燒痕。他的神態像共產黨的黨務官員一樣，總是顯出苦行僧般僵硬的嚴肅感，可是，不停地神經質地眨動的眼睛，卻閃爍著尖利而灼熱的欲望。儘管他是教歷史的，然而，從他的身上卻很難找到歷史的深沉韻味，而只能令人感到現實的匆忙情調。

白光亞在他第一次以班主任的身分召集學生組成的班級委員會會議上，就用鐵板般冰冷的語氣，要求班委會的成員隨時向他匯報

其他同學的思想動態，特別要注意匯報學生中對現實不滿的言論。當時，袁紅冰還是班裏的學習委員。白光亞要他們成爲告密者的要求，令袁紅冰震驚了，他從來沒有想到，在他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的老師，會讓自己的學生成爲無恥的告密者。由於極度的憤怒，袁紅冰在會議過程中緊咬住嘴唇，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會後，他以中國古代散文的文體寫了一篇題爲「討白光亞檄文」的短文，文中他特別模仿王勃〈騰王閣序〉中名句「落霞與孤雁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寫了一句，如果班委會委員都成爲告密者，那麼，班裏就會「卑鄙與無恥齊飛，陰雲共暗夜一色」。在短文的後面，他署上了「海燕」的筆名。他之所以爲自己選擇了這個筆名，是因爲高爾基那篇題爲「海燕」的散文表現出的充滿詩意的英雄氣質，曾深深地感動過他。第二天，他就把這篇短文交給了白光亞。

兩天之後，上歷史課時，白光亞灰白的臉上泛起鐵青色，像一隻發怒的公山羊，衝上了講台。他尖刻的目光在學生的臉上陰沉地掃視了一遍，然後，用尖細的女高音似的聲音說：「我們班裏發現了一個思想極端落後，甚至反動的學生，他竟然把向黨組織匯報同學的思想稱爲告密，把我們社會主義的學校說成卑鄙的、黑暗的。我警告這個同學，你這樣發展下去是極其危險的……。」

白光亞並沒有說出這個「思想反動」的學生的名字，可是，不知爲什麼，所有同學的目光，立刻都集中到了袁紅冰的身上。他們彷彿直覺認定，只有這個臉色有些蒼白、長著幼鷹一樣孤傲的眼睛的傢伙才會做出這種事。袁紅冰竭盡全力繃緊全身的肌肉，才能抑制住急劇的顫抖。在狂亂喧囂的眩暈感中，他的臉色變得驚人的蒼白，但是，他仍然倔強地挺直身體，坐在課桌前，高傲地直視著講台。

「思想反動」，這個共產黨創造出的罪名，像歐洲中世紀宗教法庭加諸於思想異端者身上的「魔鬼」的罪名一樣可怕。共產黨政治早已用鐵和血的事實，使從兒童到老人的所有中國人明白了，這個

罪名意味著被處決、苦役和流放的命運；意味著酷刑下的悲嚎和屈辱中的呻吟。袁紅冰就這樣在他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少年時，就因為一篇試圖維護高貴人格的短文，而戴上了這座長滿荊棘的「王冠」。

前面的黑板變成了一片無聲翻滾的陰冷濃霧，白光亞那嘴唇以猙獰的情態不斷掀動的、灰白的面容，像是一個殭屍的臉在那片黑暗的濃霧中晃動。袁紅冰覺得，教室裏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他身上的目光，如同冰冷的火焰一樣把他的生命燒成了灰燼，而他乾裂的靈魂裸露在一片慘白炫目的光亮中。他心中並沒有恐懼，而只有被痛苦的困惑撕裂的悲憤——他忽然清晰地意識到，維護真理、正義，必須付出苦難命運的代價；高貴的人格並不是同鮮花和陽光相伴。但是，他認為這是不公正的，他就為這種不公正痛苦了、悲憤了。

「這個同學的反動思想是通過一篇文章表現出來的。他在文章的最後居然還自稱『海燕』，他配稱『海燕』嗎！不，『海燕』是社會主義的鳥，而他只是一隻黑烏鴉！」白光亞以這句充滿惡意的話，結束了他的咒罵。就像一股腐臭的風從混濁的池塘上掠過一樣，教室裏響起學生們興奮的嘲笑聲：「嘻嘻，袁紅冰是一隻黑烏鴉」、「一隻掉了毛的黑烏鴉」、「真不要臉，他還自稱海燕，如果他是海燕，老母雞也能變成孔雀了」……。

少年的心像山泉一樣明澈，像鋒刃上的陽光一樣敏感，又像花瓣一樣嬌嫩，然而，留在少年心上的痛苦傷痕卻最堅硬、最熾烈、最銳利。教室裏那久久不肯停息的嘲笑聲，猶如無數隻老鼠慘白的利齒，無情地啃噬著袁紅冰驕傲的心，使他少年的自尊變成了一片殘破的血跡。突如其來的孤獨感，把他凍僵了，僵硬得像一具赤裸在暴風雪中的屍體。

那天下午放學後，袁紅冰沒有回家，而是向城郊走去。他想起了去年暑假在城郊河邊遇到的那個被放逐的「右派」，想起了「右派」逼近地注視他的眼睛說出的那句預言——「你是個美少年……但是，你也將承受艱難、痛苦的命運，因為，你的眼睛裏有詩意，有

火焰，有懸崖和雷電……。」袁紅冰想要再聽到「右派」奏響的那首二胡古曲，想要讓那悲涼的旋律像暗紫色的血霧在他蒼白、孤獨的心緒中徐緩地飄盪。

秋天的荒野上，絢麗的野花已經消失了，只有一種黑藍色的、花瓣細碎的菊花在枯黃的草叢中搖曳。斜射的陽光以淒涼的明麗感，刻出了裸露的岩石那格外冷峻的輪廓。小白樺樹的樹幹在灰藍的風中，閃爍起觸目的銀白色，那是一種只能用帶淚的目光注視的銀白色，而樺樹的葉片卻如同金子鑄成的，呈現出燦爛但卻沉重的光澤。

荒原在晚霞中慢慢變成深紅色的時刻，袁紅冰來到了那條陰山山脈中流出的河水邊。可是，他沒有找到那個「右派」和二胡古曲的旋律，只找到了深紅的悲愁。河水旁的那片瓜地已經被夏日的山洪沖毀了，原來搭著棚屋的地方變成了坍塌的河岸，傾斜的河岸上，只露出幾塊青黑色的岩石和瑟縮抖動的苦艾草。

袁紅冰像一縷飄落在枯草叢中的憔悴的風，頹然坐倒在河岸上，任那富於蒼涼消逝感的波濤聲從他荒涼的心中流過，一直到深夜。

那是滿月如銀的秋夜，月光猶如淡藍色的雪屑，從深遠的蒼穹飄灑下來。袁紅冰踏著寂靜的夜色返回城市。路途上，他吟出了一首五言絕句：「吾於月光下，草叢蟋蟀聲，聽其來作樂，解吾胸中愁。」

第二天，爲了抗議白光亞昨天對他的咒罵，在進行政治課小測驗時，袁紅冰把這首表達他心情的五言詩寫在了試卷的最後，並再次署上「海燕」的筆名。他之所以選擇在政治課上做這件事，既是由於他對政治課教授的單調乏味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十分反感，也是因爲政治課教員是他最不喜歡的老師之一。

政治課老師是一個將近五十歲的、更年期剛過的婦女。她剪著毫無女性魅力的短髮，面容現出尿跡似的枯黃色。她講課時乾巴巴

的聲音也像她的面色一樣貧血，給人以對於生命的厭倦感。似乎情欲本能隨著更年期一起枯萎之後，她的生命裏就只剩下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教條編織成的灰色蛛網。

在袁紅冰把附有那首詩的政治試卷交上去不久，政治課老師把他叫到辦公室，對他說：「你的詩充滿了資產階級的沒落情調，這種情調根本不是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學生應當具有的。在這個幸福的時代，只有地主、資產階級才會呻吟愁呵、苦呵。我們的學生心中應當充滿陽光。我已經同你的班主任白光亞老師談過了，知道你還有其他反動思想。所以，無論你對考試題的回答如何，你的政治課考試都是不能及格的——除非你對自己的反動思想和資產階級情調，寫出深刻的檢討書。」

教政治的這個中年婦女說出這番話時，顯出少有的興奮，彷彿因為終於找到整肅學生思想的理由而激起了濃厚興趣，她枯黃的臉上甚至隱隱瀰漫起兩片紅暈。可是，袁紅冰感到那紅暈很難看，像戴在狗屁股上的花。而且，他特別希望看到那紅暈變成難堪的蒼白色。於是，他低聲地、但卻堅硬地說：「不，我不寫檢討書。」說完，沒有等政治課老師再講什麼，他就向辦公室門口走去。在轉身離去的瞬間，袁紅冰發現那個老女人枯黃的臉上現出了兇狠的怒意。就是從那一刻開始，袁紅冰一生都覺得，枯黃是世界上最冷酷的色彩。

陰雲低垂的冬日開始了。對袁紅冰而言，那是一個最漫長的冬季。他被剝奪了學習委員的資格；足球教練沒有說明任何理由，就讓他退出了集訓隊；期末政治課考試，他得到了班裏唯一的不及格成績。而最令他痛苦的是，他忽然發現，自己變得像被陽光拋棄的一縷灰白色陰影般孤獨。在白光亞帶有威脅性的暗示下，所有的同學都離開了他，沒有人同他講話，沒有人約他遊玩，即使是同他一起在內蒙古日報社院子裏長大、一起升入中學的童年夥伴，也只敢在放學的路上，從遠處默默地向他投來同情的目光。幾個憑著父輩

的特權進入這所中學的高級官員子女，由於智商極低，以前在班裏是受到同學冷落的對象，此時，他們卻好像因為終於找到了表現自己優越性的方式而活躍起來。他們經常對著袁紅冰孤獨的背影，用惡毒的嘲笑語調，高喊：「黑烏鴉！」，每逢那種時刻，袁紅冰還沒有因命運的磨難變得堅硬、驕傲的少年之心，都會被一種冰冷的屈辱感血淋淋地撕裂。爲了忍受那心的疼痛，他往往不自覺地咬碎了薄薄的、銳利的嘴唇。

袁紅冰秀麗清俊的面容變得消瘦了，變得憔悴了，變得蒼白了，他眼睛裏也浮現出孤寂、冷漠的情調，就像一片正在浩蕩的悲愁中凋殘的藍天。而且，他時常陡然陷入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中——自己彷彿行走在一片永遠不會有盡頭的灰白、陰冷的霧中，周圍聽不到一絲聲響，而只有荒涼墓地似的死寂，連他的腳步聲都像枯萎的歎息，凍結在那寒冷的死寂上。

在那些陰鬱的日子裏，袁紅冰找不到任何可以傾訴心中悲愁的人，即使在家裏也找不到。他不願意向父母講述學校中的事，這可能是因爲，他覺得無法用語言讓他們理解自己的感受，更是因爲，他不想讓父母那憂鬱、茫然地注視生活的眼睛裏再增添新的苦悶。而他的妹妹那時還小，他的哥哥也已經考入大學，平常都住在學校，互相之間很少見面。每逢孤寂難耐的時刻，對祖母的思戀會猶如衝破冰層的雪水河那炫目的波濤，驕然湧上袁紅冰的心頭。他覺得，只要能伏在祖母的膝頭放聲痛哭一場，他堅冰一樣沉重的心也許就會融化。可是，祖母此時卻在陰山山脈北邊荒原上那遙遠的小鎮中，那似乎是只有風才能吹到的地方。

袁紅冰以孤獨的少年的心，默默地承受著發端於一個世紀前的那個猶太人頭腦的政治理論帶給人間的悲愁。他只能向荒原上的風訴說對人世的絕望。他的心變硬了，也變乾了。但是，他從來沒有流過淚，因爲，他的心底裏沒有一絲淚影。然而，一顆無淚的少年的心，卻是最令人黯然神傷的生命悲劇。

一年後的春天，有一天，袁紅冰在草叢中捉到一隻螳螂。以前，他很喜歡用細長的草莖，逗弄這種長著一對鐮刀似的前肢的小動物。螳螂像傲慢的武士一樣揮動前肢同他手中的草莖搏鬥的姿態，使他著迷。可是那天，他卻緊咬住牙齒，帶著一種冷酷的快感，把螳螂撕碎了。當他看到螳螂的前肢在翠綠的、殘破的身體上痛苦地震顫起來時，他因為自己的殘忍而陷入了半瘋狂的狀態。他突然像狼似的露出雪白的牙齒，拚命在自己剛才撕碎螳螂的手上撕咬起來。豔紅的血很快就從手背的傷口中湧溢出來，然而，他卻恐懼地感到，自己的心仍然那樣冰冷，那樣堅硬，那樣黑暗，彷彿豔紅的血也洗不去那心中的陰影。

當天深夜，袁紅冰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從睡夢中驚醒了。接著，他聽到了隔壁房間裏父親穿衣服的聲響和匆匆走出去的腳步聲。不祥的預感如同一隻鐵手立刻緊緊地扼住了他的脖頸，他困難地喘息著，再也無法入睡。過了一會兒，父親回來了。袁紅冰聽到父親悲痛地歎息了一聲，聲音低沉地對母親說：「是弟弟打來的長途——媽死了。」隔壁的房間響起了母親的抽泣聲和父親竭力壓低的話語：「別讓冰兒知道他奶奶死了，他會受不了的。」

袁紅冰好像要把自己埋葬似的，將頭顱縮進被子下面。儘管悶熱使汗水從他身上不斷滲出，可是，他卻感到了刺骨的寒意。他覺得，自己應該為祖母的死而痛苦欲狂，而嘶聲哭嚎，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只是在冷漠的空虛中僵硬地沉默著，而且，從心中找不到一滴淚水。從未有過的恐懼感像蒼白的屍布蒙住了他的靈魂，那是一種對冷漠空虛的心的恐懼，對自己無淚的心的恐懼。

第二天早晨起床後，袁紅冰躲避著父母的眼光，背起書包，走出了家門。他沒有去學校。在商店裏買了一柄蒙古短刀之後，他便茫然地睜大因睡眠不足而布滿血絲的乾枯的眼睛，向郊外走去。

在荒野上，袁紅冰找到了一株孤零零地生長在野草間筆挺的白楊樹。他解下鞋帶，把那柄蒙古短刀橫著綁在樹幹上，使刀尖正指

向他的胸膛。然後，他慢慢地倒退著從白楊樹邊離開了——他要從遠處再奔向白楊樹，讓雪亮的刀尖刺碎自己的心，因為，他厭惡這顆冷漠空虛的、無淚的心。

袁紅冰退到一叢暗紅色長穗搖曳的鼠尾草旁，停下了。遠處，那株白楊樹後面的地平線上繚繞著淡藍色的雲霧。袁紅冰發現，那輪廓悠長的地平線顯得那樣遼遠、那樣神秘迷人。一時之間，他為自己的生命將在白楊樹下結束，再也沒有可能漫步走上那蒙古戰刀鋒刃似的地平線而感到了蒼茫的悲哀。可是，綁在白楊樹幹上的短刀刀尖，卻在上午的陽光中燦爛地閃爍著，像一個炫目的誘惑。他知道，只要像足球場上的衝刺一樣，瘋狂地奔向孤獨的白楊樹——他的血豔麗地迸濺在銀白色白楊樹幹上的瞬間，那無邊的悲愁，那被侮辱的尊嚴，那孤寂的苦悶，連同他乾枯的心都會永遠消失。而這個想法終於以濃豔的血腥氣息，遮掩了他對於遼遠地平線的嚮往。於是，他彷彿要追逐從起伏的草梢上掠過的風一樣，向白楊樹迅猛地奔去，而他的眼睛裏燃燒著對死的熾烈渴望。

就在白楊樹銀色樹幹已經逼近地在袁紅冰狂亂的視野中閃爍起來的時刻，他的腿突然被一雙鐵鏢般堅硬的手臂拖住了，這使他狂奔的身體立刻重重地摔倒在碎石上。最初的劇烈疼痛感還沒有消失，袁紅冰就像一隻激怒的幼豹，猛然將野性如狂的目光轉向身後。他看到了一張如同風蝕得就要破碎的岩石般布滿皺紋的臉，還有一雙因年老而褪色的黃褐色秋葉似的眼睛，那雙眼睛裏雖然在艱難、漫長的生活中失去了生機盎然的翠綠，但秋葉的色調中依然殘留著屬於生命的善意。

那張臉和那雙眼睛是屬於一個放羊老人的。剛才，就是這位放羊老人從旁邊衝過來，抱住了袁紅冰瘋狂地奔向死亡的雙腿。望著老人色調如枯黃樹葉般沉靜的眼睛，袁紅冰最初的激怒忽然消失了。這位老人像所有北方農村裏的貧苦農民一樣，穿著一身布滿塵土的黑灰色粗布衣服，肩頭上披著一件準備用來躺在地上休息用的

破舊麻袋片，而一條骯髒的毛巾纏在頭髮灰白的腦袋上。此刻，他的一隻手指扭曲、骨節粗大的手下意識地以痛惜的情態，緊緊抓住膝頭褲子上剛才摔倒時石塊劃破的裂縫，被劣質菸草熏得嘶啞的嗓音從他灰紫色的厚嘴唇間傳出：「年紀輕輕的，不應該尋死——你就像一朵花，還沒有開呢，死了太可惜……活是難的，但你還是要活；死是容易的，等到有一天覺得實在活不下去時，再死也不遲。反正死跑不了，什麼時候想死都能死。」

老人佝僂的身體艱難地站起來，走到那株白楊樹旁，解下袁紅冰綁在白楊樹上的蒙古短刀，放進懷裏。然後，他歎息著向袁紅冰看了一眼，就跟在十幾隻山羊後面離去了。老人僵硬彎曲的背影消失在遠處搖曳的荒草和裸露的岩石後面，可是，老人嘶啞的聲音仍然久久地在袁紅冰空蕩蕩的心中迴響。他覺得，那聲音好像是被太陽曬裂的岩石說出的箴言。

在那些連太陽似乎都變成黑色的日子裏，周圍冰冷輕蔑的目光和那種找不到一個可以向之敞開心靈的孤獨感，彷彿在袁紅冰的身邊豎起了四堵灰白的牆壁，將他囚禁在一個狹窄的墓穴裏，然而，他卻從書中找到了自由的天地，找到了鐵鐐也束縛不住的、浩蕩的荒野之風。外國偉大文學家和詩人的著作開始強烈地吸引了他。每當打開書本時，他就好像越過黑牢生鏽的鐵柵窗，看到了一片遼遠的原野。每當他抬起由於長久的閱讀而變得像深紅灰燼一樣憔悴而灼熱的目光時，總覺得現實猶如一個屬於死亡的陰鬱、冷酷的謊言。

荷馬史詩，普希金、果戈里、列夫·托爾斯泰、萊蒙托夫、屠格涅夫、托斯托葉夫斯基、蕭洛霍夫、雨果、大仲馬、小仲馬、傑克·倫敦、海明威等人的小說，但丁、海涅、歌德、拜倫、泰戈爾的詩篇，莎士比亞的戲劇——從所有這些美麗生命的作品中，袁紅冰領略到了豐饒富麗的情感意境，領略到了使怒放的野花都黯然失色的靈魂魅力。他時常處於彷彿在陡峭的峰脊上沉醉漫步的感覺

中，腳下是陽光閃耀、白茫茫、無邊無際的雲海，身旁有絢麗長虹纏繞著淡藍色的高空之風妖嬈多姿地起舞。

袁紅冰特別喜愛俄羅斯文學家的作品，他們的作品裏那種飄盪飄盪著翠綠白樺林清香的情調；那種蒼茫、遼遠的美色；那種高貴、峻峭的命運感，使袁紅冰如醉如癡。而冰心先生以優雅華美的文筆翻譯出的泰戈爾的《游思集》、《飛鳥集》、《園丁集》，用詩化的哲理為袁紅冰拉開了一道窗簾，使他的目光沉迷在對於生命和死亡的意義思索中。他最討厭的，是巴爾扎克的小說。他感到，巴爾扎克的小說雖然有生動的真實感，但是，那種真實感卻是屬於低俗市儈的，而一個能夠津津有味地描寫庸人的作家，他的生命也一定缺乏對美的理解。當時，袁紅冰就決定，如果他將來也從事文學創作的話，絕不以庸人的命運和靈魂做為主題。因為，現實中的庸俗已經太多了；因為，只有美麗、高貴、自由的命運，才配被刻在歷史的天幕上，才配成為獻給人類文明的花環。

每讀完一本書，袁紅冰都像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命運一樣疲憊。而他閉上眼睛休息時，現實就像一片沉重的陰影沉降下來，遮住了書籍在他的心上描繪出的金色詩意。在那灰暗的死寂陰影中，悲憤的抗議如同雷電劈裂的峭壁，在他靈魂間崛起了一——他的心以只屬於少年的嫣紅而熾烈的痛苦，抗議共產黨政治要求所有的人都按照單調乏味的馬克思哲學鑄造自己靈魂的現實。他確信，生命的真理在於個性的絢麗多彩、情態萬千；他蔑視那種企圖讓所有的生命都披上同一件長袍的要求，即使那長袍是神聖的，是金光燦爛的，它也只能醜化生命。

那個時期的學校生活中，只有一絲燦爛的淚影使袁紅冰感到了人間的溫暖。那是徐瑞荃老師眼睛上的淚影。徐瑞荃老師雖然不再擔任班主任，但她還是語文課的教員。從徐老師投向他的目光中，袁紅冰察覺到她已經知道了自己的遭遇，因為，那目光裏有理解，有安慰，有激勵，也有憂鬱。不過，每次上作文講評課時，徐老師

依然經常把袁紅冰的作文當做範文，給全班的同學朗讀。

袁紅冰像就要在暴風雪中凍死的流浪漢渴望春風一樣，急切地期待兩週一次的作文講評課。有一次，他寫了一篇題為「小鳥愛自由」的自由命題作文。那篇作文，描寫了一隻被捕獲後關在籠子裏的百靈鳥，不吃不喝，不斷用流血的翅膀撲打鳥籠的柵欄，向著白雲和藍天發出淒厲的哀鳴；於是，他將鳥籠打開，百靈鳥重新飛上了鍍著金色陽光的藍天，在白雲和長風間快樂地歌唱。

當徐瑞荃老師在課堂上用吟頌詩篇般的語調朗讀這篇作文時，袁紅冰突然敏感地發現，她那被陽光照亮的眼睛裏，閃耀起一絲銀色炫目的淚影。袁紅冰竭力使自己的眼睛顯出堅硬感，好像要用男兒的堅硬給徐老師那銀色的淚影以高傲的安慰。而他冰冷的心猶如被豔紅的雷電點燃的雪峰，片刻之間消融為陡峭的激流。淚水彷彿是青銅鑄成的天空中沛然而降的急雨，從他的眼睛中迸濺出來。當時，同學的目光又集聚在袁紅冰那淚水無聲湧出的、蒼白而消瘦的面容上。然而，教室裏卻一片沉寂，沒有響起往常那種對袁紅冰嘲笑的竊語。

在那個袁紅冰被視為「賤民」的時期，給他孤獨苦悶的心緒帶來生命之美信息的另一個課是音樂課。音樂老師姓畢，將近五十歲了，據說，她以前是傅作義將軍的歌女。畢老師面容枯瘦、神情疲憊，皮膚顯出極度貧血的黃白色。可是，在彈著鋼琴歌唱起來的時候，她會突然變得神采煥發，像一朵枯萎的花在嫣紅的晨光中復活，她的眼睛裏會搖盪搖盪起秀色迷人的、遼遠的青春神韻。而她的歌聲裏有一種明麗的生命感，有一種晶瑩、清澈的純淨感。袁紅冰對歌聲的終生迷戀，正是從這位音樂老師的歌聲起步的。

國家的絕對權力甚至剝奪了音樂老師確定給學生教唱什麼歌曲的資格。音樂課的所有歌曲，完全由當局的教育監管部門來決定。這些歌曲的歌詞毫無例外地都以向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獻媚做為內容，似乎除了向官權獻媚之外，人就再也沒有其他感情了。不過，

也許是由於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御用音樂家缺乏創造性的音樂天賦，歌曲的旋律絕大多數是根據從古老時間廢墟深處飄來的、表現愛情的民歌改編而成。

袁紅冰在音樂課上學唱歌曲時，從來不唱歌詞，而只是發出詠歎般的聲音。因為，他覺得那些歌詞像灼熱的屁一樣，同歌曲旋律的氣息極不協調。但是，從那擺脫了對時間的依賴而保持著生命綠意的旋律中，袁紅冰悲愁的心觸摸到了人性之美；觸摸到了沒有一絲理性陰影的真實情感。那情感像盛開在凋殘時間中的野杏花般潔白、秀麗；像飄落在殘破岩石上的深紅晚霞般濃豔；像天邊湧起的灰藍色茫茫雲海般遼遠。

袁紅冰選擇了一支曲調來自黃土高原的古老民歌，做為他期末考試演唱的題材。考試時，他還是只發出了詠歎似的聲音，而沒有唱出歌詞。畢老師驚詫地向他掠視了一眼，然後，她又重新俯向鋼琴，繼續為袁紅冰伴奏。她瘦弱的身體如同荒野之風中雪白的羽毛草一樣，隨著袁紅冰唱出的旋律沉迷地搖曳起來。嫣紅的晚霞透過教室明亮的玻璃窗，飄落在她的面容間，抹去了她皮膚上的黃白色和眼角的皺紋，那一瞬間，畢老師面容的輪廓顯現出風姿如花的美感，而她灰白的頭髮在窗外斜射進來的落日餘暉中，猶如一片金色的、朦朧的霧。

歌曲唱完之後，畢老師那宛如遙遠、殘破的戀情似的目光，緩慢地從鋼琴上抬起來，深深地向袁紅冰凝視著。過了好一會兒，她才用初戀少女一樣微微顫抖的啞啞的低音說：「你不願意唱歌詞……可你的音色很美，很動人……。」她的話沒有說完就停下了，接著，她彷彿雕刻般地用鋼筆在袁紅冰的成績單上，寫出「優秀」兩個字。

那天離開音樂課教室時，袁紅冰理解到，能使生命美化的，除了小說和詩之外，還有音樂。

第三章

一九六五年的暑假開始後，袁紅冰準備動身到陰山山脈北面的四子王旗的叔父家去。他要去看望長眠在那裏的祖母。

一天清晨，袁紅冰乘坐一輛長途客車駛向陰山山脈時，他感到了神秘而蒼茫的激動，彷彿他正在走向一片埋葬著雄烈史詩遺骸的古老、沉寂的墓地。

「陰山」是漢人給這座雄偉山脈確定的名稱。在漢人的神話傳說中，「陰山」是橫亙在人世和地獄之間的山脈。漢人也許是出於對這片荒蠻、冷峻的高原的畏懼，所以才將這座聳立在內蒙古高原南緣的山脈稱爲「陰山」。而蒙古人則把呼和浩特市北面的這段山脈叫做「大青山」。這似乎說明，幾個世紀前，這還是一座翠綠的山脈。不過，現在山脈的翠綠早已消失，變成了一座座岩石裸露的陡峭懸崖，除了懸崖上巨大的風蝕裂縫間還搖盪搖盪著猩紅的山丹花之外，只有在群峰陰面的斜坡上，還能找到稀疏的小白樺林和結出深紅野果的灰綠色灌木叢。

這個暑假來臨前不久，袁紅冰偶然從父親書箱裏找到一本書頁已經發黃的外國人寫的世界史書，他從中瞭解到，幾百年前，二十萬蒙古鐵騎就是從這片荒蠻的高原上湧向世界，用馬刀在歐亞大陸上劈斬出人類歷史上最遼闊的帝國。儘管史書中把這股蒙古旋風稱

爲「黃禍」，稱爲文明的毀滅者和野蠻的侵略者，可是，身披布滿血鏽的鐵甲、手執雪亮的長刀、端坐在體形如猛虎的蒙古神駿之上、佇立於文明廢墟間的蒙古武士形象，卻高傲地崛起於袁紅冰的意識中，使他激動得渾身都在戰慄。他想像著，那個蒙古武士一定有線條銳利的青銅色面容，堅硬的眼睛裏一定有金紅色的落日在燃燒，金色雷電般的目光一定沉醉地凝視著灰霧瀰漫的地平線。他覺得，那蒙古武士的形象比一切殘留下來的、表現文明歷史的殿堂、廟宇、帝王陵墓都更加可貴；比那些字寫的詩句更具有觸目的詩意。因爲，那孤獨地佇立於歷史蒼穹下的蒙古武士形象中，凝結著一種高貴、悲愴而豔麗的雄性之美。同時，他似乎聽到了那能將岩石都踏碎的戰馬的奔騰聲，那聲響裏，野性勃勃地震盪著要衝出地平線的制約，而在天際之外，在日球的輪廓上自由狂奔的激情。

袁紅冰曾被自己的這種感覺強烈地震撼了。他帶著一種燦爛的恐懼感，極端嚴肅地注視自己的心靈，他想要弄清楚，他爲什麼竟然會從這一頁被鮮血浸透的沉甸甸歷史中，找到那種比烈酒和雷電更讓人激動的感覺；這是不是意味著他有一顆熱中於血腥氣息的、冷酷的心？

這個對於少年的心而言過分嚴峻、過分凝重的問題，像野火一樣燒灼著袁紅冰的意識，使他在幾個星期裏變得猶如一隻在荒原上尋找獵物的饑餓的狼，用狂亂、陰鬱的目光凝視世界，然而，他眼睛裏那種灼熱的茫然卻讓人感到，他真正注視的，乃是自己靈魂深處猩紅的沉思。

一個黃昏，袁紅冰來到一條河流旁。河流滲入了遠處布滿碎石的乾燥地面，巨大的落日將他內省的眼睛映成了暗紫色的灰燼。就在那個時刻，袁紅冰突然明白了，他熱戀的並不是蒙古英雄史詩中那造成無數罪惡的野蠻暴力，也不是用滴血的戰刀摘取征服者王冠的強悍，因爲，只有昇華爲俠義精神的生命之力，才值得熱戀；只有以宏麗的善爲目標的、對艱難命運的征服，才配戴王冠，那是

生命意志的王冠——令他激動的，不是蒙古帝國的政治含義，而是敢以二十萬騎兵向全世界挑戰的雄烈的蒙古精神；而是跨著猛獸般的烈馬追趕落日的奔放激情；而是蒙古勇士鐵石一樣堅硬的意志，那高傲的意志使堂堂男兒寧肯讓生命被戰刀劈裂，也要親吻超越生存本能的榮耀。在幾個世紀前那人性還沒有熔鑄出現代自由意識的純金時代，在那還以獸性的勇猛表現生命華麗的時代，這種精神，這種激情，這種意志，乃是生命之美所能達到的一種極致。

雖然袁紅冰還沒有能力鑄造理性邏輯的鐵律，但是，他毫無顧忌地越過所有邏輯過程，得出了一個陡峭的結論：凡是能將歷史點燃的史詩，它的現實政治含義都不過是附著在時間上的鏽跡，將隨時間一起破碎、枯萎，沉降入虛無；而它同生命美感相聯繫的文化含義，則將越過時代的殘跡，沐浴在時間之上的陽光中，並因此獲得長存的魅力，在無數代人的心中長存；那像繁星一樣閃爍在英雄史詩文化含義中的高貴人格、遼遠奔放的激情和生命的驕傲感，乃是絕對價值，乃是人類文明之巔的燦爛聖火。因為，被時間虛化的生命中，追求意義者所能撫摸到的終極價值，只有能令人狂笑和痛哭的審美的激情。那是只屬於自由生命的美感，那是瞬間的輝煌，那是高於生存的本能和理性的剛烈的詩意——專制政治的暴力塵埃隨著時間飄落之後，蒙古英雄史詩中的審美激情將在歷史荒涼的地平線上，呈現為永不枯黃的翠綠的白樺林。

這個結論像浩蕩的風，吹散了鬱積在他心頭的問題的迷霧，袁紅冰感到了深邃的輕鬆。不過，他雖然出生在內蒙古高原上，可是，卻覺得蒙古精神只是早已被埋葬在歷史暗夜中的存在，在呼和浩特這座被充分漢化和共產黨政治化的城市裏，他很少有機會領略到蒙古民族的神韻。今天，當袁紅冰乘坐的長途客車駛上陰山山脈中的驚險的公路時，從車窗外飄進的淡淡草香和山野的氣息，使他預感到，蒙古民族屬於草原的靈魂似乎要向他的心講述英雄史詩的遺囑。

幾個小時後，長途客車駛上了蜿蜒伸展在峰脊上的公路。公路下面的山谷中，飄拂起一縷縷灰藍色、情態妖嬈的雲霧；陰山山脈陡峭的群峰，猶如殘破的猛獸的利齒，在低垂的天空上嚙咬出格外荒蠻的情調；遠處一座突起於黑藍色群峰之上的暗紅峭壁頂端，凝聚著一片墨黑野菊花般的雲團。開始時，袁紅冰覺得，那殘留著狂風個性的風蝕的山峰，好像一座座墓碑，只有在雷電喧囂的命運中掠過的金色猛獸的激情，才配擁有那峻峭的墓碑。當看到高原的輪廓從北方天際的雲霧中隱隱浮現出來時，他又感到，自己彷彿踏著凝結在古老時間中的波濤，正走向被歷史遺忘的荒涼的海岸。

下午，長途客車越過了陰山山脈。荒原上的色調立刻變得蒼涼了、凝重了、深邃了。從陰山北麓到四子王旗政府所在地的烏蘭花鎮之間，是半農半牧區。一片片杏黃色的油菜花、現出縷縷淡紫色的蒼白的蕎麥花和紫紅色的苜蓿花，覆蓋在遠處徐緩起伏的漫長原野上，一直伸展向遙遠的天邊，大團大團高聳在空中的雪白耀眼的雲朵，飄垂著淺藍色的陰影，緊貼在搖曳的草梢上，緩緩地移動。置身於這寬廣的、似乎可以觸摸到藍天的高原上，人的目光會像被某種美麗的巫術魅惑了似的，情不自禁地迷失在遼遠、悠長的地平線上。袁紅冰忽然產生了一個確信——「正是從高原這使人不能不凝視天際的個性中，古代蒙古武士獲得了奔向落日的激情；開始了追求地平線的征程；迷戀上了地球輪廓之外的意境。」

無邊無際的沉寂使袁紅冰覺得，在學校裏受到的那些屈辱和壓抑，甚至包括他從知識分子和流浪乞丐的眼睛裏看到的痛苦，都顯得極其瑣碎、渺小而無關緊要。就在他的心被這種感覺燙傷的瞬間，袁紅冰的意志開始了尋求遼闊、浩蕩的痛苦和堅硬如鐵石的悲愴的足步，儘管最初的足步還顯得踉蹌。

當天傍晚，長途客車駛進了烏蘭花鎮。袁紅冰在叔父家裏過了一夜，第二天凌晨，便動身按照叔父指示的方向，去尋找祖母的墳墓。他走上了烏蘭花鎮東面的一道長滿沙蓬草、苦艾草和開出藍色

花朵的馬蓮叢的山岡。站在山岡的頂端，他看到下面朝向東南方的漫長斜坡上，孤獨地隆起著一個碎石堆成的墳墓。叔父已經告訴過他，這個斜坡上只有屬於祖母的一個墳墓。

高高的斜坡下面，有一條從東北方遙遠的群峰中流淌過來的河流，下游陡峭的河岸間築起的一道大壩，使河水匯成了一片寬闊的湖面。湖水呈現出沉思般的銀灰色，朝陽在湖面上映出的光影，像一條用金子鋪成的道路，彷彿踏著那條金光閃爍的道路，可以走進日球。

在蒼茫的情感歸宿感中，袁紅冰緩慢地向下面斜坡上祖母的墳墓走去。墳墓的碎石間盛開著深紫色不知名的野花，從那紛亂搖盪搖盪的花叢上掠過的風，給他送來了色澤濃豔、情調傷感的芬芳。

袁紅冰走到了墳墓旁。猶如剛剛走過比一生都漫長的旅途似的疲倦，使他的身體無力地沉落在苦艾草叢中。望著下面銀灰色的湖水，袁紅冰沉浸在生命的虛幻和真實神秘地重疊在一起的感觸中。他用心，而不是目光，真切地看到祖母那神情端莊、氣質高貴的蒼白面容，可是，他卻感到了茫然的虛幻，因為，他無法伸出手去，撫摸祖母那美麗的面容。祖母的眼睛仍然顯出沉靜的憂鬱，向遠處遙望。袁紅冰知道，祖母目光飄落的地方，只有遺失在漫長時間深處的對祖父的戀情。即使是能令岩石都蝕裂的時間，也無法讓那戀情崩塌，而祖母落滿了幾十年歲月風塵的默默凝視，將生命的真實感無可置疑地注入了他的心中，真實得就像刻在青銅墓碑上的花環浮雕。袁紅冰忽然覺得，如果祖母的注視消失了，那麼，她的面容就將再也不會清晰地呈現在虛無之中。

「在被時間虛化的生命中，只有情感是堅硬的，是唯一屬於生命的真實……。」袁紅冰下意識地想。突然之間，一個哲理如同尖嘯的長箭迅猛地撞擊在他懸崖般的沉思間，迸濺起燦爛的光亮。正是因為那光亮太炫目了，袁紅冰無法看清那哲理的形象。但是，他卻又清晰地感到，那哲理將物欲本能之上的情感同生命中最深刻的東

西聯結在一起了。

灰藍的暮色不知不覺間漫過了沉寂的荒原。袁紅冰已經在祖母的墳前度過了整整一天。他一直沒有找到悲泣的感覺——他從未為祖母的死流過一滴眼淚，但他是愛祖母的，愛極了，祖母的死是少年時最令他悲痛的事。當他站起來，準備離開那座開滿深紫色野花的墳墓時，祖母蒼白的面容像一片永不消融的殘雪，在茫茫的暮色中飄浮，而祖母的目光猶如寧靜的灰藍色的風，吹過他的靈魂，飄向天際那一抹顯出淒涼豔麗情調的、深長的晚霞。那時，他忽然意識到，能讓他為之垂淚的，並不一定是他最摯愛的人，而對最摯愛的人的懷念和那種刻骨銘心的悲痛，往往有比淚水更深沉的意境。

袁紅冰來到烏蘭花鎮的一個星期後，叔父便帶他到幾百里外的草原深處去觀賞一年一度的「那達慕」大會^(編註)。那天清晨，他們乘坐的吉普車沿著一條牛車壓出的土路，向北方駛去。

這裏已經進入了牧區，景物的色調變得更加沉寂，更加荒涼了，而野草的芳香也顯出更加濃郁、蒼茫的個性。除了時時可以看到灰白的芨芨草、雪白的羽毛草和葉片細長而銳利的青色馬蓮叢在淡藍色的風中搖盪搖盪之外，徐緩起伏的無邊原野上，只覆蓋著緊貼地面生長的翠綠野草。遠處，偶爾有孤獨的枯黑色斷崖和山峰，突起在低垂的蒼穹下，那些斷崖和山峰只有幾十米高，但卻給人以殘破而陰鬱的險峻感，就像被野火燒焦的峻峭意志的遺跡。幾座高聳的雲團底部呈現出淺灰色，彷彿是憂鬱的哲理從地平線上飄來。

袁紅冰一直把頭顱伸向車窗外。迎面撞來的堅硬的疾風，把他本來就蒼白的面容吹成了慘白色，可他的眼睛裏卻凝結著深黑燧石

編註：「那達慕」蒙古語意為「娛樂」、「遊戲」。長期以來，蒙古族牧民在夏、秋季節，從四面八方聚攏一起，舉行體育競技、遊藝活動和商業活動，稱做那達慕大會。

般的沉思，他堅硬的眸子上被風刺激出的道道血絲，猶如那沉思間猩紅的風蝕裂縫。在遼遠的沉寂中，袁紅冰似乎聽到了浩蕩而蒼涼的安魂曲，而那安魂曲是荒蠻的高原獻給蒙古英雄史詩的祭品，是爲了安慰宇宙之上的某種青銅鑄成的王冠一樣高貴的精神。

這種感覺使袁紅冰久久地陷入無思的冥想中——冥想中沒有任何思想的形象，而只有一片在狂風中動盪的白茫茫雲海。直到午後，一聲從空中掠過的淒厲、悠長的鷹嘯，才撕碎了他的冥想，並使他的眼睛裏閃爍起灼熱的激情。他看到，一隻巨大的草原鷹伸展開長翅，在淺灰色的雲團間盤旋，草原鷹那金紅色的羽毛好像是用黃銅雕成的，帶鉤的尖喙則呈現出鐵灰色。牠冷酷的眼睛正注視著下面一隻低伏在裸露的岩石和芨芨草叢中逃竄的狼。突然，草原鷹迅猛地從雲端俯衝下來，陽光在牠金紅色的身體上流蕩起銀色的火焰。緊接著，當野狼被恐懼撕碎的嗥叫同閃爍著鋼藍色光澤的鷹嘯驟然扭結在一起時，岩石間迸濺起了猩紅的血霧。

草原鷹重新飛上了天空，那隻青灰色、脊背被撕裂的狼，發出拖長的哀嗥，向遠處一座斷崖竄躍而去。野狼還沒有逃到那座斷崖前，草原鷹就又一次俯衝下去。紛亂搖曳起伏的苦艾草遮住了草原鷹和野狼的身影。過了好一會兒，草原鷹沉重地煽動長翅，貼著草梢飛了起來，牠的雙爪間攫著那隻狼。

草原鷹像一片輝煌的陰影落在遠處的斷崖上，將狼屍踏在利爪下，蹲踞在破裂的岩石旁，發出了情調絢麗而又悲涼的鷹嘯。袁紅冰感到，那一聲聲鷹嘯把屬於猛獸的殷紅信息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上，從那信息中，他似乎理解了，這片做爲古代蒙古英雄史詩之父的高原那雄烈、英武的個性。吉普車飛快地向前駛去，而袁紅冰一直回顧著那座斷崖。他覺得，那斷崖像是乾枯的深黑火焰，而草原鷹則如同戴在那火焰之巔的金色戰盔。

然而，比那隻搏殺了野狼的草原鷹更令袁紅冰激動的，是偶然遇到的牧馬人，是牧馬人臉上他從未見過的神情。那種神情好像是

古老的時間失落在荒原上的高貴遺囑，它離現實那樣遠，可是離袁紅冰的心卻又那樣近。那些牧馬人的面容被陽光曬成剛毅的青銅色，那是一種屬於堂堂男兒的色彩，有那種顏色的臉上，絕不屑於像城裏人那樣現出獻媚的微笑、虛假的熱情、淺薄的善意和詭詐的機敏。牧馬人的眼睛則顯得冷峻、空曠，有一種荒蠻的意味，彷彿是埋葬著雷電的遼闊墓地。袁紅冰覺得，這荒野中的眼睛，即使在悲愴的時刻，也不可能像城裏知識分子的眼睛那樣，流露出枯萎、陰鬱的哀愁，而一定會猶如被雷電劈裂的紫紅色峭壁，在壯麗的崩潰中燃燒起熾烈的痛苦。

黃昏之前，天邊升起了一股濃灰色的龍卷風，空中的雲團瀰漫開來，呈現出怒濤般的形態，一縷縷從地面的岩石和野草間湧出的雲霧，急速翻滾著匯聚在一起。光線片刻之間就變得昏暗了。吉普車只能打開前燈，緩慢地行駛。不久之後，枯黃的燈光彷彿也被前面峭立的黑灰色雲霧吞噬了，吉普車不得不像失去拐杖的瞎子一樣，停了下來。

突然，墨汁一樣濃黑的視野深處閃耀起了能讓太陽都失明的鋼藍色電光，在那閃光中，以瘋狂的情態翻滾湧動的雲霧像猙獰而雄烈的鬼魂般浮現出來。瞬間之後，迅猛狂暴的雷聲猶如宇宙爆炸了似地驟然震盪起來，那帶有遼遠迴響的乾燥雷聲中，動盪著燒紅的岩石猛烈碰撞的韻律，迸濺著破碎火焰般的豔麗感。

袁紅冰覺得，他的骨骼都被那連續不斷的雷聲震碎了，而在那破碎的痛苦中崛起了狂熱的衝動——他想要奔向那被雷電燒成暗紅色的雲霧深處，摟抱住某種熾烈的野性、某種燦爛的激情狂舞。於是他用力撞開車門，躍出了吉普車。淒厲喧囂的疾風和橫掃的急雨立刻像斬斷一根羽毛草般，使袁紅冰毫無掙扎餘地地摔倒了。他只能緊抓住身旁的一塊岩石俯伏在地面上，然而，他的頭顱卻倔強地仰起，被暴風雨擊碎的目光，狂喜地注視著在眼前宛似長蛇一樣搖曳掠動的、猩紅的雷電。在他身旁的岩石間炸裂的雷聲，像撕碎單

薄的衣衫一樣，撕碎了將他同自然隔開的那種生命的感觸，他的心完全裸露在荒野之上，接受宇宙間輝煌而悲愴的激情的精神洗禮。

在暴風雨之後的清新寂靜中，袁紅冰眼睛裏殘留著激情灼熱的灰燼，濕透的衣服緊貼在身體上，回到吉普車裏。他發現，司機和叔父都用驚異、困惑的神情望著他。叔父眉間的皺紋中刻出了責備的意味，可是，也許是被巨大的不理解壓抑著，叔父沒有對他說出任何責備的話。爲了躲避司機和叔父的目光，袁紅冰冷漠地把面容轉向車窗外。他不想進行任何解釋，似乎他的話剛才已經向雷電說完了。

吉普車繼續向北方駛去。剛剛從暴風雨中沐浴而出的原野呈現出嬌豔的翠綠，一片片嫣紅色、金黃色、藍紫色和雪白性的野花，猶如少女絢麗的情思，妖嬈多姿地在微風中盛開。遠處幾株小白楊樹和白樺樹的樹幹，閃爍起銀灰色的光影，一道從徐緩起伏的山岡後升起的彩虹，以優美的曲線伸展向碧藍的天空。北方的天邊，在斜射的陽光中如同金絲般明麗的縹緲霧氣後面，朦朧地浮現出一群並不高大、但卻陡峭的淡藍色山峰。山峰前面幾座紅牆綠頂、金碧輝煌的召廟^(編註)和曲線流暢、瑩白如玉的佛塔的輪廓，被落日金色的光波鍍上了一層凝重的燦爛感，就像是一座座金光流蕩的王冠。這些呈現在荒寂曠野中的人類文明痕跡，有一種令人惆悵而又迷戀的美麗悲劇的意味——這裏就是他們此行的目的地。明天，「那達慕」大會就將在召廟群前的曠野間開始。

當天晚上，袁紅冰和叔父在一座召廟的僧房裏過夜。不久前，袁紅冰曾讀過一本介紹印度宗教的書。那本書裏對佛教的發生發展史描述得十分詳盡，對佛教教義的解說則比較簡單。不過，袁紅冰仍然覺得，他已經從中深刻地領悟了佛教的哲理。這種宗教哲理使他產生了神秘的畏懼與灰暗的厭倦交織在一起的心緒。

畏懼，是因爲佛教哲理對於生命虛無的洞察，確實說出了同人類命運的悲劇感相連的真理——生命只是孤獨佇立在不斷崩塌入虛

無深淵的時間之上的瞬間，生命中的一切，包括那令人狂笑和悲泣的情感，最終也將消失於虛無之中，連一絲痕跡也不會留下。這不能不讓袁紅冰感到畏懼。然而，畏懼越深刻，他便越想要尋找某種世俗之上的絕對價值，做為情感的依託。對他而言，一切都可以不顧，甚至生命本身也是次要的，但他卻不能不顧情感的命運，他必須給情感找到棲息的岩石，否則，生存就沒有意義。

厭倦，是由於佛教提供給塵世的絕對價值，乃是蒼白的虛無，而通向虛寂之路與生命的自我閹割、自我凋殘是同一條路——只有讓冥想的蕭瑟秋風將生命之樹上欲望和情感的葉片都吹落之後，才能進入虛寂。這又使袁紅冰不能不厭倦。因為，在他看來，欲望可以變成枯黃的落葉，情感卻不應該枯萎，即使情感乾枯了，也必須像漫天的紅葉飛舞。

那天夜裏，呼吸著僧房中飄散出的神秘意味的龍涎香氣息，袁紅冰輾轉反側，久久難以入睡。最後，他從木板舖上爬起來，走出僧房，通過一扇打開的側門，來到召廟的正殿。

殿堂裏寂靜得給人以枯萎的空洞感，幾盞酥油燈的火焰發出的光亮，像是黃銅色的古老而朦朧的霧，瀰漫在空洞的沉寂中。一位披著紅褐色僧衣、身材猶如木乃伊般的僧人，彷彿根本沒有看到袁紅冰。他低垂著內省的鉛灰色眼睛，緩慢走到神壇前，虔誠地跪拜下去。當僧人在跪拜中高高抬起臀部時，袁紅冰忽然想起，他曾在呼和浩特市城郊偶爾看到過，一隻翹起尾巴準備迎接交配的母驢的屁股。袁紅冰感到這種聯想是不潔的，是對僧人臉上肅穆神情的褻瀆，可是，他卻無論如何也無法抹去那隻母驢屁股的影子。

高高的神壇上供奉的是代表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佛」的雕像。那三尊佛像似乎完全一樣：都有一張滿月般豐盈的、近乎女

編註：召廟即喇嘛廟，「召」在蒙古語中意為「寺廟」。

性的面容，嘴唇邊都隱隱浮現出沉迷、潔白的微笑，那微笑間又都有一種優美的虛無情調，而佛像細長的眼睛則都現出縹緲的欣喜，向跪拜在神壇下的僧人俯視。

望著從高空中向下俯視的巨大佛像，袁紅冰心靈顫戰慄地觸摸到了佛教哲理——那否定生命意義和情感價值的虛無意境。同時，他感到，那透明得近乎蒼白的虛寂，卻猶如深黑的鐵石鑄成的蒼穹，沉重地壓迫下來。那種沉重的壓迫感，使袁紅冰幾乎要不由自主地跪倒在那個僧人的旁邊。就在他的膝蓋已經下意識地開始彎曲的瞬間，那個熱情漾溢地搖盪搖盪翹起的尾巴，並賣弄風情地扭動著的母驢屁股，又令人作嘔地出現在袁紅冰的眼前。他的身體被雷電擊中了似地震盪了一下，重新挺直了。他的眼睛挑釁地凝視著佛像，心中湧起了狂飆般的衝動——他要讓殷紅的猛獸之血，迸濺在飄拂於佛像潔白微笑間的虛寂之上，那股紅的獸血不是獻給虛寂的，而是獻給生命情感之美的祭品。在狂亂的心緒中，一個信念像在遙遠天際轟響的雷聲隱隱傳來——只有以剛烈的心，確認審美激情是高於虛無的生命之王，人類才能獲得可以挺立於虛無之上，並驕傲俯視虛無宿命和宇宙萬物的絕對價值，因為，那是生命對生命的確認；凡是否定審美激情的絕對價值，都只能讓人在虛無前顯出跪拜的醜態，都只能給人以仰視虛無的憔悴目光，因為，否定審美激情就是否定了生命的意義和自由的可能，就是虛無的宿命對生命的醜化和侮辱。

儘管神殿裏空蕩蕩的，可是，袁紅冰卻如同處於整個人類的仰視中一樣，以高傲的身姿，走出殿門。那時，他還沒有能力在激情點燃的哲理火焰中，用生命的美感為礦石，鍛造出屬於英雄人格的金色王冠。可是，他已經決定，自己要做一個野蠻人般披掛著獸皮，挺立在荒涼地平線上、以深紅落日為熔爐的鐵匠了——一個鑄造生命之魂的鐵匠。

第二天，袁紅冰醒得很遲。他走出召廟後，看到許多像雨後的

蘑菇一樣雪白的帳幕散布在前面的草地上。帳幕的主人都是趕著木輪牛車，從遙遠的地方趕來參加「那達慕」大會的牧民。許多漢人商販將寬大的白布舖在地上，白布上擺滿了磚茶、烈酒、糖果、布匹綢緞和婦女的頭飾、手鐲等貨物。身穿藍色或紫紅色蒙古長袍的男人和彩色長裙飄搖的蒙古婦女，在貨攤前走過，挑選著商品。召廟旁邊，有幾排沒塗油漆的潔白的楊木長桌，廚師們站在繚繞著藍色煙霧的沸騰油鍋邊，用山西口音的漢話大聲吆喝，招徠顧客，並把一盤盤炸成金黃色的羊肉餅和牛肉丸子放到楊木桌上。

袁紅冰在貨攤前遊蕩著——不是為挑選貨物，而是在審視人。他發現，那些蒙古人，無論是面容冷峻的男人，還是神情端莊的婦人，或是目光清澈而沉靜的少女，他們在挑選貨物時，眼睛只瀏覽著商品，從不向蹲在貨攤後面的漢人商販看一眼；當他們選中要買的貨物後，就用隨身帶來的羊羔皮、紅狐皮、狼皮進行交換，而且沒有一個人討價還價。那些像拉屎一樣蹲在貨攤後面的漢人商販，則把飛快眨動的眼睛盯在蒙古人的臉上，目光中緊張地閃爍起渺小的狡詐，集中精力思索著應當為自己的貨物提出什麼樣的價錢，好像他們貨物的價值是由蒙古人的神情來決定的。袁紅冰把厭惡的斜視投向那些商販，他感到，商販和蒙古人之間的交易一定是不公正的，就像一群黑灰色的狡猾老鼠，在千方百計地欺騙某種高貴、誠實的動物。而他不願意再看到這種欺騙。於是，袁紅冰離開貨攤聚集的草地，讓目光向遠處飄去。

前面徐緩起伏的山岡上，幾十匹金黃色、栗色、火炭般深紅色、雪原似純白色、閃爍起金屬光澤的鐵青色和黑風暴一樣烏黑的蒙古馬，正在進行競速賽。俯伏在沒有鞍子的馬背上的騎手，全都是服飾豔麗、額際纏著彩色綢帶的蒙古族少年男女。飛奔的馬群從翠綠的原野上掠過時，就像狂風中情態奔放、色調絢麗的流雲在追逐震盪迴響的雷電。少年男女騎手不斷發出野性勃勃的高亢呼嘯，那呼嘯聲中燦爛地迸濺起遼遠的激情。

馬群消失在天邊金色的雲霧中後，袁紅冰又被摔跤比賽吸引了。巨大的頭顱顯出岩石堅硬感的摔跤手，上身都穿著綴滿閃亮銅釘的牛皮鎧甲似的坎肩，裸露出紅松枝幹一樣粗壯的雙臂和寬闊的青銅色胸膛；由於無數層陽光的重疊而呈現出金紅色的脖頸上，環繞著彩色飄帶。開始比賽之前，他們像翱翔的鷹伸展開長翅般的雙臂，高筒的尖頭牛皮靴彷彿踏著灼熱的日球狂舞似的，圍繞賽場跳躍一周。然後，摔跤手相向站立，微微低下身體，用冷峻、剛毅的目光互相致意。在裁判以暴雷般的吼聲示意比賽開始後，摔跤手就猶如兩隻從叢林躍出的虎，兇猛地撲向對方，並立刻像兩團燃燒的堅硬狂風扭結在一起，似乎在蒙古式的摔跤技巧中，根本沒有退避、躲閃的概念。往往激烈的搏鬥在瞬間之內就會分出勝負。一方被摔倒後，勝利者則伸出寬闊的手掌，將失敗者拉起來。接著，雙方又開始另一次競爭。

袁紅冰覺得，同西方的角鬥相比，蒙古式摔跤是一種高貴的、更具驕傲男兒氣概的比賽。西方的角鬥那種不論抓住對方的任何部位，包括腋窩和臀溝，也要將對方壓在地上才算獲勝的規則，使角鬥顯得有些像爭風吃醋的潑婦之間的撕打。

摔跤比賽中間休息時，賽場周圍的人群忽然向旁邊一塊用高高的鐵網圍起來的草地湧去。袁紅冰隨著人流衝到鐵網前，看到裏面的場地中，一匹蒙古雄馬和一隻野狼正在對峙著。那匹蒙古馬前腿筆直，後腿像彎曲的強弓，牠的腿並不長，但是，由於腹部急速向後收縮，使牠的身姿顯出獵豹似的敏捷的兇悍感；蒙古馬前胸寬闊，隆起條條肌肉的臀部卻十分消瘦；牠深灰的光滑毛皮興奮而急速地顫抖著，就像陽光下的水銀流蕩起一道道銀灰色的光波。那隻毛色青灰的狼，體形如驢一樣高大，一直咧到耳根的長喙使牠的頭顱顯得兇殘而暴烈，從長喙的裂縫間伸出的猩紅舌頭，不斷舔著慘白的利齒，脖頸上的硬毛像刺蝟的尖刺似地聳立起來。

蒙古馬和野狼隔著一段距離，互相逼視，彷彿在決鬥開始之

前，牠們已經用目光進行意志的較量了。蒙古馬凸起的巨大眼睛是暗紫色的，猶如雷暴雲的色彩，而巨狼的眼睛則呈現出鐵灰色，宛似布滿血鏽的鎧甲。

野狼突然向旁邊一叢盛開的野花竄躍過去，似乎想親吻野花那火焰般殷紅的色彩。蒙古馬則發出一聲能撕裂岩石的嘶叫，抖動紛亂的長鬃，閃爍起陽光的軀體，像陡峭的懸崖般直立起來，紅銅色的巨蹄掠動起狂風，從空中向野狼踏下來。野狼敏捷地擺動了一下柔韌的腰肢，躲過攻擊。當雄馬的雙蹄在石塊上撞擊出晶藍火花的瞬間，野狼鐵鉤般的利爪像穿透一層樺樹皮似的，從側面深深插入了蒙古馬深灰色的軀體。隨著狼爪兇猛的收縮，蒙古馬的腹部裂開了一道血霧迸濺的傷口，盤繞的蟒蛇般的腸子從傷口中滑落下來，在草叢中痛苦地扭動，閃爍起青紫色的光澤。蒙古馬驟然栽倒了，可是，牠卻仍然暴怒地擺動了一下寬闊的長頸，猛然咬住了野狼的脖頸。野狼的四肢痙攣地急劇顫抖起來，片刻之後，當紫黑的血從眼角湧溢而出時，野狼的身體像突然凍僵了似的，停止了抽搐。

蒙古馬的眼睛裏彷彿凝結著深紫色的雷雨雲，迎向遼遠的天際；而野狼流血的眼睛裏瀰漫起鐵灰色的茫然，冷酷地向身旁那叢殷紅的野花逼視——牠們死後的眼睛，都強烈地震撼了袁紅冰的心靈。他的臉上現出了同他的年齡不相稱的、格外冷峻的神情，那神情猶如凍結在岩石銳利稜角上的蒼白的陽光。他覺得，只有冷峻的目光才配向那在慘烈搏戰中驟然崩潰的猛獸的生命致哀，而任何柔弱的憐憫或發出抽泣聲的同情，都是對猛獸之死的侮辱。

以前，在呼和浩特市郊外，袁紅冰經常看到農夫趕著馬車從布滿灰塵的土路上走過。那些被牛皮繩索拴在木板車車轅間無精打采的馬匹，使他產生一種印象：馬是奴性的、墮落的動物。然而，今天這匹蒙古馬徹底擊碎了袁紅冰以往的觀念，他不能不確認，荒原上的雄馬具有猛獸的氣概。不知爲什麼，袁紅冰似乎感到，拉車的馬和荒原上的馬的差別，與城裏的知識分子那陰鬱、愁悶的神情和

荒原上蒙古人的氣質的差別，有某種相似之處——城裏知識分子就像拉車的馬一樣，在無形的政治繩索的束縛下，忘卻了奔放的激情，丟失了生命的高貴感，而那使生命生動優美的激情和驕傲的氣質，則只殘留在遠離塵世現實的荒野間，殘留在蒙古人冷峻的面容上，就像殘留在高山之巔的晚霞。

「絕不喪失猛獸的風格，即使被繩索束縛在車轅中，走一條被奴役的路，也絕不！」袁紅冰像對那死去的雄馬和野狼的眼睛發誓般，無聲地說。這句沒有說出的話在他心底撞擊出鐵石般的聲響。

中午過後，在幾十級寬闊、潔白的石階上，一座召廟深紅的門打開了。兩排身披紅褐色僧衣的喇嘛，用各種樂器吹奏出佛教音樂，從高高的石階上緩緩走下來。喇嘛的後面，一群戴著惡鬼面具的舞者，彷彿處於喧囂的旋風中似的，做出種種形態狂亂的舞姿，那些色彩斑斕的面具，有的眼睛像要爆裂般地凸出，似乎正在狂怒地瞪視人世的罪惡；有的露出猙獰可怖的笑容，彷彿惡意地嘲笑塵世中被情欲折磨得宛轉哭嚎的芸芸衆生；有的神情兇殘，好像要用聳立在唇角的利齒，血淋淋地撕裂人的胸膛，將心剝出來，在幽藍的鬼火之上燒灼。

在喇嘛教中，這種俗稱為「跳鬼」的活動，乃是祭神的儀式。按照教義，只有向善的人，死後靈魂才能進入佛的意境，即純淨的虛寂之中，而行惡的人則要墮入地獄，由惡鬼用各種酷刑對其進行懲罰。「跳鬼」的目的之一，似乎是要通過惡鬼的地獄之舞，使塵世中的人因為恐懼而去惡向善。

「跳鬼」幾乎吸引了所有來參加「那達慕」大會的人。人們的眼睛裏重疊著紛亂的沉思和灼熱的畏懼，無數顫動的目光如同翅膀燃燒的麻雀，驚恐地想飛過那群彷彿在翻滾的陰雲中狂舞的惡鬼，飛向更為深遠的某種神秘、寧靜、潔白的意境。袁紅冰站在湧動的人群間，卻感到了炫目的孤獨，他的面容蒼白得像一片灰燼。他突然之間明白了，人類的宗教感情乃是產生於對死亡和生命虛無的不可

理解的恐懼——不可被理解者，是恐懼的最終根源。自然科學能夠讓人類理智之手觸摸到無數光年之外的星系，卻永遠沒有能力解開凍結在人們心中的生命虛無之謎。於是，人類只好以不須理解，只需信仰的宗教精神，來撫慰虛無感在靈魂上燒灼出的萬年傷痕。然而，「跳鬼」所顯示出的佛教教義，這種用地獄的痛苦威嚇人們向善的意志，卻令袁紅冰十分厭惡。他覺得，愚昧的恐懼之火不能讓靈魂淨化為高貴的人性；為了逃避地獄的痛苦而行善——這種被恐懼的鞭子驅趕的善意，只能因為低俗的實用主義而弄髒了人性之善；只能在庸人的靈魂裏播下虛偽的種子。

越過那魔鬼之舞，袁紅冰看到了一種人類精神的需求——需要有一種銳利、熾烈的哲理劈裂死亡的千古之謎，讓生命美的聖火在虛無的祭壇上燃燒，並以那燦爛的美色魅惑人類，走向浩蕩的善意，走上高貴人格的崇山峻嶺。雖然，那種像猛獸的豔夢一樣的哲理，似乎比虛無更加遙遠，他卻決心讓自己的思想走遍天涯海角去尋找她。袁紅冰的眼睛被焦灼的渴慕燒焦了，卻仍然無法看清那哲理的輪廓，可是，他明確無疑地感到，那種剛毅、高傲的哲理一定只屬於堅硬的心，只屬於堅硬得瘋狂愛戀絢麗的瞬間，並悲愴地否定永恆的心。

這天晚上，幾個四子王旗的低級官員約叔父到一座帳幕中共進晚餐。袁紅冰坐在叔父身旁，沒有一點兒饑餓的感覺。整個白天得到的種種印象和紛亂的思緒，像沸騰的岩漿在他的意識中激盪、湧動。那幾個官員喝醉後的狂亂呼喊和缺乏美感的笑聲，使袁紅冰煩躁極了。他默默地走出帳幕，讓灼熱的頭腦沐浴在涼爽的晚風中。

深藍的夜色已經漫過了遼闊的原野，遠處山岡的輪廓變成了墨黑色，低垂的蒼穹間，繁星像晶藍的鑽石一樣熠熠閃爍，而西方的地平線上卻還伸展著一條狹長、深紅的晚霞，猶如在夜色中也不會凋殘的古老血跡。

在一縷少女的歌聲引導下，袁紅冰走向遠處一堆白樺樹枝燃起

的藍白色篝火。十幾位用銀碗狂飲烈酒的蒙古男子，盤膝圍坐在篝火四周。篝火旁，佇立著一位在馬頭琴伴奏下歌唱的蒙古少女。那位少女身穿翠綠的蒙古長裙，身形豐盈而秀麗，面容沉靜而端莊。在歌唱中，少女一直凝視天際那縷深紅的晚霞，而被篝火照亮的深黑眼睛裏，燦爛的火焰的神韻在搖曳起舞。

那位少女是用蒙語歌唱，因此，袁紅冰聽不懂歌詞的意思。不過，少女那富於內在感的胸音唱出的旋律，卻使他在浩蕩的惆悵感中沉醉了。那歌聲低沉時，猶如一縷雌鹿的血般殷紅的戀情，從布滿古代蒙古武士殘破屍骸的戰場上，徐緩地飄過；那歌聲蒼茫時，宛似在低垂的晚霞中漸漸變成深紅的無邊原野；那歌聲遼遠時，就像灰藍色的鴻雁，飛向沐浴在茫茫雲海中青銅鑄成的落日；那歌聲寬廣時，彷彿是浩蕩的風起伏在銀灰色的深深草浪上，湧向天際；那歌聲輕捷時，如同長鬃的蒙古馬，漫步在戰刀弧形鋒刃般悠長的地平線上；那歌聲荒涼時，酷似最後一片殘破的暗紫色晚霞，飄落在風蝕的斷崖之巔；那歌聲豔麗時，有翠綠的小白樺林在乳白色的霧中閃爍；那歌聲激動時，又令人想起以妖嬈的情態纏繞在峻峭雲峰上的豔紅雷電和金色長風。

伴奏的馬頭琴給蒙古少女的歌聲染上了一層凝重、悲愴的色調。藍白色跳盪的火焰，映出了環坐在篝火周圍的蒙古男女神情粗獷的臉，他們一邊痛飲烈酒，一邊沉醉地半閉起眼睛，讓剽悍的軀體隨著歌聲的旋律狂放地搖盪搖盪，就像即將起舞的陡峭石峰。

袁紅冰站立在篝火外面的陰影中，而他的心已經迷失在那少女的歌聲裏。他覺得，那歌聲似乎是從天際之外的歷史深處飄來的。從那歌聲中，他聽出了絢麗的傷感，聽出了對英雄男兒的嚮往，聽出了蒙古精神的鋒刃上流蕩的生命之美。突然，袁紅冰向前衝去，端起了一個滿溢著烈酒的銀碗。然後，他分開雙腿，挺立在草叢中，彷彿向蒼穹長嘯似的高高的仰起頭顱，並將銀碗中的烈酒傾倒進嘴裏。當銀碗從他的手中摔落下去之後，袁紅冰的眼睛閃爍起破

碎的瘋狂情調。一陣燦爛的衝動，使他不顧一切地奔向篝火，並狂熱地摟抱住了那位蒙古少女。歌聲消失了，大地急速地傾斜、旋轉起來，袁紅冰感到，他是摟抱著屬於荒野的熾烈激情在狂舞，而一縷帶有嫣紅傷痕的激情，向他的心靈傾訴著燦爛的痛苦和渴望——那激情渴望通過詩篇和文學獲得不朽的生命形式，獲得與金色的日球同生共死的魅力。

在袁紅冰突如其來地摟抱住蒙古少女的瞬間，篝火旁的男人們現出了驚詫的神情，片刻之後，他們不約而同迸發出猛獸吼嘯般的狂笑，那笑聲中有堅硬的善意在震盪。這時，那位蒙古少女微微俯下腰肢，雙頰瀰漫著明麗的紅暈，翹起曲線優美的嘴唇，認真地在袁紅冰的額際輕吻了一下。他的身體立刻像火焰燒灼的銀幹白楊樹一樣顫抖起來，他深深地呼吸著從蒙古少女的唇間飄出的氣息，那如同淡紫色野苜蓿花般濃豔的氣息。同時，他感到，蒙古少女輕輕的一吻，將罌粟花一樣嬌豔的傷痕燙在他的心上。他的心因此而痛苦地悸動起來，但是，他卻覺得，那疼痛是美的，他不能不對那種美麗的疼痛做出允諾。

「我一定要讓你成爲詩，成爲不朽的文學巨著！」那天晚上，在袁紅冰的意識被烈酒燒成灰燼之前，他激動得臉色如春雪一樣蒼白地呼喊出這最後一句話，但他不清楚，這到底是對他心中美麗的疼痛的允諾，還是對少女那歌聲中蒼涼的蒙古之魂的允諾。

暑假快要結束時，袁紅冰乘上長途客車，告別了烏蘭花鎮，駛上返回呼和浩特市旅途。那是一個鉛灰色陰雲低垂的日子。當客車沿著陡急的公路爬上陰山山脈的峰脊後，袁紅冰向後轉過面容，憔悴的目光久久地、依戀地凝視那片在烏雲下變成青銅色的荒野。他覺得，他的一片猩紅如血的情感，永遠失落在那似乎被現實生活完全遺忘的荒野上，失落在那裸露的岩石和紛亂起伏的草叢中。

第四章

在專制政治下，歷史只是獨裁者個人意志的實現。整個社會都是這種意志進行表演的舞台，無數人的命運都要隨著這種意志而起伏；

在專制政治下，政治是被少數人操縱的陰謀，而獨裁者之間為權力進行的獸性的決鬥，是永恆的政治主題之一。因為，權力不是社會的僕人，而是舉起獨裁者個人地位、榮耀的唯一槓桿，對於獨裁者，失去了權力就意味著淒慘的命運；

為了欺騙社會，欺騙歷史，欺騙現實，獨裁者因權力的私欲而進行的政治決鬥，總是要塗抹上色彩斑駁的理想主義和神聖信念的色彩，用虛偽的高尚掩蓋私欲的卑鄙。

這三項規律是人類歷史上所有專制政治的共性，而這三項規律在共產黨官僚專制政治中也都得到了極端的表現。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的歷史，就是獨裁者通過絕對權力表現出的個人意志和官僚之間殘酷的權力鬥爭，以社會主義的「神聖」名義，造成一個又一個巨大社會災難的過程。「文化大革命」則是這三項古老規律編寫成的現代悲劇。

當各種各樣的歷史學家像饒舌的女人一樣，喋喋不休地談論「文化大革命」是起因於毛澤東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憂慮時，他們不過

是在以學者的莊嚴重複著專制政治的謊言。不同之處只在於，有的人是由於愚昧而成爲被欺騙者，有的人則是自覺地想要永遠欺騙歷史，以使用神聖理論的油彩塗抹在共產黨官僚集團對絕對權力的私欲上，從而爲共產黨專制政治的繼續存在找到一點兒合理性。

五十年代後期，毛澤東推行的「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運動，造成了幾千萬人因饑餓而屍橫荒野的災難，這直接威脅到共產黨專制政治的穩固。出於生存本能，共產黨官僚集團削弱了毛澤東的權力，同時，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權力地位則迅速上升，並在黨的系統和政府系統內形成了堅實的基礎。經歷過無數次充滿血腥氣的黨內權力鬥爭的毛澤東，也許是出於對權力鬥爭失敗者的可怕命運的恐懼，也許是因爲對他處於權力巔峰時期任意操縱幾億人命運的樂趣的懷戀，而決定要用極端的方式，奪回絕對的個人權力曾賦予他的榮耀。他不能不採用極端的方式，因爲，劉少奇等人的手已經堅硬地握住了權杖；因爲，專制政治權力鬥爭的冷酷性要求他必須極端——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諸如「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之類的理論金線，不過是爲了編織一件繡花的內褲，而內褲下面挺立的，只有獨裁者對權力的超乎狂熱情欲本能的愛戀。這種愛戀是所有專制政治運作的千古不變的原動力，而思想信念和理論原則，無論是做爲古代專制政治精神支撐點的「君權神授」的天意理論中，還是做爲現代共產黨專制政治精神旗幟的以「解放全人類」爲目標的共產主義理論中，都跳盪著一顆對獨裁權力熱戀的心，都不過是在權力私有化的腐臭死水上閃爍的陽光。

一九六六年春夏相交之際，農民剛剛走出那場餓死數千萬人的社會災難，重新開始用最原始的方式在貧瘠的土地上播種蒼白的生存；知識分子繼續以陰沉、愁苦的目光想要在被專制權力強化的馬克思的宿命政治文化之上，尋找能夠飄進幾許自由清新氣息的裂縫；共產黨的各級官員仍然以灼熱的溫情撫摸專制權力的雪白屁

股；御用文人則一如既往，爲了私利而泯滅良知，鼓動無恥、下賤的舌頭，絞盡腦汁，尋找向專制政治獻媚的話語——數億中國人都在專制政治之樹上結出的乾癟的生活之果中，品嚐枯萎的希望、苦澀的生存、奴僕的歡欣或是權力的甘甜。然而，就在這時，「文化大革命」這場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歷史上最激烈的權力鬥爭的不祥陰影，已經悄悄地隨著初夏的雷雨雲湧現在天際。可是，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此卻毫無察覺，他們像只有本能、沒有意志的螞蟻，還在匆忙地把蒼蠅屍體般的生活的果實，拖進自己棲身的洞穴。直到本質上只同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權力再分配有關的政治風暴驟然降臨時，這數億人才發現，他們的命運又被當做犧牲，送上了歷史的祭壇。

這年初夏，「紅衛兵」運動——這「文化革命」的第一縷濃烈的血腥氣，已經把北京古老的夜空染紅了，而袁紅冰當時卻還沒有聽到過「文化大革命」這個名詞。這是因爲他對現實政治毫無興趣，他從來不讀報紙，也很少聽電台廣播——他似乎只生活在書籍之中。不過，政治的雷電很快就使他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現實。

六月初一天的下午，袁紅冰來到學校後，發現同學中那些高級官員子女都穿上了沒有領章、帽徽的草綠色軍裝，左臂上戴著寫有黃色「紅衛兵」字樣的猩紅袖章。他們臉上沉甸甸地凝結著彷彿負有重大使命的狂熱、神聖的表情，匆匆走出教室。上課鈴聲響過很久，老師卻還沒有出現在講台上。過了一會兒，學校的高音喇叭裏反覆響起了發情公驢的吼叫一樣亢奮的聲音：「學校全體人員立即到大禮堂開會！」

當袁紅冰隨湧動的人流走進禮堂時，座席上已經沒有空位置了。他只好站在座椅間擁擠的通道上。前面的舞台上站滿了身穿綠螞蚱色軍裝、腰繫紅褐色武裝帶的高級官員子女。一個身材瘦長的高中學生——他是共產黨內蒙古委員會書記的兒子，走到舞台前。好像屁股裏被捅進一根木棍似的，他竭力僵硬地挺直身體，用彷彿

隨時都會折斷的、急速顫抖的聲音，高聲說：「在北京市紅衛兵戰友的幫助下，我們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學的紅衛兵司令部正式成立！現在，請北京來的紅衛兵戰友講話！」

旁邊一個身體粗壯的紅衛兵向前跨了一步，把一隻腳踏在舞台邊緣的欄杆上，兇狠地向台下瞪視。他凸出的眼睛如同瞪著母牛屁股的公牛眼睛一樣，閃爍起狂熱的光亮。沉默了片刻後，他的身體突然像搏鬥中得勝的蟋蟀，劇烈地震顫起來，同時，咆哮道：「我們的父輩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共產主義戰士，是共產黨的領導者。我們身體裏流淌著革命的血，鮮紅的血，我們是革命的後代，我們從裏到外都紅透了——我們紅衛兵承擔著解放全人類的神聖使命，我們就是要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及其在內蒙古的代理人烏蘭夫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是要對地主、資本家、右派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他們的子女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要把所有這些牛鬼蛇神，這些階級敵人打倒在地，並踏上一萬隻腳去……。」

那個紅衛兵的咆哮聲使袁紅冰十分煩躁，而他的話又讓袁紅冰感到了困惑。以前在袁紅冰的印象中，劉少奇以及內蒙古政府主席烏蘭夫是現實政治中的顯貴，而被稱為「右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類人，則是現實政治中的「賤民」。可是，今天那個紅衛兵卻把這兩類政治地位反差極大的人都說成「階級敵人」、「牛鬼蛇神」。這就像白天和暗夜忽然莫名其妙地混合在一起一樣，讓他難以理解。

「現在，把呼和浩特第二中學教員裏的階級敵人拉出來示眾！」那個紅衛兵的吼聲使袁紅冰的目光越過困惑的思緒，再次向舞台上望去。他看到，教授語文課的徐瑞荃老師首先被押上了舞台。兩個紅衛兵將她的胳膊扭在背後，她的腰彎得使頭顱幾乎貼到了腳面，她的半邊頭髮被剃光了，露出了慘白的頭皮，另半邊頭髮像骯髒的拖布一樣垂掛下來。跟在徐瑞荃後面的是那位曾當過傅作義將軍歌

女的音樂老師，她胸前掛著一個大紙牌，牌子上用黑色的墨汁寫出一行字：「資產階級反動臭婊子」。教過袁紅冰算術課的那位長著頗具男子氣概的絡腮鬍的鄔成祥老師，也被推上了舞台，他本來就蒼白的面色現在變得像死屍一樣。

十多位教員被迫低垂下頭顱在舞台邊緣站成一排之後，緊張悶熱的空氣忽然被一聲震顫著獸性的呼喊撕裂了：「對牛鬼蛇神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這呼喊中，舞台上的高級官員子女們像一群尾巴被點著了火的驢，瘋狂地衝到那些老師的周圍，揮舞起武裝帶，兇猛地抽擊下去。從老師們的頭顱和脖頸上迸濺出的血，立刻染紅了充滿汗臭的空氣，皮帶抽打在肉體上富於彈性的聲響，同慘厲的哭嚎交織成怪誕可怖的地獄樂章。

徐瑞荃老師頹然撲倒在騰起嗆人灰塵的舞台上，一個紅衛兵的黑皮鞋踏在徐瑞荃的臀部，一隻手抓住她半邊沒有剃掉的頭髮，使她的臉仰起來。這時，袁紅冰發現，徐老師面容上那慈祥的神情消失了，只剩下一片灰燼般的絕望和屈辱的痛苦。旁邊一個女紅衛兵開始用武裝帶抽擊徐老師的臉。這個女紅衛兵是和袁紅冰同在一個班級裏的同學。據說，她的爺爺是三十年代在國民黨同共產黨鬥爭中被殺的共產黨員。平常，她如同蘋果一樣嫣紅的胖乎乎的臉上，總顯出嬌憨的神態，但是，此刻她鼓起的雙腮卻像快要爆裂的紅氣球，那種狂怒的神情，使人覺得氣球裏似乎充斥著黑色的仇恨。每抽打一下，女紅衛兵都要像燒紅的鐵鍋裏的螞蚱，高高躍起，並發瘋似的喊出一句諸如「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之類的口號。

瞬間之內，徐瑞荃的臉就腫脹起來，變得像一個發亮的紫茄子。緊接著，她扭曲變形的臉上繃緊的皮膚，彷彿被火焰的鞭子撕裂了，現出一道道暗紅的血痕。可是，她被黏稠的血跡蒙住的眼睛，卻冷漠地望著抽打她的女紅衛兵，望著這個她經常用慈愛的目光注視過的學生。

然而，就像用武裝帶抽打還不足以發洩心中仇恨的憤怒，那個女紅衛兵突然扔掉武裝帶，宛似食腐屍的野狗一樣血紅的眼睛狂亂地閃爍著，衝到舞台後面，提起一個盛滿準備用來貼標語用的、冒出騰騰熱氣的漿糊的鐵皮桶，然後重新奔向舞台前邊，悲壯地高喊：「爲爺爺報仇！」——按照共產黨的階級理論，既然殺死她爺爺的國民黨代表大資產階級，而徐瑞荃又被認爲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那麼，她便理所當然地要以徐瑞荃老師做爲復仇的對象。

那個女紅衛兵奔到徐瑞荃身旁後，高高舉起生鏽的鐵皮桶，將滾燙的漿糊傾倒下去。徐瑞荃殘破的臉和被剃掉一半頭髮的慘白頭皮，立刻被翻騰著灰白霧氣的漿糊遮住了，而她的慘號聲，就像陰暗墓穴中的骷髏在呼喊。她跪在地上，以下賤的乞討饒恕的姿態，抱住了那個女紅衛兵的腳，而那個女紅衛兵卻抓起武裝帶，在她掀起的臀部，依照軍隊進行曲的節奏抽打起來。

儘管禮堂裏迴響著人性被無情撕碎的喧囂聲，儘管周圍擠滿了僵立的人群，袁紅冰卻感到，自己彷彿是孤獨地佇立在灰暗、死寂的陰影中。他下意識地將一隻手蒙在臉上，並且用手指拚命按住了眼球，疼痛感立刻使淚水不斷從眼眶裏湧出，可是，他的手指卻更加用力地陷進眼眶中，好像要把眼球挖出來似的。因爲，寧肯成爲瞎子，他也不忍看到徐瑞荃老師此刻那種下賤的姿態。他覺得，徐老師留在他靈魂中的那種近乎神話的形象；徐老師朗讀他的〈小鳥愛自由〉的作文時，眼睛裏閃耀起的陽光般燦爛的淚影，似乎都被一隻長滿黑毛的骯髒巨手無情地抹去了，而剩下的只有徐老師掀起屁股，下賤地摟抱住那個女紅衛兵雙腳的身姿。他知道，這不能怪徐老師，可是，他以少年的癡情依戀的一個美麗的生命形象，畢竟被侮辱了，被毀壞了。

那群高級官員的子女如同被「階級鬥爭」理論燒紅的鍋爐，而瘋狂的毆打像一個放氣閥。當他們膨脹的精力，通過這個放氣閥得到充分發洩之後，毆打停止了。那個北京來的紅衛兵使軍帽的帽沿

歪在一邊，像鬥架的公雞一樣聳起肩膀，再次將一隻黑皮鞋踏在舞台前緣的欄杆上，似乎想以這種土匪的姿態顯示他的威嚴。他的眼睛由於瞪得過分大，露出大片大片灰白的眼白，而他黃褐色的眸子猶如落在鵝蛋形石塊上的鳥糞。

「台下的人聽著，你們中間有許多是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反動軍官和右派分子的狗崽子。你們的血是黑的——『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鬼見愁；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黑崽子只配唱這首『黑崽子之歌』，必須唱這首歌。」那個北京來的紅衛兵狂吼般地說：「現在我唱一句，你們跟著學一句，膽敢不唱的，就嚐一嚐無產階級專政的厲害！」

說完，那個紅衛兵用宛似暴怒的大猩猩發出的吼叫一樣的嗓音，唱出了「黑崽子之歌」的第一句歌詞。舞台下沉重的靜默中，響起了陰鬱的回聲。袁紅冰緊咬住蒼白的嘴唇，沒有唱。剛才，在敬愛的徐老師遭受毆打時，從中國古典文化中感受到的俠義精神，曾使袁紅冰幾乎要衝向舞台，去奪下那個女紅衛兵手中像毒蛇一樣飛揚的武裝帶。然而，一種巨大、冰冷的恐懼感，卻把他凍結在人群中。他並不是畏懼那些高級官員的子女，他可以同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進行決死的、公平的搏鬥。令他恐懼的，乃是他直覺地感到紅衛兵身後有一個深不可測的、陰沉的政治背景，而尤其令他恐懼的是，那個政治背景被當局的宣傳塗上了一層輝煌的神聖色彩，他卻沒有撕碎那神聖色彩的精神能力——他崇敬激情的少年之心，敢於同兇殘的野狼決死戰，但是，在那金光燦爛的政治天幕下，他又覺得自己是那麼渺小，那麼蒼白，那麼單薄。

「明天上學時，每個狗崽子都必須在左胸上，在你們的黑心跳動的地方，戴上一塊黑布牌。上面要用白線繡上『黑崽子』三個字。凡是沒有戴牌的，就砸碎他的狗頭！」和袁紅冰同一班級的那個女紅衛兵，用嘶啞、尖銳的嗓音喊出這句話。那兇狠的聲音似乎闖割

了她少女的風韻，而在她的褲襠裏安上了一個專橫的、酗酒的雞巴。

那天黃昏回家的路上，袁紅冰覺得，在陰山山脈群峰上燃燒的落日都變成了黑色——黑色的落日，這是他少年時代最絕望的感觸之一。回到家裏後，那種沉重、冰冷的恐懼感仍然壓在袁紅冰的心上，使他難以承受。於是，他用蒼白、空洞的聲音，把學校裏發生的事告訴了父母。然後，他沒有吃飯，就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了臉，因為，他羞於讓父母看到他茫然、怯懦的神情——他驕傲的心為自己的恐懼而痛苦地羞愧。可是，他又像迷失在沙漠上的絕望的流浪漢，找不到大步走出怯懦的道路。深夜，袁紅冰忽然從只有枯黃的霧氣瀰漫的夢中醒來。他發現燈還亮著，母親正坐在燈下，用慘白的線在一個黑布牌上繡什麼。母親輪廓秀美、膚色雪白的面容，第一次顯得那樣憔悴而淒涼，水銀一樣凝重的淚水在她的臉頰上，緩緩地流淌。袁紅冰立刻就明白了，母親是在為他縫製「黑崽子」牌。

從袁紅冰一歲時起，母親就經常被當局派到農村，去推行剝奪農民土地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其他使農民時時感受到共產黨的殘暴存在的政治運動，即使在城裏的日子，母親也總是忙於工作，所以，童年和少年時期，他一直很少有機會感受到母愛。這使他同母親之間的感情十分淡薄，母親在他的心中只是一個疏遠、陌生的概念。然而，這天深夜，在母親慘白的面頰上流淌的銀灰色淚水，卻使他心靈震顫地感到了比血更濃豔的親情。同時，他突然確信，母親一定同他一樣在忍受著某種精神的磨難，而她對兒子的情感就是在這種磨難中，同心一起枯萎了、凋殘了。

第二天早晨，袁紅冰走進校園後立刻看到，一群不停狂熱地呼喊出諸如「毛主席萬歲」、「無產階級專政萬歲」之類政治口號的紅衛兵，正押著二十多名老師，沿足球場的跑道遊行。那些老師都被戴上了紙糊的尖頂高帽，消瘦的脊背像乾癟的駝峰一樣隆起，頭顱

彷彿要舔食灰塵似的，深深地垂向地面。走在最前面的，是那個曾經爲傅作義將軍做過歌女的音樂老師。她細瘦的脖子上掛著一串破舊的鞋子——「破鞋」，這是中國人對娼妓或淫蕩女人的一種蔑稱。每走一步，她都敲一下提在手裏的銅鑼，同時喊一句：「我是資產階級臭婊子，我是反動的臭婊子！」她優美的嗓音以前曾唱出可以在銀絲般的流雲間迴盪的明麗歌聲，可是，此時，她的呼喊聲卻顯得那樣悲涼，就像從枯黃的茅草間飄過的灰白秋風。那位教數學的鄔成祥老師走在中間，他的胸前掛著一個沉重的木牌，上面寫著「地主狗崽子鄔成祥」，「鄔成祥」三個字還像共產黨死刑布告上死囚犯的名字一樣，被一個用猩紅墨汁寫出的「X」壓在下面。沉重的木牌是由一根細鐵絲掛在鄔成祥老師的脖頸上，在陽光下閃爍起暗淡光亮的鐵絲，已經深深陷入了他脖頸間的蒼白皮膚，然而，旁邊一個紅衛兵還是不斷地高高抬起腳，用力在木牌上緣蹬踏著，以迫使鄔成祥老師高大的身軀更低地彎向地面。鄔成祥那極具詩人氣質的、長著絡腮鬍子的面容上，布滿了青紫色的可怕傷痕，可是，那縱橫交錯的傷痕仍然遮不住絕望而痛苦的屈辱神情，在那一刻，袁紅冰感到，美麗男子臉上的屈辱神情，最是令人黯然神傷。

徐瑞荃老師步履蹣跚地走在後面，她是唯一一個沒有戴尖頂紙帽的人。這也許是紅衛兵想要欣賞她那被剃掉一半頭髮的頭顱所顯示出的馬克思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徐瑞荃似乎本能地稍稍抬起如同摔爛西瓜似的臉，向袁紅冰注視了瞬間。在注視中，徐老師那由於充滿血絲而變得像暗紅灰燼一樣的眼睛裏，驟然裂開了一道傷痕般的希冀。袁紅冰覺得，他應當對那暗紅的灰燼，對那傷痕般的希冀堅硬地笑或者熾烈地哭，但是，他卻發現，自己的心似乎已經失去了笑和哭的能力，他只能以冷漠、乾枯的目光，看著徐老師眼睛裏那殘破的希冀，重新被埋葬在血色的灰燼中。

袁紅冰按照以往上課的時間走進教室。然而，課桌都擺到了牆邊，十幾個高級官員的子女臂戴「紅衛兵」袖標，站在講台前。一

個平常總用神秘、幽暗的目光向袁紅冰孤單的背影警視的女同學，跪在教室中間的空地上，閃著藍色光澤的黑髮垂掛下來，遮住了她神情嫵媚的面容。而其他二十多名被定為「黑崽子」的同學擁擠在教室後面的角落裏，他們低垂的臉被惶惑、恐懼、茫然等種種複雜的神情切割著，呈現出陰鬱的破碎感。可是，袁紅冰在走進「黑崽子」群中時，心情卻變得格外平靜了。這也許是因為近兩年的「反動學生」的經歷，已經使他的心變硬了；也許是因為，他曾長久處於孤獨之中，而此刻竟發現突然有這麼多人莫名其妙地和他站在同一個命運中——命運雖然是痛苦的，可是，卻不再孤獨了。

「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而你們是反動階級的狗崽子，你們的祖輩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你們必須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昨天毆打徐瑞荃老師的那個女紅衛兵，此時雙手叉在腰間，彷彿為了使自己矮胖的軀體顯得高大一些而踮起足尖，站在講台上尖利的咆哮聲。她被狂熱的情緒燒灼著，極力瞪大了眼睛，這使她的眼睛看起來猶如想要吞噬太陽的嘴，而她突出的眼球上閃耀起神聖使命感的灼熱華彩。可是，袁紅冰卻覺得，那種灼熱的華彩由於缺乏靈魂的內在感，而同她的生命根本無關，就像瀰漫在空虛中的彩色霧氣，只要一陣寒風就可以吹散那彩霧，而彩霧散去之後，陰暗的空虛之中將只會裸露出一個消瘦、灰白的尖屁股。

「這個狗崽子居然敢用登有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像的報紙包書皮，來發洩她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仇恨！」那個女紅衛兵以戲劇式的威風凜凜的動作，將手指指向跪在教室中間的女同學，然後，聲音尖刻得似乎能在玻璃上抓出傷痕般地狂叫了一句：「就讓她嚐一嚐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吧！」

那群紅衛兵如同衝向帶血的刺刀一樣悲壯地挺起胸膛，湧上前來，揮舞起武裝帶和壘球棍，向跪在地上的女同學抽擊起來。

「我不是故意的，我沒有看到那張報紙上有毛主席像！」那個女

同學驚恐萬狀地辯解著，可是，她的聲音很快就被無情的抽擊擊碎了。她那顯示出少女情韻的優美纖細的身體，開始像在焚身的火焰中痛苦狂舞似的宛轉扭動起來。

那群「黑崽子」如同暴風雪中的羊群，急劇地顫抖著，更緊地擠在一起。袁紅冰卻覺得，他的生命變成了一縷空虛的感觸，在雲端之上冷峻地向那群紅衛兵俯視。他注意到，似乎只是出於一種本能，女紅衛兵極力想要讓武裝帶的銅扣抽打在那位女同學清俊、秀美的臉上，男紅衛兵則讓手裏的棒棍和皮帶尋找著那位女同學柔軟的小腹、隆起的胸部和深陷的臀溝，而同樣莊嚴、神聖的表情則閃耀在每一個紅衛兵極端亢奮的臉上。不過，那種表情好像貼上去的金箔，雖然燦爛，但卻不真實。

袁紅冰的目光漸漸變得銳利了，那目光似乎要撕碎紅衛兵臉上的那層金箔。他直覺地確信，只要撕碎那層金箔，下面一定會露出獸性如狂的野狗的猙獰面容。這種貼著金箔的獸性使他極端仇恨而厭惡——他仇恨獸性；他厭惡金色的虛偽。

當那個女同學衣衫破碎、黏滿污跡的身體扭曲地躺在地上，無力繼續掙扎時，紅衛兵們對她失去了興趣，而把燃燒著狂熱仇恨的目光，轉向擁擠在教室角落裏的那群「黑崽子」。一男一女兩個被認為最「反動」的「黑崽子」從人群中被拉出來。判斷他們最「反動」的標準，是他們父親的身分。那個男同學個子不高，膚色黝黑，像東南亞叢林中的人。他的父親是隨傅作義將軍向共產黨投降的國民黨軍官，被安排在糧食局，做一名低級職員。在紅衛兵看來，國民黨軍官屬於最「反動」的階級敵人。這個男同學平常沉默寡言，猶如淺灰色的陰影一樣不引人注意，不過，他顯得沉鬱的神情中，隱隱給人一種堅硬的感覺。那個女同學的父親，是在四十年代末的內戰中被共產黨俘獲的國民黨軍官，五十年代初被共產黨當局處決了。這個女同學一直同兄長和嫂子生活在一起。她的生活顯然很艱辛，她總穿著不合身的舊衣服；由於長期做繁重的家務勞動，她的

手骨節粗大，皮膚乾燥，時常迸開暗紫色的裂縫；她青灰色的嘴唇肥厚得近乎愚蠢，病態的腫眼泡，使她高度近視的眼睛彷彿總是緊張地眯細著注視什麼。不過，她的學習極其刻苦，成績出類拔萃。當她幾乎把鼻尖觸到書本上專注地閱讀時，她的眼睛像乾裂的石縫，而眼睛裏的神情像是石縫中長出的生命力強韌的野草。

「你們兩個都是反動軍官的子女，你們父親的手上黏滿了我們父輩的鮮血，讓你們活著就是對你們的寬大。你們只有一條出路，那就是徹底背叛你們反動的階級——現在，我命令你們搗對方的嘴巴，要狠狠地搗，以此來證明你們背叛自己階級的決心。否則，你們只有死路一條！」一個男紅衛兵狂喊著說，他過分激動的聲音好像沒有經過口腔，直接從嗓子裏衝了出來。

那對男女同學沉默地相向僵立著，他們陰鬱的目光彷彿在互相撫慰對方麻木的心。那個男紅衛兵由於他的命令沒有得到立即執行而暴怒了，他吼哮了一聲：「快動手！」隨後，他雙手掄起壘球棍擊打在那個女同學豐腴的臀部上。那個女同學屁股上的肌肉富於彈性地震顫起來，那震顫迅速地擴展到了她的全身。忽然，她舉起皮膚粗糙的手，搗向那個男同學的面頰。隨著一聲清脆的拍擊聲，大滴枯黃的淚水從那個女同學石縫般的眼睛裏滾落下來，那一瞬間，她眼睛裏那野草一樣強韌的神情顫抖著枯萎了。

「用力！」、「不許停下來！」紅衛兵們興奮欲狂地喊叫著。那個女同學的淚水似乎被黑暗的火焰燒乾了，裂縫般的眼睛裏只凍結著乾枯、空洞的獸性，以一種絕望的狂熱，開始在那個男同學的臉上肆無忌憚地抽擊起來。而那個男同學的臉很快就腫脹了，變得像一個烤焦的豬屁股。紅衛兵們沸騰的尿液一樣閃亮的目光，隨著手掌抽打在人臉上那種富於肉感的灼熱聲響而不斷歡躍地悸動起來，他們下意識興奮地翕動的嘴唇，彷彿在忘情地品味著仇恨的甜美。

那個男同學一直倔強地仰起臉，就像突起在峭岸上的一塊殘破的岩石，迎接混濁波濤的擊打。他的雙手垂在兩側，手指以就要折

斷的情態緊緊抓住自己的褲子，無論紅衛兵怎樣恐嚇、威脅，他都始終沒有向那位女同學的臉頰抽擊。以前，袁紅冰很瞧不起這位沉默寡言的男同學，他覺得，這位同學太陰鬱了，像是一隻生活在陰影中的怯懦的小動物。然而，此時這位同學腫脹變形的臉上那種醜陋的、堅硬的神情，卻令他不能不尊敬。從那醜陋的堅硬中，他感到了人性之美，感到了不可征服的堂堂男兒的尊嚴。

「紅色恐怖」這顆從毛澤東的權力私欲和共產黨專制政治理論中垂落下來的巨大血滴，很快就在中國政治的台布上擴展開來，染紅了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許多人在紅衛兵慘絕人寰的酷刑下死去，更多的人在精神和肉體的折磨下，走上了絕望的斷崖。人性在骯髒的血污中受到踐踏，而獸性則披上了共產主義的金色長袍，在太陽上做魔鬼之舞。

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八月間，呼和浩特市，這座高原上美麗、寧靜的城市，在「紅色恐怖」的陰雲下戰慄著、呻吟著。高原碧藍、低垂的天空似乎被焚燒書籍的火焰燒焦了——按照「階級鬥爭」理論，除了馬克思主義著作和吹捧共產黨的文字之外的書籍，一律被視為反動階級的精神載體；佛教廟宇、天主教堂和清真寺這些人類古老文明的結晶，也都被紅衛兵當做罪惡的「舊文化」搗毀了；街道上，每天都可以看到紅衛兵押著「牛鬼蛇神」遊街示眾，那些「牛鬼蛇神」中有少部分屬於劉少奇派系的官員，絕大多數都是知識分子、「右派」以及其他被共產黨列為反動階級的人士。內蒙古日報社，這個主要由知識分子構成的單位，也瀰漫起濃烈的血腥氣。

袁紅冰的家庭所在的那排宿舍由十多個房間組成，分住著六戶人家。袁紅冰的家位於最西邊的三個房間內。那排宿舍的居住者，除了袁紅冰的父親和另外一個編輯之外，都是「右派」和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在國民黨政府裏任職的知識分子。住在那排宿舍最東面，緊靠報社圍牆的一個房間裏的，是一對上海籍的夫婦。男的姓

徐，以前是記者，一九五七年由於寫了一篇抨擊共產黨農村官僚欺壓農民的報導，而被當局以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的罪名定為「右派」。他神態蒼老，雙頰塌陷，面容枯瘦，膚色慘白——袁紅冰從未見過那樣慘白的皮膚，好像他的血都乾枯了。他走路時，瘦骨嶙峋的高大身材，永遠不變地處於極度彎曲的狀態，彷彿聳起的肩頭上壓著難以承受的重負。儘管每天上下班時，那個「右派」都要從袁紅冰家的窗外經過，可是袁紅冰卻沒有一次看到過他的眼睛，因為，他那雙被厚厚近視鏡片遮住的眼睛，總是俯視向地面。

這個「右派」的妻子容顏豔美，體態風流，顯得十分年輕，她同丈夫在一起時，就像一縷絢爛的晨光飄落在彎曲的枯樹旁。她曲蜷的頭髮宛似盛放的墨菊一樣簇擁在瑩白的脖頸上，而面頰卻像春天的野桃花一樣嫣紅。

袁紅冰童年時就喜歡從遠處向這位「右派」的妻子注視，因為，在遠處，她的眼睛像美麗的蘭花一樣動人。可是，只要走近了，她眼睛裏茫然、痛苦的神情，就像美麗花朵上的傷痕，令袁紅冰感到難言的哀傷。顯然由於丈夫被定為「右派」所產生的自卑感，她從來不同鄰居交談，而遇到人時，她總是慌亂地逃避什麼似的，匆匆走開。袁紅冰經常默默地看著她輪廓俏麗的紅唇，希望能聽到她的聲音。他覺得，那花蕾似的紅唇間發出的聲音一定很迷人。然而，袁紅冰只有一次聽到過她說話的聲音。

那還是袁紅冰剛上初中的時候，一天下午，他坐在住宅前面的花叢中讀書。那些花都是他父親栽種的，有粉紅色的八瓣梅，有深黃的金盞花，有殷紅的罌粟花，還有淡紫色的海娜花。越過茂密的花枝，袁紅冰看到那個「右派」的妻子像往常一樣腳步匆忙地從遠處走過來了。當她走上宿舍和花叢間的過道時，忽然停了下來。她如同一隻受驚的雌鹿，慌亂地向周圍掃視了一遍。在確認周圍沒有人後，她飛快地走到花叢邊，將手臂伸向一根怒放著殷紅罌粟花的花莖。可是，她潔白、纖細的手指觸到花莖的瞬間，又猶豫了一

下，停住了。而她嫵媚的面容上現出了既傾慕又惋惜的神情，向那朵正在盛開的花朵注視了片刻，然後，她輕輕歎了一口氣，終於不忍採下那朵花，而使手臂垂落下來。不過，在她準備離去的時候，又彷彿被某種難以抑制的衝動驅使著，再次把手臂伸向花叢，選擇了一朵已經開始凋殘的金盞花，折斷了它的花莖。她把金盞花插在烏雲般的秀髮間，並下意識地以袁紅冰住宅門上的玻璃窗為鏡，向上面映出的自己的面容斜睨著。那一刻，袁紅冰發現，她眼睛深處湧起了絢麗夢幻般的神采，而那傷痕似的哀傷消逝在絢麗的夢幻中。

袁紅冰從茂密的花枝間站起來，折下了那朵少婦剛才不忍採摘的盛開的罌粟花。「右派」的妻子被驚動了，她轉過身體，窘迫地望著出乎意外地出現在面前的這個美少年。在莫名其妙的激動中，袁紅冰把那朵豔紅的花伸向她，聲音像野火灼痛的天空一樣顫抖著說：「這朵花插在你的頭髮裏，比開在枝條上更美……。」

少婦的眼睛裏迸濺出雪水河一樣清澈的淚影，她接過那朵花，低聲說：「謝謝……將來一定會有許多美貌的姑娘愛上你！」袁紅冰覺得，她紅唇間發出的聲音，如同白天鵝的羽毛一樣輕柔、美麗。從那之後，袁紅冰一直默默地期待著能有機會再次聽到她的聲音。這種期待持續到一九六六年的夏季。

那年，「紅色恐怖」運動開始不久，內蒙古日報社印刷廠的一些年輕工人，就在中學的紅衛兵支持下，以「革命群眾」的名義，將報社內許多被認為「思想反動」的編輯、記者，當做「牛鬼蛇神」關押起來，對他們實行以酷刑拷打為特徵的「無產階級專政」。那個「右派」是最早被囚禁起來的人士之一。

七月初一個星期六的傍晚，袁紅冰在穿過報社的辦公大院走向宿舍區的過程中，發現臨時被改成關押「牛鬼蛇神」監舍的一排平房前，聚集著湧動的人群。袁紅冰擠進人群後看到，一間監舍的門敞開了，那個「右派」的身體像一段乾枯、扭曲的榆樹幹躺在監舍

的牆角；他本來就驚人慘白的枯槁面容，現在變得猶如一片黑暗陰影中的殘雪；他好像心痛似的將右手撫在胸口，以極度痛苦的情態痙攣地收縮在一起的手指間，捏著一塊打碎的眼鏡玻璃片；他的左臂折斷了般向一旁攤開，手腕上裂開一道顯然是被眼鏡碎片鋒利的稜角劃破的、可怕的傷口；從傷口中湧出的血，宛似融化的深紅晚霞，在水泥地面上緩緩流淌，而濺落在灰白牆壁上的片片血跡，卻像山丹花的花瓣一樣嫣紅。

袁紅冰震驚地站在人群中。他不是由於恐懼而震驚，是一個冰冷的疑惑令他凍結在緊張的茫然中——他不知道，那個「右派」枯瘦的身體裏怎麼竟會有這麼多血；他不知道，「右派」慘白的身體中迸濺出的血，爲什麼竟會如此豔紅；他不知道「右派」顯得極其蒼老的生命中湧出的血，爲什麼竟會飄散出那麼濃烈的血腥氣，濃烈得讓人永遠難以忘卻。

「這個『右派』反動透頂！他是畏罪自殺，死了也是一堆臭狗屎……。」幾個穿工裝的「革命群眾」惡狠狠地咒罵著，推開人群，走進監舍。他們骯髒的翻毛皮鞋踐踏在血泊中，發出清晰的聲響，那聲響就像從牛屁股裏拉出的稀屎落在地面上的聲音。

袁紅冰的目光沉重地垂落下來，逼視著那幾雙翻毛皮鞋，他恨這些將深紅的血弄髒了的冷酷步履。

從那天以後，袁紅冰再也不從遠處向那位「右派」妻子注視，再也不期待聽到她的聲音了。因爲，她的眼睛枯萎了，即使從遠處注視也不再像美麗的蘭花；她的嘴唇上出現了猶如老婦人的嘴唇一樣乾縮的皺紋，令人感到從這樣的嘴唇間，不會飄出動人的音韻。

當天回到家中後，袁紅冰像一個衰朽的老人失神地坐在床邊，總在他面前無聲飄動的深紅血泊，使他不得不用手遮住眼睛。這時，他還不太懂事的小妹妹衝進房間，用惶惑而又興奮的聲音，說：「哥哥，陳寧寧帶他們學校的紅衛兵來鬥爭他媽媽了！」袁紅冰把手從臉上拿開，妹妹尖細的聲音卻使那在他眼前飄盪飄盪的血

泊的顏色變得更加凝重。

陳寧寧和袁紅冰的年齡相仿，他們住在同一排宿舍。他父母的祖籍在南京，現在都是內蒙古日報社的編輯。陳寧寧身體矮胖，動作像可愛的熊貓一樣笨拙。不過，他很聰明，在袁紅冰的同伴中，只有他有能力同袁紅冰在中國象棋上對陣。他們曾在同一所小學讀書。每到夏天，他們總要到郊外的原野上去捉蟋蟀，由於動作笨拙，陳寧寧很少能夠抓住在草叢間靈活竄躍的蟋蟀，所以，他經常只提著一個鞋盒，遠遠跟在後面，等袁紅冰把捉住的蟋蟀和用來餵蟋蟀的花翅蝴蝶放進鞋盒中。不過，每次準備返回城裏時，袁紅冰都發現他捉到的蝴蝶不見了。陳寧寧則紅著臉告訴他，蝴蝶一定是被蟋蟀吃光了。可是袁紅冰並不相信陳寧寧的話。有一次，捉蟋蟀時，袁紅冰蹲在草叢裏偶爾回首向遠處的陳寧寧注視，發現陳寧寧正把他剛才捉到的蝴蝶，偷偷從鞋盒裏放出來。望著像破碎的雲霞一樣在身旁翻飛的花翅蝴蝶，陳寧寧的臉上露出如醉如癡的神情。當時，袁紅冰沒有驚動陳寧寧，只是從此他不再捉蝴蝶，而是捉難看的毛蟲餵蟋蟀。只是小學畢業後，由於考入了不同的中學，他們才很少有機會一起玩耍了。不過，童年的友誼仍然保留在他們的心中。

此刻，聽到妹妹不斷重複的話後，袁紅冰艱難地站起來，僵硬地向門外走去。儘管他的腿變得如同鉛柱一樣沉重，但他仍然倔強地移動著步履。他恐懼地預感到將要看見某種悲慘的景象，不過，他不願意在恐懼前退縮，他想要堅硬地直視悲慘，他覺得，在悲慘之上會磨礪出銳利、冷峻的目光。

一群紅衛兵像神氣活現的金毛獵犬站在陳寧寧家的門前，陳寧寧則如同被獵犬圍住而嚇得發呆的熊貓。陳寧寧的母親叫凡立，是一個共產黨奪取政權前的資本家的女兒，這位容顏中帶有江南俏麗風韻的中年婦女，此時卑賤地彎著腰，僵立在兒子的面前。紅衛兵後面，圍繞著看熱鬧的人群，其中沒有一個成年人，全都是兒童，

他們晶亮的眼睛裏閃爍起被神秘的畏懼感撕碎的好奇的光亮。

袁紅冰在人群外面停住了腳步，向前邊望去。陳寧寧家的門敞開著，紅衛兵搜查過的房間裏，就像剛剛有一群驢闖進去踐踏過一樣凌亂不堪。線裝的古書、化妝盒、高跟鞋、女式長筒襪和裙子，都被當做「舊文化」的象徵，扔在門外。陳寧寧左胸前戴著黑布縫製的「黑崽子」牌，胖胖的臉猶如沒有成熟的西紅柿，泛起青灰色的亮光，而灼熱的茫然在他的眼睛裏悸動。突然，他彷彿要托住什麼從天空中壓下來的沉重東西一樣，舉起了拳頭，呼喊道：「打倒資產階級臭小姐凡立！凡立不投降就叫她滅亡！砸爛反動臭小姐凡立的狗頭！」他的聲音空洞得好像是從生鏽的鐵皮桶裏發出來的。

陳寧寧母親俏麗的面容在慘痛欲絕的神情中歪曲了，她好像羞於看到兒子的臉，而把頭顱更低地垂向地面，在這種彎腰垂首的卑賤身姿中，她的臀部卻以傲慢的情態高高地擡起來，彷彿在用肛門向天空發出褻瀆神靈的詛咒。

「陳寧寧你聽著——你要想摘下『黑崽子』牌，就必須用實際行動徹底背叛你的反動家庭。僅僅喊幾句口號是不夠的！」一個紅衛兵宣布神喻似地呼喊道，他白皙的、瓷壺般的腮上現出道道狂熱的裂紋。在把一隻鞋底污黑的舊鞋交給陳寧寧之後，那個紅衛兵又補充了一句：「該怎樣做，你自己清楚！」

陳寧寧機械地接過那隻舊鞋後，他的手立刻像握住一塊燒紅的鐵板一樣急速地顫抖起來。這時，那個紅衛兵又急不可待地喊了一聲：「陳寧寧，站在你面前的是一條吸無產階級的血長大的美女蛇！」

陳寧寧神經質地發出一聲沉悶的嘶吼，那嘶吼聲最初震顫著恐懼，中間飄盪飄盪起破碎的悲痛，最後變成了瘋狂的獸性的抽搐。緊接著，陳寧寧掄起骯髒的鞋底向母親的臉無情地抽打起來。那個紅衛兵以毛澤東式的莊嚴姿態向前跨了一步，將「黑崽子」牌從陳寧寧胸前撕下來，並且以恩賜的聲調說：「你不再是『黑崽子』了

——照她的嘴抽，抽爛這張愛抹口紅的資產階級的嘴！」

彷彿是因爲終於擺脫了恥辱的標記，陳寧寧的眼睛驟然掠過一道戰慄的狂喜，不過，那狂喜的神情很像瞎子蒼白的眼球上閃爍的陽光，而且，那呆板的陽光瞬間之內就被血紅的獸性陰影抹去了。同時，他痛苦扭動的腰彎下了一些，以使手中的破鞋能夠準確地撞擊在母親垂向地面的嘴唇上。

凡立的嘴在連續的抽打下腫脹起來，如同黏滿紫色血污的豬嘴。她的眼睛始終緊閉著，不肯向兒子看一眼。悸動的眼皮由於緊張地收縮，而現出了核桃硬殼般的皺紋。

袁紅冰像是要兇狠地咬碎某種堅硬的痛苦一樣，用結實的牙齒緊咬住薄薄的嘴唇。他覺得，陳寧寧手中的鞋底似乎是抽擊在天空之上，而從抽搐的晴空中滲出的紫黑淤血那陰鬱的色調，將眼前的景象完全遮住了。就在他懷著紫黑色的悲憤，轉身準備離去的時候，袁紅冰突然發現，陳寧寧的父親那南方人的矮小身體，收縮成一堆，蹲在門邊，而他那比灰燼更加冷漠、空虛的目光，僵硬地望著無情抽打母親的兒子。陳寧寧父親的眼睛使袁紅冰觸摸到一個寒意澈骨的預感——悲劇還沒有結束，因爲，那雙望著兒子的父親的眼睛已經死了，像是骷髏眼眶的黑洞般可怖。

第二天是星期日，袁紅冰起床後，剛剛洗過臉，就聽到一陣凌亂的腳步聲，接著，一個在奔跑中發出的氣喘噓噓的聲音，從窗外闖進來：「陳寧寧的爸爸鑽火車了！」

內蒙古日報社大院的北面，是一列坍塌的古城牆，古城牆的外面有一條鐵路。當袁紅冰越過城牆，來到鐵路邊後，一具殘破的屍體立刻攔住了他的目光。屍體的頭顱完全破碎了，帶著黑灰色頭髮的頭骨碎片和灰白的腦漿，散落在鐵路下紛亂搖曳的苦艾草叢中；屍體的嘴以猙獰可怖的情態張開著，好像要咬碎伸出在慘白牙齒間的深紅舌頭；瞪視向天空的眼睛裏只剩下一片空洞、猩紅的絕望；從屍體破裂的肚子裏拖出的腸子，還在痛苦地蠕動，酷似垂死的

蛇，在陽光下發出青紫色的光澤。而刺鼻的血腥氣使袁紅冰幾乎嘔吐起來。

陳寧寧的母親瞪大蒼白的眼睛，像一縷枯黃的霧，無聲地飄動在野草間，揀拾丈夫屍體的碎片。慘厲的神情使她布滿可怕傷痕的面容看起來如同一個鬼魂的面具。袁紅冰感到一陣從生命深處湧起的衝動，他想要幫助這個女人整理屍體，可是，他又一直沒有移動僵硬的腳步。因為，他覺得，為丈夫整理殘破的屍體，是人世留給這個女人的最後安慰了。

那天，袁紅冰茫然失神地在郊外遊蕩了一整天，傍晚時才回到內蒙古日報社的宿舍大院。走進家門後，他發現，父親佝僂地坐在牆角的椅子上，彷彿極力想要看清什麼似的，用一種交織著恐懼、惶惑、陌生的目光向他注視。袁紅冰向前走了幾步，停下來，默默地同父親對視。過了好一會兒，父親眼睛裏複雜的、陌生的神情漸漸消失了。他站起來，努力抑制住某種激動，走到袁紅冰身旁，用手在兒子的頭髮上輕輕撫摸了一下，然後，便向門外走去。儘管父親一直沉默著，但是，袁紅冰確信，父親已經從他的眼睛裏看到了他沒有說出的一句話：「即使必須承受終生的恥辱，我也絕不會做陳寧寧對他母親所做的事！」

從那天之後，袁紅冰和陳寧寧之間的友誼便結束了。不過，也就是從那天開始陳寧寧精神失常了，在死寂的深夜，經常可以聽到陳寧寧狂亂的歌聲搖曳在漆黑的夜空，歌詞的內容都是讚揚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偉大、神聖，可是，那歌聲卻像一個在絕望的瘋狂中尋找慰藉的、衣衫破碎的醉漢。

每當那歌聲在深夜響起時，陳寧寧的面容都會如同在重重雲霧後面一樣，朦朧地浮現在袁紅冰的記憶中——那是童年時代，陳寧寧偷偷放掉被袁紅冰捉住的蝴蝶時的面容，那如醉如癡地望著花翅的蝴蝶在身旁翻飛的陳寧寧的面容。袁紅冰感到，那面容離他極其遙遠，中間隔著一片乾枯的血海。

第五章

共產黨高級官員子女發動的「紅衛兵」運動，只在一九六六年夏季短短三個月的歷史上，踏出了血腥的、罪惡的足跡。它的存在雖然短暫，但是，「紅色恐怖」中死去的無數冤魂的徹夜悲號，將使人們在其後的許多個生機盎然的夏日，感受到冬天的酷寒。萬年的時間都可以化爲虛無，而紅衛兵的罪孽將成爲永存的陰影。

一九六六年九月，毛澤東突然宣布，由高級官員子女組成的紅衛兵是反動組織；支持紅衛兵的理論是反動的「資產階級血統論」。「資產階級」這個概念，在共產黨權力鬥爭的範疇內，並不具有嚴格的政治學或者社會學意義，它只是一項同中世紀的「異教徒」一樣可怕的罪名。而共產黨權力鬥爭中的失敗者，往往不需要任何邏輯合理性，就會被冠以這項罪名。在毛澤東以共產主義之神的名義做出上述宣布之後，共產黨高級官員子女們發現，他們自認爲高貴的無產階級的晶紅的血，突然變成了資產階級的黑血；他們對共產主義的狂熱愛戀，也隨之變成了腐臭陰溝般陰暗的絕望。幾乎一夜之間，由於精神支柱的折斷，高級官員子女組成的紅衛兵就徹底崩潰了。因爲，他們的精神支柱不是以自己豐盈的靈魂爲基礎，而是建立在對毛澤東和馬克思理論的奴性崇拜之上。

那麼，共產黨高級官員子女發動的紅衛兵運動，這顆從血海中

升起的專制政治的新星，爲什麼會如此迅速地隕落？

迄今爲止，沒有哪個歷史學研究者能夠清晰、明確地回答這個問題。其原因則在於，他們的頭腦只配做堆積知識的倉庫，卻缺乏擊碎堅硬歷史難題的靈感。

只有用對共產黨專制政治權力鬥爭的深刻理解的鑰匙，才能打開這個被共產黨陰謀政治的鎖封閉的問題之門。

高級官員子女的紅衛兵運動，是毛澤東以肯定社會仇恨爲特徵的「階級鬥爭」理論，合乎邏輯地孕育出的魔鬼之子，同時，它也恰巧適應了一九六六年那個炎熱的夏季，毛澤東奪取絕對權力鬥爭的特殊需要。

馬克思以古代巫師般的莊嚴告訴世界，無產者天生就是最高貴的、代表人類前途的階級，資產者則是應當被無情消滅的對象。無產者的高貴性是他們的物性生存條件決定的，而共產黨是無產者的先鋒隊，是高貴者中的出類拔萃者。按照這種物性等級論，共產黨高級官員毫無疑義地成爲最優秀的人，而他們的子女，由於其家庭生存條件，理所當然地可以宣稱自己具有最高貴的血統，並以其血統高貴的名義要求對世界的統治權。馬克思主義的現代等級論同柏拉圖「理想國」中的描述，以及中國封建社會的等級觀念相比，則更爲低俗。因爲，後者還是以人性的差別，或者是以天意做爲舉起社會等級論的槓桿，馬克思主義則是以小商販式的、對物性生存條件的崇拜，做爲社會等級論的支點。

一九六六年的夏季，共產黨高級官員的子女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以極端的方式，將馬克思主義賦予他們的理論特權現實化。而馬克思主義神聖理論中跳盪的充滿仇恨的心，又使這種現實化同時成爲一個獸性的過程——受到良知制約的獸性，是只能生活在陰暗洞穴裏的動物，只能偷偷地咀嚼它罪惡的牙齒；戴上高貴理論王冠的獸性則是最兇殘的，因爲，它能夠以神聖的名義，在陽光下高視闊步。

毛澤東進行「文化大革命」是以奪回失去的絕對權力為目的，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首先必須要把受到劉少奇、鄧小平等權力鬥爭中的主要對手所操縱的黨和政府系統的權力秩序打破。當時，對於毛澤東來說，儘管他還通過林彪掌握著軍隊，但要做到這一點，也是困難的。然而，毛澤東在困境中尋找出擊機會的目光，很快就注視在高級官員子女發動的紅衛兵運動上。這位政治陰謀大師以其本能的敏感意識到，紅衛兵運動的崛起，可以造成黨和政府系統外的第二個權力中心，並進而使原來的權力系統趨於癱瘓。雖然紅衛兵一開始就以知識分子和長期受到共產黨專制政治摧殘的人們做為「紅色恐怖」的主要對象，而不是以毛澤東想要清除的權力鬥爭對手做為打擊的首要目標，但是，毛澤東似乎對此並不擔憂。這也許是因為，毛澤東的政治實踐不止一次地顯示出，這個農村的小知識分子對於知識分子有一種惡意的嫉妒；更是因為，把劉少奇及其追隨者和知識分子、「右派」、前資本家及其子女，這些共產黨專制政治下的賤民一起做為「文化大革命」的對象，可以使毛澤東迅速取得對權力鬥爭對手的政治理論上的優勢。這就導致了六六年初夏產生了一個奇特的政治景觀——「無產階級專政」下的賤民，同少數最先受到毛澤東打擊的共產黨官僚集團的顯貴，一起被淹沒在「紅色恐怖」中。

另外，「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那時還只露出冰山的一角，人們還不知道，或者說難以相信，毛澤東不僅要清除劉少奇等少數權力最高層中表現出異己傾向的官僚，而且出於陰森、狹隘的復仇心理，要對在絕對權力的意義上背叛了他個人的黨和政府系統，進行嚴酷的報復性懲罰。所以，大部分共產黨高級官員對紅衛兵運動都抱著支持、縱容的態度。原因顯而易見——他們的子女掌握了政治局勢，同他們直接出面左右權力，沒有什麼區別。

到了九月分，在劉少奇等少數原來的顯貴已經被逼入政治絕境之後，毛澤東打擊的鋒芒開始更為明確地指向原來向劉少奇等人表

現出過多敬意的權力系統。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再也不能容忍高級官員的子女掌握政治局勢了，因為，他們的父輩已經成爲毛澤東要打擊的下一個目標。「紅衛兵」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毛澤東對權力私欲的婚約產生的兒子，可是，此時，毛澤東卻撕毀了婚約，並拒絕承認這個兒子。他以兩個月前呼喊紅衛兵萬歲同樣莊嚴的神情，宣布高級官員子女組成的「紅衛兵」是反動組織，他們的理論是「資產階級血統論」。毛澤東似乎完全忘記了，他的妻子不久前還在天安門城樓上以獻媚的神情，親熱地摟抱過幾個紅衛兵的肩頭。不過，爲了維護「毛澤東不可能犯錯誤」的榮譽，他否定的只是高級官員子女的「紅衛兵」組織，而不是「紅衛兵」這個血腥的概念本身。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就已經被紅衛兵控制的學校當局，七月初宣布，爲了開展「文化大革命」，取消一年一度從七月至九月的暑假。紅衛兵越來越瘋狂地對被認爲是「階級敵人」的人士拷打、遊街、抄查住宅，以及進行焚燒書籍、搗毀寺廟等「革命」活動，學生中的「黑崽子」們除了有的人時常被拉出去經受拷打和侮辱之外，則每天坐在教室裏，無數遍地背誦諸如「革命就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階級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之類的毛澤東語錄。

在那一段時間裏，每當上課鈴聲響起後，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學的各個教室中，就傳出「黑崽子」們背誦毛澤東語錄的聲音，那沉悶的聲音如同低垂的鉛灰色陰影在校園裏漫過。後來，一部分「黑崽子」不再到學校裏來了，他們有的躲到外地的親戚家，有的則在自己的家裏裝病。可是，袁紅冰仍然每天都按時來到學校，只是他沉重的眼睛變得越來越灼熱了，而且閃爍起幾許瘋狂的意味，就像是燃燒的陰雲。在「黑崽子」們背誦毛澤東語錄時毫無表情的聲音中，袁紅冰卻感到有一個銳利炫目的抗爭的呼喊，像猩紅的雷電在

他心底裏掠動，只是，他無法聽清那呼喊的內容。然而，越是無法聽清，他卻越是焦灼地想要用乾裂的沉思，去傾聽那呼喊，而且，他直覺地意識到，一旦聽清那抗爭的呼喊的精神原則，他就會大步走出長時間屈辱的沉默，高傲地佇立在被人們奉為共產主義之神的毛澤東面前，同他進行決死的搏鬥——他並不畏懼戰死，令他畏懼的乃是他缺乏足以使他建立正義信念的清晰的精神原則。這種畏懼感甚至漸漸變成了慘痛哭嚎的絕望。可是，就在袁紅冰已經走到絕望最深處的時刻，政治局勢的變幻卻又向他露出了一個神秘莫測的、惡作劇般的笑臉。

大約是九月初的一天早晨，袁紅冰像往常一樣來到學校。他驚訝地感到，校園裏空蕩蕩的，陽光猶如被昨夜的雷暴雨洗去了血污的陰影而變得明亮了。一時之間，袁紅冰並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走進教室後，他發現，紅衛兵一個也不見了，只有「黑崽子」們坐在座位上，用驚疑、困惑而又興奮的目光互相默默地注視著，那種興奮的光亮，就像枯萎的夜空中的破碎星光。

過了一會兒，一個「紅外圍」出現在教室的門邊。所謂「紅外圍」，意思是紅衛兵的外圍組織，主要是由工人和農民家庭出身的學生組成。因為，按照馬克思的物性階級等級論的邏輯，共產黨是由工人、農民中的最優秀的分子組成的，所以，共產黨高級官員子女的血統最高貴，也只有他們才配成爲紅衛兵，而工人、農民屬於第二等級，所以，他們的子女只配參加紅衛兵的外圍組織。

那個「紅外圍」茫然失神地走進教室，顯出怯懦、窘迫的神情，囁嚅著說：「沒有人管你們了……紅衛兵都跑到外地去了……聽說，毛主席說他們是反動組織，是劉少奇的『保皇派』……。」

「黑崽子」們在震驚中沉默著，不過，他們的眼睛彷彿突然被蒼白的光照亮的潮濕的霧，閃爍起朦朧的希望。然而，袁紅冰的眼睛卻一下變得空虛了。他不清楚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但是，他下意識地感到，他已經永遠失去了像英雄一樣對紅衛兵發出挑戰的機

會；剛剛過去的、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將在他的生命中投下沒有被血戰洗去的、漫長的、屈辱的陰影。他靈魂深處爲此震顫起狂亂、悲憤的笑聲，由於自己在暴力下曾經畏怯過而產生的羞愧，如同撒了鹽的傷口，隨著那瘋狂的笑聲在痛苦地悸動。

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間，毛澤東在熱情洋溢地支持紅衛兵運動的同時，發出了進行「大串聯」的口號。「大串聯」表面的含義是，紅衛兵要進行全國性的聯繫接觸，互相交流「革命」經驗。在這種表面含義下隱藏著的，則是毛澤東的一個政治企圖——通過「大串聯」，北京的紅衛兵運動可以迅速擴展到各地，從而能夠在全國範圍內對劉少奇控制的黨和政府系統的權力秩序，造成猛烈衝擊，使劉少奇等人難以利用原有的權力秩序進行有效的政治反擊。

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幾百萬紅衛兵乘坐免費的火車、汽車、輪船，開始了全國性流動。到九月分，高級官員子女組成的紅衛兵被宣布爲反動組織之後，雖然毛澤東派試圖停止這種已經失去政治效應的人群流動，但是，「大串聯」繼續在慣性作用下，向前滾動著。

袁紅冰也登上一列人群像乞丐破舊衣衫上的虱子一樣擁擠的、悶熱難耐的火車，離開呼和浩特市，向西駛去。不過，他並不是爲了去交流什麼「革命」經驗，而是想要去觀察家鄉以外的廣大世界，他渴望在還沒有留下過他的足跡的地方尋找到清新的風。然而，他的這種渴望，很快就伴隨秋風中的樹葉一起乾枯了。

在那次旅程中，袁紅冰走過了銀川、蘭州、寶雞、西安、洛陽、鄭州等十多個北方的城市。他很快就厭倦地發現，散布在廣大地區的這些城市，都毫無特色，就彷彿是同一個裁縫縫製的、呆板單調的毛式制服一樣相像。就連人們臉上的神情也和他在家鄉看慣了的，沒有什麼區別——那缺乏精神內在感的激動，令他想起酗酒的無賴漢混濁而灼熱的眼睛；那空洞的狂熱，像是發瘋地咬住自己尾巴的狗一樣愚昧；那呆滯的嚴肅，猶如灰褐色的鐵鏽般陰沉。唯

一讓袁紅冰感到刺激的是，他從一張張貼在牆壁上的油印傳單中明白了，他親眼目睹的悲劇，不過是紅衛兵罪惡的「鳳毛麟角」。從那些隨處可見的油印傳單中，他瞭解到，北京郊區某縣的農村中，紅衛兵一次就殺死了數百人；南方某地，紅衛兵將「階級敵人」殺死後，強迫村裏每一個人都吃死者的肉，以表明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忠誠；貴州山區農村，一個共產黨奪取政權前的地主，全家十多口人，包括兒童在內，都被紅衛兵推進陰暗的巖洞中餓死，死前，他們絕望的呼嚎聲一直持續了好幾天……。

大約一個月後，袁紅冰就索然無味地踏上了返回呼和浩特市之旅途，而沒有繼續向南方行進。因為，他預感到，即使走遍天涯海角，也無法走出毛澤東臃腫的身體投下的陰影，好像中國十幾億人，都是毛澤東一個人用同一把生鏽的刀刻成的，都在為毛澤東一個人而活著。這次離開家鄉時，他滿懷著到外部世界尋找清新之風的渴望；返回家鄉時，他卻覺得，清新的風似乎只在陰山山脈北部那杳無人跡的荒野上。

十月中旬，袁紅冰走進了呼和浩特第二中學的校門。校園裏十分安靜，很少能看到教師和學生。只有花壇裏的金黃色菊花，還像往年秋季一樣，在微帶涼意的風中盛開。動盪的政治局勢使從六月份就中斷的教學活動，一直沒有能重新恢復。一排排空蕩蕩的教室裏，死寂得猶如醫院的停屍房。袁紅冰曾經那樣熟悉的校園，此時卻顯出令人惆悵的陌生感。

袁紅冰漫無目的地在校園裏遊蕩著，當他從學校大禮堂旁經過時，不遠處的一群人吸引了他的注意。一個高個子的青年正在演講，中學生們像白楊樹下的灌木叢一樣圍繞在那個青年的身邊。袁紅冰走到人群外面，從旁邊兩個中學生的低語中，他得知，那位青年是內蒙古師範學院的大學生。

「毛主席已經宣布，那些高幹子女組成的紅衛兵，實際執行的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的目的在於保護內蒙古黨委的當

權派，而這些當權派基本上都是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都是黑幫。前些時候，我也被他們當做『黑崽子』加以鎮壓。現在，我們師範學院受到『紅色恐怖』摧殘的教員和學生，都已經起來造反了——造內蒙古黨委的反。我們成立了『紅衛兵造反司令部』，因為，我們才真正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希望第二中學的同學們，也自發組成造反戰鬥隊，加入我們『紅衛兵造反司令部』中來……。」

也許由於貧血，那個青年的臉色很蒼白，但是，他演講的聲音卻深沉、渾厚，具有成年男性的魅力。不過，吸引了袁紅冰的，並不是那個青年的聲音，更不是什麼劉少奇與毛澤東之間的鬥爭，而是他說出的「造反」這個詞。從中國古典小說裏，袁紅冰得到這樣的印象——造反者都是除暴安良的俠義之士，都是殺貪官、斬污吏的英雄好漢，都具有同懦弱的現代中國人完全不同的、豪邁不羈的堂堂男兒氣概。

袁紅冰開始仔細地向那個青年的眼睛注視。他猜測，那個青年一定是理科的大學生，因為，他的眼睛呈現出一種理性的清晰和明澈。然而，袁紅冰卻又發現，那個青年明澈的眼睛裏，偶爾會浮現出一片陰影，這破壞了那雙眼睛的智慧美感——就像在碧藍的大海上忽然看到一具發白的屍體一樣。袁紅冰直覺地感到，那片陰影中一定隱藏著某種沒有說出的思想，而他希望那雙明澈的眼睛應該變得真誠。於是，袁紅冰突如其來地，用一句幾乎不加思索就說出的話，打斷了那個青年的演講。

「那麼，為什麼你們在司令部的名稱前還要加上『紅衛兵』三個字，為什麼不直接稱為造反司令部？」袁紅冰聲音並不高，但很堅硬。在所有人神情複雜的目光注視下，袁紅冰直視著那個停下演講的青年，又用銳利的語調繼續說：「為什麼不能像《水滸》中的綠林好漢李逵那樣，痛痛快快地喊一句『殺上東京，奪了皇帝的鳥位』！」

袁紅冰這句大逆不道的話，給人們的目光染上了既恐懼又興奮

的色調。那個青年尷尬地笑了一下，然後，意味深長地說：「我想，這位同學講的『奪了鳥位』，一定是指劉少奇一類當權派的權，而絕不意味著要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有幾百萬解放軍的支持，地位堅強得很。」

那天，等人們散去之後，那位青年單獨對袁紅冰說：「現在我來回答你的問題——因為，儘管太陽是黑的，我們也必須有一個太陽才能生存。我們的手臂，無論是精神的手臂，還是實際力量的手臂，都很脆弱，不足以托起屬於民主的金色太陽……我們還要在黑色的太陽下走很漫長的路，中國的專制政治力量還強大得很……現在，我們必須有政治鬥爭的策略感。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在那個青年說出這些話時，袁紅冰發現，他明澈的眼睛裏瀰漫起茫然、苦悶的霧。

第二天，袁紅冰就召集幾個「黑崽子」，成立了呼和浩特第二中學的第一個「造反派」組織——「換新天造反戰鬥隊」，並佔據了學校大禮堂電影放映室旁一間閣樓，做為活動的據點。在其後的一週內，學校裏陸續出現了十幾個名稱各異的「戰鬥隊」，但基本都隸屬於內蒙古師範學院的「造反司令部」。這些戰鬥隊最初的主要活動，就是搜捕已經躲藏起來的、原來由高級官員子女組成的紅衛兵成員。

十月下旬的一天，袁紅冰得到消息，另一個造反戰鬥隊抓住了原來的紅衛兵的頭子，並且已經把他關進學校教導處辦公室。復仇的衝動使袁紅冰立刻帶領「換新天造反戰鬥隊」兩個隊員奔向教導處辦公室。

被抓住的紅衛兵頭子，就是六月初在大禮堂裏摧殘徐瑞荃等老師之前，站在舞台上宣布紅衛兵成立的那個內蒙古黨委書記的兒子。此時，他站在教導處辦公室的牆角裏，極力聳起雙肩，好像要把自己細高的身體，壓縮成一張薄薄的擦屁股紙。他臉色灰黃，如同腐敗的落葉，原來那種專橫、兇狠的狂熱完全消失了，猥瑣地俯

視污濁地面的眼睛裏，只剩下一片灰暗、乾枯的恐懼。

袁紅冰在教導處辦公室門邊停下了腳步，以厭惡的目光斜視著那個紅衛兵頭子——極度的輕蔑感使他不得不斜視。如果這個紅衛兵頭子還能保留哪怕一絲以前的傲慢，袁紅冰也會把他做爲一個值得尊敬的敵人。可是，他此刻那種怯懦的樣子，只能令袁紅冰蔑視。而且在輕蔑中，袁紅冰發現，他復仇的欲望就像被污水淋濕的棉絮，無法燃燒起來。

幾個第二中學高年級的「黑崽子」手提壘球棒，向那個紅衛兵頭子仇恨地瞪視著。可是，好像有一道無形的障礙阻擋在前面似的，他們久久地站在原處，沒有衝上去。他們急切抖動的目光表明，獸性和人性正在心裏激烈地搏鬥。

「打這個當權派生下的雜種！」一個長得像猴子般的「黑崽子」，發出尖細的吼叫，房間裏灼熱而陰鬱的沉默，立刻被吼叫聲撕碎了。然後，這個「黑崽子」衝向牆角，手裏的壘球棒兇猛地擊落在那個紅衛兵頭子聳起的肩上，使他頹然栽倒了。他開始在水泥地上翻滾起來，並且發出被野驢強姦了的娘兒們般的慘叫。似乎是那慘叫刺激起了人們對血腥氣息的瘋狂渴望，其他的「黑崽子」都湧上去，用壘球棒抽打起來。那個紅衛兵頭子猶如一隻被打怕了的母狗，發出拖長的慘號，撅起屁股，鑽到一張辦公桌下，但立刻又被人抓住足踝，拖了出來。

袁紅冰一直佇立在門邊，沒有移動。他不屑於加入對一個沒有反抗能力的怯懦者的群毆，在他看來，這種毆打無論對毆打者，還是被毆打者，都是一種侮辱。他想要阻止毆打者，然後，由他單獨同那個紅衛兵頭子進行決鬥。可是，那一雙雙狂亂閃爍著血紅獸性的眼睛，使他感到，他根本無法阻止已經發生的事情。彷彿怕面前的景象弄髒了他的眼睛，袁紅冰默默地轉身離開了。而他的面容變得極端蒼白，就像一首鮮血流盡的、英俊秀麗的詩。

內蒙古高原的秋季是短暫的，但卻有一種獨特的美感，就像飄垂在無邊原野上寧靜而又明麗的沉思。一九六六年的秋季，在陰山山脈岩石裸露的陡坡上，那稀疏的白樺林的金色葉片，似乎顯得比往年更加燦爛。

那年初冬之前，呼和浩特市「造反派」在大學、中學、報社、電台、學術研究機構等知識密集型單位迅速崛起了。構成「造反派」主體的，乃是在「紅色恐怖」中受到共產黨貴族紅衛兵摧殘的大、中、專院校的學生、知識分子、「右派」，以及在共產黨十六年統治下，由於思想和政治的種種原因被當局視為「賤民」階層的人們。

「造反派」以跪拜在毛澤東面前取得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徹底摧毀曾受劉少奇勢力控制的共產黨內蒙古委員會及其下屬各級組織的要求。而十六年來共產黨官僚專制政治的殘暴統治激起的反抗情緒，則是「造反派」崛起的最深刻的情感原因。儘管所有的人都清楚，共產黨專制政治權力體系最初是在毛澤東領導下建立的，他必須對這個權力體系以往造成的全部社會悲劇承擔主要責任，但是，「造反派」卻不能不對毛澤東表示忠誠。這一方面是因為，此時毛澤東為奪回失去的絕對權力首先必須摧毀既存權力秩序的政治需要，同社會中反抗專制政治的情緒恰巧重疊在一起，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於，經過專制政治長期、冷酷的思想文化壓抑，中國知識分子從整體上已經喪失了確認民主信念的精神能力和必須具備的英勇意志。特別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使知識分子中民主意識的先知先覺者，如暴風雨中的花朵紛紛凋落之後，情況就更是如此。所以，反抗專制政治的情緒，不能以它真實的秀美容顏出現在政治舞台上，而只能戴上向毛澤東這個共產黨專制政治的王者獻媚的面具，演出一幕將令歷史長久為之垂淚的悲劇。

雖然在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裏，直接受毛澤東勢力控制的所謂「造反派」，可能具有更濃厚的官方色彩；它的產生和活動，同毛

澤東奪取絕對權力的政治陰謀的聯繫，可能更緊密，更具有自覺性。可是，在中國其他廣大地域內出現的「造反派」現象，卻是以反抗專制政治的情緒做爲靈魂。那是不敢展現在黑色的政治陽光下的幽靈，但這潛藏於歷史地平線下的幽靈，卻比現實中的生活表象更真實。

在「造反派」迅速崛起的同時，另一個自稱「紅衛軍」，以保衛共產黨內蒙古委員會爲政治旗幟的組織也很快就出現了，而且在人數上形成了對「造反派」的優勢。這個組織的首領，大都是原來屬於官僚體制內的低級官員，而基本成員則是國營工廠的工人。如果說那些低級官員是由於他們以前的特權地位同權力秩序命運攸關，而發出保衛內蒙古黨委的呼喊的話，那麼工人們這樣做則主要是基於一種實用主義的、怯懦而簡單的考慮——以往的事實表明，毛澤東和共產黨是同一回事，而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反對者只能得到悲慘的命運；現在，有人起來反對共產黨內蒙古委員會，假使他們不表現出對被反對者的忠誠，將來很可能受到共產黨這個國營工廠大老闆的嚴厲懲罰。這些因文化素質低下而缺乏政治敏感性和獨立意識的人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毛澤東竟會要摧毀他親手建立起來的權力秩序了。

隨著一九六六年第一場暴風雪的降臨，「造反派」和「紅衛軍」之間的衝突，成爲呼和浩特市政治的主旋律。最初的宣傳戰不久就演化爲以冷兵器時代的武器爲主的大規模暴力對抗。儘管「紅衛軍」在人數上佔優勢，並得到內蒙古軍區的暗中支持，但是，在同「造反派」的暴力對抗中他們卻屢屢受挫。這也許是因爲，「造反派」那種朦朧的反抗專制政治的情緒更具有意志性，而「紅衛軍」的大部分成員則是爲生存本能的實用主義考慮所驅動，雖然那種本能往往會轉化爲缺乏精神內涵的愚昧狂熱，但本能畢竟無法與意志抗衡。

在幾乎所有的人都按照「造反派」和「紅衛軍」之間衝突的節

拍，做如癡如狂的政治之舞時，袁紅冰卻漸漸變成了一個冷漠的旁觀者。他覺得，那種舞姿是醜陋的、做作的，缺乏生命的真實感，不能滿足他對於生命的理想。當時，在保衛或打垮共產黨內蒙古委員會的問題上，「紅衛軍」與「造反派」表現出了尖銳的對立，然而，雙方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在竭盡全力用燃燒般的語言，證明自己對毛澤東的忠誠。在袁紅冰看來，這就如同兩個妓女拚命炫耀自己的大腿更潔白、更性感，想要以此贏得一個富有的嫖娼者的垂顧。袁紅冰不願意參加這種炫耀大腿的競爭。而特別令他難以忍受的是，在那些對毛澤東狂熱讚美的深處——無論那讚美來自「造反派」，還是來自被稱為保皇派的「紅衛軍」，袁紅冰都觸摸到對強權者的奴性崇拜；都觸摸到了只懂得冰冷的生存本能的心；都觸摸到了庸俗的實用主義。或許很多走過那個時代的人，因為不敢正視自己曾經有過的下賤和醜陋，終生都不會承認他們對毛澤東的愛戀是一種奴性的虛偽激情，但是，在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後，這些人對物欲的追求和對激情的蔑視，恰恰證明了，激情從來就沒有真正成為他們靈魂的聖火。

袁紅冰失望地從現實中收回疲憊的目光，再次沉迷於書籍展現的意境。

在幾個和他從小一起在內蒙古日報宿舍大院內長大的同伴幫助下，袁紅冰連續幾個暗夜，潛入各個大學無人看守的圖書館，偷出了幾麻袋書籍。由於袁紅冰對政治活動失去了興趣，以他為首的「換新天造反隊」也就名存實亡了。做為戰鬥隊據點的、學校禮堂放映室旁的那間閣樓，也很少有人光顧。袁紅冰把偷來的書堆在那間狹窄的閣樓裏，在一盞暗黃的白熾燈下，開始了持續將近兩年的閱讀生活。每天早晨走入閣樓，他都緊緊鎖上房門，將喧囂的現實關在外面，然後，便用燃燒在書籍中的文化之火，熔煉自己的靈魂。

閱讀的目光首先引導袁紅冰的心，走進了被落滿現實塵埃的專制政治鐵門封閉的、中國古代文化的殿堂。從哲學到歷史學、法

學，從倫理學到政治學，從小說到詩詞、散文，那一顆顆生命靈性的結晶，猶如瑰麗的珍寶，在袁紅冰驚喜的眼睛上輝映出金色的長虹。古東方文化那繁富華麗的神韻使他沉醉了，在那狂飲烈酒般的沉醉中，卻銳利地突出了一個炫目的問題：一個曾經創造出風格如此多樣化的、輝煌文化的民族，爲什麼必須以馬克思這個陌生外國人的哲學和政治原則，做爲唯一的、永恆的絕對真理崇拜；曾經在精神的天幕中採摘過那樣燦爛的思想和詩意明星的中華民族，爲什麼必須在一個德國猶太人的物性哲學和宿命政治學原則前，奴僕一樣卑微地垂下頭顱；共產黨爲什麼要把民族文化踐踏在戰靴之下，並用滴血的刺刀衛護馬克思主義那排斥一切其他智慧的、唯一的生存權；既然馬克思主義是真理，它爲什麼要用強權來迫使人們遵從，而不敢在公平的論爭中證明自己的魅力？！

袁紅冰偷來的外國書籍，涵蓋了從古希臘時期到二十世紀初葉的哲學、宗教、政治學、文學、歷史學等各個領域的名著，其中甚至包括自然科學發展方面的通俗讀物。從這些書籍中，袁紅冰領略到了同中華文化情調迥異、而又毫不遜色的另一種精神的美感。儘管他仍然對文學情有獨鍾，但是，文藝復興時期思想明星們的哲學、政治和法學論著，卻給他以深刻的啓示。那些論著中的自由、民主、人權的觀念；對正義和平等的理解；對個性價值的確認，時而像翠綠的清新之風，撲面而來，時而使他暗紫色岩石般乾裂的心，沐浴在思想的雪水河的波濤中。他感到，馬克思以對生命的物性理解爲基點，並用階級仇恨驅動的宿命論，雖然有邏輯的堅硬，但那是屬於物性的堅硬；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群星，則更富於精神的魅力，更具有人性的善意，因而更接近屬於人類——這種物性之上的精神存在的真理。

不過，袁紅冰是站立著接受來自西方的思想啓示，而不是跪下，像狗一樣舔真理的腳。他不願意做一個思想乞丐，他要做一個有尊嚴的學習者；他不願意做一個真理遺囑的執行人，他要做一團

鑄造真理的火焰。他要像銀幹白楊樹一樣，挺立地在東方文化的金色日球上，向西方思想海洋間那峻峭的波濤致敬——這不僅因為他是堂堂的中華男兒，更因為他確信，真理只愛戀挑戰的勇氣和超越的意志，而蔑視純然的模仿。

正由於對文藝復興時期思想的熱愛，袁紅冰灼熱的沉思，久久地撫摸在那一個個思想上，尋找著她們的缺憾，並為親吻到缺憾而欣喜——在他看來，缺憾才能使美個性化，完美則既是個性的消逝，也是美的葬歌。

袁紅冰覺得，文藝復興時期哲學意義上的自由觀念過分理性化，缺少激情的附麗。他認為，做為審美能力創造者的激情才是「自由」這個絕對價值的絢麗靈魂；而理性沒有審美的能力，它只是為精神的生存、發展提供必不可少的對物性規律的理解，當理性的自由觀念之鷹飛倦了之後，它將以生命意義王者的資格，棲息在物性存在的山崖上，從而使人類失卻深情地凝注美感與詩意的目光。因此，必須使自由觀念由理性的，變成為審美激情的，自由這個絕對價值才能真正與生命本體一致，與生命的精神美一致。

袁紅冰覺得，人權是一個震撼人心的觀念，但它不是「天賦」的，而是人類精神的自主創造。把人權的淵源歸之於自然，只不過是毫無必要地為人類尋找一個新的宿命之父。而在宿命的陰影下，人類永遠無法傲視宇宙，並勇敢地宣布：人類就是自己命運的獨一無二的立法者。

袁紅冰覺得，文藝復興時期產生的民主原則，缺少美學的價值。他相信，民主原則為思想提供的自由空間，是人類精神不斷豐盈化和美化的前提，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由於長期匍匐在專制政治腳下，而使人們忘記了高貴的人格和精神美感的國度裏；一個人們長期生活於虛假之中的地方，缺乏生命美的民主原則一旦實現，人們一旦可以不必再虛假時，赤條條地裸露出的，首先將會是本能的私欲和低俗的物性。這種本能的真實不僅會侮辱歷史，而且也將

使民主原則昭示的正義和公平蒙受屈辱。解決的唯一辦法，就是給民主原則戴上生命美的價值的王冠。

當時，袁紅冰還只有能力找到真理的缺憾，而沒有能力鑄造屬於自己的真理。不過，在他以後完成英雄人格哲學和政治理念的創作之前，上述的種種觀念已經成爲出現在他思想荒原上的最初的犁跡。

袁紅冰從一九六七年初起將近兩年的閱讀過程，中間只中斷了一次。那是由於幾個同伴約他一起到北京去遊玩。雖然他對此很少興趣，卻無法拒絕同伴的要求，因爲，他閱讀的書籍都是在他們的幫助下偷來的。於是，袁紅冰和這幾個同伴登上一列東去的運煤貨車，並於一九六七年四月底前几天到達了北京。

白天，這幾個衣服上黏滿黑灰煤塵的少年像流浪漢一樣，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遊蕩，觀賞這個古都的風情；夜裏，他們便躺在火車站的水泥地面上過夜。袁紅冰雖然每天都和同伴在一起，不過，他內省的、沉思的目光表明，他的心仍然沉浸在書籍展現的思想意境中。可是，五月一日「勞動節」的晚上發生的事情，卻使袁紅冰的靈魂無可迴避地同現實猛烈相撞了。

那天晚上，天安門西邊的長安街旁，聚集著黑壓壓、躁動不安的人群。據說，毛澤東一會兒要經過這段中國最寬闊的街道，到天安門城樓上去觀看慶祝勞動節的焰火晚會，而人們都在等待瞻仰他的風采。人群前，擔任警衛的士兵手臂挽在一起，組成了幾道草綠色的堤壩。人行道上，巨大的花蕾形街燈發出的燈光，給低垂的夜空染上了一層淡金色和深紅色重疊在一起的、華貴而凝重的光亮。

袁紅冰和他的同伴由於遊蕩了一整天，此時已經疲憊不堪。他們邁動麻木的腳步，困難地在擁擠的人群中穿行，向東方走去。他們過夜的地方——火車站就在那個方向。當他們走到天安門東側的一個丁字路口時，人群中突然響起了一個彷彿從劇烈抽搐的石縫間拚命擠出來的、尖銳刺耳的喊叫：「偉大領袖毛主席來了！」緊接

著，人們像受驚、發瘋的野驢群向街道中間湧去。袁紅冰和他的同伴立刻被衝散了。湧動的人群使袁紅冰好像被震盪的岩石緊緊壓迫在狹窄的縫隙中，幾乎難以喘息。「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之類狂熱的歡呼聲，如同水面上的油污燃燒起的火焰在狂風中飛旋。袁紅冰發現，周圍人們激動欲絕的臉色，就像被無形的巨掌狠狠地搥了幾個耳光似的，都扭曲變形了；反射出淡金色和深紅色路燈燈光的、茫然瞪大的眼睛裏，似乎破碎地閃爍起同一個空洞而華貴的夢。旁邊，開始不斷有人被擠倒了，而人群則帶著瘋狂的獸性，毫無顧忌地從倒下的身體上踐踏而過，被踐踏者猝然發出的垂死慘叫聲，猶如迸濺在那狂熱歡呼上的一片片猩紅血污。然而，卻沒有任何人試圖救助被踐踏者。

袁紅冰前面是一個身形纖細的少女，他們被緊緊擠在一起，透過單薄的衣衫，袁紅冰能感覺到少女灼熱迷人的體溫。在湧下人行道的石階時，那位少女突然踉蹌著，向前栽倒了。在那一瞬間，少女慘白的面容向後轉動了一下。袁紅冰看到，她眼睛裏幽暗而華麗的夢幻，瞬間之內便被驚懼的神情撕碎了。袁紅冰稍稍俯下身軀，迅速伸出手臂，抓住少女的肩頭，想要把她拉起來，可是，背後湧動的人群卻使他無法停住腳步，而少女則被踐踏著向下倒去，她肩頭的衣衫發出清晰的破裂聲。袁紅冰竭盡全力才得以稍稍向後轉動了一些身體。而少女那慘白如雪的面容，片刻之間就已經消失在喧囂的人群中。

「你們爲什麼這樣殘忍！」袁紅冰悲憤地呼嘯了一聲。可是，在人們聲嘶力竭的歡呼聲中，他的呼嘯連自己都無法聽清。在那一刻，毛骨悚然的恐懼感突如其來地攬住了袁紅冰的心。他感到，自己似乎置身於瘋狂呼嚎的骷髏之中。從周圍那一雙雙眼睛裏，他看到的只是灰黃枯草狂亂搖曳的、屬於墓地的靈魂，而黑色的火焰在那枯草間燃燒，人性和良知都化成了灰燼，長久精神壓抑下迸發出的獸性本能，在那黑色的火焰中做盲目而狂熱的鬼魂之舞。

喧囂的歡呼聲變成了拖長的震顫的噪音。袁紅冰突然發現，幾輛敞篷軍用吉普車正緩緩地從他前面十幾米遠的地方駛過。毛澤東裹著草綠色軍服的魁梧、但卻臃腫的身體，站立在最前面一輛車上。他的一隻抓住軍帽的手臂，動作遲鈍地向動盪的人群揮舞，而肥胖、灰黃的面容上棲息著疲倦的滿足感。

袁紅冰就像一座荒涼的孤島，聳立在捲起狂濤怒潮的污濁海面。他稍稍眯細了眼睛，冷峻的目光逼視著毛澤東。如果他能使自己的生命化做一團金色的火焰，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踏在狂風和雷電的韻律之上，衝向這個主宰無數人命運的獨裁者，與他同歸於盡。袁紅冰知道，周圍的人們必將像狼一樣冷酷地撕碎那金色的火焰，但是，他卻希望，當這個激起人們愚昧而狂熱的獸性的神，在焚燒中變為枯骨之後，中國人因失去奴性崇拜的對象，而裸露出精神空虛的眼睛深處，也許會呈現出一線人性的、清新的晨光。

人群尾隨在緩緩行進的吉普車後面，向天安門廣場湧去。寬闊的街道呈現出空蕩蕩的、有些淒涼意味的寂靜。一輛從遠處駛來的閃爍著藍色燈光的救護車，在路邊停下。車中走出十幾名醫務人員，他們用繩索在人行道上圍出一片空地，把被人群踩倒的受傷者抬進去，進行救治。

從仰臥在地上的受傷者中，袁紅冰認出了剛才在他前面摔倒的那位少女。一名年老的醫生蹲在少女的身旁，解開她的衣襟，將一支粗大的注射器針頭深深刺進她的左乳下面。袁紅冰發現，少女輪廓秀美的面容此時顯出瑩澈的潔白，猶如一座冰雪的雕塑，她那微微隆起的乳房，則像是春雪覆蓋的山岡。

那位年老的醫生給少女注射完強心針之後，繼續在她身旁停了片刻，然後，失望地搖了一下頭顱，緩慢地站起來走開了。久久地注視著少女那凝然不動的身體，袁紅冰忽然產生了一個想法——如果把毛澤東的衣服剝光，如果他是赤身裸體地站在吉普車上，那麼，這位少女就絕不會激情洋溢地奔向他了，因為，他衰老、臃腫

的身體一定皮膚鬆弛、肚腹下垂、顏色灰白，而美貌的少女不會被這樣醜陋的身體魅惑。

袁紅冰玩世不恭地注視著浮現在他意識中的毛澤東光屁股的身影，發出一陣悲泣般的狂笑。他就帶著那種笑聲，轉身離開了那位美麗少女的屍體。

中國和蘇聯之間的衝突於五十年代後期浮出水面。造成這種衝突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乃是共產黨官僚集團對於專制權力的貪欲的國際化。蘇聯的官僚集團想要把中國完全納入以蘇聯為「沙皇」的社會主義大家庭體系，而中國共產黨的御用文人則將毛澤東稱為「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導師」，並以此表明中國官僚集團對世界進行精神統治的野心。到了一九六七年，中國和蘇聯的衝突已經發展到爆發全面戰爭的邊緣，幾十萬蘇聯軍隊如同豹群一樣隱藏在內蒙古北邊的岩石和野草叢中。與此同時，呼和浩特市「造反派」和「紅衛軍」之間的街壘戰卻愈演愈烈。為了盡快恢復秩序以對抗蘇聯的軍事威脅，毛澤東下令，派遣十餘萬大軍對內蒙古實行了全面軍事管制。

在軍管部隊的幫助下，「造反派」很快就徹底擊垮了忠於共產黨內蒙古委員會的「紅衛軍」的抵抗意志。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全境內各地區的「造反派」也都相繼取得了奪權的勝利。然而，勝利的凱旋並沒有使「造反派」的中堅力量——具有朦朧自由意識的知識分子品嚐到權力的美味。事實證明，即使在同劉少奇等共產黨內的競爭對手進行冷酷的權力角逐時，毛澤東的一隻眼睛仍然用陰鬱、懷疑的目光死死盯著知識分子。在受到劉少奇控制的權力秩序崩潰之後，毛澤東立刻又以「清理階級隊伍」的名義，開始對「造反派」進行整肅。大批有異端思想的知識分子，被當做混入「造反派」隊伍的階級敵人，再次受到政治迫害。同時，毛澤東又通過恢復各級共產黨組織，開始了重建權力秩序的過程。直到此時，人們

才稍許明白了一些，毛澤東要摧毀的只是劉少奇的政治勢力，而不是共產黨官僚專制政治，他還是要以，也只能以共產黨組織體系，做爲他絕對權力王座的基石。

在毛澤東重建權力秩序的過程中，遇到的難題之一，就是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由於進行「文化大革命」，而一直滯留在學校中的三屆高中和初中畢業生。爲了保證城市——中國政治重心——的穩定，毛澤東於一九六八年起，開始推行將幾千萬學生放逐到農村去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這個運動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初期。而袁紅冰則是最初一批走向農村的「知識青年」。

一九六八年九月，袁紅冰沒有同父母商量，就在學校設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內的一張登記表上簽了名。因爲，在經過將近兩年幾乎不間斷的閱讀之後，他覺得已經無須再讀書了，他要走出凝結在書籍中的屬於過去的時間，他要在現實中踏出一條命運之路，他要開始精神創造的過程了。

十月初，一輛敞蓬卡車滿載著呼和浩特市第一批「知識青年」離開市區，向南方古敕勒川原野駛去。袁紅冰默默地佇立在卡車上，回首遙望。他看到，城市上空低垂著鉛灰色的濃郁雲層。城市的輪廓漸漸從視野裏消失了，而雲層卻變得更加凝重，就像瀰漫在他心中的少年悲愁——那不會隨著時間而消逝的悲愁。

第二卷

青春苦難

第六章

普通人往往爲了掩飾醜陋的私欲而虛假，獨裁者則是爲了給專制政治找到合理性而必須虛假，而且，獨裁者虛假的謊言總是成爲真實苦難的專橫的立法者。

最初，毛澤東曾利用學生運動衝垮了劉少奇勢力的權力秩序，然而，到一九六八年，學生運動對於毛澤東已經成爲一雙穿破的鞋，需要扔掉了。因爲，這些習慣於動盪生活，並充滿政治衝動的學生留在城市裏，對於毛澤東重建權力秩序顯然有害而無益。同時，由於長期社會動盪造成的經濟停滯，使城市的國營工廠無力容納幾千萬等待職業的學生。正是爲了解決這種政治和社會雙重意義上的難題，毛澤東決定把這些學生驅趕到農村去。

然而，出於獨裁者必須偽善，必須虛假的天性，毛澤東並不說出真實的原因。他莊嚴、神聖地宣稱：知識青年爲了成爲合格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必須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儘管讓知識者接受文盲或半文盲的教育，這在邏輯上顯而易見是荒謬的，但是，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精神在專制政治長期壓抑下，已經萎縮到了不敢對毛澤東的「神諭」有任何懷疑的程度。於是，無數知識青年懷著被欺騙的快感，走上了苦難的流放之路。就這樣，本來就患有文化貧血症的現代中國社會中，一個知識階層迅速

地消失在廣大農村的窮鄉僻壤間，消失在文化的沙漠戈壁中。知識青年的個人悲劇，也許會隨著他們的生命而結束，可是，一個知識階層的無聲的消失，將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史上，留下百年遺恨。

袁紅冰下鄉的地點，位於距呼和浩特市三十多華里的古敕勒川平原上。這是一個樹幹扭曲的老榆樹和紅柳圍繞起來的小村莊。除了幾間共產黨在農村的基層幹部住宅還比較高大之外，村莊裏只能看到牆皮剝落、低矮破舊的土坯房。袁紅冰和其他幾個知識青年，第一天沿著布滿牛馬糞便、凸凹不平的土路，走進這個村莊時，一些農民站在路邊和牆下，用呆滯的目光向他們注視著。老人們彎曲的身體都像從墓穴中走出來的木乃伊一樣乾枯；懷裏抱著吃奶嬰兒的婦女則膚色枯黑，布滿蒼老皺紋的臉，同裸露出的、下垂的碩大乳房很不協調，因為，如果只看她們的臉，會讓人覺得她們早已衰老得失去了生殖能力，而不可能有母牛似的乳房；衣衫像乞丐一樣破舊的兒童，從大人的身後露出似乎從來沒有洗過的、骯髒的臉；一個失去右腿的殘疾人，神情陰鬱地坐在坍塌了一半的土牆下，脫光上身的衣服，在捕捉衣縫中的虱子，他那隆起條條肋骨的乾癟胸膛，似乎比屍體更缺乏生命感。

當時，袁紅冰沉默地、但卻急切地注視著那些農民的眼睛，他想從中尋找到哪怕一絲詩意，一絲生命的美感。可是，從那一雙雙沒有精神閃光的、冷漠而呆板的眼睛裏，他只尋找到了失望，那種失望的深處，凍結著冰冷的悲憤。雖然，他從來沒有真正相信過當局關於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宣傳，但是，他卻也沒有想到宣傳和現實之間，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他悲憤，不僅是因為當權者竟然會無恥到把如此破敗的農村描繪為世界上最美好的人間樂園的程度，更是因為他無法理解，為什麼無恥的謊言能夠高視闊步，而真實的苦難則被剝奪了以低微的呻吟進行抗議的權利。

和袁紅冰一起在這個村莊落戶的知識青年，一共有十個人。他們都是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學的學生，大部分都曾當過「黑崽子」，其

中有四位女性。男知識青年住在一間原來村裏官員辦公用的狹窄的房子裏，女知識青年則被安排在堆放農具的倉庫旁的一個房間中。

來到鄉下的第二天早晨，袁紅冰就跟在七、八個農民後面，走出村莊，準備去收割玉米。古歌中描繪的那種「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色，早已從遼闊的古敕勒川上消失了，騎著雄烈的蒙古馬追逐湧向天邊的銀灰色草浪的遊牧民族，也隱入了歷史的蒼穹。美麗的草原開墾成了貧瘠的農田，殘留在這裏的蒙古人也都漢化了，甚至連蒙語也被完全忘卻了。遠處，視野開闊的原野上，孤獨地聳立著一座古墓，墨綠色的柏樹和低矮的灌木叢覆蓋在古墓上。這個古墓被稱為「青塚」，是昭君的葬身之處。據說，這位漢代的公主是被漢人皇帝當作政治祭品，送給敕勒川上的蠻族王者，以換取和平，而來到這裏之後，荒涼的原野引起的傷感，使她投入從北方陰山山脈流淌出的一條大河中，死後，她的屍體就被埋葬在這座古墓下面。

袁紅冰和那幾個農民沿著村邊一條乾涸河道的岸邊，緩緩地向南方走去。這些農民屬於同一個勞動小隊。小隊長是一位中年蒙古人，可是，他佝僂的身材，呆板陰沉的神情，同漢族農民沒有什麼兩樣，只是從他顴骨突起、線條峻峭的臉部輪廓上，還隱隱可以感覺到一縷曾震撼過世界的蒙古人氣質。走在小隊長後面的，是一位被叫作「蠅蠅」的年輕農民，然而，袁紅冰覺得，他那微微聳起的狹窄雙肩和乾瘦細高的身體，一點兒也不像蠅蠅，倒像一條在寒風中遊蕩的脫毛鬣狗，而且，他深陷的眼睛裏也總幽暗地閃爍著饑餓的藍光。儘管秋季的天氣還沒有變冷，可那些農民都披上了破舊的黑色粗布棉襖，這令袁紅冰有些不解。也許是由於陌生人在場，農民們都沉默地看著腳下踏起的灰黃塵土。袁紅冰也沒有試圖同任何人交談，他稍稍抬起冷漠的面容，輕蔑地斜視著那些農民彎曲的背影，感到自己彷彿是走在一群沒有靈魂的醜陋物質中。唯一使他的目光變得柔和一些的，是前面的一位農村少女。那位少女身穿一件

褪色的淺紅色棉襖，雖然由於營養不良，她的臉色有些灰暗，但卻掩蓋不住她帶有山野情韻的秀色，而且，少女的眼睛很大，很黑，很純潔，一種明澈的憂鬱神情，又使她的眼睛更加動人。

向南走了三、四里之後，他們在一片玉米地前停下了。袁紅冰誰也不看，就走上前去，揮舞起鐮刀，向玉米秸桿的根部砍去，而他心裏想像著自己正用戰刀劈斬群狼。很快，袁紅冰就發現，除了他之外，別的人都沒有開始幹活兒。於是，他轉身向後面望去，看到那幾個農民都走下乾涸的河道，把棉襖鋪在地上，斜靠著河岸，懶洋洋地坐下了。

「著急什麼，又不是給自己幹活。反正糧食收下來要先讓你們城裏人吃，你們吃夠了才能輪到我們農民。」那個小隊長眼睛半閉，自語似地咕嚕著說。不過，袁紅冰明白，小隊長的話是說給他聽的。袁紅冰默默地扔下鐮刀，走出玉米地，迎著初升的太陽，盤膝端坐在水流乾涸的河岸上。

那位少女走下河岸，脫掉棉襖，鋪在那個長得像脫毛鬣狗一樣的、被叫作「蠮蠮」的農民面前。然後，她從一個灰色的布袋裏不斷掏出煮熟的土豆（馬鈴薯），放在棉襖上，一會兒之後，數十個土豆就堆成一尺多高的金字塔形狀。「蠮蠮」在身上摸索著，取出一張五元的鈔票，放在河床金色的細沙上，用一塊灰白的鵝卵石將鈔票壓住。接著，他的目光就像一隻乾枯的手，興奮而又有些恐懼地顫抖起來，攪住了那堆煮熟的土豆。

這時，一個身體瘦小的農民走了過去。從他那布滿破碎皺紋的灰黑的臉上，很難判斷出他的年紀。這個農民走到乾涸的河床間，隔著那堆金字塔形的土豆，同「蠮蠮」相向坐下。然後，他從懷裏取出一個紅布包，因為艱辛的勞作而扭曲變形的粗硬手指，竟然以捏著繡花針似的情態，小心翼翼地將紅布包打開，裏面露出一個牛皮紙包，把牛皮紙包打開後，又是一個報紙折疊成的小包。那個農民停了一會兒，才像終於下定了決心，把報紙展開。報紙中間有幾

張鈔票。那個農民呆滯的眼睛裏突然閃爍起神聖莊嚴的神情，盯在錢幣上。他從中抽出一張鈔票，又慢吞吞地將剩下的錢重新包好，仔細地把紅布包深深地塞進懷中。然後，他從膝頭拿起那張取出的鈔票，也像「蝸蝸」那樣，用一塊鵝卵石把鈔票壓在河床上。可是，他好像怕鈔票會從鵝卵石下飛走似的，又換了一塊羊頭大的石塊，重新壓在鈔票上面。

袁紅冰莫名其妙地望著眼前發生的事情，他覺得，「蝸蝸」和坐在對面的那個農民似乎要進行同某種古老巫術有關的儀式。當那個少女重新走上河岸之後，袁紅冰把疑問的目光轉向了她的。

「『蝸蝸』讓我煮了六十個土豆——我和他訂婚了。」那個少女顯然理解袁紅冰目光的含義，她用略帶沙啞的胸音說：「他們在打賭，要是『蝸蝸』能把土豆都吃下去，就贏五塊錢，要是吃不下去，就輸五塊錢……他說，贏了錢就給我買一塊花布……。」

少女的話語消失在一聲低沉的歎息中。袁紅冰的眼睛立刻吃驚地轉向那堆小金字塔一樣的土豆，他似乎明白了，那個脫毛鬣狗似的傢伙之所以被稱為「蝸蝸」，可能是因為肚子大。然而，袁紅冰無論如何也難以相信，有誰能把幾十個土豆一口氣吃光。

「蝸蝸」盤膝坐在河道乾燥的細沙上，一直使自己同那堆土豆保持著一段距離，似乎呈現在他面前的是一件聖物，過分接近會褻瀆神明。此時，他閃爍起饑餓藍光的眼睛像燒紅的鐵鏽一樣，現出污濁的灼熱感，他緩慢地將細長的腰身俯向前去，並伸出了手臂。當他烏黑的指甲觸到最頂上的一個土豆時，「蝸蝸」突然以驚人敏捷的動作，抓住土豆塞進嘴裏，隨後，他的雙手開始交替著迅速伸向那堆土豆，並不斷把土豆扔進大張開的嘴裏。最初，那一個個小孩拳頭大的土豆就像被投進黑洞般，直接滾落入他的喉嚨。當十幾個土豆消失在他青灰色的嘴唇間之後，他的下頷才猶如脫了臼似地，以狂熱的貪婪情態翕動起來。

那幾個農民使自己的脊背離開了河岸的斜坡，把身體傾向前

去。他們的眼睛裏凝結著愚蠢的興奮，死死盯在「蠅蠅」的嘴上。四周一片寂靜，靜得彷彿可以聽到藍灰色野花間紛飛的蝴蝶翅膀的搗動聲，而「蠅蠅」狂熱的咀嚼發出的聲響，在被陽光染成淡金色的寂靜上啃嚙著。

同「蠅蠅」打賭的那個農民，瘦小的身體宛似受到電擊一樣，急速地顫抖起來；本能地張開的嘴唇間，破碎的黃褐色牙齒上閃爍起被弄髒的陽光；恐懼地看著那堆飛快減少的土豆，他發出了哭泣般的緊張喘息聲。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蠅蠅」的咀嚼變得呆滯而艱難了。他拚命挺直過分瘦長的腰身，脖子猶如被一隻無形的巨手提著，就要拉斷了似的向上伸起，落滿灰塵的頭髮宛似鬣狗頸上的硬毛聳立起來。每吞下一個土豆，他粗大的喉結都隨之在帶有皺折的鬆弛皮膚下，痛苦地蠕動一下，同時，他茫然瞪大的眼睛也如同吊死者一樣向上翻動著，而露出的灰白的眼球，就像兩顆將要從眼眶中迸出的樟腦球。

坐在對面的那個農民下意識地隨著「蠅蠅」喉結艱難的蠕動，向上翻動自己的眼睛，雖然他枯瘦的臉上還顫動著恐懼的神情，可是，由於預感到要獲勝，他的喉嚨裏已經滾動起了乾裂的笑聲。不過，那堆土豆卻仍然繼續緩慢而頑強地不斷減少。

「蠅蠅」在粗重的喘息聲中，露出陰森的仇恨神態，向最後的十幾個土豆瞪視了片刻。突然他像激怒的狼一樣伸出雙臂，將彎曲的手指分別插進那十幾個土豆，然後，他站了起來，每個手指上插著一個土豆，挺起臨產孕婦般隆起的肚子，雙腳用力踩在地面上，繞著圈子跑起來，而在跑動中，他繼續啃咬插在手指上的土豆。

那個同「蠅蠅」打賭的農民，像破碎的土塊頹然躺倒在地上，越過「蠅蠅」雙腳激起的塵土，絕望地仰視著天空。當手指上的土豆只剩下最後一個的時候，「蠅蠅」突然之間僵直地停下了。彷彿正在竭盡全力忍受某種劇痛一樣，他的臉上露出了猙獰、慘厲的神

態。瞬間之後，食物的碎渣如同混濁的洪流，從他似乎被撕裂開的嘴唇間噴湧出來。

寂靜被那幾個農民驢鳴一樣興奮如狂的笑聲抽碎了。他們一邊笑著，一邊在地上翻滾起來。同時，他們的眼睛都興致勃勃地欣賞著「蠨蠨」嘔吐時的狼狽像。那個打賭獲勝的農民則蜷縮起身體跪在地上，猶如一個被強姦了的老太婆，發出傷感的啜泣聲。而同袁紅冰一起坐在河岸上的那位少女，俏麗的面容卻顯得十分冷漠，她那默默地飄拂著朦朧哀愁的眼睛，從發出難聽嘔吐聲的「蠨蠨」身上移開了。不知爲什麼，袁紅冰覺得，少女眼睛裏的哀愁，並不僅僅是因爲她的未婚夫打賭輸了，並不僅僅是因爲她不能得到未婚夫允諾的花布。

袁紅冰站起來，走下河岸。最初的瞬間，他沒有弄清楚自己想要作什麼，當停在那個獲勝的農民面前時，袁紅冰似乎在某種精神本能的驅使下，掏出了十元錢。儘管下鄉時父親只能給他帶三十元錢，他還是把那張鈔票遞向那個農民，低聲、迅速地說：「你別要他的錢——我來替他還賭債。」

農民們的笑聲立刻消失了，他們的目光像看著怪物似地集聚在袁紅冰的臉上，在確信他並不是開玩笑之後，農民們的神情漸漸變得嚴肅了。那個打賭獲勝的農民盯在袁紅冰手裏的鈔票上的目光，彷彿被火燒灼著，痛苦地、急速地顫抖起來。終於，他艱難地抬起手臂，接過那張鈔票。他骨節粗大的手指如同溫情地撫摸女人的白屁股一樣，在光滑的錢幣上撫摸了片刻，然後，又重新把鈔票還給袁紅冰。

「算了吧，我不要他的錢了……也不要你的錢，你們知識青年也是苦命人。」那個農民似乎拚命抵抗著巨大的誘惑，用絕望的語調說。說完之後，他從石塊下拿起自己的錢，悲哀地彎下腰走開了。望著那個農民的背影，袁紅冰覺得，那枯瘦的、佝僂的、裹在破舊黑棉襖裏的身體中，還殘留著一片古中華文明的道德精神，儘管那

道德精神已經落滿了歷史的風塵。

這時，「蝸蝸」步履蹣跚地走到袁紅冰面前，彷彿由於自己的失敗而害羞似的，尷尬地咧開嘴笑了一下，囁嚅著說：「哎——，『大煉鋼鐵』那幾年把我餓怕了。後來，見了什麼都想吃，老也吃不飽。今天，不知咋搞的，沒吃完……。」

「蝸蝸」下巴上黏著的嘔吐物和嘴裏噴出的酸臭氣，都使袁紅冰難以忍受，可是，在「蝸蝸」湊過來同他說話時，他始終沒有把臉避開。他並不是虛偽，而是不願意讓這個爲五元錢可以不顧死活的可悲的人，再次感受屈辱。

等「蝸蝸」說完後，袁紅冰的身體向旁邊轉開了。他發現，那位少女正佇立在河岸上，默默地向他注視。少女那憂鬱、烏黑的眼睛深處，隱隱悸動著一縷燦爛的希冀，一片朦朧的渴望。而她蓬鬆的頭髮，在陽光中像金絲一樣閃耀起來。袁紅冰忽然想到，少女那猶如豔紅野果般迷人的嘴唇，將永遠被「蝸蝸」黏滿嘔吐污跡的嘴親吻。而這使他心中湧起了蒼茫的悲涼。他硬著心腸避開了少女的注視，因爲，他寧願終生都接受骷髏的注視，也不忍看到少女眼睛裏那縷燦爛的希冀，那片朦朧的渴慕。過了不久，袁紅冰就知道了，這位少女是蒙古族，她的名字叫海棠。「海棠」，那是一種豔麗得近乎妖冶的、屬於山野的花。

那天下午上工時，袁紅冰也披上了一件棉大衣。來到那片玉米地後，他把棉大衣鋪在傾斜的河岸上，同農民們一起躺下了。沉默了片刻之後，那位小隊長用謹慎、試探的口氣，對袁紅冰說：「你是有文化的人，給講個故事吧。」

袁紅冰坐起來，稍稍思索了一會兒，決定講荷馬史詩中特洛伊木馬的故事。在講述過程中，袁紅冰特別強調，特洛伊戰爭是因爲爭奪美女海倫而爆發的。他這樣作，是想讓農民們領悟，真正的男人不應該爲錢，而只應該爲美競爭。他發現農民們在聽他講述時，陰鬱的眼睛裏似乎瀰漫起彩色的夢幻，這使他很滿意。可是，當他

講完這個故事之後，卻忽然聽到「蝸蝸」問：「有人說，外國女人身上都長著黃毛？」接著，不等袁紅冰回答，「蝸蝸」又叉開雙腿，用手指著自己的褲襠說：「還聽說，外國女人這個地方的毛又密又粗，要想操她，連窟窿都找不到——是不是這樣的？」

農民們被劣質菸草熏壞的嗓子裏，發出了壓抑著的、意味淫穢的笑聲，好像是黑灰色的、乾枯的老榆樹皮在笑。袁紅冰逼視著「蝸蝸」，他想用冷峻的目光顯示出內心的輕蔑。然而，「蝸蝸」那在傻笑中張開的嘴，立刻使袁紅冰覺得，連自己的輕蔑都是可笑的。於是，他在「蝸蝸」叉開的雙腿間狠狠踹了一腳，接著向天空仰起頭顱，迸發出一陣略顯瘋狂的自嘲的笑聲。

那個小隊長還殘留著蒙古人銳利感的眼睛，瞪了「蝸蝸」一下，然後，對袁紅冰說：「別理他，這是頭發情的叫驢……你再給講個什麼吧。」他的聲音很低沉，也缺乏表情，可是，袁紅冰卻覺得，那聲音裏有一種他不忍拒絕的乾渴。

袁紅冰又開始講中國古典小說《水滸》中占據梁山的造反者殺富濟貧的故事。農民們的神情漸漸變得凝重了，他們的眼睛裏浮現出動盪的沉思。不過，那種動盪感不像衝破冰層的激流，不像漫天喧囂的野火，而像枯黃的草叢在荒涼的秋風中紛亂起伏。當袁紅冰講完武松獨自一人在酒樓上斬殺了一群狗官的故事後，那位小隊長深深地歎息了一聲，茫然地說：「古時候的人，英雄好漢多……現在的人不行啦，都長上了雞的膽子。現在的男人，只有操女人的時候還像個男人。」

那天傍晚收工的路上，「蝸蝸」湊近袁紅冰身旁，說：「以後你不用幹活啦——給我們講故事就行。你的活，我替你幹。」聽到「蝸蝸」的話，袁紅冰忽然為自己曾對他輕蔑而感到一陣歉意。

一九六八年的那個秋季，袁紅冰幾乎每天黃昏之前，都要奔向離村莊幾里遠的昭君墓，坐在幾十米高的古墓頂端的野草叢中，以

遼遠的沉思，向天際遙望。在古敕勒川原野上，昭君墓是唯一高高隆起的空間形象。古墓的北方，是陰山山脈陡峭的青銅色群峰和峭壁；南方，金紅色的黃河在天邊閃爍著凝重的光波，黃河南岸，銀灰色的沙漠在灰濛濛的霧中，徐緩起伏；東南方，時時呈現出從塌陷的華北平原上湧起的灰黃色雲團；西方，古敕勒川原野遠遠地消失在低垂的荒蠻蒼穹之中。

俯視中，幾座由破舊土坯房構成的村落像灰白的蟻穴；秋天的原野上，只有一些孤零零的古榆樹或槐樹的樹冠猶如深綠的墨跡，散布在一望無際的枯黃色調間。袁紅冰的靈魂似乎也消融在那憔悴的秋色之中了。而一個疑問宛似灰藍色秋風中的凋殘黃葉，在他空蕩蕩的沉思深處，寂寞地飄落——「這片古老荒原上的生命，將同野草一樣慢慢枯萎，無聲地消失在灰黃的原野上，消失在深秋蒼白的風中，難道我的生命也將如此嗎？難道我的命運也只能像一縷乾裂的灰色的霧，默默地隱入枯黃的草叢嗎？」這個黃葉般的疑問，把袁紅冰的心緒帶入了一天比一天悲涼的意境中。終於，有一天，在悲涼的心緒那灰茫茫的極致之處，袁紅冰忽然聽到身後飄來一縷女聲二重唱。

「勇敢的鷹，你哥薩克呵。我愛你的心，他從前是這樣，到如今也還是這樣……。」那是一首情調遼遠、屬於頓河的民歌，歌聲的旋律猶如起伏在銀灰色草浪上的風，而那風時而是妖嬈的淡紫色，時而呈現出翠綠小白樺林的色調。在歌聲中，袁紅冰覺得那個黃葉般的疑問破裂了，而裂縫中流出的血像紅寶石一樣殷紅。

袁紅冰從古墓頂上的野草叢中站起來，轉過了身軀。他發現，唱歌的是同他在一個村莊的兩個女知識青年，一位叫趙穎澤，一位叫陳鏢。趙穎澤身材修長，神情風流，陳鏢小巧玲瓏，面容甜美。從她們的眼睛裏，袁紅冰看到了天際的灰雁般深遠的詩意；看到了豔麗如花的柔情。袁紅冰衝動地向前邁出一步，似乎要不顧一切地摟抱這兩位動人的姑娘，親吻她們飄出美麗歌聲的紅唇。然而，他

只邁出一步，立刻又停下了，並且艱難地、緩慢地轉動身體，把挺直的背影留給那兩雙少女的眼睛。因為，他不願意用少女深長、但卻柔弱的詩意，拭去自己心中冰冷的淚；他不屑於把男兒的悲涼埋葬在柔情的花叢下。因為，他剛烈的心，渴慕能夠將蒼穹劈裂的雷電的詩意；他要在被晚霞燒紅的峻峭峰脊上，踏出屬於堂堂男兒的艱險命運之路。

在袁紅冰把目光重新迎向西方天邊的時刻，殷紅如猛獸之血的落日正在銀白炫目的茫茫雲海中燃燒，一條狹長的金色流雲，風情萬種地纏繞住了巨大的日球，這使落日猶如在揮舞著長袖狂歌醉舞。就在那一瞬間，袁紅冰堅硬地愛戀上了落日，並且從此終生不渝。從落日中，袁紅冰領悟到一種燦爛凋殘的哲理；一種以瘋狂的美色步入虛無的哲理；一種與壯麗的消逝，與輝煌的死亡血肉相連的哲理；一種以高貴的死向生命之美獻祭的哲理。只有堅硬如鐵的英雄之心，才有能力欣賞那哲理熾烈的美感，才配以深紅的激情親吻那哲理驕傲的靈魂。

從那天起，每到黃昏，袁紅冰都急切地登上昭君墓，如同等待熱戀的情人一樣，乞盼著日球沉降的時刻。而那一刻終於到來時，袁紅冰的眼睛深處會燃燒起猛獸的戀情，向落日凝注。

每天都展現出不同神韻的落日之美，在袁紅冰的心上刻出了道道思想的傷痕。當日球完全沉落之後；當漫長地平線上的暗紅晚霞，消逝在深灰色的暮霧中之後；當殘留在西北方陰山群峰之巔的血跡般的晚霞，被黑藍的夜色抹去之後，袁紅冰總感到遼闊、浩蕩的悲愴，然而，那悲愴是深紫色的，猶如猛獸靈魂中飄出的安魂曲——獻給凋殘落日的安魂曲。

深秋的一個下午，袁紅冰寬闊的肩頭披著一件布滿塵土的棉衣，越過莊稼剛剛收割完而裸露出灰黑色地面的田野，向昭君墓走去。遠處現出一道高高隆起的土坎。土坎上倒伏著枯萎的鼠尾草，而花瓣細碎的墨藍色、杏黃色和深紫色的野菊花，生機盎然地盛開

在紛亂的鼠尾草叢間。袁紅冰被那野花魅惑了似的，步履間顯出沉迷的情態，走向遠處的土坎。他眼睛裏那遼遠的沉思深處，飄盪起一縷絢麗的詩意，猶如對野菊花的情思。

可是，剛走上那道土坎，袁紅冰英俊的面容驟然變得蒼白了，眼睛裏那纏繞著絢麗詩意的沉思，也立刻破碎為冰雪的閃光。他發現，那位名叫海棠的少女身體向前俯伏著，站在土坎下面，她雙臂抵在土坎邊上，手指深深陷入泥土之中。少女的上身還穿著那件褪色的紅棉襖，褲子卻垂落在腳下，完全裸露出的雪白炫目的臀部，以豐饒而秀美的性感，向灰藍的天空擡起。一個身穿毛式藍制服的粗壯漢子站在少女的身後，他布滿黑灰色肉瘤的臉上，顫動起愚蠢、專橫和放蕩疊印在一起的神情，瞪大的灰白色眼睛裏，閃爍起長期酗酒者才有的呆板兇殘的紅褐色光斑。他的褲子順著兩條長滿黑毛的粗腿，垂落在地面上，像扭曲的生鏽鐵棍般的生殖器，隨著他身體的衝動，一次又一次從後面兇狠地刺進少女桃形的美麗臀部。每刺進一次，他那如同患了腫瘤病一樣肥厚的青紫色嘴唇間，都發出一聲污濁的獸性嘶吼，而他兩隻手指像胡蘿蔔般短粗的手掌，瘋狂地攪在少女纖細的腰肢間，彷彿要把她的脊骨折斷似的。

少女細密、瑩白的牙齒拚命咬住破碎的紅唇，可是，本能的、震顫著濃豔色情意味的慘叫聲，仍然在她急劇的喘息中迸濺出來。而她閃爍起破碎痛苦的黑眼睛，絕望地凝視著土坎上那片絢麗的野菊花，彷彿想讓那盛開的花朵遮住某種她不願意看到的屈辱和醜陋。

少女的旁邊，還站著一個中年男人。一頂壓扁的軍帽歪戴在他棗核形的頭上，雙頰塌陷的臉，由於縱酒過度而顯出青灰色，淫蕩的笑容在他傻乎乎咧開的嘴邊抽搐，嘴唇上的兩撇鬍子隨著抽搐的笑容，像黑毛蟲一樣蠕動，同時，他的一雙小眼睛如同在腐屍上啃噬的老鼠一樣，擁擠著渺小、骯髒的生理滿足感，死死地盯在少女那震顫出道道波紋的雪白臀部上。

那個正在交配的粗壯漢子顯然沒有料到有人會出現在土坎上，他呈現出腐殖質般青灰色的生殖器像被猛然抽了一鞭子似的，在瑟縮的抖動中，垂落在兩腿間。他暴怒地向袁紅冰瞪視了片刻，突然咆哮起來：「滾開——你這個臭知青！」袁紅冰好像深深插入大地的石柱一樣，凝然不動地站在土坎上，他冷峻的目光挑釁地逼視著那個粗壯的漢子。

「再不滾，爺們連你的屁股一起操！」那個粗壯漢子的咒罵聲再次響了起來。一股彷彿從大地深處湧起的憤怒，使袁紅冰猶如一陣狂風躍下土坎，向前衝去。他的雙手宛似撲擊的豹爪，猝不及防地攬住了那個漢子像公豬般短粗的脖子。那個漢子可笑而笨拙地揮舞著手臂，向後栽倒了。袁紅冰兇悍地收緊了攬在對方脖子上的雙手，片刻之間，那個漢子臉上的肉瘤就變成了紫紅色，他脖子上的血管像要爆裂般地凸現出來，而他目光中的蠻橫突然消失了，只剩下一種乞求的神情，宛似想要舔主人腳面的狗舌頭，在他空洞的眼睛裏怯懦地抖動。

這時，另一個中年男人驚慌失措地舉起身旁的一塊土疙瘩，狠狠地砸在袁紅冰的頭顱上。在迅猛的撞擊中，土塊立刻迸碎了，升騰起一片灰塵。袁紅冰瘋狂地呼嘯了一聲，他的雙手仍然緊緊攬在那個漢子的脖頸間，而他的身體卻陡然躍起，同時，他有力地扭動峻峭的脖頸，像雄狼一樣露出雪白的牙齒，冷酷地咬住了那個中年男人的肩頭，狂怒地撕扯起來。那個中年男人發出驚恐萬狀的慘嚎聲，摔倒了，且如同潑婦似的在地上翻滾起來。

好像過了很長時間，又好像只有片刻，周圍突然變得寂靜了，袁紅冰不知道那兩個人是怎樣從他的雙手和牙齒間掙脫逃走的。他單膝蹲跪在地上，竭力克制著由於頭顱剛才被土塊擊中產生的眩暈感，不使自己倒下。忽然，在蒼白、空虛的眩暈中，袁紅冰聽到，那位叫海棠的少女冷漠的聲音，彷彿從極其遙遠的對方飄來：「他們是公社當官的：一個是公社秘書，一個是公安特派員……我沒有

辦法。如果不讓他們幹那種事，他們就不給我領結婚證。因為，我爺爺是地主，『蠅蠅』家的成分是貧農。他們說，我嫁給『蠅蠅』是要用『美人計』，腐蝕拉攏無產階級……哎——，我嫁給『蠅蠅』也就是爲了當無產階級的老婆，你不知道，當地主的孫女，誰都可以欺侮你……。」

袁紅冰背對著少女，默默地站起來，準備離去。這時，他身後響起了少女有些沙啞、灼熱的低語：「你願意……就來抱住我哇……。」

袁紅冰仍然背對著少女，停住了，然後，他緩慢地轉動峭崖般挺直的脖頸，悲愴的目光越過自己的肩頭，向後望去。那位少女的褲子還垂落在腳下，而紅棉襖的衣扣已經完全解開了。裸露的胸脯上，雪白的雙乳以妖豔的輪廓隆起著；小巧的乳頭紅得像金色秋風中的山楂果；光滑的小腹上部，微陷的肚臍如同土坎上那種深紫色的野菊花。

「你來吧，抱住我吧……哪怕只抱一次，我這輩子也能有一件忘不了的事，我心裏難過時，也能有個可以想的人……我不愛『蠅蠅』……。」少女的聲音像一縷深紅的火燒雲。

儘管袁紅冰知道，只要他走過去，輕輕摟抱住那位少女的腰肢，她荒涼的眼睛裏就會有漫天的紅葉紛紛飄落，然而，他還是重新轉回脖頸，走開了。這並不是因爲那位少女不美，更不是因爲什麼狗屁道德戒律的束縛，而只是因爲他覺得，如果那樣作了，他就不再配用深情、高傲的目光注視落日——爲了人格的高貴，他必須拒絕美。

古敕勒川原野在晚霞中漸漸變成了深紅。袁紅冰的身後遠遠飄來了那位少女的歌聲：「放羊的哥哥呀，解開我的紅褲帶，愛你的小妹妹一回回；白個生生大腿呀，水淩淩的眼，爲甚換不回哥哥你的半顆心……。」

少女的歌聲猶如殘破的翅膀上飄灑著血跡的小鴻雁，在深紅的

荒野間，孤獨地飛向寂寞的天際。似乎是爲了盡快離開那令他的心痛苦悸動的歌聲，袁紅冰瘋狂地奔跑起來。當他發出呼嘯般的急速喘息衝上昭君墓頂部時，便再也無法支持地撲倒了。過了許久，袁紅冰的呼吸稍微平穩了一些。他慢慢抬起沉重的頭顱，越過在眼前紛亂搖曳的灰黃枯草，向西方的天邊望去。

那天的落日很朦朧，但卻呈現出凝重的猩紅的色調，像是一片垂落在荒涼地平線上的古老的血霧。日球的上方，低垂著鐵黑色形態猙獰的雲層。袁紅冰覺得，那沉鬱陰雲壓抑下的落日，彷彿在向他的傾訴某種深沉而悲愴的渴望。

「絕不同野草一起無聲地消失在荒原上——我要用狂風的筆觸，蘸著殷紅的獸血，寫出在偽善的暴政下凋殘的生命，寫出被冷酷的政治權力摧殘的人性；我要讓中國人血腥的悲愁中盛開出永不枯萎的詩意之花——我要讓我的心生活在真實的情感中！」從陰山山脈群峰間湧來的寒風，飄盪起了暴風雪的氣息，在那喧囂的風中，袁紅冰向落日呼喊出了他終生信守的誓言。那年，他十八歲。這個誓言使他走上了一條漫長而又艱難的命運之路，而在那命運之路上留下的每一個足跡都是一首悲歌。也許，只有當生命化爲一片殘破的晚霞，飄落在日球上時，他才能獲得深紅的慰藉。

當天夜裏，狂烈的暴風雪掃去了最後一片殘留的秋色。第二天早晨，在低垂的陰雲下，袁紅冰踏著蒼白的積雪，搬出了知識青年狹窄的集體宿舍，單獨住進村裏一間早已廢棄的磨房。這不僅因爲寫作需要安靜的環境，而且是因爲，以前共產黨專制政治製造的一系列文字獄早已使袁紅冰明白，要想實現他對落日的誓言，就必須在秘密狀態下寫作。

廢棄的磨房沒有窗戶，牆皮剝落的土坯牆壁上現出幾道乾枯的裂縫，破舊的黑灰色木板門，歪斜地擋在黑洞洞的門口。磨房裏面像墓穴一樣昏暗，而且凍結著一股發霉的氣息。凸凹不平的地面中間，有一個灰黑色的石磨，牆角裏殘留著坍塌了一半的土炕。房頂

上露出的玉米和高粱的秸桿，由於年代太久，已經變成了給人以腐敗感的深灰色，而凝結在牆壁裂縫間的冰霜，則如同一條條凍僵的灰白色的蛇。就在這間似乎能把骨頭都凍裂的陰暗磨房中，袁紅冰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

塞外冬季的酷寒，使只有原始工具的農民根本無法在露天做工，可是，爲了顯示社會主義農民們生產勞動的積極性，農村共產黨的基層官員仍然每天都把農民們驅趕到村外呼嘯的寒風中，去挖掘水渠。農民們來到荒野上後，則尋找到一個避風的土坎，將身體蜷縮在沒有布面的骯髒羊皮衣裏，蹲在土坎下，抽著劣菸草，開始閒談。直到收工之前，他們才懶洋洋地舞動鐵鎬，在像石塊一樣堅硬的凍結土地上，留下幾點蒼白的鎬印，以證明他們勞動過了。農民們每天都拉著袁紅冰一起出工，他們是爲了聽袁紅冰講故事。而袁紅冰覺得無法拒絕那些農民。這也許就是因爲，在聽他講故事時，農民們那像凍裂的土塊一樣布滿皺紋的臉上，才會現出一絲屬於生命的興奮。一到傍晚，袁紅冰在知識青年的集體宿舍內吃過飯後，就立刻回到那間沒有爐火的破敗磨房，鑽進像鐵板一樣冰冷的被子下面，跪在土炕上，藉著一盞煤油燈枯黃的光亮，在一個筆記本上進行小說創作。

捲裹著雪塵的風從破裂的木板縫間吹進來，使煤油燈的光焰不停地、瑟縮地搖曳，牆壁上的陰影如同幽靈的狞笑，隨著煤油燈晃動的火焰而無聲地顫抖、抽搐。從袁紅冰鼻端呼出的水氣像是凍結的霧，久久不肯散去。儘管棉被上還蓋著一件農民送給他的破舊羊皮衣，袁紅冰僵硬的手指仍然要竭盡全力才能握住鋼筆，而且每寫一個字，他都感到像用破裂的指甲在冰冷的石板上刻畫一樣艱難。然而，當他看到和聽到過的一幕幕悲劇從歪斜的字跡中浮現出來之後，袁紅冰卻感到了彷彿狂飲烈酒般的灼熱沉醉，感到了一種神聖的意味，感到了自己的生命正在火焰中昇華爲金色的灰燼。

有一次，在寫作的激情中，鋼筆水凍結了，難以抑制的熾烈衝

動，使袁紅冰用牙齒瘋狂地撕咬開左手上一處白天被破裂的鎬把劃開的傷痕，蘸著殷紅的血，書寫起來。可是，傷口處的血流也很快在酷寒的空氣中凝成暗紅色的陰影，手稿上只現出一行血寫的字跡。

就在袁紅冰為無法繼續寫作而激怒的時候；就在他不知道該怎樣度過那寒風呼嘯的漫漫長夜的時候，磨房的木板門突然被撞開了，一隻體形巨大的狼，挾帶著喧囂的雪霧躍進磨房。那隻狼蹲踞在石磨上，威脅地露出慘白的利齒，閃爍起鋼藍色光澤的殘酷眼睛，向袁紅冰逼視。然而，片刻之後，野狼似乎從袁紅冰那略帶瘋狂意味的冷峻目光中，感到他是同類，於是，牠便緩緩地把尖銳的長喙轉向磨房敞開的門。

這隻竄進磨房躲避暴風雪的狼，不僅沒有令袁紅冰產生一絲恐懼，相反，他為自己不必再孤獨地度過漫長的寒夜而感到了豐饒的安慰——他的寫作不能讓人看到，但卻可以讓狼看到。袁紅冰把鋼筆湊近煤油燈。過了好一會兒，等鋼筆裏的墨水融化之後，他又開始寫起來。他覺得，靜靜蹲踞在石磨上的野狼，好像是他的知己，在衛護著他。

凌晨，門外的天空還殘留著深藍的夜色，而野鴿羽毛般潔白的雪地上，已經流蕩起情調妖嬈的淡紫色晨光。那隻野狼仰起頭顱，發出一聲拖長的嗥叫，然後，向門外竄躍而去，在雪地上留下一行梅花形的足跡。磨房裏飄盪起空虛、灰暗的寂靜，但那隻狼的嗥叫，卻久久地在袁紅冰的靈魂中迴盪。狼嗥中那高傲、剛毅的生命神韻，那遼遠的野性，那豔麗的淒涼感，猝不及防地深深刺傷了他的心。袁紅冰突然發現，他的寫作描繪出的只是陰雲下的哀歌，只是荒涼墓地中灰色的長歎，而缺乏從徹夜長哭中迸濺出的狂笑般燦爛的風格，缺乏屬於落日的豔麗悲愴，缺乏即使在雷電的劈斬下也只會堅硬破裂的紫色岩石的剛烈——他覺得，自己只是在記錄悲劇，而他不屑於作一個記錄者。他想要在他的生命之火中熔鑄出高

於悲泣的輝煌痛苦，熔鑄出能令落日爲之灑下漫天殷紅淚雨的英雄人格。因爲，悲泣沒有資格成爲那無數重疊的血跡的祭品；爲了對自由意識的熱戀而在苦難中變成枯骨的無數鬼魂，應當以英雄人格獲得精神的再生。

「高貴的文學不是爲了記錄悲泣或歡笑，而應當成爲生命之美的創造者。爲此，我必須在人性中尋找到——我一定要尋找到以美化生命爲天職的哲理！」在那個冬日酷寒的清晨，袁紅冰的這個思想摟抱著野狼的長嘯，在嫣紅的晨光中狂舞。

第七章

獨裁統治是嗜血的動物，因為，它以弱肉強食的獸性原則作為自己生存的箴言，它本身就是政治化的獸性；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獨裁統治則是患有嗜血狂症的動物，因為，他的牙齒上包著共產主義，這種人類歷史上最偽善的理想主義的金片，而偽善的理想主義所附麗的獸性，不僅在實際力量上，並且在道德價值觀上，取得了任意殘害人類的自信，儘管那種道德價值觀上的自信，既是為了欺騙現實，也是為了欺騙未來——六十年代末，共產黨官僚集團獨裁統治的嗜血狂在內蒙古高原上又捲起了猩紅的血霧。

當時，受到劉少奇政治勢力控制的所謂「保皇派」組織已經被徹底擊垮，整肅「造反派」中的具有異端思想的知識分子的運動也基本完成，在軍事管制之下，把毛澤東奉為絕對權威的新的權力秩序已經初步建立起來，於是，共產黨官僚專制政治以仇恨和懷疑為基本色調的眼睛，又陰沉地轉向了蒙古民族。

馬克思大同理想的原則之一，就是抹去所有民族文化的個性，而使整個人類處於同一種意識形態之下，即消滅精神繁富的多樣性，從而達到某種以單調的共性為基石的庸人的平等。由漢人小知識分子為主體構成的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寡頭階層，在共產主義大同理想的旗幟下，邁出了漢族沙文主義的步伐。雖然共產黨官僚集團

名義上允許成立了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少數民族自治區，但是，共產黨的政治組織、軍隊和秘密警察對這些所謂自治區的統治，卻比任何漢族地區的統治都更加嚴密；雖然爲了欺騙世界，共產黨官僚集團伸出的一隻戴金絲手套的手上，托著支持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甜蜜允諾，然而，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另一隻藏在袖子裏的鐵手，卻在冷酷地閹割少數民族的民族風格和文化特徵。而對於蒙古人，這個曾經震撼過世界的民族，共產黨官僚集團一直有一種病態的仇視和警覺。六十年代末，一個偶然的事情觸動了共產黨官僚集團繃緊的神經，於是，在共產黨專制政治發出的「堅決深挖，徹底肅清『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政治號召下，蒙古民族陷入了一場歷史上最慘痛的血腥悲劇之中。

「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是四十年代由一部分蒙古知識分子和貴族組成的團體。這個團體以蒙古獨立作爲政治理想。不過，四十年代中後期，在共產黨純熟的政治策略的分化瓦解之下，這個團體就已經冰消雪化了。其中一部分堅持原來政治理想的人，後來都被共產黨消滅掉，另一部分人則加入了共產黨。

六十年代末期，烏蘭巴干，這個因寫過一本吹捧共產黨的小說而被稱爲蒙古族作家的人，向內蒙古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遞交了一封告密信。在告密信中，烏蘭巴干宣稱：「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實際並沒有消失，而是一直在從事民族分裂的秘密活動，這個團體少數幾個還活著的、已經成爲共產黨高級官員的人物，就是這種秘密活動的靈魂。

烏蘭巴干寫這封誣告信的目的，或許僅僅是爲了通過向漢人共產黨官僚集團獻媚，以使自己能找到一條陞官發財的捷徑；或許只是基於個人私怨，想對那幾個已經成爲共產黨高級官員的前「內蒙古革命黨」成員報復。然而，這個無恥文人告密信中的竊竊私語，卻在專制政治充滿仇恨的心中激起了瘋狂的迴響；他的渺小的個人動機，也通過無所不在的專制權力的血色的陰影，擴大爲一場對整

個蒙古民族的慘絕人寰的政治迫害。

在肅清「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這個早已被歷史埋葬的政治團體的名義下，短短幾個月內，數十萬蒙古人，從普通的牧民、農民、工人到知識分子和一部分蒙古族官員，受到監禁與酷刑的摧殘，其中還包括為數眾多的同蒙古人建立了良好關係的漢人。在殘忍性與德國法西斯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刑訊逼供過程中，數萬人變成了殘廢，數字無法準確統計的人被迫自殺，大約兩萬多人在酷刑下死去。

人的生命會以許多種方式消失，或是在衰老中平靜地訣別生命，或是因疾病、因意外事故死去，或是在戰爭中戰死，但是，最令人悲痛欲狂的，莫過於含冤死在獸性的酷刑之下。因為，在那種情況下死去的，不僅是生命，還有對生命美的信念，還有迷戀詩意的心——那是一種對人性的絕望之死。

這場悲劇的兇手是重建的共產黨權力體系中的新貴和進行軍事管制的軍人，許多仍然處於共產黨「階級鬥爭」和「階級仇恨」理論陰影中的知識青年，則成為幫兇。而袁紅冰又一次成為一個孤獨者。

嚴冬還沒有過去，天空中卻已經飄拂起淺綠色的令人想起春風的雲縷。一天下午，袁紅冰為構思小說，在村外的林邊漫步。遠處，從灰黑色的凍結的原野上，走來幾個裹著灰白色的破舊羊皮衣的農民。儘管袁紅冰已經習慣了看到農民們佝僂的身姿，可是，他卻感到，這幾個農民的身體顯得格外彎曲、僵硬，好像就要被風吹斷的衰朽榆樹的枯枝。等那幾個步履遲鈍而沉重的農民走近之後，袁紅冰認出他們都是這個村莊裏的蒙古人。那位曾要他講故事的生產小隊的隊長走在最前面。袁紅冰同這些農民早已十分熟悉了，可是今天，那位小隊長只冷漠、陰沉地向他瞥視了一眼，就又垂下面容，像完全陌生的人一樣，默默地走過去。袁紅冰困惑地望著這幾個農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那位遠遠落在後面的、叫海棠的少

女走到袁紅冰面前，停住了。她茫然地睜大空洞的眼睛，用蒼白的聲音對袁紅冰說：「我們上午就讓叫到公社去了。軍代表說我們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限我們兩天之內坦白交代。要不，就專政我們……我該怎麼辦？什麼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

袁紅冰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海棠，因為，他還是第一次聽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這個概念。不過，他直覺地感到，專制政治像食腐屍的禿鷹一樣，又一次盤旋在這些貧苦農民的頭上了。想到面前這位美麗、善良而命運淒涼的少女，又將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魔爪下經受可怕的侮辱和摧殘，袁紅冰的心就痛苦地緊縮了。他簡短而急速地說：「逃吧——我帶你逃走！」

「逃？往哪兒逃——哪兒都是共產黨的天下。哎——」海棠輪廓俏麗、色調灰白的唇邊露出一縷荒涼的、苦澀的笑意，輕聲歎息著說：「我知道你是個好心人，可你救不了我，誰也救不了我……我也不想牽累你。」說完，海棠便離去了，沒有再向袁紅冰看一眼。

海棠那在灰黑的曠野上漸漸遠去的孤獨無助的背影，使袁紅冰覺得自己十分渺小，渺小得近乎醜陋。他只有用盡全力狠狠咬住牙齒，才能抑制住下顎的顫抖，轉身走向灰濛濛的天邊。他忽然發現，僅僅靠書寫悲劇並不能支撐起生命的高貴感，暴政固然摧殘人性，暴政下的沉默也會使人性在屈辱中萎縮。但是，他卻不知該怎樣邁出反抗的步伐，那並不是由於怯懦，而是因為茫然。

漫無目的地向南方走了十多里之後，袁紅冰踏上一片灰白得像屍布一樣的鹽鹼地。鹽鹼地的硬殼在腳下的碎裂聲，給他一種彷彿自己的生命正在破裂的感覺。遠處，一座村莊外枝幹乾枯的古榆樹下騰起了猩紅的火焰。在灰白死寂的鹽鹼地上，那團火焰顯得明麗怵目。似乎想讓那火焰焚燒他靈魂中的寒意，袁紅冰下意識地向火焰騰起的地方走去。然而，當古榆樹下的景象清晰地呈現在視野中時，他的靈魂卻更加冰冷了，就如同埋葬著千年寒冰的墓穴。

一個老人衣服都被剝光了，雙腳和雙手從背後用麻繩綁在一

起，吊在古榆樹的一根斜著伸出的枝幹上。老人身體下面，用石塊支起一口直徑一米多的、巨大的黑鐵鍋，鐵鍋裏什麼也沒有。柴草上跳盪的火焰，像野狗猩紅的舌頭舔著鍋底，連鐵鍋的邊緣都被燒成了暗紅色。老人枯瘦的脖頸像要折斷似的，拚命向上抬起，灰黑的臉上震顫著猙獰慘厲的神態，充血的眼睛猶如乾裂的紫紅的霧。老人消瘦的胸前裸露出條條肋骨，灰白的皮膚上迸裂開無數道紫黑色的傷痕，而他的腹部在燒紅的鐵鍋的烤灼下，如同懷孕的母豬一樣，以難看的豐滿感高高地膨脹起來，變成半透明的青灰色的肚皮彷彿隨時會可怕地爆裂。老人的兩腿間，萎縮的生殖器像一團發霉的棉絮，從生殖器間湧出的尿液滴落在不斷爆出一簇簇火星的炫目的鐵鍋裏，發出竊笑般的「滋滋」的聲響。風中飄盪著燒焦的尿液的騷臭味兒，可是，那尿液在鐵鍋裏化成的蒸氣，卻是淡藍色的，宛似白樺林中妖嬈搖曳的縷縷春天的晨霧。

十幾個衣衫破爛的農民排成一隊，瑟縮地站在鐵鍋旁。他們被縱橫交錯的皺紋割碎的臉，就像寒風吹裂的灰白乾燥的鹽鹼地，沒有一絲神情，彷彿他們連恐懼、悲傷都不會了。而他們抽搐、戰慄的身體似乎只是一塊塊枯萎的「本能」，在某種刺激下悸動。

一個士兵帶領幾個知識青年，站在那排農民的前面。那個士兵的軍裝像是過早從冬眠中甦醒的癩蛤蟆的皮膚一樣，呈現出膿綠色。他狂熱地揮動著短粗的、畸形的胳膊，對那排農民咆哮：「我們早就掌握了證據——你們都是想要分裂社會主義祖國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黨徒。現在給你們最後一個坦白交代的機會。凡是不主動交代的，老子就要對他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把他吊在鐵鍋上，烤死他！」

「我是『內人黨』……說我是什麼都行，別吊我……。」一個農民無淚地乾嚎著，頹然跪倒在地上。他的聲音像一片灰褐色的鏽跡在哭喊。接著，其餘的農民也都一個跟著一個跪下了，而吊在鐵鍋上的那位老人膨脹欲裂的肚皮，滲出了怪誕的嫣紅色，彷彿是塗在

泡腫了的溺死者屍體上的胭脂。

袁紅冰冷峻地注視著前面的景象，眼睛如同被刀劍劈裂的岩石。看到過的一幕又一幕悲劇已經使他的目光變硬了，然而，他的心對於人的痛苦依然像滴血的鋒刃一樣敏感。不過，此刻令他悲痛的，不是那位被吊在燒紅鐵鍋上的老人的慘狀，也不是那些跪在地上抽泣的農民，而是那個士兵和那幾名知識青年的眼睛——是他們的眼睛看到人類痛苦時現出的興奮、灼熱的神情。那種神情令人想起血紅的毒蜘蛛爬向獵物時的興奮的情態。袁紅冰就為人的眼睛變成兇殘的獸眼而悲痛欲絕。他覺得，即使沐浴在血海中，也洗不淨那些眼睛裏的獸性的灼熱和興奮。

突然，空氣在一聲淒厲的、拖長的嘶叫中，血淋淋地顫抖起來。那位吊在古榆樹上的老人的肚子像吹漲的氣球一樣爆裂了，內臟從痛苦抽搐的裂口間滑落進暗紅的鐵鍋。騰起一團團急速翻滾的、腥臭的煙霧。透過黑藍色的煙霧，可以隱約看到閃爍起青紫色光澤的扭曲的腸子，如同垂死的蛇一樣，在鐵鍋中宛轉扭動。而老人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聲，卻還在蒼白的風中搖曳，彷彿是一聲撕裂生與死的界限的猙獰的抗議。

似乎是為了擦掉老人的慘叫留在藍天上的猩紅的痕跡，那個士兵短粗的脖子上鼓起蜿蜒曲折的血管，吼叫起來：「死了一個反革命沒有什麼了不起——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不過，士兵的喊叫雖然粗硬、洪亮，但卻有一種空洞感，好像是在生鏽的鐵皮桶中迴盪。

當天深夜，袁紅冰回到村裏之後，發現同村的知識青年都聚集在宿舍裏。一個下午被召到公社所在地開會的男知識青年，正傳達當局關於肅清「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指示。

「……『內人黨』是一個以民族分裂為目的的龐大的秘密反動組織，我們村裏也有幾個『內人黨』的嫌疑犯。軍代表要求知識青年

積極投入到揭露這個反動組織的運動中……。」那個下午到公社去開會的知識青年用神秘的、緊張的語調說。他那由於缺乏營養而變成灰白色的臉上，浮現出兩片激動的紅暈。袁紅冰沒有注意聽發言者說什麼，只是冷漠地看著那些知識青年的眼睛。他發現，他們的眼睛裏都閃爍起有些畏懼的興奮的光亮，那是由於農村貧乏的精神生活受到某種刺激而產生的茫然的興奮。

「不久前，他們還都是『黑崽子』，都還受過侮辱與損害。難道，他們現在竟然也要去摧殘別人嗎？」袁紅冰忽然這樣想道，並且感到了一種深刻的厭倦，厭倦得不能再注視他們。於是，袁紅冰默默地轉身走出了房間。那幾名女知識青年也隨在他身後，離開了。袁紅冰沒有同她們交談，但是，他直覺地意識到，這些喜歡唱歌的女性，絕不會迫害別人。

幾天後，袁紅冰又像往常一樣踏著暮色在村邊漫步。他看到海棠一個人離開了村莊，在沒有道路的荒野上，向南方走去。

那天的暮色格外明麗，從遙遠的地平線上斜射過來的落日餘暉是淡金色的，荒野間，幾株杏樹紫銅色的扭曲的枝幹上，雖然還沒有長出翠綠的葉片，但已經生機盎然地擠滿了一簇簇盛放的杏花，杏花的顏色是潔白的，而那潔白的色調中卻有一種比嫣紅的火燒雲更濃豔的風韻。只不過，天邊瀰漫的淺灰色的霧，給明麗的暮色增添了幾許憂鬱的情調。

以前，海棠和袁紅冰不期而遇時，她總要從遠處默默地向袁紅冰斜睨，而她野杏形的幽暗的眼睛深處，會傷感地閃爍起破碎、但卻燦爛的夢幻。可是，那天海棠卻沒有向他注視，更沒有向他回顧。海棠只沉迷地凝視著天邊，茫然地向前走去，她那被落日照亮的眼睛，彷彿凝結著一片金色的悲哀。經過一株野杏樹時，海棠停住了，她緩緩地舉起手臂，折下一段花枝，噙在輪廓俏麗的雙唇間。在那一刻，突如其來的不祥的預感，使袁紅冰幾乎要狂奔過去，挽留住那位少女走向荒野的腳步。然而，他卻終於沒有那樣

做。

「留住她，我又能給她什麼？」當時，袁紅冰這樣想著，向海棠漸漸遠去的身影遙望，直到她那穿著褪色的紅棉襖的背影，消逝在天邊淺灰色的霧氣中。

過了兩天，海棠失蹤的消息在人們神情陰鬱的竊竊私語中傳開了。得到這個消息之後，袁紅冰立刻向那天海棠的身影消逝的方向追尋而去。乾裂的原野上只有風的痕跡，卻看不到海棠的足印，可袁紅冰仍然不停地向前行進，因為，他覺得，他的心知道海棠走向了何方。

袁紅冰在荒原上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傍晚時分，黃河擋住了他的去路。大塊大塊灰藍色的冰凌在寬闊的河面上碰撞著，發出富於堅硬破碎感的聲響，袁紅冰隨著那聲響而戰慄的目光，在峭岸邊的一塊岩石下，找到了一段野杏樹的花枝。袁紅冰神情肅穆地蹲跪在那塊岩石邊，從野杏樹的花上將一朵枯萎的杏花摘下來，夾在他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中，彷彿要使那少女身體氣息一樣迷人的杏花的清香，滲進筆記本上描寫出的悲劇間。

然後，袁紅冰站起來，佇立在峭岸上，久久地望著黃河彼岸銀灰色的沙漠。他不願意，或者說他不敢繼續尋找海棠了，他怕會因找到海棠的屍體，而使他心中的確信崩潰——他確信，海棠那穿著褪色的紅棉襖的身影，一定隨深紅的晚霞一起，飄向了沙漠的深處，在那裏，她會找到塵世之外的銀灰色的寧靜。

返回村莊的路上，袁紅冰遠遠看到，一個頭髮骯髒像茅草一樣蓬亂的乞丐，俯伏在路邊。走到近處，袁紅冰才認出，那是海棠的未婚夫「蠅蠅」。他形容枯槁，神態呆板，爆起一層灰白皮屑的青色的嘴唇間，不斷飄出低微、茫然而又像灰燼般灼熱的呼喚聲：「海棠，你到哪兒去了，海棠……。」

袁紅冰像被誘惑了似的，逼近地向「蠅蠅」那呈現出神智喪失的空洞感的眼睛注視了許久。此刻從那雙掛著膿綠色眼屎的愚昧的

眼睛中，袁紅冰看到了一種值得爲之浩然長歎的、乾枯的人性之美，因爲，那雙眼睛畢竟還會爲愛情而真誠地痛苦。

儘管袁紅冰所在村莊的知識青年幾乎都沒有捲入那場殘酷的「清查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運動，但是，袁紅冰仍然感到了令他窒息的、越來越濃烈的血腥氣。於是，他背起一個破舊的挎包^(編註)，帶著一支筆和一個筆記本，離開了村莊，走向北方。他沒有回到呼和浩特市，而是越過市郊的荒野，走向陰山山脈——他要走出人世，他要到山野中去，尋找沒有被血腥的政治污染的晴空。

袁紅冰登上了陡峭的峰脊，回首俯視。他發現，雲霧迷茫的古敕勒川原野，連同他遺失在那片土地上的痛苦，都變得那樣遙遠，那樣虛幻，而浩蕩的高空之風，將對於生命的灼熱的沉思和冥想，吹進他的靈魂。

袁紅冰像一隻年輕的、孤獨的野豹，在陰山山脈間遊蕩著，追尋思想的獵物，除了有時可以從牧羊人那裏得到一些食物之外，他只能採摘樹葉、花瓣和剛剛泛青的野果爲食，以山澗的泉水爲酒；夜裏，山洞、岩石下和稀疏的白樺林間，就是他的棲息之所。他消瘦了，憔悴了，衣衫被岩石割裂了，可是，他並沒有感到痛苦。物欲好像變得遲鈍了，陌生了，而時時襲來的饑餓，也彷彿是透過厚厚的濃霧傳來的冷漠的感觸。只有他的心在近乎瘋狂的渴望中，猶如乾枯的、深紅的火焰在荒涼的風中燃燒。袁紅冰覺得，他已經可以呼吸到某種思想獵物的濃烈的氣息，可以撫摸到某種美麗哲理的灼人的邊緣。然而，當他伸出思維的豹爪，想要攫住那思想的奔鹿，用利齒撕裂她的咽喉而狂飲殷紅的獸血時，那獵物卻又突然消失了，他只能撕碎冰冷的岩石；當他想要以放蕩不羈的激情摟抱住那美麗的哲理時，他卻只摟抱住了呼嘯的長風——這使他焦灼如狂。只有布滿風蝕裂縫的峻峭的懸崖在落日中變成凝重的金色時；只有暗紫色的晚霞飄落岩石裸露的峰巔之上時，袁紅冰被沉思燒焦的目光，才會呈現出蒼茫雲海般的寧靜。

一天，袁紅冰沿著陡峭的峰脊走上陰山山脈北緣的高峰。杳無人跡的荒野從山峰下，伸展向微微起伏的漫長的地平線。灰藍色的浩蕩的風使袁紅冰那一直長到脖頸後面的長髮，猶如雄馬的鬃毛般紛亂地飛揚起來。在迅疾的風湧來的地方；在北方那遙遠的天際，一團一團墨黑的雲以深沉狂放的內在感翻滾著，升騰向天空，迅速崛起為巍峨高聳的雲峰。當那雲峰達到天空的最高處時，突然崩塌了，沉重地壓向地面，片刻之間，遼闊的荒野完全被灰黑色的動盪的雲海遮蓋了。袁紅冰彷彿站在岩石的海岸上，面對無邊的峻峭的波濤，而他的心則在從未體驗過的深刻的寂靜中，緊張地期待著某種熾烈的時刻。

袁紅冰腳下的雲海劇烈地震顫了一下，驟然變成了深紅色，就像燃燒的沉思，緊接著，無數道雷電宛似晶藍的鋒刃同時在深紅色的雲海上炫目地閃耀起來。暴烈的雷聲如同堅硬的天空與岩石的大地兇猛撞擊發出的震盪。袁紅冰覺得，那一道道曲折而銳利的雷電無情地劈斬在他的心上，將他那燧石般的心劈裂了，而禁錮在堅硬心中的思想的火焰，燦爛地破碎為帶淚的歡笑。隨著一聲瘋狂的長嘯，在袁紅冰意識中熔鑄已久的哲理，猶如長翅滴血的鷹，飛翔在轟鳴的雷聲之上：「審美激情才是生命的本體！生命的意義只在於讓英雄的激情迸濺在虛無之上，讓那屬於生命的虛無成為美，成為獸血般的殷紅！」

在狂喜中，袁紅冰像投入激盪的怒濤一樣，躍下陡峭的山峰，在陰雲低垂的荒野上奔跑起來。他向急速翻滾的雲層高高地仰起長髮飄舞的頭顱，而金色長蛇般的雷電似乎就在他衣衫破碎的身邊掠動。儘管挾帶著冰雹的鋼藍色的急雨擊裂了他的額頭，而湧出的豔紅的血時時蒙住他的眼睛，可是，袁紅冰那剛烈的目光依然透過迷濛的血霧，如同猛獸一樣呼喊出在他心中閃爍的哲理。

編註：揹包，少數民族現今用以裝容物品的背包，以土布縫製而成。

「理性不配成爲生命的本體，因爲，理性只相信必然的規則，只以生存爲原則，只有一顆趨利避害的心；審美激情才是宿命之上的意義的創造者，只有審美激情才會以自由、美麗、高貴的存在爲原則；只有視審美激情爲絕對價值的靈魂，才能引導歷史走向創造生命之美的命運……「必然」是物性存在的宿命，但是，無數必然的隨機撞擊中，則會飛出偶然性的鳳凰。偶然性，那是『無』產生的『有』；那是物性的『有』之上的意境豐盈的『無』的存在；那是不受宿命束縛的因素；那是自由的根據——自由就是偶然性對必然宿命的否定……在構成生命的要素中，唯有審美的激情才同偶然性放縱不羈的個性相一致，因此，只有審美激情才是人性中的自由之鳥。生存固然需要理性，但是，只有在理性以審美的激情爲命運的立法者，生命才會成爲意義，成爲美，成爲可以毫無愧色地直視太陽的高貴的夢——生命才可能以英雄驕傲的步履，走出物性生存，哪怕是暴政下的生存的陰影；走出怯懦、卑賤、自私、詭詐等等人性的墮落，走上高貴人格的藍天，並佇立在生命之美的雲端，面對獸血般殷紅的虛無，吟誦自由的詩篇……追求永恆的心是怯懦的，因爲，他沒有勇氣直視生命虛無的宿命，他想用比虛無更虛假的永恆來撫慰黏乎乎地蠕動的生存本能。把輕蔑的背影轉向永恆，而用熾烈的目光凝注瞬間吧，因爲，生命的意義只在於瞬間的華美。走出永恆的陰影，人就走出了爲本能而生存的宿命；走向燃燒的瞬間，人就成爲虛無中的意義——使審美的激情成爲意義，成爲虛無宿命之上的自由，而自由就是超越意志，就是對宿命的超越……。」

袁紅冰裸露出刻滿思想傷痕的心，沐浴在橫掃荒原的暴風雨中。他如醉如癡地奔跑著，熾烈地呼喊著。當時，他呼喊出的、同炸裂般的雷聲爭鳴的哲理，雖然還是凌亂的，破碎的，但是，就在那天，內蒙古高原上的雷電之火，卻已經熔鑄出了他的英雄人格哲學——或者叫作激情本體論哲學——聖殿的最初幾塊奠基的金磚。

袁紅冰的腳步踉蹌了，不斷撲倒在破裂的岩石間；他的聲音嘶

啞了，變成拖長的、悲愴的呼號，可是，暴風雨還沒有停息，他心中的狂喜也還沒有找到平靜的港灣——他爲自己從此不必再僅僅做一個悲劇的記錄者而狂喜。他知道，哲理的狂飆已經爲他找到一條超越悲泣的文學創作之路。他要使生命躍入黑色的悲劇之火中，以堅毅的心忍受焚身的痛苦；他要在生命化爲殷紅的灰燼前，在悲劇那堅硬峭立的黑色火焰上，用露出白骨的手指刻出可以令萬年的歷史爲之感動的美麗人格。

不知什麼時候，暴風雨停了。袁紅冰凝然不動地俯臥在荒原上。長時間風餐露宿和饑餓的折磨，再加上剛才那場暴風雨的沖刷，使他的消瘦的身體變得像火炭一樣燙人，可是，他卻覺得靈魂如同一片寒冷的霧，正從他衰弱的軀體中飄散。他意識到，自己病了，而且很可能要在野草間變爲一具乾屍。他掙扎著，想要抬起頭顱，向低垂的藍天訣別——他想要最後注視一次自己映在藍天上的容顏。然而，他卻沒有成功，因爲，空洞的頭顱似乎比岩石還要沉重。於是，他只好竭力睜大眼睛，逼近地俯視布滿碎石的地面。當他的目光逐漸變得模糊時，他感到，自己彷彿正面對著一面巨大的青銅鏡。在青銅鏡深淵般的意境中，他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形象：消瘦的面容上，放縱不羈的俊美和剛毅的冷峻凝結在一起；堅硬的眼睛裏聳立著峻峭的高傲，而略帶瘋狂意味的悲愴，猶如一片殘留在高山之巔的深紅的晚霞，飄落在那懸崖般高傲的神情上。

「是我心中美麗的哲理，給我以英雄男兒的神韻……。」袁紅冰的這最後一縷思緒，帶著沉醉而又蒼涼的微笑，無聲地消失在殷紅的虛無之中。

經過幾天高燒中的昏睡之後，石縫中的野草一樣頑強的生命力，終於又使袁紅冰的眼睛慢慢睜開了。他眼前彷彿瀾漫起乳白色的雲霧，而雲霧後面呈現出一片深遠而寧靜的意境。從那意境中，袁紅冰看到了像滿山滿野盛開的罌粟花般絢麗多姿的哀愁；看到了翠綠的白樺林一樣迷人的詩意；看到了嫣紅如雪原上流蕩的晨光似

的情思。

那片美麗的意境使袁紅冰憔悴的目光變得灼熱了，而瀰漫的霧漸漸退去。袁紅冰發現，他身旁坐著一位大約十六、七歲的身穿破舊的銀白色蒙古長袍的少女。少女的膚色白得像怒放的野杏花，輪廓優美的紅唇呈現出純淨而又妖嬈的情韻，閃著暗藍色光澤的黑髮，飄垂在像用雪花石雕成的秀長的脖頸邊。而袁紅冰剛才看到的那片豐饒的意境，就是少女明澈的眼睛。那雙眼睛又大又長，既沉靜，又熾烈；沉靜得令人想起雪原上的晨空，熾烈得讓人心疼。

自從幾天前，袁紅冰毫無知覺的身體被蒙古少女拖進這座簡陋的帳幕中以來，他還是第一次睜開眼睛。此刻，少女情不自禁地稍稍俯下面容，驚喜地凝視著袁紅冰眼睛深處那風蝕的斷崖般峻峭的高傲神情。過了許久，她才帶著動聽的胸音，說了一句：「噢——，我救活了一隻鷹……。」說完，少女嫣紅的唇邊飄拂起乳白色的霧一樣朦朧的微笑，而她又長又大的眼睛裏，搖盪起的淚影如同雪水河銀色的激流。

少女扶著袁紅冰坐起來，將一碗牛奶慢慢倒進他岩石裂縫似的嘴唇間，然後，又以溫柔的動作使他的身體重新仰臥在破舊的毛氈上。通過簡短的交談，袁紅冰知道了，這位蒙古少女的家原來在北方幾百里外的草原深處，她的祖父是共產黨奪取政權前的蒙古貴族；一個多月前，她的祖父被認為是「內人黨」徒，一個軍代表用牛皮繩把她的祖父拖在馬後，狂奔著衝出了浩特；等她在荒野上找到祖父時，發現他的頭顱早已在岩石上撞碎了，身體被驚鷹和野狼撕咬得露出了慘白的骨骼；幾天後，她的阿爸和阿媽也都在酷刑下死去；於是，她和祖母帶著一頭奶牛，逃到了陰山北麓這片沒有人跡的荒漠草地。

少女講述這些時，聲音既冷漠，又蒼白。袁紅冰那因體驗過太多的悲劇而乾裂的心，也感到了蒼涼的倦意。他的意識又在那深刻的疲倦中，化為荒漠般死寂的意境。

當袁紅冰再次清醒過來時，一位穿著古銅色蒙古長袍，身體乾縮的老婦人，正蹲跪在他的身旁。老婦人布滿深深皺紋的面容，衰老得像一塊隨時都可能破碎的青銅色的石頭；深陷的眼眶中，淡金色的眼睛，宛似兩片遺失在秋日天空中的古老的陽光。老婦人那顯示出苦難命運痕跡的道道皺紋，使袁紅冰覺得，自己彷彿面對著一塊裸露在荒野上的乾裂的墓碑，而老婦人深陷的淡金色的眼睛，又使袁紅冰體驗到一種頑強的生命之美——無論多少苦難，即使重疊的苦難能把男子漢鐵石的心都壓碎，也無法抹去蒙古女人靈魂中那一縷淡金色陽光的神韻。

那位老婦人扶起袁紅冰，餵他喝下一碗牛奶後，便彎曲著僵硬的脊背，沉默地走出了帳幕。袁紅冰艱難地轉動了一下沉重的身體，使自己側著躺在毛氈上，向帳幕敞開的門邊望去。

外面，陰山山脈峻峭的絕壁和山峰已經在落日中變成了凝重的金色，顯出荒涼的輝煌感。那位老婦人在離帳幕不遠的地方，面對日球沉落的方向盤膝坐下，越過寬廣的荒野飄來的陽光，湧進她深陷的眼眶，使她的眼睛看起來像燦爛燃燒的黃葉。那位身穿銀白色長裙的蒙古少女佇立在老婦人身後，猶如一株銀幹的、秀美的白楊樹。她秀長的眼睛像動盪的雪水河，而深紅的晚霞就沐浴在雪水河銀色的波濤中。在淡紫色的風突然變得激動起來的時刻，少女向落日唱起了古老的蒙古民歌：「火紅的山丹花在岩石邊開放，是爲了躲避狂風；灰翅的野鴿在山崖上築巢，是爲了躲避暴雨；長腿的雌鹿奔向高山，是爲了逃避狼群的追趕；飄著草香的風吹向落日，是爲了逃避黑暗的長夜；大眼睛的蒙古女兒尋找勇敢的騎手呵，是爲了在寬闊的胸懷間安睡……。」

袁紅冰以前也曾許多次聽到過蒙古歌曲，並爲之感動。然而，沒有誰的歌聲像這位蒙古少女的歌聲那樣令他心靈震撼；令他想要撕裂胸膛，用自己灼熱的血，爲那歌聲獻祭。袁紅冰覺得，少女音韻中那豔麗的哀愁，是對蒙古英雄史詩的深沉的懷戀；少女歌聲中

那遼遠的蒼涼，是對英雄男兒的熾烈的渴慕；少女的節律中那紫色的悲愴，是對美麗凋殘的無盡的嚮往。

日球沉落了，少女的歌聲也隨晚霞消逝在灰藍的暮色中。老婦人深陷的眼眶裏只剩下一片黑暗的灰燼，少女的眼睛則如同凍結著激流的冰河，而袁紅冰的心卻依然被殷紅的落日燒灼著。

那天晚上，蒙古少女為袁紅冰脫去衣服，用溫暖的濕毛巾擦拭他美麗的身體。這是袁紅冰第一次在女人面前裸露出身體。但是，他卻覺得十分自然，自然得就像銀灰色的草浪一定要在淡藍色的晨風中搖曳起伏。少女的動作很輕柔，彷彿在抹去鋒刃上的血跡，可是，她飄落在袁紅冰身體上的目光卻更輕柔，如同情態妖嬈的豔紅的流雲，正在以豐饒的柔情，撫摸高山之巔峭立的岩石。

飄浮著銀色月光的夜色無聲地湧進了帳幕。少女摸索著，脫光了衣服，依偎在袁紅冰身邊。袁紅冰深深地呼吸著少女身體的氣息，那氣息中有茴香草的醉人的韻味，有紫苜蓿花的濃豔的情調，又有苦艾草令人憂鬱的清香，還有一種雌獸般的野性的風情。少女突然像被野火焚燒著的白樺樹，又像寒風中的一片乾裂的紅葉般，急速顫抖起來。接著，袁紅冰聽到了少女那灼熱而又幽暗的胸音：「你生病的時候，身體燙得人心疼，我好像摟抱住了一團火，一塊落日上的石頭……現在，你的病好了，卻像一股寒風……風總是要飄走的，誰也抱不住風……。」

突然湧起的浩蕩的柔情，使袁紅冰摟抱住了少女銀色蟒蛇一樣柔韌的腰肢。但是，他如同進行某種神聖的祭祀似的，心中充滿了金色的莊嚴感，而沒有一絲情欲的衝動。這並不是由於他的身體還沒有從重病中完全恢復，而是因為他覺得，任何一點物性的欲望，都會弄髒了懷裏這片野杏花般潔白的、屬於荒原的情感，他只願用熾烈的心，在這片春雪般純淨的美色上，留下猩紅的親吻。

有時是那位少女，有時是那位老婦人，每天都給袁紅冰端來幾碗牛奶。大約一個星期後的傍晚時分，袁紅冰終於能夠從毛氈上站

起來了。他站起後的第一個動作便是急切地向帳幕外走去，他想要讓自己的目光沉迷在天邊罌粟花的晚霞中。可是，走出帳幕後，他的眼睛卻突然凍結在陰沉的神情中。他看到，離帳幕不遠的地方，有一隻架在石塊上的鐵鍋，鍋裏面是用樹葉、草根和青澀的野果煮成的濃綠色的湯。一隻帶有黑白花斑的奶牛將頭俯向乾燥的地面，艱難地啃嚙低矮的野草。那隻奶牛十分消瘦，臀部隆起的骨骼好像要把皮毛刺穿似的。少女和老婦人正坐在鐵鍋旁，用油漆剝落的木碗喝那種濃綠色的湯。老婦人牙齒已經掉落的乾癟的嘴，困難地咀嚼著堅韌的草根和樹葉，每吞嚥一次，她脖頸上鬆弛地垂掛下來的乾枯的皮膚，都會痛苦地抽搐起來。

袁紅冰好像突然之間變得衰老了。他沉重地轉過身體，向帳幕中走去。以冰冷而銳利的疼痛感從骨頭縫裏傳出的羞愧和悲涼，使他的雙腿如同枯枝一樣僵硬。他為一個男人沒有能力幫助苦難中的女人，卻要靠她們賴以為生的牛奶活下來而羞愧和悲涼了。袁紅冰走進帳幕，把那個破舊的書包搭在肩頭，然後，凝注著他和那位蒙古少女曾一起躺在上面的灰白的毛氈，緩慢地退向門邊。他準備離去了。他無法再留下來，因為，那頭瘦弱的奶牛的奶顯然不夠維持三個人的生命，而他身無分文，在這片乾涸的荒野上，他也不可能找來別的食物。

袁紅冰離開帳篷後，沒有向那位少女和老婦人看一眼，就默默地向西方的天邊走去。他知道，蒙古少女那哀怨、幽暗的目光一定像灰色的流雲纏繞著他的背影，可是，他卻冷酷地挺直了身體，竭盡全力抑制住回顧的欲望。他怕瞬間的回顧都可能會使他喪失離去的勇氣。他只能直視著落日向身後的蒙古少女告別。

日球已經沉落了一半。在裸露出暗紫色岩石的、空曠的地平線上，落日呈現出荒涼的金色，彷彿是成吉思汗時代蒙古鐵騎巨大的圓穹形軍帳。袁紅冰遼遠的目光隨著豔紅的流雲飄落在日球灼熱的輪廓上，而一個猶如雷電撞擊在古老銅鐘上的聲響，迴盪在他峻峭

的心中：「一定要寫一本關於蒙古民族的小說，作為獻給這位救助了我生命的蒙古少女的花環——要讓殘留在少女歌聲中的蒙古民族的神韻，成為燦爛的詩意，成為刻在金色落日上的高貴的人格！」

袁紅冰確定，小說的名字應當是《自由在落日中》，因為，在共產黨專制政治下的蒙古人命運的太陽，似乎將無可挽回地沉落了。但是，袁紅冰要用文學的筆觸，使那命運太陽的沉落同猛獸悲愴的激情，同美麗凋謝的哲理聯結在一起；使蒙古的命運成為一次輝煌的日落，並在虛無中留下英雄史詩的浩蕩悲歌和狂笑。

日球完全沉落了，地平線上只剩下一片暗紫色的晚霞。袁紅冰忽然心靈悸動地想到，他甚至沒有問過那位蒙古少女的名字。在灼熱燙人的遺憾中，袁紅冰猛然轉回面容。然而，在身後他只看到了一片蒼茫的暮色，那濃重的暮色彷彿是時間的殘跡，而蒙古少女的歌聲和柔情，都已經永遠消失在那灰色的殘跡中。只有那雙又長又大的少女眼睛，那雙宛如雪水河的激流般明澈的眼睛，那雙銀色波濤似的光波中沐浴著深紅晚霞的眼睛，不可磨滅地留在他的心中，像是一個永遠不會破碎的、堅硬的美。在此後的許多艱難的時刻，是這雙蒙古少女的眼睛，是這個堅硬的美，使袁紅冰保持了一個英雄男兒應有的高貴人格。因為，他覺得，任何怯懦和卑鄙都是對這雙蒙古少女的眼睛的侮辱。

袁紅冰沿著陰山山脈北麓，向西行進了半個多月。這一段時間中，他主要靠捕捉到的螞蚱和灰鼠為生。在一次饑餓難耐的時候，他曾握著隨身攜帶的蒙古短刀，從一個鄉村小店裏搶劫了幾個罐頭。每到傍晚，那最富於惆悵詩意的時刻，他都在荒原上燃起一堆篝火。吃過烤熟的螞蚱或灰鼠之後，他便藉著落日的餘暉開始在筆記本上寫作；日球沉落了，他就在跳盪的篝火下寫作；篝火熄滅了，他就把筆記本湊近暗紅的灰燼，一直寫到深夜。儘管荒原上的夜晚只有淒涼的月光、長歎般的風聲和野狼的哀號，可是，袁紅冰卻一點兒也不感到寂寞，因為，一個個剛毅的哲理和熾烈的悲劇，

不斷在他動盪的靈魂中崛起和崩塌。

終於有一天下午，袁紅冰在一個冷落的荒原小鎮上找到了他的哥哥袁維中。袁維中是六八年內蒙古醫學院的畢業生。畢業後，在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的政策驅趕下，他便離開呼和浩特，來到這個小鎮做鄉村醫生。這些大學畢業生同知識青年的區別，只在於他們能從國家領到一份微薄的工資，從而不必像知識青年那樣爲了生存過分艱難地掙扎。

這裏名義上是一座小鎮，但實際上只在很少人跡的沙石路邊散落著幾排土坯房。小鎮的周圍，無論向哪個方向望去，都只能看到無邊的荒漠草原。黑藍的馬蓮叢、灰綠的芨芨草和裸露出地面的黑色岩石，是灰褐色原野上唯一能找到的富於立體感的空間形象。景色荒涼得似乎只要注視片刻，就能令最豐盈的眼睛也染上永遠洗不去的荒涼的色調。

袁維中就住在鄉村醫院的一間狹小的房子裏。他身體消瘦、細長，長著漂亮的頤鬚，高高的隆起的鼻骨中間有些彎曲，像是古希臘的美男子雕像；而高傲的神情使他的眼睛很有男子氣概。

雖然由於袁維中在中學和大學時都住校，袁紅冰同他相處的時間並不多，不過，他對哥哥卻有很深的感情。這也許是因爲，童年和少年時代，他時常聽到哥哥在周末回家時拉小提琴，同時哥哥演奏的都是憂傷的曲調，而袁紅冰喜歡憂傷的曲調在他心中播灑下的那種又苦又甜的意韻。原來，袁維中的頭髮如同夏日的雷雨雲一樣烏黑而濃密，可是，這次袁紅冰見到哥哥時，卻傷心地發現，他的頭髮都脫落了，露出像嬰兒的皮膚般粉紅色的頭頂。不過，令袁紅冰寬慰的是，哥哥的眼睛並沒有因爲注視荒漠草原而變得荒涼，儘管他從哥哥的眼睛裏看到了以前沒有過的深長的憂鬱，然而，那雙眼睛仍然使袁紅冰感到了豐饒而遼闊的精神的魅力。

袁紅冰來到這座小鎮的第二天，一個客人走進了哥哥的房間。這個客人是被當局發配到另一個小鎮上的復旦大學的畢業生，他的

專業是海洋捕撈，而命運卻讓他來到了遠離海洋的高原。據說，旗裏的官員戲謔地對他講：「我們這裏只有醬油裏的蛆可以捕撈。」於是，他便被分配到一個供銷社裏銷售醬油。

袁紅冰並沒有注意客人同袁維中談些什麼，而是一直望著他的眼睛。那是一雙彷彿連憂鬱都枯萎了的、過早衰老的眼睛，望著這雙眼睛，就像面對著一個已經死去的灰暗靈魂的殘骸。當看到袁維中同客人對視時，袁紅冰不禁黯然神傷，他是為哥哥而痛苦。他感到哥哥一定是艱難的——一個精神豐盈的心靈卻每天只能注視荒蠻的原野和灰暗的目光，這怎麼能不艱難。

很快，袁紅冰就發現了哥哥的一個秘密——他也在進行文學創作，而且已經寫出了十多篇短篇小說，總共有十五、六萬字。每天吃過晚飯，他們都要在荒野中散步。當他們踏著沉寂的夜色回到房間後，袁維中就用厚厚的布簾仔細地把窗戶遮住，坐在煤油燈下開始寫作，袁紅冰則躺在木板床上閱讀哥哥已經完成的短篇小說。

小說裏的主角大都是受到共產黨官僚摧殘與侮辱的教師、記者、女演員、大學生。袁維中以清新、流暢而又秀雅的文筆，描繪出頑強地生長在一個個悲慘命運裂縫中的人性之花，那些人性之花雖然都有一種憂鬱的、憔悴的情調，可是，那憂鬱卻像天際之外遙遠的綠洲上吹來的風，能一直飄進人們乾裂的心底裏；那憔悴如同年輕英俊的流浪漢落滿風塵的背影，能把人們的目光引向荒涼的地平線上搖曳的野花。

袁紅冰被哥哥的小說感動了，他覺得，無論是藝術氣質，還是精神內涵，哥哥的小說都可以同他讀過的世界著名文學家的作品相比，而毫不遜色。袁紅冰忽然明白了，為什麼哥哥的眼睛沒有變得荒涼——因為，這裏荒涼的景色即使可以令岩石都在死寂中破裂，並發出無聲的長歎，卻也無法讓一個用生命創造詩意的靈魂乾枯。在閱讀疲勞的時刻，袁紅冰時常從旁邊默默地注視寫作中的哥哥。哥哥那在枯黃的煤油燈光中呈現出的臉部的輪廓，猶如一位聖哲的

古銅雕像般，給人以凝重、深沉的美感。袁紅冰用他堅硬的目光撫摸著那種美感，同時，悲壯的驕傲像紫色的懸崖在他心中崛起，他是為自己的兄長而驕傲，他不能不驕傲。因為，當無數中國文人為了世俗的地位而無恥地吹捧共產黨官僚暴政時，他的兄長，這個勇敢、真實的靈魂，卻在冒著被殺頭，或者終身苦役的危險，像一位不索取報償的石匠，在這荒原上為暴政下凋殘的美麗人性，艱辛地刻製墓碑。

最令袁紅冰心靈震撼的，是一篇描寫蒙古少女和年輕的鄉村醫生之間愛情悲劇的小說。小說中的蒙古少女秀髮如雲，她總喜歡讓烏黑的長髮在迅疾的風中披散開來，同深紅的晚霞一起飄舞，而那位鄉村醫生曾迎著寒冷的秋風走遍荒原，摘擷最後的野花，只為了使蒙古少女充滿寂寞秋色的眼睛裏，搖曳起野花的神韻。後來，在「清查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運動中，蒙古少女被當做「內人黨」徒綁在一株白楊樹上燒死了。當時，鄉村醫生就站在遠處的山岡上，看著那團豔紅的火焰，看著蒙古少女如花的眼睛在焚身的痛苦中向他深情地凝注。蒙古少女死後，鄉村醫生因為自己的怯懦，因為他沒有勇氣摟抱住那團豔紅的火焰而痛苦得發瘋了。他拖著垂死野狼般的嘶嚎，奔向杳無人跡的荒原，去徒然地尋找那團永遠在天際殘酷地燒灼著他眼睛的火焰。

袁紅冰沒有問，但他直覺地確信，他的哥哥就是小說中的鄉村醫生，他曾愛上過一位已經化成火焰的蒙古少女。袁紅冰也理解了哥哥眼睛深處的那片憂鬱，那是悲慘的愛情和自責的痛苦，飄落在她靈魂中的沉重的灰燼，即使是狂烈的風暴也吹不散那灰燼，因為，那片灰燼是鮮血的遺跡。

袁紅冰在小鎮上度過了半個多月，然後，便帶著哥哥給他的一些錢，重新走上了流浪漢的荒原之路。那天，哥哥把袁紅冰送了很遠，最後分手時，他只對袁紅冰說了一句話：「塵世的命運可以苦難，但幸福就在心中。」

第八章

流浪了半年之後，在那年秋天，袁紅冰回到了呼和浩特市。他帶著滿身風塵、憔悴的容顏和鐵石般的眼睛回來了，同時也帶回了一本布滿歪斜字跡的筆記本——他孤獨的足跡留在了荒涼的時間中，而他靈魂的血跡則凝結在那個筆記本裏。長時間的寂寞和孤獨的流浪，使袁紅冰產生了對於情感的渴望，他冰冷的手指想要撫摸到灼熱的親情，但是，回到家中後，他卻只尋找到了寒意澈骨的哀愁。

袁紅冰是在中秋節，這個中國人闔家歡聚的節日的夜晚，回到呼和浩特市的。巨大的晶藍的月球飄浮在淺藍色的形態優美的雲團之上，銀灰色的月光給散發出菊花芬芳的、靜謐的風染上了一層朦朧的詩意，袁紅冰踏著白楊樹的落葉走進內蒙古日報社宿舍大院。落葉在他急速的步履下發出「沙沙」的聲響，那聲響彷彿是欣喜的歎息。袁紅冰急切地推開家門後，卻發現父親不在家中，只有母親和妹妹沉默地坐在桌旁包餃子。

母親臉色慘白，神情冷漠，並沒有因為兒子的回來表現出一絲喜悅。袁紅冰向母親狂亂地閃爍著痛苦而乾枯的淚影的眼睛注視了一瞬，就把疑問的目光轉向了小妹妹袁楓。

「今天晚上，爸爸要和『內人黨』們一起挨鬥……在報社辦公室

的禮堂裏。」袁楓輕聲說，她的聲音輕得好像是怕震碎心中蒼白而脆弱的冰層。在袁紅冰以前的印象中，妹妹只是一個傻頭傻腦的不懂事的小丫頭，可是，此刻袁楓那驚怯戰慄的聲音卻讓他突然明白，妹妹已經長大了。因為，她懂得了畏懼痛苦。

袁紅冰的父母都是漢族，然而，只因爲他們與一些蒙古族同事保持了較爲親密的關係，就也被列爲「內人黨」的嫌疑犯，受到審查和批判鬥爭。那天晚上，聽到妹妹的話後，袁紅冰在門邊停了許久，才走向自己的床邊。他剛把破舊的書包放下，院子裏的高音喇叭就開始轉播大禮堂裏鬥爭內蒙古日報社的「內人黨」徒的實況。

「民族分裂主義分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砸爛『內人黨』的狗頭」……綁在報社電台幾十米高的天線木桿上的高音大喇叭裏，傳出了聲嘶力竭的吼叫。那吼叫聲彷彿是一雙雙吃過腐屍的野狗那血紅的眼睛發出的。突然，袁紅冰聽到了父親的名字：「打倒資產階級黑秀才袁宏毅，再踏上一萬隻腳去！」緊接著，皮帶兇狠地抽打在肉體上的聲響和耳光聲，在寧靜的銀灰色夜空中顫抖起來。

袁紅冰僵硬地坐在床邊，一種對晶光盈盈的月球的仇恨凍結在他的心中——因爲，那個美麗的滿月是虛假的；因爲，月球應當爲人世的苦難而變成黑色的石塊，夜風中應當飄盪起濃烈的血腥氣。

深夜，門外響起了一個腳步聲。腳步聲是那樣沉重，以致使袁紅冰覺得，月光好像凝成了一塊冰冷的鉛板，而那腳步聲彷彿是一匹衰弱老馬的蹄子踏在鉛板上發出的聲響。接著，房門被推開了，父親出現在門邊。他衣服上布滿了塵土和污跡；石灰的牆壁一樣灰白的臉上，現出幾片青紫色的傷痕；不知什麼時候變成枯白色的頭髮，凌亂得如同寒霜降落後的茅草。

袁紅冰從床邊站起來，可是，父親只冷漠地看了他一眼，就走進裏面的房間。

那個月光如銀的美麗的滿月之夜，袁紅冰一家像待決的死囚進

最後的晚餐一樣，沉默地吃過餃子。忽然，父親仰起頭顱，發出一聲沉悶的、哭嚎般的長歎，那悲歎是一顆因人的尊嚴無端受到凌辱而痛苦欲狂的心發出的，那悲歎聲中悸動著對人性的陰鬱的絕望。

從回到家裏的第一個夜晚開始，袁紅冰就感受到了凝結在父母眼睛裏的絕望、陰鬱、冷漠的情緒。他無法忍受這種情緒，然而，當他跨出房門後，卻又悲涼地發現，他無處可去——由於半年前他沒有按照當局的規定履行請假手續就離開了下鄉的村莊，所以，那個村莊顯然不可能再發給他賴以為生的糧食；同時，半年的流浪生活已經使他明白了，無處不在的專制極權體制下，每一份工作都被打上了權力的烙印，而權力拒絕給流浪漢靠勞動為生的機會。要想工作，就必須把自由出賣給權力，哪怕是流浪漢的自由，而要想作一個流浪漢就必須同時成為小偷或者搶劫者。儘管袁紅冰對於中國歷史上殺貪官污吏的「強盜」有著崇敬之情，可是，他卻不屑於僅僅為了個人活下去而搶劫，更不要說去偷竊。

就在命運似乎已經把袁紅冰逼入死角的時候，一種專制政治之外的生活意境又出現在城市街頭，而他別無選擇地走進了那個意境。

從一九六八年開始，被共產黨專制政治驅趕到農村的幾千萬知識青年中，相當一部分人即使來到貧苦的農村之後，也仍然生活在專制政治畫出的思想牢籠內。這也許是因為長期的文化囚禁，已經使他們喪失了在共產黨理論之外尋找理想和信念的精神能力；也許是因為殘酷的專制政治，已經把他們完全馴化成只懂得本能地按照政治皮鞭的抽擊聲起舞的、怯懦的小動物。但是，也有一部分知識青年輕蔑地把背影留給共產黨政治，唱著描繪知識青年苦難的憂傷的歌，走上了流浪的旅途。他們一方面為了生存而偷竊、搶劫，無法無天，另一方面卻又充滿了浪漫的情調和對於詩意的嚮往，品嚐著「自由」的甜美，儘管那種「自由」只是在專制政治中唯一能找

到的流浪者的自由，儘管那自由的甜美時時都要以苦難的命運為代價。

上層共產黨官僚集團一直用專制權力鑄成的鐵幕，把自己驕奢淫逸的私生活遮蓋起來，同時，他們向世界裸露出的卻是一個禁欲主義的黃臉婆的形象。越是骯髒的靈魂，越是渴望顯得純潔，於是，上層官僚集團向民眾提出了嚴苛的道德要求，而且嚴苛到了把對愛情的詠歎從詩詞、小說、歌曲和舞蹈——從生活中完全驅逐出去的程度；嚴苛到了把創造生命的情欲視為污穢、羞恥的象徵，並只能在褲襠裏偷偷膨脹的程度。在共產黨官僚集團偽善的道德戒律下，受害最深的是中國的女性。她們被剝奪了美化自己的權力，她們被要求穿上同男子一樣顏色的衣服，她們為了表現自己的純潔，必須剪短如雲的秀髮，而讓耳朵像白蘑菇一樣露出來——她們似乎必須長出一個男性生殖器，才能滿足共產黨官僚集團的道德要求。然而，六十年代末，卻出現了一批下意識地反抗專制政治道德戒律的少女。

六六年夏天，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所有的中學和大學的教學活動都停止了。六八年，由於毛澤東已經在同劉少奇的權力鬥爭中取得了勝利，為了重建維護專制政治必須的權力秩序，當局又命令中學恢復招生。可是，充斥於教科書的共產黨政治教條的乾果，卻不能滿足少年人對於生命的要求，審美的激情使一些女中學生豐盈的目光越過共產黨文化專制的界限，在更廣闊的視野中尋找生命的秀色。一本五十年代初出版的歌曲集《中外名歌二百首》裏的愛情歌曲，成為她們表達自己內心渴望的旋律，而這旋律被當局的文化專制政策視為一種思想異端，一種嚴重的罪惡。

知識青年流浪者的歌聲很快就與女中學生們的歌聲重疊在一起。在城市街頭夜晚藍霧般的水銀燈光下，在公園的綠蔭中或市郊荒野的紅葉叢後，身穿海藍色衣衫的知識青年流浪者和飄垂的烏黑長髮遮蓋住秀麗耳廓的女中學生們，用含情脈脈的互相注視，開拓

出共產黨政治文化之外的一片生命的綠洲。

雖然當局立刻就把他們稱之為「流氓集團」；雖然專制政治的摧殘在他們年輕的心上留下了終生難以癒合的傷痕；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苦難的命運中過早地凋零了；雖然他們不是按照清晰理性或者堅定信念的引導，而只是憑藉對生命真諦的領悟，在詩意枯萎的時刻選擇了詩意；雖然他們中有些人爲了生存搶劫過，盜竊過，甚至殺過人；雖然他們中有不少人在共產黨的勞改營中成爲苦役犯；雖然當有一天中國人終於走出共產黨官僚專制政治的陰影，而能夠自由地吟頌心靈的詩篇，能夠自由地歡歌起舞時，很少有人會想到他們；雖然他們在專制政治的荊棘中踏出的人性之路早已湮沒在虛無的時間中，但是，在那人性醜陋的時刻，他們是美的；在無數中國人都怯懦地俯伏在骯髒的地面上，舔食專制政治的排泄物時，他們是勇敢的；在大多數中國青少年都像蒙著眼睛的驢一樣拉動共產黨專制政治的石磨時，他們是下意識的先知先覺者；在沒有人相信愛情的時刻，他們以英俊而妖嬈的美色確認了愛情；在人性被放逐的時刻，他們就是人性之詩。歷史可以忘卻他們，然而，他們已經美過了，勇敢過了，智慧過了，愛過了，詩化過了。將來中國爲獲得自由而舉行盛大慶典時，至少有一個人，會爲他們早已在漫長的時間風塵中像血跡一樣乾枯的情感，獻上一束枯萎的野花——這個人就是袁紅冰。

如果把既存的政治法律戒律之外的社會存在稱之爲「黑社會」的話，那麼，這批流浪者和少女就構成了中國六十年代末的「黑社會」。不過，在整個「黑社會」的歷史中，這個六十年代末的「黑社會」可能是唯一一段以人性而不是反人性爲特徵的過程。因爲，當時的太陽是黑的，當時的「白社會」是獸性爲王的國度。而袁紅冰命運的足跡，就曾在這黑太陽下的「黑社會」中走過了將近半年的時間。

那年秋天，回到呼和浩特市不久，袁紅冰就發現，許多由於各種原因逃離農村，返回城市裏的知識青年，已經按照原來在城市裏居住的地域，自然形成了一個個被當局稱之為「流氓集團」的群體。這類群體是當時中國社會中，唯一有一定規模地走出共產黨官僚集團用妓女的口紅一樣誇張的語言編織成的政治騙局的人群。他們無視當局血腥的禁令，在專制政治的嚴冬中歌唱屬於生命之春的愛情，他們在精神貧瘠的生活乾裂的縫隙間，播灑同人性一致的晶紅的詩意。美麗少女的青睞——這個生命的永恆的魅惑，乃是各個群體間進行爭奪的主調。以內蒙古日報社的知識青年為核心組成的群體，則因為他們從父輩繼承的文化氣質，成為許多少女豔夢中的理想。然而，他們的這種地位不斷受到其他群體的挑戰。

袁紅冰回到家裏的第二天，幾個和他從小在報社院裏一起長大的同伴，就給他送來一件帶墊肩的海藍色呢子上衣——海藍色，乃是這些社會叛逆者的色彩的象徵——並約他去參加為爭奪欣賞一位少女的歌聲的特權而進行的搏鬥。挑戰者是一個由出身於舊城區市民階層的知識青年組成的群體，據說，他們的首領曾跟隨一位著名武師練過武功。而搏鬥約定的地點，在公園的湖邊。

袁紅冰和屬於報社群體的十幾個人走進公園後，看到幾十名手執鐵鏈和鎬把的年輕人排列在湖邊。頹長的葉片已經變成淡黃色的柳樹下，佇立著一位風姿綽約的少女。顯然，這位少女就是今天被年輕的雄性爭奪的對象。她穿著長腿的喇叭褲和細腰的上衣，這使她本來就顯示出少女迷人風韻的秀麗臀部和纖細的腰肢，更加具有妖嬈的色情意味。她驕傲地挺起豐饒的胸脯，幽暗的眼睛從垂掛下來的、濃密而柔軟的黑髮後，向互相逐漸逼近的、將要展開的搏鬥的雙方斜睨著，雖然她的神情顯得很冷漠，可是，她眼睛的深處卻動盪起熾烈的夢幻，她正在撕碎一朵藍黑色菊花的潔白的手指不斷顫抖著，好像在撕碎一團黑火焰。

袁紅冰向那位少女冷峻地掃視了一眼，用不容抗拒的低音對同

伴說：「在我躺下之前，你們誰也不許動手——我要一個人擊潰他們。」

說完，袁紅冰便以從容漫步的姿態，向對面全神戒備的人群走去。對方的首領，一個二十四、五歲的、體形像石柱般結實的漢子，也單獨迎面走來。袁紅冰毫無表情地逼視著對手拚命瞪大的驕橫的眼睛，他不喜歡這雙像種公牛的睪丸一樣充滿本能灼熱而缺乏詩意附麗的眼睛。對方的首領被袁紅冰輕蔑的神情激怒了，咆哮著罵出一句髒話：「我把你的雞巴扯下來！」同時，他短粗的腿以練過武功的人才會有的敏捷，從側面踢向袁紅冰。

袁紅冰沒有躲閃，只是驟然繃緊了全身的肌肉。那個首領的皮靴兇猛地踢在袁紅冰的肩頭。袁紅冰的身體劇烈地踉蹌了一下，然後，又站穩了，而肩骨碎裂了似的疼痛，使他的面容變得冰雪一樣蒼白。他緩緩地從腰間抽出帶有長長鐵柄的斧頭，緊閉在一起的、像染血的鋒刃般薄薄的雙唇間，簡短地迸出一個冷酷的聲音：「拿你的兵器！」

對方的首領有些慌亂地迅速倒退了幾步，從自己人手裏接過一把短柄的軍用鐵鍬。袁紅冰冷峻的眼睛上裂開了一道瘋狂的、暗紫色的傷痕，他猶如一隻野豹，稍稍收縮了一下堅韌的腰肢，猛然向前衝去，尖嘯的風聲立刻撕碎了他的目光，他的視野裏只有對方首領那肌肉隨著奔跑的腳步急速顫抖的闊臉和那柄指向他胸膛的軍用鐵鍬灰藍的鋒刃。然而，袁紅冰並沒有準備躲避，他只有一個鋒利的想法——在軍用鐵鍬插進自己胸膛的那一刻，用斧頭劈裂對方頭顱。

就在雙方將要無可避免地相撞的瞬間，袁紅冰發現對手眼睛裏驕橫的神情突然枯萎了，並驚慌地用鐵鍬擋在頭顱前，袁紅冰薄薄的唇邊露出一個冷酷而高傲的微笑，手中的斧頭兇悍地劈斬下去，擊落了揚起的鐵鍬，然後，又砸在對方的肩頭上。

那個首領發出一聲沉悶的慘叫，轉身向湖邊逃去。而那慘叫聲

彷彿激起了袁紅冰生命深處的野性，他迅猛地向前竄躍了幾步，斧頭再次劈落在對手的後背間。那個首領如同一隻肛門裏被捅進燒紅鐵棍的公牛，淒厲地嘶吼著，跳進了湖水中。

袁紅冰在湖邊停住了腳步，猛然轉回身體，向天空發出一聲狂嘯，許多年來壓抑在心底裏的悲憤像灼熱的岩漿噴發出來，將那狂嘯燒成了深紅色。突然之間，袁紅冰覺得眼前瀾漫起急速動盪的猩紅的血霧，一種無可抑制的野性，使他瘋狂地衝進那片濃重的血霧中，他手裏的鐵柄斧頭宛似黑色的雷電，無情地追逐著驚懼奔逃的、模糊的人影，而袁紅冰卻從那一聲聲刺耳的呼號中感到了獸性的歡悅。

片刻之後，對方所有的人便都完全逃散了，袁紅冰卻佇立在地面厚厚的黃葉上，英挺的身體仍然如同風中的火焰一樣震顫。這時，那位少女笑靨如花的面容逼近地出現在袁紅冰眼前，近得可以聞到她身上濃豔的氣息。她以灼熱的色情意味翹起的紅唇間，飄出一縷沉迷的、紫羅蘭花色的聲音：「我是你的人了……以後，我只給你一個人唱歌。」

袁紅冰眼睛裏的血霧已經沉降了，可是，狂亂的獸性還在燒灼著他的心。他突然像雄狼一樣露出雪白的牙齒，兇狠地咬住了那位少女翹起的紅唇。少女本能地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而她有些驚懼的眼睛裏卻飄盪起豔麗的笑意。這時，袁紅冰發現，少女的眼角滲出了一滴如同純金的汁液般燦爛的、沒有一絲陰影的淚珠，那淚珠戰慄著緩緩流下少女玉石一樣潔白的面頰。袁紅冰覺得，那被落日染成金色的淚珠迸濺在他心中，破碎了，而那破碎的燦爛的淚光照亮了他心中獸性的陰影。

袁紅冰鬆開自己緊咬在少女紅唇上的牙齒，聲音有些嘶啞地說：「不，你是自由的——我不屑於用暴力搶奪女人的心……我已經聽過你歌唱了，你的歌聲就在你的眼睛裏，你的淚水中。」

說完，袁紅冰便轉身走開了。少女驟然變得幽暗的眼睛像一朵

凋殘的花，袁紅冰沒有勇氣再向少女注視，因為，他忽然覺得，自己心中的那片獸性的陰影是那樣醜陋，那樣污穢。不過，他離去的步履卻顯得極其艱難，彷彿那種獸性凝成了沉重的鐵鏈，束縛在他的足踝上。然而，他終於沒有停下艱難、但卻頑強的腳步。離開獸性使他感到肉體的沉悶的痛苦，可是，一種生命的高貴感卻像殘留著深紅晚霞的峻峭的雪峰，驕傲地崛起在他的靈魂中。

這次搏鬥之後，袁紅冰獲得了一個響亮的稱號——「野蠻人」，並以其勇猛自然被奉為內蒙古日報社這個群體的首領。

當天晚上，袁紅冰和他的同伴為慶祝搏鬥的勝利舉行了酒會，酒會的地點在城市南郊大學區的一個房間裏。房間的主人是一位叫林屏的年青的繪畫愛好者。他的父母似乎是工程師，不知為什麼原因離開了呼和浩特，回到東北的故鄉去了，家裏只剩下他一個人。由於他與住在報社的年輕人建立了很好的友誼，所以，他那間牆上掛滿一幅幅油畫的、凌亂不堪的住所，就成為這個群體經常聚會的場所。

那天晚上，這群年輕人墊著報紙，圍坐在林屏房間的地板上，地板中間擺滿了打開的軍用罐頭。這些罐頭是一位同伴從內蒙古軍區的倉庫中偷來的。酒會開始時，他們不斷迸發出炫目的狂笑，大聲嘲弄著下午搏鬥時對手逃跑時的狼狽像，並且為了顯示男子漢的氣概，直接舉起酒瓶，把嗆人的烈酒倒進喉嚨裏。這些酒是一個流浪到呼和浩特的北京知識青年買的，他偷錢包的技巧極其高明。

不久，烈酒就使狂笑聲和故意嘶聲喊出的談話聲變得像醉漢的腳步一樣蹣跚了。有人唱起了知識青年自己編寫的歌曲：「黃河滾滾一望無邊，我們流放到大青山下，大青山屹立在黃河北岸，從此開始了一生苦難……。」歌聲那傷感的情調似乎比烈酒更令人沉醉。一位臉上長滿紫色青春痘的叫青山的少年人，把背部靠在牆壁上，用傷痕累累的憂鬱的聲音，茫然地說：「我知道女人，沒有誰比我更瞭解女人……她們的眼睛像白鴿一樣溫柔，可她們卻長著鷹

的利爪，能把你的心撕碎，就像撕碎一隻兔子，一隻在草叢裏逃竄的兔子……。」

「你瞭解女人？你和女人睡過覺嗎？」那個以偷錢包爲生的北京知識青年不相信地眨動老鼠似的小眼睛，向青山問。

「怎麼沒睡過！」青山被北京知識青年的懷疑激怒了，他臉上的青春痘脹成了青紫色，驕傲地說：「同我睡過的都是漂亮的小妞兒！」

「那麼，你知道女人的那個玩意兒長在什麼地方？」北京知識青年玩世不恭地問。青山的臉色突然變得蒼白了，他顯得有些慌亂地向那個北京知識青年瞪視了片刻，才竭力用滿不在乎的語調說：「這誰不知道——當然是在肚皮上，在這兒。」說著，他下意識地用手指了一下肚臍下面一些的地方。

那個北京知識青年發出了嘶啞的狂亂的笑聲。他彷彿要被那笑聲窒息了般乾咳起來，斷斷續續地說：「你別扯蛋了，你根本沒有碰過女人……女人的那玩意兒是長在屁股前面一點兒的地方，長在兩條腿中間……。」

青山的嘴唇痛苦地顫抖起來，過了好一會兒，才用羞愧的低音爭辯道：「但是，我碰過女人的心……。」

「心？」那個北京知識青年的笑聲忽然折斷了，他的臉上現出一片荒涼的神情，把酒瓶舉得底朝天，喝了一大口，然後，哀傷地說：「我才不相信心呢，中國人都沒有心，我也沒有心……這樣很好，有了心就會痛苦，就會活不下去……噢，我只愛錢包。你知道，當你摸到別人褲兜裏帶著體溫的錢包時，那種又光滑又溫柔的感覺真讓人沉醉，就像摸女人的乳房一樣，連你的手指都會想要跳舞……噢，我就是愛那種感覺才偷錢包，等我死的時候，我什麼也不懷念，只懷念那種感覺……。」

主人林屏一直在與一個酷愛拉二胡的同伴激烈地爭論：到底是繪畫還是音樂更高貴。他認爲，繪畫才是藝術之王，而音樂只配作

藝術的王后，因為，繪畫是有形的靈魂，他能真切地摟抱住人的心，而音樂則缺乏形象的魅力，只能像風一樣從心頭掠過。當林屏發現無法讓對方接受他的觀點時，便露出不被理解的悲愴的神情，停止了爭論。他高傲地站起來，走到袁紅冰身旁。

林屏消瘦的身體很高，但是，由於腰身過長而顯得不協調。他的面容十分醜陋，令人不禁想起兒童連環畫中的大灰狼的形象，不過，他神情中那種悲天憫人的憂鬱和自我欣賞的驕傲，又使他的醜臉具有唐·吉珂德式的浪漫情調。

林屏在袁紅冰面前坐下，把皮膚粗糙的細長的脖頸向前伸去，而他那雙由於喝了過多的烈酒而布滿血絲的眼睛，狂熱地注視著袁紅冰，用宛似燒紅的石塊磨擦出的聲音說：「我是偉大的藝術家，你是藝術的靈感，我要為你畫像——你的眼睛、鼻子、嘴唇都極有個性，我終於找到了最適合藝術創作的形象……哎，現在沒有真正的畫家，只有無數畫匠。因為，畫家必須有只聽從藝術召喚的靈魂，而這些畫匠們只有奴僕的心，他們只懂得為狗官的髒臉塗上油彩。而我是偉大的藝術家，我絕不向權貴獻媚，我美麗的心只獻給藝術……。」

望著林屏，袁紅冰突然產生了想要撫摸那張醜臉的衝動，就像他在心緒蒼茫時想撫摸裂縫中搖曳著野花的岩石一樣。就從那一刻開始，袁紅冰和林屏之間產生了深厚的情誼。此後的幾個月中，袁紅冰經常在林屏家過夜。

在那段時間，袁紅冰率領內蒙古日報社的知識青年流浪者群體，同呼和浩特市其他「黑社會」群體進行了許多次殘酷的搏鬥。他喜愛搏鬥時體驗到的那種瘋狂的野性，喜愛搏鬥中那種彷彿有血紅的霧瀰漫在眼前的感覺，他甚至喜愛在傷痕間燃燒的疼痛，因為，只有沉醉在那狂烈的野性、猩紅的血霧和燒灼的疼痛中，他才能忘卻對於看起來毫無希望的未來的思索，才能忘卻凍結在心底裏的悲愁。同時，袁紅冰結識了許多在淡紫的暮色中茫然徘徊的少

女。他曾遙望著天際漸漸凋殘的晚霞，讓少女的歌聲像暗紅的風飄進他的靈魂；他曾久久地注視少女們那在暮霧中顯得神秘而幽暗的深情的眼睛；他曾向佇立在黃葉的白楊樹下的少女，吟誦普希金或者海涅的愛情的詩篇。

時時猶如黑風暴般從他生命深處湧起的獸性，使他想要粗暴地把那些少女的衣服剝光，讓他熾烈的目光在那絢麗的裸體上燒灼出殷紅的傷痕，但是，一種情感的尊嚴總在最後的時刻高貴地聳立起來，擋住了那喧囂的獸性的風暴。這種內心的激烈衝突，使袁紅冰經常在暗夜中突然驚醒。他變得陰鬱了，他的眼睛如同乾枯的火焰注視著自己的內心，他在焦灼地尋找那能把野蠻的獸性和情感的尊嚴熔鑄在一起的力量，他渴望著某種熾烈的時刻，強悍的獸性能因情感的附麗而昇華為金色的雄性之美，而情感能因猛獸氣質的充盈而不再迷茫，並成爲一種豔麗輝煌的、值得刻在太陽上的詩。

第二年早春的一天傍晚，袁紅冰剛剛回到林屏的住所，就被林屏領進旁邊的一間狹小的畫室。畫室中間的木架上擺著一幅油畫。畫面中，一座座深藍色的峻峭的波濤從無邊的大海上崛起；波濤頂端那以狂烈的情態破碎爲銀白色的水霧，顯示出了迅猛的風的神韻；形態猙獰的青黑色的雲團，急劇翻滾著壓向聳立的波濤；畫面的最深遠處，在那濃重的雲層和波濤相撞之處，蜿蜒著一道金色長蛇般的雷電，雷電下面的波濤流蕩起豔紅的光波，而雷電上面岩石般堅硬的雲團被燒成了暗紫色——整個畫面充滿了強烈的動感，但不知爲什麼，又使人感到一種難以用語言描繪的寂寞、荒涼的意味。

「這就是我爲你畫的像——你的靈魂在我心中的印象……。」林屏眼睛裏閃爍著灼熱的疲倦，語調傷感地說：「在生命的寂寞和千古荒涼中，在低垂的暴雨雲下，一片動盪的大海……那道金色的閃電是某種孤獨的意志，我不清楚那道閃電、那個意志隱喻著什麼，可是，我感覺到了它的存在，噢——它刺傷了我的心，刺傷了我的

眼睛。在畫那道閃電時，我的心疼得哆嗦，我的眼睛好像流出了血。那閃電太孤獨了，似乎是因爲他的燦爛而孤獨……。」

袁紅冰久久地凝注著那幅油畫，他繃緊的面容上那英俊秀麗的線條顯出銳利的雕刻感，而臉色變得驚人的蒼白。油畫那動盪的荒涼之美，使他的靈魂中浩蕩地湧起了蒼茫的悲愴。突然，袁紅冰以急速的動作轉過身體，在林屏的肩頭短促而有力地摟抱了一下，然後，便被深紅的沉默燒灼著離開了房間。

袁紅冰走上了一條寬闊的街道，那正是進晚餐的時刻，路上很少行人。街道旁，高大的白楊樹的枝條剛剛長出嫩葉，這使白楊樹的樹冠間彷彿飄拂起風也吹不散的淺綠色的霧，而白楊樹下的灌木叢紅銅色的枝條上，雖然還沒有綠葉，但卻已經開滿了淡黃色的迎春花。那條寬闊街道的遙遠的盡頭，浮現出一片銀色的雲海，正在沉落的日球，就像一位美女沐浴在那蒼茫的雲海中。

袁紅冰心中掠動起雷電般銳利，但卻又像冰雪般蒼白的孤獨感，沿著沉寂的街道向西方走去。他的步履好像走向情人一樣急切，他似乎想要走進茫茫的雲海，從落日中採摘一縷嫣紅的雲霞，擦拭他心中蒼白的孤獨。

這時，袁紅冰忽然看到，從街道的盡頭——似乎是從那般紅的日球中，向他走來了一位體態豐盈而妖嬈的少女。在那一瞬間，袁紅冰又苦又甜地感到，那少女的身影猶如一縷披著淺紫色晚霞的美麗的柔情，正走向他孤獨寂寞的心。也許是爲了延長這種令他沉迷的感覺，袁紅冰放慢了腳步。然而，他同那位少女畢竟還是逐漸接近了。

少女墨菊色的秀髮在金霧般朦朧的落日的餘暉中輕柔地飄舞著，她面容的輪廓有一種翠綠的小白樺樹的神韻，她的膚色卻顯出情調憂鬱的潔白，宛似落日暗紫色陰影中的殘雪，她的眼睛則如同被豔夢照亮的幽暗而柔軟的夜色。

袁紅冰停下腳步，擋住那位少女的去路。他突然覺得，自己的

心變成了一座布滿雷電軌跡般曲折的風蝕裂縫的金色懸崖，而雄性的激情猶如一隻野豹高傲地走上了那懸崖之巔。他甚至能清晰地聽到——似乎連殷紅的落日都在凝神傾聽——野豹那青銅色的利爪在金色岩石上磨擦出的凝重而燦爛的聲響。袁紅冰和少女無言地對視著。袁紅冰的目光像是冷峻而銳利的戰刀，少女的目光則像罌粟花色的流雲，柔情萬種地纏繞在戰刀晶藍的鋒刃上。

「你不認識我，但是，我知道你的名字：『野蠻人』，猛獸一樣勇敢的男兒……無處不在的政治喧囂使我厭倦，使我疲憊不堪。只有猛獸狂熱的愛，才能令我生機盎然，才能令我寂寞的心絢麗如花……。」

「噢，美麗的少女，我已經選定你作我的情人。從此之後，你就在殷紅的落日上為我起舞吧！」

「呵，不！我寧願像現在這樣從遠處向你注視，因為，我可以在漫長的暗夜裏咬破嘴唇，忍受思戀的折磨，可是，我卻不能忍受被拋棄的痛苦。我怕你高傲的腳步踏碎我靈魂中的噩夢，然後，又冷漠地離去——有多少姑娘偷偷地愛戀著你呵……如果我渴慕英雄的夢破碎了，無夢的靈魂也就枯萎了……。」

「你是第一個我願意讓其為我裸體而舞的女人，你是第一個令我不再覺得雄性的情欲不潔的女人，這也許是因為，你是從殷紅的落日向我走來，而我剛烈的心愛慕那般紅如獸血的落日，愛慕那美麗的凋殘，愛慕那燃燒的虛無……無論命運會將我放逐到何方，即使我艱難的足跡將走向天涯海角，我都會把我峻峭的心，交給你珍藏！」

「呵，不，不，不！我感到恐懼，我害怕極了——幸福原來竟會讓人如此恐懼……呵——，我的嘴唇為什麼這樣灼熱，好像能在岩石上燙出如花的傷痕……高貴的猛獸呵，不要這樣匆忙地就用你的利爪撕碎我的夢境，再給我一些時間，我還要再一次用紅唇吻遍渴慕英雄的少女之夢……。」

——上面的這些對話，是袁紅冰和那位少女用互相深深注視、熾烈摟抱的目光，而不是用語言，進行的交談。

那位少女突然像一隻受驚的雌鹿，邁動頎長的雙腿，從袁紅冰面前逃開了。然而，袁紅冰卻依然站在原處，眼睛深處迸濺出略帶瘋狂的情調，凝視著少女剛才佇立的地方，彷彿狂醉地注視著還殘留在暮色中的少女身體那富於濃豔風情的氣息。

袁紅冰很快就知道了，那位少女在呼和浩特第二中學讀書，是他妹妹的同班同學，名叫吳唯唯。

對於袁紅冰而言，那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春天。吳唯唯，這個以舞者才會有的妖嬈步態，從殷紅的落日間走入袁紅冰靈魂的少女，使他在共產黨政治的血腥氣中，在愛情被視為罪惡的精神專制的陰影下，如醉如癡地呼吸到了色情之美的氣息，那是屬於烈酒上燃起的藍白色火焰的氣息。在那火焰中，無數血跡的重疊般暗紫色的悲愁和彷彿只能聽到自己心跳的孤獨感化作了灰燼；在那火焰中，熔鑄出了純金的太陽一樣燦爛的雄性意志和高傲，而對於生命美的責任，則是那雄性太陽的箴言。

幾天之後，當袁紅冰被深紅的狂風撕碎的靈魂終於稍稍平靜下來一些之後，他書寫了生平第一份情書。在情書中，他寫道：「……你必須把你的生命同我聯結在一起，這是那樣毫無疑義而無須多慮的。因為，是對殷紅虛無的愛戀使我選擇了你；因為，我的眼睛裏有落日在燃燒，而你的身姿中有晚霞的秀色……我不能給你金錢，不能給你地位，甚至不能給你安定的生活，但是，我能給你一個英雄男兒對激情的承諾，即使有一天，那激情熄滅了，他也會留下燧石一樣堅硬的殘骸，而你深情的目光將會時時在那燧石上敲擊出金色的火花……也許，為了真理我不得不走上通向終身苦難的苦役犯的道路，但是，我將永遠因為狂飲了從你心頭滴落的愛情之血而沉醉……。」

袁紅冰託他的妹妹把這份情書轉交給吳唯唯。一個星期過去

了，他卻沒有得到急切祈盼的、暴風雨擊打在雷電燒紅的岩石上的回聲。焦灼的情緒使他的眼睛變得如同酷日下的沙漠一樣乾燥、灼熱而荒涼。一個黃昏，在返回林屏家的路上，袁紅冰又遇到了吳唯唯。他眼睛裏聳立起滴血的高傲，隔著寬闊的街道，向佇立在紫色丁香叢下的吳唯唯，注視了片刻，然後，便轉回蒼白的、冷峻的面容，背對著落日大步離開了——即使是對美麗的落日，他也不屑於作第二次求愛。

然而，當袁紅冰用鑰匙打開林屏的住宅門時，他的心突然隨著背後傳來的、奔鹿般迅急的腳步聲震盪起來。他沒有回顧，就走進了房間，但是他知道——他那在震盪中似乎要破裂的心知道，向他的背影奔來的，一定是吳唯唯，一定是那個身上披滿嫣紅晚霞的少女。

那幾天，林屏正為油畫創作到山野中去尋找靈感，所以，房間裏沒有別人。吳唯唯走進房間後，立刻被掛在床頭的那幅林屏為袁紅冰的靈魂所作的暴風雨前的大海的油畫吸引了。她默默地向前走去，踏上床舖。然後，凝視著那幅油畫，開始以沉迷而輕柔的動作脫去衣衫，彷彿要走進油畫那峻峭的波濤間沐浴，彷彿要用乾裂的紅唇去親吻那道在破碎的波濤之巔掠動的孤獨的雷電。

一會兒之後，吳唯唯赤裸的背影就呈現在袁紅冰的視野中，她柔韌腰肢的妖嬈的線條和臀部的輪廓上，流蕩起熾烈的色情的誘惑，而她的膚色卻又顯出憂鬱的潔白，一直延伸到臀部的優美脊溝則像一條夢幻般淺藍的陰影。吳唯唯緩緩地轉過身體，把後背緊緊靠在那幅油畫的波濤上，抬起善舞的手臂，好像煩亂難耐地撩動飄垂在面容前的輕柔的秀髮，而她那雙似乎向極其遙遠的地方凝視的朦朧的眼睛裏，閃耀起彩虹般的淚光。

突然，吳唯唯裂開道道猩紅血痕的秀美的嘴唇張開了，如同正發出一聲對於荒原風暴的呼喚，又似乎在向燃燒的夢境傾訴對於猛獸的愛戀；她的身體彷彿被火焰焚燒著一樣，以痛苦的情態，拚命

向後仰去，同時，她那像野杏花的蓓蕾似的淡紅色的足趾，痙攣地收縮在一起。在這個姿態中，她顯示出少女秀美情韻的雙乳像是藍天下春雪覆蓋的山岡，獸血般殷紅的乳頭宛似垂落在潔白山岡上的落日；而光潔、純淨的小腹下面，閃爍著幽暗藍光的陰毛，就像一片黑色的火焰，又像孕育著豔夢的夜色，殘留在沉靜的雪原上。

袁紅冰被那少女的生命之美所震驚了。他眼睛裏激盪起豔麗的野性，用輝煌的目光狂熱地撫摸著吳唯唯的身體。而他一向堅硬的膝蓋卻難以自禁地慢慢彎曲下去，就像跪倒在生命祭壇上的純潔的聖火之下——是對女性之美的崇敬使他屈膝了。

瞬間的注視，就已經使他作出了剛毅的承諾：即使需要付出終生苦難的代價，也要永遠保持可以毫無愧色地直視太陽的眼睛，而絕不像暴政下蠕動的庸人那樣使自己的目光變得怯懦，因為庸人怯懦的目光是對少女美麗裸體的侮辱；即便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也要永遠使嚮往真理的心在雷電的節奏中跳盪，而絕不讓自己的心像庸人那樣對偽善的暴政露出諛媚的笑，因為，那種奴僕的笑容會令少女深情的眼睛裏那彩虹般燦爛的淚影，變成對雄性失望的黑暗的血滴。

俯視著像崩場的懸崖一樣跪倒在面前的袁紅冰，吳唯唯的淚影驟然破碎為驕傲、絢麗的歡笑，一句有些啞啞的話語聲，猶如在風中燃燒的乾枯的紅葉，從她的唇間飄出：「野蠻人，我願意把生命同你動盪的心聯結在一起……。」

袁紅冰慢慢站了起來，浩蕩的柔情像是天際湧來的荒原之風，在他遼闊的胸懷間呼嘯。那天，他摟抱了，親吻了初戀的情人，就如同摟抱了自己曾經失落在塵世間的另一部分靈魂，就如同親吻了落日深紅的血跡。但是，他沒有同吳唯唯作愛，因為，巍峨壯麗的精神意境使他覺得，物性的欲望是那樣渺小，以至於不值得去實現——那時，他的心太純潔了。

第九章

「生產建設兵團」是五十年代初，當局爲了安置退伍軍人而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立的一種半軍事化的組織。這種組織在經濟上實際是國營農場，而在政治上又可以起到鎮壓少數民族獨立傾向的後備役力量的作用。從六八年開始，當局除了把大批知識青年放逐到農村去之外，還擴大了「生產建設兵團」的規模，做爲城市失業中學生的流放地。

同吳唯唯相愛後不久，袁紅冰在街頭公園結識了一個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女戰士。那天，袁紅冰正坐在公園開滿豔紅花朵的桃樹下，沉浸在對哲理的冥想中。一個身穿沒有領章的草綠色軍服的年輕女人，忽然出現在他身邊。

「聽說你是『野蠻人』……哎——我們兵團就缺少你這樣勇敢的男人。」那個年輕女人以令人不舒服的探索目光，向袁紅冰注意地打量了片刻，然後，語氣悲愁地說：「我叫李小平，很想同你認識。」

袁紅冰顯然由於沉思受到打擾而感到厭煩，他沉默地抬起面容，目光冷峻地注視著這個出現在眼前的女人。李小平身體豐碩，很像一隻滾圓的紅皮蘿蔔；她的眼睛神情繁富，可是，不知爲什麼又給人一種極其冰冷的感覺，這使她眼睛裏那繁富的神情，像是鐵

板上的冰霜在蒼白陽光下閃爍起的虹影。儘管袁紅冰並不喜歡這雙眼睛，但是，他卻被李小平講述的一件事吸引了。

「哎——，我感到很害怕，我希望你能保護我……。」李小平在袁紅冰身旁坐下後，以一聲淒涼的長歎開始講述了。不過，袁紅冰覺得，她的歎息不是從心底裏，而是從鼻孔中發出的。李小平向袁紅冰講道，與她同在一個連隊的五名女兵團戰士，因為難以忍受團長的多次強姦，而走上陰山山脈西部的一個山峰，跳下懸崖自殺了，而她怕遭到同樣的命運，就逃離了兵團。

厭煩的神情從袁紅冰面容上消失了，他忽然產生了想要到「生產建設兵團」去的強烈衝動，因為，他希望自己的文學創作涵蓋更廣闊空間內的生活悲劇。於是，他向李小平說出了自己的願望以及產生這種願望的理由——「我要讓那五個兵團女戰士的鬼魂，在我的小說中成爲荒涼懸崖上盛開的花朵。」——袁紅冰這樣結束了他的話。

「噢，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董參謀長是我的表叔，我可以通過他把你介紹到兵團去……只要你答應保護我，我願意同你一起重回兵團——有你在，我就不害怕了……我從你身上聞到一股真正男子漢的味兒……。」李小平啤酒桶般的胸膛裏發出嬌媚的喘息聲，斷斷續續地說，並像要昏過去似的，把肥碩、堅實的面頰倚在袁紅冰的肩頭。

李小平褲襠裏湧出的濃烈氣息中有一股尿騷味兒，袁紅冰覺得，桃樹枝頭豔紅繁花的芬芳都被那尿騷味兒弄髒了。他微皺起鷹翅般的眉頭，突然站了起來，並將背影對著李小平，說：「如果你願意，就把我介紹到兵團去……一個星期後，我在這裏等你的回音。」說完，袁紅冰便像躲避某種骯髒的東西一樣，快步離去了。而且，不知爲什麼，他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感，那種預感就如同一隻懷孕的老鼠，頭上戴著淡紅的野花，站立在他心頭搔首弄姿。

一個星期後，袁紅冰在公園那片桃樹林下又見到了李小平。她

交給袁紅冰一張據她說是「生產建設兵團」董參謀長簽發的手令，手令的內容是，要求「生產建設兵團」十九團接收袁紅冰。

袁紅冰要去兵團的消息，使他的父母十分欣慰。當天中午，他們爲了慶祝兒子不必再過流浪的生活，而用不太充裕的工資在市內一個飯店設宴招待李小平。當時，袁紅冰的哥哥袁維中也在場，因爲，他正巧從荒漠草原回到呼和浩特市探親。宴席上，李小平顯得格外活躍，而袁紅冰卻一直沉默著。父母臉上那種憔悴的歡欣使他悲涼，因爲，他下意識地感到，那種歡欣太脆弱了，猶如一片乾枯的黃葉，就將被一隻髒腳踩碎。

吃過午飯後，父母和哥哥走進附近的商店爲袁紅冰購置行裝。李小平邀請袁紅冰到公園去散步。袁紅冰冷淡地拒絕了她，一個人向家中走去。當他剛回到內蒙古日報社的宿舍大院，一輛從後面狂駛而來的軍用吉普，發出刺耳的剎車聲，突然在他身旁停下。車門中跳出的兩個警察用五四式手槍頂住袁紅冰的胸膛，把他推進了吉普車。緊接著，他的手被冰冷的鐵銬鎖住了，而一塊黑布蒙在他的眼睛上。然後，軍用吉普在淒厲的警笛聲中重新開動起來。

袁紅冰挺直了身體，冷靜地坐在吉普車的後座上，沒有一絲慌亂和恐懼，甚至沒有思索他爲什麼被捕。他心中只凍結著堅硬的痛苦，向眼前的黑暗中浮現出的、父母蒼白的面容凝視。父母的面容上還殘留著黃葉般憔悴的歡欣，那爲兒子不必再做流浪漢而產生的歡欣，在袁紅冰蒼涼的凝視中破碎了。

大約半個小時後，軍用吉普停住了。袁紅冰肩頭的衣服被一隻手拉著，走了一段路。然後，鐵銬從他手腕上被取掉，而蒙在眼睛上的黑布也解開了。他發現，自己站在一間囚室黑洞洞的門前。

袁紅冰走進囚室，身後的鐵門立刻發出彷彿布滿灰褐色鏽跡的撞擊聲，關上了。囚室只有十多平方米，一盞昏黃的白熾燈高高地吊在沒有天花板的房頂上，空氣中凝結著黏乎乎、令人作嘔的腐臭氣。地面上只有一層發霉的麥秸，二十多個犯人擁擠在狹小的囚室

中，一個挨著一個，躺在灰黃的麥秸上。他們神情陰鬱的臉，由於饑餓而泛起青灰色。袁紅冰站在門邊，感到好像走進了一個墓穴，那些囚徒似乎是正在腐爛的屍體，而他們乾枯、幽藍的眼睛又令人想起垂死的老鼠。

最後，袁紅冰被一位老人吸引了。那位老人盤膝端坐在角落裏。他頭上戴著一頂伊斯蘭教徒的白帽，銀絲般的鬍鬚飄垂在胸前，清麗的面容呈現出寧靜、恬淡的神情，而眼睛裏凝結著一種內省的明澈感。袁紅冰覺得，這位伊斯蘭老人如同一座古老但卻美麗的清真寺，聳立在現實霉爛的陰影中。於是，袁紅冰走到老人身前，用腳把旁邊的一個囚徒踢開，坐下了。

「誰是牢頭？」袁紅冰像一隻孤獨的狼，用冷酷的目光在那些囚徒的臉上緩緩地巡視著，聲音低沉而又清晰地問。不久前，一位曾經住過監獄的知識青年流浪漢向袁紅冰講過，每個囚室裏的犯人中，都有一個按照弱肉強食的獸性規則產生的牢頭。牢頭就像獸群中的王者，擁有任意欺凌其他囚徒的特權，而看守們對牢頭則抱著縱容的態度，並且經常暗示牢頭殘酷地毆打那些敢於對抗「無產階級專政」的不馴服的囚徒。

「是我——怎麼樣？想犯狂？！」一個長著野豬般兇悍小眼睛的壯漢，踢開一位正在給他捶腿的少年犯，屁股上彷彿安裝了彈簧似的，猛然坐了起來，咆哮了一聲。

「從現在起我是牢頭。」袁紅冰聲調像鐵板一樣毫無表情地說：「以後，你只配給我舔屁股。」

「憑什麼？！」那個壯漢暴怒地低吼著，臉上青灰色的粗糙皮膚抽搐起來。

「就憑我敢殺了你！」袁紅冰簡短而冷峻地說。他和那個壯漢隔著一段昏暗的空間，開始互相逼視，壯漢充血的小眼睛裏，激怒地湧動起食腐屍的野狗般兇殘的獸性，而袁紅冰的眼睛中則迸濺出瘋狂的冷酷光亮，那光亮有一種銳利的意志感。

所有的囚徒都像俯伏在枯草中的怯懦的小動物，注視袁紅冰和那個壯漢。只有伊斯蘭老人依然低垂著審視自己靈魂的明澈目光。在緊張得似乎就要哭嚎起來的沉默中，袁紅冰的目光猶如被雷電點燃的鷹翅般顫抖起來，而他急速翕動的銳利鼻翼，令人想起呼吸到血腥氣的雄豹。

袁紅冰逼人的氣勢似乎使壯漢確信，這個對手真的敢於殺人。壯漢目光中的兇殘獸性枯萎了，眼睛變得像兩片混濁的污血。他沮喪地重新躺倒在麥秸上，用顫抖的粗音對那個少年犯說：「給爺捶腿。」

「爲什麼給你捶——你又不是牢頭了。我捶你的雞巴！」那個少年犯輕蔑地咒罵著，在壯漢的肚子上狠狠踩了一腳。然後，他走到袁紅冰面前跪下，布滿污跡的灰白的臉上露出小雌狐似的獻媚神情，說：「我給你老捶腿吧。」

「我不用你捶腿。」袁紅冰冷冷地拒絕道。這並不是因爲對少年犯的憐憫，而是因爲一種難言的厭倦——那個少年犯雖然只有十五、六歲，但是，他的眼睛已經髒了，在那雙眼睛裏袁紅冰只能看到狡詐、勢利、阿諛，卻沒有一絲屬於少年人純淨的真誠。

監獄裏一天兩頓飯。那天下午五點多鐘，囚室裏的犯人們領到了晚飯——一碗沒有燒開的混濁鹽水和一個比嬰兒的拳頭大不了多少的紫灰色紅薯麵窩頭。那個少年犯從每個囚徒的窩頭上掰下一小半，用一件破衣服捧到袁紅冰面前放下。袁紅冰立刻直覺到，這是牢頭的特權。他向那堆窩頭俯視了片刻，說：「拿走，我不要。」他的聲音很低，可是所有的囚徒卻都像受驚的兔子一樣，停止了咀嚼，伸長脖頸，莫名其妙地望著袁紅冰。

「他媽的，給爺拿來，這小子根本不懂牢裏的規矩！」那個原來做牢頭的壯漢向少年犯瞪視著，喊叫道。袁紅冰深深歎了一口氣，站起來，走到坐在麥秸上的壯漢身前，就像在足球賽場上罰點球似的，甩動強健的右腿，狠狠踢在壯漢的厚嘴唇上，那個壯漢發出一

聲暗紫色的慘叫，栽倒了，並用長著黑指甲的雙手抱住下巴，宛似一個受了委屈的娘兒們，傷心地啜泣起來。

那個少年犯臉上顯出嚴肅的神情，崇拜地向袁紅冰注視了片刻，然後，捧起那堆窩頭，分發給別的囚徒。袁紅冰走回自己的位置，重新坐下。由於毫無食欲，袁紅冰把自己的窩頭分成兩半，一半遞給少年犯，一半遞給那位伊斯蘭老人。

「好心人，我不要。都給他吧，他還小呢。」伊斯蘭老人對袁紅冰說著，用飄垂著銀鬚的下巴，向那個少年犯指了一下，「他和我住在一條胡同裏，有人說他爹是反動地主，兩年前就讓紅衛兵給打死了，他媽也瘋了，每天抱著他爹的頭蓋骨坐在野地裏哭。他也學會了偷錢包，哎……。」

窩頭很快就吃完了，可是，犯人們饑餓的目光仍然貪婪地盯在自己的手上，彷彿期待著痙攣的手指間再會奇蹟般地長出另一個窩頭。只有一個雙臂被細麻繩緊緊綁在背後的犯人，還跪在地上，如同一隻脫毛的野狗般，俯下伸長的枯瘦脖子，艱難地啃嚙前面的窩頭。他紫紅色的舌頭舔著窩頭，眼睛卻在痛苦地眨動中，向面前的麥秸間瞪視，似乎想要尋找到什麼食物。袁紅冰隱隱感到，這個囚徒的眼睛裏或者神情間，似乎有一片猙獰可怖的血腥陰影，而且他發現，所有的人望著這個囚徒時，都本能地露出一種莫名的恐懼。

「這是一個吃人肉的傢伙。前幾天夜裏，別人都睡著時，他咬下一個人的耳朵吃了。所以，他就一直被這樣捆住了……。」那位伊斯蘭老人對袁紅冰說，他的聲音像一片飄落在雪地上寂靜、清冷的月光，「他原來是河南的農民。五九年，他們家那個地方遭了災，可是，當官的硬要說那是個豐收年，逼著他把口糧和種子都交了公糧。第二年春天，他們村就開始餓死人了。他用自己的一个十多歲的男娃娃和村裏別的人家換回兩個小女娃娃，放在鍋裏煮熟吃了……你看他的眼睛老是紅的——吃過一次人肉，眼睛就一輩子都是血紅的……後來，他帶著老婆逃難到內蒙來。路上，討不到飯，他就

把老婆也用石塊打死吃了。他跑到呼和浩特市西邊的一個村子裏落了戶。不過，他再也不想靠勞動生活，這幾年，他一直都吃死人肉——刨開墳堆，吃剛埋下的死人肉。以前，也沒有人管他。這次，他把一個病死的大姑娘屍體從棺材裏挖出來，先姦了屍，又把肉吃了。因為這個大姑娘是一個黨員，當官的才把他抓起來，說他是反革命吃死人犯……哎，人吃了人肉，心就變成狼的心了……。」

這時，那個食屍者終於吃完了窩頭，他跪在地上，直立起骨架似的上半身，咧開青色的嘴唇，用舌頭舔灰黃、破碎的牙齒縫隙間的食物殘渣，而他包著一層鉛灰色乾枯皮膚的臉上，露出茫然、空洞的神情。一種對人性墮落的厭惡和恐懼，使袁紅冰閉上了眼睛，然而，他卻無論如何也無法入睡。

深夜，躺在袁紅冰身旁的那個少年犯，突然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叫，並且在麥秸上痛苦地翻滾起來。袁紅冰望著少年犯，身體仍然靠在牆壁上沒有動，他不明白少年犯想要幹什麼，但是，從少年犯眼縫間偷偷閃爍的狡猾光亮中，袁紅冰意識到，他的痛苦是裝出來的。

一會兒之後，囚室門打開了，一個武裝警察端著帶槍刺的步槍，發出惡狠狠的咒罵，走了進來。那個少年犯翻滾得更加猛烈了，同時，他連續不斷的慘叫中，迸濺出有些不連貫的話語：「肚子疼死了！我要拉屎……我要上茅廁……。」

「那就滾出來吧！」那個武裝警察像踢一隻豬狗般地，在少年犯的屁股上踹了一腳，少年犯立刻跳起來，雙手捂著肚子，跑出囚室。

「他是在裝病，他要逃跑……可是，能逃到那裏去呢？逃出去還不是繼續偷錢包，然後再被抓進來。哎——，人只有一個地方可以逃，那就是逃進自己的心裏。」伊斯蘭老人閉著眼睛低沉地說。袁紅冰第一次在老人平靜的面容上看到了一縷悲哀。

囚徒們的眼睛都像興奮而緊張地期待什麼似的，睜開了，而且

所有的目光都注視向屋頂那盞枯黃的電燈，彷彿注視著某種枯萎的希望。突然，外面傳來武裝警察激怒的咒罵聲：「他媽的——那個小王八羔子鑽過廁所的糞坑逃跑了！」緊接著，院子裏響起一陣受驚驢群般的腳步聲。囚室內，犯人們臉上的神情仍然陰鬱而呆板，可是，他們凝注在昏暗電燈上的眼睛裏，卻蹣跚起難看而又沉醉的笑意，那笑意就如同喝醉了酒的癩蛤蟆在踉蹌起舞。

然而，大約半個小時之後，外面黑暗的沉寂驟然被酷刑下的慘痛呼嚎血淋淋地撕碎了。那呼嚎聲從深夜一陣響到凌晨。當蒼白的寂靜再次沉降後，囚室的門又被打開了，兩名武裝警察把少年犯拖進囚室，扔在麥秸上。那個少年犯像剛從狼群中逃出來一樣，身上黏滿糞汁的單薄衣衫完全破碎了，裸露出的灰白的皮膚上裂開無數道猩紅的傷痕，傷痕邊緣翻捲起來的肌肉和淡紫色的脂肪，以一種性感的興奮情態抽搐、戰慄著，一句低聲的咒罵，從少年犯緊閉的齒縫間擠了出來：「這幫雞巴生瘡的看守，他們用鋼鋸條抽我……。」

還敢於逃跑這件事，使袁紅冰對少年犯產生了敬意。他覺得，少年犯那雙被卑下的神情弄髒了的眼睛深處，似乎應該隱藏著某種動人精神的殘跡，而他渴望在骯髒的水面下撫摸到那沉溺的精神。於是，袁紅冰走到少年犯身旁，聲音有些顫抖地問：「爲什麼要逃跑？」然後，他便在悸動的沉默中，急切地等待回答，哪怕少年犯的回答中能找到一絲自由精神的影子，袁紅冰也會立刻抱起他黏滿糞汁的污穢身體，爲他拭去傷口上的血跡。

「這還用問？」那個少年犯輕蔑地歪了一下嘴唇，說：「出去可以偷錢包，可以吃大魚大肉——誰願意在這裏挨餓！」

袁紅冰把銳利的失望埋葬在突然變得冰冷、堅硬的眼睛裏，他竭盡全力才抑制住想狠狠搥少年犯一個耳光的衝動，重新退回牆邊，默默地坐下，他感到了一種靈魂的艱難和疲憊，疲憊得令他想在狂醉中睡去，永遠不再醒來。

在昏沉沉的空洞夢境中，袁紅冰看到一具蒼白的骷髏向他迎面走來，彷彿要摟抱他的靈魂。袁紅冰用端在手裏的原子大炮向那具骷髏開火，原子彈爆炸了，卻沒有聲響，而那具骷髏在蒼白的火光中，踏出冰冷的腳步聲，繼續向袁紅冰逼近，並突然摟抱住他，用黑灰色的腐臭牙齒，在他裸露的心上啃嚙起來。

心的劇烈疼痛，使袁紅冰從夢境中驚醒了，片刻之後，他才意識到，那種心的疼痛感是少年犯驚恐萬分的、似乎非人類的呼嚎引起的。緊接著，他看到，那個雙臂被捆在背後的食屍者，正壓在少年犯的身體上，他喉嚨裏發出興奮的「呵、呵」聲，吸吮著少年犯傷口中湧出的鮮血，而灼熱的暗紅眼睛裏，彷彿有猙獰的鬼影踏在血泊中狂舞。而令袁紅冰真正恐懼的是，其他囚徒都咧開流出口水的嘴，興致勃勃地欣賞少年犯痛苦掙扎的樣子。

最初的震驚過去之後，袁紅冰竄躍起來，在食屍者的肋骨和大腿側面冷酷無情地踢了幾腳。儘管響起了骨頭斷裂般的乾枯聲音，可是，食屍者的痛感彷彿被對於鮮血的欲望燒成了灰燼，他仍然壓在少年犯身上，並且瘋狂地用鱷魚似的殘破牙齒，撕咬少年犯傷口邊翻起的嫩紅肌肉。

袁紅冰的胃好像充滿了腐臭的污血一樣痙攣起來。他不得不發出一聲狂嘯，來抑制嘔吐感。然後，他一隻手攬住食屍者的後頸，另一隻手抓住食屍者的臀部，而他的手指如同利爪刺破了食屍者脆弱、乾燥的皮膚。袁紅冰深深吸進一口污濁的空氣，猛然直起雄豹般堅韌的腰肢，把食屍者提到胸前，並用力地拋到角落裏。

食屍者撞在牆上，然後，重重地落向地面，鼻子裏流出了紫黑色的血。他將面頰貼在麥秸上，急劇地喘息著，而他猩紅的舌頭不斷情態狂熱地舔食自己的鼻血。過了好一會兒，他才側過頭顱，敬畏地斜視著袁紅冰，囁嚅地說：「你的力氣真大……哎，我一聞到血腥氣就感到餓，就想吃人肉。」

「他不是人，他是無常鬼……。」剛剛從恐懼中恢復過來的少年

犯，用剛才拚命嘶叫而變得沙啞的嗓音，發出失魂落魄的低語。那個食屍者的眼睛又貪婪地盯在少年犯的傷口上，惡毒地笑著說：「人？什麼是人？人就是野牲口！當官的喝我的血，我打不過他們——他們有權，有槍，所以，我就吃死人。這有什麼不對？」

食屍者的聲音停住了，他的眼睛裏忽然瀰漫起一片朦朧的神情，就像是墓地的荒草叢間飄起的溫柔、血色的霧。過了片刻，他又用彷彿沉迷在某種戀情中的語調，繼續說：「人肉最好吃了，比什麼都好吃。男人的肉一定要煮熟吃，烤著吃太乾了……要吃了男人的蛋，你的雞巴硬得能把小母牛都操哭了一——我就幹過……小娃娃的肉不能煮得時間太長了，水一滾就要趕快吃，煮得時間長了，那嫩肉就化了……女人屁股蛋子上的肉，要在松樹枝點著的火上烤成焦黃色，那樣吃起來又脆又軟，噢——女人的奶子和陰部那兒的兩條肉最香了，有股說不出的味道。真的，那滋味太美了，比操女人還美……。」

囚室裏靜極了，只有食屍者漸漸變得狂亂的語調在那凝固的蒼白寂靜中，磨擦出刺耳的聲響。

「人血也能醉人，比酒還能醉人。我喝過我老婆的血……哎，女人的血只要喝上一口，那個女人就會一輩子都在你心裏哭，哭得你覺也睡不著……。」食屍者突然仰起鉛灰色的臉，瞪視著空中，令人毛骨悚然地狂笑起來，接著，那空洞的狂笑變成了拖長的悲嗥，最後，悲嗥又破碎為蒼白的低泣。可是，食屍者那腐臭污血般暗紅的眼睛，卻始終是乾枯的，冷漠的，沒有一絲淚影。

望著食屍者的眼睛，袁紅冰不知應該厭倦，憎恨，還是憐憫。他僵硬地佇立在囚室中間，靈魂裏呈現出一片死寂的灰白色虛無，而食屍者無淚的哭號，如同露出枯骨的手指，在那虛無中撕出道道令人痛苦欲狂的黑色血痕。

在以後的一個星期中，一直沒有人審問袁紅冰。儘管狹窄的囚室中擠滿了犯人，可是，冰冷的孤獨感卻像灰濛濛的潮濕寒霧，凝

結在他陡峭的心頭。只有那位信奉伊斯蘭教的老人，猶如一片枯樹黑灰色枝幹上的綠葉，還值得他與之進行生命的信息交流。

通過交談，袁紅冰瞭解到，這位老人是伊斯蘭教的阿訇^(編註)，他因為組織伊斯蘭教信徒秘密舉行宗教儀式，而被當局以「反革命」的罪名關進監獄。儘管，在共產黨的精神專制的邪惡視野中，一切宗教信仰都成爲思想異端，都是罪行，但正是這位具有堅硬宗教情感的老人，使袁紅冰免於在擠滿卑下生命的囚室中瘋狂。

從別的囚徒那完全沒有精神魅力的、呆滯的眼睛裏，袁紅冰只能看到陰沉而低賤的物欲，那物欲污穢得似乎能在瞬間的注視中把人的心弄髒。然而，從伊斯蘭老人的眼睛裏，袁紅冰卻找到了一片彷彿被瑩澈的新月照亮的深邃天空。這使袁紅冰更加確信，絕對精神價值乃是生命美化、高貴化的前提，無論那種精神價值是宗教情感，還是以審美激情爲王者的哲學，因爲，生命的本體在於精神，而生命的意義也只能在精神的意境中實現。同時，在那種周圍擠滿物欲本能的孤獨中，袁紅冰對於馬克思物性決定論哲學的憎惡變得更加冷酷，更加銳利了。雖然他早就相信，精神之花一旦凋落，生命中將只剩下物欲本能，而沒有情感附麗的本能是醜陋的，但是，他從來沒有如此清晰地意識到，囚室裏這些爲一塊紅薯麵窩頭而爭奪的犯人，同爲權力而殘酷搏鬥的共產黨官僚集團，其實都是以物欲本能做爲陰鬱的背景。

袁紅冰每天都無可迴避地感覺到，現實猶如那個食屍者污濁血跡似的眼睛，閃爍著猙獰的冷笑，向他瞪視；每天，只要一伸出手去就可以觸摸到像蛆蟲一樣黏乎乎的現實；每天，污濁的現實感都令他無法深長地呼吸。「美是艱難的，高貴是艱難的，自由是艱難的。」——這個意識無時無刻不在燒灼著他痛苦悸動的心。但是，爲了不以醜陋的物性死於令人窒息的現實，他必須走上艱難之路，他必須迷戀生命之美，必須追求高貴的人格，必須以自由意志爲生命的太陽。

儘管禁錮在囚室裏的現實，如同行刑隊布滿冰霜的刺刀一樣，真實得寒意逼人，然而，袁紅冰那顆渴望在無邊荒原上漫遊的心，卻猶如伴隨著落日下的風暴起舞；他的思想也仍然像一隻翅膀被雷電劈傷的大雁，在精神的雲端飛翔。有時，他會久久地凝視伊斯蘭老人眼睛裏那片靈魂的意境；有時他又沉迷於對自己內心的審視，而他心中以審美激情為生命本體的哲理，以及在那哲理最深遠處呈現出的殷紅虛無的意境，往往使他內省的沉思目光都變得豔麗了。伊斯蘭老人眼睛深處那彎淺藍的新月和晴空雖然令他迷戀，但卻也讓他在純淨的沉寂中憂鬱，而他剛烈的心只愛戀能於瞬間之內點燃岩石和冰雪的火焰。同時，袁紅冰又驕傲地感到，屬於他的哲學意境——那被審美激情中迸濺出的猛獸之血染成殷紅的虛無，那在宿命的雲層之上狂歌醉舞的超越意志，比伊斯蘭老人眼睛裏的意境更加熾烈，更具有英俊秀麗的男兒氣概，更能令他的心在雄性的輝煌中沉醉。他知道，對殷紅虛無的愛戀，將使他命運的足跡在險惡的峰脊上灑下斑斑血跡，但是，對生命美的堅硬的責任感和一種高貴而燦爛的悲愴情懷，使他就願意那樣做——就願意用終生的苦難鑄造黃金的花環，作為向殷紅虛無的獻祭，為此雖百死而不悔。

在被捕後的第一個星期裏，袁紅冰還搞清楚了，這個四合院式的拘留所，位於呼和浩特市舊城區。四合院北邊的兩間寬敞正房是審訊室，警衛人員住在東邊三個房間裏，而西邊的四個低矮房間用來關押囚犯，南面則有一個老式的蹲坑廁所和圍牆。據那位伊斯蘭老人講，四合院的主人原來是一個祖輩靠趕駱駝隊到外蒙古經商而致富的商人。五十年代，當局通過「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剝奪了他的絕大部分財產，只把這個四合院留給商人人口眾多的家庭。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這個商人和他的全家就被紅衛兵當做

編註：阿訇，回教掌理教務、講授經典的人。

「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趕到邊遠的農村去了。由於政治犯的人數激增，這個四合院就被臨時改建成拘留所。

一個星期後的早晨，那位伊斯蘭老人為抗議當局的宗教迫害而宣布絕食。又過了三天，袁紅冰被兩名身體粗壯的武裝警察押著，走進審訊室。空蕩蕩的房間裏只有一張油漆剝落的審訊桌。一個軍事管制委員會派駐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的軍代表坐在審訊桌後。這個軍代表身體低矮瘦小，腦袋像一個還沒有成熟就在乾旱中枯萎了的茄子；皮膚枯黃的臉上，一塊不知什麼原因留下的燙傷疤痕，泛起灰褐色的光澤。似乎是為了用威嚴的氣質來修飾這張難看的臉，軍代表將他那雙沒有睫毛的眼睛瞪得滾圓，然而，這種缺乏靈魂內在感的瞪視，卻使他黃褐色的眼睛看起來像是凍結在老馬那圓形蹄跡中的尿冰。

「李小平是個女騙子，她冒充『生產建設兵團』董參謀長的親戚，到處招搖撞騙。我們原來只懷疑你是她的同謀，沒想到你才是一個真正的罪犯，而且是反革命罪犯……。」軍代表咧開同他乾縮的臉極不相稱的闊嘴，得意洋洋地笑著說，可是，他向袁紅冰瞪視的眼睛卻並沒有笑，而是冰冷地閃爍著對於美麗生命的嫉妒和仇視。袁紅冰用他慣常的那種高傲、冷峻的目光，俯視著審訊桌後的軍代表。他並沒有認真聽軍代表說了些什麼，而只注意到，軍代表的口音帶有濃重的河北農村土腔。

「他同那個食屍者一樣——他們都是農民。不同的是，他參了軍，當了軍官，成為專制權力的一條狗。如果參軍的不是他，而是那個食屍者，那麼，他就可能成為食屍者，而食屍者此刻就可能坐在審訊桌後，因為，他們都是聽憑命運安排的本能的存在——是他們的雞巴決定他們的思想……噢，在無數這樣的人組成的茫茫人海中，自由的生命怎樣才能揚起精神雪白的風帆，破浪遠航……。」袁紅冰心神黯然地想，而他的目光變得更加高傲、冷峻了；高傲得有些悲涼，冷峻得有些殘酷。

軍代表顯然被袁紅冰毫不掩飾的輕蔑激怒了。「你這個反革命還敢這麼神氣！」軍代表吼叫了一聲，彷彿他乾瘦的脖子裏安裝著一個劣質的高音喇叭。緊接著，他從審訊桌後，竄躍過來，用青杏似的小拳頭在袁紅冰的肚子上擊打了幾拳。袁紅冰的眼睛驟然眯細了，這使他輕蔑的目光變得更加銳利逼人。由於走進審訊室之前，袁紅冰的足踝被戴上了鐵鐐，此時，將他押送進審訊室的那兩名武裝警察又扭住了他的胳膊，所以，他無法反抗軍代表的擊打。事實上，他也並不想反抗，這不僅是因為軍代表的小拳頭只能使袁紅冰產生一種被按摩的感覺，而且是由於他覺得軍代表的樣子可笑得十分有趣——軍代表那在袁紅冰的肚臍下蹦來蹦去的低矮身體，就像一隻在燒紅的鐵板上跳迪斯可舞的醜陋的母猴子。

「交出你的反動小說的手稿，要不然我打死你！」軍代表吼叫出的這句話，使袁紅冰的身體強烈地震顫了一下。他立刻就意識到，是李小平出賣了他。因為，除了為說明他想去「生產建設兵團」的理由，而向李小平講過他在寫小說之外，他沒有對其他任何人提起過這件事，甚至連父母和他初戀的情人吳唯唯也不知道他在寫作。而且，住進林屏家不久，他就把那個寫滿字跡的筆記本裹上重重塑料布，埋在林屏住宅庭院裏的一株盛開著潔白花朵的蘋果樹下。

「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落淚——李小平為了立功贖罪，已經徹底揭發了你，你不要再有任何僥倖心理——你自己看吧！」看到袁紅冰突然變得極其蒼白的臉，軍代表的醜臉上顫動起興奮的神情，他一邊大聲吼叫著，一邊把審訊桌上的一疊紙遞給袁紅冰。那是一份李小平自己寫的供詞，上面寫道：「袁紅冰是呼和浩特市流氓集團的團長，他的外號叫野蠻人，打架十分兇狠。他告訴我，他正在寫一本反動小說，為了收集生活資料，逼我把他介紹到兵團去，由於我很畏懼他，就偽造了一份董參謀長的手令交給了他……袁紅冰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大流氓，他好幾次大白天逼我和他性交，還讓我用嘴含住他的生殖器……。」

眼前突然湧起的形態猙獰的黑霧，使袁紅冰無法繼續閱讀下去。在痛苦欲狂的屈辱感中，袁紅冰像一隻垂死的雄豹發出了淒厲的呼號。他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原諒李小平爲了減輕她的罪責，而供出他在寫反動小說的事，但是，他無論如何難以理解，李小平爲什麼會編造出他們進行過性交的謊言，而且是那樣厚顏無恥的謊言。當時，袁紅冰還根本不知道性交的具體方式，從吳唯唯詩意豐饒的裸體上領略到的少女之美，還使袁紅冰把女性視爲一種在高山之巔怒放的聖潔的花，視爲只能用金色火焰中淨化的雄烈的心去愛戀的詩。

然而，最令袁紅冰絕望的是，他一直把知識青年，特別是四處流浪的知識青年當做自己的兄弟姐妹。他認爲，所有的知識青年兄弟姐妹都應該像他一樣，在苦難中追求高貴的人格，在悲愴中吟頌屬於深紅落日的詩篇，在淒涼的命運之路上採擷燦爛的精神自由之花——在他的心目中，四處流浪的知識青年群體乃是中國人人性沙漠上的一片綠洲。可是，從李小平的供詞中，袁紅冰卻絕望地發現，那片綠洲竟然也是一個謊言。綠洲消失了，他不知該走向何方，不知在茫茫的天地間，他該向誰講述關於殷紅虛無的哲理。

儘管軍代表不斷嘶吼出逼問的聲音，袁紅冰卻已經根本無視軍代表渺小的存在了。他瘋狂的目光如同無數道猩紅的雷電，劈斬著自己心中燒灼的痛苦，然而，破碎的不是那堅硬如鐵的痛苦，而是銳利如刀的雷電。

袁紅冰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倒在地面，接著，他聽到了鐵條抽擊在肉體上的聲音。他意識到，這是那兩名武裝警察在對他用刑，不過，他根本沒有試圖躲避鐵條兇猛的抽擊。因爲，他想要讓肉體的疼痛感像漫天飄落的白雪，遮蓋靈魂中絕望的痛苦。可是，肉體的疼痛感卻顯得那樣遲鈍，那樣遙遠，而靈魂的痛苦卻如同藍白色的火焰，冷酷地焚燒著他難以化爲灰燼的剛烈的心。

袁紅冰的頭顱裏好像只有一塊燒紅的沉重的鐵，他不知道自己

是怎樣回到囚室的。旁邊的伊斯蘭老人絕食已經三天了。三天來，老人一直背靠牆壁盤膝端坐在麥秸上，他那消瘦的身體變得越來越像一具木乃伊，然而，他清癯的面容間，卻隱隱飄拂起一縷寧靜而淒涼的笑意——就如同一片蒙著蒼白寒霜的黃葉，在枯萎的沉思中微笑。

晚飯過後，一名臉色灰黑、神情呆滯、青紫色厚嘴唇顯出遲鈍肉欲感的看守走進囚室，來到伊斯蘭老人面前，他那雙白眼球如同裸露出的脂肪一樣的眼睛，向老人注視了片刻，然後，像在陡坡上爬行的驢似的，重濁地喘息著說：「你餓得差不多了吧——還要繼續絕食嗎？」

伊斯蘭老人沉默著，宛似一片微笑的枯葉。看守呆滯的闊臉上露出了惡毒的輕蔑笑意，他的笑容也顯得十分遲鈍，就像覆蓋著厚厚油污的水面上徐緩湧起的沉重波紋。看守就帶著那樣的笑容，走出囚室，可是，卻沒有把鐵門鎖上。

過了大約十分鐘，那名看守手裏握著一柄螺絲刀，重新回到囚室，四名武裝警察跟隨在看守身後，其中一個警察提著一隻生鏽的鐵皮桶，另一個警察拿著一段黑色的橡膠管，剩下的兩名警察從看守的身後衝上來，像宰羊的屠夫一樣，把伊斯蘭老人仰面按倒在地上。那個看守蹲跪下來，灰黑的臉上波動著遲鈍的冷笑，把螺絲刀插進伊斯蘭老人緊閉的唇間，用力撬了一下。隨著牙齒的破碎聲，老人的嘴唇張開了。看守接過一名武裝警察遞給他的、直徑約一厘米的橡膠管，捅進伊斯蘭老人那彷彿正在淒厲呼喊的嘴裏。劇烈的乾嘔，使老人枯瘦的身體痛苦地震顫起來。看守猛然用力把橡膠管深深插進了老人的食道，乾嘔聲消失了，可是，老人的身體仍然像就要破碎了一樣，無聲地震顫著。

這時，一個站立在旁邊的武裝警察握住橡膠管的另一端，並將一個漏斗安放在橡膠管的孔洞中，而另一名武裝警察則提起布滿黃褐色鏽跡的鐵皮桶，將桶中翻騰起蒼白水霧的灰黑色麵糊，傾倒進

漏斗裏。他們做這一切時，臉上毫無表情，就像在從事一件乏味的工作。

在單薄的衣衫下，伊斯蘭老人乾癟的腹部宛似一個於瞬間之內就成熟的西瓜，迅速地隆起了。等小半桶麵糊都傾倒進漏斗之後，四名武裝警察便一言不發地離開了囚室。那個看守把橡膠管從伊斯蘭老人的食道中抽出來，用顯出性欲滿足後的懶洋洋語調說：「絕食就讓你嚐一嚐尿味兒——那個鐵桶就是我晚上撒尿用的。對付你們這些反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多得很。」

袁紅冰一直冷漠地看著眼前發生的一切，彷彿任何悲慘的景象都已經再也無法使他的目光熾烈地戰慄。囚室的鐵門又被鎖上了，伊斯蘭老人灰暗的眼睛仰視著空中。袁紅冰發現，老人眼睛裏那彎淺藍色的新月破碎了，那片寧靜的晴空也乾枯了。可是，袁紅冰卻並沒有試圖去安慰老人。他知道，任何人的安慰都是徒勞的，要想使晶瑩的新月在明澈的晴空中重現，只有靠伊斯蘭老人自己。而袁紅冰也正在孤獨的靈魂中，重鑄那片被絕望的痛苦擊碎的殷紅虛無。

在此後的幾天中，那個市公安局的軍代表對袁紅冰進行了連續的審問，而袁紅冰則以岩石般的沉默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他那能將羊骨嚼碎的堅實牙齒，在忍受酷刑時，有一枚竟然被自己咬裂了。儘管袁紅冰沒有說過一句話，連辯解的話都沒有說過——他不屑於辯解，可是，每次審訊後，那個軍代表都拿起一份他自己寫好的審訊記錄，抓起袁紅冰的手指，在審訊記錄後面按上指印。袁紅冰從未看過審訊記錄寫了一些什麼，但是，他直覺到，軍代表可能是爲了向上級顯示他的能力而偽造審訊記錄。

連續審問過去之後，一種比酷刑更加難以忍受的痛苦，卻使袁紅冰陷入陰冷、空洞的瘋狂之中——饑餓剝奪了他進行思索的能力。由於饑餓，袁紅冰開始經常驟然昏厥過去，而他清醒時，意識也像一片濃重、灰暗的霧，以前曾使他如醉如狂的關於英雄人格哲

理的命運，此時卻如同一個個幽靈在灰霧的深處無聲地悲泣，而他的生命似乎隨著那無聲的悲泣每時每刻都在腐朽。袁紅冰覺得，只要能思考，他就可以無視一切苦難，讓精神在鋒刃上做英雄之舞，而人世間最悲慘的事情，莫過於心還活著，靈魂還活著，但卻無法思索。

袁紅冰一個朋友的叔叔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工作，通過這個朋友的叔叔的關係，袁紅冰的妹妹袁楓被允許來探視他。他們會見的地點就在那間審訊室裏。

在袁紅冰兄妹三人中，他的妹妹長得最不漂亮，只有她那雙充滿夢幻的大眼睛，才會使人有些相信她是英俊秀麗的袁紅冰的妹妹。而在袁紅冰的心目中，他的妹妹不過是某種逗人喜愛的柔弱小動物。可是，那天在審訊室裏，當他看到妹妹爲了不使淚水流出而竭力睜大的眼睛時，袁紅冰卻發現，妹妹那淚影閃爍的眼睛裏，那柔軟的夢幻般的神情深處，峭立著倔強而驕傲的意志。

「你被捕後的第三天，一個軍代表就帶著警察搜查了咱們家，不過，他們什麼也沒搜到……那個軍代表還打了爸爸幾個耳光，說爸爸是老反革命……看著爸爸挨打，心裏真難受，那個軍代表是個小矮子，爸爸是那麼高大，可是，他打爸爸時，爸爸卻呆呆地站在那兒，連躲閃都不敢——這只不過是因爲那個小矮子有權，要不然，爸爸準能一腳就把他踹到雞窩裏去……。」袁楓下意識地把使她最受刺激的事，講給她視爲英雄的哥哥聽。然而，袁紅冰蒼白的面容卻極其冷峻，他的靈魂也同樣冷峻——他的心似乎已經硬得任何痛苦都難以在上面劃出傷痕。

忽然，袁楓的話語折斷了。她向前走了幾步，在哥哥的額際輕吻了一下，而淚水終於從她的眼睛中滴落下來。袁紅冰的手臂震顫著，在妹妹瘦弱的肩頭上用力摟抱了片刻，袁楓濃密的黑髮間飄出的氣息，使他感到了同胞血肉間灼熱的親情。在那種殷紅、深長的親情中，他的心似乎軟化了，就要融化爲淚水的波濤。

然而，袁紅冰很快就推開了妹妹，薄薄的、緊閉的嘴唇間，禁錮著紫色雷雨雲般的沉默，迅速轉身離開了審訊室，離開使他軟弱的親情，因為，他無權軟弱；因為，在凝結著陰鬱獸性的現實前，軟弱就意味著墮落為本能的動物；因為，對審美激情的理解命令他必須堅強。

時間猶如一位面容枯槁、神情陰鬱、灰髮蓬亂的老年乞丐，以沉重而蹣跚的步履，在囚室灰暗、污濁的光線中走過了一個多月。這天上午，那個市公安局的軍代表領著一群紅衛兵來到拘留所，把袁紅冰押上一輛卡車，向他的母校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學駛去。

雖然紅衛兵最初是由共產黨高級官員的子女發起的，而且，毛澤東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早已經在六六年秋天，就把他一度熱情支持過的高級官員子女組成的紅衛兵宣布為反動組織，但是，因為「紅衛兵」這個概念曾經得到過毛澤東的肯定，而毛澤東永遠不會錯誤，所以，屬於劉少奇勢力的高級官員子女受到了政治打擊，「紅衛兵」這個概念卻被虔誠地保留下來。不過，現在的紅衛兵不再像六六年那樣，是毛澤東用以摧毀不受他支配的權力秩序的工具，而成為類似於希特勒的童子軍那樣的、當局用以控制中學生思想的組織。

卡車駛進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學之後，直接開到運動場的觀禮台旁停下。上千名中學生排成整齊而單調的方陣，坐在運動場中間，一條白布的橫幅掛在觀禮台上方，上面有一行用墨汁寫出的大字：「鬥爭資產階級流氓集團」。四名知識青年流浪者已經在紅衛兵的押解下，站在觀禮台上，他們每個人身前都擺著一塊貼上白紙的鐵板，白紙上寫著「流氓分子」幾個字。一根極細的鐵絲繞過他們的後頸，栓在鐵板的兩端，鐵絲很短，這樣，他們為了不讓鐵絲在鐵板的重壓下割破後頸，就只能以屈辱的姿態彎下腰，用雙手扶住垂落在水泥地上的鐵板的兩端。

袁紅冰被押上了觀禮台，他前面的鐵板上的字跡是：「流氓集

團團長」。當拴在鐵板上閃爍起蒼白光亮的細鐵絲套上他的脖頸時，袁紅冰立刻意識到，命運又一次逼著他在屈辱和高貴之間做出抉擇，而爲了高貴就必須痛苦。他峻峭的心沒有任何猶豫地選擇了高貴。於是，他緩慢地，但卻倔強地挺直了俊美的腰肢。沉重的鐵板離開地面，垂掛在他身前，脖頸上的鐵絲閃爍著冰冷的劇烈疼痛感，割裂了他的皮膚，陷入肌肉中。很快，他又感到，自己峭立的脖頸間湧溢而出的紅寶石色的血，似乎把鐵絲都燒紅了。

「這真是個漢子——不要爲難他。」「好吧，他願意就讓他這麼站著吧。反正他也支持不了多久……。」袁紅冰身後的兩名紅衛兵這樣低聲議論。

學校裏一名專門負責管理紅衛兵組織的教師站在觀禮台前，開始用共產黨政治特有的那種聲嘶力竭的語調，進行發言，他在發言中列舉袁紅冰的罪狀主要有：袁紅冰在反動思想的驅使下，掀起街頭暴力衝突；利用唱資產階級的愛情歌曲，讀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詩等方式，引誘少女走上背離無產階級理想的思想墮落的道路，等等。

淡金色的陽光清晰地雕刻出袁紅冰春雪般蒼白的面容，雕刻出他面容那線條銳利的輪廓；他稍稍側過高傲地抬起的頭顱，呈現出荒野情調的眼睛直視向熾烈的太陽；他堅硬的目光彷彿被太陽燒焦了，而他的靈魂裏卻湧動起比陽光更熾烈的悲愴情懷。他沒有一絲羞辱感，他覺得自己是孤獨地佇立在高山之巔，以太陽的名義，以被摧殘的審美激情的名義，以他對精神和詩意的忠誠，向碧藍的蒼穹，控訴俯伏在暴政腳下的卑賤人性。

「呵——，唯唯也許就在台下的人群中！」這突然掠過的想法，使袁紅冰的目光開始在腳下運動場中的人群間緩緩移動起來。儘管觀禮台下有近千名學生，但是，袁紅冰的目光仍然毫不困難地找到了他初戀的情人。因爲，當那個發言的教師發瘋似地揮舞著缺少肌肉的胳膊，帶領學生吼叫出「打倒流氓頭子袁紅冰」的口號時，只

有一位少女的手臂沒有舉起來。

袁紅冰的目光中燃燒著豔麗而蒼茫的野性，越過從陰山山脈群峰間吹來的淡藍色的風，向吳唯唯注視。他發現，情人美麗的眼睛幽暗得像一片忘卻了陽光的夜色，而那閃耀的淚影彷彿是深遠、荒涼的夜色對於燦爛雄性的嚮往。

袁紅冰挺直的脖頸如同陡峭的懸崖，那好像從懸崖間湧出的血，浸透了他寬闊肩頭的衣衫。袁紅冰的面容變得灰暗了，但那是一種青銅色的、堅硬的灰暗，而他的身體開始像風暴中就要折斷的白楊樹一樣搖盪起來。

「一定要保持直立的姿態，絕不倒下——絕不讓唯唯眼睛裏的淚影因失望而乾枯。」袁紅冰緊咬著牙齒狂傲地想，可是，他眼前的景物卻漸漸變得模糊了。他覺得，自己似乎佇立在一片無邊無際的動盪大海上。

「呵，唯唯，也許我支持不住了。但倒下的只是本能，而不是我的意志……噢，在倒下之前，我要用熾烈的激情編成詩意的花環，獻給你幽暗的眼睛！」袁紅冰覺得，他在瘋狂地長嘯，可實際卻沒有發出一絲聲音。不過，在他的意識就要被豔紅的痛苦雷電劈碎的瞬間，袁紅冰的心向那位美麗的少女吟頌出動盪的詩篇：

「我要用喜馬拉雅巍峨的冰峰，雕一盞瑩白的巨杯；我要將浩瀚的大海之水，斟入這流光盈盈的巨杯。

「高擎起這流蕩著萬里雪浪的酒杯，我請你與我一起痛飲！

「不要說清凌的海水不如鮮紅的葡萄美酒甜蜜，我只要你和我一起，在這海光波影中為自由而狂歌醉舞！」

第十章

由於除了李小平的揭發之外，當局沒有找到任何袁紅冰寫反動小說的證據，所以，那年的夏末，他被釋放了。走出沒有樹木，也沒有花草的拘留所色調枯黃的院落，來到大街上之後，袁紅冰發現，寬闊的街道旁，白楊樹秀麗的樹冠和柳樹低垂的枝條綠得那樣濃豔，好像能把人的心都染綠了；而低垂的蒼穹又藍得那樣深遠、溫柔，令他想用銳利的紅唇去輕柔地親吻。囚室裏那枯黃、灰暗的燈光，那個食屍者污血般的眼睛，伊斯蘭老人目光中枯萎的精神意境，還有別的囚徒那陰沉、呆滯的神情，都像深灰、猙獰的陰影，沉降向他的靈魂深處，而他翠綠的心則在重獲自由的生機盎然的欣喜中沉醉了，沉醉得使他忘卻了饑餓，只想在深紅的雲海中伴著落日一起沐浴。

沐浴著夏末彷彿還帶有陽光灼痕的溫暖的風，袁紅冰向家的方向走去。他的步履十分迅捷，有一種激情的節律。這並不是因為他急於趕回家中，而只是在長時間囚禁之後，下意識地想要體驗無拘無束地行進的快感。突然，袁紅冰的腳步停下了，色調如同青銅雕像般憔悴的面頰上，突然瀰漫起痛飲烈酒之後才會有的紅暈。越過徐緩搖盪的飄垂的柳枝，袁紅冰看到，吳唯唯正伴隨著一位頗富知識分子氣質的中年男子和一位體態風流的中年婦女，走在街道對面

的人行道上。袁紅冰意識到，那一對中年男女是吳唯唯的父母。儘管隔著寬闊的馬路，袁紅冰向吳唯唯熾烈的凝注，還是立刻引起了她父母的注意。顯然，吳唯唯的母親不知什麼時候見到過袁紅冰，此刻，她下意識地用身體擋在女兒前面，似乎想遮斷袁紅冰的目光，而她那雙雖然有些憔悴，但仍然殘留著女性夢幻感的眼睛裏，本能地閃爍起慌亂、驚懼的神情，望著袁紅冰，好像驟然發現一隻從野草叢中走出的雄豹。

吳唯唯母親的神情使袁紅冰感到了一陣難言的侮辱，他面容上的紅暈片刻之間就凋殘了，一縷高傲、冷峻而又有些嘲弄意味的微笑，浮現在他銳利的唇邊。雖然吳唯唯一直越過母親的肩頭向他凝眸注視；雖然吳唯唯的目光中搖盪著少女豔麗的痛苦和燦爛的戀情，但是，這並不能讓袁紅冰滿足。他那渴望狂風暴雨般的激情的心，要求他的情人無視一切世俗的禁忌，像疾風中的火燒雲以妖嬈的情態湧向紫色的山崖一樣，向他奔來；他要求摯愛的少女應當有在大街中央，同他放縱無羈地摟抱的勇氣。只要唯唯不顧一切地向他奔來，袁紅冰的心就將永遠不再孤獨；只要唯唯在那深紅的落日中同他摟抱了，即使人類的全部苦難重疊起來，也不能遮住他心中絢麗的幸福。

然而，吳唯唯卻隨著父母默默地走遠了，儘管在離去時頻頻回顧。袁紅冰覺得，他的生命猶如一團驟然浸入冰水河的火焰，在破碎聲中凝成一片布滿裂縫的蒼白灰燼。當他重新向家的方向走去時，他的腳步宛似踏在荒涼的沙漠間一樣沉重而疲憊。

暮色蒼茫時分，袁紅冰走進家中。他看到，父親和哥哥正相向坐在椅子上對視著，而妹妹沉默地站在旁邊，雙肩頹然地垂落下來。父親面色灰白，神情悲涼，彷彿在注視被自己失手殺死的兒子的屍體似的，眼睛裏凍結著破碎的空洞感；哥哥的牙齒猶如兇狠地咬住堅硬如鐵的仇恨般緊閉在一起，他那雙聰慧的眼睛此時卻顯得猙獰而陰鬱，就像被火葬場上那焚屍的火焰燒成暗紅的痛苦。

「大哥這次回來時，把他寫的小說的手稿交給爸爸保藏。你被捕的第二天，爸爸怕警察來搜查，就把手稿都燒了……。」妹妹無聲地走到袁紅冰身旁，語調淒涼地說：「爸爸剛把這件事告訴大哥。」

突如其來的眩暈感使袁紅冰靠在門框上。想到大哥小說裏那一個個令人難以忘懷的形象，由於他的緣故而永遠消失在灰暗的虛無中，袁紅冰感到了絕望的悲哀。過了許久，哥哥發出一聲秋風般蕭瑟的長歎，那歎息聲中彷彿有漫天乾枯的黃葉在紛亂地飄落。然後，他站起來，以極端遲鈍的步履向門邊走來。袁紅冰發現，哥哥突然變得衰老了——眼睛變得衰老了，眼睛裏美麗的生命靈性枯萎了，死去了，只剩下一片在陰影中痛苦戰慄的空虛。

袁紅冰跟著哥哥走出家門，茫然地蹣跚在灰藍的暮霧中。袁紅冰彷彿竭盡全力，才迫使自己說出一句聲調蒼白的話：「你可以把那些小說再寫出來。」

「哎——，那是不可能的……我給許多女人接過生，女人臨產時那種慘叫很刺耳，但卻令人心靈震撼，因為那慘叫中有生命創生的痛苦——我每寫一篇小說，都要經歷一次那樣的痛苦，噢，心都疼得抽搐。每一篇小說完成之後，我幾乎都會大病一場，虛弱得好像血都流盡了，頭腦彷彿也被火燒焦了，根本記不清我寫了一些什麼……不，你不懂，你不懂寫作——我再也寫不出來了，我找不到那種令我狂熱的激情了，我的頭髮都已經為寫作掉光了……即使勉強重寫那些小說，也無法回復原來的神韻。小說就像少年的風姿，就像初戀的詩意，一旦在時間中消失了，就不會再回來……『牛虻』說過一句話，『還魂的鬼是醜陋的』。是的，我絕不再寫了，我不能讓我美麗的激情成為還魂的鬼！」一向沉靜的哥哥此時卻語調狂亂地說。而袁紅冰驟然想起了他那本布滿歪斜字跡的筆記本。一種從未有過的驚慌，使他拋下哥哥，瘋狂地向林屏家奔去。

在痛苦嘶吼般的急促喘息中，袁紅冰用胸膛撞開林屏住宅前的木柵門，撲到那株蘋果樹下，不顧一切地用手指挖掘起來。當他終

於把那個裹著筆記本的塑料布包緊緊摟在胸前時，袁紅冰緊閉的牙齒間，迸濺出了猩紅的、短促的哭嚎聲，而他的靈魂如同摟抱住了金色的火焰般劇烈地震顫起來。

那天，袁紅冰沒有找到林屏。住在隔壁的林屏的一位朋友告訴袁紅冰，不久前，林屏帶著他的情人兼模特兒，到東北去了，他說要去畫北國的「潔白的雪」。

深夜，袁紅冰回到家中。儘管父親曾燒毀了哥哥的小說手稿，袁紅冰仍然把那個散發出泥土芬芳的筆記本交給父親收藏。因為，從傍晚與哥哥對視時父親那悲愴失神的眼睛中，袁紅冰確信，他的父親以後無論因為什麼原因，也再不會毀掉兒子的手稿了——父親已經理解了，那些手稿就是兒子的生命。

也許是由於李小平的誣陷引起的絕望情緒；也許是由於描繪過他的靈魂的林屏已經離去了；也許是由於舊城區滯留在城裏沒有下鄉的小市民子女，不斷加入到被當局稱為「流氓集團」的群體中，從而使這些群體的詩意色調變得越來越淡薄，而物性本能的污跡則日漸濃重；也許是由於哥哥的小說手稿被焚毀的強烈刺激，袁紅冰決定離開呼和浩特市，到陰山山脈北方的荒原上去落戶——他想要在杳無人跡的原野上，在那荒涼的落日中，鍛造他的哲理和小說。

袁紅冰從妹妹處得知，吳唯唯是他的情人的消息已經在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學傳開了，學校裏負責監督學生思想的老師，曾多次逼迫吳唯唯寫材料揭發袁紅冰的罪行，而吳唯唯一直拒絕這種要求。現在，每天放學後，吳唯唯的父母都把她關在家裏。凜烈的個性曾使袁紅冰想要闖進吳唯唯的家中，當著她父母的面狂放地親吻她，然而，對吳唯唯的憐惜之情又令他不忍這樣做，他怕那會傷害了吳唯唯的心。於是，離開呼和浩特市之前，他沒有向吳唯唯告別，只是寫了一封短信，委託妹妹轉交給吳唯唯。

袁紅冰在信中寫道：「我要走向荒野了，或許永遠不再回來。我從此不會再孤獨，因為，我已經找到了一位永遠不會離我而去的

情人——死神。美麗的死神呵，那是我忠貞不渝的情人，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我輕輕一聲召喚，她都會立刻翩然來到我的身旁……不過，即使天空可以忘卻了蔚藍的顏色，我也不會忘記你美麗的容顏，不會忘記你曾披著晚霞，從深紅的落日中向我走來；即使有一天，我變成了滿面風塵、白髮如雪的老人，只要遇到了你，我也會像狂熱的少年一樣奔到你的面前，向你講述我失落在苦難命運中的生命足跡，那每一個足跡中都將有從你的秀色中領略到的美感，都會有猛獸雄烈的悲歎和歡笑……。」

陰山山脈的南麓還殘留著夏末的綠意，而那岩石群峰北方無邊荒原上的野草，卻已經呈現出晚秋的枯黃。就在這一半是凋殘的淡綠，一半是乾枯的金色季節，袁紅冰來到漫天風沙中的四子王旗烏蘭花鎮，找到了他的叔父。

也許是由於把近二十分之一的人口當做罪犯關押起來，對於任何政權都是一種難以長期承受的政治負擔，當時，持續了一年左右的「清查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血腥暴行已經結束了。除了數萬人在酷刑下死去或者終身殘廢之外，其他幾十萬以各種方式遭受無端監禁的蒙古人和少數漢人被釋放了。直接指揮這場對蒙古人進行種族滅絕的政治暴行的滕海青將軍，也從內蒙古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的職位上調離。後來，這個罪惡可以同德國法西斯集中營的頭子相比而毫不遜色的屠夫，竟然被任命為中國駐聯合國部隊司令。對於聯合國這樣一個以維護和平和人權為宗旨的國際組織，滕海青的任命真是辛辣的諷刺。

「清查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暴行，是周恩來以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名義，宣布這場政治運動犯了「擴大化」的錯誤而結束的。這又一次體現了共產黨專制政治的陰險、偽善和無恥。「擴大化」這個概念，意味著那個慘絕人寰的暴行在本質上還是正確的、必要的，只不過是在逮捕和運用酷刑的範圍上有所不適當。共產黨官僚集團

就這樣以專橫的權力，抹去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早已成爲歷史遺跡、而不是現實存在的事實。共產黨官僚集團這個政治陰謀家群體之所以要這樣做，既是爲了掩蓋這場暴行實際上是得到共產黨最高當局批准的事實，也是爲了以輕描淡寫地對「錯誤」的承認，將共產黨專制政治的罪惡，埋葬在戴著獨裁權力鐵面具的謊言之中，還是爲了向蒙古人傳達一個冰冷的信息——「對你們的鎮壓在本質上並沒有錯誤，所以，任何對共產黨政治的反抗，都可能給蒙古人帶來滅族之災。」

烏蘭花鎮位於牧區和農區的交界之處。袁紅冰本來想到更遙遠的北方牧區去，可是，因爲許多知識青年都捲入了剛剛結束不久的那場殘害蒙古人的暴行，所以，牧民們拒絕再接受任何知識青年。這樣，袁紅冰只好通過叔父的關係，落戶在烏蘭花鎮東南方農區的一個小村莊裏。

那個村莊只有二十多戶人家，村莊周圍徐緩起伏著混濁波浪般的乾枯丘陵，莊稼已經收割過的荒野上，裸露出灰褐色的凍裂土地。爲了抗禦秋冬之際的風沙，村莊裏大部分房子都只有一半露在地面上，這使那些本來就十分低矮的破舊土坯房，看起來更像一座座古老的墳墓。當袁紅冰第一次走進這個村莊時，他覺得自己彷彿正走進一片瘟疫過後的死寂墓地，偶爾看到的在牆角下覓食的雞，似乎也由於某種恐懼而不敢鳴叫。

村莊裏的十幾名知識青年住在一個房間裏。他們原來都是烏蘭花鎮上的中學生。由於這個荒原小鎮上的教育水平十分低下，所以，這些知識青年顯得土頭土腦，愚昧無知，毫無詩意。他們幾乎每天都用粗俗地談論女人和玩撲克牌來消磨枯燥的生命。同他們住在一起，袁紅冰根本沒有單獨寫作的條件，於是，來到這個小村三天之後，他便搬進一位七十八歲的孤獨老婦人的房子。

那座房子，從外面看還不到一人高，房裏的地面塌陷下去大約有半米。由於窗戶上沒有玻璃，而是糊著粗糙的灰白紙張，所以房

間裏光線十分陰暗。近乎屍臭般的、凝固、濃重的氣息，使房子像是一個囚禁著腐朽的古老時間的墓穴。房間裏只有一個油漆剝落的黑褐色木櫃和一張土炕，炕上舖著用高粱的秸桿編成的墊子，由於年代過久，墊子已經變成了灰黃色。

那天，袁紅冰走進這個房間時，一個老婦人披著像冰冷的鎧甲一樣呈現出灰黑色光澤、布滿污跡的舊棉被，跪在炕頭上。她直起了上半身，乾縮的皮膚宛似青灰色的鐵鏽，貼在老婦人骷髏一樣的臉上；蓬亂的頭髮像一堆乾枯的沙蓬草；鬆弛的乳房從老婦人裸露出道道肋骨的胸膛上垂掛下來，如同兩個破舊、乾癟的皮袋。老婦人的軀體彷彿是枯死了幾千年的彎曲的榆樹，只有那雙深陷的眼睛，還像鬼火一樣閃爍起綠瑩瑩的光亮。當時，袁紅冰望著這位從陰暗的光線中跪立起來的老婦人，覺得自己的眼睛驟然變冷了，變硬了，好像看到了一個刻在永不消散的陰雲中的悲劇。

荒原上初冬呼嘯的風暴和嚴寒，就足以把人們禁錮在低矮的土坯房中。袁紅冰每天需要做的與生存有關的事，一是在清晨煮一鍋只撒了一把鹽的、灰黑色的莜麵糊^(編註)，供他和老婦人一天食用；一是為老婦人倒掉排泄在一個木盒中的屎尿——老婦人衰朽得已經無法行走了。其餘的時間，白天，他通常閱讀帶來的書籍，晚上則蜷縮在土炕後部的棉被下，藉著昏暗的煤油燈寫作。

每到深夜，老婦人都連續不斷地發出空洞、痛苦的咳嗽聲，那咳嗽聲就像一根慘白的腿骨，無情地擊打在她枯瘦的胸膛發出的聲響，而外面喧囂的寒風又顯得那樣寂寞，彷彿是被凍裂的孤獨鬼魂，在為原野的荒涼而哭嚎。儘管就是在那一段時間裏，被濃重的尿騷氣污染的昏暗光線和煤油燈冒出的黑煙，使袁紅冰的視力迅速地減退了；儘管生活像墓穴中的白骨一樣散發出陰鬱的死亡氣息，但是，袁紅冰的心卻是富麗的——他的視野變得模糊了，而他冷峻目光中的靈魂感卻更加豐饒，因為，他在審美激情中頑強地創造生命的意義，他是蘸著從心頭滴落的晶紅的血，在灰暗、孤寂的時間

上書寫美麗而高貴的神韻。

那位老婦人顯然患有嚴重的肺病，劇烈的咳嗽使她無法仰臥，而只能整日整夜都披著那條由於過多的污跡而變得僵硬的棉被，跪臥在炕頭。昏睡過去時，她蓬亂的灰髮覆蓋的頭顱便無力地垂掛下來；清醒時，她則艱難地伸出枯瘦的脖頸，深陷的眼眶中閃爍著幽暗綠光的眼睛，久久地向空中凝視，彷彿想從房間裏那凝結的陰影中尋找到某種解脫。

袁紅冰住進這個房間的兩個多月中，一直沒有聽到過老婦人說話。有時，他甚至覺得，老婦人的聲音早已在那木乃伊一樣的身體裏乾枯了。他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交談是在那年的元旦。

元旦前兩天，袁紅冰回到烏蘭花鎮，準備同叔父的家人一起過節。元旦那天，當他坐在叔父家的飯桌旁，剛喝下第一杯酒時，就好像突然聽到，老婦人空洞、痛苦的咳嗽聲在那間墓穴似的房間裏孤獨地迴盪起來。這使袁紅冰感到，節日之際把老婦人一個人拋在那個房間裏，是一件極其缺乏俠義精神的事。於是，他帶了一些餃子和一瓶被人們稱爲「悶倒牛」的烈酒，離開叔父的家，冒著蒼白的風雪，連夜向他落戶的村莊走去。

深夜，袁紅冰回到了老婦人的房間。他煮熟了已經凍硬的餃子，盛在一個帶裂紋的黑灰色陶瓷盆中，擺在炕頭。然後，他盤膝坐在老婦人面前，用一個小木碗給老婦人倒了一些酒，而他自己則舉起酒瓶，狂飲起來。

老婦人布滿皺紋的眼皮狂亂地眨動著，破碎的目光不相信似地盯在陶瓷盆裏的餃子上，而她乾癟的胸膛裏發出的急促喘息聲，猶如寒風撕裂窗紙的聲響。突然，老婦人伸出枯枝般的胳膊，長著青灰色指甲的雞爪似的手指，以瘋狂的情態，攬住一個餃子，飛快地塞進嘴裏，而她那牙齒完全脫落的塌陷的嘴巴，在激情洋溢的咀嚼

編註：莜麵，即燕麥麵。

中，顯得很怪誕，宛似一具饑餓的乾屍在貪婪地吞食腐肉。

老婦人此時的形態引起的厭惡感，使袁紅冰完全喪失了食欲，他只是不斷地將烈酒倒進自己的嘴裏。那瓶酒快要喝完時，袁紅冰忽然心靈震顫地發現，今天，老婦人灰白、蓬亂的頭髮上，竟然紮起一根豔紅的頭繩。那頭繩像是一縷永不凋殘的少女色情的神韻，纏繞在衰朽、枯萎的生命中。袁紅冰覺得，那根豔紅的頭繩美極了，美得令他如同雄狼垂死的長嗥般放聲痛哭起來，而淚水猶如滾滾的波濤，從他那沙漠的天空一樣乾燥而荒涼的眼睛裏湧出，在房間裏凝重、污濁的陰影上，迸濺起絢麗的光波。

突然，袁紅冰的目光變得兇殘了——透過晴空般碧藍的淚影，他看到，幾隻灰白的虱子爬上了那根豔紅的頭繩。他仇恨弄髒了紅頭繩的虱子，因為，這些吸血的醜陋動物污染了可以令他為之放聲悲嗥的美感。

「明天，我幫您把衣服放在鍋裏煮一下——燙死這些虱子。」袁紅冰緊咬的牙齒發出銳利的磨擦聲。

「不，這些虱子陪我作伴呢。人活著本來就沒意思，要是沒有這些虱子，活得就更沒意思了……。」老婦人的聲音像灰濛濛的凍結的寒霧一樣迷濛而空虛，「只有虱子咬我時，我才覺得自己還活著。虱子咬人時那種感覺可美啦，咬得我心都發癢、發酸，就像當姑娘的時候，男人們著了火的眼睛盯在你身上一樣。哎——，女人就年輕的時候活著還有點兒意思，一生了娃娃，女人的心就老了，就沒意思了，就等著黃土來埋人了……。」

彷彿在遙遠的回憶中昏睡過去了似的，老婦人的頭顱垂落下來，她那吊著灰白頭顱的枯瘦脖頸歪在一邊，似乎要折斷了。過了好一會兒，老婦人才重新慢慢地抬起面容，繼續說：「要想活得花哨，就得嫁給當官的，可是當官的心都是黑的，我不願意和黑心的男人睡覺……別信廣播喇叭裏的話，別信現在當官的是好人：人一當了官，心就變黑啦。光緒皇帝的時候，我爺爺餓死了；蔣介石當

官的時候，我媽餓死了；後來，毛主席當了大官，我男人和閨女都餓死了——那是五九年底……那年餓死的人太多了，有的村子死得都快沒人了。噢，我們家原來在安徽鳳陽……是我兒子帶著我逃到這兒的。逃荒的路上，我兒子吃了人肉。有個姑娘和我們一起逃荒——那個姑娘喜歡上我兒子了，她餓得臉都發青了，可眼睛裏還開著野花。在半路上，這個姑娘餓得跌倒了，人還沒有死，我兒子就從她的屁股上割下一塊肉。我兒子用火燒那塊肉時，那紅鮮鮮的肉還哆嗦呢，好像在哭一樣……我不讓兒子吃人肉；我說，吃人肉要遭報應。可他不聽。我們逃到這兒落戶的第二年，我兒子就被雷劈死了，就在北邊的那個山樑上。我現在咳嗽得每天只能跪著，這也是老天給我的報應——讓我一直跪到死，因為，我生了一個吃人肉的兒子。哎——，我早就想死啦，我活著，就是爲了跪在這兒向那位姑娘贖罪，多跪一天，就多贖一點兒罪……。」

老婦人的聲音漸漸低沉了，最後變成一片陰暗的寂靜。她的前額垂落在跪著的膝頭，昏睡過去。而她沒有穿上衣的脊背，從污黑的棉被的縫隙處裸露出來，兩塊突起的肩胛骨好像就要刺破灰黃的乾枯皮膚。那天夜裏，袁紅冰沉默地端坐在老婦人的身旁，直到窗紙上泛起蒼白的晨光。整整一夜，他都在用蒼涼的心，親吻這個衰朽的老婦人身體裏那一片殘雪般的善意。

在酷寒的冬日中，這裏的農民一般都不勞動。元旦過後，村裏的生產隊長給袁紅冰分配了他到這裏落戶後的第一件工作——要他到離村莊約二十里遠的烏蘭花鎮上去，用木板車拉回村裏訂購的十幾張鐵犁。

那天，袁紅冰拉著裝滿鐵犁的沉重的木板車，走上返回村莊的道路時，已經是下午了。離開烏蘭花鎮不久，低垂在空中的鉛灰色陰雲，就以猙獰的情態，撲向丘陵起伏的灰黃的荒野。片刻之間，喧囂的暴風雪就猶如布滿尖刺的鐵板，從他面頰上掠過，而飛旋的雪塵猶如厲鬼般呼嘯著瀰漫在天地間。

在橫掃而過的暴風雪中，袁紅冰不得不使身體極力傾向地面，把僵硬的手指插進一尺多深的積雪，抓住突起的石稜，才能緩慢地拉動木板車。每走一步，他的膝蓋骨都發出粗糙的岩石互相磨擦似的聲響。儘管穿著沒有布面的羊皮衣，袁紅冰卻仍然覺得，他好像是正赤身裸體地穿越凍裂的空氣，而他的血也凝成了慘白的寒冰。

在爬上一個斜坡時，袁紅冰繃緊的身體好像就要折斷一樣急劇地顫抖起來，前傾的胸膛幾乎貼到雪地上，喘息聲則猶如痛苦的嘶號，而深陷於積雪中的木板車的輪子卻幾乎看不出在移動。迎面撲來的狂風發出冷酷嘲弄般的刺耳尖嘯，猛然將袁紅冰的皮帽吹掉了，許久沒有梳理過的長髮狂亂地飛揚起來；他的眼睛像一團凍裂了的火焰，以瘋狂的野性逼視著前面紛亂飄舞的灰濛濛的雪屑——他的整個形象彷彿是一個拖著沉重的命運，在漫天的暴風雪中，同寒意澈骨的孤獨頑強搏鬥的野蠻人。

風雪中，一匹長毛的蒙古馬拉著膠輪車，從袁紅冰身旁超越過去。當他終於走上斜坡時，發現那輛馬車停在前面不遠處。透過迷濛的雪霧可以看到，馬車上坐著一位年輕的女人。那個女人的身體裹在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中，一條紅色的羊毛圍巾把她的頭顱和凍結的面容幾乎完全遮住了，只露出一雙眼睛。那雙眼睛雖然荒涼了，冷漠了，空洞了，但是，卻仍然凍結著一縷少女的夢幻和詩意，就如同殘留在死寂沙漠上的紫苜蓿花色的晚霞。這使袁紅冰確信，這個女人一定是知識青年。

袁紅冰拉著木板車走到那輛馬車旁。頭戴毛蓬蓬狗皮帽子的車伕，從車轆上跳下來。這是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民，目光混濁，臉上有一種無賴漢式的傲慢。他露出被劣質菸草熏得焦黃的門牙，對袁紅冰說：「我媳婦兒讓我幫幫你。」說著，他用麻繩把袁紅冰那輛木板車前面的木槓，拴在了馬車的尾部。然後，他重新坐上車轆，揮舞了一下鞭子，驅趕那匹身上落滿冰屑和雪花的蒙古馬，緩慢地行走起來。

「一看就知道你是知識青年——你們這些城裏的『吃屎』（『知識』的諧音）分子也嚐到當農民的苦處了哇？」那個車伙幸災樂禍地對坐在車轆另一邊的袁紅冰問。

袁紅冰冷峻地沉默著，沒有理睬他。顯然，袁紅冰的沉默使車伙感到了某種侮辱，他用更爲露骨的挑釁語調說：「看來你的苦受得還不夠，還挺傲氣——你們這些『吃屎』分子還傲氣什麼？毛主席是讓你們來接受我們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你們男的就要好好改造思想，女的就得舔我們貧下中農的雞巴……毛主席的政策就是好。要不是毛主席，我哪能娶上城裏的女人當媳婦兒。哎——，城裏的女人和農村的女人就是不一樣，嫩得就像青豆角，一掐一股水……你看我的媳婦美不美？她是上海人，才十八歲，那大腿好像白蘿蔔，屁股又軟又綿，就似那精白麵的熱饅頭，那個紅得發紫的窟窿水冷冷的，操起來別提多舒服啦……。」

「你爲什麼要嫁給這樣一個人？」袁紅冰把艱難的目光轉向那位女知識青年，他簡短的聲音如同冰冷的鋒刃，在風雪中閃爍了一下。然而，那位少女像是什麼也沒有聽到一樣，仍然冷漠地坐在車上，只是她空洞的眼睛裏驟然湧起了比灰白的雪霧更迷茫的神情。

「爲什麼？因爲她想活命！」車伙臉上露出得意的、骯髒的笑容，高聲說：「她幹不了多少活，掙不回口糧。是我給她糧食吃——吃了我的糧，她就得讓我玩……她的白肚皮裏已經懷上了我的娃娃了。哎，毛主席的政策就是好，我這個農民也要換換種了，她生的娃娃肯定又白又嫩。嘻嘻，你要是給我十塊錢，我就讓你玩她一次。反正我的種子已經給她種上了……。」車伙的話語顫抖成一陣淫穢的笑聲。

從生命深處呼嘯而來的灼熱的狂怒，瞬間之內就使袁紅冰的身體彷彿被火焰焚燒著一樣震顫起來，而他眼睛裏又瀰漫起每次搏鬥之前的猩紅的血霧。當那個車伙沉悶地嗥叫了一聲，從車轆上滾落下去時，袁紅冰才意識到，剛才是他的拳頭擊中了車伙的鼻骨。

「你這個『吃屎』分子敢打人！」車伕嘶聲狂叫著，從積雪中笨拙地跳了起來。他從馬車上拿起一柄又草用的鐵叉，撲向袁紅冰。就在鐵叉一根鋒利的鐵齒深深插進袁紅冰右邊的大腿時，他的拳頭無情地擊碎了車伕暴怒的目光。車伕的身體重重摔倒了，並且像一段枯朽的樹幹，向斜坡下滾去。袁紅冰冷峻的目光猶如在劇烈的疼痛中狂醉了似地閃耀著，他從羊皮衣裏面的衣襟上撕下一根布條，緊緊紮在自己右腿的傷口處，然後，從馬車後面解下木板車。

在這一切發生的過程中，那位女知識青年一直像石塊般凝然不動地坐在馬車上，荒涼的目光默默地向暴風雪的深處凝注。只是當袁紅冰拉起木板車，踏著慘白的積雪，蹣跚地離去時，兩滴冰珠一樣的淚水從她的眼角無聲地滾落下來。

雖然暴風雪的呼嘯聲變得更加淒厲了，可是，袁紅冰心裏卻覆蓋著杳無人跡的死寂。他沒有向那個女知識青年回顧一次，他不願意，或者說沒有勇氣回顧。因為，他知道，少女眼睛裏那紫苜蓿花色的夢幻和詩意的殘跡，不久必將枯萎，就如同狂風將迅速抹去他留在雪地上的足跡一樣，而那雙曾經豔麗、曾經豐饒過的少女的眼睛裏，只會剩下枯黃野草紛亂搖曳的、陰暗的地平線，那是永遠被落日和晚霞遺棄的地平線。

冬季最嚴寒的日子剛過去幾天，同袁紅冰住在一起的老婦人死了。那天深夜，袁紅冰像往常一樣伏在土炕上，藉著枯黃的煤油燈光寫作。忽然，袁紅冰覺得他心跳的聲音彷彿都在空虛的沉寂中消失了。最初，他沒有弄清楚自己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過了一會兒，他才發現，那是因為他沒有聽到老婦人每天夜裏都會迴盪起來的劇烈咳嗽聲。沉寂中，只有尖嘯的風如同慘厲的死亡的召喚，在房外黑暗的曠野上喧囂。

袁紅冰抬起面容，向土炕的前端望去。他看到，平時總跪蹲著的老婦人今天卻仰臥在污黑的被褥上。袁紅冰直覺地感到，有什麼事要發生了。他從土炕上站起來，宛似走向惡夢般地，以空虛而茫

然的步履，走到老婦人身旁，而他俯視的目光，驟然變成岩石一樣沉重的陰影，垂落在老婦人身上。

老婦人那雙鬼火似的綠瑩瑩深陷的眼睛，此時似乎要迸裂般地從眼眶的黑洞中突起，猙獰地向空中瞪視；她枯槁的灰黑色臉上抽搐著痛苦欲狂的神情，兩隻雞爪一樣的手痙攣地攬住乾癟的雙乳，好像拚命要把乳房從乾枯的胸脯上撕扯下來。

突然，老婦人喉嚨裏顫動起沉悶、窒息的嘶吼聲，她的身體猶如繃緊的弓一樣，在急劇的震盪中向上隆起了。緊接著，迸濺的血流從她的嘴裏和眼睛中湧出，嘴裏湧出的血是深紫色的，眼睛裏濺落的血是暗紅色的。老婦人隆起的身體頹然摔落在土炕上，隨著不斷湧出的血流，她的身體似乎也迅速地收縮成一片乾枯的黑灰色陰影。只是她突起的眼睛仍然瞪視著空中，彷彿暗紅的血也洗不去眼睛裏那刻在死亡上的猙獰神態。

袁紅冰面容蒼白地退回去，無聲地坐在土炕角落裏。他已經無法繼續寫作，意識中只悸動著一個血腥的問題：「這位老婦人，這個腐敗枯葉般的生命，死的時候為什麼竟會如此艱難，為什麼要吐盡鮮血才死去，為什麼死後還要用流血的眼睛瞪視塵世？」

「……也許，她是要用艱難的死，用殘留在她乾枯身體裏的血，最後為自己贖罪——為她孕育了一個吃人肉的兒子而贖罪。」袁紅冰這樣想，並且覺得，老婦人垂死時那猙獰可怖的情態，值得他用悲涼的詩意去祭奠。

老婦人的屍體在土炕上停放了三天之後，村裏的生產隊長派來兩名年輕的農民，埋葬死者。老婦人沒有留下任何金錢，所以她的屍體沒有棺材盛斂，而只能裝進房子裏那個破舊的木櫃中，木櫃過分窄小，那個小伙子不得不把老婦人僵硬的腿骨折斷，才勉強把屍體塞進了木櫃。

「人怎麼會如此低賤，如此不值得寶貴！」聽到老婦人屍體被塞進木櫃時腿骨折斷的刺耳聲響，袁紅冰的心被這個突如其來的想法

刺傷了。

袁紅冰跟在那兩個抬著木櫃的年輕農民後面，走出了村莊。幾位好心的農婦也來為老婦人送葬。村外不遠處的一個丘陵的斜坡上，已經挖好了墓穴。因為沙石的土壤還封凍著，所以，墓穴挖得很淺。木櫃被放進墓穴中後，農婦們按照農村送葬的習慣，燃起了一堆白紙。袁紅冰默默地望著那團猩紅的火焰，覺得老婦人那雙流血的眼睛正在火焰中掙掙地向他凝注，他必須硬起心腸，才能直視老婦人那雙被焚燒著的眼睛。

猩紅的火焰熄滅之後，死寂的荒野上呈現出一個低矮的墳堆。一個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的生命，就這樣永遠消失了，只在人們心中留下枯草般的陰影。她似乎就是為了經受苦難才來到這個世界的，現在，她帶著血腥濃重的痛苦無聲地離去了，但卻沒有使塵世的痛苦減少，反而留下更沉重的悲劇色調。

那天，袁紅冰一個人在老婦人的墳前佇立了很久。灰白的積雪像喪衣一樣覆蓋在杳無人跡的荒原間，低垂在曠野上的灰藍色天空彷彿是千年不化的冰層，蒼白的風捲起一縷縷無聲搖曳的雪塵，飄向天際那鐵板上血鏽般暗紅的晚霞。袁紅冰的心突然在一種從未有過的恐懼感中悸動起來，彷彿屬於生命的世界已經永遠拋棄了他，完全忘卻了他，而他的靈魂以及那靈魂上閃耀的詩意，都將凋殘在這片死寂的、喪衣一樣蒼白的荒原中，就像那一縷縷消失在遙遠天際的雪塵。

那天夜裏，袁紅冰躺在土炕上久久不能入睡，而失去了老婦人痛苦的咳嗽聲，房間裏寂靜得甚至使人無法思索。當夢境終於如同年老乞丐遲鈍的腳步走進袁紅冰的意識時，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凋殘為一縷灰白、空洞的感觸，在深不可測的寒冷而黑暗的陰影中，無依無靠地飄拂。那縷灰白的感觸在孤獨的恐懼中嘶叫起來，然而，那嘶叫聲卻似乎比乾枯的死亡更加沉寂。

袁紅冰從死寂的夢境中突然驚醒了，他驚怖地瞪視著陰鬱、灰

暗的空中，雙手拚命地在胸膛上撕扯起來，好像他想要撕裂胸膛，讓迸濺的血流，將眼前死寂的陰影染成罌粟花的色調。

初春，狂烈的風把冬天最後一片殘雪都掃去了，荒野裸露出灰褐色的沙石——這裏的春天是枯黃的，沒有令人沉醉的翠綠。

袁紅冰同一位老人和一位少女編在一個勞動小組裏。老人高大的身軀由於艱辛的勞作而變得佝僂了，寬闊的臉膛上堆滿深褐色的、冷漠而愁悶的皺紋；少女有一雙岩羊般略顯野性的純澈眼睛，她身穿老式的大襠棉褲和淺綠色的小棉襖，雖然臃腫的老式棉褲遮蓋了她身姿妖嬈的美感，但卻遮蓋不住她青春的氣息，而小棉襖上的淺綠色則洋溢出生機盎然的詩意。

一天下午，他們來到村外，開始在丘陵徐緩起伏的漫長斜坡上耕作。那位少女拉住一頭黃牛的韁繩走在最前面，老人在黃牛後面扶著犁，而袁紅冰則跟在最後面，往犁跡中播灑麥種。

那天狂風呼嘯，飛揚的沙塵將整個天空都蒙在令人窒息的、乾枯的灰黃色調中。鐵犁劃破堅硬的土地時，暗灰的塵土如同一團團翻滾的愁緒，隨著狂風升騰向空中。袁紅冰竭力使自己的目光變得銳利，越過前面老人伏在犁把上彎曲的身體和瀾漫的塵土，注視著少女淺綠色的背影，只有如此，袁紅冰才能使自己的心免於被漫天的風沙吹成枯黃。

爲了驅趕耕牛，悲號般的狂風中時時迸濺起少女那野性勃勃的呼喊聲。袁紅冰感到，那少女的呼喊中，有一種野花絢麗的情調，有一種迷人的、頑強的生命秀色。然而，這種感覺越是真切，袁紅冰的眼睛便越顯得迷茫。因爲，他知道，那少女生命的翠綠很快就將在風暴中枯萎，然後，便像那位曾和他住在一起的老婦人一樣，飄過漫長、寂寞而陰鬱的時間，無聲地消失在蒼白的虛無中。

袁紅冰的眼睛彷彿被他心中的感觸刺疼了似的而稍稍眯起來，他突然決定要離開這裏。「否則，我挺直的身體也會變得彎曲，如同這位扶犁的老人，風沙瀾漫的時間也會在我的生命中刻出愁苦的

皺紋——不，我絕不能失去高傲挺直的身姿，絕不能讓靈魂布滿皺紋！寧肯在流浪的旅途中，走上高山之巔，摟抱著雷電死去，也絕不！」袁紅冰這樣想道，他似乎向灰黃的天空挑戰似地高高揚起頭顱，而他的心看到了風沙之上的晴空的誘惑。

第二天，袁紅冰背起一個破舊的挎包，離開了那個村莊，重新走上流浪的旅途。在長達半年多的時間裏，他的足跡踏遍了橫亙幾千里的內蒙古高原。他的靈魂曾在高原東部額爾古納河銀色的激流間起伏；他心中浩蕩的詩意曾像灰藍色的疾風搖曳在深深的草浪上，湧向天邊翠綠的白樺樹；他青銅色的歌聲曾如醉如癡地纏繞著高原中部夏日金色的雷電，在低垂的雲端起舞；他灼熱的目光曾在沉醉中凝注牧馬人燃起的篝火；他深紫色的沉思曾隨著凝重的晚霞一起，飄落在高原西部那裸露出地面的黑色岩石間；他沒有原因而湧出的淚水，曾迸濺在岩石裂縫中招搖的藍白色野花上，而野花被他的淚水燒焦了。

流浪旅途上的風塵抹去了他眼睛裏殘留的最後一縷少年的夢幻，但他的目光卻變得更加冷峻、銳利，猶如閃爍著豔紅詩意的刀鋒；他的面容消瘦了，甚至於有些蒼涼的憔悴感，但他臉部的皮膚卻呈現出青銅的色調，而那蒼涼的憔悴中也有屬於破裂岩石的情調；他衣衫破舊，長髮狂亂，但那剛剛長出的、成熟的男子才會有的漂亮的頤鬚，卻使他更富於狂放無羈的雄性的美感。

漸漸地，袁紅冰感到，僅憑寫作不能滿足他對生命的全部要求，「殷紅虛無」哲理的魅力和對英雄人格的嚮往，需要通過現實中的艱苦卓絕的搏戰來證明，而在現實之外的荒野間流浪，乃是另一種怯懦。

一天傍晚，袁紅冰走上了橫亙千里的陰山山脈最西端的一座斷崖。那座斷崖是青黑色的，布滿了巨大、曲折的風蝕裂縫，斷崖北邊，一片稀疏的小白樺林的葉片，已經被初秋的風染成了燦爛的金色和怵目的枯紅色，而西邊則是無邊的沙漠。袁紅冰像一隻棲息的

鷹，盤膝端坐在斷崖的頂端，向西方遙望。

青銅色的落日已經沉降在銀灰色的荒涼的地平線上，一團峻峭的雷暴雲宛似暗紫色的王冠聳立在日球之上，一道道猩紅的雷電從那巍峨的雲端垂直地飛掠而下，似乎把堅硬的落日都要劈裂了。深紅的晚霞彷彿是從落日炫目的傷痕中湧出的血，凝重地漫過死寂的沙漠。

袁紅冰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動了，而那如同獻祭的獸血般覆蓋在荒漠中的晚霞之美，尤其使他心靈震撼。他長髮飛揚，迎著天邊吹來的疾風，佇立於斷崖的最高處，被雷電劈出道道傷痕的青銅色落日，就在他眼睛裏那紫色的沉思深處燃燒。

「我要重返人間——用英雄人格創造屬於審美激情的歷史；用落日般紅的血澆灌人性枯萎的現實的荒漠；用堂堂男兒的寬闊雙肩承擔起塵世的苦難，承擔起美化生命的天職，承擔起反抗暴政的責任！」——這是那個黃昏中，崛起於袁紅冰靈魂深處的意志。

晚秋，漫天飄落的黃葉中，袁紅冰回到了呼和浩特市。這個時期，爲了安撫幾千萬由於農村的苦難生活而逐漸騷動起來的知識青年，當局命令城裏的國營工廠開始從知識青年中招收少量的工人。袁紅冰則已經意識到，城市是共產黨官僚集團統治的重心，只有在城市裏才能同專制政治發生直接的碰撞；同時，在嚴密的戶口制度下，他也只有通過工廠招收工人的途徑，才能夠取得在城市裏生存的條件。於是，返回呼和浩特市一個月之後，袁紅冰又到了城市的北方，在陰山山脈南麓保合少公社管轄的一個村莊落戶了。他之所以能夠被這個村莊接受，是因為保合少公社的女秘書同他母親的私人關係很好。五八年，當局抽調城裏的官員到農村去推行「人民公社化」運動，袁紅冰的母親就在那時曾到過保合少公社。當時，這位公社秘書還只是一個年輕的農村姑娘，在袁紅冰母親的幫助下，她才成爲共產黨在農村的基層官員。後來，她憑著自己的努力，當上了握有實權的公社秘書。

保合少公社距離呼和浩特市不到六十里，由於不通公路，所以，從城市到這裏只能先乘火車，在南邊鐵路線上的一個小站下車，然後還要再走過大約十里崎嶇的山路。

第二年夏末的一個下午，袁紅冰背著一捆從陰山山脈中砍來的柴草，走下村莊北面的山坡時，他看到南邊蜿蜒在山野間的小路上，現出一個婦人的瘦弱身影。那個婦人的步履顯得疲憊而艱難，在向上傾斜的山路上，她每走幾步，就不得不用手扶住膝頭，停下來衰弱地、急促地喘息一會兒，然後，才能繼續前行。袁紅冰憑著敏感的生命本能立刻確信，那是他母親的身影。

因為生活像一片枯葉，總是隨著共產黨官僚集團發動的一次又一次思想整肅運動的濁流動盪起伏，袁紅冰的母親在他童年和少年時代，很少有時間和心緒給兒子以撫愛，這在袁紅冰情感深處留下了灰色的缺憾。以前在家裏，袁紅冰時常默默地從旁邊向母親凝視，渴望從母親的目光或者動作中找到哪怕一縷屬於他的溫情，那就如同乾燥的沙漠渴望沛然而降的急雨。即使在袁紅冰已經成爲一個心如鐵石的青年之後，那種從情感的缺憾中湧起的渴望，也偶爾會使他堅硬的目光驀然之間變得像野鴿灰藍的羽毛一樣柔軟。

此刻，袁紅冰把背上的柴草放在腳下，佇立在山坡上，望著從布滿碎石的山路上走來的母親。他沒有奔向前去，他似乎下意識地想要盡量延長那段母親以蹣跚的步履向他走來的時間，而那條只有他母親孤獨、瘦弱身影的小路好像從山野間一直伸展到他的心中。

母親漸漸走近了。瀰漫的雲霧後面，太陽像一塊貧血的岩石，蒼白的斜射的陽光清晰地刻出了母親面容的輪廓。袁紅冰突然發現，母親的眼角呈現出幾道深深的魚尾紋，蒼老而憔悴的陰影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掩去了母親美女的風韻。在那一瞬間，袁紅冰情感中對於母愛的缺憾消融爲冰冷、清澈的淚水，那是只在他心底裏動盪，而永遠不會在他乾燥的目光中閃爍的淚水。

那天，母親告訴袁紅冰，呼和浩特市郊區化肥廠近期內要從知

識青年中招工，郊區每個公社有兩個名額。她這次來，就是想要通過公社秘書的關係，把保合少公社的一個招工名額分配給她的兒子。

儘管袁紅冰十分厭惡這種私人感情與權力的交易，但是，由於不忍使母親傷心，他沒有阻止母親去做這件事。當天下午，袁紅冰跟著母親走進保合少公社的辦公室，找到了那位秘書。那位秘書三十多歲，容顏清秀，目光和善。從她的神態間可以感到，權力還沒有完全埋葬她生命裏那種農村女性清新、淳樸的氣質。

女秘書以自然的熱情接待了袁紅冰的母親。可是，當看到母親從提包裏取出兩盒糕點，放在辦公桌上，竭力掩飾著焦灼的神情，向女秘書露出乞求的、蒼白的笑容時，袁紅冰心中突然湧起了色調陰暗的尖銳痛苦和羞辱。他急速地轉身，像逃跑似地，快步離開了公社辦公室。

一個男子漢卻要性格剛強的、蒼老的母親，爲他向別人勉強露出乞求的笑容，這使袁紅冰高傲的心痛苦而屈辱地抽搐起來。他在狂亂的茫然中走上了陡峭的峰脊，最後，僵硬地駐足於一塊突出向懸崖外面的岩石邊緣。他習慣於直視天際的眼睛，此刻卻因爲羞於注視美麗的晚霞而沉重地低垂下來，俯視著腳下暮霧如血的山谷。一時之間，袁紅冰覺得只有讓自己的身體猶如鐵鑄的陰影落入山谷，才能使心中堅硬的羞恥感連同生命一起，在谷底獸齒般的岩石上摔碎。只是一定要完成小說和哲理的紫色的意志，在那悲愴的時刻，使他的雙腳凍結在死亡懸崖的邊緣。

那是袁紅冰青少年時代最後一次怯懦，最後一次軟弱——最後一次想通過自殺結束被侮辱與被摧殘的命運。那天從懸崖邊返回村莊的路上，袁紅冰感到，他的心真正完全變硬了，硬得只能被豔紅的雷電劈裂；硬得足以用狂笑面對一切悲劇；硬得可以踏碎任何塵世的苦難，高傲地走向峭立在命運盡頭的那片猛獸之血一樣殷紅的虛無。

兩個月之後，袁紅冰帶著呼和浩特市化肥廠的錄用通知，離開村莊，走向城市。那恰巧是一九七二年的十月份——他下鄉四年之後。那天，他在城邊停下腳步，回首用疲倦的青銅色目光向暮色蒼茫中的敕勒川原野遙望。他落滿苦難風塵的四年的生命，就遺失在那荒原上的暮色中。然而，回顧的瞬間，袁紅冰感到，他曾經以沉思的目光撫摸過的那些農民們的命運，在他靈魂中，在他的情感上刻出了永遠不會磨滅的傷痕，而從苦難中生長起來的情感的野草，雖然沒有幸福中盛開的情感之花豔美，但生命力卻更頑強，更難以在記憶中凋殘。

袁紅冰重返城市的第二天，哥哥就為祝賀他從苦難中歸來，而寫了一首詩：「故園清泉一長飲，寒池歸來鍍泥人。四年秋風吹不老，只索當初少年心。」

是的，袁紅冰的心沒有老，那心中狂放的野性和金色的激情還像少年時一樣熾烈，只是少年之心中出現了一片對於千百萬農民的貧瘠命運的情感，那情感是蒼涼而深沉的。

第三卷

初涉政治

第十一章

絕大多數人的生命歷程，猶如植物的藤蔓，表現為本能驅使下的自然過程——在春風中變綠，在秋風中枯萎；只有少數以精神做為生命之王的人，才能跨越自然與塵世的宿命，而使他們的命運時時呈現出本能之上的意志的魅力。袁紅冰就屬於後者。

似乎是為了盡量補償準流放犯般的農村生活中經受的苦難，許多知識青年一旦通過招工重回城市後，很快便以微薄的工資做為基礎，構築或許溫情脈脈但卻一定沉悶的小家庭。他們蹣跚於農村荒涼而又遼闊的原野上時，曾一度伸向天際的生命的觸角，又在本能渺小的歡悅蠕動中，縮回到私生活桃紅色的陰影下，開始舔食屬於庸人的甘美。

然而，從成為工人的第一天起，袁紅冰就體驗到將要同現實進行終生決戰的青銅色激情。他如同搏戰前的武士審視戰場一樣，用灼熱的、沉思的目光凝注著用專制政治之鐵鑄成的冰冷、堅硬的現實，尋找戰刀的鋒芒最初應當指向的方向。這時，經朋友介紹，袁紅冰結識了一位把生命獻給精神的老人。

老人六十多歲，名字叫王慎失。他的故鄉在東北，三十年代，由於不滿當時的獨裁統治，他離開了家鄉，想要到共產黨中央所在地延安去尋找真理。途經河北時，國民黨當局以同情共產黨的罪名

逮捕了他，並把他關進保定市的一所監獄。就在這所監獄裏，經共產黨秘密組織的介紹，他成爲共產黨員。王慎失原來只受過初中的正規教育，但是，在長達八年的囚徒生活過程中，他從監獄的圖書室借閱了大量的書籍，通過鐵窗下的苦讀和深思，他使自己昇華爲一名辯證法專家，並最終形成了無政府主義信仰。

四十年代中期，王慎失獲釋出獄，來到延安。共產黨組織對他在監獄裏的表現進行審查之後，由後來成爲共產黨元老的薄一波爲他做出了結論。結論中寫道，王慎失政治立場堅定，沒有背叛變節行爲；思想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不過，在監獄中住久了的人，一般都會產生這種思想傾向。

四十年代後半期，王慎失隨同林彪的軍隊重返東北。在共產黨政權下，他擔任過長春市的中高級官員，後來又成爲東北師範大學哲學系主任。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後不久，王慎失被授予相當於副省級官員的行政九級的高級職銜。五三年左右，他調到北京，成爲中共中央的「神學院」——哲學研究所最初一批研究員，同時，他還兼任辯證法研究組的組長。可是，此後不久，王慎失同共產黨官僚集團之間的蜜月就結束了。由於經常向學生講述無政府主義，更由於他不同意深受毛澤東寵愛的艾思奇^(編註)對辯證法的某些解釋，王慎失受到了冷酷的思想整肅。思想整肅結束之後，共產黨官僚集團以思想異端的罪名，開除了王慎失的黨籍，撤銷了他的行政九級官員的職銜和研究員的學術職稱。到了一九五七年，王慎失及其家人同大批「右派」分子一起，被放逐到共產黨官僚集團確定爲流放地的呼和浩特市，成爲內蒙古語言文學研究所圖書館的一名管理員兼勤雜工。

編註：艾思奇，原名李生萱，雲南省騰衝縣人，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主要致力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和傳播，認為應該充分肯定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並反對「任意用貼標籤的方式空談毛主席對它的發展」。

王慎失身軀枯瘦而高大，下垂的雙肩使人覺得他似乎承擔著萬里藍天的重負；頎長的脖頸猶如就要被活埋了似的，帶著窒息的痛苦和對自由呼吸的渴望的情態，竭力伸向空中；脖頸上，灰髮如霜的頭顱總是微微揚起，這令他的下巴顯得格外倔強；他的眼睛很聰明，卻又有些迷茫，彷彿總是在透過灰濛濛的風雪注視著宇宙深邃處某種美麗的智慧。

第一次見面時，袁紅冰就被老人的氣質吸引了，而王慎失向袁紅冰仔細地審視了片刻之後，他那只有經歷過長久而劇烈的精神痛苦的人才會有的、枯瘦灰白的面容上，忽然露出了一個兒童般純真的笑容。袁紅冰立刻感到，這位老人也很喜歡他。這不僅是因為王慎失那純真動人的微笑，而且是因為袁紅冰覺得，老人目光如同閃爍著陽光的清泉，一直流向他心靈的深處。

袁紅冰很快就同王慎失結為忘年之交。下工之後，袁紅冰經常來到王慎失家中，坐在將玻璃窗完全遮住的厚厚窗簾下，傾聽這位年老的智者講述從古希臘到黑格爾的辯證法發展的歷史。在公休日，他經常和王慎失來到公園，他們踏著春天絢麗的花影，夏日濃豔的綠蔭，秋季金黃的落葉，冬天瑩白的積雪，一邊漫步，一邊探討人類智慧的奧秘。

袁紅冰很尊敬王慎失，但卻無法迫使自己欣賞老人的哲學觀念。他覺得，以自然規律做為哲學的對象，在古希臘時期也許有其合理性，但是，在自然科學已經充分發育的現代，哲學則應當驕傲地把背影留給自然規律，而只將專注的愛戀獻給生命意義的美女——哲學應該是只屬於精神，只屬於生命意義的，而不屬於物；哲學的價值在於，並且只在於摘取生命意義王冠上的明珠。

另外，袁紅冰也認為，辯證法雖然以其清晰、嚴整的理性邏輯顯示出智慧的魅力，而且辯證法的各種命題和規律，或許對於人們進行智慧修養有一些價值，但是，辯證法並不配成為主宰人類命運的思想的王者，也不應當把辯證法規律做為宿命的絕對價值來膜

拜，因為，如果那樣，辯證的邏輯將像鐵鐐束縛住人類精神自由發展的可能，束縛住不斷踏碎宿命、走入新生命意境的超越意志的步伐——生命是精神的存在，所以，他不屑於仰視物性的鐵律，即便那鐵律是真理，他也將從真理上踐踏而過，而在他昂視闊步的腳下破碎的只是屬於物性的宿命；生命是情感的存在，所以，他要用審美激情，而不是辯證理性做為雕刻生命意義之石，即便辯證理性是在物性中生存的戒律，他熱戀的目光也將超越那物性生存的戒律，直視以美和自由的存在為原則的生命意志的晴空。

不過，儘管袁紅冰不能同意王慎失把辯證法視為人類必須遵從的宇宙命運的觀點，但是，他仍然從王慎失邏輯嚴密的哲理中，意識到了自己的審美激情哲學的缺憾。那種缺憾就在於，他的哲學雖然具有熾烈的生命魅力，雖然在虛無中為生命找到了同美一致的意義，可是，卻因為缺乏邏輯的過程而顯得狂亂。當然，袁紅冰並不想用理性邏輯來使自己的哲學變得馴順，他要創造一種非理性的邏輯感，使「殷紅虛無」的哲學，獲得屬於狂風暴雨，或者萬里怒濤的動盪的和諧。

王慎失的精神意境中最令袁紅冰感興趣的，不是哲理的思辯，而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念。袁紅冰也發現，王慎失在講述辯證法時，他的聲音如同透過冰層的陽光般冷靜，可是，只要講起無政府主義，他的聲音就會像乾枯的火焰一樣堅硬、灼熱，而且燃燒起一種類似於少年對於美麗花朵的傷感、但卻絢麗的戀情。

「年輕時，我在國民黨的監獄裏經常望著高牆上生鏽的鐵絲網，苦苦思索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僅僅因為思想就要被像野獸一樣囚禁起來？』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了——那是因為高踞於社會頂端的一小群政治官僚，為了維護他們的私利和特權，而用政治權力來懲罰民主意識和自由思想的結果。政府，也就是政治權力，乃是社會不公正、不自由的萬惡之源！」一天，王慎失就這樣開始對袁紅冰講述他的無政府主義：「任何政治權力，無論其為自己戴上美女的

面具，還是惡魔的面具，都有一顆同樣的黑心，那就是對社會進行政治和思想統治，以維護官僚特權的心。只是在實行統治的具體方式上，各個時代的政治權力可能有所不同。比如，原來的蔣介石就是既靠官吏，又靠地主、資本家來控制社會，而現在的共產黨官僚集團則只靠黨和政府官員來進行政治統治。所以，要想實現社會公正和思想自由，首先必須消滅的，是政治權力，而不是像馬克思說的那樣消滅資本家階級。使政治權力的概念成爲歷史的遺跡——這就是無政府主義的最高原則……要實現社會財富所有權的社會化，也就是讓智力和體力勞動者成爲社會財富的所有權主體，而且，這種所有權必須具體化、直接化。像共產黨官僚集團這樣，抽象地宣稱人民是社會財富的主人，不過是一個騙局。共產黨官僚集團早已通過對權力的私有化，使整個國家都變成了他們的私有財產……勞動者所有權的具體化和直接化，只有通過人民自治的方式實現。社會實際上可以按照不同的勞動群體劃分爲各種利益集團，每個利益集團中的成員都是該集團平等的所有權主體，利益集團的技術性管理機構由民主選舉產生，同時，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的代表，共同組成協調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並管理與全社會公共利益有關事務的社會機制。這樣，政治權力就沒有必要了，而統治權也就昇華爲或者說淨化爲單純的公共事務的管理的職能……。」

在專制政治下進行這類談話，一旦被當局獲悉，談話者就將以「反革命」罪名受到長期監禁，甚至會被押上刑場，血濺荒原，但是，激情似乎使王慎失完全忘卻了這種危險，他的聲音如同演講一樣，在房間裏迴盪。袁紅冰則爲老人枯瘦身體中迸濺出的對於真理的熱情深深感動了，不過，他急速跳盪的心，卻並不能忘情地摟抱老人的思想。袁紅冰同意王慎失有關政治權力的某些觀點，但是，他又覺得老人提出的「人民自治」的理想中，缺乏能令社會在不斷超越中向前發展的基本動力——公正的、人道的生命競爭。當時，袁紅冰對於民主的理解，還像早春的野果一樣不成熟，還只停留在

諸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國家權力社會化等這樣一些思想原則的高度，而缺乏向具體的沉降。但是，他並不爲此而焦灼。他認爲，首先應當考慮的是摧毀專制政治的途徑，在瓦解暴政的過程中，民主的意識會逐漸趨於具有現實豐盈感的成熟。不過，袁紅冰那時已經確信，生命競爭是人類強化的前提，而公正的、具有人性品質的生命競爭，則是人類美化的前提；任何以逃避艱辛競爭的善意孕育出的社會理想，都不過是雪白的霧，在遠處注視時，會顯出炫目的秀色，走進霧中則只能得到使生命弱化的、蒼白而柔軟的空虛。

「……你知道我爲什麼喜愛這塊化石嗎？」王慎失的聲音突然變得衰老了，他蒼涼的目光疲倦地落在書桌邊的一塊漆黑的煤炭上，那塊煤炭間隱隱浮現出兩片古樹葉子的化石痕跡，「這成爲化石的樹葉曾經翠綠過，雖然它們早已經變黑了，失去了翠綠，但它們畢竟曾經見到過陽光，畢竟又被挖掘出來，重新回到了陽光下，可是，我的無政府主義著作從寫成的第一天起，就在暗夜裏被我自己深深埋入地下，爲了不死於監獄，我必須這樣做。我的著作從未見到過陽光，也許等我死去，她也不會取得陽光下的生存權；也許她的命運就是永遠被埋葬在地下；也許她的命運還不如這塊化石的葉片，能夠有機會給人世帶來美感……我真想讓你閱讀我的著作，可是，我埋得太深了，不容易挖出來……你知道，人活著，卻必須親手埋葬自己的思想，埋葬自己的心——這是最痛苦的事。有時，我真想讓蒼天降下千尺飛雪，把我和我的思想一起埋葬！」

袁紅冰心中湧起一片茫茫雲海般的灰藍色的同情，可是，他的面容卻低垂下來。因爲，他知道，同情會使他的目光變軟，而他羞於用軟弱的目光注視老人深紅的悲愴。

在灰濛濛的寂靜中沉默了片刻之後，王慎失的聲音又像秋風中的紅葉一樣顫抖起來：「當年我加入共產黨，既是因爲厭惡蔣介石的『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專制政治，也是因爲相信

共產黨是追求民主的。然而，一旦掌握了政治權力，共產黨官僚集團就變質了，他們變成了新的權力貴族……老毛頭比蔣介石還虛偽，還陰險，還兇殘，他徹底扼殺了思想自由的希望。五七年，共產黨官僚集團通過『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摧殘了幾十萬有民主意識的知識分子，五九年的『人民公社』化和『大煉鋼鐵』運動中，餓死了無數農民，餓死者的數量同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本鬼子殺死的中國人相比，也不會更少……我恨老毛頭——『天長地久有盡時，此恨綿綿無絕期』！」

老人最後那悲憤吟頌古詩句的聲音，使袁紅冰感到，仇恨也有它的美感和尊嚴，在數億人都以奴僕的心，把毛澤東當做超級偶像崇拜的時期，尤其是如此。那是一種袁紅冰必須用嚴肅的眼睛直視的堅硬的美和尊嚴。或許就是爲了使這種仇恨之美不致由於過分感性化而顯得陰沉，在同王愼失那次談話後的幾個月中，袁紅冰在自己的靈魂中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一次思想清算。

「物也許是客體宇宙的本體，卻不是生命的本體。儘管生命是以物性本能支撐起自己的現象性的存在，但，精神才是生命的本體，生命只由於精神中的審美激情，才獲得傲視萬物的、獨立的主體命運。作爲馬克思主義理論之王的辯證唯物論，把不欣賞審美激情、沒有情感風姿、不懂得意義魅力的物，奉爲宇宙和生命的絕對價值，把精神貶低爲映照物性客體規律的主觀形式，這不僅使生命置於死物的專橫統治之下，而且閹割了精神獨立於萬物的人格，從而使生命變成一群被物性的鞭子驅趕的本能之驢。噢，辯證唯物論是一種使生機盎然的活體服從死物的反生命的哲理；是一種物化生命，因而醜化生命的陰鬱的哲理；是一種只會熱情洋溢地親吻物性本能髒屁股的不潔淨的哲理；是一種只配摟抱物性的真實，而沒有能力在精神意境的真理之峰上棲息的哲理。唯物論俗不可耐的心不能理解：使精神豐盈、使人格高貴、使生命美化的審美激情，才有資格以主體的名義，登上絕對價值的王座。在唯物論粗俗的視野

中，美麗少女那由於渴望猛獸的雄性之愛而詩意如花的眼睛，也只不過是一個散發著尿騷味兒的雌性生殖器……

「唯物論命令因超越自然的物性界限而獲得主體尊嚴的生命，必須成爲物性規律的奴僕。它否定生命自主創造命運的權利，而把生命視爲物性規律的遺囑執行人；它蔑視生命的超越意志按照審美激情的節律、踏著物性規律的殘骸所做的精神之舞，而把人類的命運視爲物性早已塗抹好的宿命畫卷不斷展開的過程。而在超越意志——超越自然和塵世的宿命的意志——被否定的地方，自由便失去根據，生命便失去了多樣化發展的可能，主體便異化爲客體的微不足道的註釋——唯物論以對物性宿命的崇拜，剝奪了生命因精神自由而高貴的資格，使人性淪爲帶著物性規律的鐵鐐蹣跚於無意義的虛無中的苦役犯。

「辯證唯物論在歷史觀念中也投下了物性的宿命的陰影。在馬克思那雙小商販式的、只迷戀於物性財富的眼睛裏，豐饒多彩、姿態萬千的生命活力，乾縮爲商品的生產過程；人類社會只是因物欲的誘惑而蠕動的蛆蟲世界。馬克思宣稱，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他不懂得，人類社會的所有現象都是以精神的發展做爲永不枯竭的源泉；他不懂得，人類不僅按照生存理性的要求來注視世界，更要聽從審美激情的召喚，在物性宿命之上鑄造屬於生命意義的太陽；他不懂得，狂飲了超越意志的烈酒之後殺出宿命重圍的雄姿，才是生命最優美的神韻；他不懂得，創造的激情將使人類命運不斷跨越歷史的地平線，爲生命意境開拓出新的原野，而只把嘲笑留給預言人類最終宿命的思想巫師；他不懂得，幸福不僅在於物欲滿足，更在於精神的豐盈，而所有社會現象，包括生產力的發展在內，都要以精神的自由爲前提，才能達到與屬於生命的幸福觀相一致的高度；他不懂得，人類的命運不僅是由生產力發展決定，更是由精神的發展所創造。噢，他不懂得的還很多，可是，他那愚蠢的靈魂裏卻跳盪著狂妄的野心——他想要用物性的土坯構造萬年真

理；他想要讓人類永久的發展都留下他的宿命哲學的蹄跡；他想要使他的墓碑之後，不再有真理的可能；他想要使他的思想成爲人類精神的最後一笑。呵——這多麼可笑，就像一個瘦腿的侏儒宣稱他能舉起屬於巨人的槓鈴一樣……

「也許是爲了給他那如同老太婆的肚皮一樣乾枯、無趣的歷史觀增添某種魅力，馬克思在他宿命的歷史軌跡的終結處，描繪出一幅只有善、沒有惡的天國圖景——共產主義。這位辯證法的信仰者似乎忽然忘記了，善與惡的鬥爭是人性的長在的主題，惡消失了，善也就由於失去參照物而隱入虛無之中。是的，人性將永遠是在善與惡鬥爭的陡峻峰脊上行進的攀登者，任何純善的理想，都不過是思想的騙局，都不過是刻在黑色太陽上的庸人的情趣，而勇敢、高貴的生命只追求通過一代又一代艱辛的搏戰，爲人性贏得不斷湧現出新的美色的善良之花。

「寧肯相信狗尾巴上會開出迷人的紫羅蘭，也不要相信以物性決定論的名義確認的理想王國，尤其不要相信具有終極含義的『天堂』。這樣的理想王國，這樣的『天堂』都不過是專制意識賣弄風騷的笑，因爲，它們體現了這樣一種衝動——以某個時間點上的、某個生命個體對人類的理解，做爲人類萬年發展的絕對規範；因爲，它們用美麗的詞句鑄造成思想的枷鎖，它們以決定論的專橫取消了以後無數世紀中人們自由思想、自主創造命運的權利。

「雖然，唯物論及其排泄出的歷史觀，是只有物的宿命而沒有人的自由的哲理，但是，如果將其置於自由討論的氛圍之內，它仍然能夠從一個陰暗的角度有益於人類精神的發展，這就像布滿黃褐色鏽跡的鐵塊，在撞擊中也會迸濺出金色的火花一樣。然而，辯證唯物論卻本能地選擇了一條最可恥的命運之路：同專制政治聯姻。在這個醜陋的哲理同罪惡的專制政治的婚姻中，孕育出了現代的政教合一體制的私生子。辯證唯物論通過專制政治取得了思想獨裁的權力，戴上了不容質疑的絕對真理的王冠，而專制政治則通過辯證唯

物論獲得了歷史上最偽善的辯護士。被專制權力強化的唯物論，以其物性絞殺了人性，以其宿命決定論囚禁了思想自由；被唯物論美化的專制政治則以絕對真理的名義，更加肆無忌憚地跳起在中國延續了數千年的獸性之舞。

「人性被絞殺了，獸性就成爲生命的主調；思想自由被囚禁了，審美激情就隨之枯萎，而精神的死亡，則使人墮落成以渺小的生存爲原則的奴性的動物。在這種現代政教合一體制下，生命失去了它的本質，失去了創造的激情，失去了對人格的美與高貴的嚮往，而只剩下怯懦的本能欲望。幾億人彷彿都變成了隨著專制政治血腥的皮鞭聲起舞的猴子，無數靈魂都只被允許折射出馬克思主義的黑暗色調。

「是的，馬克思本人的人格有其高貴性。爲了抗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馬克思悲壯地選擇了一條與不公正的現實終身搏戰的命運之路——這是高貴的，這是一種勇士的選擇。可是，他高貴的人格卻死於他的理論，不僅死於唯物論，而且死於政治理論。

「當時，面對種種社會悲劇，一些自由思想家提出以民主制度和人權意識校正社會的不公正。而馬克思則企圖用以仇恨爲基點的『階級鬥爭』理論，來醫治社會弊病。泛愛的觀念是蒼白、貧血的，因爲惡往往並不能融化於泛愛，而只能融化於血，但是，仇恨的觀念卻只能使人類的情感染上污濁的血色，因爲，仇恨是嗜血的動物——在一定的意義上，馬克思的高貴就死於他對仇恨的狂熱的戀情。

「呵，在馬克思的政治理論中，也處處都能看到宿命的獠笑，也時時都能呼吸到令人作嘔的物性的酸臭氣……

「人群中智力的聰慧與愚昧、人格的高尚與卑鄙之間的差別，有時會像暴風雨的海面上那狂濤怒瀾的浪峰和浪谷的反差一樣驚心動魄。早在幾千年前，柏拉圖就曾爲此而震驚，並以人格和智力的差

別為背景，提出了確認哲學王的社會等級論。確實，智力聰慧、人格高貴者才配管理社會，但是，使柏拉圖的『理想國』之光暗淡的原因則在於，他始終沒有找到把智慧的賢人舉上權力峰巔的社會槓桿，因而，『理想國』就成為現實中可望而不可及的雲端的陽光。近代西方政治智慧終於彌補了古希臘文化中的這個千年缺陷，它確認，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同意是權力的基礎。儘管任何社會中大多數人的智商和人格都只處於平庸的狀態，可是，在近現代人類精神發展的程度上，『大多數社會成員同意』乃是唯一具有公正性的權力基礎。出類拔萃者只有用高尚的人格感動了大多數人的心，用聰穎的智慧說服了大多數人的理性，他才能通過民主的途徑，走上權力的高峰。誠然，『大多數社會成員同意』由於其平庸的特性，有時並不能把權力授予最高貴、最智慧者，不過，它卻聰明到足以否定專制、阻止權力私有化的程度；足以防止暴君人格獲得權力的程度。

「就在西方政治智慧開始以『大多數社會成員同意』的民主之火鍛造現代權力，並用人權意識校正社會弊病的同時，馬克思卻提出了一種新的宿命的社會等級論。如果說柏拉圖的等級論因其對哲人的推崇，還表現出熱愛智慧的精神特性的話，馬克思的等級論則只有物性宿命的陰鬱。

「馬克思宣稱，人的精神意境是由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由於生產力是社會的根本動力，而工人階級是工業生產力的代表，所以，工人階級天然成為最先進的、最高貴的、代表社會發展方向和人類前途的等級。也由於當時工業生產力的發展還處於體力集約型的低水平上，因此，馬克思的工人階級的概念，是以工業中的體力勞動者為本體的，而資本家和智力勞動者以及工業生產之外的農民，都被視為層次不同的較低等級。

「西方資本主義發端初期，工人階級的苦難命運，當然是不可容忍的社會不公正，當然值得深切同情。然而，悲慘並不等於高貴和

進步；同情也絕不意味著應當崇拜被同情者，而精神也並不宿命地、必然地由物質生活條件決定——只有本能高於精神的人，他的精神意境才在一定程度上是黏滿物質生活條件污跡的手紙。高貴的人格只有在對生命審美激情的追求中才能獲得；與人類發展前途一致的智慧，則只有在熱愛知識和思想的夏日的風中，才能成熟。而無論對於流浪漢、無產者，還是有產者，都是如此。否認對生命美的責任，忘卻了精神要求的人，即使是無產者，也可能成爲惡棍，而有產者則會成爲利爪上戴著鑽石戒指的狼。馬克思階級等級論的反生命之處在於，它又一次在社會學領域內專橫地斷言物質決定精神、人的屁股決定人的頭腦的低俗原則；又一次蔑視了生命通過豐盈的精神活動自主創造命運、自主創造人性的努力，而把社會生活置於千年不散的、物性宿命的陰雲之下。

「馬克思的階級等級論，這個被它故鄉的政治文化遺棄的無賴漢，卻在經歷了數千年而仍然高高翹起的東方專制政治的狗尾巴上，成爲一頂金冠。共產黨是由無產階級最優秀的分子組成的，是無產階級先鋒隊——馬克思的這個排斥一切精神選擇的、物性宿命的論斷，使得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可以得意地咧著嘴，摟抱住權力的胖女人，並宣布他們對國家權力的絕對占有的資格。理由則只在於，一個早已化爲枯骨的德國猶太人曾經說過，共產黨是世界上最神聖、最高尚、最偉大的人組成的，所以，共產黨官僚集團不必再費心徵詢現代數億中國人的意見，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將權力據爲私有。

「國家權力的私有化就意味著權力的專制性。無論專制權力罩著古封建時代天命的靈光，還是塗抹上馬克思主義物性決定論的脂粉，它嗜血的本性都不會改變，它必須以人們的血肉來充實空虛的肚子。工人階級被灌下馬克思理論的美酒而在夢幻的天空中像羽毛般飄浮過後，卻突然發現自己同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一起，被權力剝掉了所有權利的衣衫，並被踐踏在泥沼中。他們不能不處於這種境

地，因為，專制權力的心是狹窄的，它不能容納多數社會成員的意志；因為，專制權力的視野裏，沒有公民權利存在的綠洲。共產黨官僚集團把工人稱爲主人，而把自己叫做公僕，但是在這裏，僕人卻是高貴者，而主人卻必須時時對僕人冰冷的醜臉露出謙卑的、阿諛的笑；共產黨官僚集團通過理論邏輯宣稱，積聚在國營企業裏的社會財富屬於全體人民，然而，事實的邏輯卻昭示著，人民創造出的國有財富，不過是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私有物——共產黨官僚集團對專制權力的私有性壟斷，使他們成爲整個國家的唯一所有者。

「國家權力私有化、專制化的地方，政治的陰謀化就不可避免，而在政治陰謀的暗影下，爲權力進行爭奪就是政治的主題。政治陰謀只把勝利的桂冠獻給那些最陰險、最狡詐、最偽善，同時也最殘酷、最兇悍的角逐者。政治陰謀的這種邏輯又使專制權力意志越來越黑暗，越來越墮落，越來越泯滅人性，越來越趨於陰險詭詐、偽善兇殘。而這個日益獸性化的權力意志卻以神聖的名義，在統治社會的過程中，享受獸群之王的尊嚴帶來的快感。

「構成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各級官吏，只對能夠決定他們地位的更高的權力負責，而沒有人對社會負責。整個社會都爲骯髒的權力意志服務，數億人都不過是權力私有者的奴隸，政治則成爲共產黨官僚集團演出權力鬥爭醜劇的舞台，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命運，只能由共產黨官僚集團通過專制權力擴大了的生命所左右，中國農民在近乎原始狀態的艱辛勞作下創造的社會財富，被共產黨官僚集團種種愚蠢的政治欲望任意消耗掉，財富的創造者卻只能在貧苦的生活中，用憔悴的目光疲倦地注視著畫在蒼白天際的共產主義天國的蛋糕……

「國家權力的私有化是萬惡之源！」袁紅冰以這個結論結束了他對馬克思理論的思想清算。他疲倦的靈魂感到了清澈的寧靜。然而，這種寧靜很快又被焦灼燒成激動顫抖的暗紅色。他猶如一隻蹲踞在草叢中搜尋獵物的饑餓的猛獸，用冷峻的目光逼視著現實，尋

找進行第一次政治撲擊的目標。

思想自由是艱難的，但那只是心靈的艱難——只要生命被追求真理的激情點燃，驕傲地踏上金色的日球之巔，並用人性的目光審視靈魂與世界，就可以採擷思想自由的野花，那花朵即便是在鐵鐐的束縛下，在狹窄的黑牢中，也不會凋謝；爭取自由權利的活動也是艱難的，那是一種現實的艱難，艱難之處首先在於，當你想要在專制政治的戈壁上邁出自由人的步履時，卻會突然發現身前身後都是絕望的深淵——這就是袁紅冰思索反抗暴政的現實道路時的最初感覺。

「通過巧妙的和持久的宣傳工作，可以使人們視天堂為地獄；或相反，視最痛苦的生活為天堂。」——共產黨官僚集團專制統治雄辯地論證了希特勒的這句屬於獨裁者的箴言。當局的政治宣傳使「社會主義天堂」的謊言具有了一種強烈的現實感，那種謊言又以馬克思理論特有的嚴謹邏輯的光屁股，把真實的苦難擠開，只允許人們欣賞謊言那令人眼花繚亂的脫衣舞。同時，共產黨官僚集團二十多年的思想文化專制，又剝奪了絕大多數人意志的個性和自由思想的能力，人們的生命中除了本能之外，就只剩下馬克思物性宿命論思想殭屍的乾枯的歌聲；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宣傳和文化專制似乎已經使人們變成了受虐狂，軀體在現實苦難的皮鞭無情的抽擊下痛苦地悸動，嘴裏卻向理論中的社會主義幸福樂園，發出獻媚的、歡悅的呻吟；近十億人都喪失了精神能力，毛澤東卻以無產階級的導師，這種由馬克思主義邏輯確認的人類中最偉大聖哲的資格，取得了代替所有中國人進行思想的絕對特權，而人們則只配成為被這個獨夫的思想之線扯動的木偶。

在共產黨專制政治血紅的、低垂的雲層下，民主、自由、人權的意識，只能在少數人的竊竊私語中找到生存的空間，不可能進行廣泛的社會傳播，而陽光和藍天完全被穿著「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美好理想」之類華麗

長裙的現代專制理論所占據；爲使反抗暴政的活動獲得廣泛社會性所必須的組織形式，也只能處於秘密狀態，而比鐵板更加嚴密的警察和其他社會控制系統，以及當局精心培植的衆多告密者，又絞殺了秘密組織長期存在和取得廣泛社會性效應的可能。

當局爲了鎮壓對現實的不滿情緒，每隔一兩個月，就要在秘密逮捕和審訊之後，以「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社會主義制度」、「思想極端反動，組織反革命集團」、「書寫反革命日記」、「偷聽『美國之音』的敵台廣播」、「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等等，只有最兇殘的專制政治才會確認的罪名，公開處決一批政治犯。行刑之前，爲了炫耀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由架著機槍的三輪摩托、警車和滿載頭戴鋼盔、刺刀雪亮的軍警的卡車組成的車隊，總要從鬧市區緩緩駛過。都剃成光頭的死刑犯，雙臂被麻繩捆在背後，站在敞篷卡車車廂前，每個死刑犯都由兩個面目陰冷的軍警押著，爲了防止死刑犯呼喊政治口號，軍警戴著雪白炫目的手套的手，緊緊握住一條勒在死刑犯脖頸上的細鐵絲。

每次佇立在人群中，望著卡車上的死刑犯那被鐵絲勒住的脖頸上隆起的紫黑色血管；望著死刑犯因爲臨死前都無法呼喊出真理而變成鐵灰色的面容；望著死刑犯那一雙雙悲憤地瞪視向碧藍晴空的眼睛，袁紅冰的心都會感到破裂般的疼痛。儘管他早已習慣了痛苦，但這種痛苦卻更嚴肅、更冷峻。這不僅是因爲他對政治犯命運的深紅、凝重的同情，也不僅是因爲他覺得死刑犯悲憤的目光瞪視的天空不應該仍然呈現出純淨的碧藍，更是因爲，他以熾烈的激情爲火，以中國人的苦難爲鐵砧鑄造出的思想之劍已經出鞘，但卻不知該劈斬向何處。

在袁紅冰進入呼和浩特市化肥廠工作前半年，他的哥哥就通過一位朋友結識的上層關係，調回市內的內蒙古醫學院任教。有一次，哥哥偶然告訴袁紅冰，由於缺少醫學研究資金，當局命令將被處決的政治犯屍體，無償交給各個醫學研究單位用以解剖，理由

是，「讓這些罪惡的生命在死後為社會主義事業做點兒貢獻」。哥哥還說，為了研究人體的循環系統，他正在解剖一位女政治犯的屍體。

當時，在一陣蒼涼的心緒中，袁紅冰請求哥哥帶他去看望那個女政治犯的屍體。幾天之後的一個休息日，袁紅冰隨著哥哥來到內蒙古醫學院。走進空無一人的教學大樓的解剖室之前，袁紅冰從學院圍牆的磚縫中採下一朵淺黃的小花，他想把這朵花插在那位女政治犯屍體的髮際。

解剖室蒼白的寂靜中飄散著濃烈的福馬林溶液的氣息，靠牆的擱板架上有許多玻璃瓶，裏面盛著人的心臟、肺葉或者頭顱。哥哥掀開覆蓋在解剖台上的白布單，一具赤裸的屍體呈現出來。從遠處看去，那具屍體如同陰暗暮色中的殘雪一樣灰白，原來一定豐滿的乳房已經乾縮了，而碩大的乳頭被防腐液浸泡成了黑褐色，塌陷的小腹下面怵目隆起的陰部上，淡黃的陰毛就像一叢枯草。

袁紅冰把那朵小花舉到胸前，緊貼在他心跳動的地方，彷彿踏著深深的積雪一樣，緩慢地向解剖台走去。可是，在解剖台邊停下之後，他面容上肅穆的神情驟然破碎為冷峻的厭惡。他發現，那屍體青灰色的嘴唇猶如惡意地嘲弄什麼似地向上收縮起來，裸露出已經被咬碎的慘白的牙齒；眼睛在瞪視中以猙獰的神情睜大著，而那猙獰的神情卻給人一種虛假感，彷彿是拙劣的畫匠塗抹在乾枯虛無中的暗淡的油彩。

袁紅冰的目光顫動著茫然的恐懼，迅速地抬起來，向窗外望去。他感到，窗外一叢丁香花濃綠的葉片上閃爍的陽光，有一種格外燦爛的金色的神韻，而他則似乎是被凍結在蒼白的寒霧中，注視著極其遙遠處的、屬於陽光和生命的世界。

「精神之火熄滅了，生命就物化了，醜化了一一唯物主義是醜陋的哲學，專制政治是醜陋的政治……是專制政治使這個美麗、年輕的精神醜化為一塊死物……。」袁紅冰的思緒，宛似鉛黑色的雲層

間紛亂飄落的灰白雪片，而他的手指以痛苦的、艱難的情態，下意識地揉碎了那朵淺黃色的小花，艱難得似乎那柔弱的花瓣是用金屬雕成的——他不願意把那花朵獻給屍體，他覺得，那已經喪失了審美激情的死物，是對花朵秀色的侮辱。

「剛把屍體從刑場運回來時，她的皮膚白極了，白得使人想起藍天下的雪原……她是因為血流盡了才死的——爲了給解剖留下完整的屍體，行刑時沒有向她的心臟和腦部射擊，而是從側後方擊碎了她的頸椎。」哥哥用細長的手指撫摸著屍體光滑的皮膚，冷漠地說：「最初，她的眼睛是閉著的，臉上的神情也很安詳——她是個美女。只是在我們把她放進福馬林溶液的瞬間，她的眼睛才突然張開了，就像現在這樣瞪視著空中，我還聽到她緊咬的牙齒發出的破裂聲……當時，我意識到她還沒有完全死，可是，和我一起抬屍體的女護士嚇壞了，她鬆開了手，屍體就掉進溶液池裏……。」

哥哥的聲音越來越淡漠、冷靜，彷彿不是他，而是凍結在他胸膛裏的寒冰在說話。「如果他的小說手稿沒有燒毀，他絕不會用這種蒼白、冷漠的聲音講述這件事，這是一個只有殷紅如血的語調才配講述的悲劇……。」袁紅冰陰沉地想，突然覺得自己那樣仇視哥哥沒有一絲神情的聲音。於是，他躲避著哥哥的視線，轉身快步走出了解剖室，因爲，他不想讓自己眼睛裏那銳利的仇恨傷害哥哥的靈魂，儘管那靈魂似乎已經死去了。

那天下午，袁紅冰來到郊外，毫無目的地在荒原間漫遊。雖然盛夏的灌木叢和白樺林的枝葉搖曳起濃郁的綠色，可袁紅冰的心裏卻只沉寂地伸展著無邊的枯黃。在一座裸露出色調陰鬱的岩石的山岡下，袁紅冰被一朵從岩石乾裂的縫隙間生長出的山丹花吸引了。一根青色的、細長而堅韌的花枝上面，山丹花六條似乎被落日的血染成晶紅的頰長的花瓣，從金黃的花蕊間急湧出，然後，又彷彿被某種狂放的激情燒灼著，以極端的情態向後彎曲下來，而插在深深石縫中的花莖下部的鬚根，頑強地抓住了一小撮被狂風吹進乾裂石

縫間的青銅色泥土。

「只靠這麼點泥土，她就可以在堅硬的岩石上怒放出生命的美色……。」袁紅冰沉迷地望著那朵山丹花，下意識地低語了一句。他被那朵在岩石裂縫間搖曳的山丹花深深感動了，令他感動的似乎並不是山丹花的美感，而是那種殷紅、秀美的頑強。

突然之間，翠綠的靈感浩蕩地湧起，漫過了他枯黃的意識，他的思想在熾烈的欣喜中動盪起來：「是的，要在共產黨官僚集團權力鬥爭造成的統治裂縫中，為民主、人權運動的絢麗野花找到最初的生存空間。殘酷的權力鬥爭是專制政治的宿命邏輯，而這種鬥爭的激化，必然使專制鐵幕時時迸裂。民主、人權運動就應當成為鐵幕裂縫中生長出的生命美色……最初，民主、人權運動必須塗抹上共產黨官僚集團權力鬥爭的色彩，只有以這種色彩為盾牌，才能使運動起步時，避開專制政治的鋒芒，從而取得發展的可能，並最終形成廣泛的社會性。另一方面，運動本身就是組織，而且是可以發揮廣泛社會效應的組織……要不斷通過發端於民間的活動，促使共產黨官僚集團宮廷鬥爭的社會化，這種社會化發展的程度，同專制權力控制社會的能力是成反比的。同時，具有民主、人權意識的人們所發動的、起自於民間的運動，即使表面上是在共產黨官僚集團權力鬥爭的政治旗幟下進行的，也會產生瓦解專制政治權力秩序的實際效果……噢，這條道路是石縫中的山丹花的命運之路……。」

那天，袁紅冰踏著荒原上深紫色的晚霞返回城裏時，感到他的腳步從未像此時這樣堅實、凝重、有力，彷彿地球都要在他腳下裂開；彷彿他的步履能在岩石上踏出堅硬的足跡。

第十二章

呼和浩特市郊區化肥廠位於城區邊緣。這是一座生產碳酸氫氨的小化肥廠，有五百多名工人。工人中絕大部分是來自郊區的農民，他們幾乎都是通過和共產黨農村基層官員的私人關係而成爲工人的。工人的工資儘管微薄，但畢竟可以過上比貧苦的農民較爲優裕的生活——他們畢竟可以不必時時體驗饑餓了。工人中其餘的部分是原來的知識青年，也有少數從城裏別的工廠調來的技術工人。

袁紅冰被分配在合成車間。車間是一座長約六十米，寬近二十米的建築，裏面有壓縮、銅洗、精煉三個工段。袁紅冰屬於銅洗工段，每班同三個工人一起負責照看兩台高壓銅液泵和調正銅洗塔的液面。

由於設備的密封性能極差，車間的空氣中鬱結著令人窒息的濃烈氨氣，陌生人只要一走進車間，淚水就會被氨氣刺激湧出，胸膛裏像有無數冰針同時戳著一樣刺痛。每天下班工人走出車間時，眼睛都像吃了死孩子的野狗似地，布滿猩紅的血絲，而且幾乎每個星期都發生煤氣中毒的事件。但是，工廠當局並不注意設備的檢修，更不關心工人的健康，而只關注上級給化肥廠下達的產量定額。

袁紅冰剛進入化肥廠後的一段時間內，原來的工人同他很疏遠，總是用冷淡而又有些驚奇的目光從遠處向他窺視，這也許是因

爲他略顯蒼白的青銅色面容上的神情過分冷峻、高傲；也許是因爲他堅硬的目光直視別人時，總有一種冰冷的俯視感。不過，他同兼任共產黨支部書記的車間主任之間發生的一件事，立刻改變了他同其他工友的疏遠關係。

車間主任姓郭，是一個不到五十歲的胖子，圓溜溜、寬闊的臉泛起紫紅色，像一個塗上了胭脂的肥屁股；女孩子一樣小巧的鼻子和愚蠢而專橫的小眼睛陷進一條條顫動的肥肉中，只有厚重的嘴唇觸目地向上翻捲起來。

每天值班時，車間主任都身穿棕色皮夾克，頭戴船型兔皮帽，像一個巡視自己領地的封建主，邁動重濁的步履從車間走過，監視工裝上布滿油污的工人。只要車間主任如同直立的懷孕母豬似的身影一出現在車間門口，平常懶洋洋的工人便緊張起來，有的拿起棉紗擦拭機器，並裝出費力的喘息聲；有的則神情嚴肅地急匆匆走來走去，逼近地審視各種儀表，好像他們突然變成了弱視一樣。當車間主任緩慢地從身邊走過時，工人們便猶如猜測主人心意的馴順的狗一樣，謙卑地仰視著車間主任的胖臉，而車間主任的眼睛裏除了冷酷的權力的專橫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神情，好像他面對的不是人，而是一堆不值得注意的垃圾。

銅洗工段有一名比袁紅冰晚幾天進廠的新工人。他的家鄉在呼和浩特遠郊的鹽鹼灘上。他告訴袁紅冰，他是把家裏僅有的一口豬賣掉，用得來的錢賄賂村裏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後，才被推薦到化肥廠來的。這個工人的身材像營養不良的兒童一樣瘦小，乾細的脖頸勉強支撐起一個大得畸形的頭顱。雖然只有十八歲，可是，他的額頭上卻已經現出幾道深長的皺紋，因此，人們都叫他「兒童老漢」。他自己也經常用傷感的語調說：「五八年搞人民公社化的時候，一下子就把我餓老了——餓出皺紋來啦。」

一天，車間主任來到銅洗工段，除了袁紅冰之外，其餘的工人都像恭迎主人的奴僕一樣，縮著雙肩站了起來。車間主任那雙鋼珠

般的小眼睛盯在兒童老漢的額頭上，忽然咧開肥厚的嘴唇笑了一下，那是大塊頭在侏儒前自感優越的、愚蠢的笑。然後，車間主任學著共產黨官僚做政治報告時那種故意拖長的、重濁的聲音問：「你多大歲數了？」

「十八歲……。」兒童老漢緊張得幾乎喘不過氣來，並可笑地拚命扭動細瘦的脖頸，令人不禁擔心他的脖頸就要像一支枯枝被畸形的碩大的頭顱壓斷了。

「十八歲？我看你有八十歲——讓我看看你的牙口！」車間主任如同牲口販子檢驗驢的年齡一樣，伸出紅潤、短粗的手指，掰開兒童老漢的下巴，帶著惡意的嘲弄說：「我看還是把你退回農村去吧——你這頭老驢怎麼能幹得動工廠裏的活兒！」

「我能……我瘦，但我能吃苦，有力氣……。」兒童老漢恐懼得聲音都顫抖起來，他急速眨動的眼睛求助似地驚慌失措地向四周張望著。當目光落在牆邊的幾塊製銅液用的紫銅板上時，兒童老漢突然奔過去，用盡全力把沉重的紫銅板舉到胸前，轉向車間主任。由於過分吃力，兒童老漢已經無法說話，但是，他乞求地望著車間主任的目光，顯然在嘶聲說：「您別把我退回農村去——您看，我是有力氣的！」

車間主任呆板蠻橫的小眼睛十分難得地閃爍起生動的光亮，興致勃勃地說：「你給我就這樣舉五分鐘，證明你有資格當工人！」

兒童老漢舉在胸前的寬大紫銅板幾乎把他的身體完全擋住了，只露出枯草似的脖頸和大蘑菇般的腦袋，他額上的皺紋痙攣地擠在一起，形成一幅衰老、悲苦的圖案；他的頭顱急劇地震顫起來，好像隨時都可能破碎，而露出灰白頭皮的稀疏髮際間，湧出大滴大滴混濁的汗珠；一條條隆起的青紫色血管宛似緊緊纏繞在他細瘦脖頸上的毒蛇，而他的嘴如同窒息般地張開，一邊急促地呼吸著嗆人的氨氣，一邊發出痛苦的「呵呵」聲。

突然，紫銅板從兒童老漢手裏滑落下來，銅板的邊緣砸在他的

腳趾上，然後摔到水泥地面上，發出刺耳的震盪聲。可是，兒童老漢彷彿麻木得已經失去痛感了，仍然僵立在原處，絕望地看著車間主任，似乎神智有些不清地、結結巴巴地說：「到了五分鐘沒有？別把我退回去……爲了當工人，把豬也賣了……我還要用工資給老娘買藥治病……。」

車間主任被肥肉裹著的胸膛裏發出了興奮而尖銳的笑聲，就像是剛下過蛋的雞在啼叫，而他的小眼睛裏竟然笑出了黃褐色的淚水。興奮過去之後，車間主任才用侮辱的、輕蔑的語氣說：「看來，你是一頭吃了公牛卵蛋的老驢——雞巴還能硬，就是硬得不長久，不過，就湊合著用吧。」聽到車間主任的話，兒童老漢不僅沒有感到羞辱，反而情不自禁地、欣慰地抽泣起來，他精疲力竭的身體在抽泣的顫抖中頹然摔坐在地下。

袁紅冰一直坐在椅子裏，把穿著長筒皮靴的腳放在前面的桌子上，冷冷地看著剛才發生的一切，而他銳利的目光卻好像在向那現實之後的污濁背景逼視。袁紅冰不禁想到了共產黨官僚集團關於「工人是國家的主人」一類的宣傳，以及馬克思理論用華麗動聽的語言奉獻給工人階級的鮮花。在一種彷彿被迫咀嚼蟑螂，卻又無法吐出的厭惡感中，他緊咬住堅實的牙齒，無聲地自語道：「共產黨官僚集團真是一群最厚顏無恥的騙子，他們宣稱工人是神聖的，但卻又剝奪了工人通過組建自由工會和罷工維護自己利益的權利。這樣，在不受限制的官方權力下，工人只能在被狗官任意決定和作弄的命運中毫無人格尊嚴地生存……。」

「你怎麼這麼狂！領導來了，你還敢坐著——給我站起來！」車間主任發怒的母豬似的嘶吼，打斷了袁紅冰的思路。他緩慢地收回放在桌子上的長筒靴，沉默地站起來，然後，又蹬上椅子，轉過身體，把背影留給車間主任。車間主任困惑不解地望著袁紅冰那正迎向他的胖臉的臀部，一時之間沒有弄清楚袁紅冰想要幹什麼。這時，袁紅冰把脖頸轉向側後方，顯出冷峻的嘲弄，俯視著車間主

任，低沉但卻堅硬地說：「你有什麼話就講吧——你只配同我的屁股對話。」

車間主任臉上的肌肉遲鈍地哆嗦了一下，好像不相信真的聽到了袁紅冰挑釁的話語，繼續面對袁紅冰的臀部，呆站在那裏。過了好一會兒他才突然清醒過來，用力揮動豬前腿一樣短粗的胳膊，暴怒地吼叫了一聲：「你等著吧——我很快就讓你知道我的厲害！」

車間主任離開後，兒童老漢拖著被紫銅板砸傷的腳，一瘸一拐地走到袁紅冰跟前，憂慮地說：「你沒有看出來嗎？那個傢伙是一個黑心的人……你得罪了他，他會收拾你的。哎——，跟當官的沒有理可講。」

袁紅冰發現，兒童老漢額頭上的皺紋變得又深、又粗了，這個年輕生命的衰老的皺紋中，有一種對他的同情，雖然那同情顯得缺乏生命力，但卻是真誠的。於是，袁紅冰決定要「收拾」一次那個車間主任，而且要用低級的方式「收拾」，因為，那個蠢傢伙不值得受到高級的侮辱。「不過，必須『收拾』他——爲了兒童老漢頭上的皺紋。」袁紅冰這樣想著。

第二天上班之後，在車間主任慣常來車間巡視之前，袁紅冰把幾十枚裝訂繪圖紙用的長圖釘擺在他的椅子上，然後，又用一張報紙蓋住那些尖端向上的圖釘。車間主任剛一走進來，袁紅冰就迫使自己露出一個謙恭的、獻媚的笑。不過，他立刻有些作嘔地感到，自己此時的形象一定很難看、很虛偽。因為，他英俊秀麗的面容只會在痛飲烈酒後仰天狂笑；只會面對不公正的現實露出冷酷、銳利的笑；只會在對少女身體秀色的注視中，呈現出富於雄性豔麗感的柔情的微笑，但卻從不會謙恭地、獻媚地笑。

袁紅冰竭盡全力保持著臉上極其不自然的難看笑容，稍稍俯下身軀，用甜蜜的低音對車間主任說：「請您坐下休息一會兒吧。」說完，袁紅冰伸出手臂指向那張報紙下掩藏著數十枚釘尖向上的圖釘的椅子，做出戲劇性的、邀請的姿態。

就像忽然看到一隻兇悍的豹子竟變得謙恭有禮似的，車間主任寬闊紅潤的胖臉上現出了疑惑的神情。不過，在向袁紅冰注視了片刻之後，車間主任臉上的疑惑便消融在慣常的傲慢之中。顯然，他並不在乎別人對他露出的笑容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只要那笑容是謙恭的，就可以使他被權力支撐起來的自尊得到滿足。

「你笑起來也像野豹子，但就算你是豹子也得在我面前乖乖的，也得對我笑。要不然，我會整死你……古話說『民不與官鬥』，你和我做對不會有好下場……。」車間主任閃爍著油光的肥厚嘴唇間發出得意的聲音，走到椅子旁，輕鬆地喘息了一下，然後，將碩大的臀部向椅子上摔坐下去。

就在臀部同椅子剛剛接觸的瞬間，車間主任臉上那種愚蠢的得意，猶如被獵狗咬住尾巴、拚命逃竄的兔子一樣消失了，而震驚、疼痛、激怒、狼狽混合在一起的神情，彷彿比思想更迅速地驟然顫抖在他脹成紫色的臉上。緊接著，他像一頭踏著蹄尖跳芭蕾舞的肥豬一般，蹦了起來。

與之同時，袁紅冰面容上獻媚的笑立刻被冷酷的嘲弄抹去了。他從皮靴的長筒中抽出一柄蒙古短刀——他總是隨身攜帶這柄短刀，這並非爲了防身，只是由於他對鋒刃有一種深深的迷戀，而這種迷戀來自於中國古代詩人挾利劍以遨遊天下的審美傳統。袁紅冰用蒙古短刀晶藍的刀體，輕輕拍打車間主任臉上顫動的肥肉，並逼視著車間主任那雙由於過多的神情擁擠在一起而顯得茫然的小眼睛。他輕鬆的語調中飄盪起澈骨的寒意，說：「你再敢欺侮工人，我就把這把刀插在你的眼睛裏！」

車間主任情態痛苦地蹣跚著足尖，一言不發地向車間外走去，被幾十枚圖釘釘在他碩大屁股上的報紙，隨著他的腳步怪誕地飄擺起來。工人們對車間主任的背影發出了極力壓抑著的、似乎要窒息的笑聲，那笑聲彷彿是黃葉的歡欣，雖然閃爍著乾枯的陽光，但不知爲什麼卻又令人黯然神傷。袁紅冰沒有笑，相反，突然襲來的無聊

感，使他冷峻的目光顯得十分疲倦。

這件事過後，車間主任極力躲避著袁紅冰，偶爾相遇時，也總顯得悶悶不樂，而且，他也沒有找袁紅冰的麻煩。這也許是因為他相信，袁紅冰的那句要把刀插進他眼睛裏的話，並不僅僅是威脅。而袁紅冰也失去了向車間主任進一步挑戰的興趣，他覺得，這個愚昧無知的小官僚根本不配成爲他政治挑戰的對象。

不過，車間主任被袁紅冰「收拾」了一頓的消息，卻像鳥兒一樣很快飛遍了全廠。其他工人同袁紅冰之間那種疏遠的距離感似乎突然崩潰了。他們投向袁紅冰的目光變得親切了，而且有一種讚歎和尊敬。許多袁紅冰不知道名字的工人，經常遠遠地向他點頭致意。每碰上夜班時，那個兒童老漢總替袁紅冰承擔一部分工作，讓他去躺在車間外二十多米高的銅洗塔頂部，思考問題。幾位年輕的女化驗員定時到車間採取銅液樣品時，都情不自禁地向袁紅冰飛快斜睨一眼。發現袁紅冰略顯嘲弄意味的目光，放肆地撫摸在她們洋溢著青春神韻的身體上後，女化驗員們面頰上會瀰漫起桃花色的紅暈，而在離去時，她們則婀娜地搖盪起秀麗的臀部和柔軟的腰肢。在壓縮機震耳欲聾的黑灰色噪音和充滿蒼白氨氣的空氣中，袁紅冰覺得，女化驗員們的身姿彷彿是幾片生命的翠綠，飄盪在灰暗、污濁的命運間。而女化驗員的身影消失的瞬間，袁紅冰眼睛裏絢麗、放縱的色情意蘊便隨之凋殘了，同時，他堅硬的目光則凝注在一個同樣堅硬的難題上——如何利用共產黨官僚集團權力鬥爭造成的縫隙，發動一次具有瓦解專制權力秩序效應的社會運動。

早在一九七一年，距離摧毀劉少奇勢力不到五年的時候，毛澤東這個最高獨裁者充滿疑慮的目光又轉向了他的親密戰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統帥林彪。張春橋、江青等通過「文化大革命」崛起的權力新貴們和周恩來聯合在一起，利用毛澤東的疑慮，向林彪的權威發出挑戰。林彪則成爲這場權力鬥爭的失敗者，並在被迫逃往蘇聯的過程中機毀人亡。到了一九七三年，袁紅冰進入化肥廠

一年多之後，林彪事件造成的政治衝擊波已經漸趨平靜，袁紅冰敏感到，按照專制政治的邏輯，一場新的權力鬥爭風暴即將開始，而他則焦灼地等待著這場風暴，他要在这场風暴吹過的地方，盡他所能播灑民主運動的種子。

大約是一九七四年盛夏，報紙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袁紅冰的注意，那篇文章宣稱，必須清除產生於「資產階級法權」的「走後門」現象。「走後門」這個形容詞的涵義是，在國營工廠招工、官員提升等問題上表現出的權力腐敗。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儘管被政治鐵幕重重圍裹起來的共產黨上層官員的生活極端腐敗，但是，獨裁權力最高決策集團在授予下層官員決定人民命運和無情整肅思想異端的特權的同時，卻要求他們表現出具有禁欲主義的道德，並且對於低層官員由於不受制約的權力而不斷產生的腐敗，通過政治運動進行非法律性的嚴厲制裁。共產黨官僚集團上層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因為，低層官員直接同社會接觸，爲了保持共產黨在人民視野中的神聖形象，就必須強制低層官員一定要表現出禁欲主義的純潔性——這也許是僅僅出於上層共產黨官僚集團敏感的政治本能，也許是出於深思熟慮的統治權術的考慮。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毛澤東一派在擊垮權力鬥爭對手的過程中，爲了取得政治的合理性，他們不僅把劉少奇和林彪勢力範疇內的大批中上級官員，以莫須有的罪名指控爲資產階級代理人——儘管這些官員實際上只有封建專制政治的靈魂，而且還允許揭露這些官員生活上的驕奢淫逸。毛澤東派這樣做，雖然使權力鬥爭的對手受到了侮辱，但是，也產生了一種他們始料不及的後果，那就是，人民由此對整個共產黨上層官僚的道德純潔性不能不提出理所當然的懷疑。因爲，在以前當局的宣傳中，所有的共產黨上層官僚都似乎是閹割了物欲本能的聖潔天使，然而，當大批官僚隨著政治上失勢，原來披在他們私生活上的保密制度的外衣被剝掉之後，世界卻

哭笑不得地發現，這些神情純真的「天使」赤裸裸的兩腿間，竟長著野驢一樣粗壯而放蕩的本能，這自然使人們對包括權力鬥爭勝利者在內的整個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天使」性失去了信任。這種不信任不僅在人民心中，而且在低層官員中蔓延著。到了一九七四年，低層官員中間的這種不信任感已經普遍轉化為利用權力謀取私利的腐敗行爲。同時，人民對直接體驗到的低層官員腐敗的憤怒情緒，也如同沙漠中的植物，緩慢但卻頑強地生長起來。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袁紅冰注意到了報紙上的那篇文章。當然，袁紅冰不僅不相信那篇文章關於腐敗產生於「資產階級法權」的論斷——因爲他早已確信，外國的權力腐敗現象的根源在於外國的具體社會狀況，中國的權力腐敗則是專制政治的伴生物，而且，他也不相信共產黨官僚集團反腐敗的真誠性——因爲他確信，專制政治是黑色的太陽，權力腐敗就是黑色的陽光，只不過，以前這種黑色的陽光被統治的鐵幕封閉在宮廷之中，而現在權力鬥爭造成的統治裂縫，使那黑色陽光的陰影清晰地投映在社會的視野中。另外，通過長期生活中對專制政治的瞭解，袁紅冰意識到，當局「反後門」的號召後面一定隱藏著某種同權力鬥爭有關的政治陰謀。儘管他一時還不清楚這次新的權力鬥爭的具體內容是什麼，但是，一種對於政治動盪的朦朧預感，已經促使他焦灼的心迅速決定，立即著手發動一次以反腐敗爲旗幟的社會運動——〈呼和浩特市知識青年反「走後門」運動宣言〉。

一經下定決心，袁紅冰便憑著他果敢敏銳的個性迅速地行動起來。他首先起草了一份〈呼和浩特市知識青年反「走後門」運動宣言〉，然後，便開始考慮聯絡參加者的問題。由於知識青年分散在廣闊的農村中，難以很快取得聯繫，所以，袁紅冰在夏日酷烈的陽光下騎自行車跑遍了呼和浩特市全城，尋找他幾年前流浪時結識的、而現在已經被抽調到工廠中的知識青年。半個月後，他就聚集起了三十多個朋友，這些朋友絕大部分或是出於對專制政治的下意識的

憤怒，或是基於袁紅冰富於俠義精神的人格魅力，而同意參加他發動的這次運動。爲了不暴露這次運動的思想異端色彩，袁紅冰只和少數幾個人深入交談過民主、人權的思想，以及發動運動的深層次目的。其中有一位名叫范逸夫的青年，成爲袁紅冰的得力助手。中學時，范逸夫是袁紅冰同年級同學，在鄉下當了四年知識青年後，他通過招工進入呼和浩特市郊區水利局的一個機械修理廠。也許是因爲范逸夫的濃眉像山峰一樣向上聳起，而且長著一雙勇敢的眼睛，袁紅冰十分信任他。

大約是在那年的夏末，袁紅冰的支持者把他起草的〈知識青年反「走後門」運動宣言〉抄成大字報，張貼在位於市中心的共產黨呼和浩特市委員會辦公大樓對面臨街的牆壁上。宣言是在星期六的夜裏張貼出去的，當時，袁紅冰沒有到場。第二天，袁紅冰來到市中心，遠遠看到一道臨街的牆壁前擠滿了閱讀大字報的密密麻麻的人群，袁紅冰艱難地穿行在人群中，他沒有看大字報，而是審視著周圍一雙雙眼睛，以捕捉人們靈魂的動態。他發現，人們平常猶如枯草一樣呆板而缺乏生機的目光，此時卻被灼熱、興奮的神情熔鑄在大字報那一行行強烈抨擊權力腐敗現象的字跡上，而且從閃爍在目光中的心領神會的笑意間，袁紅冰感到，人們的眼睛理解了，或者猜測到了字跡後面的深層含義。

那天，袁紅冰在街頭遊蕩了很久，而他的心沉浸在有些蒼茫的愉悅中，他爲自己終於做了一件可以使中國人的眼睛生動起來的事情而愉悅。最後，在暮色中離開街頭時，他決定開始第二步行動。

第二天，袁紅冰和包括范逸夫在內的十個支持者，來到共產黨呼和浩特市郊區委員會辦公大院。當時，呼和浩特市郊區的共產黨高級官員們正在一間會議室召開秘密會議。袁紅冰像推開一隻擋在門前的木偶似的，將警衛推到一邊，領著支持者闖進了會議室。開會官員們的目光混雜著厭惡、慌亂又有些茫然的複雜神情，斜視向這群身穿布滿油污工裝的闖入者。一個五十多歲的軍人坐在主持者

的位子上，他是呼和浩特市郊區軍事管制委員會的主任兼黨委書記張道靜。他由於保養得很好而皮膚白皙的臉上，凝結著權力賦予的威嚴和專橫，眼睛像擦亮的鋼板一樣冰冷而堅硬。

「我們代表呼和浩特市知識青年，向你遞交『反後門』運動宣言。」袁紅冰稍稍眯細了眼睛，用青銅色的語調說。

「滾出去——你們膽敢衝擊共產黨的常委會！別忘了，現在還是共產黨掌權！」張道靜激怒地拍了一下桌子，站起來吼道，他的眼睛突然變得兇殘了，而且把一隻手伸向腰際，似乎就要拔出手槍來。不過，袁紅冰卻從張道靜冰冷、堅硬、兇殘的眼睛裏，察覺到一絲蒼白的驚慌，然而，不知爲什麼，片刻之後，那驚慌就消失了。袁紅冰下意識地向身後迅速掃視了一眼，他發現，剛才一同闖進來的支持者都不見了，只有他一個人還留在會議室。

在突然湧起的悲涼的孤獨感中，袁紅冰緩緩地轉回峻峭的脖頸，冷峻的目光同張道靜擦亮的鋼板般的眼睛對視著。當時，他想到，如果面前這雙兇殘的眼睛看清他靈魂中對共產黨專制政治的仇恨，那麼，立刻就會有尖利的獸爪毫無顧忌地從這雙眼睛裏伸出來，將他撕碎。於是，袁紅冰銳利的唇角露出玩世不恭的冷酷的笑意，說：「我們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無產者——你膽敢反對毛主席嗎！」

「不……我是忠於毛主席的……。」張道靜沮喪地囁嚅道，怯懦的憤怒似乎使他鋼板一樣堅硬的眼睛破碎了，變得柔軟了，猶如受到粗暴的丈夫無禮虐待的女人的眼睛，同時，他伸向腰際手槍槍柄的手臂也頹然垂落下去。在那一瞬間，袁紅冰尖銳而深刻地感到，在兇殘的專制政治下，塗抹上共產黨理論的色彩，是以民主、人權爲最終目標的社會運動唯一自我防衛的策略。這種感覺使他極端痛苦，他爲真理必須穿上謬誤的喪衣才能生存而痛苦，但是，他知道，必須硬起心腸承受這種痛苦，因爲，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袁紅冰把〈知識青年反「走後門」運動宣言〉放到張道靜面前

之後，便轉身向會議室的門邊走去。他長筒靴底的鐵釘踏在灰暗冰層般的沉寂中，迴盪起堅硬而空洞的步履聲。在官員們陰鬱目光的斜視下，袁紅冰忽然旁若無人地發出了一聲低嘯似的長歎，而蒼茫的思緒卻在他靈魂深處無聲地瀰漫開來：「什麼時候，走向民主的腳步聲才能不再因孤獨而空洞；什麼時候，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壯麗的土地上，才能震盪起無數人以勇士的雄姿走上民主自由之路的腳步聲；什麼時候，這個金色的種族才能在太陽上為民主、人權意識的勝利而做慶賀凱旋的狂歡之舞！」

袁紅冰走出會議室後，發現那群支持者正站在院子中間，他們顯然是由於某種羞愧感而本能地擁擠在一起。袁紅冰沉默地注視著他的支持者，彷彿想從他們的神情中尋找到什麼能令他的目光變得絢麗的東西。然而，當看到范逸夫的眼睛時，袁紅冰卻垂下了面容——在同別人對視時，袁紅冰幾乎從不首先移開目光，而此時，深黑的遺憾使他不願意同范逸夫對視，使他不願意直視范逸夫那雙曾經勇敢過，可現在被極力掩飾的負疚感弄髒了的眼睛。

袁紅冰沒有責備他的支持者剛才的怯懦，因為，在中國人中，他們已經是勇敢者了，可是，袁紅冰卻也無法迫使自己隱藏起冷峻的失望。於是，他無言地從支持者前走過。他不知道該向他們說些什麼，而乾裂的岩石般的渴望，驀然在剛烈的痛苦中從他心底裏孤獨地崛起——他渴望在茫茫的人海中，尋找到另一顆富於俠義精神的、剛毅的心，另一顆堅硬如鐵、勇猛如虎的堂堂男兒的心。

第二天，袁紅冰剛走進化肥廠的大門，就遠遠看到造氣車間門前圍著一群工人。化肥廠傳達室的一位老人告訴他，昨天夜裏上夜班時，造氣車間的一個工人由於煤氣中毒死去了。

袁紅冰擠進那群工人中。人群中間的一個枯黃的草袋子上躺著一具屍體。屍體的腿好像因極端寒冷而蜷縮起來，雙頰塌陷的臉呈現出石灰石般的枯白色，茫然瞪視向空中的眼睛裏凝結著一縷憔悴的、僵硬的痛苦，彷彿是困惑地責怪純淨的藍天為什麼離塵世那樣

遙遠，又似乎絕望地乞盼萬里晴天能化爲漫天藍色的飛雪，掩蓋住刻在憔悴死亡上的痛苦。

人群的目光悲哀地垂落在那具屍體上，然而，那悲哀也是麻木的、冷漠的。袁紅冰冷峻得幾乎沒有一絲表情地望著死者的眼睛，而他的心像受傷的鷹翅一樣悸動起來——他的心對於人間的苦難似乎總比對自己的痛苦更敏感。他覺得，自己必須做些什麼，爲了繼續保持可以毫無愧色地直視太陽的目光，爲了不使生命的激情在周圍人們麻木、冷漠的悲哀中枯萎，必須做些什麼。「噢，要讓這個死於暗夜的灰白的靈魂，在人們冷漠的悲哀上撕裂開屬於人性的猩紅的傷痕……。」袁紅冰這樣想道，離開了人群。

當天傍晚，范逸夫應袁紅冰之約來到城邊的一個只有工人才去的骯髒的小酒館。袁紅冰與范逸夫坐在一張布滿黑灰油膩的小餐桌旁，在半醉的工人們發出的有些傷感意味的嘈雜聲中，袁紅冰向范逸夫講述了化肥廠工人中毒死亡的事件。而范逸夫告訴袁紅冰，當局正在召開呼和浩特市郊區的官員大會，總結一年來的工作成績；他提議到這個官員大會上作「造反發言」，以抗議各個工廠對工人健康、生命的忽視，以及對工人權利的踐踏，當然，發言必須以「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名義進行，因爲這是使他們免於因發言而入獄的唯一保護色——所謂「造反發言」乃是「文化大革命」之後產生的一個名詞，含義是：不經會議主持者同意就自行上講台發言。

袁紅冰立刻同意了范逸夫的提議。他們商定，用一天時間準備發言稿，然後便實施他們的計劃。

過了兩天，袁紅冰和范逸夫於上午來到郊區政府的大禮堂。禮堂裏坐滿了近千名身穿簇新的毛式制服的官員，以張道靜爲首的郊區當局高級官員則在舖著紅地毯的主席台上就座。郊區工業局的一位局長正在講台邊口齒笨拙地宣讀一篇吹噓工業迅速發展的講稿。

當袁紅冰正準備向講台上走去時，范逸夫忽然緊緊拉住了他的衣角，接著，他聽到范逸夫激動得微微顫抖的聲音：「讓我先上。」

袁紅冰敏感地意識到，范逸夫是想要以此抹去前幾天的那次怯懦留下的陰影。他感動地在范逸夫的肩頭用力擊了一拳，簡短地說：「好——，你先上。」

范逸夫穿著骯髒工裝的身影剛一出現在主席台上，台下官員們困惑而又驚訝的竊竊私語聲，就像農村露天廁所裏的蠅群一樣飛動起來。范逸夫以走向刑場似的悲壯的姿態高昂起頭顱，大步來到講台前，並用屁股把那個工業局長推到一邊，然後，便開始高聲宣讀揭露他所在工廠工人權利受到踐踏的文章。

看到那位工業局長從講台旁離開時，胖臉上露出彷彿當眾被老婆用月經帶抽了一耳光般的尷尬、氣惱的神情，袁紅冰不禁咧開嘴笑了。袁紅冰並沒有注意范逸夫講話的內容，而只是欣賞著他的聲音的節律。儘管范逸夫的聲音似乎隨時都會在刺耳的高亢的顫音中破碎，可是，袁紅冰卻覺得，那聲音比少女紅唇間飄出的妖媚的情話還令他心醉。

范逸夫讀完他的講話稿後，用歌舞演出會上女報幕員一樣音韻悠長的語調宣布：「現在，會議暫時由我主持——下面，請郊區化肥廠工人袁紅冰發言，大家熱烈鼓掌歡迎！」

所有的官員都像肛門裏突然被捅進一根胡蘿蔔般僵硬地挺直上身，坐在座椅中，保持著鐵青色的沉默。只有范逸夫臉上閃爍起熱情洋溢的笑容，拚命拍擊雙手。袁紅冰高傲地稍稍晃動著肩頭，從容地走向講台，猶如他是走在一條鋪滿鮮花的通道上。

袁紅冰微側著身體佇立在講台前，冷峻的目光斜視向台下，彷彿在向官員們鐵青色的沉默挑戰。片刻之後，袁紅冰開始了演講。他沒有講稿，可是語言卻十分流暢，因為長期的寫作已使他具備了純熟運用語言的才能。雖然袁紅冰富於雄性灼熱感的聲音似乎能把岩石都燒成深紅，然而禮堂裏的沉默色調卻越來越冰冷、陰沉了，好像雷電也無法劈碎那沉默，彷彿火焰也難以令那沉默化成灰燼。

袁紅冰的演講持續了大約二十分鐘便突然結束了。他踏著官員

們那鐵青色與鉛灰色重疊在一起的沉默，同范逸夫一起快步離開了禮堂——他不能不盡快離開，如果繼續演講下去，他就會難以抑制地向官員們的沉默講出：「是你們，這些專制政治意志的體現者，要對人世間的不公正負責」、「工人們的每一種生活的艱辛，都是專制政治從他們生命上踐踏而過時留下的罪惡足印」一類會使他立即被捕的話來。

當天夜裏，袁紅冰是在一片鉛灰色的死寂夢境中度過的。因煤氣中毒死去的工人那雙茫然地凝結著憔悴痛苦的眼睛，那雙彷彿乞盼晴空化爲碧藍飛雪將痛苦掩埋的眼睛，閃爍起蒼白、枯萎的淚影，從夢境黑暗的深處向袁紅冰注視。

「可是，埋葬他的將不會是藍天，而是官員們心中湧起的冬日陰雲般的沉默……噢，那像安魂曲似的聲音是我面對官員們的演講，然而，在這沉默的世界中，那安魂曲太孤獨了，它無法完成死者那雙瞪視天空的眼睛的遺囑，它甚至難以穿越堅硬的死寂，飄進死者的眼睛裏，用青銅的色調撫摸那刻在灰白死亡上的憔悴的痛苦……。」袁紅冰發出一聲聲痛苦的夢囈，猶如被生鏽的鐵鏟捆住的荒涼的風。

第二天早晨，在上班的路途中，袁紅冰的靈魂仍然被昨夜夢境中那鉛灰色的死寂陰影覆蓋著。然而，當他騎自行車馳進工廠的大門後，他眼睛裏那種灼熱而沉重的疲倦驟然被生機勃勃的亮光擊碎了。他意外地看到，每個車間高大的牆壁上都貼滿了字跡粗大的、字體有半人高的大標語：「堅決支持袁紅冰的革命行動」、「袁紅冰說出了工人的心裏話」……。

袁紅冰來到合成車間的門前時，十幾名各個車間自發推舉出的工人代表已經聚集在那裏等著他了。袁紅冰第一次發現，工人們以前被猥瑣、謙卑的笑污染了、軟化了的面容上，呈現出頗富男子氣概的雕刻感；他們平常顯得冷漠、呆滯的眼睛裏閃耀起了陽光的神韻。從工人代表的談話中，袁紅冰得知，是一些在低層權力角逐中

失勢的官員，把他昨天「造反發言」的演講內容傳播開來的。袁紅冰同工人代表們很快就商定，向廠方提出兩項要求：一、對那名中毒死亡的工人家屬給予優厚的撫恤；二、工廠立即停工檢修設備，以確保不再發生工人中毒事件。然後，工人代表們便跟在袁紅冰身後，向廠長辦公室走去。

開始時，袁紅冰聽到後面的腳步聲緊緊追隨著他，而距離廠長辦公室越近，那些腳步聲就變得越怯懦，越猶豫，好像是一群行竊者跟在他後面。袁紅冰知道，爲了不使身後的腳步聲偷偷地消失，此刻他必須顯得強悍。於是，他像踢開一個女人正在拉屎的髒屁股似的，粗暴地用長筒靴踢開了廠長辦公室的門，接著，他聽到工人代表們突然變得響亮起來的腳步聲，跟隨他踏進了辦公室。

廠長慌亂地迎著工人們，從辦公桌後的高背椅上站起來。這位廠長五十多歲，身材高大，臉上覆蓋著陰沉的蒼白色。以前，廠長到車間巡視時，總像覓食的禿鷲，聳起雙肩，冷漠的目光如同注視著停屍間的屍體似的，從工人們的身上移過。然而，此刻，當袁紅冰的目光猶如鋼釘釘在他的臉上，並提出工人代表們商定的兩項要求時，廠長卻露出了受委屈的大孩子般的神情，並竭力用雞蛋黃一樣柔軟顫動的笑意掩飾黃褐色眼睛裏的憎惡。

廠長打電話請示過上級後，同意了工人代表們的要求。當天下午，化肥廠各種機器發出的使人連自己的心跳都聽不到的巨大噪音，宛似黑風暴過後的漫天沙塵悄然沉降了，蔚藍色的寧靜呈現在廠區裏。工人們走出嗆人的車間，漫遊在秋日的藍天和陽光下，而袁紅冰躲開人們，登上了高高的銅洗塔，向天際遙望。遠處，綠意已經開始凋殘的原野顯得十分荒涼，但是，秋季斜射的陽光卻給那荒涼和袁紅冰的沉思鍍上了一層凝重的金色，而幾個思想宛似深紅的野果在袁紅冰荒涼的、金色的沉思中搖曳。

「人們的心底裏都鬱積著對專橫權力的本能的憤怒，只是在血腥的專制政治下，人們爲了生存，爲了免受迫害，不得不把憤怒深深

地掩藏起來。但是，只要有勇敢者能用高度的政治策略感鑄造一種政治氛圍，並使人們認識到，在這種氛圍下，即使表現出對專橫權力的憤怒，也不會受到無法承受的政治迫害和鎮壓，那麼，人類天性中對社會公正和正義的渴求，就會以朦朧的形態從生命的深淵中湧現出來，湧現為現實的社會運動……。」袁紅冰這樣想著。儘管袁紅冰覺得思想中還有許多不清晰之處，然而，當時的這個思想卻成為若干年後，命運使袁紅冰有機會直接向共產黨官僚集團最高決策層發出政治挑戰時，他的成熟的策略系統的先聲。當然，必須隱藏起對真理的理解，而要戴上重重策略的假面具，才能走上戰場，這對於袁紅冰那酷愛熾烈和明麗、渴望使燃燒的心在雷電與狂風中袒露出來的剛烈的個性而言，乃是極端艱難的，不過，為了讓民主、人權運動踏著專制政治權力鬥爭的裂縫，走進社會性現實，他只有承受艱難。因為，無數重疊的血跡已經告訴了他，如果赤裸出靈魂中對民主、人權意識的摯愛，他將立刻由於失去自由，甚至生命，而永遠失去把那種摯愛轉化為社會運動的機會。赤裸出靈魂雖然有真實純潔的魅力，然而，那是兒童式的、動人卻又脆弱的純潔，那種純潔承受不起專制政治漫不經心的一擊。袁紅冰不願意在專制政治的視野中成為一個天真兒童式的、純潔而又脆弱的理想主義者，並因此受到輕蔑；他要穿上重重策略的鎧甲，做一個令共產黨官僚集團望而生畏的戰士。「是的，身披鎧甲，走上戰場，那是勇敢戰士的風格，而赤身裸體只配走向澡堂。」那天，袁紅冰就以這句自語，結束了他的沉思。

化肥廠當局決定停產檢修三個月，再加上許多工人主動承擔了袁紅冰的工作，因此，袁紅冰有充裕的時間考慮如何進一步推動知識青年「反走後門」運動。為了擴大這個運動的社會效應，袁紅冰決定召開一次以「反走後門」為主題的知識青年座談會，可是，一時卻又找不到合適的地點。而他通過朋友介紹新結識的一個叫黎月的人，幫助他解決了這個難題。

黎月三十多歲，在呼和浩特市供電局工作。他身材瘦小，但卻精力充沛，動作敏捷，風格瀟灑，一雙小眼睛總是閃爍著勃勃的生機，並不漂亮的臉上有一種頑強意志的魅力。早在一九六六年末，摧毀當時的共產黨內蒙古委員會的過程中，黎月曾是「造反派」的一個領袖。毛澤東決定對內蒙古實行軍事管制之後，在軍事管制當局以整肅「造反派」中的異端分子為目的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黎月由於某種原因被排斥出新的權力秩序之外，不過，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對政治的興趣，相反，數年來，他通過半公開的積極活動，聯繫了一批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受到打擊的「造反派」人士。這次，黎月瞭解到袁紅冰是知識青年「反走後門」運動的領導者之後，便主動來同他結識。

由於是第一次談話，他們都很謹慎，沒有議論比較深刻的話題。不過，黎月得知袁紅冰正為召開知識青年座談會尋找會址時，立刻表示他可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黎月告訴袁紅冰，他在呼和浩特菸草廠有一批「經常進行深刻思想交流」的朋友，他們在工人中很有威信，控制了菸草廠的幾個科室和車間，這些朋友可以為座談會提供場所。

同黎月談話後，袁紅冰找到幾名支持者，要他們連夜在市區貼出數十分海報，海報的內容是：知識青年「反走後門」座談會將於一個休息日下午三時，在市菸草廠設備動力科會議室召開，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座談會舉行的那天，大約有一百多人趕來參加。會議參加者大部分都是曾當過知識青年的工人，其中近一半是袁紅冰直接通知的支持者，其餘的人則是看到海報後主動出席的。

當時，「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被摧垮的共產黨組織已經重新恢復了運轉，新的專制權力秩序也基本建立起來。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們或許永遠也無法深切地理解，在鐵幕政治下召開這樣一個未經共產黨同意的純粹民間色彩的座談會，無異於在刀鋒上行走。

出席會議的人們顯然都感到了某種潛在的危險，可是，他們似乎就是出於對危險的好奇心而來參加座談會的。袁紅冰從他們重疊著興奮、激動和惶惑不安神情的眼睛裏明白了這一點。儘管袁紅冰並不太喜歡這些眼睛——不喜歡那種惶惑不安，然而，他銳利的唇角還是現出少有的溫柔的笑意，因為，對危險的好奇心畢竟是屬於勇敢者的情趣，即便那情趣中還有怯懦的陰影。

袁紅冰首先以主持者的身分發言，宣布座談會的宗旨就在於揭露權力腐敗現象。袁紅冰猶如峻峭波濤般的語言和雄烈無畏的目光，很快就使人們的神情變得灼熱了，嚴肅了，勇敢了。似乎傾聽著這樣的聲音，面對著這樣的目光，任何還有一絲生命尊嚴感的人，都不能不拋棄小女人似的怯懦，而表現出堂堂男兒的勇氣。

人們平常埋葬在心底裏的追求正義的激情，此時似乎找到了在陽光下奔湧的機會，袁紅冰發言結束之後，出席座談會的人開始用激烈的語調抨擊各種腐敗現象，抨擊之鞭抽擊的範圍遠遠超出了知識青年招工範疇內的「走後門」現象，而伸展到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可是，會議剛剛進行了半個多小時，菸草廠設備動力科的一位副科長——這次座談會的會址就是他安排的——匆匆走進來，伏在袁紅冰耳邊緊張地說：「外面有二十多個便衣警察，有工人認出來，他們都是市公安局和郊區公安局的。」

這位副科長的聲音雖然很輕，可是，還是被旁邊的人聽到了。一會兒之後，這個信息就在人們互相間的竊竊私語中迅速傳遍了會場。會場上熱烈的氣氛宛似突然被潑了一盆尿水的燒紅的磚坯，在「滋滋」的顫抖聲中破碎了，人們的眼睛也彷彿由熾烈的夢境突然變成了陰冷的現實。發言還在繼續。發言者的聲音卻由於驚慌而顯得蒼白無力。許多人開始垂下頭顱，貼著牆邊，溜出會議室，顯然，他們知道這樣做是可恥，而怯懦使他們選擇了可恥。袁紅冰並沒有試圖阻止溜走的人們，只是在心中冷冷地想：「這些人以後同女人性交時，還怎麼能以男子漢的目光欣賞妖嬈宛轉的女性美色。」不

過，他立刻又覺得自己不應該蔑視這些人，或者說他沒有權利蔑視他們。因為，剛毅的勇敢精神只能來自於對真理的高貴的愛戀，而愛戀取決於理解，對真理的理解又需要思想的自由交流，可是，在專制政治的天空下，卻沒有可以使勇敢精神之花怒放的思想自由交流的土壤。

袁紅冰忽然發現，自己又陷於一種思想的困境——民主、人權運動要想獲得具有廣泛社會性的存在，就必須隱藏在策略的鋼盾後面，可是，策略的假面具卻又遮蓋了真理秀美的容顏，使真理的魅力無法成爲現實陽光下的存在。處此困境，袁紅冰一時找不到出路，哪怕是一條崎嶇的山路。

這次座談會後，袁紅冰感到知識青年「反走後門」運動很難繼續進行下去，這不僅是由於袁紅冰的思想處於困境之中，而且因爲，廣泛聯絡散布在遼闊農村中的知識青年所必須的經費和交通工具都無法解決。就在這時，黎月又專門安排了一次同他的單獨談話，勸袁紅冰放棄知識青年「反走後門」運動。黎月說：數千萬知識青年是一個當官的最感頭疼的問題，當局不會允許有人捅這個馬蜂窩；現在做這件事是十分不明智的，可能受到當局的嚴厲鎮壓。不久之後，一位有親戚在警察部門工作的朋友找到袁紅冰，也給他帶來一個不祥的信息：駐呼和浩特市的新華社分社——新華社駐各地的這種分社實際上是爲北京共產黨官僚集團決策層收集社會動態的情報機構——已經把知識青年「反走後門」運動的消息，用內部參考的形式匯報到北京最高當局，共產黨中央的有關部門認爲這種完全脫離共產黨組織控制的活動可能有異端的政治背景，下令對這個活動嚴密監控。這位朋友還告訴袁紅冰，據他當警察的親戚講，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準備把知識青年「反走後門」運動做爲政治案件立案偵查。

這位朋友帶來的消息並沒有引起袁紅冰的一絲驚慌，因爲，他長著猛虎之膽。他只是平靜地做好了被捕的準備。然而，從中南海

刮起的又一陣權力鬥爭的寒風，卻將袁紅冰面臨的危險，同深秋的白楊樹上的黃葉一起吹落了。

當時，政治局勢由於毛澤東以共產黨中央的名義發出的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的號召，而再次動盪起來。稍有政治敏感性的中國人都毫不困難地意識到，對林彪和孔子這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死人進行政治鞭屍，乃是爲了達到某種現實的目的，而少數關注政治形勢的人則很快看出，「批林批孔」意味著毛澤東把劉少奇和林彪的勢力從權力的巔峰踢下深淵之後，又由於所有獨裁者都會患上的病態的懷疑狂，將兇殘的目光轉向了周恩來。

共產黨的各級官員都像被打怕了的狗，在皮鞭抽擊聲中警覺地聳起耳朵，並爲如何使自己不因這次新的權力鬥爭失去官位而焦灼不安，無暇再顧及對知識青年「反走後門」運動的調查。

與之同時，北京的宣傳機器還把毛澤東對古典小說《水滸》中的人物——宋江的評價公布出來，要數億中國人當做最高指示來領會。毛澤東認爲，宋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總想接受皇帝的「招安」，因此是投降派，同時，宋江在晁蓋——這個梁山中國農民造反者的最高領導者——死去之後，對他表示了蔑視，所以，宋江又是一個無恥的陰險小人。

對於外國學者來說，中國的這種政治文化現象似乎十分神秘奇特，然而，即使是文化素質很低的中國人對此理解起來卻也極爲容易。因爲，中國人早已看慣了毛澤東的這種個人癖好——由歷史的陰影中擊出敲打現實鼻子上的政治拳頭。而且，很多人都清楚，毛澤東對宋江的評價隱喻著對周恩來的咒罵。

化肥廠當局爲了表示他們「無限忠於」毛澤東，發出了在工廠裏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的號召，並決定召開一次全廠職工大會，來宣講《水滸》，揭露「投降派」。在工人們的壓力下，廠方被迫同意由袁紅冰擔任宣講人。對《水滸》這部他從小學五年級起就讀過許多遍的中國古典小說，袁紅冰是太熟悉了。開會那天，袁紅冰用

生動的語言在工人們的意識中，刻畫出了一個個反抗官權的英雄富於立體感的形象。他並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意志抨擊宋江，或者什麼「投降派」，他的演講中充溢著對俠義精神和勇敢人格的讚揚，燃燒著對拔劍而起、剷除人間不平的古代起義者的崇敬。他試圖通過演講表現出粗糙、但卻具有中國大地泥土芬芳的民主的原始意識。

演講過程中，幾百人的會場像曠野一樣寂靜。不過，袁紅冰能明確無誤地感到，工人們的沉默與前些時候他「造反發言」時官員們的沉默，在情調上完全不同。官員的沉默是陰冷、黑暗的，是屬於墓地的沉默，而工人的沉默則像從深紅落日中無聲湧出的凝重的晚霞，那是一種屬於火焰的沉默。

「即使民主、人權意識現在只能是陰影下的花朵，也要用殷紅的血去澆灌，也值得用猛獸灼熱的血澆灌！」袁紅冰在結束演講的瞬間，突然這樣想。

這次大會最後，廠長宣布要成立一個「批林批孔」辦公室，由化肥廠共產黨政治工作科的科長負責。工人們沉默著，但那沉默給人以越來越濃重的雷雨雲的感覺。片刻之後，那沉默中驟然崛起了峭立的雷聲：「袁、紅、冰！袁、紅、冰！袁、紅、冰……」工人們的呼喊持續了數分鐘。就這樣，在專制政治裂縫間迸出的短暫的民主選舉中，袁紅冰被推選為化肥廠的「批林批孔」辦公室主任。

第二天，廠長找袁紅冰進行了一次談話，表示要提前把他由學徒工轉為技術工人，並調到廠部做行政管理工作。顯然，廠長想用世俗的利益馴化這隻野獸。可是，袁紅冰沒有做任何考慮就拒絕了廠長送給他的這束「求愛」的鮮花。因為，他絕不允許自己成為一個被「招安者」。

儘管政治局勢的發展使他剛剛擺脫了因發動知識青年「反走後門」運動而產生的危險，袁紅冰卻又開始考慮，如何以堅硬的步履踏入新的危險。似乎他高傲的心中動盪著向峻峭的危險求愛的、永不枯竭的渴望。

第十三章

毛澤東曾經成功地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任意操縱數億中國人的命運，以實現他對絕對權力的私欲。然而，「批林批孔」運動開始時，社會上一部分目光敏銳的人，已經透過毛澤東理論金袍上綻裂的縫隙，窺視到了隱藏在裏面的權術陰謀的臃腫難看的軀體。於是，這部分人開始企圖利用毛澤東發動的這次政治運動，來實現自己的各種目的了——儘管沒有任何人明確地講出這種企圖，但袁紅冰還是通過人們的神情真切地理解到了這一點。在必須保持語言的虛假性才能生存的專制政治下，神情和目光表達的思想內涵，往往比以語言為載體的信息更加真實。

春節，這個在嚴寒中注視春天的節日，對於中國人而言具有一種近乎宗教情感的意義。而春節前一天的夜晚，則是中國人在莊重寧靜的氣氛中全家團聚的日子。可是，七四年的這個夜晚，袁紅冰卻離開家，走進捲裹著雪屑的凜冽的北風中，來到呼和浩特市供電局所屬的一座三層小樓。他是應黎月邀請，來參加一次半公開的、討論內蒙古「批林批孔」運動形勢的會議。

袁紅冰走進被厚厚的窗簾遮掩得嚴嚴實實的會議室時，裏面已經聚集了五十多人。他們絕大部分都是來自各個工廠的、身穿沒有布面的羊皮上衣的工人，其中菸草廠的人數最多。袁紅冰在牆邊的

一張椅子上坐下不久，黎月便開始發言。他首先講述共產黨中央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的偉大意義。袁紅冰顯得極其倦怠的目光冷漠地注視著空中。他知道，黎月是在為說出他的真實想法之前，做「火力」準備。

黎月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偉大意義的論述持續了大約十分鐘。在感到通過這種論述已經為這次會議取得了足夠的「合法性」之後，黎月的聲音忽然變得宏亮了，很明顯，他是要用聲調的轉變讓人們明白他發言的重點之所在。黎月說：「現在，內蒙古黨委和軍事管制委員會對『批林批孔』持消極態度，這不能不令人懷疑，內蒙古的這批當權派中某些人，以前可能同林彪有不可告人的聯繫。我們有責任站出來，促進『批林批孔』運動，揭露現在內蒙古當權派中的林彪勢力……。」

袁紅冰感到，黎月脫掉了一層思想外衣，可是露出的仍然是另一層較為單薄的偽裝，而他的真實目的還隱藏在偽裝之下。不過，袁紅冰已經決定要積極地參加並推動這次活動。他意識到，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權力鬥爭又一次給他以造就民間性的社會運動的機遇，而社會運動無論表面上的理論色彩如何，只要是脫離共產黨組織系統控制的，就具有民主的意韻，就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瓦解專制權力秩序的社會效應，而這種效應自然隱喻著反抗專制政治的天性。

這時，袁紅冰的注意力被坐在對面牆邊的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男子吸引了。不知為什麼，袁紅冰覺得，在所有的人中，只有這位中年男子的眼睛才配他直視。

中年男子健壯的軀體端坐在椅子上，猶如一塊蹲踞在懸崖邊上的峭立的岩石；他的頭顱給人以堅實感，黝黑的皮膚下隱隱凝結著暗紫色，就像熄滅了的落日的色彩；厚實的嘴唇和寬闊的鼻子使他敏銳的神情中呈現出猛虎的氣質；他的眼睛由於一種灼熱剛毅的意志感，而顯得比他的實際年紀年輕得多，而且似乎永遠不會衰老。從那雙眼睛裏，袁紅冰領略到了自己摯愛的遼闊荒野的神韻，領略

到了屬於勇敢男兒的生命的真實，雖然那真實感彷彿布滿了雷電般的傷痕，但卻仍然倔強地保持著雄烈的野性之美——那是一雙只有在燦爛的火焰中淨化過的目光中才可以與之長久對視的眼睛。

那個中年漢子緩緩轉動健壯的脖頸，如同尋找什麼似的，巡視著會議室裏人們的面容。當他看到袁紅冰時，當他們的目光猛然相撞時，中年漢子的脖頸停止了轉動。袁紅冰的神情變得極為肅穆了，他的眼睛裏閃爍起略帶瘋狂意味的冷峻而堅硬的絢麗感——英雄男兒之間的對視不能不是冷峻的、堅硬的。

世界彷彿突然寂靜了，周圍的所有存在都消失了，而時間宛似大片蒼白的雪花無聲地飄落。茫茫的雪原上，只有袁紅冰和那位中年漢子在深紅的沉默中互相對視著。他們像是兩隻孤獨的猛獸，以峻峭的激情，沉醉地欣賞彼此的雄性之美。袁紅冰的美是銳利的、敏感的，猶如蒙古馬刀長弧形的秀麗的刀體，像是被豔紅的雷電纏繞著的銀幹的白楊樹；中年漢子的美是凝重的、深沉的，如同凝結在古老岩石中的紫色的火焰，宛似凍結在千年夜色中的落日之夢。

青銅色的溫情從生命深遠處的天際浩蕩地湧向袁紅冰急跳的心，他感到他的命運從此將不再荒涼、寂寞，因為另一個同樣雄烈的足音將會永遠伴隨他行進在險峻的峰脊上。他的目光仍然具有被酷日曬裂的岩石的風格，而他灼熱的心已經沐浴在殷紅的淚海中。

會議結束時，袁紅冰和中年漢子不約而同地站起來，穿過混亂的人群向對方走去，就像是兩個峭立的波濤在接近。

「我叫柴治國。」那個中年漢子對袁紅冰說。他從厚實的胸膛裏發出的聲音有一種深沉的迴響。

「我叫袁紅冰。」袁紅冰簡短地回應著。他的聲音很冷峻，不知為什麼，他不願意把自己心靈的激動呈現為熱烈的語調。

「噢——，黎月向我談到過你。請你明天下午到我的家裏來舉杯共飲。」柴治國發出了邀請，他黝黑的面容很嚴肅，彷彿他請袁紅冰去不是喝酒，而是做某種具有神聖意味的事情。袁紅冰注視著柴

治國的眼睛，用最少的詞句表明了他的意思：「我去。」

柴治國把家庭住址留給袁紅冰後，離開了會議室。黎月把袁紅冰拉到一張沙發旁坐下，問：「我們準備成立『呼和浩特市工人促進批林批孔運動委員會』，進駐內蒙古總工會。你是否參加？」

「我當然可以參加。」袁紅冰沒有任何猶豫，接著他又問：「爲什麼進駐工會？爲什麼不進駐內蒙古黨委——那才是狗官的要害部門。」

「正因爲是要害部門，我們才要避開——進駐黨委可能會使北京最高當局都無法容忍而立刻鎮壓。」黎月顯然由於袁紅冰同意加入這次活動而感到很高興，他語調興奮地向袁紅冰介紹道：「工會就不同了，共產黨從來沒有把官辦工會當做一回事。我們進駐工會，不會使當官的太受刺激。」

袁紅冰迅速地思索了片刻，他覺得黎月的話是對的。因爲，由專制政治官辦的工會不過起著狗和遮羞布的雙重作用——一方面工會是協助共產黨官僚集團監督工人思想動態的狗，另一方面又是擋在共產黨官僚集團統治的獨裁雞巴前的一塊顯示「民主」的破布，所以，進駐工會不會觸動當局最敏感的神經，同時，從前一段發動知識青年「反走後門」運動中，袁紅冰也體會到，要想使社會活動持續發展下去，就必須有一個公開的、固定的地點供聯繫之用，而成立「工人促進批林批孔委員會」並進駐內蒙古總工會，正可以滿足這種要求。

「進駐總工會，這個絕妙的主意是老柴——就是剛才邀請你明天去喝酒的那個人，提出來的……。」黎月繼續說。從他談到柴治國的崇敬的語調中，袁紅冰感到，柴治國才是這批人的靈魂。然後，黎月又介紹了柴治國的一些基本情況。

柴治國幼年時期是一個流浪兒，十二歲加入了共產黨的軍隊，十五歲就隨部隊參加了韓戰，由於作戰勇敢，十六歲被任命爲軍長的警衛排長，並成爲共產黨員。五十年代中期，從軍隊轉業後，來

到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工作。五九年，由於公開散布對毛澤東倡導的「大煉鋼鐵」運動不滿的言論，說「大煉鋼鐵」是「勞民傷財，愚蠢至極」，而被當局按上了「右傾」分子、「小彭德懷」的罪名，並受到了放逐到西部煤礦，進行勞動改造的懲罰。在狹窄、黑暗的礦井中挖了三年煤後，柴治國又回到了公安局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在前幾年的「清查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政治迫害中，柴治國因為同一些蒙古人關係密切，被定為「內人黨」的嫌疑犯，遭到了酷刑的折磨，他的右耳的耳膜也在受刑時被打穿了。清查「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血腥暴行結束之後，柴治國才又恢復了工作的權利。現在，他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經濟系統保衛處的處長。

儘管柴治國是一個警察官員這件事，給袁紅冰對他的印象蒙上了一層陰影——在袁紅冰的心目中，警察都是詭詐兇殘的智商低下者。但是，第二天下午，他還是按照約定的時間來到柴治國家中。

由於柴治國長期遭受政治迫害，而且剛剛恢復工作不久，所以，他還沒有來得及享受到共產黨處長級官員的待遇。袁紅冰在一個平民區擁擠的古舊的土坯房群落中間，找到了柴治國的住所。柴治國的家只有一個十多平方米的房間。房間裏，一張土炕占據了一半的空間，除了靠牆擺著一個油漆剝落、樣式古舊的大木櫃之外，幾乎再也沒有可以稱之為家具的東西。袁紅冰走進去時，只有柴治國一個人在家裏。他的老婆因為臨產而住進了醫院，一個不到十歲的小女兒也被他送到親戚家去過春節了。

「沒有人打擾我們——我們要進行一次重要的談話。」柴治國這樣對袁紅冰說。他們隔著一張矮桌，盤膝相向端坐在土炕上。一個盛滿煮熟的羊肉的大瓷盆擺在矮桌中間，每個人面前各有一瓶瀘洲老窖和一個碩大的高腳鐵杯。

柴治國把滿溢著藍白色烈酒的鐵杯舉到和目光平行的地方，袁紅冰也隨之舉起了酒杯。柴治國膚色黝黑的手指是短粗的，像一根根鐵棍；袁紅冰的手指細長，但骨節粗大。不過，他們的手指都極

其有力地握著酒杯，彷彿要把那鐵質的高腳杯握碎。柴治國厚實的嘴唇間迸出一個堅硬的「請」字，袁紅冰則狂放地說：「好——英雄之飲，就應當用鐵杯盛烈酒！」

他們同時猛然高高揚起頭顱，杯中的烈酒猶如閃爍著火焰的激流湧入他們的胸膛。放下酒杯後，柴治國的面容變成了晚霞瀾漫的天空般的深紫色。他健壯的軀體稍稍向前傾去，沉聲說：「請告訴我，你為什麼要從事政治活動——我希望聽到真話，我們的關係應該起步於真實。」

袁紅冰緊閉著銳利的嘴唇，對一個警察官員說出真實的思想是一件艱難的事。然而，在向柴治國的眼睛注視了片刻之後，袁紅冰立刻用毫不含糊的、果斷的語調說：「因為，專制政治是中國人一切痛苦的根源，專制政治每天都在醜化生命，都在製造虛假的生活——我要摧毀專制政治，讓中國人生活在真實中，沐浴在民主政治的春風中！」

柴治國的面容上忽然現出凜冽寒風的情調，問：「你怎麼敢向我，一個當官的警察，說這種話？」

「我相信你的目光——你的目光裏有不會生鏽的真實。」袁紅冰用鐵石撞擊般的聲音回答：「如果我看錯了人，我就把自己的眼睛挖出來，扔進垃圾堆！」

「你希望從我這裏得到什麼幫助？」柴治國的聲音變得嚴厲。

「我不是為尋求幫助而來。」袁紅冰高傲地挺直了身體，逼視著柴治國，說：「我是在尋找另一顆富於俠義精神的心；另一顆高貴、勇敢、美麗的心！」

在無聲燃燒的猩紅火焰似的沉默中，柴治國堅硬的眼睛裏驟然迸濺起一簇簇紫羅蘭花色的光波，緊接著，他發出悲喜交集的、猛獸吼嘯一樣的長歎。那時，外面低垂的灰藍色陰雲間，正有天鵝羽毛般純白的巨大雪片，靜靜地向大地飄落，而為慶賀春節燃放的爆竹聲，時時在那飛雪飄落的寂靜中震盪起燦爛的歡悅。

「我從小就是一個以乞討爲生、四處流浪的孤兒，長大了，我的心還是孤獨地在人世間漂泊；我苦苦尋找真實的人的情感，找了幾十年。今天，我終於找到了！哈哈，我不再是孤兒啦——我有了一個好兄弟啦！」柴治國忽然狂態畢露地大笑起來，彷彿是一隻雄虎在向太陽狂笑。

在柴治國的笑聲中，灼熱的土炕使袁紅冰覺得自己似乎坐在凝結的金色陽光之上，他的生命被日球之火從深處燒灼成血紅的岩石。於是他以放縱不羈的情態仰起頭顱，猶如高空的長風般放聲狂笑起來，並宛似吟頌詩篇一樣，說：「響徹這古老大地的爆竹，爲我們的結識而燃放，這漫天的飛雪只爲我們兩個人而飄落，茫茫的宇宙中只有我們兩個人的存在——讓我們爲此而縱情狂飲吧！」

在一天一夜中，袁紅冰和柴治國一直沒有停止狂飲。他們被烈酒點燃的目光時時剛毅地互相碰撞著，熾烈地互相纏繞著，像是在用雷電和火焰的神韻撫摸著對方因長久的孤獨而乾裂的靈魂；他們的身軀在沉醉中狂放地搖盪，袁紅冰如同迎風醉舞的白鶴，柴治國宛似蹲踞在激流上的雄獅；他們的話題猶如長上了狂風般自由的翅膀，時而在宇宙的最深邃之處飛翔；時而在生命意義的落日上棲息；時而爲中國古俠義之士高貴的人格和真實如火焰的情感而激動地衝上萬里雲空；時而爲中國人的苦難在悲歎中低徊。

袁紅冰發現，柴治國雖然從未受過正規教育，但是，他的靈魂中不僅伸展著豐饒的生活經驗的深厚土壤，而且具有超群的對知識的敏感和銳利的理解力。也許正因爲沒有戴上過正規教育的羈絆，他的思想經常顯示出炫目的個性。

他們徹夜長談之後，又繼之以狂歌。袁紅冰從皮靴的長筒中抽出蒙古短刀，晶光流蕩的刀鋒在鐵杯上敲擊出冷峻、熾烈的節奏，聲音悲愴而荒涼地唱起荆軻刺秦王前，好友高漸離送給他的那支古曲：「風蕭蕭呵，易水寒；壯士一去呵，不復還……。」

滾滾的淚水像融化的雪水河的激流，從袁紅冰青銅色的眼睛裏

洶湧而出。當他那彷彿能令寒光閃閃的鋒刃都變成殷紅的、激越而凜冽的歌聲，在為古代英雄流淌的淚水中消失之後，柴治國開始唱起一支俄羅斯民歌。

「茫茫的大草原，路途多遙遠，一位馬車伕，就要死去了……車伕掙扎起，拜託同路人，請給我妻子，捎去訣別的話……。」蒼茫的傷感和沉醉的悲哀覆蓋在柴治國燧石般黝黑的面容間，他被烈酒燒壞的嗓子裏飄出的歌聲低沉而嘶啞，但卻震顫著富於男子氣概的渾厚、深長的情韻。那歌聲將歌曲的意境猶如一幅鐵板畫似的刻在蒼穹中。從柴治國的歌聲裏，袁紅冰聽到了一個雄烈而孤獨的靈魂對人間真情的渴望。在那一瞬間，袁紅冰又一次以猛獸的自信，確認了他的英雄人格的哲理對生命本體的理解：「情感才是生命的本體——本能和理性都沒有資格成為生命的標誌，只有高貴雄性的審美激情才配做生命的本體之王！」

第二天傍晚，柴治國的女兒從親戚家回來了。她叫小牛，橢圓形、清秀的臉上，有一雙烏黑而又顯得憂鬱的大眼睛，她帶著理解的神情望著沉醉的父親和客人，有些蒼茫的臉上露出了同她的年齡不相稱的、成熟的微笑。從談話中袁紅冰已經知道，這個女孩是柴治國和他的前妻收養的棄嬰。

「那是那年冬天最冷的日子，我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個嬰兒裹著破布，被放在垃圾堆旁。哎——，當時颳著『白毛風』，好像天空都在哭嚎。我把嬰兒抱起來，她凍得臉都青了，也不會哭了。可是她眼睛還活著，她瞪著我，顯得很嚴肅。後來，我把嬰兒抱回家，交給我的前妻……我的那個妻子是個好女人，又溫柔、又善良。她看到我抱回個娃娃可高興了。她給這個娃娃起了個名字，就小牛，她說，要讓娃娃長出牛角來抵抗命運，因為，這是個苦命的娃娃……小牛懂事後，對她也可依戀啦。三年前，她得肺結核死啦，死的那天，吐了那麼多血，把牆都染紅了。小牛像傻了一樣，呆呆地坐在那兒，看著牆上的血……從那之後，小牛的臉就變白

啦，眼睛裏也有了憂愁。現在，我不敢看小牛的眼睛，看到她的眼睛裏的憂愁，我就想起我前妻的血。那時，我正被當做『內人黨』的嫌疑人受審查，沒注意到她的病惡化了，她爲了不讓我擔心，也沒有告訴我……要是早點兒去治病，去住院，她也不會死——醫生本來要她住院，可她爲了照顧我和小牛，沒聽醫生的勸告……。」——這些話是昨夜柴治國對袁紅冰講的。

此時，小牛那憂鬱的黑眼睛，那蒼白面容上成熟的理解的微笑，都使袁紅冰不忍長久地注視。他心神黯然地移開面容，而目光下意識地落在柴治國的手上。想到這雙巨大的、厚實的手掌曾在一個酷寒的冬日，從垃圾裏輕輕捧起一個枯葉般的女嬰，袁紅冰不禁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衝動——一定要讓這雙男子漢的手，成爲他小說中的一縷詩意。

又過了一天，袁紅冰和柴治國從狂醉的酣睡中醒來之後，開始商討面臨的政治局勢。現實的問題使他們的神情變得嚴肅而冷峻了。柴治國黝黑的面容冷峻得如同布滿鐵青色寒霜的沉沉夜色；袁紅冰略顯蒼白的面容冷峻得宛似凍裂的藍天下的冰峰。

柴治國首先說：「老毛頭搞『批林批孔』運動是藉死人打擊活人——周恩來，我們要反其道而行之，只批死人，不批活人。老毛頭玩弄了一輩子別人，我們也要玩弄玩弄他。我們成立『工人進駐內蒙古總工會促進批林批孔委員會』，目的不是替老毛頭這隻虎作佯鬼，而是要以合法的形式聚集一批社會力量。一旦官僚爭權鬥爭激化到無法有效控制社會的程度，我們就可以使這批社會力量迅速轉化爲推進民主的基礎。」

「可是，不能大範圍內宣講民主、人權意識，就無法使我們的社會運動形成精神的凝聚力。我們的努力很可能死於這種困境——我們的原則很可能死於策略。這是我最近一直思考的問題。我想，爲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的政治活動應當分爲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利用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口號進行公開的大規模社會性活動，另一個

層次則是秘密的——以民主、人權理念為精神原則在小範圍內聚集一個堅硬的集群。以秘密層次的活動做為公開活動的靈魂，以公開活動做為秘密活動的軀幹和肢體。」袁紅冰講出他剛形成的想法。

「原則上我同意你的這個觀點，不過，秘密集群現在還不能具有明確的政黨形式。因為，秘密政黨只要活動，就很快會被發現——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經濟系統效率極低，設備落後，可是，它的秘密警察系統卻效率極高，而且進口了許多現代化的偵察設備。所以，組建秘密政黨，無異於把頭伸到火爐中去。我們不應當幹那種蠢事。即使是聚集沒有政黨形式的秘密集群，也要對成員提出極端嚴苛的人格要求，理由在於，這種集群將面對長時期的、險惡的政治環境，沒有高貴的人格，沒有勇士的意志，根本無法承受如此巨大、長久的精神壓力——時間可以讓太陽都變老呵。」柴治國的語調漸漸凝重了，猶如岩石踏在冰層上的腳步聲：「我們不能不慎重地邁出每一步。共產黨官僚集團有五百萬軍隊，有幾千萬官僚和嚴密的組織系統，他們掌握著絕對的權力和整個國家的財富，而在專制政治的精神壓制下，中國民衆的思想比生活更貧困，無數人已經習慣於以奴性求生存。可我們有什麼？除了真理和一顆不願意虛假的心，我們一無所有。噢——，你要知道，我們是在石板上播種民主的種子。這既是我們的悲哀，也是我們的榮耀。」

柴治國的話在暗紫色的悲愴中結束了。袁紅冰的目光像俯視凍裂大地的寒星一樣閃爍著，而暴風雪則在他心中呼嘯：「即使是鐵板，也要用意志之犁在上面劃出犁溝；即使殷紅的血將在冰冷的歷史上凝成鐵鏽，也要用灼熱的鏽跡顯示對自由的嚮往！」

春節假期過後不久，在柴治國家裏召開了一次組建「呼和浩特市工人進駐內蒙古總工會『批林批孔』委員會」的小型會議。出席會議的共有七人，除了柴治國、黎月和袁紅冰之外，剩下的四個人分別來自菸草廠、鐵路局、園林處和鍋爐廠。受他們不同程度影響

的工人約有數百人。由於事先已經進行過充分的交流，大家很快就同意由他們發起成立「工促委員會」，並進行了分工：柴治國負責全面協調；黎月主持聯絡部；袁紅冰擔任宣傳部和行動部部長；菸草廠的代表提供後勤保障，其餘的人也都分派了具體工作。會議商定，在下一週末上午十時，由黎月、袁紅冰和呂克新率領工人進駐內蒙古總工會。

開會過程中，袁紅冰幾乎沒有發言。他沉默地坐在後面一些的地方，銳利的目光彷彿要穿透什麼似的，注視在會議參加者的面容上，判斷誰配成爲他準備組建的秘密集群的成員。最後，只有那個來自鍋爐廠的名叫呂克新的工人，還使他較爲滿意。

呂克新大約二十五、六歲，眼睛裏的神情顯得很執著，沉靜的面容上裸露著誠實、穩重的氣質。只是他的額頭比較狹窄，有一種陰沉的壓抑感，彷彿把他的執著和誠實限制在了一定範圍內，這使袁紅冰感到有些遺憾。

內蒙古總工會辦公大樓位於市內最大商場的南側，前面是一條繁忙的街道。預定進駐總工會的那天，只有袁紅冰和范逸夫率領的二十多名郊區工廠的工人於上午十點準時來到工會大樓門前的石階下。五分鐘之後，黎月和呂克新也趕到了，可是，其他工廠的工人卻遲遲沒有出現。直到十一時左右，別的工廠的工人才抱著逛商場時採購的布料或者準備送給老婆的頭巾等物品，陸續聚集過來。由於等待的焦灼，袁紅冰線條銳利的面容猶如罩上了一層寒霜，在他的逼視下，遲到的工人顯得有些尷尬。

「你們膽怯了嗎？」袁紅冰冷峻地問。

「膽怯？不——，」一個年輕的工人咧開嘴，露出馬匹似的黃牙齒，笑了一下，粗聲說：「只要你敢剝下皇帝女兒的褲子，我就敢爬上她的肚皮！」

望著那位年輕工人坦率的愚蠢的笑容，袁紅冰情不自禁地既想親切地拍打一下他的臉，同時又想在他那黃色的大門牙上猛擊一

拳。袁紅冰的目光從那位年輕工人的笑容上移開之後，突然震顫起來，變得熾烈了，他用果決的、炫目的聲音說：「我宣布，進駐總工會的行動開始——跟我衝！」

袁紅冰迅速地轉身，像一隻撲擊的獵豹，一步數級地躍上總工會大樓門前的石階。他身後，一百多名工人如同跟在頭馬後面的馬群，發出興奮的嘶叫，衝進了總工會大樓。工人們在袁紅冰的帶領下，像捲裹著雪屑的寒風，直接闖進位於三樓的總工會內的共產黨委員會的辦公室。總工會主席，一個枯瘦的老頭拚命把身體縮進高背皮椅中，臉上那種共產黨官員特有的專橫的神情破碎為顫動的驚恐，一隻手本能地伸向前面，彷彿要擋住迎面潑來的一盆尿水。

這時，黎月擠到人群前面，舉起一張幾乎把臉完全擋住的稿紙，開始向總工會主席宣讀由他起草的進駐內蒙古總工會的聲明。他的聲音宏亮而傲慢，瘦弱矮小的身體挺得像一張強弓——他的整個形象酷似一位戰勝國的使臣，在得意洋洋地向戰敗者的皇帝宣讀受降書。袁紅冰緊閉的、薄薄的唇邊浮現出興致盎然的笑意，他覺得，黎月此時的模樣可愛極了。

聲明宣讀完畢，總工會主席卻仍然如同得了軟骨病般癱在椅子裏，茫然地眨動著眼睛。顯然，驚慌失措使他根本沒有弄清這件突然發生的事情意味著什麼。袁紅冰的目光從眼角輕蔑地斜視向這個身居高位的、無能的「狗官」，竭力用安撫受驚嚇的小女孩般溫柔的語調說：「別害怕，你還可以繼續當你的官，還可以繼續坐在這個辦公室裏——我們並不要奪你的權，我們只是進駐總工會。現在，需要你確定一些房間供我們使用。」

「好，好……不過……可以，可以……。」總工會主席似乎清醒了一些，但嘴裏卻像老年癡呆症患者似地發出不連貫的含混聲音，然後，他聲音顫抖地命令秘書按照工人們的要求去做。秘書面容上凍結著冷漠的敵意，給工人們撥出一個會議室和三間辦公室。

袁紅冰主持的宣傳部和行動部占用了一間辦公室。這兩個由郊

區各工廠的部分工人和袁紅冰以前結識的一些知識青年流浪漢為基本力量組成的部門，立刻生氣勃勃、高效率地運轉起來。當天下午下班之前，他們就用同「呼和浩特市工人進駐內蒙古總工會促進批林批孔委員會」有關的大標語、傳單、大字報，覆蓋了市區所有繁華街道旁的牆壁。菸草廠工人的後勤保障也十分出色，紙張、墨汁、油印機都是他們提供的，貼大標語和大字報的黏合劑，則是菸草廠製造捲菸使用的「泡花鹼」。

繁星晶瑩閃爍的夜幕降臨之後，大批工人和社會上的政治活躍人士開始不斷湧入總工會大樓，探詢情況。柴治國和黎月等人在會議室裏接待一批批來訪者，袁紅冰則來到電訊大樓，起草了一份工人進駐總工會的通電，發往內蒙古各地的盟市一級的工會，以期造成更廣泛的影響。

第二天，菸草廠工人派出一輛駕駛室頂上安放著兩個高音喇叭的卡車，做為宣傳車供袁紅冰使用。宣傳車緩緩地從鬧市區駛過，坐在駕駛室裏的一個年輕女工那頗富女性魅力的悅耳的聲音，通過高音大喇叭，將工人進駐總工會的消息播灑在明麗而清凌的冬日陽光中。袁紅冰佇立在宣傳車的車廂上，望著擁擠在街道旁圍觀的人群。從人們那興奮而又有些茫然地期待著什麼的目光中，袁紅冰感到他的宣傳發生了一定的效果——至少他已經使人們開始期待了，儘管那期待有些茫然；至少他已經使這個幾十萬人口的城市的心跳急速地跳盪起來，雖然，那脈搏是跳盪在一種朦朧的激動中。傍晚，袁紅冰回到總工會大樓後，又得到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另外有幾個被排擠出權力體系的原「造反派」人士，帶領十幾名受他們影響的工人，進駐了官辦的呼和浩特市總工會。

這天深夜，「工促委員會」的主要領導者召開了進駐總工會後的第一次內部會議。只有柴治國要照顧恰巧在當天生產的妻子而沒有出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袁紅冰同黎月第一次發生了尖銳的思想衝突。衝突的焦點在於，袁紅冰提出，應當把宣傳的範圍盡快由

敦促內蒙古當局開展批林批孔運動，轉為對工人權利保障和改善工廠勞動條件的呼籲，而黎月則堅決反對這樣做。

「現在，工人是出於對我們這些人的人格的信任和對於起自民間運動的本能的好感而聚集起來的——有哪個人真正會對狗屁『批林批孔』感興趣——但是，目前的這種凝聚力勢必難以持久，因為，它既同人們的精神追求無關，又與人們切身利益無關，如果不盡快提出工人權利保障問題，我們周圍的人很快就會作鳥獸散，對此你考慮過嗎？」袁紅冰語調尖銳地問，他的目光比他的語調更銳利地逼視著黎月。

「你不要太理想主義，不要指望現在能解決重大的社會弊病。我們進駐總工會已經是極其膽大妄為的行動了，如果宣傳的半徑超出最高當局發動的『批林批孔』的範圍，涉及到工人權利這個極端敏感而當局一定不會容忍的問題，我們將面臨無法承受的危險——這是同我們幾個人生死相關的問題！」黎月的語氣很激烈，不自禁地顫抖著，顯然他十分擔心袁紅冰這個桀驁不馴的傢伙會自行其是。

「我只關心運動的生死。」袁紅冰冰冷地說，面容上呈現出青銅色的倦意。黎月像是一個馴獸員面對著突然野性勃發的猛獸一樣，露出了乞求、慌亂和無可奈何混亂地交織在一起的神情，彷彿求愛似地把手捂在胸口，竭力使自己的聲音像小鳥的羽毛般柔軟，說：「你千萬不要任性，那樣會毀了大家。我們只能給自己設定一個現實的目標，那就是通過給當局施加壓力，使我們中的一些人進入權力體系，其他的事，包括工人權利保障，都是屬於明天的政治話題。」

「難道他就是爲了自己當官才進行政治活動嗎？！」這個思想突然擊中了袁紅冰敏感的神經，他逼視著黎月的眼睛變得冷酷了，而且有一種陰沉的野性。然而，一回憶起昨天黎月向總工會主席宣讀進駐總工會宣言時那生動的模樣，袁紅冰立刻又極力試圖擺脫那個想法，因為，他不願意把黎月的形象從此埋葬在陰影中，他覺得，如果不得不那樣做了，他的心會爲黎月而疼的。

由於參加會議的六個領導者中，只有呂克新明確支持袁紅冰的觀點，爲了免於分裂，袁紅冰表示，他將服從集體的決定。

兩天之後的上午，黎月匆匆來到總工會袁紅冰的辦公室，顯出難以抑制的興奮，在房間裏來回快步踱著，似乎急不可待地想要超越時間，同時，他激動地說：「今天下午三點，市委書記劉玉柱要代表內蒙古黨委接見我們……當官的終於受不了，他們終於不得不打破傲慢的沉默了……開會的時候，我們要多去一些人。因爲，進駐呼市工會的那一小撮人也要參加接見，他們一定想利用我們的聲勢，提出他們自己的要求……。」

袁紅冰同意參加這次接見。他並不是想見市委書記，對於此類事情他毫無興趣，他只是想看一看黎月在當官面前的表現，以準確判定他的靈魂。因爲，黎月此時的興奮給他一種感覺——黎月就像是以乞討爲生的無賴漢意外拾到一個大錢包一樣。

接見的地點在共產黨呼和浩特市委員會辦公大樓頂層一間舖著紅地毯的會議室裏。市委書記劉玉柱是一個面容清臙、白髮如雪的老人，一雙慈祥的眼睛裏似乎落滿了時間的風塵。他顯得十分疲倦地坐在長條形會議桌一端的沙發中，被接見者則圍坐在會議桌的四周。會議開始後，黎月和那幾個帶頭進駐呼和浩特市工會的、被排擠出權力體系的「造反派」，立刻爭先恐後地發言。他們無禮而氣惱地互相打斷對方的話，脖頸如同被無形的手拉長了般傾向劉玉柱，他們發言的主題並不是進駐工會的行動，而是極力論證把他們排除在權力體系之外是不公正的。「不平則鳴，平則不鳴！」黎月鏗鏘有力地說出這句話，用以強烈暗示，只要給他某種官位，他就可以讓市內動盪的局勢平靜下來。

劉玉柱眼簾低垂，似乎就要睡著了，而他面容上那種倦怠的神情，也變得越來越冷漠。但是，黎月和那幾個「造反派」卻以更加急切的情態，使身體傾向劉玉柱。袁紅冰坐在角落裏，沉默地注視著會議室裏人們的神情。他覺得，黎月和那幾個「造反派」人士猶

如一群心懷叵測地做出種種媚態，在一位富有而又冷漠的老處女前爭寵的求愛者。幾乎要作嘔的厭惡感使袁紅冰不願意繼續同這些人坐在一起。於是，他站起來向會議室外走去。當他走近門邊時，聽到劉玉柱聲調敏感地問：「那是誰？他爲什麼走了？」接著，他又聽到黎月帶著苦笑的聲音：「噢——，那是我們『工促委員會』的宣傳部長——他可能要到廁所去方便方便。」

袁紅冰在門邊停下，緩緩向後轉過挺直的脖頸，並對黎月投向他的焦灼不安的目光露出了溫柔的微笑。然而，在黎月的眼睛剛剛顯得輕鬆一些的瞬間，袁紅冰的微笑驟然變得無情而冰冷了，彷彿是寒光閃爍的刀鋒在笑，然後，他以玩世不恭的語氣，清晰地說：「你猜對了——我要到一個比這裏更乾淨的地方去，那可能就是廁所了。」說完，袁紅冰便在人群難堪的沉默中離開了會議室。

回到總工會大樓後，袁紅冰走到自己那間辦公室外面的陽台上，並把通向房間的門鎖好，一個人佇立在鋼藍色的寒風裏。天空似乎就要發出冰冷的破碎聲被凍裂了，而袁紅冰卻仍然敞開羊皮衣的胸襟，彷彿要讓他的思想裸露在刺骨的寒意中。

「對權力的愛戀使人渺小、醜陋，愛戀自由的生命才能高貴、美麗，可是，中國人什麼時候才能把驕傲的背影留給權力，使熱戀的目光飄落在自由的高山之上；什麼時候才能將自由視爲絕對價值……是的，艱難之處在於，我只能向寒風裸露出對自由的癡情，而不能向人們講述自由的華美。而權力則可以隨時脫下褲子，炫耀世俗利益的屁股，誘惑人們心中物性的私欲……。」袁紅冰的思緒像灰白的雪霧，無聲地瀰漫開來，直到冰封的海洋般深藍的天空中呈現出紫苜蓿花色的晚霞。

晚飯時間剛剛過去不久，黎月找到了袁紅冰。他的神情舉止沮喪而又煩亂。顯然，某種愠怒使他忘卻了袁紅冰下午提前離開會議室所產生的不快。

「看來，這些當官的還不會輕易屈服——劉玉柱不肯明確同意我

提出的要求……壓力還不夠，還需要用老虎鉗狠狠夾一下當官的雞巴……我建議，明天到內蒙古黨委大院前去示威……。」黎月用好像老婆和別人私奔了似的氣憤語氣說。

儘管袁紅冰已經確認，黎月靈魂最深處隱藏著的是對權力的渴望，而不是對民主政治的追求，他也意識到黎月是要利用「工促委員會」的活動做爲向當局討價的籌碼，以達到爲自己獲取權力的目的，但他還是立刻同意了黎月的建議。由於宣傳部和行動部都由袁紅冰主持，所以，他和黎月商定，他負責明天的示威活動的指揮。

「現在我就去再通知一些工人參加明天的活動……不過，明天的宣傳最多只能說到『內蒙古當權者中可能有林彪死黨』的程度爲止——目的是嚇唬一下當官的。你千萬不要做過激的宣傳，尤其不要提出什麼工人權利保障問題。否則，就把事情搞砸了……。」黎月離開之前，反覆這樣告誡道，彷彿是袁紅冰沒有一絲表情的沉默，使他對自己語言表達的清晰性完全喪失了信心。

黎月離開後，袁紅冰迅速地思考了片刻，一個決定似乎比時間更迅捷地形成了一一「明天要占領內蒙古賓館！」

內蒙古賓館是一個被高大的圍牆環繞起來的警衛森嚴的園林式建築群。「文化大革命」以前，這裏專門用來接待北京共產黨中央的高級官員和來訪的外國貴賓，現在，內蒙古黨委書記兼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尤太忠將軍就在這所豪華賓館裏住宿、辦公。袁紅冰認爲，占領內蒙古賓館必將激怒當局，從而可以一舉粉碎黎月等人利用這次運動爲個人謀取權力的企圖。

當天夜裏，袁紅冰召集包括范逸夫在內的十幾名他的堅定支持者，開了一次秘密會議。袁紅冰用最簡明的語言說出了自己的決定，由於沒有任何人對這個決定提出異議，所以，會議很快就結束了。人們匆匆離開總工會大樓，隱入寒冷的夜色，分別去動員他們熟悉的工人，參加明天的行動。

第二天上午九時，一輛後面跟著數百名工人的宣傳車離開總工

會大樓，向共產黨內蒙古委員會大院方向駛去。宣傳車緩緩穿過鬧市區時，圍觀的人群中不斷有人像被磁石吸引的鐵砂，加入宣傳車後面的工人的隊伍。宣傳車在內蒙古黨委大院門前只停留了十幾分鐘，就按照袁紅冰的命令原路返回，並在博物館前的十字路口，向南駛上了兩旁聳立著銀幹白楊樹、通向內蒙古賓館的街道。

內蒙古賓館塗著炫目的銀灰色油漆的寬闊鐵柵門被關閉起來，近百名身穿草綠色軍裝的士兵排成嚴整的方陣，堵在鐵柵門後面。宣傳車的車頭緊抵在鐵柵門上，停下了，工人和士兵在鐵柵門兩邊對峙著。女播音員開始通過宣傳車上的大喇叭不斷地呼喊起袁紅冰臨時擬定的口號：「我們以人民的名義命令你們退開，把屬於人民的地方還給人民！」、「士兵弟兄們，站到人民一邊來，不要給當官的賣命！」、「為人民打開鐵門，人民將獻給你鮮花！」

雖然女播音員富於激情的清亮而高亢的呼喊在士兵呆板、冷漠的眼睛上劃出了道道明麗的傷痕，可是，士兵的方陣依然如同為古代帝王殉葬的兵馬俑一樣僵立著。袁紅冰站在宣傳車頂部回顧了一眼，他看到，數千名圍觀者已經把道路堵塞了，賓館對面呼和浩特第二中學的圍牆上，有大批中學生陸續跳出，並向賓館鐵柵門前湧來。袁紅冰意識到，只要打開鐵柵門，這些圍觀者和學生就會隨著工人一起衝進去，那一百餘名士兵根本不足以阻止洶湧的人流。

「關鍵在於打開鐵柵門！」袁紅冰緊閉著薄薄的嘴唇想。這時，他忽然發現了一輛由於湧動的人群而被迫停在路邊的、前面帶有巨大石碾的壓路車。他幾乎沒有進行思索就躍下宣傳車，擠過人群來到壓路車旁。然後，袁紅冰一言不發地將司機從壓路車上拉下來，跳上駕駛座並啓動發動機，向賓館鐵柵門旁的圍牆開去。

就在壓路車前的石碾將要撞擊到圍牆的時候，范逸夫神情激奮地奔過來，對袁紅冰說：「不必這麼費事——我已經察看過了，鐵柵門的門框是套在水泥門柱上的兩根短鐵棍上，上面沒有螺絲。只要多找些人一起用力，就可以把門舉起來！」

范逸夫的話使袁紅冰冷峻的眼睛裏掠過一道青銅色的光亮，他迅速躍下壓路車，召集了二十幾位身體結實的年輕工人排列在鐵柵門前。等工人們都俯下身軀，握住鐵柵門下端時，袁紅冰以炫目的聲音發出了一聲短促的口令：「起！」

兩扇鎖在一起約六米長的鐵柵門，宛似一隻屁股猛然被火炭燙傷的兔子，高高躍了起來，並向裏傾倒在士兵的方陣上。在這突如其來的襲擊下，士兵的隊形潰散了，宣傳車幾乎是在人群的推擁下緩緩駛進賓館大門。女播音員的呼喊聲被狂喜的激情撕碎了，而破碎之處迸濺起燦爛的浪花。幾個勇敢的士兵撲到車輪下，想用身體阻止宣傳車的前進，但是他們立刻被工人拉住足踝，拖向一邊。

袁紅冰躍上宣傳車，準備指揮工人盡快擺脫同士兵的糾纏，包圍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尤太忠將軍的住所——賓館的四號小樓。就在偶然向身後回顧的瞬間，袁紅冰的面容突然凍結在格外冷峻而堅硬的神情中。越過湧動的人群，他看到，街道對面第二中學圍牆外，一位體態風流妖冶的少女正以依戀的情韻，將後背緊靠在一棵白楊樹閃爍著銀灰色光澤的筆挺樹幹上；少女蒼白的面容彷彿是低垂雲層下的杳無人跡的雪原，寂寞的神情令人想起白雪覆蓋的曠野的地平線；少女被冬日的陽光照亮的眼睛則呈現出燦爛的荒涼感。袁紅冰認出了，那位從遠處向他深深凝注的少女，是他久別的、初戀的情人——吳唯唯。

袁紅冰的目光像受傷的鋒刃一樣銳利地悸動起來，他覺得，動盪人群的喧囂聲，瞬間之內消失在藍白色的遼遠的寧靜中，而他所從事的政治活動也忽然顯得極其不重要，茫茫的天空間，只有吳唯唯眼睛裏那燦爛的荒涼情調，離他的生命是那樣近，近得似乎就是他的靈魂的意境。自從通過招工回到城裏後，袁紅冰一直沒有找過吳唯唯，而且，他好像下意識地想要忘卻她，就如同緊攥住危險命運的堅硬的心，想要忘卻會令其軟弱的豔麗的柔情。然而此刻，袁紅冰卻發現，那縷柔情似乎比他高傲的心更堅硬。

宣傳車駛向四號小樓的過程中，一位賓館的電工帶來一個消息——尤太忠已經由他的秘書陪著，從四號樓的後窗跳出去，逃走了。這個消息使袁紅冰放棄了包圍四號樓的決定，並帶領工人們占據了一個被稱為「東大廳」的宮殿般豪華的會客廳。會客廳裏鋪著墨綠色厚實柔軟的地毯；十幾米高的天花板上凸現富於東方華貴情調的花草浮雕；高大的玻璃窗前，紫色的天鵝絨窗簾像古代美女的長裙般垂掛下來；牆壁間的花蕾形壁燈飄灑出溫暖的淡金色光波。

身穿布滿污跡的羊皮衣的工人們，宛似一群忽然走進華麗夢境的、窮苦的流浪漢，以茫然而僵硬的步態，在厚厚的地毯上輕輕移動著，彷彿怕過重的腳步會將夢境踏破似的。一個中年工人神色嚴肅地慢慢抬起手臂，用粗糙變形的手指在光滑的天鵝絨窗簾上小心翼翼地撫摸了一下，然後，發出傷感的歎息，喃喃地說：「怪不得人們都玩了命地爭奪權力——原來當了官就可以住在仙境裏……。」

另一個年輕的工人，突然使自己重重地摔在黑色皮革的高背沙發裏，不斷地顫動著身體，顯得又嫉妒又苦悶地咒罵了一句：「他媽的，這沙發比我老婆的屁股還有彈性！」

這時，范逸夫緊張地走進「東大廳」，告訴袁紅冰，留在賓館大門處的工人同試圖把大門重新關上的士兵發生了衝突，不少圍觀的群眾已經開始退出賓館大門。顯然爲了掩飾緊張的情緒，范逸夫說出一句玩笑話：「他們是想關起門來打我們這群闖進來的野狗！」

袁紅冰意識到，如果讓士兵把門關起來，衝進賓館的幾百名工人的處境將十分險惡。於是，他要范逸夫通知司機，把宣傳車開過去，停在大門口，以暫時阻止士兵們重新關閉大門的企圖。然後，他又把幾個最受他信任的支持者找到角落裏，交給他們一疊傳單，要他們立即迅速地貼到市內繁華的街道上去。傳單的內容是：「內蒙古賓館已經屬於人民，請市民們都來遊覽——賓館後湖的雪景美極了！」這幾十分傳單是昨天晚上袁紅冰一個人秘密用左手寫成的，他之所以用左手寫，是爲了使當局將來無法通過筆跡查找到這

些肯定要被視為「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的傳單的作者。

那幾個支持者離開之後，袁紅冰來到賓館的入口處。他看到宣傳車停在大門中間，近百名工人圍在宣傳車四周，而士兵們在一個軍官的指揮下，試圖將工人推擠開以接近宣傳車，剛才隨工人湧進賓館的圍觀者大部分都退到了大門外。從圍觀者的目光可以看出他們的心在為工人急跳，可他們的腳卻只敢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只有幾個興奮的神情中閃爍著生命野性的第二中學的女學生主動爬上宣傳車，替換聲音已經嘶啞的女播音員，生機盎然地呼喊口號。

袁紅冰迅速地向那幾位女中學生瞥視了一眼，卻沒有找到吳唯唯。他在蒼茫的失落感中沉默了片刻之後，便大步走到那個進行指揮的年輕軍官身旁，並從側面用胳膊兇猛地勒住了他的脖頸。接著，袁紅冰毫不停頓地拖著軍官，大步走到門邊一排修剪整齊的墨綠色榆樹牆後面，把軍官按倒在地上，然後，他一隻腳踏在軍官的脊背上，很快就將軍官的包括內褲在內的下身的衣飾全部剝光了。那個軍官雙手垂在胯間，像拉屎似地蹲在榆樹牆下。袁紅冰向激怒而羞慚地瞪視著自己的軍官，露出玩世不恭的笑意，輕聲說：「有本事你就挺著雞巴站起來指揮。」

士兵們仍然圍在衛護宣傳車的工人外邊，不過，由於失去了指揮，他們推擠的動作明顯地變得無力了。袁紅冰感到，局面暫時可以穩定下來。然而，兩個多小時之後，又有一大批士兵趕來增援。工人們很快被擠散了，幾十名軍人擁擠在宣傳車前，用身體推動宣傳車緩緩從門邊退開。袁紅冰迅猛地從旁邊衝向士兵，矯健地高高躍起，他的腳步在士兵密集的頭顱和肩膀上踏過，接近了宣傳車。他從窗口鑽進駕駛室，推開司機，掛上低速檔，然後，把油門的腳踏板一踩到底，宣傳車彷彿要破碎似地劇烈地震顫起來，發出暴怒的吼聲，緩慢但卻堅韌地把士兵重新推回到門邊。

時間又在雙方緊張的對峙中艱難地過了一個多小時。突然，賓館門邊的圍觀者像是被某種不可抗拒的力量衝擊著，身不由己地向

前方湧來。意外的驚喜使范逸夫宛似國外豪華酒店門前的侍者般恭敬地彎下腰身，伸出手臂，對湧進賓館的人們，做出彬彬有禮的、邀請的姿態。在洶湧的人流中，士兵們的隊形如同濃綠色的泡沫一樣散開了。

袁紅冰走出駕駛室，來到宣傳車的車廂上，越過賓館的圍牆向外面望去。他從未見過的密集人群，使賓館前的寬闊街道變得猶如春潮氾濫的河床。袁紅冰估計，可能是近四個小時前他讓人貼出的那分傳單發揮了作用。

那天下午直到傍晚，大約有十幾萬市民湧入以前屬於禁地的內蒙古賓館，以驚歎的目光欣賞裏面的園林，甚至有幾位走起路來顫巍巍的小腳老婆婆，也扶著小孫女的肩頭前來遊覽。整個下午，袁紅冰都佇立在宣傳車的頂部，默默地撫摸著自己心中那片翠綠的欣喜，他為能給普通人乾枯的生命帶來盛大節日般的氣息而欣喜。

在嫣紅的晚霞如同少女深情的親吻，將鋼藍色的天際染上豔麗色調的時分，一位老人消瘦、清臚的身影在湧動的人群走進袁紅冰的視野。老人高高仰起的、長髮灰白的頭顱像是覆蓋著千年冰雪的沉寂的哲理。他正是那位被當局放逐的哲人，王慎失先生。

袁紅冰從宣傳車上跳下來，在賓館大門邊迎著王慎失。這位哲人枯槁、蒼老的面容上，忽然露出頑皮兒童似的笑容，優雅地對袁紅冰說：「我是應你們貼的傳單的邀請，來觀賞賓館後湖的雪景——在美麗的景致中產生的哲理，一定會有魅力迷人的智慧。」

袁紅冰沒有說話，但是，他冷峻的目光似乎被老人生動的微笑感染著，變得溫暖了。在他們走向賓館後湖的路上，老人的聲音裏飄盪起蒼涼的歡悅，說：「我很久沒有這樣輕鬆過了。今天，即使對牆壁講述我的無政府主義，也可以讓聲音宏亮一些了。因為你們的行動，當局顯然已經沒有精力監視我了。……不過，你一定要多多保重——你有一段時間沒來看望我了，你不在的時候，我只能向牆壁講述我的無政府主義……。」

袁紅冰以深厚、潔白的積雪般的沉默回答了老人。他們無言地漫步在結冰的湖面上，任思緒飄向哲理的深邃處。一個小時後，當袁紅冰送老人離開賓館時，凋殘的晚霞已消逝在呼嘯的夜風中。

袁紅冰回到了「東大廳」。一百多名工人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現出沉迷的神態，體驗著身體下面高級地毯的柔軟。這使得豪華的會客廳看起來像一個流民收容站。在會客廳中，袁紅冰發現了不久前聞訊趕來的黎月和柴治國。

「你怎麼能這樣幹！你把我的計劃徹底毀壞了！你搞的這個行動等於把尤太忠的老婆強姦了，當官的怎麼還會同我們談判！」黎月衝到袁紅冰面前，氣急敗壞地說：「幸虧你公開的宣傳還沒有太過分，你還沒有提出什麼工人權利保障問題。否則尤太忠只派一個排全副武裝的士兵，就可以把我們全部消滅——你難道不懂得我們是踏著一條深淵上的鋼絲在行走，稍一失足就會粉身碎骨……。」

袁紅冰凝結在峻峭、冰冷的沉默中。黎月憤怒的聲音像撞擊到堅硬懸崖上的風，很快破碎了，變為無可奈何的抽泣似的歎息。

自從走進「東大廳」後，袁紅冰一直避免正視柴治國。他意識到，同柴治國之間剛剛開始但卻令他沉醉的友誼是否能夠繼續下去，就要看柴治國對占據內蒙古賓館這件事如何反應了。

袁紅冰終於將格外嚴肅的目光轉向柴治國，在短暫的對視之後，柴治國的眼睛猶如突然破裂的冰凍的晴空閃爍起來，緊接著，袁紅冰聽到了柴治國雷聲一樣滾動的笑聲，而在笑聲終結之處，響起了情態粗豪、興致盎然的話語聲：「聽說你把尤太忠這個手握重兵的將軍，嚇得跳窗戶逃跑了，就為這個，我們也該大醉一場！」

望著柴治國頗具男子氣概的面容上那純真的興奮，袁紅冰不禁仰起頭顱，發出了狂放不羈的極富感染力的長笑。黎月似乎被袁紅冰的笑聲誘惑著，也乾澀地笑了幾聲，然而，他立刻又發覺不應該笑，於是，他以一個愠怒的神情，抹去了使他的面容動人的笑意，轉身走開了。

「不過，對黎月的要求不能太嚴苛——『水至清則無魚』。在中國人中，像黎月這樣還能同我們一起做一些事情的人並不多，所以，要寬容他們意識中那些骯髒的東西。否則，我們將更孤單。」柴治國語調凝重地對袁紅冰說。

「好吧，老柴，你是對的。」袁紅冰突然疲倦地說：「這裏的事情就交給你處理了——無論如何，黎月已經無法再利用這次運動做爲向當局謀取官位的籌碼了。」

深夜，袁紅冰一個人走出了賓館的大門。從北方陰山山脈間颯颯吹來的寒風像一個寂寞的靈魂發出的悲號，在空蕩蕩的街道上橫掃而過。袁紅冰極力把身體向前傾去，迎著彷彿要把他像一縷雪塵一樣捲走的狂風，向家中走去。他忽然想起，除了昨天夜裏在總工會大樓那間辦公室的木椅假寐了兩個小時之外，他已經有三十六個小時沒有休息了，而且，今天他也沒有時間吃任何食物。

在突然襲來的疲倦中，袁紅冰的腳步變得沉重而僵硬，胃部由於饑餓產生的痙攣使他的身體本能地如同衰朽的老人般佝僂下去。儘管空曠的街道上杳無人跡；儘管暗藍的夜色遮蓋了他的身影，可是，他卻又隨即倔強地挺直了腰身，並用力咬住嘴唇，忍受著胃部抽搐的劇痛。因爲，他保持白楊樹般英挺的身姿不是爲了給人看的，甚至不是爲了讓金色的日球欣賞，而只是要對生命的美感負責，只是要對他靈魂中那縷般紅如獸血的審美激情負責。

袁紅冰胃部的疼痛越來越銳利了，像是要把他挺直的軀體從腰際斬斷，他的眼睛顫抖得宛似就要墜落的寒星。爲了忍受疼痛，他薄薄的嘴唇已經被堅實的牙齒咬破了。就在這一刻，不知爲什麼，袁紅冰驀然感到了一陣孤獨，茫茫的宇宙間，彷彿只有悲號的寒風，會在冬日的長夜裏撫慰他那被冰冷的孤獨感凍裂的雄性之心。他不禁深深呼吸著從咬破的唇邊飄起的血腥氣，似乎想讓那濃烈的血腥氣爲他心中荒涼的孤獨增添幾許豔麗的色調，增添幾分屬於殷紅虛無的詩意。

第十四章

「每個傍晚，我都背倚著樓角，向寬闊、深長的街道盡頭遙望，遙望那深紅的雲海。在長久的遙望中，我目光中的柔情已經枯萎了。我祈盼能有一個目光如雷電的英雄男兒，騎在黑豹一樣的烈馬上，從雲海中間向我奔來。他深黑的披風會像雄鷹的長翅在狂風中擺動，他會把我擄上馬背，帶我到遼遠的異鄉，哪怕那是沒有綠洲的沙漠；哪怕那是沒有春色的雪原；哪怕那是沒有人煙的荒野——野蠻人呵，你既然奪去了我的心，爲什麼卻不能把我的命運帶離沉悶枯燥的生活！快些把我搶走吧，我的野蠻人呵，徒然的渴望使我的靈魂乾裂了，使我的心凋殘了。」——這是吳唯唯寫給袁紅冰的一封信中的語言。信是由妹妹在他領工人闖進內蒙古賓館的第二天傍晚帶來的。

袁紅冰家隔壁的一位編輯調離了內蒙古日報社，袁紅冰此時就一個人住在這位編輯空出的房間裏。在以後的幾天中，爲了避免同黎月發生衝突，袁紅冰沒有去賓館和總工會大樓，一直把自己關在住宅中，重新繼續他的寫作。

這是一個大約十二平方米的小房間，裏面只有一張床、一個舊桌子、一把木椅，青磚鋪成的地面布滿了醉漢一樣躺倒的酒瓶和煙蒂，被褥和穿髒的衣服凌亂地堆放在床上，已經變成灰黑色的舊窗

簾總是遮在凝結著厚厚冰霜的玻璃窗前。

那幾天，天空中鬱結著濃厚的雲層。冬日結束之前的陰雲深灰的色調中隱約滲出幾許藍紫色，給人一種初春的蝴蝶花的情韻。白得有些發藍的雪片從低垂的雲層間無聲地向冰凍的大地飄落。

房間中的一個鐵爐爐膛裏猩紅的火炭和桌子上的一盞檯燈淡金色的光波，使狹窄的空間凝重地飄盪起寧靜的暖意。袁紅冰坐在桌前，於沉思中不斷仰起頭顱將酒瓶中的烈酒傾倒進嘴唇間。當被烈酒燒灼的靈感猝然令他的心悸動起來時，他英俊的身姿就像被雷電劈倒的白楊樹般急速地向前傾去，在筆記本上狂熱地書寫起來。寫作中，他銳利的嘴唇猶如正要撕裂獵物脖頸的雄豹，以瘋狂而冷酷的情態露出雪白的牙齒；隨著在熾烈的節律中跳盪的心而震顫的手臂，使他的字跡宛似火焰的狂風在岩石的荒野上燒灼出的痕跡。

每次寫作的衝動之後，袁紅冰都覺得，他的血似乎流盡了，他的野性勃勃的生命乾裂了，他的激情變成了堅硬的灰燼。那種時刻，他疲倦的目光會像荒涼的詩意，飄落在桌前牆壁間的一片白樺樹的殷紅枯葉上。這片釘在牆壁上的枯葉是房間裏唯一的裝飾品。袁紅冰喜愛野花和夏日的綠意，但他更迷戀枯萎中呈現出火焰之魂的殷紅落葉。怒放的野花和濃豔的綠意雖然生機盎然，可是，紅葉卻好像使人能夠用灼熱的手指觸摸到生命蒼茫的邊緣，因為，從枯紅的葉片中，袁紅冰體味到了某種生命的絕對價值，體味到了美麗的凋殘的哲理——在凋殘的宿命之上顯示生命悲愴而高傲的華美——那是瞬間的生命用堅硬的血凝成的、永不枯萎的華美；那是高於生命並刻在死亡上的英雄魂魄之美。

通過數年的寫作，袁紅冰此時已經積累了近百萬字的手稿。其中一部分內容是「英雄人格」或者叫做「激情本體論」的哲理，而絕大部分則是小說的初稿。不過，他並不是按照情節邏輯發展的順序進行小說創作的。他寫出的是一個個最令他激動的情節，儘管這些情節表現出共同的情感背景，但卻缺乏完整的命運感。這是因為

袁紅冰意識到，爲了使小說形成完整的命運感，他還需要生活，還需要時間，還需要使他情感的根鬚更深地扎入人類靈魂之中。所以，他並不急於追求完整，而只關注於從心中採擷情節的珍珠，以便將來他能以完整命運感的金鏈，把這些珍珠連成一串值得佩帶在深紅落日脖頸上的項鏈。

第三天，袁紅冰正像往常一樣在雪夜的寂靜中寫作時，忽然被遠處隱約傳來的一縷腳步聲驚動了。那腳步聲輕微得如同雪花飄落的聲響，可是，他卻覺得，那步履是踏在他的靈魂中。袁紅冰的面容驟然變得蒼白了，白得如同冰層上的月光。他聽到，那踏過積雪發出寂寞「沙、沙」聲的腳步，在他房間的門外停下了。於是，他艱難地從桌前站起來，沉默地向門邊凝視著。

房門被推開了，吳唯唯的身影飄散著冰雪的清新氣息，走進來。她低垂下面容，以敏感的動作輕輕關好門，然後轉身無力地靠在門邊的牆壁上，緩慢地抬起了目光。不知爲什麼，也許是爲了在朦朧中同他的情人相見，袁紅冰下意識地關掉了檯燈。在突然沉降的陰影中，吳唯唯的面容如同白樺林中的暮霧一樣模糊，可是，袁紅冰卻又覺得，她那幽暗閃爍的眼睛離他的心是那樣近。

「你出現時像沛然而降的急雨，把我的心都打疼了；你離去的時候，又像鐵鏈也鎖不住的長風，使我的心都變空了——這是爲什麼！」少女哀怨的目光問。

「因爲我選擇了一條艱險的命運之路，一條很可能成爲苦役犯的道路。所以，我不敢摟抱你，我怕那路上的荊棘會刺傷你秀麗的赤足。」袁紅冰裂開青銅色傷痕的眼睛回答。

「噢，你不是英雄嗎？難道英雄也會膽怯，也會軟弱……呵，我不該這樣說。我這樣說只是爲了刺痛你高傲的心，因爲，你的激情給我留下了太多的痛苦……我愛你，也許正是由於你選擇了屬於勇敢男兒的命運之路。噢，我愛你——別離開我，沒有了你，我的眼睛就會變成被陽光遺棄的漫漫長夜，我的嘴唇就會忘卻嫣紅的微

笑！」吳唯唯忽然流蕩起盈盈光波的眼睛忘情地說。

「是的，英雄也有膽怯的時候，也有軟弱的時候——他只怕艱險的命運會使情人的心破碎，他只為少女美麗的深情而軟弱……。」袁紅冰紛亂的目光回答，他空曠的眼睛深處彷彿有一群受驚的灰藍的野鴿飛起。

他們長久地無言地互相注視著，最後，吳唯唯發出一聲灰色羽毛般的輕柔的歎息，走到鐵爐旁坐下了。袁紅冰仍然沒有說話，他不願意打破那被靈魂的氣息染成淡紫色的豔麗的沉默。又過了許久，袁紅冰才拿起桌上的筆記本，藉著爐膛裏飄出的猩紅的火光，開始為吳唯唯誦讀他剛剛寫完的小說中的一章。這章描寫的是一位眼睛裏閃耀著金色陽光神韻的蒙古少女色斯娜，被行刑隊處決的情形，色斯娜是由於刺殺一個在清查「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運動中屠殺她的同胞的官員，而成為死囚犯的。

袁紅冰誦讀的聲音如同被晚霞燒成深紅的岩石在陡峭峰脊上邁出沉鬱的舞步，那舞步似乎渴望著狂風和雷電為他奏起響徹蒼穹的節律。然而，當他讀完後，卻只有蒼白的寂靜伴隨他的聲音一起沉落。袁紅冰忽然感到，他的生命變得空蕩蕩的，彷彿連靈魂都被蒼白的寂靜埋葬了。莫名的恐懼使他暗淡的目光沉重地垂落在筆記本的字跡間，不敢抬起。

這是他第一次向人讀他的小說，他一直確信，用鮮血迸濺的激情寫出的小說總有一天會在冷漠、墮落的塵世中，激起對於生命之美的熾烈嚮往。可是，此刻他卻只聽到了無邊的寂靜，只有灰白的雪片無聲地飄落在那寂靜中。

「難道中國人的心已經無可挽回地死於陰沉的物性了嗎？難道他們已經永遠喪失了被美和激情感動的能力了嗎？難道，吳唯唯眼睛裏的詩意也是一個謊言嗎？」袁紅冰內心的這聲嘶噪被凍結在冰冷的絕望中。

袁紅冰終於艱難地抬起了安放在陡峭脖頸上的頭顱，他準備以

悲愴的高傲直視塵世冷酷的沉默——對他創造的詩意的沉默。但是，當看到吳唯唯的面容時，袁紅冰那布滿血鏽的鎧甲似的眼睛裏突然迸裂開一道狂喜的劍痕。他發現，滾滾的淚水正在吳唯唯蒼白的面頰上橫流，爐膛的火光將那淚水映成了殷紅色，如同落日中湧出的血。

少女殷紅的淚水，每一滴都飄落進袁紅冰生命的最深處，迸濺成永遠不會消失的、情韻妖嬈的血霧。袁紅冰的手臂突然像高空的長風般狂烈地纏繞住了吳唯唯的身體，而他猶如刀劍在岩石上劈出的裂縫一樣銳利的嘴唇，忘情地親吻少女沐浴在淚水中的秀美的面頰。他覺得，少女淚水的味道有些苦澀，但又有一種豔麗的風情，就像是山野間那紫色野果的汁液般令人沉醉。就在這種感覺中，袁紅冰寫作的全部艱辛，都於瞬間消融為浩蕩而蒼茫的、豔麗的傷感，消融為又苦又甜的疲倦的歡悅。

冬日的痕跡還殘留在暗夜的寒風中，還殘留在城市建築物陰影下的積雪上，而白天淡藍色的陽光裏，已經飄散出初春的暖意。「工促委員會」也像冬日的殘跡一樣失去了寒冷的生命力。

一個月之前，經過黎月多方奔走，當局同意派出內蒙古黨委秘書長聽取「呼和浩特市工人進駐內蒙古總工會促進批林批孔委員會」的意見，而「工促委員會」則以撤出內蒙古賓館做為回報。這件事過去不久，以整肅周恩來勢力為目標的「批林批孔」運動就像老頭的雞巴一樣，在最初硬邦邦地挺直了一會兒之後，便很快變得疲軟了。這顯然是因為年老體衰的毛澤東已經沒有足夠的精力像整垮劉少奇、林彪那樣，再徹底擊敗周恩來。

由於共產黨官僚集團內部權力鬥爭處於沉悶的僵持狀態，整個中國社會的政治局勢也陷入死氣沉沉的氣氛中，再加上「工促委員會」沒有提出關於工人權利保障的政治課題，原來聚集在「工促委員會」周圍的工人如同蜂王死去的蜂群，都逐漸離去了。最後，甚

至「工促委員會」的七個領導集團成員中，也有兩個人自動退出。爲了解決面臨的困境，「工促委員會」領導集團剩下的五個人，柴治國、黎月、袁紅冰、呂克新和那位菸草廠的代表，在他們占據的總工會大樓的一間辦公室裏，開了一次秘密會議。

「當官的已經知道我們是孤家寡人了，據說，他們準備派軍隊把我們從工會大樓裏驅逐出去——當官的又要狂起來了，這幾天又處決了一批政治犯，那就是嚇唬我們的。看來，我們只好在當局動作之前撤出總工會，那樣總比被趕出去好。」黎月臉色蒼白，語調沮喪地說。但是，他那蒼白的沮喪並不顯得驚慌，卻給人一種悲涼的寧靜感。這使袁紅冰有些感動，因爲，無論如何，黎月還能夠平靜地面對失敗，以及失敗所隱含的危險——他還算是一條漢子。

「我們從來就沒有指望這次活動能夠獲得勝利。在中國追求民主、自由，就必須準備在長時間內迎接一系列失敗，甚至終生都要有這種準備。關鍵在於如何做到『善敗者不亡』。這是我們今天應當考慮的問題。」柴治國黝黑的面容上仍然保持著猛虎的自信，聲音沉穩地說，語氣中有一種彷彿驚濤駭浪也無法撼動的意志的神韻。

袁紅冰迅速地思考了一下，低聲地，但卻極其清晰地說：「『虛則實之』，我們要以某種方式製造一種假象，使狗官們以爲我們仍然十分強大，並準備進行新的攻擊性行動。然後，我們再宣布撤出總工會，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退卻才能保持尊嚴感，而且不至於陷於政治上的過分被動。」

一直十分沉悶的呂克新，此時立刻表示支持袁紅冰的意見。過去的一段時間中，袁紅冰已經同呂克新進行了多次深層次思想交流。儘管呂克新狹窄的額頭常令袁紅冰感到朦朧的不安，但他還是相信了呂克新臉上坦誠的、穩重的神情。

這次秘密會議結束時，五位參加者商定，由他們自己在夜裏把大標語貼滿全城，大標語的內容要嚴格限制在共產黨政治允許的範圍內，但每一個標語後面都必須用醒目的紅墨汁標出「工促委員會」

的字樣。等這些大標語產生了預期的虛張聲勢的社會效應之後，再突然宣布撤出內蒙古總工會。

當天傍晚，颳起了那個冬天最後一場捲裹著雪屑的凜冽寒風，街上的行人很早就被寒風逼回家中。當他們五個人拉起一輛裝著兩個盛滿泡花鹼的鐵桶和幾大捆白紙的木板車，離開總工會大樓時，凍結在朦朧的冰藍色路燈燈光中的街道上，只有一縷縷飛旋的雪塵如同灰白的鬼魂，發出淒厲刺耳的喧囂聲掠過。

「現在恐怕這個城市裏所有的人都躺在熱炕頭上，摟著老婆睡覺呢。只有我們幾個人在做沒有報酬的苦工——我們是不是一群大傻瓜？」黎月忽然停下腳步，自嘲地說。其餘的人幾乎都被黎月的問題吸引了，他們停下來，興致盎然地、嘲弄地互相注視著。他們在寒意澈骨的疾風中顫抖的嘴唇，已經變成了青紫色，不由自主地流出的鼻涕凍結在鬍鬚上，像一串串掛在屋簷下的冰凌。突然，他們彷彿因自己的狼狽像而欣喜欲狂似的，不約而同迸發出肆無忌憚的、粗豪的大笑。

「我們是大傻瓜！我們不當聰明人，我們就愛做大傻瓜！」柴治國在狂笑中像頑童一樣興奮地呼喊起來，他用棉手套蘸上泡花鹼，踏著尖嘯的風聲的節律，以「快四步」的舞步，舞向街道旁的建築，並將浸濕手套的泡花鹼塗在牆壁上。等到其他人把大幅白紙在牆壁間貼好之後，袁紅冰雙手握住筆桿有一米多長的巨型毛筆，用戰刀劈斬般的動作，在白紙上劃出一道道狂歌醉舞似的墨跡。

從初夜到凌晨，他們五個人在橫貫市區的兩條主要街道上貼出了幾百條巨幅標語。在黎明前酷寒的黑暗中，他們邁著被凍僵的蹣跚步履，精疲力竭地向總工會大樓走去。陰沉、漆黑的天空像是生鏽的鐵鑄成的，沉重地壓在城市上面，呈現在高壓水銀燈慘白燈光中的沒有人跡的街道，如同一條寒冷而荒涼的命運之路，隨著發出尖利、寂寞的呼嘯的雪塵向前伸展，最後，被遠處的黑暗吞噬了。

一陣想要看到某種灼熱的、燦爛的東西的衝動，使袁紅冰把木

板車上剩下的紙揉成一大團，點燃了。貼著地面掠過的疾風立刻把紙團吹向前去，那彷彿隨時都會被風撕碎的金紅色火焰瘋狂地飛舞起來，猶如流浪漢心中悲苦的歡悅。他們幾個人沉重的步履忽然都停下了，默默地望著那團沿空曠的街道狂舞而去的火焰。片刻之後，火焰驟然熄滅了，而他們的眼睛變得比堅硬的死亡更加嚴肅、冷峻，似乎只有以這樣的眼神才能注視那團火焰熄滅之處的黑暗，而那幾雙眼睛裏似乎都雕刻著一個悲愴的沉思——「我的生命終將像那團火焰一樣熄滅，甚至不能在冷酷、漆黑的夜空中燒灼出一縷紫色的痕跡。」

第二天上午，袁紅冰最後一次履行做為「工促委員會」宣傳部長的職責——他在鬧市區的人群中散布了一條流言：「『工促委員會』近日內要發動萬名工人進駐內蒙古黨委。」這個傳言和看起來需要大批人員才能完成的幾百條標語，使當局誤以為「工促委員會」在工人中還有巨大的影響力。於是，當權者取消了派軍隊將「工促委員會」驅逐出總工會的計劃，並驚慌不安地商討應付可能出現的新的動盪局勢的措施。

然而，又過了一天，當一個為當局打探消息的「告密者」來到總工會大樓時，他卻看到原來「工促委員會」占據的那幾間辦公室的門都緊閉著，一個簡短的公告貼在其中一間辦公室的門上。公告中得意洋洋而又大言不慚地寫道：「『工促委員會』已經完成了神聖的歷史使命，從即日起解散，並光榮地撤出內蒙古總工會。」——這個通告是產生於袁紅冰的手筆。

一九七五年春天的杏花還像往常一樣潔白，初夏的白楊樹的樹冠，也還像往年一樣翠綠，可是，政治局勢卻如同毛澤東這個衰朽老人的步履般呆板而僵硬，使人隱隱感到某種巨大死亡的臨近。不過，吳唯唯經常在繁星璀璨的夜色裏，像一片散發出野花幽香的美麗陰影，飄然而至，使袁紅冰沉醉在濃豔的生命感中。

工作之餘，袁紅冰用大量的時間繼續他的哲學和文學創作，另外，他經常同柴治國、王慎失和呂克新進行思想交流。這段時間中，袁紅冰周圍還聚集了一群年輕人，他們自然形成了半秘密狀態的定期聚會的慣例，在一起討論民主、自由、人權觀念，以及中國的前途和現實政治弊病。

「我們來做一件可能上斷頭台的事——你敢不敢？」這是初夏的一個下午，柴治國在他的家中以嚴峻的語氣向袁紅冰提出的問題。

「這個世界上只有我不願意做的事，沒有我不敢做的事。」袁紅冰顯出素常的狂放的神態，驕傲地回答。隨後，通過柴治國的敘述，袁紅冰知道了這樣一件事：一個名叫范東生的人，原來是從北京到內蒙古農村落戶的知識青年。兩年前，他通過招工進入呼和浩特市農機廠，當了一名工人。他的父親范長江，是共產黨新華通訊社的創始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也受到了整肅。最近，范東生和外地一些朋友相互之間的通信被秘密警察系統繳獲了。這些信件中，相當一部分內容是抨擊現實共產黨政治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已經決定對范東生立案偵查，並將在後天突擊搜查范東生的住所。而柴治國就是這個案子的專案偵查組的組長。

「他們在信裏不僅把江青這個老妖婆罵了個狗血噴頭，而且，范東生還寫出了一個觀點——『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完全脫離人民群眾的官僚集團』。這是一個還在進行深刻思想的人，所以，我決定要救他。爲了救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必須通知他，他的住所將要受到搜查。因爲，根據繳獲的信件判斷，他平常一定寫過不少政治方面的筆記，這些筆記如果被搜出來，就不得不逮捕他。那樣，他就只有死路一條了。假如搜查沒有找到什麼新的證據，我就有餘地進行活動，說服其他辦案人，暫時不對他實施逮捕，把案子拖下去。」柴治國停了一下，繼續說：「現在，需要你立刻去通知他。不過，這樣做的危險在於，范東生可能不相信你，甚至可能把你去找他這件事主動向公安局告密。不過，我已經想好了，如果他那樣

做，我就不顧一切，先斃了他！」柴治國說出最後一句話時的聲音極其冷酷。

彷彿是由於呼吸到了危險的清新氣息，袁紅冰的鼻翼興奮地翕動起來，一種略帶瘋狂意味的沉迷的神情，使他的眼睛變得格外明亮了。他的聲音如同驟然湧起的銀色雪霧在陽光中閃爍了一下，簡短地說：「我去！」不過，還有一句沒有向柴治國說出來的話，在袁紅冰峭立的心頭掠過：「如果發現范東生有告密的企圖，不必你動手，我會先殺了他——我要用胸膛迎接最銳利的危險。」

離開柴治國家後，袁紅冰的理性便毫無情感色彩地、冷靜地高速運轉起來。他估計范東生可能已經處於監視之中，爲了在這種情況下順利找到范東生，袁紅冰設想了種種力求精確的、複雜的方案，可是，每一種方案都不能讓他完全滿意。最後，他決定採用一種最簡單的，甚至很粗糙的方式，來做這件事。

第二天下班後，袁紅冰騎自行車駛向市區南緣的農機廠。在農機廠門前他停下來。儘管初夏的氣溫已經很高了，袁紅冰還是戴了一個連漂亮的頤鬚都遮住的大口罩，然後，推著自行車向前走去。由於是進晚餐的時候，農機廠的院子裏沒有一個人影，只有傳達室敞開的窗口，露出一個正在用鋁質飯盒吃飯的上了年紀的守門人的臉。守門人黃褐色的眼睛呆板得近乎死氣沉沉，找不到一絲老人應有的寧靜和慈祥，而由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鑄造出的陰鬱的警覺性，卻像冰針一樣在那雙眼睛上閃爍著。

袁紅冰推開傳達室的門，迎著坐在桌子前的守門人充滿懷疑、冷漠和敵意的目光，走過去。他把五十多元錢扔在桌子上——那是剛發給他的一個月的工資——語調冰冷地說：「這些錢是你的。告訴我范東生住在什麼地方。」說完，他把雙臂抱在胸前，俯視著守門人，同時，他的右手伸進懷裏，握住掛在工裝裏面左肋間的蒙古短刀的刀柄。

守門人吃驚地、困惑地瞪視著袁紅冰被巨大的口罩遮住的面

容，呆呆地坐在木椅上，而他屁股下的椅子在他身體的顫抖中發出「咯吱、咯吱」的呻吟聲。過了好一會兒，他枯瘦的手臂本能地緩緩伸向電話機，可是，他的目光卻貪戀地落在桌邊的那疊鈔票上。終於，守門人的手按在了電話機上，但卻遲遲沒有舉起話筒，而袁紅冰握在刀柄上的右手突然變得堅硬了。

時間如同醜陋、肥胖的毛蟲遲鈍地蠕動著，守門人死蛇似的手臂無力地從電話機上滑落下來，緊貼在桌面上，怯懦地慢慢伸向鈔票。當烏黑的手指觸到鈔票的瞬間，守門人突然以飛鳥一樣迅捷的動作攫住鈔票，並飛快地將攥成拳頭的手深深地插進衣袋，而他黃褐色的眼睛裏那冰針般閃爍的警覺性，彷彿融化在朦朧溫暖的尿跡中了。袁紅冰被口罩遮住的唇角露出輕蔑的微笑，他知道，在這個守門人狹窄的靈魂裏，金錢的誘惑戰勝了對專制政治的忠誠。爲此袁紅冰感到一陣輕鬆和歡悅，不過，那輕鬆是灰暗的；那歡悅有一種污穢感。

「他住在大門對面北邊那排宿舍的第六個房子裏。」守門人被菸草熏成青紫色的、爆起灰白皮屑的嘴唇，幾乎難以察覺地蠕動著說。雖然他的聲音低得彷彿是螞蟻在說話，但是，袁紅冰仍然聽清了他說出的每一個字。袁紅冰慢慢退到傳達室門邊，忽然又停住腳步，將蒙古短刀寒光逼人的刀體從懷裏抽出一段，對守門人說：「記住，把今天的這件事忘掉，不要對任何人講。否則，我下次就不給你錢，而要給你刀了——用刀把你的舌頭割掉。」袁紅冰的聲音顯得懶洋洋的，甚至有些溫情脈脈的意味，然而，就連乾枯的木頭都感覺到，那聲音裏飄盪著濃烈的血腥氣。

按照守門人說出的方向，袁紅冰走到那排單身工人宿舍前。這時，一個房門打開了，一位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出現在門邊。他身材細長，穿著一件洗得很乾淨的工裝，臉上的神情顯出有些憔悴的平靜，被知識淨化過的眼睛給人以靈魂的真實和純淨感。袁紅冰立刻直覺到，這個人就是他要找的對象。

袁紅冰稍稍眯細了眼睛，尖銳地向那個青年注視了一瞬，迅速地想：「看樣子，他不會成爲一個告密者。」然後，他似乎漫不經心地問：「你是范東生嗎？」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後，他又簡短地說了一句：「請你跟我來。」

農機廠門外伸展開一片在溫暖的初夏之風中起伏的遼闊麥田。袁紅冰推著自行車，沿田壟向麥地中走了一段後，坐下來，他的目光隨湧向天際的麥浪飄向遠方，落日的餘暉正使綠意濃豔的麥浪上流蕩起金紅色的明麗光波。跟在後面的范東生走到他旁邊，也坐下了。袁紅冰把目光緩緩轉回來，爲了不使范東生過分震驚，他盡量用冷靜的語調，迅速而清晰地說：「你和朋友的一些通信被公安局查獲了，你外地的有些朋友已經被逮捕。明天，警察就要來搜查你的宿舍。你要立即把你的政治性文字全部毀掉，或者妥善地藏好。另外，明天審訊時，你要說那幾封通信是你喝醉酒以後寫的，而且無論如何不能承認你想推翻現在的官僚統治——我們會設法救你的。只要你按照我說的去做，你獲救的可能性就很大。」

在袁紅冰說話過程中，范東生微微垂下頭顱，沉默著，他那被斜射的陽光照亮的眼睛裏呈現出複雜的動盪感，使袁紅冰一時無法準確判定他的情緒。突然，范東生的身體急速向前傾來，並伸出雙手緊緊抓住袁紅冰的左臂。

「他是想抓住我去告發嗎？」在這個思想驟然閃爍起來的同時，袁紅冰的眼睛立刻變得異常冷酷，他的右手迅速伸進懷裏，握住了蒙古短刀的刀柄。然而，他卻聽到了范東生由於灼熱的激動而有些顫抖的聲音：「感謝你！」

袁紅冰爲自己在剛才的瞬間對范東生的誤解感到一陣慚愧。他沒有再說什麼，只是用手的緊握，向范東生表示堅定的支持，然後，便迅速離去了。他知道，如果再待下去，他一定會情不自禁地撕下蒙在面容上的口罩。

第二天傍晚，袁紅冰來到柴治國家中。柴治國告訴他，對范東

生宿舍的搜查一無所獲，所以把范東生帶到公安局審訊了幾個小時釋放了。審訊時范東生稍微有些慌亂，但基本上還算鎮靜。

「是我親自審訊他的。和我一塊兒參加審訊的另一個人，是我思想上的朋友——我的槍已經頂上了火兒，如果范東生說出你找過他的事，我立刻就把他的腦袋擊碎，再給他安一個攻擊審訊者的罪名。不過，他什麼也沒有說。看來，我們沒有救錯人！」柴治國愉快地說，興奮的笑意使他覆蓋著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嚴的黝黑面容，似乎比藍天更加晴朗。袁紅冰直視著柴治國的眼睛，忽然想起了昨天同范東生談話時，那片湧向天際的綠意濃豔的麥地，想起了在麥浪上起伏的金紅色陽光。他覺得，那片生機盎然的麥田，那浩蕩地湧向深紅落日的麥浪，此時就在柴治國的眼睛裏搖盪。

當天夜裏，袁紅冰回到住所後，想要開始寫作。可是，一種很少體驗過的深沉、遼遠的金色歡悅，使他的思緒如同燦爛的風一樣四處飄盪，難以集注於寫作之上。驀然之間，對吳唯唯的思戀以悠長的起伏湧上心頭，他渴望吳唯唯會在這個靜謐的初夏之夜來到身邊，同他一起狂飲那金色的歡悅。就在這時，房門被無聲地推開了。不用回顧，只從那罌粟花般妖冶的氣息中，袁紅冰就感到是吳唯唯來了。他從椅子上躍起來，猶如一團青銅色的狂風，捲裹住了吳唯唯腰肢纖細的軀體。然而，袁紅冰敏感的心很快就發現，吳唯唯今天顯得十分憂鬱，因為，在他瘋狂的摟抱中，吳唯唯發出的窒息般的呻吟聲，沒有色情的明麗和嬌豔，卻有一種現實的沉悶感。

袁紅冰鬆開了手臂，眼睛裏凝結深黑的疑問，逼近地注視著吳唯唯。在深深的沉寂中，他聽到了吳唯唯憔悴的聲音：「我把我們的事告訴媽媽了。她不讓我跟你好，說你是危險人物……。」

「我知道了。」袁紅冰冰冷異常地說，他退回桌邊，坐下了。那個夜晚，他一直保持著蒼白而峻峭的沉默，再也沒有說一句話。吳唯唯濕潤、柔軟的紅唇那忘情而灼熱的親吻也無法使他冰山般的沉默消融。

第二天是休息日。在晚霞剛剛凋殘的時分，袁紅冰沒有敲門就闖進了吳唯唯的家。吳唯唯的母親正一個人待在會客室裏，她已經快四十歲了，可是，眼睛仍然像秋風中的墨菊一樣嫵媚、風流。不過，此刻面對這個目光冷峻、神情強悍、長髮凌亂的闖入者，她眼睛裏嫵媚的風韻破碎為極度的驚慌。

「聽說，你不允許吳唯唯和我相愛。」袁紅冰的語調如同突然崛起在溫暖夏夜中的一片冬日的酷寒。

「不，我並不知道你們的事……。」吳唯唯的母親膽怯而慌亂地否認道。這時，裏面通向會客室的門打開了，吳唯唯面容蒼白地出現在門邊。她用乞求的目光望著袁紅冰，顯然想以此阻止他說出令她母親難堪的話。然而，她很快又從袁紅冰野性勃勃的神情中意識到，那是不可能的。於是，吳唯唯默默地將身體無力地靠在門邊，眼睛裏紛亂飄拂起漫天紅葉般的愁緒。

袁紅冰俯視著吳唯唯的母親，薄薄的唇邊露出一絲炫目的、冷酷的笑意，用略帶瘋狂意味的聲音說：「年輕人最可貴的就是心中這團火——這團殷紅的純淨的火！爲什麼，你要用庸俗的髒水把這團火澆滅！」

「我沒有……我不想澆滅火……。」吳唯唯的母親語無倫次地說，她本能地伸出手臂，似乎想柔軟地撫摸這個闖入者那像獅鬃般一直長到後頸上的凌亂的長髮，使他變得溫順一些。可是，她剛剛伸出的手臂似乎立刻被某種對猛獸的恐懼感斬斷了，而頹然垂落下去。她緊張歎息般地急速地喘息著，她那雙困惑、畏懼又有些欣賞的神情重疊在一起的眼睛，茫然地望著袁紅冰。這位對男性已經極其熟悉的中年美女，此時卻像是心情複雜地面對著一個突然從塵世之外走來的、陌生而又英俊動人的怪物。

「別緊張，我不會傷害你——我不會傷害女人。」袁紅冰語氣輕蔑地說：「我只是要讓你明白，即使我有一天離開吳唯唯，也不是由於你的意志，因爲，我根本無視你的存在！」

說完，袁紅冰以血戰之後勇士凱旋似的身姿迅速轉回身軀，把冷冰冰的、驕傲的背影留給吳唯唯的母親，留給她發出一聲無可奈何的歎息，大步向門外走去。剛走下樓梯，袁紅冰便聽到後面傳來猶如奔鹿從草梢上掠過一樣迅捷的腳步聲，緊接著，吳唯唯那柔韌、溫暖的身體像一條美麗的蟒蛇纏繞住了他。

「我愛你，我的野蠻人，……。」少女灼熱的情話，似乎把樓梯下的暗影都染成了妖嬈的嫣紅色。吳唯唯突如其來地在袁紅冰山脊般陡峭的鼻骨上熾烈地親吻了一下，然後，又像推開一團火焰似的，用顫抖的手臂推開袁紅冰，轉身奔上了樓梯。

袁紅冰僵硬地佇立在樓梯下，他的心卻驟然痛苦地緊縮起來，彷彿是被吳唯唯的親吻灼傷了，而一個悲涼的思緒悸動在他受傷的心中：「也許她母親是對的……我不應當引導美貌如花的少女走上危險的鋒刃，鋒刃上伸展的命運之路應當只屬於勇敢的男兒……。」

又過了三個月，柴治國領導的公安局專案組準備以「該人的行為尚屬思想認識問題，不構成政治性犯罪」的結論，撤銷對范東生的偵查、審訊。可是，這個意見卻被共產黨呼和浩特市委員會主管政治司法事務的副書記張耀所否定。張耀認為，范東生在通信中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和共產黨，罪行十分嚴重，應當嚴厲懲處，並為此做了一個批示。據柴治國講，張耀是一個長著一雙血紅母豬眼的、極其兇殘的傢伙。這樣一來，柴治國和袁紅冰挽救范東生命運的計劃就處於危機之中。

與之同時，另一個危險的禿鷹又開始在袁紅冰的頭上盤旋——柴治國從公安局內部獲悉，一個經常同袁紅冰探討中國民主命運的臨時工，由於策劃組織秘密政黨而受到警察的嚴密監控，而且很快就要對這個臨時工進行逮捕。尤其危險的是，這個案件由市公安局的另一個部門辦理，柴治國無權干預。

袁紅冰找到那位臨時工，把警察近期內要對他實施逮捕的消息通知了他。兩天之後，袁紅冰又同柴治國一起來到郊外漫步，商討

應付危險的措施。柴治國建議，袁紅冰盡快調到外地去工作，離開呼和浩特市一段時間。他說：「如果這個臨時工事件牽涉到你，再聯繫到你曾發動過知識青年『反走後門』運動和占據內蒙古賓館的活動，當局就很可能對你下毒手。所以，你需要從當局的視野裏消失一段時間。那樣，忙於爭奪權力的狗官們對你的注意就會減弱，也便於我從公安局內部進行活動，把危險限制在最小的範圍內。」

袁紅冰同意了柴治國的建議，並立刻開始通過幾個朋友，聯繫工作調動的事情。不過，他仍然決定，在調離呼和浩特市之前，再實施一次挽救范東生的活動。

柴治國瞭解到，四十年代，共產黨中央被蔣介石壓縮在黃土高原上那個荒僻的小城延安時，范東生的父親范長江同現任共產黨呼和浩特市委員會書記劉玉柱的關係就十分密切。現在，只有劉玉柱親自出面說一些有利於范東生的話，支持柴治國領導的專案組對范東生的處理意見，才可能抑制住副書記張耀想嚴厲懲辦范東生的企圖。爲此，需要范東生自己去找劉玉柱。當然，首先還要由袁紅冰再見范東生一次，使他明白他的處境。爲了避免范東生產生疑慮而妨礙整個計劃的進行，柴治國把張耀對范東生案件的批示從案卷中偷出來，讓袁紅冰帶在身上，以便必要的時候給范東生看一下，消除他可能產生的懷疑。

這次，袁紅冰通過電話約范東生於某日傍晚七時整，在火車站廣場上的毛澤東巨型石雕像下見面。在電話裏，袁紅冰要求范東生來的時候，左手拿一卷報紙，以便易於辨認。

到了約定的那天，袁紅冰提前半小時來到火車站廣場。他在十幾米高的毛澤東石像旁巡視了一遍，沒有發現可疑的人，便退到廣場旁郵電局大樓的陰影中。七點差五分時，一個瘦高的身影穿過人流，來到毛澤東雕像下，他向四處張望著，握在左手裏的一卷報紙不斷下意識地敲打在右掌掌心，顯然，他處於焦灼不安之中。

這個瘦長的身影剛出現時，袁紅冰就認出那是范東生。不過，

他並沒有立刻過去，而是繼續站在陰影下，向范東生身後的人流注視，判斷是否有人跟蹤他。七點過十分之後，范東生稍稍下垂的雙肩顯示出極度失望的情緒，離開了毛澤東雕像，向廣場外走去。

這時，袁紅冰用一個巨大的口罩遮住面容，快步追了上去。當袁紅冰逐漸接近的時刻，范東生彷彿直覺到了什麼，向後面回顧了一下。在他們的目光相遇的瞬間，袁紅冰發現，范東生的眼睛裏掠過了興奮和隱隱的不安交織在一起的神情。袁紅冰快步走上去，與范東生並肩前行，並用最簡單明確的語言向范東生說明了他和柴治國商定的計劃。

范東生沉默了片刻，忽然說：「你們這樣做也太膽大了。」從范東生的聲音中，袁紅冰觸摸到了潮濕灰霧般的疑惑。於是，他掏出那分印有猩紅的「絕密」字樣的文件，交到范東生手裏。文件下面，呼和浩特市副書記張耀的批示的字跡使人想起一隻隻張牙舞爪的、食腐屍的野狗，批示的內容是：「范東生思想極端反動，必須給予嚴厲懲處。」

范東生眼睛裏的疑惑被批示上那形態猙獰的字跡撕碎了。袁紅冰語調堅硬地說：「你或許難以想像會遇到我們這樣的人。但是，你必須相信，這是另一種現實。任何一絲懷疑都可能給你和想要挽救你的人帶來極大的危險。」

「好，我一定按照你說的去做——明天，我就去找劉玉柱！」范東生把批示交還給袁紅冰，激動地低聲說。儘管戴著厚厚的口罩，袁紅冰仍然覺得，范東生突然變得明亮的目光似乎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面容。

望著范東生漸漸消失在灰藍暮色中的瘦長身影，袁紅冰神情變得蒼涼了。他為自己即將不得不離開這座城市，無法繼續參與救助這個因思想陷於險境的生命，而黯然神傷。因為，在茫茫的人海中，思想著的生命像沙漠中的綠洲一樣難以尋覓，他不忍看到那可貴的思想的綠意凋謝在黑牢的陰影下。

不久，工作調動的手續就辦好了。離開呼和浩特之前，袁紅冰乘坐一輛通向南郊的公共汽車來到農業機械修理廠，找到范逸夫。他想在自己離開後，讓范逸夫繼續主持那些青年工人知識分子秘密研討政治問題和交流思想的定期聚會。可是見到范逸夫後，袁紅冰卻沒有說出來意。因為他發現范逸夫變了，眼睛變了。如果此時只看到這雙眼睛，袁紅冰已經無法辨認出范逸夫——他眼睛裏原來那種勇敢的男兒情調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消失在迷濛的茫然之中。

范逸夫似乎隱約猜到了袁紅冰的來意。他用顯得衰老的聲音，低沉地說：「以後，我不準備再搞政治活動了……政治太危險，也不會產生現實的效果。」

瞬間之內，袁紅冰感到范逸夫顯得極其陌生了，彷彿他們從來就不曾相識，而且，袁紅冰毫無穿越那種陌生感的興趣。在冷漠的沉默中，他忽然想起柴治國第一次同他舉酒長談時說過的一句話：「這種集群將面對長時期的、險惡的政治環境，沒有高貴的人格，沒有勇士的意志，根本無法承受如此巨大、長久的精神壓力——時間可以讓太陽都變老呵！」

當天，袁紅冰滿懷蒼涼的心緒，沿著鄉間小路，步行返回城裏。田野上的農作物都收割了，裸露出灰黑的土地，秋風把紅柳的枝條吹成了紅褐色，斜射的陽光從葉片落盡的古榆樹乾枯的枝幹間穿過，呈現出灰黃而蒼老的色調。迎著秋日荒涼的寂靜，袁紅冰突然狂傲地呼喊起來：「即使太陽都衰老了，我的意志也一定要保持青春的翠綠！」那野性勃發的呼喊彷彿在抗議田野上無邊的枯萎。

幾天之後，袁紅冰登上了西去的列車。臨行前，他又沒有向吳唯唯告別。他希望，沒有告別的分離會使吳唯唯對他的戀情像昨日的晚霞一樣，消失在時間的天際。這並不是因為那戀情不美，更不是因為他冷酷無情，而只是因為，他無法以深長的柔情撫慰那位少女對於生命的夢幻——他那顆高傲男兒的鐵石之心，已經許給了危險的命運，許給了高山之風。

第十五章

臨河，位於內蒙古高原西部的一座小城。黃河從城南三十多里的地方流過，城市北方是一段陰山的餘脈——也許由於色調陰鬱、岩石裸露的青黑色群峰雖然不高，但卻被不停的疾風雕刻得像獸齒一樣陡峭，因此，這段山脈被稱為狼山。

袁紅冰就調到臨河市長途汽車客運站，當汽車鉗工。他遇到的第一件煩惱的事，是沒有一個可供他秘密寫作的環境——和他住在同一間單身宿舍的四個工人，每天下班後，都在房間裏聚集很多人，用打撲克或喝酒充實空虛的時間。於是，到達臨河一個星期後的休息日，袁紅冰便走出宿舍，準備為自己尋找一個單獨的棲息之所。

臨河長途汽車客運站站房是一年前剛建成的，而廢棄的舊站房就在不遠處。舊站房的候車室已經坍塌了，不過，牆壁上裂開巨大縫隙的、狹窄的售票室還像一個衰朽的老人站立在廢墟間。袁紅冰走進售票室，發現一個身披破碎羊皮衣的乞丐瑟縮在角落裏。乞丐的頭髮猶如被污跡黏在一起的老山羊身上脫落的灰毛，塌陷的雙頰間長滿亂蓬蓬的鬍鬚，額頭上幾道深深的皺紋刻滿了麻木的愁苦。乞丐的形象使人覺得，生命對於他是一個難以擺脫的苦役。

「你走開，這個地方我占了！」袁紅冰兇狠地說。但不知為什

麼，他慣於直視落日冷峻的目光，此時竭盡全力才沒有避開乞丐那雙暗淡無神的眼睛。乞丐如同一隻被逼在角落裏的小動物，怯懦地向袁紅冰注視了片刻，含糊地咕嚕了一句：「真是閻王爺不嫌鬼瘦——這種地方也有人搶……。」

乞丐慢慢站起來，佝僂著身體，向外面走去。袁紅冰感到一陣突如其來的羞愧，就像衣冠楚楚地走在鬧市間而褲子卻忽然脫落了一樣。他有些慌亂地大步追上乞丐，彷彿偷竊似地掏出身上所有的錢，塞進乞丐的手裏。然後，他立刻又避開乞丐臉上那由於驚奇而收縮起來的愁苦的皺紋——袁紅冰想要用施捨掩蓋心中的羞愧，然而，他的錢卻買來了更尖利的羞愧感。

乞丐的身影早已消失在廢墟外面，袁紅冰卻依然無法克服心中的羞愧。等心情終於平靜下來之後，他把一個木板床搬進售票室，又從廢墟中撿來了許多殘破的磚頭，壘起一個爐灶，並用原來裝貨物的空草袋遮住玻璃被打碎的窗口。

當天晚上，以石塊為椅，身體俯伏在木板床上，藉著煤油燈枯黃的光亮開始寫作時，袁紅冰略微蒼白的面容上呈現出王者的肅穆和高貴感，而他的心則沐浴在浩蕩、寧靜的喜悅中。只要處於寫作狀態，他就總會沉浸在這種心情裏。因為，在那種時刻，他的靈魂才能最真切地觸摸到自己的生命感。那宛似落日上的岩石一樣深紅、灼熱的生命感，令他像狂飲了烈酒一樣沉醉。

那年深秋到第二年初春，袁紅冰都是在寫作的激情中度過的。他沒有結交新的朋友，周圍人們的眼睛令他厭惡，那一雙雙只凝結著本能欲望的暗淡眼睛裏，根本找不到詩意的秀色和靈魂的深沉。他已經習慣於孤獨，他領略到了孤獨之美，領略到了孤獨動人的情韻，因為，只有在孤獨中，他的生命才能成為純然的思想和高於物欲的激情。

思想和寫作表現出了袁紅冰的勤奮，可是，在生活中，他又極其懶惰，甚至懶惰到了把爐灰堆在門邊的程度。高原深夜的寒意又

使袁紅冰不願意到房間外面去方便，他每天夜裏小便時，都傲然站在木板床上向門邊的爐灰「掃射」。這樣，被尿冰凍結成圓錐體的爐灰像一個活體般逐漸長高了。不知從哪一天開始，袁紅冰對這座像不知疲倦的哨兵一樣屹立在門邊，迎著門縫中吹進的寒風日夜為他站崗的灰堆，產生了一種類似於對生命的親切感。每天離去時，袁紅冰都用目光向它告別；回來時，都要脫帽向它致意。

袁紅冰唯一的消遣，就是在晚秋和初冬時到黃河邊去沉思。每到休息日下午，袁紅冰便離開他那間門前掛著灰黃草袋的棲身之所，向南方三十多里外的黃河漫步走去，而他到達黃河邊時，日球總是剛好垂落在金色的波浪上。

越過寬闊的河面，可以看到南岸鄂爾多斯高原上的沙漠，那徐緩起伏的銀灰色沙漠猶如凍結在空曠天際的時間的波濤；黃河北岸則是一片覆蓋著灰白鹽鹼的荒原，鹽鹼灘上只有稀疏的芨芨草叢和暗紫色的紅柳在寒風中瑟縮抖動；被落日鍍上一層凝重的金紅色的黃河波浪，發出深長的風一樣的歎息，以自我欣賞的、富麗的高貴感，以古老、荒涼的輝煌感，從沙漠落日和荒野之間流過，湧向灰藍的天際。

袁紅冰披著一件破舊的風衣，佇立在岸邊，像一根風蝕的石柱；寬闊的河面上颯來的風吹動了他額前凌亂的長髮，富於流逝感的金紅色波浪，使他眼睛裏動盪起燦爛的沉思：

「生命的身前身後都是虛無的深淵，屬於生命的只有流逝的瞬間。然而，人類文明卻做著嚮往永恆的萬年之夢。那是怯懦的夢，怯懦之處在於，沒有勇氣以剛烈的心注視虛無前的瞬間。只有物性才能在輪迴中成爲永恆，永恆輪迴是物的宿命，而生命的宿命乃是永恆之外的瞬間，生命超越宿命的唯一途徑，就是以審美激情使屬於自己的瞬間詩化爲意義，並無視虛無……

「噢，瞬間在上，永恆在下，對永恆的嚮往是使生命醜化、物化、本能化的戀情，因爲，永恆只是不相信美和詩意的物性的王

國。追求永恆，物性的存在就成爲生命的原則。這個原則使弱者如同軟體動物一樣，在奴隸命運的臭水坑裏興致勃勃地蠕動，而忘卻人的尊嚴和優美；這個原則可以令強者以獸性的心攫取絕對權力，通過在絕對權力中擴展的個體存在性，來彌補無法在時間中成爲永恆的遺憾——以物性存在爲原則，生命就將終生爲盡量延長本能的存在而掙扎。

「是的，當人類文明有一天輕蔑地放棄了向永恆調情，而把閃耀著落日神韻的青銅色目光直視向燃燒的瞬間時，人格的石柱上才會刻下與審美激情一致的箴言——生命的原則不在於物性的存在，而在於美麗、自由、勇敢、高貴的存在，否則，存在就是應當扔進馬桶的手紙。呵，讓瞬間燃燒起來吧，在虛無前以燦爛的激情顯示生命自我欣賞的悲愴的自信；讓那箴言成爲生命的意義之王吧，那高踞於虛無之上的王者，會以審美激情之筆，在歷史的蒼穹中描繪出屬於高貴人格的命運。

「是的，美、自由、詩意、勇敢——所有這些高貴人格追求的意義都將在歷史瞬間之後，消融於虛無中。然而，正因爲如此，只有雄烈的猛獸之心才配愛戀意義；正因爲如此，意義才具有高傲的個性。生命意義的最深遠之處——在同無意義的茫茫宇宙對峙的地方，就是一種瞬間的自我確認、自我欣賞；生命美什麼也不是，只是能令宇宙於瞬間之內成爲嫣紅流雲的激情。

「是的，我要向徒然追求永恆的塵世宣講關於瞬間的絕對價值，我要在每一個落日殷紅的黃昏，讓我的血迸濺在這絕對價值之上。與我的生命相連的瞬間會因此成爲美麗的凋殘……。」

這些起源於黃河岸邊的沉思，使袁紅冰的英雄人格哲學中湧動起金色波濤般的神韻。然而，在一場沒有雪片飄舞的風暴之後，黃河的波濤凍結在灰白的冰層中。失去金色的波濤，袁紅冰思想創造的靈感似乎也枯萎了。他不再去黃河邊漫步，他時常坐在床前，從傍晚到深夜都寫不出一個字來，只有從擋在窗前的破草袋外傳來的

寒風呼嘯聲，在他灰暗、空洞的靈魂裏喧囂。他覺得自己已經死了。

爲了重新活過來，袁紅冰決定走進北方的荒野。於是，他申請去做長途汽車上的售票員的工作——這是一種很少有人願意幹的工作，而且，他選擇了一條往返一次需要四天的、通往西北方荒漠草地的客運路線。

那是一個無雪的冬天。被凍裂的荒野間，除了裸露的黑色岩石之外，只能偶爾看到一叢叢枝條乾枯的沙棗、紅柳和文冠果樹。長途客運汽車總是凌晨時分駛離臨河車站。那時，空曠的天空中凍結著灰藍色的陰影，東方黑沉沉的地平線上則呈現出一線淡紫色的晨光，沒有光澤的日球猶如冰層中的一團嫣紅的火焰。當日球升起在狼山黑色石峰之巔時，無邊無際的荒野就完全裸露在燦爛炫目的藍天之下，彷彿是一片埋葬著蒙古英雄史詩的墓地。

成爲工人之後的三年中，袁紅冰從沒有機會在荒野中漫步。此時，他重返久別的荒野，絢麗的淚影常常驀然之間閃耀在他冷峻的眼睛裏。他感到，他的靈魂是屬於荒野的，他的心就是一縷在破裂的岩石間縈繞的淡藍色的風。

傍晚時分，汽車就停靠在一個由十幾間土坯房組成的牧民定居點的路旁。入睡之前，袁紅冰總要買幾瓶烈酒將司機灌醉。這樣，第二天，由於司機宿酒未醒，就只能由袁紅冰來開車了。在駕駛中，他的右腳好像要將冰凍的土地踏碎似的，緊踩在油門的踏板上，而他有力前傾的上身令人覺得，他似乎想要急切地親吻天際遼遠的荒涼。瘋狂疾駛的汽車如同長嘯的疾風，顛簸在堅硬的波浪上，大地宛似一個巨大的命運之輪在飛旋，而那種時刻，袁紅冰的生命，他的全部情感彷彿都同這片孕育過蒙古英雄史詩的青銅色高原熔鑄在一起了。儘管寒風像刀鋒一樣銳利，袁紅冰仍然把駕駛座旁的車窗敞開，因爲，他狂烈的心渴望沐浴在刀鋒光影般的風中。

初春，荒漠草原上隱隱飄拂起朦朧的綠意。那正是紅毛駱駝發

情的季節。牧民告訴袁紅冰，發情的雄駝是草原上的猛獸，連暴烈的公牛和兇悍的野狼都會膽怯地遠遠避開牠。因為，那些雄駝會把看到的每一個移動的物體都當做雌駝來追逐，追上之後，牠就把巨大的軀體猛然壓在上面。可是，這卻使袁紅冰意外地找到了另一種樂趣。每到傍晚，汽車駛到牧民的定居點後，袁紅冰便向牧民借一匹蒙古馬，到荒野上去尋找發情的雄駝。開始幾次，他都失望而歸。終於有一天，他騎著一匹布滿青色花斑的灰豹似的蒙古馬剛剛馳進荒野，就發現一隻雄駝佇立在遠處的沙丘上。當時，巨大的青銅色日球正垂落在沙丘頂端，雄駝彷彿是那日球上的一座浮雕，披掛在雄駝身上的長毛在浩蕩的風中如同猩紅的火焰一樣飄舞。袁紅冰被雄駝美麗的身姿魅惑了，他那燃燒起落日餘暉的眼睛裏，迸濺起金色的狂喜。

突然，雄駝發出一聲灼熱、苦悶的長嘯，奔下沙丘，身後拖著滾滾沙塵，向袁紅冰衝來。那匹形態如豹的蒙古馬緊張地瞪視著雄駝，布滿紫色血絲的凸起的眼睛，彷彿恐懼得要滲出血跡。牠鐵青色的四蹄騰躍起來，扭轉身軀，向荒野中奔逃而去。

袁紅冰的長筒靴踏在馬鐙上，站立起來，有力前傾的身體使他的胸膛都觸到了蒙古馬狂舞的長鬃，敞開的衣襟在飄擺中發出破裂般的聲響。他的整個姿態如同一隻鋼藍色的利爪攫住一團暴風雪的飛翔的鷹。

狂奔之中，袁紅冰無法回顧。不過，他已經感覺到，從雄駝布滿白沫的唇間噴出的氣息，像火流一樣燒灼著他的後頸。然而，這並沒有使袁紅冰恐懼，卻使他以近乎瘋狂的野性發出了興奮難耐的長嘯——他因為親吻在危險的鋒刃上，而沉醉地體驗到高於豔麗色情的快感。

兇悍的蒙古馬在恐懼的鞭策下，竭盡全力地奔跑起來，牠震盪的軀體越來越沉降向地面。袁紅冰覺得，馬鐙在擦著低矮的灌木叢飛掠。蒙古馬追上了一隻脖頸上聳起硬毛的青色巨狼。在並排狂奔

了片刻之後，巨狼逐漸落後了。突然，袁紅冰聽到身後響起了一聲短促而慘厲的狼嗥，他的蒙古馬似乎意識到了什麼，立刻向旁邊竄躍過去。袁紅冰緊緊勒住馬韁，使蒙古馬在沙丘上急速地盤旋起來，暴烈踏動的四蹄激起團團淡金色的沙塵。袁紅冰在盤旋的馬匹上不斷扭轉堅韌的細腰，使自己的目光一直注視向沙丘下面。

紅毛雄駝的軀體已經臥在沙石上，並且如同被火焰燒灼一樣震盪著，牠的身軀下露出了那隻巨狼的頭顱，紫紅色的血從巨狼鉛灰色的眼睛裏湧出，慘白的狼齒在張開的長喙間閃爍。

雄駝伸直弧線優美的長頸，凝視著落日。那時，日球已經沉落了一半，呈現在天際的青銅色的半球，彷彿是成吉思汗時代蒙古武士的戰盔。而雄駝殷紅的眼睛似乎是融化的晚霞，在深遠的意境中搖盪。

蒙古馬已經安靜下來，凝然不動地佇立在淡金色的沙丘之巔，袁紅冰落滿日球青銅色餘暉的身體端坐在馬背上，猶如狂風刻出的石雕，而他的靈魂已經化做無邊無際的白雪，輕柔地覆蓋在這現代文明之外的高原上，覆蓋住了殘留在這荒涼高原上的遼遠、絢爛的野性。他覺得，同被生存理性弱化了、醜化了、虛假化了的現代人格相比，同那些只爲了物性的存在而卑賤、怯懦地俯伏在專制政治腳下的現代人性相比，這荒原上的野性更接近生命的真實——那高貴而勇猛的真實，那展現原始自由激情的剛烈的真實。

就在袁紅冰沉迷於對荒野的蒼茫的戀情中時，七六年春天發生的一個事件卻又使他灼熱的目光重新轉向現實政治——由於周恩來的死而從中國人眼睛裏湧出的淚，終於在將近三個月之後，沉重地滴落在專制政治的中心，天安門廣場上，迸濺爲「四五」運動。

儘管「文化大革命」中失勢的共產黨權力貴族子女們對毛澤東及其夫人的仇恨，是「四五」運動的情感背景之一，但是，人民對專制政治的憤怒仍然是「四五」運動靈魂的主調；雖然「四五」運動是在爲周恩來垂落的淚水中崛起的，可是，只要剝去那淚珠的外

殼，就可以發現，裏面是血泊中的中國人民對民主、人權的朦朧的嚮往。由於以白骨爲石建成的毛澤東和共產黨絕對權威的神殿，把巨大而恐怖的陰影投映在人們心中，中國人不敢把鬥爭的鋒芒直指專制政治，而只能讓他們對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憤怒通過對周恩來這個共產黨官僚集團的重要成員的追悼，折射出來。

毛澤東爲了給他的權力鬥爭塗上偉大史詩和理想主義的色彩，並獲得廣泛社會性的肯定，而使「文化大革命」由宮廷走向社會。毛澤東的這種企圖使罪惡流芳千古的願望得到了諸如江青、張春橋、王洪文這些權力新貴的支持，而且，在擴大和鞏固個人權力的欲望的驅使下，權力新貴們想要不斷從原來的共產黨官僚集團成員的屍骸上踏過。周恩來則似乎極力要把這次權力鬥爭限制在盡可能小的宮廷鬥爭的範圍內，同時，在不影響個人地位的情況下，他對於受到權力新貴們攻擊的高級官員進行了某種程度的保護。雖然周恩來在整肅劉少奇勢力時，是毛澤東的幫兇；在擊垮林彪勢力過程中，是毛澤東的一隻鐵手，但是，由於他與毛澤東以及權力新貴們之間政治色彩的反差，而且，他又是在同做爲專制政治最高象徵的毛澤東的權力鬥爭中，明顯失勢的時刻死去的，所以，中國人把對專制政治的憤怒和對弱者同情的雙重情感寄托在周恩來身上一—既然沒有勇氣，或者說沒有可能直接否定專制政治，中國人便只能用爲周恩來之死發出的哭泣，掩飾對民主之夢的渴慕。

四月六日清晨，袁紅冰從半導體收音機的廣播中獲悉，昨天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反革命暴亂」，當局已經運用「民兵」把這場「反革命暴亂」徹底鎮壓下去。像以往一樣，當局控制的廣播電台對於此類事件的報導，總是採取一種「模糊數學」的方式，不過，爲了證明「四五」運動是一場「反革命暴亂」，廣播中還是引述了運動參加者在天安門廣場上貼出的一些詩句，比如，「秦始皇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哭豺狼笑，揚眉劍出鞘」等。從這些簡單的詩句中，袁紅冰立刻意識到了「四五」運動的民主精神。他充滿野性激

情的心，又一次在政治衝動中急速跳盪起來，並決定設法盡快調回呼和浩特市，因為，在臨河這個偏遠的小城，根本無法展開具有廣泛政治效應的社會活動。

七六年八月中旬，在離開九個月之後，袁紅冰又重返呼和浩特市。他的新的工作單位是內蒙古汽車修配廠。這是一個有一千多名工人的大廠。由於廠長同袁紅冰的父親有很深的私人情誼，袁紅冰被分配到機修車間，當維修工——這是一個比較輕鬆的工種。袁紅冰所在的工段絕大多數是年輕人，他們對政治毫無興趣，關注的只是提級升職，以及如何在工作中偷懶一類的瑣事。工段長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儘管處於炎熱的夏季，他頭上總戴著一頂黑色的皮革帽子。不久，別的工人就偷偷地告訴袁紅冰，這是因為工段長不僅禿頂，而且頭皮上布滿了膿瘡病後留下的疤痕。這個工段長並沒有表現出馬克思理論所斷言的、工人階級天然擁有的高尚情操，相反，他最濃厚的情趣，就是在傷感的沉思的微笑中，自言自語地說出諸如「大姑娘擱屁股——漂亮的肉蛋蛋」之類淫穢的話，然後，便色眯眯地竊笑一下。似乎他的鬍子雖然灰白了，可是，性欲卻仍舊像年輕的公驢一樣旺盛，這使袁紅冰有些作嘔的感覺。

九月九日午後，車間的共產黨支部書記來到工段，通知工人們下午四點都到車間外面試車場中間的草坪上去，收聽高音喇叭的廣播。沒有其他原因，僅僅從支部書記臉上兩道明顯的污濁的淚痕中，袁紅冰就直覺地確信，毛澤東一定死了。

下午四時，廠區的高音喇叭準時傳出了北京中央電台播音員沉痛的男低音。播音員宣讀了「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澤東」的訃告。坐在草坪間的工人一片沉默，臉上覆蓋著陰雲般的鉛灰色的悲哀，而且都垂下頭顱，避免互相對視，彷彿怕目光會洩露出某種需要極力隱藏起來的東西。在一千多個低垂的面容中，只有袁紅冰的頭顱怵目地高高揚起。他覺得天空中滲出了陰

鬱、濃重的血紅色，並且緩慢地垂落向大地，而血色的天空沉落之後，宇宙間無聲地湧現出一片蔚藍的空虛。

收聽完廣播後，工廠提前下班了。想要瘋狂奔跑的衝動，使袁紅冰騎著自行車飛馳在街道中間，甚至一輛輛汽車都被他超越過去。一時之間，他還無法思索清楚毛澤東之死的政治含義，他只覺得自己的靈魂猶如一縷在黑暗洞穴中禁錮了千年的疾風，突然衝出洞穴，放縱無羈地在陽光和藍天上飛翔。

被某種下意識引導著，袁紅冰向王慎失的住所馳去。來到王慎失那窗戶被厚厚的布簾遮住的房間前，袁紅冰躍下自行車。他在門前停了片刻，等急促的呼吸平靜了一些之後，才推開房門，走了進去。

王慎失伸長枯瘦的脖頸，坐在窗下的書桌前，彷彿正在焦灼地等什麼人。茫然的激動和破碎的悲涼交織在一起，使這位年老哲人臉上的皺紋，顯得更加深刻了。他面前的書桌上擺著一瓶酒和兩隻斟滿烈酒的高腳瓷杯。

「我想你今天會來。你看，我已經斟好了酒，在等你。」王慎失聲音枯澀地對袁紅冰說。袁紅冰在書桌旁坐下後，王慎失舉起酒杯，語調如同一聲蒼涼的悲歎般地說：「乾杯——不是爲了慶賀毛澤東的死，爲一個人的死喝歡樂之酒是庸人的事，但是，今天我們應當爲祭奠在毛澤東暴政下死去的無數冤魂而沉醉一次！」

王慎失把杯中的烈酒倒進嘴裏後，向空中揚起頭顱，他那因思想和痛苦而變成憔悴的灰白色頭髮，隨著身體的急劇顫抖而飄動起來。突然，王慎失發出了瘋狂的笑聲，片刻之後，那笑聲又破碎爲苦悶的長號，最後，悲愴的話語從那哭嚎血紅的裂縫中湧出：「我是爲一個企圖『萬壽無疆』的獨裁者的死而笑，爲一個血腥的權力意志的崩潰而笑；我哭，因爲獨裁的權力意志並非死於真理的勝利，而是死於自然規律——十億中國人墮落到只能靠自然規律來擺脫獨裁者意志的程度，這難道不值得放聲痛哭嗎！」

袁紅冰沉默地陪伴這位年老的哲人狂飲起來。最初聽到毛澤東死訊後的那種蔚藍色的空虛感和無名的激動，似乎被烈酒燒成了灰燼，而冷靜的理性開始在袁紅冰的意識中刻出了一個個稜角分明的思緒。

「一個嗜血的獨裁意志被虛無埋葬了，他給現實留下一片空白——不是權力的空白，而且是精神的空白。因為他曾既攫住了絕對的權力，又用這種權力使他個人的意志成爲所有中國人的意志。

「毛澤東，這個從悶熱、潮濕的南方農村中走出的小知識分子，他具有超群的實用主義靈感，卻又缺乏精神創造的能力。古代農民起義領袖對王位的嚮往、記載在中國史書中的權術陰謀意識、馬克思的物性宿命論哲學和階級仇恨理論，以及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理想，重疊在一起，構成了他的意識形態。

「他曾以民主的名義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政治，並因此贏得了人民的擁戴，可是，他又親自鑄造起歷史上最兇殘、最偽善、最嚴密的專制權力體系；他最初是爲了同巨大的社會不公正抗爭而走上政治舞台的，可是，他卻又通過馬克思的階級等級論，形成了以血統和物性存在樣式這種最本能的標準爲依據的新的社會不公正；他要求中國人都必須具有苦行僧似的道德純潔性，可是，他自己卻津津有味地品嚐權力之手奉獻給他的荒淫生活；他曾偽善地提倡在文化藝術領域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可是，卻又用冷酷無情的方式摧殘了無數勇敢的思想者；基於農民式的狹隘視野對生命意義的理解，他曾在中國以『人民公社』的模式推行共產主義烏托邦，可是這種烏托邦理論卻結出了苦澀的現實之果；他有時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情感，可是，爲了專制政治存在的現實需要，他又專斷而慷慨地放棄了對日戰爭索賠的權利——這種實質上不是與金錢相關，而是同民族尊嚴相連的權利；他曾許諾給中國人以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可是，爲了維護專制政治和個人的絕對權力，他一次又一次把中國人的命運投入血海之中；他把『爲人民服務』做

爲理論上的座右銘，可是，現實中他卻用專制的火鞭驅使中國人成爲沒有思想權利，只有服從義務的奴隸——爲專制政治服苦役的奴隸；他曾溫情脈脈地說，共產黨黨內鬥爭要以『治病救人』爲目的，可是，他卻用鐵血手段摧殘權力鬥爭的對手；他是聰慧的，這種聰慧使他在同共產黨內外的對手的搏戰中，取得了無可置疑的勝利，但是，他又極端愚昧，愚昧到了仇恨知識、毀滅文化的程度；他的生命欲望中確實有使國家強盛的衝動，但是，高於一切的對絕對權力的私欲又是他生命的主調，爲了滿足這種私欲，他可以把國家的命運毫無顧忌地踩在腳下。

「由於缺乏創造屬於中國命運的高貴思想的能力，毛澤東只能選擇從西方乞討來的馬克思主義，這種最少精神魅力的、低俗的理論，實用主義的靈感又使毛澤東有能力把這種乞討來的理論同中國文化中最陰鬱的部分——對權力的崇拜，結合在一起，而專制權力又迫使中國的命運無可抗拒地走入了這種專斷的理論的深淵。

「由低俗的實用主義所充實的高尚；被殘忍支撐起來的善意；附著在虛偽上的真誠——這是毛澤東意志的特性，這種特性既是專制政治之子，又是專制政治之母。唯一能夠原諒毛澤東的理由只在於，在共產黨官僚集團權力鬥爭的血腥叢林中，只有最偽善、詭詐、兇殘的獸性，才能保持生存，才能成爲王者。

「無論如何，這個獨裁意志已經消失了，雖然他留下的濃重的血腥氣也許還要很久才能散去。那麼，中國將面臨什麼樣的命運？噢，王慎失說的對，獨裁權力意志並非死於真理的勝利——不願意用鮮血爲真理沐浴淨身的中國人，怎麼能得到真理的垂愛……。」

那天，袁紅冰無言地同王慎失對飲時產生的這種種思緒，最後凝成了一個如同巨大的黑色淚珠般的疑問：「中國的歷史在跨過毛澤東的屍骸之後，是否能走入民主的天地？」爲了弄清這個問題，袁紅冰離開王慎失後，連夜來到柴治國家中。

柴治國仍然住在平民區的那間土坯房中。那天，他的妻子帶著

兩個孩子到郊區她的母親家去了。袁紅冰走進那間土坯房時，只有柴治國、黎月和呂克新圍坐在炕上的一張矮腿桌旁，桌子上擺著兩瓶高度白酒和一個盛滿羊肉的大瓷盆。

柴治國黝黑的面容覆蓋著凝重而蒼涼的、嚴肅的激情，那暗紫色的激情猶如冬日荒野黑沉沉的平線上泛起的晨光，飄落在巨大的歷史廢墟間。顯然是由於聽到毛澤東的死訊，黎月的眼睛裏閃爍起難以抑制的興奮，那種興奮儘管生機勃勃，但不知爲什麼卻有一種淺薄感。呂克新的神情還是像往常一樣平靜而真實，袁紅冰就因爲這種神情而相信了他，可是此時，袁紅冰又突然覺得，呂克新的神情深沉得令人難以相信那種平靜的真實。下意識中，他希望能有某種銳利的東西刺穿呂克新彷彿永遠不變的平靜神情。

柴治國沒有同袁紅冰打招呼，而是繼續談論什麼。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親密到了無須任何客套的程度。袁紅冰在矮桌邊坐下，爲自己倒了一杯酒，慢慢地啜飲著，開始注意地聽柴治國的談話。

「……毛澤東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權力黑洞，狗官們又要爲爭奪權力而互相吡牙了——這是專制政治權力交替的規律。這場即將爆發的權力鬥爭將在江青、張春橋這些通過『文化大革命』崛起的權力新貴們，和以葉劍英、李先念爲代表的舊權力貴族集團之間展開。鬥爭可能有兩種前途。第一種前途是，宮廷的範圍無法容納鬥爭的能量，而使鬥爭擴展到整個社會，甚至激化爲公開的武裝衝突，從而給專制政治造成致命的裂痕。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就應當利用專制政治派系分裂的機會，明確樹起民主的戰旗，使民主運動走出陰影，走進陽光。爲此，需要立即秘密進行人員的和思想的準備。第二種前途是，這次權力鬥爭又通過政變的方式在宮廷之內解決。這樣雖然也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社會動盪，但卻不會給專制政治權力體系造成致命傷，因而也不能滿足民主運動公開化所必須的政治條件——如果出現第二種局面，我們前面的路就還長著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只能盡人事以聽天命。哎——，有時候，你即使有

劈裂宇宙的雄心，卻找不到利刀和長斧……。」柴治國深長地悲歎了一聲，結束了自己的話，那長歎像冷卻的深紅色的熔岩一樣堅硬。

袁紅冰一直沒有說話，因為，他認為柴治國對面臨的局勢的分析是正確的。於是，他開始迅速地思索，應當如何為柴治國所說的第一種情況出現時發動民主運動作準備。他決定盡快把以前曾定期進行民主思想交流的青年工人和知識分子重新聚集起來，並以這些人做為可能的民主運動的核心。同時，他還準備從法國人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聯合國憲章、中國古代造反者提出的一些原始民主意識，以及王慎失的政治思想中，抽出某些思想的金線，編織成民主運動的精神旗幟。儘管他意識到，這面精神旗幟的色調還缺乏屬於中國命運的凝重而燦爛的血色，但是，由於時間緊迫，他無法從容地進行政治思想的創造。另外，他還想到，在民主運動崛起之初，要以工人的權力保障和權力腐敗問題，做為最先擊向專制政治的兩隻思想之拳。

忽然，袁紅冰的思索被黎月興奮得刺耳的聲音打斷了。他微皺起長虹似的雙眉，從沉思中抬起眼睛，望著黎月。他發現，一種熱病似的激動弄髒了黎月面容上原來那種瀟灑的氣質和意志的魅力。過了好一會兒，袁紅冰才克服了厭惡感，聽清黎月在說些什麼。

「……一個難得的機遇就擺在我們面前。只有敢於冒險的手才能抓住它。我建議，現在我們要打出支持江青、張春橋的旗號，這樣，即便權力鬥爭在宮廷內解決，我們也能得到一些東西，我是指，我們可以由此進入權力體系之內。因為，那些年老昏庸的舊權力貴族，不會是新權貴的對手——我已經召集了幾十個人，明天就開會討論這個問題……。」

「不，絕不能支持江青！」柴治國粗魯地打斷了黎月的話。他的眼睛如同被冰凍了一樣，冷厲地逼視著黎月，說：「遠的不講，在近十年內，專制政治是從普通中國人的血河中走過來的，而毛澤東

同江青、張春橋這些權力新貴是專制政治的十年象徵。我們絕不能把政治命運同他們聯繫在一起——這是根本的政治道德和政治原則的問題。而且，權力新貴不可能是舊權力貴族的對手，他們玩弄政治陰謀的能力還差得遠。他們以前在權力鬥爭中的勝利，是因為毛澤東還活著，是毛澤東賜給他們的。從另一個角度講，就算他們將在這次權力鬥爭中獲勝，我們也不能支持他們。我們當然要講策略，但是，策略絕不能大於基本的政治道德和原則。否則，我們就會墮落為只想攫取權力的無恥政客。」

「當然……我只不過提一個建議……大家不同意，那就算了——就讓我們都做政治聖徒吧。」黎月苦笑了一下，用有些嘲弄意味的語氣，無可奈何地說。可是，他那不斷本能地飛快眨動的眼瞼，彷彿極力試圖抹去他眼睛裏某種真實的東西。

第二天，袁紅冰來到工廠後，車間的支部書記把全體工人召集在一起，用冰冷的聲音宣布了共產黨最高當局的內部命令：為毛澤東的死舉行半個月的哀悼，在哀悼期間，任何人都不得喝酒，停止一切娛樂活動，不准舉行包括婚禮在內的各種慶典。然後，支部書記又傳達了廠方的通知，通知要求每個工段設立一個毛澤東的靈位，整個哀悼期內，每天下班之前，所有的工人都要在靈位前肅立默哀三分鐘。最後，支部書記發給每個工人一朵紙做的白花，要求大家必須戴在胸前。

在支部書記講話過程中，袁紅冰想起了史書上記載的事情——中國專制帝王死後，當局就用血腥的刑罰迫使全社會的民衆為之穿上孝服，而且不允許人們身上出現一點兒紅色的服飾。這使袁紅冰產生了一種灰暗的感覺，彷彿他是站立在千年之前的歷史廢墟中。周圍的工人們臉上都凝結著像是同一個模子鑄出來的陰沉的悲哀，而黑色的好奇則凍結在袁紅冰冷峻的目光中，他想要弄清楚，這種被命令的悲哀為什麼也會顯得如此真實。

支部書記離開後，工人們默默地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所有的

人都盡量避免交談，即使爲了工作需要說幾句話時，聲音也都像竊賊一樣低沉。袁紅冰所在工段的工段長，那個爲了遮住頭上膿瘡疤痕永遠也不摘下黑色皮帽的老工人，顯得心事重重，並不時發出傷感的歎息。不過，袁紅冰直覺地意識到，工段長的歎息絕不是由於毛澤東的死，而是由於不能像尋常那樣說出淫穢的話所感到的沉悶，或者因爲別的什麼原因。

靈位是由一張兩邊垂掛著黑紗的毛澤東遺像和幾個巨大的花圈組成的。有人曾提議靈位應當設在牆邊，可是，不知爲什麼工段長卻堅持把靈位擺在工段房中間的一根四方形水泥柱下，儘管這會給日常工作帶來不便。那天下班時，工段長像尿急症患者走向廁所一樣，第一個急匆匆地走到正對靈位的牆下。袁紅冰忽然明白了，工段長一天中不斷發出的傷感的歎息，是爲如何能不使別人看到他頭上膿瘡疤痕而焦灼，因爲，向毛澤東靈位默哀時，所有的人都必須把帽子摘掉，並在三分鐘內要一直垂下頭顱。同時，袁紅冰也弄清楚了工段長堅持把靈位設在廠房中間的原因——這樣一來，默哀時工段長只要背靠牆站著，就沒有任何入、而只有牆壁能看到他醜陋的頭頂了。袁紅冰覺得，他觸摸到了這個喜歡色眯眯地講述淫穢話語的工段長那脆弱而敏感的男性自尊。雖然那種自尊散發出的腥臊的性欲氣息使袁紅冰有些作嘔，但是，他仍然不禁同情地想：「工段長費了多少心神才想出這種避免出醜的方法呵！」

第二天，默哀的時刻到來之前，一位年青的女工突然默默地拉住袁紅冰的胳膊，快步向正對靈位的牆邊走去，工段裏其他的青年工人也都像事先約好一樣匆匆地聚集到牆邊，背靠牆壁，肩並肩地緊緊排成一行。工段長彷彿被這意外的情況驚呆了，他失魂落魄地站在車間中間，抽搐的嘴角像是隨時都會哭泣起來，乞求憐憫的目光煩愁地飄落在那排把牆邊的位置都站滿了的年輕工人的面容上。可是，年輕工人們卻極力使自己的眼睛顯得純潔而嚴肅，似乎除了爲毛澤東的死悲哀之外，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事情能引起他們

的注意。

工段長的鞋底拖在地面上，緩慢地向靈位前走來，腳步沉重、悲哀得如同一頭爲主人勞作了一生而最終走向屠宰場的老牛。工段長面對靈位停下了，後面那排年輕工人焦灼難耐的目光，都興奮地聚焦在工段長那頂從不在別人眼前摘掉的黑色皮革帽子上。

終於，工段長的手臂像殭屍一般抬了起來，手指觸到帽子後，痛苦地遲疑了片刻，接著，彷彿要爲墓碑揭幕似的，以悲傷欲絕的情態抓住帽沿。就在頭頂從帽子下裸露出來的瞬間，工段長的脖頸突然被折斷了一樣無力而沮喪地歪向一邊。

工段長沒有一根頭髮的禿頂，赫然呈現在從窗外斜射進來的秋日明麗的陽光中。他頭頂的皮膚猶如剛出生的嬰兒屁股一樣粉紅而嬌嫩，形態猙獰可怕的疤痕令人不禁想起被隕石擊碎的月球殘破的表面，而積聚在瘡疤凹處的黃褐色汗水，像是一片片冒著熱氣的尿液。

站在袁紅冰身旁的那位年輕女工宛似艱苦跋涉之後終於看到了渴慕已久的美景，發出一聲驚歎的喘息，她的眼睛不斷變換角度，興致盎然地欣賞工段長難得一見的禿頂那醜陋的魅力，然後，她又輕輕吐出一聲滿足的深長歎息。其他工人的唇邊畏怯而又難以抑制地顫動起傻乎乎的笑意。儘管關於昨天另一個工廠默哀時，有人因爲聽到一個宏亮的屁、笑起來而被警察逮捕的消息，早已通過工人們的竊竊私語傳遍了車間，但是，此刻顫動在年輕工人唇邊的笑意，仍然同臉上悲哀的神情頑強地搏鬥著，並且緩慢而艱難地擴展開來。爲了避免發出聲音，工人們不得不緊緊咬住嘴唇，然而，那被封閉在胸腔裏的笑聲，又使他們的身體猶如被黃鼠狼咬傷的母雞翅膀一樣顫抖起來。

望著靈位上毛澤東的巨幅畫像，袁紅冰爲這位獨裁者感到了一陣灰黑色的悲哀。他無聲地說了一句：「你死後仍然有能力用專制權力的恐怖，在十億中國人的臉上刻下沉痛的神情，但是，只有這

因為欣賞難看的禿頂而發出的無聲的笑，才是獻給你的真實的輓歌。」

「是的，人們心底裏潛藏著對獨裁者的輕蔑，工人們那因看到禿頂而發出的竊笑，就說明了這一點，儘管那種竊笑顯得庸俗……只要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權力鬥爭超出宮廷陰謀的範圍而社會化，從而撕裂專制政治的鐵幕，民主運動就能找到足夠的情感基礎……。」那天下班的路上，袁紅冰這樣興奮地思索著。然而，他的思索被路邊牆上幾幅突然闖入視野的標語打斷了。標語的內容是：「堅決支持江青同志」、「誰反對江青，我們就同他血戰到底」。

袁紅冰立刻意識到，這些標語是黎月和他的支持者貼出的。袁紅冰厭惡地稍稍眯細了眼睛，冷峻地注視著那幾幅大標語。可是，他卻覺得，自己似乎看到了黎月光屁股的矮小身軀，正伴著毛澤東的遺孀，在工段長那布滿膿瘡疤痕的禿頂上作色情之舞，疤痕的凹處尿液般的汗水在他們的舞步下迸濺起黃褐色的水花，旁邊，無數雙嘲弄的眼睛窺視著那醜陋禿頂上的政治之舞。

袁紅冰知道，他和黎月之間的友誼從此結束了。這不僅是因為黎月背棄了昨天夜裏同柴治國、呂克新和他一起商定的政治原則，更是因為他發現，黎月的生命之樹上，只搖曳著渴慕專制權力的蒼白葉片。在一片突然降臨的蒼涼心緒中，袁紅冰黯然神傷地想：「被專制權力的私欲所醜化的，不只是毛澤東，不只是共產黨官僚集團，而且還有在專制政治下痛苦掙扎過的人們——這才是令人欲哭無淚的歷史悲劇。」

第十六章

民主的真理雖然是美麗的，但卻極其艱難，艱難得只有鐵石的心才能保持對她的愛戀；專制政治雖然像衰朽老人的眼睛一樣陰沉，但他的生命力卻猶如蚯蚓般頑強，即使身軀被斬斷了，也還是能夠在污泥中生存——這就是袁紅冰在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感觸。

在九月上旬毛澤東死後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內，袁紅冰和柴治國為發動民主運動進行了思想和人員方面緊張的準備，幾乎每個夜晚，他們都分別同一些具有民主政治激情的工人、知識分子，甚至個別內蒙古軍區的中高級軍官進行思想交流，而且這種思想交流往往從深夜直至凌晨。可是，十月分北京發生的事件，卻使他們不得不在浩然悲歎中，把磨好的利劍重新放入劍鞘。

舊權力貴族同華國鋒聯合起來，以極其純熟的政治權術，用宮廷政變的方式，輕而易舉地逮捕了權力新貴的領袖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權力新貴的社會基礎由於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隨之迅速瓦解。被稱為「四人幫」的權力新貴領袖集團乃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子，是毛澤東，這個共產黨官僚集團的象徵，晚年耗盡心血培植起來的政治遺囑執行人。他們同「地主資產階級」這個概念毫無關係，可是，此刻權力鬥爭的勝利者不容置辯地把「地主資產階級代理人」的罪名，強加在他們頭上。這個在共產黨政治辭典

中同歐洲中世紀「異教徒」一樣可怕的罪名，似乎是共產黨官僚集團權力鬥爭失敗者的專利。十年前，這些權力新貴就曾以幾乎同樣罪名，把劉少奇推上了政治的斷頭台。此後，曾被譽為無產階級副統帥的林彪，由於反抗毛澤東權威的失敗，也被安上了「資產階級野心家」的罪名受到政治鞭屍。這種罪名的虛假性正說明了共產黨政治的專橫和偽善，它專橫得可以無視事實而以神聖的語調向歷史毫無愧疚地說出謊言；它必須偽善，是因為當權力角逐的勝利者把種種政治尿液糞汁潑到失敗者身上時，他們又不得不費心給失敗者的罪名尋找一個共產黨政治之外的根源，否則，他們就無法繼續以共產黨政治神話的名義繼續欺騙社會，並要求絕對權力。

權力新貴勢力的崩潰，無異於在毛澤東最後十年生命用炫目的理想主義花布縫製的「文化大革命」理論的褲襠上，撕開了一個裂縫，而縫隙間裸露出了毛澤東權力私欲的本能。但是，這個穿著政治破褲子的獨裁者死後的形象，仍然能夠傲然地保持他的神聖性。因為，通過毛澤東的同封建帝王傳位遺詔毫無二致的一句話——「你辦事，我放心」踏上專制政治王座的華國鋒，既然是由於一個死人的「放心」，而不是因為十億人的擁戴，取得王權的合法性，他當然別無選擇地宣稱，這個社會必須按照毛澤東的願望繼續前行。這樣，毛澤東死了，權力新貴被摧毀了，而專制政治兇殘、嗜血的幽靈，卻繼續附著在華國鋒的權杖上——民主政治又一次喪失了公開進行悲壯血戰的機遇。

十月下旬的一個傍晚，袁紅冰和柴治國心情沉鬱地漫步在郊外一條行人稀少的寬闊沙石路上。遠處原野間，低矮的灌木叢還呈現出墨綠色，可路旁高大、筆直的白楊樹的葉片，已經被秋風吹成了枯黃。他們都意識到了一件誰也沒有說出來的事情——不是不敢說，而是覺得沒有必要說——按照共產黨官僚集團權力鬥爭的邏輯，當局一定會很快在社會範圍內清查權力新貴的政治基礎，而黎月由於不久前貼出的支持江青的大標語，勢將難以避免被逮捕的命

運，同時，黎月的這個投機行爲也必將把他們帶入政治的困境，因爲，在七五年，黎月和他們一起發動過工人進駐內蒙古總工會的運動，並且是「工促委員會」的重要領導成員之一，而共產黨專制政治多疑的目光不會忽略這個。

「一九五九年，我因爲反對毛澤東的『大煉鋼鐵』運動，被戴上『右傾分子』的帽子，發配到煤礦，服了兩年苦役；『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因爲思想右傾，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六九年，清查『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運動，我又做爲嫌疑人遭受酷刑；七十年代初，我和幾個朋友曾秘密貼出一些反對『文化大革命』和江青的傳單。可是，現在毛澤東死了，我卻又要經受一場政治迫害……。」柴治國彷彿在講一件同他毫無關係的事情，聲調冷漠而平靜地說。白楊樹枯黃的葉片在風中發出的「沙沙」的聲響，給柴治國的語調抹上了一層蒼涼的情調。

「是呵，嚴冬過後，颳來的卻是秋風——你看白楊樹的葉子都已經黃了。」袁紅冰的聲音寂寞得猶如天際灰藍的雁行。柴治國停下腳步，凝注著地平線上巨大的深紫色日球，以沉思的語調說：「也許，這就是我們的命運——一生都要在艱難中行走。可是，哪一天才能走進落日呵！有時候，真覺得人生太漫長了……。」

袁紅冰默默地從旁邊向柴治國像是浮雕在荒涼陽光中的臉部側影凝望，他忽然發現柴治國眼角的皺紋那麼深，深得似乎就要迸裂開，裸露出堅硬的白骨。同時，袁紅冰的思緒也隨著原野間金黃和藍紫色的野菊花紛亂而絢麗地搖曳起來：「這個十二歲就加入共產黨軍隊的孤兒，這個十六歲就參加了共產黨的老黨員，這個曾在同蔣介石的內戰和朝鮮戰爭中爲共產黨浴血奮戰過的軍人，這個共產黨警察系統的處長，只要與專制政治保持一致，他就可以享受專制政治的種種特權，他就有充分的條件在專制權力體制中青雲直上，飛黃騰達。可是，他卻選擇了一條艱辛的命運之路，選擇了同專制政治搏戰之路。這也許只是因爲，他的心拒絕虛假；他堂堂男兒的

目光愛戀上了真理……。」

袁紅冰的雙臂忽然背在身後，而且將兩隻手緊緊地握在一起。因為，只有如此，他才能抑制住伸出手臂，熾烈地摟抱住身旁這個美麗、高貴的人格衝動——他不願意用這種摟抱，這種娘們兒的方式，表現對美麗的雄性人格的傾慕，但他此時的目光，如同深紅的飛雪無聲地飄落在柴治國面容燧石般黝黑的輪廓上。

七六年深秋，黎月被關進了監獄。兩個月後，共產黨呼和浩特市委員會命令組成清查七五年工人進駐內蒙古總工會事件的專案組。不久，當局就把柴治國軟禁在城市北郊的一所市公安局招待所裏，進行審查。

柴治國被軟禁後的第二天，袁紅冰剛上班，工廠共產黨的政治部主任就把袁紅冰找到辦公室。辦公桌後，端坐著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子。他身穿毛式呢子制服，布滿黑色毛孔的臉像被拔了毛的豬皮一樣粗糙，而且僵硬地附著著一層權力賦予的專橫和暴戾；傲慢俯視的神情凍結在他鐵鏽色的眼睛裏，不過，那神情宛似一隻站在糞球上的屎殼郎^(編註)，在得意洋洋地俯視世界。一位年輕的女人坐在他的身旁。這位女人前面擺著一疊稿紙和一支鋼筆，顯然準備記錄什麼。

袁紅冰面容上現出懶洋洋的冷漠表情，在辦公桌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並且開始放肆地注視那位年輕女人嫣紅的嘴唇，同時思索著：「這個女人挨操時，她迷人的嘴唇會發出柔媚的呻吟，還是會忘掉一切羞澀地尖叫？」當袁紅冰發現，在他無禮的目光下，那個女人小巧的鼻翼滲出一層細密、晶瑩的汗珠時，他不禁咧開嘴，開心地露出了玩世不恭的微笑。

「我們是代表呼和浩特市黨委，對你帶領工人進駐內蒙古總工會的行為進行調查。這個調查是清查江青等『四人幫』幫派勢力運動

編註：屎殼郎，蜣螂，即俗稱的糞金龜。

的一個組成部分——你必須老老實實回答我們的問題！」那個五十多歲男子的聲音磨擦出陰沉的恐嚇和冷酷的威嚴說。同時，他本能地將身體向後仰去，似乎要讓眼前這個身穿骯髒工裝、神態桀驁不馴的傢伙明白，權力在他們之間拉開的距離。

袁紅冰的目光閃爍起冰冷、銳利的厭惡，斜視著這個五十多歲的小官僚。他知道，這類小官僚永遠都會毫不遲疑地站在共產黨官僚集團權力鬥爭的勝利者一邊，因為，嬌媚地舔權力的屁股，並對權力的叛逆者顯示冷酷和威嚴，乃是他們生命的原則和生活的情趣。

「你怎麼配審問我？」袁紅冰聲音有些疲倦，但又充滿輕蔑意味地說：「江青得勢時你在做什麼？恐怕你是恨不得跪在她面前叫親娘吧！」

那個小官僚顯然沒有料到袁紅冰敢如此放肆，他黑毛叢生的粗大鼻孔憤怒地抽搐起來，過了好一會兒，才彷彿突然清醒了似的，用力把手掌拍在桌子上，並嘶聲吼道：「我是代表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專政來審查你的——你的態度要好一點兒！」

袁紅冰銳利的唇角浮現出一縷嘲弄的微笑，傲慢地說：「我又不是同性戀者，我又不愛戀你的屁股，爲什麼要對你態度好？」

小官僚臉上粗糙的皮膚變成了紫灰色，厚嘴唇笨拙地蠕動著，卻說不出一句恰當的語言。旁邊那位擔任記錄的年輕女人，則用細密瑩白的牙齒緊咬住嫣紅的嘴唇，才沒有笑出聲來。袁紅冰使自己在椅子上坐得舒服一些，極有興趣地欣賞著小官僚猶如臉上被人吐了一口痰似的愠怒、尷尬的神情。

「是不是只有到監獄裏，你才會老實一點！」小官僚終於氣急敗壞地說出一句威脅的話。袁紅冰的面容變得冷峻了，他站起來，長筒靴的鐵釘在水泥地面上發出炫目的敲擊聲，向辦公桌走去。小官僚眼睛裏專橫的神情被突如其來的驚慌擊碎了，他像竭力躲避某種危險一樣，拚命把身體仰靠在椅背上。袁紅冰站在桌邊，身體有力

地向前傾去，逼近地直視著小官僚的眼睛。他深長的呼吸甚至使小官僚歪斜紛亂的眼睫毛都顫動起來。

「你……你想幹什麼？」小官僚發出一聲宛似蟲蛀的核桃般外殼堅硬、裏面空虛的話語。

袁紅冰冷峻地微微一笑，彷彿對親密的老朋友低聲私語一樣，說：「我想玩玩你老婆——不過，需要先把她那個被你弄髒了的陰部在酒精裏泡幾天，好好消一消毒，以免染上花柳病。」剛說完，他眼睛的餘光就發現，旁邊那位年輕女人的面頰瀰漫起性感的紅暈，而且她覆蓋著淡金色茸毛的潔白的耳廓也變紅了。袁紅冰覺得，此時這位年輕女人的耳朵動人極了。他就帶著這種感覺，轉過身體，微微搖晃著寬闊的肩頭和堅韌的腰肢，得意洋洋地走出了工廠政治部辦公室。

汽車修配廠的廠長叫周永春，他是一位身軀高大、臉膛黑紅的東北漢子。儘管他很小就參加了共產黨，不過，一次次殘酷的黨內權力鬥爭，已經用血洗去了曾蒙在他眼睛上的共產主義的神聖靈光，從而使他視真誠的私人情誼高於共產黨的原則。袁紅冰就是通過他父親同周永春的友誼才調入這個工廠的。現在，也正是由於周永春的保護，袁紅冰才免於因為他對抗當局審查的「惡劣態度」而遭受拘禁。

柴治國被軟禁在市公安局招待所半個月之後，妻子探視了他一次。回來後，柴治國的妻子找到袁紅冰，告訴他，柴治國要他明天傍晚，到招待所北面的樺樹林中去，到時候，柴治國會想辦法溜出來，同他會面。

第二天下午，袁紅冰找到呂克新，一起走進那片白樺林，在一片搖曳著淡黃色枯草的林間空地坐下。當落日的餘暉在白樺樹的銀幹上流蕩起來時，袁紅冰聽到林外隱隱傳來一縷踏在枯草上的腳步聲。他意識到那是柴治國正在走來，但卻沒有回顧。因為，儘管袁紅冰相信那是不可能的，然而，他還是擔心會在柴治國的臉上看到

沮喪或者慌亂的神情——如果是那樣，他就從此失去了一個戰友和兄長。

袁紅冰在少有的緊張心緒中，注意辨別著身後越來越清晰的腳步聲。他感到，那聲響彷彿是一隻悄悄逼近獵物的猛獸的利爪踏出來的。而這種感覺立刻驅散了他心中的憂慮。於是，他迅速地站起來，將頭顱轉向腳步聲傳來的方向。他看到，柴治國正大步向他走來，斜射的陽光在柴治國堅硬、沉靜的眼睛裏迸濺起一簇簇燦爛的笑意。當他們的手緊握在一起後，從柴治國那寬厚的手掌中，袁紅冰體味到了英雄男兒之間浩蕩而博大的、真誠的思戀。

他們在枯草中坐下，柴治國簡短的講述，很快使袁紅冰和呂克新清楚了，他之所以能溜出來，是因為此時看守他的武裝警察們正在吃飯，只留下一個公安局的科長監視他，而這個科長是他的朋友。

聽完袁紅冰和呂克新分別講述他們受審查的情況後，柴治國語調沉穩、條理清晰地說：「黎月瞭解我們深層次的思想，又知道一部分我們準備發動民主運動的計劃。這是我們的最大危險。如果黎月向當局揭發了我們，情況就會變得更加險惡。對此，要有充分心理準備。不過，目前的情況表明，黎月還沒有揭發我們，而且，我也相信，他應該不會墮落到出賣朋友的地步。另外，我們現在一定要努力走出困境，而走出困境的唯一辦法就是對審查者聲明，我們一直是反對江青的，我們曾多次一起商討過反對江青的具體行動。我們進駐內蒙古總工會也是為了一旦江青等人公開攻擊周恩來時，我們就帶領工人對她進行反擊——不管那些審查我們的雜種相信不相信，我們也要一口咬定這個意思，就像咬住女人腳後跟的公豬一樣，死也不鬆口——那他們就沒有辦法啦。哈哈……。」柴治國說出一句自我戲謔的話後，如同惡作劇成功的男孩子似的，發出興致勃勃的得意笑聲，淡金色的陽光也在那笑聲中明麗地閃爍起來。

接著，他們迅速商定了對付審訊的具體口徑。分別前，柴治國

轉向袁紅冰，深沉的語調中飄盪起暗紫色的悲愴，說：「我知道，要你隱藏起個性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我們必須痛苦——你不要再激怒那些審訊者，我們不僅要勇敢，也要有走出困境的智慧。記住，『善敗者不亡』。現在，我們還不能死，我們只在向全世界、向歷史響亮地呼喊出中國人對民主自由的渴望之後，才有權利死！」

望著柴治國在冬日白樺林銀灰色枝條間逐漸消失的背影，袁紅冰突然變得寂寞的心中，崛起了一個青銅色的思想：「有人說，性格就是命運。但是，只有能在鐵石上刻出勇敢、智慧的戰士命運，才是真正銳利的個性——爲了不讓柴治國的眼睛因失望而暗淡，我也必須如此！」

當天夜裏，袁紅冰沒有睡覺，他連夜寫出了一份材料。材料的開頭這樣寫道：「我，一個曾當過四年農民、五年工人的無產者，今天卻被某些人指責爲江青、『四人幫』的社會基礎，但這種指責是不公正的。因爲，江青、『四人幫』都是大地主、大資產者，我同他們之間有原則的對立……。」在這樣一些共產黨專用的冠冕堂皇的政治詞句之後，袁紅冰又把他和柴治國、呂克新商定的，關於他們反對「四人幫」的思想和行動依次記敘出來。第二天上午，袁紅冰就把這分文字交到工廠的政治部。

七七年的春天和夏日，袁紅冰是在孤獨中度過的。柴治國一直處於軟禁狀態，呂克新也遭到軟禁。雖然由於廠長周永春的保護，袁紅冰沒有失去自由，但是共產黨當局對他的政治審查卻在繼續進行。爲了不給別人帶來麻煩，袁紅冰避免同任何朋友交往。有幾次，想要領略思想魅力的欲望，曾使他深夜久久徘徊於年老的哲人王慎失的住所前，然而，他終於沒有一次走進過王慎失的家門。每天上下班他騎著自行車行駛在人流中，卻覺得周圍都是靈魂已經枯萎的行屍走肉，而他的生命似乎也蒙上了沉鬱的死亡陰影。每個夜晚，只有當他坐在檯燈寧靜的淡金色燈光下，開始秘密寫作時，他才感到自己還活著。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袁紅冰突然發現，他小說中的那些人物似乎有了獨立的生命，他們不再受他意志的擺布，而是按照他們自己的個性去創造命運。袁紅冰常常產生一種感覺——彷彿並不是他在寫作，卻是小說裏的人物帶著他的思緒走進一個又一個生活的意境。這種感覺既使袁紅冰有些莫名的傷感，又令他在淚水豐盈的驚喜中沉醉。他隱隱意識到，自己的文學創作開始踏入了一片超越他個人命運的、更具歷史魅力的人性的原野。

七七年，當局恢復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經中斷十年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制度。初秋的一天，袁紅冰的妹妹故意做出漫不經心的樣子，用淡淡的語氣告訴他，吳唯唯考上了內蒙古醫學院。當時，袁紅冰好像什麼也沒有聽到似地沉默著，只是他的面容變得有些蒼白了，而對吳唯唯的懷戀之情猶如陽光中白樺林的黃葉，驀然在他心靈中燦爛而又紛亂地搖曳起來，並發出淡金色寂寞的「沙沙」聲。

那天夜裏，袁紅冰沒有開燈，躺在房間的床上，思索著如何使他早已定名為《自由在落日中》的小說那一個個情節形成完整的命運背景。夜色中飄拂著菊花淡淡的清香，四周寂靜得彷彿可以聽到凋殘的花瓣飄落的聲響；有些發藍的、銀灰色的月光如同水銀凝成的夢境，從敞開的門邊無聲地湧進房間。袁紅冰眼睛裏深藍色的沉思忽然像激流一樣動盪起來。他發現，一位少女朦朧的身影踏著銀灰色的月光從門外走來，被月光映成淡藍色的長髮微微飄拂在少女秀長的脖頸旁，像是柔情萬種地纏繞在小白樺樹銀色樹幹上的春霧。

少女的身影默默地飄進房間，在門邊停下了。接著，她開始以情態傷感的動作解開衣扣。片刻之後，少女的衣裙如同一片片詩意，輕柔地飄落在她秀麗的赤足旁。少女赤裸的身體宛似銀灰色月光中的一座潔白的浮雕，然而，那潔白不像野杏花的色調那樣濃豔，卻像怒放的野梨花般憂鬱，而少女身體妖嬈的曲線，又給那憂

鬱的潔白刻出了豔美的輪廓。

「唯唯！」袁紅冰猶如岩石上刀劍劈出的裂痕般銳利的雙唇緊閉著，而他的心卻忘情地呼喚了一聲。他站起來，彷彿怕踏碎那浮雕著少女身姿的月光，輕輕地移動腳步，走向門邊。來到近處，沐浴在月光中的少女的裸體，像冰雪覆蓋的白玉一樣光潔，堅實的乳房凝結著豐饒的色情誘惑，被暗影染成青銅色的乳頭則以放縱無羈的情態向上翹起，像是熾烈地期盼刀鋒般寒光閃閃的親吻，又像是在對炫目的雷電調情。

「野蠻人，讓我的身體痛苦吧，讓我身體的痛苦埋葬我心中的痛苦——這是我對你最後的請求！」吳唯唯震顫的雙唇間傳出了啞啞、灼熱的聲音，那聲音的色調是殷紅的，如同年輕雌鹿的血。

凝結在袁紅冰高傲個性裏的那種雄性的狂放風格，突然像大地震盪中的血紅的懸崖峭壁，刺破濃重的陰雲，崛起在陽光閃耀的雲端。他兇悍地抱起少女的身體，躍到床邊。然後，他又像一團狂風中的火焰，在少女的身體上燃燒起來，而他猛獸般的利爪在少女雪原一樣純淨的身體間留下了道道傷痕，那傷痕宛似失落在白雪上的晚霞的殘跡。吳唯唯緊咬住輪廓優美的嘴唇，竭盡全力不使自己發出慘叫，而面容上那妖冶的神韻，被雷電般銳利的劇痛劈碎了。她目光狂亂地仰視著袁紅冰的頭顱，眼睛裏迸濺起的破碎的晶瑩淚影，彷彿是銀灰色月光的魂魄。

突然，袁紅冰堅硬的手指深深陷入了吳唯唯那覆蓋著春雪的山岡般隆起的雙乳間，挺直的手臂支撐起他的上半身，而他長髮凌亂的頭顱高高揚起，猙獰地露出雪白利齒的嘴唇間，震盪起剛烈瘋狂的呼嘯。後來，內蒙古日報社宿舍大院裏流傳起一個令人恐懼的消息——那天晚上，有一隻野豹在院子裏遊蕩，因為，有人聽到了豹子的吼叫。

第二天清晨，袁紅冰從深紅的沉睡中醒來時，陽光已經透過窗簾的縫隙，斜射進房間。他發現，吳唯唯不在了，桌子上有一張字

條。上面有幾行紛亂而清秀的字跡：

「媽媽給我介紹了一個男朋友，他是研究生。我準備同他結婚。

「你愛真理和你的小說勝於愛我。儘管我可以給你柔情，而真理和小說只能給你危險，但是，你仍然堅貞不渝地愛上了她們。

「我不願意再誘惑你。因為，如果背棄了對真理和詩意的愛戀，你就可能變成一個庸人。那樣，即使每天都能與你相伴，我也會在對男人的失望中痛苦。

「我要離開你了，永遠不再回來。但是，我把心底裏的一滴血留給了你。我將終生從遠處默默地向你注視，注視你在危險的鋒刃上狂舞的命運；注視我迸濺在你峻峭生命上的那一滴血——直到有一天，死亡使我哀愁的目光變得冷漠。」

在字條的旁邊，袁紅冰看到一幅滲出血跡的手絹，手絹上飄散出濃郁的芬芳，而血跡豔紅得猶如落日的淚。他知道，那血跡是從吳唯唯美麗的身體裏流出的處女之血。

窗外斜射進來的淡金色陽光，飄落在袁紅冰石化了般凝然不動的身體上，他青銅色的眼睛凍結在了寒意刺骨的神情中。「噢，陽光原來也竟會這樣冰冷……。」袁紅冰岩石裂縫般的薄薄的嘴唇無聲地抽搐了一下，下意識地說。然後，他以情態茫然的動作，用火柴點燃了那張字條和血跡如花的手絹。嫣紅的火焰妖嬈而激情洋溢地扭動搖曳著，淡金色的陽光彷彿被火焰灼痛了似的急速地顫抖起來。片刻之後，嫣紅的火焰熄滅了，陽光的淡金色似乎也變成了灰燼。袁紅冰覺得，他的身前身後都是一片冷漠、蒼白的虛無，即便是猛獸的血也無法將其染成殷紅的虛無。

「爲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同吳唯唯訣別，這不是我想要做的事嗎？是的，我愛她，所以才必須離開她，因為，我不忍讓她秀美、纖弱的赤足走上艱險的命運之路——任何一個高傲的男子都會這樣做……呵，我早已決定同她訣別。訣別是痛苦的，不過，我的心曾在蒼涼的痛苦中變得堅硬，我的靈魂曾因紫色的悲愴而充實。但

是，她一旦離去了，我的生命爲什麼又變得如此脆弱，像一片乾裂的黃葉隨時都會破碎……。」在枯草一樣紛亂起伏的思緒中，袁紅冰彷彿正向凍結著灰濛濛寒雪的無底深淵中墜落，而且那空虛的墜落似乎永遠不會停止。

袁紅冰冷峻的目光在茫然的恐懼中震顫起來，他想要瘋狂地摟抱什麼能使他的意志變得柔軟的東西，因爲，他覺得，他的意志太硬了，硬得都能聽見刺耳的破裂聲；他想要不顧一切地親吻什麼能令人他的心變得熾烈的東西，因爲，他感到，他的心太冷了，冷得連血都凍成了灰白的冰層。

突然之間，一道絢麗飛掠的劇烈的痛感擊中了袁紅冰。緊接著他發現，他痙攣的手指正如同雄狼的利爪，兇殘地在自己的胸膛上撕扯出無數道猩紅的傷痕。這一刻，他覺得疼痛是美的，他以猙獰的神態逼視著那晚霞一樣深紅的疼痛。

一個蒙古少女的容顏逐漸從那茫茫血霧般的疼痛感中浮現出來。袁紅冰認出了，這就是那位七年前他第一次踏上流浪的旅途時，在陰山北麓杳無人跡的荒野上遇到的那位蒙古少女；這就是當他在暴風雨後，由於饑餓和熱病摔倒在野草叢中時，那位挽救了他生命的蒙古少女；這就是那位他只敢直視落日，並以背影與之告別的蒙古少女；這就是那位他甚至忘記詢問她的名字的蒙古少女。

袁紅冰睜大眼睛，忘情地凝注著蒙古少女輪廓朦朧的容顏。他突然意識到，如果昨天夜裏踏著銀灰色的月光走進房間的，不是吳唯唯，而是這位蒙古少女，那麼，他便會毫不猶豫地讓她黑髮如雲的頭顱靠在自己寬闊的肩頭，一起走向天際，融入落日中——哪怕那是一條苦役犯的路，哪怕那是一條終身與苦難爲伴的路，哪怕蒙古少女潔白的赤足會被碎石切割得血跡斑斑，哪怕荊棘會使她衣衫襤褸，哪怕她少女的秀色將在漫天風塵中凋殘。

袁紅冰不知道爲什麼會有這種感覺，也不想弄清楚這個問題，但是，他就是毫無理由而又毫不懷疑地這樣確信。

兩天之後的傍晚，陰山山脈北麓一座聳立在低垂蒼穹下的風蝕斷崖，被晚霞燒成了輝煌而又荒蠻的凝重的金紅色。一位長髮凌亂的青年盤膝端坐在斷崖之巔——那是袁紅冰。由於痛飲了烈酒，他的眼睛上顯出一道道紫紅的血絲，像是同時被無數道長蛇般的雷電劈裂的青銅色落日。

斷崖下的荒原上，翠綠的草浪隨著淡金色的風湧向藍霧繚繞的天際，一叢叢野花如同絢麗盛放的哀愁，搖盪在深長起伏的草浪間——這是可以令最冷漠的心變得豐饒的原野。可是，袁紅冰乾裂的目光裏，卻只有一片荒涼。因為，在荒野間，他沒有看到那座孤獨的蒙古包，沒有看到那位蒙古少女猶如翠綠的白樺樹般俊俏的身影。

「荒野的風，你告訴我呵——她在哪裏！」袁紅冰被烈酒燒焦的嘴唇間，震盪起血珠迸濺的悲愴呼嘯。在那呼嘯中，金紅色的斷崖彷彿驟然崩塌了，深長的草浪急速地湧進袁紅冰的視野。片刻之後，袁紅冰發現，他正像一團狂醉的風暴，沿著陡峭的峰脊向下奔去。

袁紅冰宛似一隻受傷的雄豹，步履踉蹌地踏碎了荒原上的野花。他時而分開雙腿，佇立在岩石間，狂傲地仰起頭顱，搖盪著長鬚般的黑髮，發出野性勃勃的哭嚎，將遼遠的痛苦撕碎；時而又如同被火焰焚燒著一樣，在紅穗的鼠尾草叢中瘋狂地翻滾，像是正同他緊摟在懷中的熾烈的痛苦，進行猛獸的交配；時而，他兇悍地低俯在裸露的岩石上，用雙手竭盡全力攬住石縫的兩邊，似乎要撕開岩石的裂縫，去尋找那位蒙古少女凝結在岩石深處的足跡。

突然，袁紅冰的眼睛裏迸濺出鋼藍色的火星——在前面微微隆起的山岡上，他發現了一個沒有墓碑的低矮墳墓。袁紅冰動盪的身軀宛似踏著起伏的波浪，奔上山岡，並猛然單膝跪倒在那座幾乎被疾風削平的、碎石堆成的墳墓前。然後，他便毫不停頓地用手拚命地挖掘起來。他的指甲在石塊上磨擦出的聲響，尖利得能令冷酷的

刀鋒戰慄。很快，他的手指很快就被石塊的稜角割破了，變得血肉模糊。最後，指端甚至露出慘白的骨頭。可是，袁紅冰挖掘的動作卻越來越瘋狂了，直到一具骨架秀麗、纖細的骷髏呈現在他狂亂的目光下，他才停止了挖掘。

「我終於找到你了……。」袁紅冰的聲音中起伏著狂醉者才會有的野性的音律，低語了一句。他不需要任何理由就確信，這具雪白的骷髏是屬於那位蒙古少女的。因為，他不能不這樣確信，否則，他的心就會在無邊的遺憾中死去。

彷彿怕碰疼了骨架似的，他以極其溫柔的動作捧起了骷髏的頭骨。向那具頭骨深情地注視了片刻之後，他似乎感到頭骨那雙眼睛的黑洞太寂寞了，又從身旁的石縫間採下兩朵墨藍色的菊花，把花莖插進骷髏空洞的眼眶裏。做完這一切之後，袁紅冰憔悴而又線條銳利的面頰邊，閃耀起充滿雄性豔麗感的笑意，並在骷髏的頭骨上熾烈地親吻起來，那親吻深長得宛似動盪著萬年燃燒的時間。

日球沉落了，陰山山脈群峰隱入灰藍色的蒼穹，只有巨大的皺摺和風蝕的裂縫，在天幕中雕刻出山體雄偉的輪廓。而那座斷崖岩石破裂的峰巔，還飄落著一片晚霞金紅色的殘跡。

袁紅冰遙望殘留在斷崖之巔的晚霞，把那具秀麗的骨架緊摟在胸前。暮霧瀰漫的荒野上，飄盪起了他剛烈而孤獨的歌聲。歌聲的旋律是從古代蒙古英雄史詩中傳來的「長調」。「長調」——這屬於青銅色高原的詠歎調的情韻，遼遠得如同天邊的火燒雲；蒼茫得宛似灰藍色的雲海；豔麗得像是纏繞在落日上的紫色的長風。而歌詞，則是狂醉中的袁紅冰用他白骨裸露的殘破手指，刻在蒼穹上的戀情。

「美目秀長如彩鳳的蒙古少女呵，你遠去了，像那淡藍的風；你消失了，像那凋殘的晚霞。

「我猛獸的心，要如紫色的落日，沐浴在銀色的波濤中，只因爲你目光裏有動盪的激流；我如花的詩意，要凋謝爲殷紅的灰燼，在

陽光中飄落，只因爲你眼睛裏有陽光金色的神韻；我不安的靈魂，要像長翅的孤雁，在藍天深處尋找棲息的夢境，只因爲你無言的凝視中，有一片溫柔的蔚藍。

「呵——，無名的蒙古少女，請在落日上向我注視。我必將死於雷電的劈擊，我必將死於放縱的狂飲，我必將在漫天野火中做焚身之舞。我要用雄烈的死爲你獻祭，我陡峭的生命崩潰之後，會有一縷青銅色的安魂曲，縈繞在你身邊……。」

袁紅冰端坐在山岡上，寬肩細腰的身軀隨著歌聲的旋律狂放地搖盪，彷彿是一座就要踏碎長風傲然起舞的懸崖。深藍的夜色覆蓋在無邊的荒野間，一群晶瑩的流星雨從高處飄灑而下，彷彿是夜空被那悲愴的歌聲感動著，猝然流出了燦爛的淚。袁紅冰的歌聲變得嘶啞了，像是破裂的岩石在悲痛地長號，但是，那嘶啞的歌聲在漫漫的長夜裏卻一直沒有停下。

當蒼白的晨光在灰藍色的陰影中雕刻出袁紅冰面容那憔悴的輪廓時，他走下了山岡。似乎野性的激情都已在那徹夜的長歌中飄散了，他眼睛裏只剩下堅硬的寂寞和乾裂的荒涼。袁紅冰沒有重新掩埋那具骷髏，而是把她安放在山岡上一叢野花搖曳的苦艾草中。因爲，他寧肯讓那秀麗雪白的骨架在風雨中破碎，也不願將她留給陰暗墓穴中的腐爛；因爲，他要讓骷髏黑洞似的眼眶迎向藍天——他確信，總有一天，他獻給蒙古高原的詩意會像一群白羽的野鴿，在萬里晴空中自由飛翔，而骷髏空洞般的眼眶中會由於那詩意而怒放出一股紅的罌粟花。

如果說在民主政治下走向權力的過程是陽光下的角逐，那麼，專制政治的權力則是陰謀和權術之霧籠罩著的鬥獸場。「四人幫」被逐出中國政治舞台之後，新的權力爭奪又在華國鋒和因「文化大革命」而失勢的舊權力貴族集團之間展開了，而鄧小平則成爲舊權力貴族的政治象徵。

華國鋒於一九七七年初提出「兩個凡是」的政治綱領，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華國鋒之所以把「兩個凡是」做爲他的政治綱領，不僅由於他的最高權力地位只是靠毛澤東的一句「你辦事，我放心」的遺囑所支撐，也不僅因爲他智商極低的頭腦根本沒有進行創造性思維的能力，而且更是出於壓制舊權力貴族重新崛起的需要。顯而易見，鄧小平等舊權力貴族都是曾被毛澤東確定爲「賤民」者，所以，只要堅持「兩個凡是」，那麼，這些舊權力貴族就將永遠被剝奪重返權力王座的資格。

一九七八年，共產黨文化機構中的一批知識分子王若水、張顯揚、孫長江等，在鄧小平、胡耀邦的支持下，開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把實踐做爲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意味著毛澤東的決策和指示不具有最高思想權威性；對於當時中國的權力鬥爭而言，它還隱喻著鄧小平等舊權力貴族並不因爲毛澤東對他們的否定而喪失了重返權力的資格，華國鋒也不能由於毛澤東對他的肯定而具有不可質疑的權威。

稍有政治洞察力的人們都可以輕易地意識到，在這場新的權力鬥爭中，華國鋒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華國鋒的陰謀權術能力根本無法同舊權力貴族抗衡，另一方面，他只是靠在毛澤東權威懷抱裏的兒皇帝，而且，他所依靠的是一個死去的權威，同時，毛澤東以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名義在人們心中構築的神壇，也已經被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血腥、醜陋的政治表演所摧毀了。儘管以後的歷史證明，對於絕對權力的私欲，鄧小平同毛澤東毫無二致，但是，當時鄧小平在由「賤民」重新走向權力的過程中，命運逼迫他，或者說權術本能的敏感性驅使他，不能不向「兩個凡是」這種封建專制意識挑戰，而真理在那挑戰的鋒芒上，難得地被允許露出蒼白的一笑。另外，「文化大革命」中的失勢使舊權力貴族一度淪落於社會的最底層，此刻，當他們有機會再次焦灼地仰視權力

時，他們的目光中就有了某些底層民衆的願望的色彩，雖然那種色彩只同他們的遭遇有關，而不是他們靈魂的追求。

也許是由於共產黨官僚集團忙於爭奪最高權力，而放鬆了對社會的壓抑，更主要的是因為柴治國、袁紅冰、呂克新三個人一直自稱曾經進行過反對「四人幫」的思想交流，而當局又沒有找到他們同權力新貴有任何秘密交往的證據，柴治國在軟禁中度過十個月之後，被釋放了，對袁紅冰和呂克新的政治審查也在沒有做出任何結論的情況下，不了了之。這使袁紅冰有條件寫出一篇〈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真理〉的文章，發表在《內蒙古日報》上。在文章中，袁紅冰敷衍了事地重複了幾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論斷之後，便開始猛烈抨擊「絕對真理」意識，凡是讀過這篇文章的人都能領悟到，袁紅冰思想的鋒芒是指向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最基本的政治原則——以血腥的專制權力迫使中國人把馬克思主義當做絕對真理崇拜。

在那之後的一段日子裏，袁紅冰是在豔麗的孤獨中度過的。豔麗，是因為他同許多少女有過色情如花的交往。吳唯唯離去之後，似乎把女性美色的聖潔感也從袁紅冰心中帶走了，他開始把女人當做能使他荒涼的眼睛變得絢麗的流雲和野花。孤獨，是因為那些少女儘管溫柔、善良，儘管使他那段寂寞的生命成為花雨紛飛的回憶，但是，她們的美色卻不能滿足袁紅冰的心靈對熾烈詩意的要求。許多年之後，袁紅冰回顧自己生命的歷程，並再次注視到那些少女的情韻時，他不得不歉疚地垂下目光。因為，那些少女青翠的生命中湧溢出的情感是嫣紅的、真誠的，而他卻沒有以真誠的親吻，撫慰那一片片渴望英雄男兒摯愛的、嫣紅的情感。噢，但願有一天，袁紅冰的哲理和小說，能使她們被歲月撕裂的衰老生命中，激起哪怕瞬間的對青春的懷戀。

在肯定專制權力的國度裏，包括對外戰爭在內的重大政治決策都無須費心徵求人民的同意，而只是由少數官僚寡頭的意志決定。

一九七九年初，共產黨官僚集團以維護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名義，開始了對越戰爭。當時，中國同越南的領土爭議並沒有激化到必須用戰爭加以解決的程度，可是，已經擔任中國軍隊總參謀長的鄧小平爲了取得左右政治局勢的權力，則需要通過指揮這次戰爭，確立他在軍隊中的權威。對於信奉「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而不是「民意出政權」的暴力政治哲學的共產黨官僚而言，確立對軍隊的權威乃是握住最高政治權杖的關鍵。

儘管民意是被忽視的東西，然而，絕大部分中國人卻都相信了當局關於越南侵略威脅的宣傳，即使那是謊言，他們也願意相信。這要歸因於近代史上中國的命運。近代史上，列強的多次入侵把中國這個鑄造過古東方文明王冠的國度投入了恥辱的深淵。中國在近代史上所是的，不是她應該是的一一這是絕大部分中國人的共同意識。因此，他們受傷的民族情感中湧動著對命運復仇的渴望，而一切以反侵略名義進行的戰爭，都是醫治他們血跡斑斑的民族自尊心的「聖藥」。

雖然古中國曾以對生命的豐饒感鑄造了文明的金日，但是，共產黨官僚集團毀滅文化的專制政治卻使當代中國人的靈魂成爲一片文化的廢墟，而被屈辱的命運所強化的民族情感，則是裸露在那文化廢墟間的一塊粗糙的岩石。如果渴慕真理的知識分子不能以審美激情的鋼斧，不能用自由人性的鐵鑿，在民族情感的岩石上刻出與現代文明相一致的詩篇，刻出博大、仁愛、強健、優美的民族精神的箴言，那麼，共產黨官僚集團必然要用屬於過去的民族利己主義意識，把民族情感之石刻成一個爲專制政治殉葬的武士石俑一一這是一九七六年對越戰爭爆發後，袁紅冰在觀察人們情緒過程中產生的認識。同時，他也得出了一個當時還缺乏細節背景的結論：「爲了不使民族情感死於專制政治的利用，就必須以民族命運的名義，創造能令傷痕累累的民族情感狂歌醉舞的自由詩意和民主真理！」

戰爭並沒有開出對越南的絕對勝利之花，卻結出了確立鄧小平

對軍隊的絕對權威之果。對越戰爭結束之後，即便是智商最低的中國人也隱約感到，仍然占據共產黨主席位置的華國鋒已經是「昨日黃花」了。與之同時，鄧小平爲了獲取絕對權力，又進行了一項爭取知識分子支持的活動——有限度地承認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鬥爭」的錯誤。

共產黨官僚集團在犯下摧殘文化和人性的罪行時，總是像中國古代行刑前喝醉了酒的劊子手，袒露出胸前的黑毛，殺氣騰騰地瞪視著血紅的眼睛，而當他們爲了某種政治目的承認錯誤時，卻又像一個光屁股走出澡堂的小腳女人一樣，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當局宣布，五七年那場把幾十萬提出思想自由、政治民主要求的知識分子踐踏在血淚中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鬥爭，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擴大化」這個詞意味著，當年共產黨官僚集團殘酷鎮壓知識分子的民主要求，在政治原則上是正確的，錯誤只在於那次鎮壓的對象在數量上不適當地擴大了。做出上述宣布之後，還活著的「右派」分子擺脫了二十多年的政治賤民的命運。然而，當局在給他們以這種恩賜的同時，也貶低了他們的人格，也侮辱了他們長久的苦難。因爲，當局是以他們的思想本來同專制政治一致，只是錯誤地受到了整肅爲理由，對他們進行恩賜的，而事實上，他們大部分人當年都是因對自由民主意識的熱愛，才走上了苦役犯或者流放者之路。

七九年初春的一天傍晚，袁紅冰走進王慎失的家中。那位年老的哲人佇立在書桌旁，被深深的皺紋切碎的憔悴面容，像一片破裂的枯葉。他的目光失去了往日沉思的寧靜，宛似枯萎的時間沉重地飄落在桌面的一張紙上。那是當局發給他的一份通知，通知宣布，他已經不再是「右派分子」了，而且立即恢復他九級幹部的職稱。

看到袁紅冰後，王慎失悲憤地低嘯了一聲，說：「二十多年的苦難只換來這樣一張紙——我所要的不是這個，不是什麼九級幹部的待遇——我要自由宣講我的思想的權利！哪怕像蘇格拉底那樣，

在講述過思想之後，死於刑場！可是，共產黨官僚們甚至不允許我以死來交換表達思想的權利！他們以前用血腥的鐵手扼住我的咽喉，現在又想用地位摀住我的嘴，而他們那隻血腥的鐵手仍然藏在背後……。」

這幾句話彷彿已經耗盡了王慎失的生命活力，他枯瘦的身體搖晃了一下，無力地頹然摔倒在椅子裏。長時間沉默之後，他又聲調茫然而蒼白地低語道：「不過，比起那些死去的思想者，我是幸運的……他們已經物化了，已經無法思想了，而我還能體驗思想真理的樂趣……就讓我們在沉默中思想真理吧——爲了祭奠那些思想的殉難者……。」

「也許很多人將因此而爲鄧小平歌功頌德，但是，我絕不！」那天袁紅冰離去時，在無月的夜色中冷峻地想：「因爲，鄧小平對二十多年前那場血腥暴行的否定中，政治權術的考慮大於在真理前的懺悔；因爲，他是想用蒼白的善意抹去血寫的罪惡；因爲，他否定的不是專制政治的原則，而肯定的也不是自由的人性。」

七九年春天，王慎失被當局任命爲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上任不久，王慎失就提議袁紅冰調到哲學研究所來，擔任所長學術助手兼資料員。袁紅冰十分愉快地接受了王慎失的建議，因爲，如果調到哲學研究所，他就可以把所有時間都用來進行思想了。可是，在辦理調動手續的過程中，袁紅冰發現，哲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對他表現出極端冷淡的態度，而且冷淡之中還可以觸摸到某種酸溜溜的輕蔑。顯然，這些研究人員不能理解，袁紅冰，這樣一個只有初中學歷的工人，怎麼可以被調進做爲內蒙古最高哲學研究機構的哲學研究所，尤其是一個初中畢業生竟然得到研究所所長的青睞，要擔任所長學術助手，這似乎是對那些研究人員的高等學歷的一種公然蔑視和侮辱。

很快，哲學研究所裏就傳播起王慎失是出於密切的私人關係，才把袁紅冰做爲「親信」調來做學術助手的流言，有的人甚至造謠

說袁紅冰同王慎失的女兒關係曖昧。袁紅冰感到，這些庸人的竊竊私語將像群鼠的啃噬聲一樣，毀壞他進行思想所必須的內心的寧靜，同時，高傲的個性也早已把自己去開拓命運之路，而絕不接受任何人庇護的意識，深深刻在他的靈魂中——即使是像王慎失這個他十分尊敬的年老哲人的庇護，也不接受。於是，袁紅冰決定參加七九年夏季的全國高等院校入學考試。

那年高等院校文科入學考試的科目有政治哲學、語文、歷史、地理、外語和數學。如果是考外語專業，數學成績只做為參考，不計入總分；如果是考其他文科專業，外語成績則不計入總分，只做為參考。而袁紅冰報考的是北京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

儘管袁紅冰只讀過初中，而且考試前只複習了一個月功課，他仍然憑著超群的聰慧，在內蒙古所有考生中獲得了外語專業考試總分第一的優異成績，即使按照其他文科專業的成績計算方式，他的總分也名列第四。而且，袁紅冰的母親從一個招生官員那裏獲悉，他的政治哲學和外語的單科成績在全國範圍內也是最優秀的。

不過，袁紅冰接到的卻是北京大學法律系，而不是俄羅斯語言文學系的入學通知書。原因在於，那年俄羅斯語言文學系只在內蒙古招收一名學生，而招收的具體對象在考試前，就已經通過招收官員相互之間的私下交易確定了。然而，袁紅冰對此並不在乎。自從十多年前成爲一名知識青年之後，袁紅冰就已經養成了自學的習慣，他從來沒有指望從學校裏學到什麼，而且，在內心深處，他也不認爲有什麼人配再做他的老師。拿到入學通知書的那天，在回家的路上，袁紅冰的靈魂裏只震盪著一個刀劍撞擊般的聲音：「我，一個從內蒙古高原荒野中走出的野蠻人，一定要在北京，這個專制政治心臟跳動的地方，踏出青銅色的民主自由的足跡——踏出具有袁紅冰銳利風格的民主自由的足跡。！」

臨行的前一天，袁紅冰到柴治國家中，同他告別。柴治國簡單地告訴袁紅冰，七五年袁紅冰調到臨河市長途汽車客運站後不久，

他們一起救助過的那位叫范東生的青年，就以「思想認識錯誤」的結論，被解除了刑事審查；范東生去年也考入了北京大學新聞系。講完這些之後，柴治國便沉默了。袁紅冰也陷入沉默，儘管他心中湧動著惜別的怒濤。

袁紅冰和柴治國是在冷峻的、無言的對視中告別的，那是岩石與岩石的告別，紫色長風般浩蕩的離情別緒，都堅硬地熔鑄在冷峻的神情中。他們誰也沒有表現出一絲溫情，彷彿任何溫情都太娘們兒氣，都會侮辱了他們之間那即使在猩紅雷電的劈擊下，也只會迸濺起青銅色火花，也只會發出鐵石迴響的男子漢的友誼。

第二天傍晚，袁紅冰登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北方，陰山山脈群峰呈現出青黑色的輪廓，而殘破的獸齒一樣的峰頂和陡峭的峰脊被晚霞燒成了濃郁的猩紅色，群峰上荒蠻的天空，則是野苜蓿花似的淡紫色。

袁紅冰打開列車的車窗，讓他石雕一樣的面容沐浴在狂放的疾風中。他在用冷峻而高傲的注視，向這片埋葬著蒙古英雄史詩壯麗遺骸的高原告別，而茫茫雲海般蒼茫的憂鬱驀然湧上心頭。他過去的生命就消失在這片青銅色的高原上，像被落日餘暉染成深紅的荒原之風，飄散在破裂的岩石和紛亂搖盪的野草叢間。但是，他卻用從高原峻峭、雄烈的美感中獲得的堅硬的激情，在生命的虛無上刻出了屬於英雄人格的「殷紅虛無」的哲理，刻出了高貴、美麗的蒙古男女的文學形象。這猛獸之血般殷紅的哲理，這在落日上的火焰中沐浴的文學形象，就是袁紅冰英俊秀麗的生命在空虛的時間上踏出的金色足跡；就是袁紅冰狂歌醉舞的激情，在無意義的時間中點燃的生命意義的聖火。

「無論命運之風將把我吹向何方，你，內蒙古高原，都會令我終生魂牽夢縈。因為，我，一個自由的流浪漢的心，早已許給了你遼遠的荒涼，早已許給了荒野上的落日——那美麗凋殘的象徵。」

第四卷

清醒中的困惑

第十七章

北京，歐亞大陸上一片承天地之神韻，聚人文之華彩的古老土地。

從北方蠻族第一次把她做爲陪都以來，這座城市已經有近千年帝王都邑史。她北靠石峰破雲、層巒疊翠的燕山山脈；西倚峭壁千仞、絕壑百丈的太行山脈；南瞰平疇無際、景色如畫的華北大平原；東臨紅日沐浴淨身而出的太平洋萬里雪浪。

燕山山脈，這從雲霧中浮現出的古都屏障，彷彿是雷電刻在北方荒涼天空上峻峭多姿的悲歌。山脈間，有突現在落日餘暉中的金光粲然的懸崖，有鐵翅的雄鷹也只能仰視的險峰，有長滿松樹、樺樹和野果深紅的灌木叢的陡坡，有從北方內蒙古高原上奔湧而下的銀色激流。春天，山麓上下，桃花流丹溢彩，杏花如潔白燦爛的流雲，梨花似片片蒼白的殘雪；夏日，飄盪著太平洋海浪餘韻的東南風與山谷中湧出的大漠的金色之風，在燕山的崇山峻嶺前相撞，匯聚成雷電豔紅、巍峨高聳的暴雨雲；秋日，滿山滿野的黃葉像破碎的陽光閃爍動盪，而怵目的紅葉猶如陽光中滲出的殷紅血跡；冬季，寒冰晶藍，白雪如玉，那陡峭的峰脊宛似一條銀色的長蛇，在凜冽的高空之風中狂舞。

明清兩代帝王陵墓宮殿式的建築群依山而建，如同一座座黃金

鑄成的王冠，聳立在綠樹、青山、銀水之間。許多年代更為久遠的佛教、道教的寺廟和少數伊斯蘭教的禮拜堂，座落在燕山山脈內外，彷彿是失落在時間中古東方建築、繪畫、雕刻藝術以及神秘主義文化的遺跡。而紫禁城，這座象徵古老的專制政治文化的宮殿，彷彿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中滲出的一滴凝重的、金色的淚，滴落在北京市的中心。

來到北京後的第一天下午，袁紅冰就走進金碧輝煌的紫禁城。

太和殿是高踞於歷史之上的皇權的聚焦點。太和殿的基座由雪白的瑩石^(編註)築成，近十米高，分爲三層。每層前面的石柱都雕刻著蜿蜒在流雲間的長龍和迎風起舞的彩鳳。那層次繁富的基座，彷彿是重重華麗炫目的夢境橫亙在塵世和皇權之間。基座正中的石階挾持著瑩白如玉的巨大石板，洶湧的波濤、搖曳的雲縷和一條條宛轉騰躍的巨龍浮雕，使傾斜向上的石板呈現出極具動態感的意境。在秋日斜射的明麗陽光中，宮殿頂部黃色的琉璃瓦流蕩起華貴燦爛的光波。宮殿的朱紅色門窗鑲嵌著金色的花紋；宮殿內，追逐火球的、鱗片金黃的長龍纏繞在六根粗大的柱子上；宮殿中間，安放著布滿龍形浮雕的皇座，那色調輝煌的皇座似乎是用金色的日球雕成的。

袁紅冰不顧遊人詫異的目光，旁若無人地盤膝危坐在太和殿前廣場正中青白色大理石築成的御道上，以陡峭而冷峻的目光逼視太和殿敞開的殿門內的皇座，開始了對中國文化命運的沉思。

「噢，那一條條穿雲破霧的巨龍和風姿綽約的彩鳳，多像是囚禁在千年不裂的岩石上的夢境呵。也許，富麗堂皇、自由奔放的精神和華貴秀美的詩意被囚禁在覆蓋著專制政治的時間中——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命運。那踏著峭立的波濤，伴隨高空之風狂舞的金龍與彩鳳之夢，什麼時候才能躍出專制政治的禁錮……

編註：瑩石為一種能微微發光的石頭。

「回顧蒼茫的歷史，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同時存在衆多諸侯國而造成的專制政治的裂縫，爲思想自由提供了社會背景，思想之劍在交鋒中迸濺出的火花，點燃了一個具有慶典意義的時代的文化聖火——諸子百家，自由爭鳴，群芳鬥豔。直到今天，那兩千多年前創造的思想神韻，在越過重重時間的風塵之後，依然翠綠如蔭。唐朝，皇權對精神活動的寬容，又曾使中國文化達到了可以撫摸和擁抱太陽的高度，成爲世界文明王冠上的璀璨明珠。然而，中國歷史上這種精神被寬容的時期如沙漠中的清泉一樣稀少。秦始皇以暴力鑄造了統一的皇權，但卻點燃了爲文化焚屍的罪惡之火。那猩紅的火光熄滅之後，呈現出的是文化的殘垣斷壁。比秦始皇反文化罪行影響更加深遠、陰沉的，則是儒學的命運……

「許多人斷言，儒學是中國文化的正統。然而，這種斷言只從專制政治的角度看，才具有合理性。只要把背影輕蔑地留給專制政治，不再謙卑地把專制政治視爲歷史的主角，中國文化就會以新的姿容呈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從《詩經》到《楚辭》，從漢賦到唐詩宋詞，從元代的戲曲到明清的小說，這些文化結晶輝映出的精神異彩，才共同構成了風情萬種、博大宏麗的中國文化意境。孔子首創的儒學最初只是『諸子百家』時代文化星空中的一個星座。由於宋明理學的出現，使儒學受到一次徹底適應專制政治需要的改造，儒學的命運從此同專制政治結成了『神聖同盟』。專制政治既從儒學中得到了宗教般的思想支點，又賜給儒學以思想獨裁的權力，使儒學成爲摧殘一切其他思想的絕對真理和精神的終極原則，而儒學一旦同專制政治融爲一體，就形成了壓抑精神自由的千年思想地獄。

「在這個思想地獄中，只承認有一次思想的日出，而且是千年之前的思想日出，由此，精神不再理會現實的需要去挖掘知識，而只是服從和喋喋不休地論證萬年不變的絕對『真理』；思想不再聽從未來的召喚去創造新的價值觀念，而只在產生於千年之前的終極原則的陰影中，成爲凋謝的花。於是，思想的活力枯竭了，精神失去

了進取的意志，生命的創造力也隨之萎縮。

「在這個思想地獄中，知識異化了，知識不再是打開真理之門的鑰匙，而只為專制政治存在的合理性提供精神的論據；知識被剝奪了高貴的品格，只剩下對專制權力的阿諛的笑。

「在這個思想地獄中，探索的理性被貶低，科學精神受到蔑視，唯有專制政治的理論信條成為思想之聖。於是，科學精神無法進入政治，而探索自然規律的科學理性在獲取高官厚祿所必需的政治學面前，又顯得那麼缺乏誘惑力。這樣，封建政治的畸形豐滿和科學理性的凋零就不可避免。這正是曾經貢獻了『四大發明』的中華智慧卻不能率先進入近代科學境界的原因之一。

「在這個思想地獄中，專制政治意識畸形發達，藝術觀念日漸受到忽略，為了生存，政治權術和下賤的奴性被精雕細刻在人格之柱上，雄風千古的俠義精神、浪漫飄逸的自由情懷、笑傲王侯的平民意識等等，這些古中國人性中的優美，似乎都消失在虛偽化、奴性化、詭詐化的人格趨向中——這個思想地獄不可原諒的罪惡之一，就是使中國人格不僅弱化了，而且醜化了。

「人格形象是歷史發展的聚焦點，所以，人格的高貴、雄健、自由、優美，就成為判定文明價值的最具權威的尺度。燦爛的人格要以精神的豐盈、永遠長青的思想創造力和超越過去的意志為前提。而人格在奴性化趨勢中墮落的民族，只能從歷史輕蔑的斜視中，得到屈辱的命運。

「近代史上中國民族蒙受的恥辱，是千年思想地獄中，由於精神枯萎而弱化和醜化的人格為自己釀造的苦酒。於是，二十世紀初，湧起了把儒學視為中國衰落的思想根源，並對其強烈抨擊的思潮，而現代則有人又想復興儒學，並把『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歸因於儒學的精神凝聚力。抨擊儒學的人，總能從儒學中找到反歷史、反人性的因素；推崇儒學的人也總能從儒學中找到一些在現代人看來也具有真理性質的觀念。那麼，儒學究竟是醜的，還是美的？

「其實，豐盈深厚的是儒學的文化內涵；罪惡的乃是儒學特殊的歷史命運。專制政治對儒學熱戀的摟抱，是死亡的摟抱。它使儒學中那博大精深的智慧，那豐盈如滿月的文化內涵，在窒息中成爲殭屍般的思想教條。紫禁城同儒學的政治聯姻所形成的中國式的政教合一體制——這座千年思想地獄，才是中國文明之星隕落的原因。因爲，思想的禁錮導致了精神的乾枯，而乾枯的精神，不僅要開出弱化和醜化的人格之花，而且要結出征服自然的能力退化之果——征服自然的能力乃是精神的創造意志的影子。

「所以，需要批判的，並不是做爲歷史文化現象的儒學，因爲，任何歷史文化現象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都具有長存的精神魅力；需要否定的，只是儒學的歷史命運——與專制政治融爲一體，從而取得思想獨裁者權杖的歷史命運。任何一種思想理論，哪怕她是美色輝煌的真理，一旦同專制政治形成政教合一的體制，她真理的美色便會立刻異化爲仇視思想的狞笑；她思想的輝煌便會隨之異化爲禁錮精神自由的、血鏽斑駁的枷鎖。

「欣賞儒學的文化內涵，也沒有必要沉醉到將其奉爲中華文化之聖的程度，更不必以虔誠的仰視，從儒學中爲現代文明的發展尋求神聖的箴言。因爲，儒學只是中華文化的一片綠葉，她的文化之聖的特權是由專制政治的思想屠刀所衛護；因爲，人類命運總是在超越過去的創造性思維的引導下，才可能以猛獸高傲的步伐，跨入新的歷史原野，而重複過去的思想則只能使現實拒絕未來，並徘徊於過去的時間廢墟中——不斷超越，是生命過程中最雄麗迷人的境界；超越意志，是自由意識覆蓋著金色陽光的峰巔。

「儘管以精神和政治雙重壓抑爲特徵的政教合一體制，也給歐洲帶來了中世紀的黑暗，但是，歐洲從未形成過如中國這樣統一的王權，宗教的精神統治和王權的世俗統治之間的婚姻，也是一種不美滿的結合。所以，近代的民主、自由、人權之花得以在專制政治的裂縫中嫣然盛放，並以其精神的魅力，使現代文明的朝日從歐洲升

起。而中國宋明以來用鐵血鑄成的思想地獄，卻仍然緊閉著囚禁精神自由的牢門。

「在佝僂著身軀，走過百年被侮辱與被摧殘的半殖民地命運之後，二十世紀中葉，共產黨建立的全國性政權，使中國再次回復了獨立的主權。雖然，共產黨的勝利是在整個人類不斷強化自由、民主、人權意識和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歷史性崩潰的背景下突現出來的，而不是共產黨一黨一派的凱旋，不過，人們最初還是滿懷灼熱的激情，把中華文明復興的希望寄托在這次勝利之上。因為，共產黨在奪取政權過程中，對人們做出過民主、自由的許諾。然而，共產黨官僚集團近三十年的統治，不僅是無恥地背叛民主、自由的許諾的過程，而且用現代專制政治的鐵錘擊碎了中華文化復興的希望。

「華美繁富的古中華文化，一直是在專制政治的背景上展開的。這表明了，具有頑強創造力的中華精神只要能在專制的裂縫中找到一撮泥土，就有能力播下文化的種子，就可以開放出絢麗多姿的文明之花。但是，共產黨官僚集團鑄造的現代專制政治鐵幕上，卻找不到一絲文化之花可以扎根的縫隙。

「社會主義的等級制度不僅是政治和經濟性的，同時也是文化性的。新聞檢查體制按照權力地位來分配被嚴格控制的信息，居於權力地位峰巔的官僚才有獲得全面信息的特權，而共產黨理論稱之為『創造歷史的動力』的人民，則被專橫的新聞檢查制度放逐到文化沙漠中，只能由官僚集團來決定他們應當得到什麼樣的信息。於是，對於人民來說，新聞信息就成為『共產黨的喉舌』所進行的虛假的政治宣傳。在奪取政權之前，爲了獲得支持，共產黨曾莊嚴肅穆地喊出『農工神聖』的口號，可是，奪取政權之後，這些一度『神聖』的工人和農民，卻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專制政治古訓的陰影中，被割掉了傾聽真實世界韻律的耳朵。

「社會主義專制的權力意志是歷史上最少文化素質的思想獨裁意

志。中國古代的帝王意識中往往有一片崇尚精神哲學的天地，儘管那種精神癡集著迷信的陰雲，儘管那種精神哲學同精神自由無關，但它畢竟常常使專制權力有限度地迷戀於文化藝術意境，從而給文明的發展播灑下幾縷蒼白的陽光。社會主義的權力意志卻以否定精神美色的馬克思物性哲學做為箴言。這種物性為王的哲學箴言，又通過『階級鬥爭』理論折射為對知識和文化的仇恨。而這種被仇恨的物性充斥的權力意志，以其蔑視精神自由的天性，設置了嚴密的出版檢查制度。只有向專制政治獻媚的作品，可以哼著流氓小調，得意洋洋地走過戒備森嚴的檢查制度的大門。三十年來，凡是沒有受到專制政治摧殘、迫害的思想、藝術作品，都不過是替共產黨官僚集團擦政治髒屁股的手紙，而與文化和優美的人性無關。同時，奉命必須為政治服務的教育體制，又使知識的傳播過程成為精神被專制政治強姦的過程。當教育不能以知識和真理為目標，卻必須把某一黨派的政治利益奉為最後原則時，教育就不再與文化一致，而只能培訓出在獨裁權力前作下賤的裸體之舞的知識娼妓。

「社會主義專制政治，是一種最兇殘的極權統治——對精神和文化最兇殘。無數人只因為輕聲說出了對自由、民主、人權的朦朧嚮往，就要走上苦役犯的命運之路，就要在勞改營中經受精神和肉體的折磨，就要血濺荒原。他們的生命凋謝了，枯萎了，消失了，而且是無聲地消失——思想犯和政治犯在走上刑場前也被繩索勒住脖頸，甚至被割斷喉管，以剝奪他們用最後的生命呼喊出對真理的苦戀的權利。

「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權力意志，是對中華民族最徹底的文化背叛。古代的專制政治還是以儒學這種根植於中華文化的倫理哲學為靈魂，來確立政教合一的體制。這種體制雖然造成了中國文明的近代衰落，但那衰落中畢竟還閃爍著民族文化遺恨千古的淚影。而共產黨官僚集團卻把馬克思，這個死於百年前的、只對中華文明和歷史有淺薄理解的德國猶太人的理論，當做終極真理膜拜，並用行刑

隊和勞改營來衛護這種理論血腥地扼殺一切創造性思維的專橫特權。共產黨官僚集團有什麼資格以這個從未在中國大地上留下過足跡的外國人的理論，否定中華五千年的文明成果的價值，並規定十億中國人永恆的未來！誠然，真理沒有民族界限，但是，真理必須在不斷的思想自由論戰中得到證明，必須以對思想的寬容和精神自由的肯定做為補充——謬誤才需要用帶血的刺刀維護，真理則要求思想撞擊中的凱旋。冷酷的獨裁權力確認，馬克思主義具有唯一的思想生存權，不僅使中國可悲地拒絕了外部世界多姿多彩的文化影響，而且使中國先民創造的文化精神蒙受了不應當有的恥辱，那是比受侵略者戰靴的踐踏更深刻的思想的恥辱。

「共產黨官僚集團所以要建造現代思想地獄，以囚禁精神自由，原因可能有很多，而其中最猩紅怵目的原因則在於，他們想要維護國家權力官僚集團私有化的體制，他們想要永遠享受通過獨裁權力任意撥弄國家命運的樂趣，他們想要永遠保持專制者的尊嚴。然而，中華文化復興的希望，中華文明現代崛起的可能卻一次又一次因為獨裁者對權力的私欲，凋謝在黑牢之中。噢——，只要命運給歐亞大陸這片壯麗的山河送來一縷翠綠的自由之風，中華精神的原野上就會開滿可以令整個世界屏息注目的文化之花。可是，命運為什麼總是這麼殘忍、這麼吝嗇……。」

紫禁城裏瀰漫起了紫色的暮霧，太和殿的金頂在落日的餘暉中迸濺出一簇簇炫目的火花，像一個輝煌的夢從迷濛的暮霧中浮現出來，而太和殿基座邊緣的漢白玉石柱輝映著晚霞，呈現出晶瑩的殷紅色。

袁紅冰在青白色石板鋪成的御道中央站起來。他忽然覺得，禁錮在一根根石柱上的飛龍，彷彿是華麗而奔放的藝術靈感，正在火焰焚身的痛苦中，瘋狂地宛轉扭動。那種痛苦欲狂的情態，使袁紅冰由內蒙古高原的風暴雕刻出的冷峻目光，也不能繼續注視。他迅速轉過挺直的身軀，向紫禁城外走去，同時，把一個思想留給禁錮

在石柱上的痛苦：「必須以鐵石的意志、冷靜的理性、永不枯竭的熱情，繼續在摧毀專制政治的道路上，踏出艱難的足跡——只爲了讓中華精神的飛龍，掙脫千年岩石上的囚禁，而在現代文明金色的日球之巔狂歌醉舞！」

北京大學的西門雕樑畫棟，具有古代皇家園林大門的華麗風格。門裏邊，一座漢白玉築成的拱橋如同晶光流溢的彎虹跨過豔綠的小河。拱橋那面有一座宮殿式的辦公樓，兩根飛龍蟠繞的雪白石柱聳立在草坪上。這些建築使走入北京大學的人不禁產生了一種離開了塵土飛揚的喧鬧人世，步入華美而寧靜的歷史意境的感覺。繞過辦公樓，沿一條在古松墨綠的小山間蜿蜒的石板路漫步片刻，未名湖的波光就蕩漾在視野中。秋日淡藍色的高遠天空下，未名湖是銀灰色的。伸向湖心的半島上的燦爛黃葉和豔麗似血的紅葉映在湖水中，宛似金色的火焰和殷紅的晚霞在沐浴，湖邊佛塔峭立的倒影像是青銅色的浮雕呈現在銀色的湖面上，塔尖上繚繞的幾縷雪白的流雲，隨著湖水淺綠的波紋而輕輕搖曳。如果說北京大學的校園景致像一個美麗的夢，那麼，未名湖湖水中的意境，則是更爲神秘、迷人的夢中之夢。

美麗的環境使袁紅冰依戀，卻不能使他沉醉。因爲，他想要在這所被稱爲中國最高學府的大學中，尋找人文精神。但是，在這一點上，他最初是失望了。

半個世紀前，校長蔡元培先生倡導的兼容並蓄的學術自由精神，使北京大學成爲人文薈萃之地，成爲近代中國人文精神的搖籃。共產黨統治的近三十年，則是人文精神被摧殘殆盡的時期。五七年，共產黨官僚集團發動的那次對自由知識分子血腥鎮壓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運動中，許多最具才華的教師因思想異端的罪名，從北京大學的講台上消失了。緊接著，當局提出了「無產階級必須占領教育陣地」的方針，大學教師資格的取得，不再是以學術

水平，而是以對專制政治是否忠誠，以及「階級出身」為依據。於是，一大批智商不高，但卻精於專制政治下的生存之道的御用文人進入北京大學任教。這批人一方面沒有追求真理的意識，不懂得欣賞人文精神的魅力，另一方面，又迷戀於政治權術，善於用堂皇的理論言詞為官權塗脂抹粉。教師成分的這種可悲的變化，使北京大學的文化素質日漸枯萎。「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大學則成為折射官僚集團爭奪權力的陰謀的一面鏡子，學府應有的文化氣息完全被淹沒在政治衝突的濁浪之中。

七九年，袁紅冰進入北京大學後的最初感受是，北京大學的人文精神已經不再盛開於生命的活體中，而只殘存在圖書館豐富的藏書內，殘存在一些知名學者和重新回到講台上的「右派」知識分子的軀體中——這些知名學者和五七年曾被定罪為「資產階級右派」的知識分子，從整體上講已經不能算是「生命的活體」，因為，長期受到政治迫害產生的恐懼感，使他們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真實的靈魂半徑，限制在狹小的書齋之內。

苦悶常常把袁紅冰引導到未名湖邊，而重鑄北京大學學術自由的靈魂的責任感，開始在他孤獨漫步的凝重足音中迴響。不過，七九年秋季半是陰雲、半是晴天的中國政治，又使他一時難以確定，該從何處著手雕刻自己的命運。

毛澤東的死給中國現實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歷史問題——應當如何評價毛澤東及其創建的政治制度，並以這種評價為思想基點走向未來。江青等權力新貴在宮廷政變中淪為囚徒，以及宣稱必須嚴格堅守毛澤東政治遺囑的華國鋒的明顯失勢，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反而使這個問題更加怵目地突現出來。

「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極端的專制政治的兇殘暴戾，使毛澤東靠宣傳和屠刀支撐的威信之星隕落了。但是，那並不僅是毛澤東個人的失敗，而且是共產主義的失敗，是現代獨裁體制以及做為這個體制靈魂的馬克思主義的失敗。不過，絕大多數中國人似乎並不願

意大聲說出這個結論，並創建民主的未來。這既是因為官僚集團長期的鐵血統治使人民失去了吟頌民主詩篇的勇氣；也是因為一次又一次思想迫害和持續三十年的精神禁錮，已經把大多數中國人的靈魂變成了思想的荒原，從而剝奪了他們構築民主理念的能力；還是因為在封建傳統意識的陰影下，絕大多數中國人習慣於由別人來決定他們的命運，而缺乏自主選擇未來的意志。

七八年和七九年間，衣衫襤褸的中國佇立於「文化大革命」——這場共產黨歷史上最殘酷的權力鬥爭造成的經濟、政治和精神廢墟間，把乞求和希望的目光轉向了鄧小平。「文化大革命」中失勢的舊權力貴族，將鄧小平再次崛起視為他們重返權力神壇的契機；知識分子從鄧小平向以毛澤東的政治遺囑做為支撐點的華國鋒權威的挑戰中，從鄧小平對五七年摧殘知識分子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的有限否定中，似乎朦朧看到了思想自由的希望；農民、工人則既茫然，又沉迷地品味著鄧小平關於國家建設現代化和美好生活的許諾。

就在鄧小平成為不同角度的希望的聚焦點的同時，一批中國人卻清醒地認識到，社會正義、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希望，不依附於任何個人，而在於通過徹底否定毛澤東和專制制度，使「文化大革命」的失敗轉化為一次具有歷史里程碑意義的民主意識的凱旋。其中不少人組成了半公開的團體，創辦各種油印刊物，宣傳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價值觀念，而北京紫禁城西邊臨長安街的一面牆壁上貼出的大字報，則成為這種思潮最具影響力的生命形式，這面牆壁也由此被稱做「民主牆」，並成為七十年代末期中國民主運動的標誌。

國家現代化必須以政治現代化，即政治的民主、法治化和權力的公有化做為背景；只有在政治現代化的背景中，經濟的現代化才能獲得與社會正義與公正相一致的價值觀，為此，必須否定專制體制這個中國人民苦難的根源——當時，這種觀念禁錮在為數不少的

中國人的靈魂中，但只有少數富於歷史責任感的高尚者，敢於公開向藍天和陽光，以金色的聲音說出了這個真理。魏京生的命運則使他成爲這些高尚生命的道德象徵。

七八年，在能否重新摟抱權力還不十分確定的情況下，鄧小平曾對「民主牆」做出過讚許的評價。這是因爲，「民主牆」上的觀點是對華國鋒堅守的毛澤東政治遺囑最具挑戰性的鋒芒，而當時，華國鋒還是鄧小平踏入權力中心的主要障礙。七九年，鄧小平通過對越戰爭控制了軍隊，並成爲專制政治的「垂簾」之王后，他便立即親自下令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魏京生，並將其判處十五年的苦役，同時，其他大批「思想異端」者也受到逮捕，民主運動人士的半公開團體被當局強令解散，油印的民間刊物受到禁止。這是因爲，華國鋒就要成爲凋零的政治枯葉之後，民主思潮已經成爲一團火焰，燒灼著鄧小平坐在專制權力王座上的屁股。

魏京生只因爲勇敢地說出了自己的觀點，他青春的生命就被歷史當做祭品獻給了真理。魏京生承擔了苦役犯的命運，同時也用他血淚凝成的苦難，在黑牢中雕刻出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座道德形象，鄧小平則由於對民主意識的無情鎮壓，而獲得了一批舊權力貴族更爲堅定的支持，同時他也以露出隱藏在靈魂深處的獨裁者猙獰的笑，對渴望自由、民主、人權的人們做出了嚴厲的警告。

七九年秋季，袁紅冰幾乎每天下午都要離開校園，趕到二十多里外的長安街，徘徊於「民主牆」下。他這樣做，並不是爲了閱讀大字報。因爲，他靈魂中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激情與理念，比「民主牆」大字報所表達的，要豐盈得多，堅硬得多，銳利得多。他只是爲了向「民主牆」，這座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唯一的思想綠洲，表示崇高的敬意而前往。

傍晚，斜射的陽光使不遠處紫禁城宮殿群的金頂，像一座座黃金鑄成的王冠，從紫色的暮靄中輝煌燦爛地浮現出來。而在高大樓群沉重的陰影下，「民主牆」則似乎就要因不堪重負而坍塌。袁紅

冰常常感到，他已經呼吸到了「民主牆」坍塌的裂縫中飄出的濃烈血腥氣。那猩紅的氣息不止一次使袁紅冰悲憤地向流蕩在紫禁城頂部的淡金色陽光仰起頭顱，猶如一隻荒野中受傷的猛獸，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間，發出吼嘯般的長歎。

袁紅冰對鄧小平從來沒有產生過一絲信任，甚至沒有相信過他會對思想自由有最低限度的寬容。袁紅冰認為，鄧小平的「開明」政策，是被迫的開明。以「文化大革命」為標誌的社會主義的歷史性失敗，已經使鄧小平無法繼續史達林、毛澤東式殘忍至極的鐵血專制，而不得不「開明」——他是爲了使專制政治生存而開明。

袁紅冰對魏京生和他的戰友們充滿了青銅色的敬意，他高傲的目光願意仰視他們的人格，那以殷紅的血美化民主祭壇的高尚人格。但是，他卻不願意選擇他們追求真理的方式。這並非出於對黑牢和苦役犯命運的恐懼，也不是由於他的小說和哲學著作尚未完成，他還需要一段自由的時間來實現起始於少年時代的夙願。他之所以不願意，乃是因爲，他不能僅僅滿足於用生命和自由說出真理，他要使自己成爲令專制政治望而生畏的戰士，他要在中國獨裁權力的千年鐵幕上，用銳利的風格刻劃民主的現實——必要時用刀劍刻劃！

七九年深秋，大約是在魏京生和其他一批公開呼籲民主政治的人士被逮捕後的八、九個月，當局取締了「民主牆」。十三年前，毛澤東把鄧小平踢下政治舞台時，強加給他的罪名是「走資產階級道路的當權派」，現在，鄧小平則指責「民主牆」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這種歷史的重合說明，鄧小平仍然和毛澤東一樣，是在專制政治的舞池內，摟抱著獨裁權力的老處女翩翩起舞。

「民主牆」，這社會主義政治鐵幕上裂開的一線狹窄的晴空，被獨裁者長滿黑毛的髒手抹去了。可是，卻很少有中國人爲之垂淚。也許是出於對民主意識刻骨銘心的仇恨和本能的恐懼，也許是爲了不給人們留下憑弔民主的墓碑，當局在禁查「民主牆」後不久，又

拆毀了這道僅有幾十米長的牆壁，並在它的廢墟上建起了供小商販呼喊叫賣的市場。這個現象正是鄧小平用低俗的物欲誘惑使人失去愛戀真理、追求正義之心的政治哲學的一次預演。

儘管「民主牆」短暫的生命是以許多高尚者漫長的苦役犯命運為代價；儘管狹窄的「民主牆」體現出的精神價值中凝聚的血淚，比橫亙於崇山峻嶺、大漠戈壁上的萬里長城還要凝重、深沉；儘管「民主牆」翠綠的思想秀色是中國人良知的一次動人展現；儘管「民主牆」指向專制政治的挑戰的鋒芒上，燦爛地閃爍著中國人對民主的渴望，但是，中國還是以寒意澈骨的、蒼白的沉默，埋葬了「民主牆」，沒有追悼的悲歌，沒有含淚的注視，沒有少女纖美的手指編成的花環，甚至沒有一聲可以被藍天和白雲聽到的長歎。

長期的精神禁錮和思想壓抑已經使中國靈魂失去了配直視太陽的高貴人格。無數中國人可以冷漠地注視專制政治殘忍地肢解真理，可以看著高尚者的血把真理的祭壇染成猩紅而無動於衷——只是為了能夠在獨裁權力下保持猥瑣的、物性的生存，他們便放棄了生命應該具有的高貴的人性；他們怯懦，他們不再有古中華人格的雄烈氣質，他們什麼都害怕失去，唯獨不怕失去肩負社會正義的堂堂男兒之美。

袁紅冰又一次痛楚地感到了中國人性中的可悲缺憾，那是一種同生命價值觀相連的缺憾。這種感覺更加堅定了袁紅冰創造英雄人格哲學的信念——不再以物性本能的存在為原則，而以自由、美麗、高貴、勇敢的存在為原則的生命哲學，乃是中國民主運動現代崛起的人格前提；沒有英雄人格的附麗，民主運動在堅硬冷酷的專制政治前，只能是患了軟骨症的掙扎。

然而，對於英雄人格的沉思，並沒有能使袁紅冰免於因現實政治局勢而產生的困惑。雖然那是一種清醒的困惑。他困惑，是因為在鄧小平的「開明專制」形象吸引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充滿希望的注視的情況下，他難以確定有效地展開民主運動的具體方式；他清

醒，是因為他確信，鄧小平「開明」的面具下，藏著專制政治的獸齒，而這種與民主無關的「開明」，不可能使中國人的希望之花，結出社會公正和正義之果。

七九年秋到八〇年秋之間，北京西山的秋葉兩度殷紅，而袁紅冰的思維一直在那種冷靜的困惑中日漸枯黃、憔悴。雖然置身於繁華的都市，袁紅冰卻像一隻在漫天風雪中孤獨遊蕩的野狼，瞪視著被寂寞的痛苦凍裂的眼睛，苦苦探尋通向太陽的道路。只有一次，他冰冷如霜雪的目光燃燒起來過——因注視詩人葉文福在北京大學的演講而燃燒。

葉文福是一名軍隊的詩人，但是，他卻寫了一首敘事詩〈將軍呵，你不要這樣〉。詩中，通過對一個強占幼兒園為自己修建豪華住宅的將軍的抨擊，震撼人心地表現出了對官僚集團特權的義憤。作者因這首詩受到當局的政治迫害，而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會，仍然邀請葉文福來演講。

演講的地點在北京大學第二教學樓。那天晚上，袁紅冰來到第二教學樓時，演講已經開始了。能容納幾百人的階梯式教室裏擠滿了情緒熱烈的學生。袁紅冰只能站在門邊的人群中。由於距離太遠，再加上聽眾發出的陣陣歡呼和暴雨擊打岩石般的急驟掌聲，袁紅冰無法聽清葉文福演講的內容，但是，處於演講激情中的詩人的形象，仍然使他的心急速地跳盪起來。葉文福急速地往返行進在狹長的講台之後，他時而像一團拖著沉重鐵鏈的風暴，在陰暗的墓穴裏苦悶地喧囂；時而宛似被地獄之火焚燒的雄烈的鬼魂，痛苦地戰慄；時而猶如痛飲了烈酒的破裂的岩石，在悲憤地狂舞。

袁紅冰燃燒的目光熾烈地撫摸著詩人形象中悲憤的激情和瘋狂的苦悶，撫摸著又一個走上自由和民主祭壇的痛苦生命。堅硬的淚水驀然湧出眼眶，在他線條銳利的面容上橫流。前面一位秀髮如雲的少女彷彿感覺到了什麼，她在人群中轉回頭顛，蘭花似的眼睛向袁紅冰凝視了片刻，然後，少女忽然沉醉地仰起了美麗的面容，默

默靠在袁紅冰胸前，讓袁紅冰銀色的淚水迸濺在她殷紅的雙唇間。

「詩人呵，願我為你的激情和痛苦湧流的淚水，能在少女純淨、豔麗的靈魂中破碎為燦爛的詩意……。」袁紅冰微揚著頭顱想，冷峻的神情使他看起來如同一座流淚的石雕，而少女顫抖的紅唇像一朵因猛獸之淚盛開的罌粟花。

第十八章

八〇年秋，華國鋒的政治勢力的枯葉終於在蕭瑟秋風中，從權力之樹上無聲地飄落下來。

其實，華國鋒集團的這種命運，早在七六年他們同舊權力貴族聯合起來，以宮廷政變的方式逮捕了江青、張春橋那一刻，就無可逃避地注定了。因為，無論江青、張春橋集團，還是華國鋒集團，都不過是毛澤東這隻巨鷹孵化出的政治小雞，毛澤東生理的死亡就隱喻著他們政治的死亡，而這兩個集團在毛澤東死後立刻為爭奪權力進行的決死搏鬥，又使他們同時都喪失了同舊權力貴族抗衡的最後一線可能。另外，華國鋒集團無可選擇地宣稱，他們要以毛澤東政治遺囑的忠誠執行人的身分，推動政治之輪——這就把他們自己置於同中國人民尖銳對立的地位，因為，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於「文化大革命」早已深惡痛絕，所以，民衆以欣喜的心情，來對待華國鋒集團這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餘韻的消失。

同一年，胡耀邦被任命為共產黨的總書記，趙紫陽則成為政府總理。雖然胡耀邦和趙紫陽名義上分別是共產黨和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但是，中國的權力重心則附著在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的生命上。

鄧小平一方面明顯地表現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向，

另一方面又通過提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所謂「四項基本原則」，毫不含糊地告訴人們，否定「文化大革命」並不意味著放棄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專制政治。一方面要否定集中體現了毛澤東思想最高政治道德價值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又宣稱要堅持毛澤東思想，以及毛澤東首創的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這種表面的矛盾中，深藏著政治權術的邏輯合理性。由於毛澤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鄧小平為代表的舊權力貴族驅逐出權力體制的，所以，為了重返權力的伊甸園，鄧小平必須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時，為了滿足對權力的私欲，鄧小平又只能選擇專制政治，因為，只有專制體制才能賦予他以獨裁權力。另外，鄧小平既沒有為現代專制的合理性創造一種全新的理論的能力，也沒有進行這種創造的現實條件，所以，他不是出於對真理的愛戀，而是出於維持專制特權體制的實用主義需要，宣稱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在這種情況下，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就不可能導致對毛澤東的徹底否定。

既是為了找到毛澤東的替罪羊，又是為了給七六年的宮廷政變式的行為塗上一層合法性的油彩，八〇年十一月，對江青、張春橋集團和林彪集團的成員進行了政治審判。審判的結果宣稱，「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種種慘絕人寰的罪行，應當由江青、張春橋集團和林彪集團負責，而毛澤東的錯誤只不過是受了這兩個集團的欺騙和利用。這個審判不僅掩蓋了「文化大革命」乃是專制政治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以及官僚集團內部對權力的爭奪造成的社會悲劇這一事實，而且，也掩蓋了毛澤東才是「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江青、張春橋、林彪之流只是毛澤東意志的延長的事實。就在一切似乎都按照鄧小平政治權術設計的方案順利進行的過程中，共產黨內一批具有影響力的人物，比如黃克誠、葉飛、周惠、李銳等人提出了應當徹底否定毛澤東的觀念。由於在專制政治下，沒有獲得最高權力的官員也不具備公開、自由地表達真實思想的權利，所以，

當時人們很難確切判定，這批共產黨的官員是否是出於對專制政治罪惡的深刻理解、對民主政治的真誠信念，才提出了徹底否定毛澤東的觀念。但是，無論如何，他們提出的觀念畢竟與真理的趨向一致，畢竟是對獨裁權力的一次有力的思想挑戰。而且，這些人在共產黨內都身居高位，他們本可以像鄧小平那樣爲了滿足對權力的私欲而玩弄權術，然而，他們的思想境界卻超越了維護專制政治所必須的政治權術，而把高尚的目光投向了真理。袁紅冰第一次感覺到共產黨高層還存在著良知，儘管這種感覺當時還很朦朧，朦朧得他都不敢相信這種感覺的真實性。

共產黨內徹底否定毛澤東的觀念，很快在一批知識分子和青年大學生中引起了思想的興奮，一部分人敏感地意識到，是否能夠徹底否定毛澤東，成爲中國是否能夠從此展開民主政治進程的標誌。而北京大學的校園裏廣泛流傳起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支持否定毛澤東的傳言。就在這種背景下，八〇年秋季，一次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政治性民主選舉運動，在北京大學崛起了。這次運動也爲北京大學在中國現代民主運動歷史中的先驅者地位，鋪下了奠基石。

文藝復興運動所發現和肯定的生命個性的價值，乃是近代自由和人權意識的價值觀念之源，而「人民主權」思想則是生命個性價值觀在政治道德領域的體現。「人民主權」思想不僅在許多國度現實化爲民主政治，而且以其蘊含的正義精神，迫使包括社會主義在內的各種現代專制政治，必須僞善地以人民的名義爲獨裁權力加冕。

最強悍的暴力就是權力——不對精神提出要求的獸群社會以此做爲原則。但是，追求意義的人類社會中，即使最殘暴的權力也不得不爲自己找到體現其正義性的價值觀念基礎。這種區別表現出人類對獸類的超越，然而，也往往成爲人類社會的可悲之處。因爲，專制政治爲了遮掩它的反人性的不公正和獸性的罪惡，需要用神聖、純潔的語言來編織政治道德的外衣，這就使得人類往往在一定

時空中成爲一種不真實的存在——不僅使專制政治本身虛偽，而且使整個社會生活在虛假中。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專制統治就是這樣一種低於獸性真實的虛偽的政治存在，而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則成爲政治虛假性最厚顏無恥的表現之一。

爲了給「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一虛假的政治廣告做註釋，官僚集團設立了「人民代表大會」，並宣稱它是國家的權力機關；爲了維護對絕對權力的私有，官僚集團又通過密如蛛網的各級共產黨組織，使「人民代表」資格的取得成爲同官員的任命沒有什麼區別的過程，從而把「人民代表大會」變成了一個只會熱情洋溢地爲官僚政治拍馬屁的論壇。共產黨官僚集團對於他們稱爲國家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曾經竟然蔑視到這樣的程度，甚至不願意費心指定一套稍微嚴肅一些的議案表決程序——在「人民代表大會」燈火輝煌的會場裏，幾千名代表高舉手臂，表示他們對於某項體現官僚意志的議案的贊同時，會議的主持者——一般是由共產黨決策層的老官僚擔任——裝模作樣地用混濁的目光在會場上巡視片刻，便莊嚴地宣布：「全體一致通過」。看到這種情況，人們不由得會感到，彷彿有人將盛在金盤裏的一堆熱氣騰騰的狗屎，肅穆地捧在頭上，並要求人們把狗屎當做民主的美味佳餚來品嚐。

大約八〇年十一月，北京大學所屬的海淀區要進行數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會」換屆選舉。按照人數比例，北京大學的學生中可以產生一個「人民代表」。而一批學生則以此爲契機，對專制政治的虛偽性提出了挑戰。於是，在金色的秋季，從北京大學的「三角地」湧起了生機盎然的民主春風。

「三角地」，這個在此後近十年中總是最先展現民主運動翠綠信息的地點，位於北京大學校園內學生生活區與教學區的交界之處。「三角地」的北面是校內最大的學生食堂，兩條道路從東西兩邊環抱住食堂，並在食堂前邊匯成一條通向宿舍區的道路。而道路交匯之處，有一個路心小島，小島周圍環繞著廣告牌，小島裏面有幾株松

樹，那些松樹的樹冠墨綠，扭曲的樹幹則呈現出金紅色，如同一條條紫銅雕成的蟒蛇。也許因為小島是三角形的，這個地方才被稱為「三角地」。由「三角地」通向南邊宿舍區的道路西邊，是書店和郵局；東邊則是一道長長的帶玻璃窗的布告欄。

八〇年秋的一天下午，「三角地」北邊食堂的一面牆壁被大字報覆蓋了。大字報呼籲北大的同學，把這次海淀區人民代表的換屆活動變為一次真正的民主選舉；要求學校當局不得提出官方確定的候選人，並給自由競選人提供向選民表達自己觀點的各種條件。一兩天之內，支持民主競選的大字報紛紛出現，有些大字報的內容已經超出了選舉本身的範圍，進入到更為廣闊的政治領域。其中，方覺、費遠撰寫的一份大字報尤其引人注目。他們在大字報中把共產黨領導層描繪為由一部分小知識分子構成的政治家集團，而這個集團的作用在於領導了一次農民革命。同時，他們的大字報中還隱含著這樣的意思，即由於共產黨只是一個發動農民革命的政治家集團，而不是全體人民利益的當然代表，所以，它沒有資格壟斷不受人民意志約束的絕對權力。

對於自稱為整個人類的救世主和世界歷史發展方向的規定者和引導者的共產黨官僚集團而言，方覺、費遠的觀點無疑是一次難以容忍的冒犯。而這種觀點的出現也說明，北京大學的這次民主競選運動，一開始就具有超越選舉一個「人民代表」本身的意義。

不久，就有幾名學生公開宣布準備參加競選。如果說呼籲實行選舉的真正民主化，是對專制政治的勇敢挑戰，那麼，公開宣布參加競選，實際就是使自己成為必然接踵而來的政治迫害的聚焦點。儘管擔任共產黨總書記之後，胡耀邦以其坦率的風格表達出了進行政治改革的意願，包括北京海淀區在內的區、縣一級「人民代表大會」成員的產生，由原來的任命制改為在共產黨組織嚴格控制下的直接選舉制，似乎是胡耀邦政治改革意願的一種體現，但是，袁紅冰仍然敏感到，北京大學的這次民主競選所體現出的價值觀念，絕

不能為鄧小平及其舊權力貴族集團接受。而應當如何面對這次競選運動，則要求袁紅冰立即做出自己的回答。

一天下午，袁紅冰沿著石板鋪成的曲折蜿蜒的小路，來到校園的西北角。這裏平常人跡罕至，十分寂靜。一株樹幹挺直、高大的古銀杏樹聳立在斜射的陽光下，樹冠上茂密的黃葉像金子鑄成的，隨著陣陣情調憂鬱的秋風閃爍起簇簇燦爛的光波。銀杏樹下有一根浮雕著花紋的、折斷的石柱露出地面，石柱瑩白如雪，斷裂處卻呈現出紫紅色的灼痕，彷彿是劈擊的雷電留下的遺囑。袁紅冰仰臥在古老石柱旁的厚厚落葉上，讓遼遠而冷靜的萬里秋空的神韻，飄落進他青銅色的眼睛，開始了思索。

「一定要參與這次競選，必須在命運賜給我的每一次民主機遇中，都留下我生命的足跡，因為，我早已把自己許給了民主和自由；因為，熱戀危險的心使我不能不把目光迎向平靜生活之外的空間……關鍵在於如何把北京大學的這次競選擴展為全社會意義的廣泛形式。形式總是被內容所決定——這不過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宿命的結論。亞里士多德曾講過，質料，即內容，是呆板的、沒有實效性的，而形式才是活躍的，才是實效性，才是實際存在著的生命。他好像還對自己的論點進行過形象的論證——一塊岩石被雕刻成美女之後，岩石的內容並沒有改變，只是形式變了，石塊就由自然的存在昇華為藝術的存在。噢，當然，亞里士多德的論證雖然很動人，卻也並不值得做為不可超越的真理來對待。不過，在政治領域，某種形式只要獲得了廣泛的社會現實性，它就同時獲得了內容之上的獨立生命，就獲得了鑄造內容的能力……是的，這次北京大學的競選應當採用形式大於內容的原則——創造一種體現民主精神的選舉形式，同時，不要提出過分刺激官僚集團的觀點，以使民主形式所蘊含的價值內容能被當局勉強容忍，從而引導，或者說誘使官僚集團暫時誤認為，民主形式也許不會因其內容而直接威脅到專制政治的生存，從而接受這種形式。一旦民主競選的形式由於當

局的認可，成爲所有區、縣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的正式程序，那麼凝結在形式中的民主價值觀，就將像禁錮於燧石之中的火焰在現實之錘的敲擊下迸濺出來，並在廣闊的社會領域內點燃民主意識的聖火……另外，大權在握的鄧小平已經明白無誤地表示，他不會讓中國走出專制政治的陰影，胡耀邦的民主良知則顯然缺乏政治實力的支撐，所以，如果北京大學的競選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都表現出民主意識的內涵，專制政治雕刻著軍隊、警察和監獄的權力，必將又一次體現出它的現實力量，使競選只能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都遭到失敗。儘管真理常因現實中的失敗而贏得屬於未來的意義，並且失敗越悲壯，意義便越深遠；失敗的血跡越殷紅，意義便越燦爛，但是，我多麼渴望能看到一次民主激情用堅硬的理性，在專制政治的鐵幕上刻劃出現實凱旋的花冠呵！不是以我自己的名義渴望，而是以死於黑牢、苦役和刑場的無數自由思想者的名義渴望……是的，此次競選以「形式大於內容」爲原則是理性的選擇。雖然我在生命本體的意義上極端厭惡理性，不過，爲了賦予民主運動同專制政治陰沉的權術相抗衡的現實能力，就讓我捏著鼻子拉住理性的手吧！菲特烈大帝說過，想保有一切，便什麼都不能保有。我這次要對人們說：想得到一切，便什麼都得不到，既然如此，就讓我們暫且只爭取民主形式，而把價值觀念的內容暫時扔給專制者……。」

那天下午，當晚霞的血色在古銀杏樹金黃的樹冠上凋殘的時刻，袁紅冰結束了他的思索。當天晚上，他便組成了自己的競選委員會，一切同競選有關的具體事務都由這個委員會承擔，而袁紅冰自己則著手撰寫競選聲明和其他文件。

短短一個星期內，先後有近十個人聲明要參加競選，其中還有一個叫張曼玲的女性。這位長著一雙燙人的黑眼睛的女性，給競選活動增添了某種神秘的浪漫情調。

「三角地」的廣告欄和周圍的牆壁開始貼滿了競選者表達自己觀

點的大字報，以及對競選者的觀點進行評論的文章。這些大字報和文章的價值觀念如同覆蓋在深秋山崖上長春藤翠綠的葉片，使北京大學校園裏搖曳飄盪起思想的生機。每天中午和晚餐時，捧著飯盒的學生都在大字報前匯成湧動的人群，他們咀嚼食物的動作顯得心不在焉，而在大字報上移動的目光卻興奮、專注、灼熱。時常有競選者踏著木凳，站立在人群中，向大學生們宣講他們的觀點。

在競選者中，哲學系的研究生胡平一開始就格外引人注目。這是因為，他用流暢、優美、生動的文字表達出了對言論自由的推崇，並以此做為自己競選的主要觀點，從而使他的競選具有深沉的精神背景和思想魅力。一天夜晚就寢之前，胡平來到法律系的宿舍樓，講述他關於言論自由的理念。一群法律系學生將胡平圍在樓梯口，向他提出各種問題。當時，袁紅冰站在人群外邊。由於個子很高，他可以越過人群的頭頂看到胡平。

胡平身材瘦小，顯得有些脆弱，可是，在對人們提出的問題進行回答時，他口才雄辯，而且語言中有一種清新的熾烈感，使人覺得他如同一株燃起淡藍色火焰的銀幹的白楊樹。

袁紅冰只是默默地觀察著胡平以及周圍大學生對他的答辯的反應，而沒有向胡平提出任何問題，因為，袁紅冰對於言論自由做為舉起民主政治的槓桿的價值，早有深刻理解。他想要知道的是，胡平是否能夠提出在中國專制政治的現實中，為言論自由創造生存條件的具體方法。然而，在這一點上胡平使他失望了。不過，通過觀察，袁紅冰直覺地意識到，胡平將以其推崇言論自由的觀點贏得這次競選。

「因為，胡平觀點中的真理的美色，將會使渴求精神價值的大學生愛戀。可是，北京大學只是中國廣闊的文化荒漠中的一片精神綠蔭，而胡平似乎只滿足於描繪真理，卻忽略了為真理鑄造在現實中奮飛的雄鷹的長翅，所以，他的觀念只能在北京大學這片綠蔭中棲息，而無法飛過專制政治的重重霧障，為中國社會送去真理的信息

……。」袁紅冰這樣想著，他忽然感到，要想使這次競選遵循「形式大於內容」的原則進行，將是極其困難的。因為，胡平神態間那完全沉醉於真理之中的激情，似乎沒有給冷靜但卻沉重的策略理性留下任何空間。不過，袁紅冰欣賞胡平那種沒有理性陰影的激情之美，因為，激情總是同真實的人性一致，而把對真理的熱戀隱藏於理性的冷峻之中，乃是專制政治在迫使人性虛假。

經過幾天的準備之後，袁紅冰的競選聲明出現在「三角地」，隨後，他又貼出了一份對競選聲明的觀點進行補充的大字報。在這兩份文件中，袁紅冰通過抨擊江青集團來表現出對民主政治的崇尚；通過對權力腐敗現象的抨擊，表現出對專制政治的否定。同時，他以詩意的激情雕刻出一種峻峭、華美的語言風格，他試圖運用這種完全區別於御用文人那種單調、枯燥文風的語言形式，傳達屬於自由的情調。最後，為了實現「形式大於內容」的原則，袁紅冰極其艱難地克服了感情的障礙，用一小節寫出支持共產黨改善對國家的政治領導的觀點。撰稿過程中，當寫完這一小節時，莫名的憤怒使袁紅冰像一隻發瘋的野狼，用牙齒把鋼筆咬碎了。

袁紅冰貼出競選聲明的當天，一位面容潔白如雪、眼睛裏有一種瘋狂夢幻感的女學生，在校園裏攔住了他。那位女學生的聲音激動得如同枯枝上殷紅的秋葉一樣顫抖著，大聲問：「據說你就叫袁紅冰——既然你支持共產黨的專制，即便是『改善』了的專制，為什麼還要參加競選？！」

「鄧小平可以一面否定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一面又要維護毛澤東的政治形象，我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對於政治陰謀鑄造的專制權力，我沒有真誠的義務。」袁紅冰神態極端冷峻地回答，他不能不如此，因為，面對少女那雙動盪著瘋狂夢幻感的眼睛，他只有用青銅色的冷峻，才能把驀然湧起的羞愧凍結在心裏——他為自己沒有把真實的靈魂袒露在少女灼熱的注視中而羞愧了。

「噢，你原來是和鄧小平一樣在搞權術呵！」那位女學生震驚地

尖叫起來，眼睛裏瘋狂的夢幻突然破碎在幽藍的淚影中。她仰起蒼白的面容，逼近地向袁紅冰凝視了片刻後，用激動、瘖啞的胸音，語調狂亂地說：「可是，你不該以那麼動人的詞句來搞權術……你文章的語言表現出勇敢男兒的美麗個性，而你卻侮辱了那燦爛的個性……噢，不，不，我不能接受這個！無論如何，我相信文如其人，我相信你的靈魂裏一定有覆蓋白雪的荒原；一定有殘留著金色晚霞的峰巔；一定有雷電閃爍的暴風雨；一定有滿山滿野的鮮花盛放……。」

沒有說完，那位女同學便迸濺出傷心的抽泣，轉身跑開了，而她充滿瘋狂夢幻的眼睛，卻在袁紅冰的心上燒灼出火焰的傷痕。望著在紛飛的黃葉中逐漸遠去的少女背影，袁紅冰又一次銳利地感到，要想給競選活動注入策略的理性，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次競選本身就是激情衝動的產物，而不是理性權衡的結果。」袁紅冰這樣想。然而，是荒蠻的內蒙古高原上的狂風暴雪、雷電冰霜雕刻出了他堅硬的意志，他不肯輕易放棄自己的決定，即使面對絕望他也要做出百折不撓的努力。

當時，除了法律系的同學之外，袁紅冰在北京再沒有任何朋友。這天下午，他忽然想起，離開呼和浩特市前，柴治國曾講過，那位他們救助過的叫范東生的青年，也在北京大學新聞系學習。爲了更廣泛地宣傳「形式大於內容」的策略思想，袁紅冰決定去找范東生，以尋求幫助。

這天晚餐之後，袁紅冰走進了新聞系七八級的學生宿舍樓。通過一扇敞開的房門，袁紅冰的目光立刻在一群熱烈議論競選活動的學生中，捕捉到了范東生瘦高的身影。於是，他走進房間，對范東生說：「我叫袁紅冰。」

瞬間之內，范東生眼睛裏最初的茫然神態就變成了閃爍的熱情，他用力握住袁紅冰的手，激動地說：「是你，一定是你——我從你的聲音裏認出了你。」

袁紅冰本是爲了尋求幫助而來，可是，不知爲什麼，他忽然羞於說出來意。他相信，他應當可以同范東生成爲親密的朋友——范東生那雙有一種高尚氣質的誠實眼睛使他相信了這個，然而，他又覺得，曾經救助過范東生這件事，此時卻像一片無法逾越的沼澤，橫亙在他們之間，而他只能遠遠地向范東生遙望。

袁紅冰慣於以鐵鉗似的緊握來傳達他個性信息的手，現在竟有些冷漠地從范東生的雙手間抽出來。他用平淡的語氣和抑制著的熱情，同范東生簡單地談論了一會兒競選活動，然後，便離開了。

「我爲什麼會這樣，爲什麼會顯得冷漠……我曾經救助過他，他也許會因此而不願意說出與我不同的觀點，也許會因此而不願意同我當面爭論。如果我提出要求，他一定會幫助我，即便是違背他的意志，他也會幫助。但是，這就使我與他的關係變得庸俗了，變得不自然了。而且，這也是對我和柴治國的侮辱——我們只是出於俠義精神救助了他，而不是爲了得到任何回報……噢，看來我和范東生只能互相遙望，爲了不互相貶低人格，只能如此。」這是那天夜裏，袁紅冰在未名湖邊漫步時，從他意識中飄過的思緒。

第二天下午，「三角地」出現了一份署名爲「新聞系部分同學」的支持袁紅冰競選的大字報。大字報以袁紅冰是七九年內蒙古高考文科狀元、他曾經當過知識青年和工人，有豐富的社會閱歷等理由，來說明他適於取得人民代表的資格。

袁紅冰意識到，這份大字報一定是出自於范東生的手筆。他草草看完大字報，便像逃離什麼似地走開了。他心中沒有任何欣喜，只是冰冷地決定，在競選活動結束之前，不再去找范東生。

當局顯然沒有預料到，從來都受到專制權力嚴格控制的所謂「人民代表」選舉的產生過程，會在北京大學形成這樣一次思想異端運動。當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時，大學生對於民主競選如癡如醉的熱情，已經不是運用一般行政手段可以壓抑下去的了——爲了制止競選運動，就必須動用警察力量。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官僚集

團似乎覺得難以承擔用暴力鎮壓學生的政治後果，同時，一定程度上也由於胡耀邦所代表的共產黨內的良知在起作用，所以，當局對競選活動沒有採取直接的鎮壓行爲，而且，在學生的壓力下，校方不得不做出諸如提供大禮堂做爲競選者接受學生選民對競選人進行質詢並聽取答辯的場所等溫和的姿態。不過，當局也通過指派校學生會主席張偉參加競選的方式，試圖控制選舉的結果。在答辯會上，張偉雖然表現出很好的個人氣質和出衆的語言才能，但是，他的在共產黨一黨專制體制內進行政治和社會改革的觀點，根本不具有同胡平的言論自由理念競爭的精神魅力。

另外，一些御用教授的研究生也貼出了大字報，對胡平進行攻擊。他們以「言論自由」的理念不過是很久以前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的過時觀念爲理由，將胡平貶低爲思想糞便的揀拾者。然而，這些攻擊反而像一塊髒抹布，把胡平聲望的銀器擦得更亮了。這不僅是因爲，攻擊者堅守的馬克思政治哲學教條，如同老頭或者老太婆發皺的肚皮一樣難看，而無法吸引男女大學生的青睞，還是因爲，儘管言論自由的理念是百年前的思想之花，可是，對於在嚴酷的文化專制下生長起來的中國大學生，它依然姿態妖嬈、清新迷人。

十名競選人中，除胡平之外，另一顆明亮的星辰是王軍濤。最初，他的動人之處不在於競選的觀點，而在於人格形象。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那場被毛澤東確定爲「反革命暴亂」的民主運動中，王軍濤表現得很英勇，並因此而遭到逮捕。江青、張春橋等權力新貴失勢之後，王軍濤才獲釋，然後又考入北京大學。曾經被捕入獄的經歷，使王軍濤的人格具有了某種英雄的色彩。

王軍濤身材適中而勻稱，方形的臉顯得端莊肅穆，濃黑的眉毛下，一雙慣於直視的眼睛裏常常閃爍起英豪的男兒氣概——從中國占卜文化傳統的角度來看，他的「面相」表明了一種值得信賴的、坦蕩誠實的個性。

不過，競選運動進行了一段時間之後，王軍濤人格形象的魅力在胡平的精神魅力的映照下，逐漸變得暗淡了。這時，王軍濤的競選支持者貼出一張海報，宣稱王軍濤將在他的答辯會上發表具有「爆炸」性的觀點。也許由於北京大學的學生對於「爆炸」這個概念有著特殊的偏愛，王軍濤的答辯會一時成爲人們興奮期待的熱點。

答辯會晚上七點，在雕樑畫棟的辦公樓禮堂裏舉行。袁紅冰到達時，禮堂已經沒有空座位，連通道上都擠滿了人群。他只好站在入口處包著棕紅色皮革的門邊。雖然高高的天花板上宮燈式頂燈和兩側的壁燈全都打開了，可是，座席間仍然像瀰漫著沉沉暮霧一樣籠罩在深藍色的陰影中，而前面被強烈的聚焦燈照亮的舞台，則如同一片殘留在暮霧之外的金色凝重的陽光。

王軍濤走到舞台前，舞台的背景似乎一下子變得空蕩蕩的了，只有他的身影如同陽光金色殘跡上的一座孤獨的浮雕。禮堂裏嘈雜的聲浪消失在緊張的寂靜中。彷彿面對無數凋殘的時間重疊成的死寂荒野，蒼茫的神情覆蓋在王軍濤的臉上。他下意識地把右臂舉向空中，手掌裏好像托著一團要點燃蒼穹的火焰，然後，猶如吟頌悲壯詩篇似地，以渾厚而激昂的胸音，高聲說：「我的觀點是——爲了中國的民主，必須徹底否定毛澤東！」

王軍濤的聲音如同一陣蔚藍色的海風在空洞的沉寂中迴盪起來，可是，卻只激起了沒有峻峭感的混濁波浪般的嘈雜聲。越來越強烈的嘈雜聲像是迸濺而起的迷濛水霧，王軍濤論證他觀點的聲音宛似時時從灰色水霧中閃露出的海鷗的銀翅。

袁紅冰沒有繼續辨認王軍濤的聲音。他的心靈完全沉浸在一片荒涼的悲哀之中。他爲周圍那一雙雙因複雜的神情變得茫然、困惑的眼睛而悲哀。

儘管毛澤東已經死了，儘管稍有利知的中國人都能從現實中意識到毛澤東的罪惡，可是，專制政治虛假的宣傳所鑄造的神聖感，卻仍然使毛澤東的形象成爲沉重地壓在人們生命中的金色陰影。現

在，當一個勇敢者說出，毛澤東這個共產主義之神乃是罪惡的象徵時，人們便茫然了，困惑了，那是因聽到真理的興奮和暴政前的怯懦交織在一起產生的茫然；那是因不敢直視輝煌的謊言凋謝之後的精神空虛所產生的困惑。而這種茫然和困惑使真理孤獨了。

一個靈魂高尚的聖徒站在遙遠的陽光中，向混亂的塵世講述真理——這就是那天晚上王軍濤留給袁紅冰的印象，而袁紅冰覺得，那個印象是美的。

「從遙遠的陽光走進塵世的道路還將漫長而艱難……猿在自然的宿命前傲然直立起來，就成爲人；人在神的陰影中挺直了身軀就可以成爲自由的生命。然而，中國人卻還俯伏在地上，仰視神，儘管那仰視中已經浮現出最初幾縷不敬的神情……。」袁紅冰帶著這些紛亂的思緒離開了禮堂。

準備自己的答辯會，對於袁紅冰是一個極其痛苦的過程。王軍濤答辯會之後，袁紅冰已經確認，競選活動從整體上根本沒有可能按照他設想的「形式大於內容」的原則進行，所以，也就不可能產生誘導當局接受競選這種形式的結果。他只希望由於還有他這樣的「溫和」的觀點存在，能使當局難以下決心用鐵血手段對整個競選活動進行鎮壓，同時，他也希望以自己的「溫和」觀點，給共產黨決策層中如胡耀邦這類具有民主良知的人物寬容北京大學這次競選的主張，提供一些論據。然而，這種策略的考慮並不能讓袁紅冰獲得心靈的安寧。在王軍濤勇敢地提出徹底否定毛澤東的觀點的刺激下，袁紅冰渴望同危險做愛的、雄烈的心，又開始挾帶著雷電的韻律跳起來——他不屑於同任何人爭奪世俗的名譽、地位、金錢，但是，卻絕不願意放棄第一個用胸膛撞擊銳利的危險的榮耀，而現在，爲了整個競選活動的命運，他不得不把熱烈擁抱危險的榮耀讓給別人了。因爲，他意識到，如果他再提出否定專制政治的觀點——他知道，一旦那樣做了，他的激情將不再受自己的控制，並傾訴出當局無法容忍的思想，那麼，懸在競選活動頭上的「達摩克利斯

之劍」^(編註)，很可能就會立刻落下來，而他可以把同危險調情當做樂趣，但卻沒有權利讓競選運動為他的個人情趣承擔血腥的後果。

答辯會前一天，袁紅冰整整一夜都在未名湖邊漫步。一想到在一場具有歷史價值的運動的講台上，他卻不能真實地裸露出靈魂，而只能說出一些半真半假的謊言，袁紅冰的手臂就會在痛苦的痙攣中下意識地攬住自己的胸襟，彷彿有生鏽的鐵鋸正在血淋淋地撕扯他的心。漫漫長夜過後，袁紅冰被精神的痛苦燒焦的眼睛裏，只剩下兩片深紅的灰燼，而松林墨綠樹冠上現出的淡藍色晨光，給那深紅的灰燼抹上了一層清新的憂鬱。

「噢，在答辯會上，就讓我避開政治話題，專注於回答同人格有關的問題吧——在這個問題上我還可以拒絕說出謊言……。」袁紅冰對晨光中一縷殘破的嫣紅流雲，無聲地說。

袁紅冰答辯會定在週末的下午三時。他通過後門來到辦公樓禮堂的舞台上時，下面的座席間已經坐滿了聽眾，擺在舞台邊的講桌上有一堆記載著聽眾問題的紙片。

袁紅冰腳步僵硬地走到講桌後坐下，神情冷峻地等待旁邊一位主持他的競選委員會事務的同學，宣讀聽眾的問題，以便他即席回答。那一段短暫的等待突然把從未有過的緊張注入了袁紅冰心中。他擔心旁邊那位同學會宣讀出同現實政治直接有關的問題——他不能做出真實回答的問題。就在這時，袁紅冰無意間發現，那位前幾天在校園裏截住他，並指責他不該搞政治權術的女學生，正坐在聽眾席的前面一排——袁紅冰已經記不清她的面容，他是從她的眼睛認出了那位女學生，即便在千萬人中，他也可以以一個警視就認出那雙動盪著瘋狂夢幻的少女的眼睛。

「你幻滅過嗎？如果你走向太陽，最終卻發現那是一塊黑色的石頭，你就會感到幻滅——幻滅了怎麼辦？」主持袁紅冰競選委員會事務的那位同學，從旁邊向他讀出了紙片上的第一個問題。

這個可以不必用假話來回答的問題，使袁紅冰冷峻的神情中迸

裂開一道銳利的笑意。他本能地感到，這個問題一定是從那位少女眼睛中瘋狂的夢幻深處飄出的。在片刻的沉默之後，袁紅冰進入了激情的意境，他狂放地微揚起頭顱，以迸濺出鋼藍色火星的鐵石相撞般的聲音說：「如果說人生如夢，那麼，與其做一個低俗的夢，做一個精神奴隸的夢，做一個庸人的夢，不如做一個勇敢者的夢，做一個輝煌的英雄之夢。要想成爲美麗高貴的人，就沒有軟弱的權利。既然如此，就讓我們使意志堅硬吧，要堅硬得足以在夢幻破滅之後，劈碎黑色的現實之石，並不斷開拓野花如潮的夢幻的疆界——至於我，乃是一塊山野中的頑石，生來就是爲了迎接風雨的挑戰。我可以破裂，但絕不會幻滅！」

「你最喜歡什麼顏色？」旁邊那位同學又讀出了一個問題。

「我喜愛有豔紅的雷電纏繞住峻峭波濤的蔚藍色大海，我喜愛把蒼穹燒成深紅的晚霞，我喜愛覆蓋著潔白飛雪的荒野，我喜愛在淡藍色的秋風中紛紛飄落的黃葉——我多彩的心不能只迷戀一種顏色，我喜愛有絢麗的色彩縱情狂舞的世界……。」袁紅冰的聲音如同閃爍著金色陽光的草原鷹的長翅，在殷紅的寂靜中飛翔。

「你支持共產黨的領導嗎？你願意加入共產黨嗎？」旁邊那位同學忽然讀出的這個俗不可耐的問題，使袁紅冰眼睛裏燃燒的激情熄滅了。袁紅冰露出兇殘的神情，宛似一隻被逼到角落裏的狼，狂怒地逼視著舞台下的座席，好像要找出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並撲上去把他撕碎。

袁紅冰感到，他的嗓子變成了一片乾裂的枯葉，發不出一絲聲音。而他拚命咬緊的牙齒發出了刺耳的響聲，彷彿他正在痛苦地咀嚼岩石。沉默了好一會兒，他的齒縫間才擠出一個低沉、乾澀、陰鬱的囁嚅聲：「當然……我……願意……。」

編註：達摩克利斯之劍，古希臘神話中，迪奧尼修斯國王請他的大臣達摩克利斯赴宴，命他坐在用一根馬鬃懸掛的一把利劍下，意指令人處於一種危機狀態。

說出這句話後，袁紅冰突然對答辯會完全失去了興趣。他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光著屁股坐在蒼白、耀眼的強光中的撒謊者，讓人們欣賞他赤裸的醜態。在答辯會以後的一段時間內，他一直都沒有擺脫這種感覺。

如果說胡平關於「言論自由」的理性體現了這次北京大學競選運動的最高精神價值的話，那麼，王軍濤徹底否定毛澤東的觀點，則是這次競選運動的現實政治意義之冠。投票的結果表明，北京大學的學生怯懦地避開了現實政治，同時又勇敢地選擇了被專制政治視為思想異端的理念——胡平以極高的得票率獲得競選的勝利。在十名競選者中，袁紅冰得票率名列第四，但是，他的得票率同胡平和王軍濤相比差距甚大。

當局對競選者和部分支持競選的學生的迫害，是在競選過去一段很長時間後才開始的。胡平在相當時期內實際被剝奪了畢業分配工作的權利，方覺、費遠則因他們公開提出的對共產黨的看法，受到了許多次思想整肅。而袁紅冰由於觀點「溫和」，只由法律系的共產黨書記對他進行了幾次「思想教育」，沒有承受更大的政治壓力。

競選的失敗沒有給袁紅冰帶來任何不快，因為，他本來就不想在專制政治下當什麼狗屁「人民代表」。只是王軍濤失去獲勝的機會令袁紅冰有些遺憾，而胡平的當選則使他感到欣慰，因為，那畢竟是民主意識的一次道義勝利。不過，這種欣慰並沒有能消除袁紅冰對於應當如何推動民主政治運動問題的困惑。相反，那纏繞在對專制政治清醒認識冰峰上的困惑的灰霧，變得更加沉鬱了——競選運動的實踐說明，在嚴密的警察系統統治之下，很難形成統一的理性，並以其指導民主運動的具體過程，而民主的激情也就因此無法在理性之火中，熔鑄成具有現實政治邏輯鋒刃的長劍。

第十九章

「半是陰雲，半晴天，道是有情，還無情。」——這句韻味蒼涼的古老西部民歌歌詞，正道出了八十年代上半期中國政治形勢陰晴不定的狀態。

八二年，共產黨中央公開發表了〈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五七年殘害了幾十萬有自由意識的知識分子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到五九年那場造成了自然、人力資源難以計數的浪費，並餓死數千萬人的「人民公社化」和「大煉鋼鐵」運動，再到使中國的精神和文化遭到深刻傷害的「文化大革命」，所有這些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共產黨官僚集團導致的巨大社會悲劇，在決議中都被稱之為毛澤東晚年和共產黨的錯誤，而不是罪惡。中國底層民衆和自由知識分子在專制政治下所湧流的血海，他們所承受的可以令冰冷岩石為之做徹夜長哭的苦難，都被「錯誤」這個概念編成的薄薄的喪布遮蓋了。

由鄧小平做為藝術設計師，由撰寫決議的御用文人做為工匠，重新雕刻出的毛澤東形象，仍然是偉大的神，只不過是一個需要揮去「錯誤」灰塵的神。如果剝去決議中充斥著政治權術精細思考的詞語，那麼，毛澤東的神聖和偉大之處主要在於，他締造了這個現代專制體制——社會主義制度。決議在承認共產黨犯了錯誤之後，

又斷言它有資格繼續壟斷權力。決議構築了這樣一種邏輯來證明它的論點——共產黨的錯誤不是由別人，而是由它自己主動糾正的，同時，共產黨將會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足夠的教訓，從而確保以後不再會犯重大的錯誤。就這樣，通過這種專橫、無恥的邏輯，共產黨官僚集團造成的種種人間慘劇，反而成爲它繼續掌握操縱中國人民命運的獨裁權力的根據。另外，決議以諸如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十年內亂」之類模糊的詞語，淡化了專制政治的罪惡，又按照共產黨自我吹噓的習慣，用一系列無法核實的具體數字，描繪出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進一步論證了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榮耀。然而，決議卻忽略了，這些巨大成就是在無數血跡重疊成的猩紅背景上突現出來的。難道有什麼經濟建設成就值得用整個民族的苦難和文化的荒蕪做爲代價來換取；難道經濟建設還有人民幸福、文化繁榮之上的目標嗎？對於這類問題，決議是不敢回答的。

這個決議雖然是專橫的謊言，但卻又發揮著現實的政治作用。它通過對毛澤東及其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百般憐愛的、溫柔的否定和熱情如火的、熾烈的肯定，達到了一種微妙的政治平衡——溫柔的否定，可以爲曾受到毛澤東整肅的舊權力貴族重返權力神殿，提供某種合理性；熾烈的肯定，則是爲了給新的官僚集團利用毛澤東創建的專制體制，繼續維持國家權力的官僚私有制，提供歷史的連續性和現實的合法性。

這個決議爲「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以及與之相伴的共產主義精神的失敗，成爲舊權力貴族的凱旋之路，而不是民主的勝利之路，鋪下了最後一塊理論路基。儘管人民對於打上怵目的毛澤東風格烙印的專制政治的憤怒，是舊權力貴族重返政壇的社會情緒背景，然而，舊權力貴族再次掌握權力之後，卻只賜給人民小聲抱怨他們以前的苦難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下，摧殘人性的「文化大革命」過後的精神凍土上，就不可能泛起文化復甦的春色。這一時期出現

了難以數計的描寫舊權力貴族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慘遭遇的文學作品，而億萬底層民衆的血淚則被埋葬在共產黨文化出版檢查制度鑄成的黑暗沉默中。一度出現的「傷痕文學」，曾把蒼白、怯懦的親吻獻給了底層民衆和知識分子的苦難命運，然而，就是這樣一種缺乏血色的文化現象，也很快被當局的文化控制機構，以各種方式抹去了。因為，任何對專制權力體系之外的社會苦難的文學表現，最終都可能導致對整個官僚專制制度本身的道德否定和思想質疑。

如果說巨大的社會悲劇往往也凝聚著深刻的歷史價值，那麼，這種價值只能通過兩種方式表現出來：一是對悲劇的反省成爲否定造成悲劇的政治體制，建立新的社會公正、正義觀念的道德和理性的先導；一是悲劇的血雨飄灑過的人類情感的原野上，能夠有顯示美麗、高貴、自由的人性和人格的文化現象，如絢麗的鮮花滿山滿野地怒放，從而使過去的悲劇成爲一個新文化時代的孕育者。然而，鄧小平的政治原則，卻冷酷地擊碎了中國社會悲劇價值化的這兩種可能。由此，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底層民衆以白骨爲石，以血淚爲漿構築起來的悲劇的祭壇前，獻祭的不是正義，不是真理，不是從斷裂的情感中長出的文化之花，而是虛假、偽善的政治謊言。

不過，這個時期，在政治文化的陰影下，也閃爍起一道道希望的陽光。對中國農民進行了長期禁錮的現代奴隸制——人民公社制度，實際上從八十年代初就開始了崩潰的過程。農民則以使用權的名義獲得了土地。雖然廢除人民公社只是使農民得以重返古專制歷史上曾延續過數千年的個體勞動制度，但是，這種對歷史的回歸卻具有某種同人性要求相一致的趨勢，而農業產品量的增長，則是這種趨勢結出的果實。在共產黨官僚集團三十多年統治之後，相當一部分農民終於可以不再用腸胃的蠕動撫摸飢餓，而撫摸到溫飽了。在城市裏，一度被禁絕的私營經濟又開始勃發出生機，對國營經濟合理性的思想挑戰，也受到當局一定程度的默許。

鄧小平改革思想呈現出的最初輪廓給人一種印象，他似乎要用

市場經濟觀念，取代做爲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基石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爲數不少的知識分子爲此而歡欣鼓舞，他們相信，經濟領域的改革，必將逐步迫使鄧小平做出政治領域的改革——經濟自由化一定是政治民主化的先導，政治民主化則是經濟自由化的當然回聲。

但是，袁紅冰不相信鄧小平的改革，在民主政治的意義上不相信。袁紅冰想起了許多年前，那位年老的哲人王慎失講述他的無政府主義時的一個論斷：專制政治是萬惡之源，它既可以完全通過官吏對社會進行統治，也可以通過商人、資本家和官吏共同組成的統治體制，對社會提出服從專制政治的要求。在完整的意義上，袁紅冰不能同意無政府主義，不過，他認爲，王慎失的這個論斷卻是正確的、有預見性的，因爲，現在鄧小平就準備用商人、資本家和官吏爲原料，鑄造現代專制制度。而那些對鄧小平寄予民主希望的知識分子使袁紅冰感到悲哀，悲哀之處在於，這些知識分子顯然竭力想要擺脫馬克思主義的陰影，然而，官僚集團幾十年的宣傳卻使他們在不自覺中按照馬克思的物性宿命論去思索問題，他們對於經濟自由必將自然導致政治民主的信念，正是馬克思經濟決定論的宿命邏輯的異化產物。

「這批知識分子因渴望民主而乾裂的紅唇，最終只能親吻在鄧小平專制政治的冷屁股上。」也許是爲了沖淡悲哀的色彩，袁紅冰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得出了這個具有黑色幽默風格的明確結論。然而，面對當時的社會局勢，應當如何推動民主運動，他卻一時沒有能力找到明確的答案。不過，他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任何一次具有輝煌歷史意義的社會變革，必須以體現超越意志的文化復興運動做爲啓明星——爲了再造歷史，必須首先重鑄精神。所以，袁紅冰更加沉迷於對他的英雄人格哲學和小說《自由在落日中》的構思。他要通過哲理和小說，創造配同金色太陽共舞的美麗、高貴的人格和璀璨奪目的生命意志，並以此做爲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第一道豔紅

雷電。可是，這種信念越峻峭、越明麗，困惑的雲層便越濃郁、越陰沉——他爲不知道該如何開拓文化復興運動所必需的言論和思想自由的天地而痛苦地困惑。

陰山山脈白雪覆蓋的連綿峰脊，猶如險峻的銀色波濤，凍結在深灰色的低垂雲層上，落日被埋葬在鬱結的陰雲深處，只有雲層頂端呈現出晚霞那情調蒼茫而又妖嬈的淡紫色；一隻長翅彷彿用紅銅鑄成的草原鷹，盤旋在晚霞之上的荒涼天空中，似乎正悲愴地尋找熄滅在冬日陰雲間的日球——這是八〇年二月的一個傍晚，袁紅冰佇立於呼和浩特市區內一座高級宿舍樓三層的一個房間窗前，向西方遙望時，映入他那被烈酒燒成暗紅色的眼睛裏的景色。

這個房間屬於柴治國的住宅。大約一年前，由於同幾個重返權力體系的內蒙古共產黨高級官員有密切的私人關係，柴治國已經被任命爲內蒙古農業銀行監察保衛處的處長。他的家庭住所也由原來平民區中的那間土坯房，遷入這座專門爲中高級官員建築的高級住宅樓中。這次寒假期間，袁紅冰回到內蒙古高原後的十多天裏，幾乎每個下午都要來到柴治國的家中。他們一邊痛飲烈性的美酒，一邊縱情狂論生命的價值和天下大勢。此刻，袁紅冰以銳利的神態，透過玻璃窗上藍白色的冰霜，凝視著那隻孤獨的草原鷹，用熾烈沉思的聲音說：「好男兒生於世間，當效男雄大義，不學雞鳴狗盜之徒。要承擔一切必須承擔的艱難困苦——以中華自由的名義！」

「是的，我們一定要推動中國命運之輪。過那種與草木同朽的安逸生活毫無趣味。我們必須專注於鑄造與社會正義一致的歷史，哪怕那需要用生命去點燃鑄造歷史之火——只有如此，才不負我們滿身豪氣，不負我們猛虎的雄心！」坐在窗下的柴治國舉起一隻銀色的鐵杯，狂態畢露地說，然後，把杯中的烈酒倒進彷彿正發出吼嘯般大大張開的嘴裏。

經過近十個從午後直至深夜的交談，袁紅冰和柴治國已經對中

國政治的現實和未來進行了深入、詳盡的探討，並得出下述結論：

中國已經由毛澤東式的專制政治進入鄧小平式的專制政治時代。以後一個時期的中國歷史，不會再表現出毛澤東那種帝王詩人的烏托邦詩意和理想的個性，而將打上鄧小平類似於精明土財主的實用主義印記。

鄧小平改革的實質不是爲了實現民主，而是爲了維持共產黨官僚集團和專制政治的現代生存。他的政治改革將以建立這樣一種體制爲限，即在這種體制下，官僚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不致於激化到毛澤東時代那種可能導致整個專制政治崩潰的程度。他的經濟改革思路是，拋棄已經無法繼續爲專制政治的生存提供經濟基礎的、低效率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並實行市場體制。他要把市場經濟做爲專制政治的造血機能，同時，又要用政治思想獨裁的鐵手緊緊抓住市場經濟的韁繩。所以，在民主的意義上，不能對鄧小平的改革寄予任何希望。

由於不受限制的專制權力的存在，經濟的市場化將缺乏保持道德價值的最基本因素——法治下的、符合現代人性要求的、公平的自由競爭。因此，市場化帶來的經濟成果必定會在社會中投下不公正的陰影。這種不公正將主要表現爲權力的迅速、全面的腐敗；底層民衆在通過經濟市場化獲得一定的物質利益的同時，也將進一步失去政治、社會權力，剛頒布的《憲法》中竟然取消了罷工權，就是一個明顯的預兆。

同毛澤東相比，鄧小平具有實用主義的精明，但卻缺少用偉大預言的語調描繪宏麗理想的謊言的能力，所以，社會主義的精神魅力在「文化大革命」的血雨中鏽蝕之後，鄧小平沒有能力爲他的社會主義改革創造動人的理論背景，而只能以庸俗的物欲享受來勾引歷史。這種精神價值的貧困，會使鄧小平越來越傾向於運用秘密警察、監獄甚至軍隊，對社會實行控制。

在現實的專制權力體制內，還有兩種力量值得重視。一是陳雲

和鄧力群等人爲王者的、同馬克思主義殭屍結成生死戀的舊權力貴族及其部分子女；一是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爲代表的、具有民主良知的官員。

儘管在維持堅硬的共產黨官僚集團專制政治這一點上，陳雲、鄧力群同鄧小平毫無二致，但是，陳雲和鄧力群沒有鄧小平那種實用主義的敏感性，卻表現出了老年腦硬化式的頑固。他們基於馬克思理論的邏輯確信，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專制政治是生死與共的，而計劃經濟的消失將宿命地導致專制政治的瓦解，所以，他們把陰沉的懷疑的斜視，投向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

胡耀邦和趙紫陽是鄧小平改革戰車的兩個輪子，然而，他們又時時表現出超越鄧小平的政治價值觀念的趨向。胡耀邦在七八年積極推動了「關於檢驗真理問題」的討論。鄧小平支持那次討論，既是爲自己重新掌權掃清理論障礙，也是爲了給否定毛澤東的計劃經濟、推行他的市場化改革，確立一種思想前提。不過，做爲那次思想鬥爭戰將的一大批黨內知識分子，似乎並不把鄧小平的目的視爲最後的界限，在華國鋒的全面堅持毛澤東政治遺囑的方針被歷史拒絕之後，這批知識分子又試圖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解釋，用馬克思主義本來沒有的人本主義、民主理念等精神價值，把馬克思主義這個專制政治的理論改扮成愛戀民主的新娘，從而使共產黨及其社會主義體制，逐步和平演變爲能夠容納自由、民主、人權意識的政治範疇。胡耀邦對這批知識分子的努力，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寬容和支持。而趙紫陽的民主良知，當時則主要體現爲他在廢止人民公社制度過程中發揮的巨大實踐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間，趙紫陽曾擔任過共產黨內蒙古委員會的第七書記。當時，經過共產黨的一個老資格官員介紹，柴治國同趙紫陽進行過一次秘密會見。會見中，柴治國明確提出了一個觀點——人民公社是現代奴隸制；人民公社制度表明，毛澤東是把數億中國農民當做不配有獨立意志和個人生活情趣的，而只配做苦役的牲畜

來對待。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氣氛下，柴治國的這種觀點，可以成爲遭受長期監禁、甚至被判處死刑的罪證。可是，趙紫陽聽到後，不僅沒有感到恐懼，反而激動地在房間裏來回踱著步，並明確地對柴治國的觀點表示贊同——柴治國講述的這件事，使袁紅冰意識到，趙紫陽廢止人民公社的實踐，不單單是以發展經濟的實用主義考慮爲思想基點，而可能有更深刻的政治內涵。

權力腐敗趨勢的發展，社會不公正的日益深刻化，將可能引發一系列以要求民主的名義湧現出的社會動盪。但是，這些社會動盪都不足以成爲對專制政治的有力挑戰，這不僅是由於民主運動無法超越秘密警察統治，形成堅硬的組織和統一的步調，而且是因爲有相當一批知識分子還對鄧小平抱有民主的期待，相當數量的底層民衆的民主意識還有待於啓蒙。所以，鄧小平的改革意志，胡耀邦、趙紫陽代表的共產黨內的民主良知，陳雲、鄧力群一類舊權力貴族頑固派的政治意識，這三種政治因素的互相衝突，將成爲一個時期內中國政治的主調。由於即使在共產黨內也沒有自由爭辯的民主程序，因此，黨內的思想衝突將會時時以非正常的狀態激化。不過，已經沒有誰有能力摧毀鄧小平爲自己建立起來的獨裁權力。專制政治的下一次致命危機，只能在鄧小平死後，即保持專制體制平衡的權力重心崩潰之後，再次降臨。專制政治的致命危機，同時也是民主的巨大希望。如何阻止毛澤東死後的歷史——即權力鬥爭被嚴格限制在宮廷陰謀的範圍內——重演，如何使鄧小平死後官僚集團內部爲爭奪絕對權力進行的政治陰謀和血腥搏鬥，超出宮廷鬥爭的範疇，演化爲具有廣泛社會性的民主運動，在專制政治最脆弱的時候，展現出民主的銳利鋒芒——這是需要以超常的思維做出思想解答，並以創造歷史的意志使這種思想解答變爲切實準備的問題。

爲了在下一個政治的金秋中，人民能摘取民主的甜美果實，袁紅冰和柴治國爲自己設定了三項具體任務：首先必須創造條件進入既存的權力體系，並一定要處於可以對最高決策層產生影響的地

位，這樣，在鄧小平死後，才有能力以非常手段撕裂官僚集團把激化的權力鬥爭封閉在宮廷陰謀內的鐵幕，使權力鬥爭超出專制政治的範圍，從而為民主運動在社會化的權力危機造成的政治地震中崛起提供前提；其次，要為與民主運動相伴的文化復興、精神重建進行準備，以使下一次具有歷史分界性的民主運動，獲得豐饒的靈魂；最後，還需要繼續探索，為民主運動尋求一種在秘密警察統治下有生存能力的組織形式。

袁紅冰和柴治國在對政治形勢分析後，為自己提出的這三項任務，每一項都是艱難的。然而，他們決定要艱難，因為，除此之外，別無選擇——為了不在庸人的生活中使生命枯萎；為了不在專橫的官權前卑微地垂下頭顱，而使人格醜化，他們必須艱難。

袁紅冰意識到，最艱難的是進入能夠接近最高決策層的權力體系；而艱難之處，很可能不在於外部條件，而在於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礙。因為，阿諛的笑容、虛偽的熱情、自我貶低的下賤姿態等等這些醜陋的表演，將是進入官僚體制必須付出的人格代價。但他還是決定踏出這一步——中國專制政治的黑色石塊太沉重、太巨大了，只有在距離最高權力最近的地方，才能找到最長的政治能力槓桿，並通過這個槓桿，用自己的生命掀動專制政治的巨石——這就是說服袁紅冰決定踏出這一步的理由。

也許袁紅冰可以為自己選擇一條較為平緩的通向民主之路，也許他不必向自己提出雕刻歷史超越性的要求，但是，他那由超越宿命的意志和創造命運的熱望鑄造出的、線條峻峭的思維，卻總是描繪出高聳於雲端之上的歷史峰脊，而他就喜歡在那陡急的峰脊上，踏著狂風的節律孤獨地行進。他的這種情趣似乎是來自於傲視荒野的高貴猛獸的自信。儘管他的哲學和文學作品尚未最終完成，然而，燃燒在他的哲學和文學意識中的精神美色，已經使他毫無疑義地確信，從他熾烈華美的靈魂中崛起的英雄人格的哲理和詩意，終將頭戴金色的王冠，步入中華文化復興的時代，並把最英俊秀麗的

堂堂男兒之笑，驕傲地留給那個時代雷電纏繞的峰巔。就是這種自信，賦予袁紅冰一種高傲的目光——在考慮任何與人類有關的問題時，那目光都只灼熱地注視最險峻的極致之處，而不屑於投向屬於陰影中的緩坡或者窪地。

寒假結束之前，袁紅冰準備離開呼和浩特市的最後一天，他是同柴治國在無言地狂飲烈酒中度過的。深夜，柴治國把袁紅冰送出自己的家門。空中低垂著鉛灰色的濃郁陰雲，碩大的雪片靜靜地漫天飄飛，那灰白的雪片落入路燈朦朧的淡紫色光線中後，便呈現出暗紅色，彷彿是無數凋殘的血跡紛紛飄落。

他們冒著茫茫的風雪，腳步沉重地行走在沒有人跡的街道旁，誰也不願意說話。只有厚厚的積雪在腳下發出「沙沙」的聲響，好像凍結著殷紅深情的時間，在悲歎中破碎。柴治國送袁紅冰一直到袁紅冰住所的門前。他們久久地相向而立，兩雙裂開深紫色傷痕的岩石般的眼睛，透過無聲飄落的雪片，互相逼近地注視著，誰也不肯首先離去。袁紅冰發現，柴治國的眼睛深處驟然閃爍起冰凌般的淚光，而他鐵石的心被那寒光閃閃的、堅硬的淚光劃傷了。

「我再送你回去。」袁紅冰簡短地說，他的聲音猶如一縷捲裹著飛雪的冷峻的風。於是，漫天的風雪又伴隨他們緩緩順來路返回。

在北京大學度過的這幾年中，對柴治國的懷念如同一片青銅色的陰影，覆蓋在袁紅冰靈魂最深處。只有在孤獨到極致之時，袁紅冰才會像一個疲憊不堪的流浪漢，用流血的足跡踏入那片青銅色的懷念的陰影，憩息片刻。是的，他孤獨，在北京這個人海茫茫的大都市中，他體驗到了從未有過孤獨，有時，甚至比以前在荒蠻的內蒙古高原上流浪還孤獨。從周圍人的眼睛裏，袁紅冰看到過智慧或者愚昧；看到過怯懦或者勇敢；看到過渺小而灼熱的物欲，或者迷茫而純淨的夢幻；看到過詭詐、虛偽，或者坦誠、真實——看到過從美麗到醜陋的所有神情，卻唯獨沒有尋找到凝結在柴治國眼睛裏的那種古中華遊俠般的雄烈風格，那種可以把岩石的心裸露在雷電

下的坦蕩氣質，那種會因面對刀劍而如猛獸一樣興奮狂嘯的勇氣，那種能夠只爲了人間正義就不惜讓生命破碎、鮮血飛濺的浩蕩激情。而只有用灼熱的手指觸摸到這樣一雙眼睛，才能滿足袁紅冰對於男子漢和男子漢之間的情感要求。

袁紅冰的這種孤獨感來自於對中國人虛假化的人性的感觸，而人性的虛假化又直接與馬克思物性宿命論有關。

思想理論是人創造的，然而，思想理論一旦成爲現實的存在，它又開始了創造人的過程。如果某種思想理論是以其精神魅力，以其真理的秀色吸引了人們的愛戀，那麼，她便成爲創造真實優美的人性的力量；如果某種思想理論以專制權力做爲斧鑿，雕刻人的靈魂，那麼，她便是創造虛假人性的工匠。與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專制權力結合，從而取得思想獨裁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種摧殘真實情感，製造虛假人性的血腥力量。

馬克思主義把社會關係的總和視爲人的本質，人不過是社會關係蛛網上的一個個被先在的力量所確定的點。這樣，在馬克思主義陰沉的視野中，人就成爲外在宿命的奴隸，而喪失了按照對生活和生命的理解，獨立創造命運的權利，這也就使精神從根本上失去了自由的可能，生命之火則注定要在宿命的黑牢中熄滅。

同時，馬克思那顆低俗的商人的心確信，社會關係根本上是物欲的角逐，是物欲的礦石熔鑄成的宿命的鐵鏈，而人的本質就是被這種鐵鏈緊鎖著的囚徒。顯然，一旦承認這種對人的本質的信念，對物欲的追求就戴上了生命的王冠，而精神，這個使人從自然中脫穎而出，並獲得傲視萬物的主體資格的因素，就被放逐了。精神失去了王位，生命就會受到貶低，貶低爲一種穿著精神華美外衣的物性的醜陋蠕動。

另外，階級關係是馬克思的物性社會關係最基本的政治體現。而不同階級爲爭奪物欲的骨頭進行的搏鬥被確定爲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由這種搏鬥當然引發的階級仇恨，則是人類情感世界的基本

色調——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社會關係又以物欲的爭奪做爲帶有終極性的目標，階級仇恨關係則是社會關係最基本的政治體現——經過這樣一番理論邏輯的推導，階級性被確定爲人性中的絕對權威，於是，階級的同—性冷酷地抹殺了生命對個性的渴望，從物性中生長出的黑色仇恨之花便以生命本質的名義，被確定爲人類靈魂中的萬花之王；於是，兇殘的獸性堂皇地高舉起「科學理性」的旗幟，踏著仇恨的階石，走上了生命本質的峰巔。

馬克思確實是以獸性的兇殘的目光注視生命的本質。從斯大林的大清洗，到蘇聯紅軍對匈牙利人民起義和布拉格之春的鎮壓；從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三十年統治造成的一幕幕社會悲劇，到波爾布特^(編註)對自己同胞犯下的種族滅絕罪行，所有這些像影之隨形一樣伴隨社會主義全過程的慘絕人寰的現象，都是馬克思主義投向生命本質的獸性目光在歷史蒼穹上劃出的、難以癒合的傷痕。

馬克思主義理論孕育出的這種宿命的、物欲爲王的、消滅個性的、長滿仇恨獸齒的人的本質，是對生命的反動，因爲，它否定了自由的價值和精神的崇高，否定了個性的優美和生命之愛——否定了所有這些使人性美化、強化、高貴化的原則。而可悲之處則在於，馬克思的人的本質理論，經過共產黨官僚集團三十多年的鐵血統治，創造出了一代在生命異化意義上的虛假的人性。從虛假的人性之點伸展出的社會關係中，怯懦的欲望、渺小的衝動、做作的熱情、諂媚的氣質、陰鬱的詭詐，如同夏日陽光下糞池裏的肥胖蛆蟲，生機盎然地蠕動，而古中華文化關於美麗人性的遺囑，像憔悴的黃葉蕭瑟地飄落。許多中國人感受到的生活的苦悶，就是來自於這種污濁的人際關係。對於袁紅冰而言，生活在這種社會關係中，就猶如置身於獸群中一樣，而且是蛇鼠一類依戀陰暗洞穴的渺小獸

編註：波爾布特，柬埔寨前赤柬領袖，在他統治的紅色高棉期間，據統計大屠殺了一百萬人。

群。這種感覺越深刻，袁紅冰便越熾烈地渴望真實的人性，他對柴治國的懷念便越堅硬。

在那個大雪紛飛的寒夜中，袁紅冰和柴治國一次又一次沿著同一條路，默默地互相送別，一直到凌晨。他們的肩頭蓋滿了厚厚的雪片，呼出的熱氣已經結成了冰凌，掛在他們的鬚鬚上。突然，柴治國停下了腳步，用灼熱的胸音說：「讓我們結成鐵血兄弟吧——生死不渝！」

袁紅冰英挺的身體彷彿被雷電擊中了似的，急劇地震盪了一下，他感到，他和柴治國整整一夜在積雪上踏出的足跡，就是爲了走向這一句話。於是，他如同狂嘯般地說：「好吧——即使太陽破碎，即使時間乾枯，也絕不背叛我們的兄弟之情！」

這兩個堅硬男兒的手，宛似燒紅的鐵塊緊緊地熔鑄在了一起，他們互相直視的目光在熾烈的碰撞中，迸濺出太陽的神韻。而他們簡短的一句承諾裏，喧囂著中華偉男子的千古雄風；狂舞著可以燒焦萬里長空的金色長蛇般的火焰；凝結著願爲人間正義而血濺荒原的俠肝義膽。

分手之後，袁紅冰沒有回家。他用拳頭的猛擊，敲開了路旁一座小雜貨店的門，買了一瓶烈酒，便向城外走去，走上了城市北郊那片風雪瀾漫的荒野。

「即便命運使我失去一切，我也可以毫無遺憾地走向死亡了，因爲，我獲得了人生最寶貴的財富——那堂堂男兒之間輝煌情感的聖火！噢，漫天的暴風雪呵，爲此而與我一起痛飲吧！哈哈……。」袁紅冰放縱無羈的長笑，猶如銀光燦爛的刀鋒在低垂的雲層上劈出了猩紅的傷痕。他像一隻沉醉的鷹，瘋狂地揮動手臂，彷彿與捲起怒濤般雪塵的尖嘯的風共舞。

袁紅冰由於痛飲烈酒而踉蹌的腳步，終於再也難以支撐他的狂舞。他摔倒在了荒野上，潔白羽毛似的雪片很快就掩埋了他的身體，只有長髮凌亂的頭顱還像一塊岩石裸露在雪原上。他陷入了龍

捲風一樣飛旋的昏暈之中，而他的眼睛仍然瞪著天際。

黎明時分，暴風雪垂下了翅膀。遼闊的雪原一片蒼白，銀色的地平線上泛起一抹嫣紅的晨光。

袁紅冰死了一般醉臥在雪原上，充血的眼睛如同凍結的雄烈夢境——那是深紫色的、堅硬的火焰之夢。而嬌豔的晨光猶如一縷妖嬈的柔情，輕輕拭去了那火焰之夢上的淡藍色冰霜。

第二十章

以八〇年那次民主競選運動為起點，北京大學開始了民主能量的積累過程。不過，最初幾年，這種民主進程卻與北京大學的講台無關。

當時，北京大學教師的主體仍然是五十年代那批曾到蘇聯留學，或者受到五十年代蘇聯意識形態強烈影響的人員。他們之所以能成為中國最高學府的教師，並不是由於其學術水平，而是專制權力政治選擇的結果——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共產黨官僚集團出於奴役知識的欲望，就培養了一大批靈魂完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化的文人，並把他們派進大學擔任教師，以實現「無產階級政治佔領教育陣地」的目的。這樣的人自然沒有能力，也沒有熱情吟頌民主的詩篇。

北京大學的教師中還有一小批三、四十年代就形成了自己一定學術地位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從戊戌變法開始的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學習民主真理思潮的最後餘韻。按照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他們都屬於同共產黨敵對的階級，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批人沒有被驅逐出北京大學，固然是因為他們曾虔誠地表現出對專制政治的服從，但更是由於官僚集團需要以他們的存在顯示獨裁權力的「開明」和「寬容」的「道德」素質。儘管如此，這批知識分子在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漫長歲月裏，還是以官僚集團的學術奴僕和不斷發生的思想整肅運動中被羞辱的對象，這樣一種雙重身分，來品嚐官僚集團的「開明」和「寬容」。八十年代初，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引發的專制政治的思想危機，導致了獨裁權力壓抑社會能力的普遍弱化，這批知識分子生命中殘留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精神，也怯懦地綻露出幾片現實的新綠，然而，這些枯樹上傷感搖曳的幾片思想綠葉，已經不足以形成民主意識的春潮。

北京大學教師的另一部分，則是「文化大革命」後期當局以「政治可靠」的名義，從工廠、農村和軍隊中選拔出來，派進高等學府學習，而後又留校任教的所謂「工農兵」學員。除了某些例外，從整體上講，他們共產黨式的政治熱情極高，而智商極低。等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高等院校恢復了招生考試制度之後，在高等學府中，這批「工農兵」教員逐漸變為不值得多加談論的話題。

這個時期，文科各專業使用的教材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或者期間編寫的。教材的內容篇篇都寫滿了馬克思鬼魂在陰暗墓穴中發出的單調、枯燥的夢囈，無論是哲學、美學，還是史學、文學，更不用說政治學和法律學，所有的教材都不過是從不同角度，對馬克思那種散發出過去時代濃重腐臭氣的政治、哲學原則的註釋。當年馬克思受到思想壓制時，曾對普魯士的新聞檢查制度提出過這樣的抗議：「你們既然允許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出不同的芳香，卻為什麼要求人的精神，這個最豐富多采的存在，只有一種顏色呢？」然而，百年之後，馬克思主義卻使中華民族的精神，這個曾創造出富麗華美的古東方文明的文化之源，枯竭了，使中國的現代精神只呈現出一種屬於死亡的灰暗色調。如果說中世紀神學院的教育，還因其唯心主義的特性而給精神留下了一線艱難喘息的縫隙，那麼，中國大學文科的教材則表現出更為仇視精神的趨向——要用馬克思主義低俗的物性哲學和宿命歷史觀織成的喪布，把中國人的精神重重包裹起來，埋葬在沒有思想未來的過去之中。

爲了實行徹底的思想獨裁，當局不僅使文科教育成爲灌輸馬克思主義的過程，而且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理論，以及經過御用文人無恥篡改過的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做理科各專業的必修課。迷戀於自然奧秘的理科學生們也不得不花費大量精力，如同服苦役一般，咀嚼毫無精神甜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專制政治迫使理科學子服這種精神的苦役，只是爲了用馬克思主義之刀，閹割他們對精神價值的追求，從而爲專制政治的存在提供只會產生自然科學原理的活的計算機；提供一批忘卻了生命自由秀色和社會正義衝動的理性動物。

由這樣的教師、這樣的教材、這樣的課程設置構成的課堂，顯然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的停屍間，只能是拒絕精神陽光的思想廢墟。而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念和人文精神的意識，則在那停屍間之外，在那思想廢墟之外，找到了可以像野花一樣盛放的岩石裂縫。有異端思想並敢於將其講出來的知識分子舉辦的各種講座、學生文化社團的討論會、有精神靈性的學生之間的思想交流，都成爲被當局禁止的價值觀念傳播的場所。在這些場所中，馬克思的物性哲學和歷史宿命論受到嘲笑；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專制權威被蔑視；御用文人偽造的共產主義運動的「輝煌歷史」，裸露出血腥的靈魂。

八四年、八五年之後，一批畢業的研究生以及本科生取得了教師的資格。他們開始在北京大學的講台上點燃起一團團嫣紅的精神聖火。課堂不再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統天下，具有濃郁人文芬芳的文學藝術理論；現代法治思想和政治學理念；二十世紀的西方經濟學和社會學理論；非宿命的歷史觀和對辛亥革命時期那批反專制鬥士的高尚人格與銳利思想的介紹；多姿多彩的哲學思辯和美學意識，所有這些非官方的價值觀念，隨著這批中青年教師踏上講台的足步，匯成了浩蕩的清新之風，湧進了北京大學的課堂，並在學生的靈魂中播灑下民主意識的金色種子。

不過，直到八五年底獲得研究生畢業證書，並留校任教之前這

一段時期，袁紅冰卻痛苦地咬緊牙齒，一直把向專制政治挑戰的激情牢牢封閉在意志的硬殼之內，並完全專注於實施他在八〇年冬天同柴治國商定的行動戰略——創造條件進入權力體系，以便在鄧小平之後必然爆發的危機中，能夠用超常行動直接震撼專制政治的核心，從而使獨裁統治的危機轉化為民主運動全面崛起的契機。而無論想要以哪種方式進入權力體系，首先都必須成為共產黨員。因為，在一黨專制的中國，共產黨員的身分乃是接近權力的第一張政治通行證。袁紅冰準備花費八三年大學畢業前的兩年多時間，取得這張骯髒的通行證。

當時，爲了提高共產黨的文化素質，胡耀邦正推行從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中大量吸收黨員的政策。雖然袁紅冰從來沒有把爭取加入共產黨想像爲一個美好的過程，但是，他也沒有充分預料到，這個過程會如此令人作嘔。

在中國的大學中，每個班都有一個學生共產黨員組成的支部。申請入黨者必須在黨員面前謙卑、恭順地垂下眼睛，神情中不能露出一絲銳利個性的閃光；必須不斷地絞盡腦汁想出各種結構不同的語言，向黨員表達他們對共產黨的崇敬與熱愛，而且這種崇敬和熱愛要超過對孕育了自己生命的母親的感情；必須用燙人的聲音把共產黨描繪爲引導人類走出苦難和罪惡的明星，把誰也不相信的共產主義描繪爲人間天堂；必須在一次又一次向共產黨支部進行的思想匯報中，懺悔自己的種種「非共產主義思想」，並著重說明自己是在共產黨組織陽光般溫暖的關心和教育下，靈魂才得到了「淨化」——對於申請者來說，爭取加入共產黨的過程，就是一個精神自我貶低、自我虛偽、自我醜化、自我奴化的過程，只有當感到自己已經變成一堆臭狗屎、一個沒有骨頭的軟體動物之後，才有可能成爲「光榮的共產黨員」。而官僚集團則是以物性的誘惑，促使人們進行這種精神自虐的。因為，只有成爲共產黨員，畢業後才能分配到較好的工作，才可能被當局賜予較高的社會地位和世俗的榮譽，才可

能獲得高等公民階層的種種政治的、經濟的，甚至學術的特權。除了一小部分是懷著從內部瓦解共產黨的目的而試圖加入共產黨之外，絕大部分申請者則都是爲了滿足物性的欲望，而出賣了靈魂的高貴和人格的尊嚴。

在北京大學法律系本科學習期間，袁紅冰從未因學習而感到困難，事實上，他幾乎很少聽課。那些充斥著馬克思主義神學戒律的法律課程，毫無學術性可言，袁紅冰只需要用長久沒有洗過而長起黑皮的腳後跟，漫不經心地思索片刻，就足以應付考試，並取得優秀的成績。他的困難主要來自於因申請加入共產黨所產生的苦悶。而且這是一種無法排遣的苦悶，因爲，是他自己願意跳進這個臭水塘中去沐浴的。

以前很少照鏡子的袁紅冰，現在常常一個人呆立在鏡子前。他是對著鏡子試圖改變自己的容顏——他想要讓自己慣於仰天狂笑或者冰冷微笑的銳利的薄唇，能在僵硬的彎曲中做出哪怕給人一絲溫柔感的笑意；他想要笨拙地編織某種黏乎乎的、柔軟的神情，遮住眼睛裏那峻峭的高傲和堅硬的冷峻。

一天，一位與袁紅冰私人關係很好的黨員同學，愁眉苦臉地提醒他說：「以後向黨支部做思想匯報時，你不要再笑了——你那時候笑起來比哭還難看，白癡也能看出那是假笑。」

袁紅冰沉默了一會兒之後，突然對那個同學咆哮了一句：「你們還要我怎麼樣？難道只有我洗淨了屁股讓你們操，我才可以入黨嗎？！」然後，他大步離開校園，走進附近的一個餐館，準備大醉一場。

袁紅冰挺直身體端坐在餐桌前的椅子上，高傲的眼睛裏迸濺起一簇簇青銅色的火星，現出一線冷酷微笑的面容線條銳利，並凝結著兇悍的野性——他的身姿和神態令人不禁想起蹲踞在懸崖之巔、準備向下面荒野間的獵物撲擊的鷹。儘管餐館裏就餐的人很多，但是，卻沒有誰坐到袁紅冰的那張餐桌旁來，他的神情甚至使服務小

姐都躲遠遠的。

等了二十多分鐘，服務小姐仍然沒有來詢問袁紅冰準備吃什麼。於是，袁紅冰的拳頭猛然砸在餐桌上，一聲狂放的呼嘯闖出了他緊閉的嘴唇：「快給爺拿酒來，爺有的是銀子！」——這是一句少年時代就深刻在袁紅冰靈魂上的、《水滸》裏豪俠的梁山好漢常在酒館裏喊出的話。

這聲突如其來的、粗野的呼嘯，使嘈雜的餐館立刻變得像老尼姑的心一樣寂靜了。所有就餐的人都停止了咀嚼，鼓起含滿食物的嘴，目光中交織著驚詫、膽怯、迷惑等各種神情，向袁紅冰注視。袁紅冰緩緩轉動頭顱，用兇狠的逼視擊碎了迎向他的一道目光。突然，袁紅冰仰起面容，旁若無人地發出一陣大笑，並高聲說：「你們看吧——這才是爺的真面目！」

服務小姐不僅沒有走上前來，反而驚慌失措地退入餐廳裏面一扇通向廚房的門。片刻之後，幾位身穿廚師白色長衫的小伙子，手裏握著鐵勺和鐵鏟，從那個門裏湧出來。服務小姐做出比她實際的驚嚇更加茫然失神的樣子，彷彿就要昏過去了似的，跟在那幾個廚師身後，可是，她激動而興奮的目光卻偷偷向袁紅冰斜睨著。領頭的一個廚師身體低矮而粗壯，宛似一隻直立起來的種公豬，像剛揉好的麵團一樣鼓起的腮幫子上的肌肉，隨腳步不停顫動，而他臉部的神情愚蠢得極其可愛，令人不禁想用屁股去親吻他的面容。那個廚師走到袁紅冰旁邊，陷在肥厚眼皮中的小眼睛上閃爍起因對自己粗壯四肢的自信而產生的傲慢，向袁紅冰打量了片刻，然後，用侮辱的語調說：「這兒不是你撒野的地方，要撒野到你媽的褲襠裏去！」

多日鬱積在袁紅冰心中的苦悶，似乎驟然變成了黑色的雷電，從他的腳底竄躍而起，掠向他的頭頂，雖然沒有風，他凌亂的長髮卻飄動起來；一片動盪的猩紅的霧開始瀰漫在他的視野中。袁紅冰發出一聲喪失理智的、短促的怒吼，猛地把餐桌舉過頭頂，砸向那

個廚師。桌子和廚師的頭顱相撞時富於破裂感的聲響，使袁紅冰薄薄的嘴唇邊綻裂開一道冷酷的笑意。

其餘幾個廚師揮動著手中的鐵勺、鐵鏟湧上來，一場混亂的搏鬥開始了。桌椅的翻倒聲、杯盤的破碎聲、女人刺耳的尖叫声構成了怪誕的交響樂。袁紅冰根本不閃避兇狠地劈擊在他頭顱、肩頭和背部的鐵勺、鐵鏟，而只是一次又一次撲向出現在正面的敵手，並將其擊倒。此時，他露出堅實牙齒的猙獰面容，猶如一隻因呼吸到血腥氣而狂醉的野狼。

袁紅冰的頭上變得傷痕累累了，從額際湧出的血蒙住了他的一隻眼睛。可是，他兇悍、勇猛的搏鬥風格，很快擊潰了那群廚師，使他們喪失了戰鬥意志，並狼狽地擁擠在一起向後退去。那位女服務員如同站在薄薄的冰層上一樣，踮起足尖，驚懼睜大的眼睛裏流露出讚歎的神情，入迷地望著滿臉血污的袁紅冰。

袁紅冰咬緊牙齒，迫使臉部肌肉不因劇烈的疼痛而抽搐，他微仰起頭顱，以英雄凱旋式的從容、瀟灑步態，稍稍搖晃著寬闊的肩頭，從那位服務小姐面前走過。在走出餐館之前，他沒有忘記用殘破的嘴唇給服務小姐依戀的目光留下一個挑逗的微笑做紀念。

袁紅冰像剛剛走出黑暗的洞穴似的，深深呼吸著清新的夜風，像是在沉迷地品味風中淡淡的花香。他覺得，心中的苦悶被身上傷口的疼痛感撕碎了。就從那天起，袁紅冰找到了一個醫治因申請入黨而引起的精神苦悶的方法——尋求搏鬥，哪怕是野狗打架一樣無聊的搏鬥。

此後的一年多，袁紅冰的身影經常出現在北京大學校園周圍的各個餐館中，而痛飲烈酒之後，他往往向其他就餐者或者服務員無理挑釁，以引發一場搏鬥。由於附近幾個餐館中的服務員幾乎都認識了他這個野蠻的酗酒者，以致他即使在炎熱的日子裏走進這些餐館時，也不得不戴上口罩，免得服務員因認出他而在送菜的過程中，偷偷向他的菜盤裏吐口痰，或者加添一些別的「調味品」——

有一次，他就發現一位服務小姐這樣幹過。直到他買的酒菜都擺上餐桌之後，袁紅冰才會摘下口罩，並向服務小姐氣惱地掀起的紅唇，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

八三年初夏，袁紅冰所在班級的共產黨支部，舉行了一次所有申請者參加的集體思想匯報會。申請者在這次思想匯報會上的發言，將成爲黨員判斷他們能否在七月份畢業之前加入共產黨的最後一個依據。思想匯報會的地點在法律系學生宿舍樓寬敞的文藝室裏。

那天，袁紅冰來到文藝室門邊時，停下了腳步。他改變了平常昂視闊步的身姿，像害了病似地彎下腰，把頭顱縮在聳起的雙肩中，並且在心中惡狠狠地告誡自己：「記住，只要一走進這個門，你就必須忘記你是一個人，而要把自己當做一條狗——一條乞求別人賜給你黨員資格的狗！」

在進行過這樣的姿態和心理準備之後，袁紅冰才跨過門欄，以小女人似的細碎的步履，走到角落裏坐下，同時，爲了隱藏住銳利、冷峻的目光，他猶如頸骨折斷了一般垂下頭顱。

申請者們依次開始用深情的語言傾訴他們對共產黨的「熾烈戀情」。不知爲什麼，他們的聲音中都有一種類似於良心發現的殺人犯懺悔自己罪惡的沉痛情調。而袁紅冰感到，那種沉痛的情調就像一片害了梅毒的陰影，落在他的身上，使他極不舒服。

下意識中，袁紅冰慢慢抬起了低垂的面容。也許是真的，但更可能是他的錯覺，袁紅冰從黨員們的眼睛裏看到了冷漠的傲慢和厭倦的輕蔑。不過，他卻真切地感到，那些申請者則如同一群年老色衰、飢餓難耐的妓女，正在爲了贏得挑剔的嫖客的歡心而爭先恐後地賣弄風情。

「噢，一會兒就該輪到我風騷地扭屁股了……。」袁紅冰心中裂開一道惡意的、自嘲的苦笑。他忽然產生了一種衝動，想要惡狠狠地擊碎日球，折斷時間，以使那正在逼近的對生命的自我侮辱，死

在永恆黑暗的虛無中。

然而，時間還是背負著申請者語氣灼熱、情感虛假的聲音，沉重地走過來，並把一個冷漠的寂靜擺在袁紅冰面前——其他申請者的發言都已經結束了，袁紅冰不得不走出他的沉默的洞穴了。這一刻，袁紅冰突然發現，他想好的那些向共產黨逢迎獻媚的語言，如同受驚的烏鴉群飛得無影無蹤了，而他的意識變成一片空洞的蒼白。袁紅冰的嘴唇蠕動著，卻久久沒有發出一縷聲音，他的嗓子像是酷日下的貧瘠土地一樣乾裂了。

在陰鬱的沉默中，袁紅冰看到，巍峨高聳的雲峰的輪廓漸漸從他蒼白的意識中浮現出來，那是內蒙古高原上的深紫色雷暴雲。袁紅冰彷彿被雲峰之巔飛掠的長風和狂舞的雷電的神韻魅惑了，那壯麗的神韻燒焦了理性的權衡，並使他的眼睛裏呈現出峻峭的高傲之美。

「我認為在犯了五七年『反右擴大化』，五九年『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之後，共產黨必須考慮應當吸收什麼樣的人入黨的問題了。」袁紅冰說出的第一句話，就以其與別的申請者風格迥異的冷峻、自信的語調，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連他們的沉默中似乎都悸動起隱隱的不安。袁紅冰挺直身軀，如同一位端坐在山峰上的佈道者，繼續說：「共產黨之所以犯了那麼多嚴重的錯誤，根本原因之一就在於，黨員中怯懦無能、自私自利的『馴服工具』甚多，而像彭德懷、張志新這類敢於說出真理，並且不怕為此承受悲慘命運的有膽有識者太少。所以，當錯誤路線佔據統治地位時，黨內無法形成與之抗衡的健康力量。基於這樣的慘痛教訓，現在吸收共產黨員，必須拒絕那種只會用動聽的言詞表達虛偽感情的怯懦者，拒絕那些只配當『馴服工具』而毫無個性的人，相反，應當把有充分的能力和堅強的意志堅持真理的人，請進黨內來。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我已經符合了共產黨員的標準……。」

袁紅冰如同教訓一群小學生似的，滔滔不絕地發表著他的宏

論，使人覺得，他不是一個向「神聖」的共產黨做思想匯報的申請者，而是共產黨的爸爸。黨員們慢慢垂下了頭顱，以掩飾他們目光和神色中對這個狂妄者的愠怒，而那些申請者則顯得十分尷尬。

當袁紅冰終於結束發言時，文藝室裏寂靜得猶如不會發聲的兔子的巢穴一樣。他咧開嘴，得意地笑了一下，就像一個剛剛完成了惡作劇的頑童。但是，他的心裏卻迴盪起一聲長歎：「你這一番胡說八道，把你兩年多申請加入共產黨的努力全砸了！」

要想接近權力中心，就必須加入共產黨，加入共產黨又必須表現出足夠的奴性，而他又缺乏表現奴性的能力——處此困境，如何解脫？因這個問題產生的困惑，伴隨袁紅冰度過了本科畢業前的最後幾個月。而一位少女對他的戀情，給他困惑的心境抹上了一層豔麗但卻淒涼的色調。儘管袁紅冰剛知道這位少女的名字叫荊雪，可是，他卻早已認識了她的眼睛，就是那雙八〇年競選時就刻在他心上的、動盪著瘋狂夢幻的眼睛。

荊雪是與袁紅冰同屆的物理系學生。也許因為她的心靈太純淨了，純淨得沒有能力承受塵世的風沙，她在考入大學不久，精神就進入了某種被普通人視為不正常的狀態。後來，荊雪找到一位五十多歲的心理學專家，為她進行心理校正。可是，那位心理學專家卻利用精神病人對醫者的依戀誘惑了她，然後，又在她面前表現出種種庸人的氣質。對於荊雪而言，殘酷的並不是心理專家的誘惑，而是他在誘惑後表現出的庸人氣質；是同他雪白的頭顱、高雅的外表完全不相稱的低俗情趣。

「我的全部問題在於，需要找到一個高貴男兒的靈魂與我的夢幻共舞……。」有一天，在初夏的綠蔭中截住袁紅冰時，荊雪用灼熱而憂鬱的胸音說：「很小的時候，我的生命裏就有一顆晶瑩的淚珠，那淚珠是淺藍色的，像是從晴空中淌下來的。每當我感到靈魂落滿灰塵時，淚珠就會破碎為漫天的急雨，為我赤裸的靈魂沐浴。噢，那晴空之淚洗過的靈魂比雪還潔白……可是，後來，覆蓋在靈

魂上的灰塵太厚了，淺藍色的淚水已經無法洗去。我就開始尋找英雄男兒，我知道，只有沐浴在英雄男兒金色的血海中，我的靈魂才能重新呈現出飛雪的潔白……。」

從那天起，直到袁紅冰本科畢業前，當紫色的晚霞漫過湮沒在繁茂的荒草和野花間的古宮殿廢墟時，袁紅冰和荊雪的身影就經常出現在圓明園殘址的小路上。他們很少交談，只是默默地漫步。荊雪睜大眼睛，遙望著天際，而袁紅冰則從側面注視荊雪的眼睛。荊雪那雙輝映出落日的眼睛裏，只有一片殷紅的茫然，一種妖嬈而豔麗的瘋狂情調在動盪。袁紅冰沉醉於向這雙少女眼睛的注視，因為，少女純淨的眼睛裏那落日餘暉的神韻，同他的英雄哲學的最高價值境界——「猛獸之血般殷紅的虛無」，是那樣相像。

不過，袁紅冰只從精神上愛戀那雙眼睛，而在世俗的意義上拒絕了荊雪的情感。袁紅冰感到，那雙少女的眼睛，那眼睛裏在日球沉落時分浮現出的殷紅的茫然和妖嬈、豔麗、瘋狂的情調，是需要一個男子用他的全部生命來衛護，來獻祭的，而他的生命已經許給他的哲學、文學，許給了民主的艱險命運。

八三年仲夏，袁紅冰以名列前茅的成績被錄取為北京大學法律系的碩士研究生，而荊雪則要離開北京，到武漢去了。因為，她畢業分配的工作單位在武漢。

一天夜裏，袁紅冰和荊雪相向佇立在校園裏的一株高大的古樹下告別。當時，颯著夏季少有的浩蕩的北風。那從內蒙古高原上吹來的風在越過燕山山脈之後，仍然殘留著遼遠荒野的蒼涼詩意。那株古樹繁茂的葉片在風中搖動著，發出漫天長歎般的「沙沙」聲。袁紅冰無言地注視著荊雪的眼睛，一直到深夜。在那雙少女的眼睛裏，袁紅冰看到了滿天繁星似的、破碎的痛苦。但是，他只能硬起心腸來默默注視，卻不能用熾烈的雄性柔情去撫摸那美麗、晶瑩的痛苦。他覺得，自己是殘酷的。

八三年九月，袁紅冰開始了北京大學法律系的研究生生活。他

這一屆研究生班有五十人左右，他被選為研究生班班長。

袁紅冰的專業是訴訟法。他選擇這個專業，並不是出於對訴訟程序的興趣。在他看來，任何法律專業都只配被二等智力迷戀，而哲學和文學才是值得用血淚凝成的智慧去耕耘的土地。因為，法學雖然離現實的理性更近，但卻離生命的本質更遠。他只是因為對導師王國樞先生的崇敬之情，才選擇了訴訟法專業。王國樞先生五十多歲，身材不高，但顯出一種頑強的生機。他面容有些蒼白，現出許多道深刻的皺紋——那是精神艱難的結果，可是他的眼睛裏卻找不到一絲衰老的痕跡，並且有一種智慧的清晰感。他謹慎地避免談論現實政治，而在學術問題上時時令人感到他銳利的理性。他個人作風嚴謹，但卻給學生很大的思想自由度，他從不強求學生服從他的觀點，並特別欣賞學生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而最吸引袁紅冰的是王國樞先生那種對學生寬厚慈愛、呵護備至的古中華師長的遺風。這在眾多的研究生導師中十分難能可貴。

成為研究生後，袁紅冰重新檢討了他和柴治國商定的推動民主運動的戰略設想。結果他仍然認為，創造條件接近最高權力是將來直接撬動歷史巨輪的最佳選擇。所以，儘管在本科時期混入共產黨的努力受到挫敗，袁紅冰意志中不肯認輸的堅硬的品質，使他決定要繼續尋求機遇，加入共產黨。當然，困難之處，仍然在於他無法迫使自己表現出成為共產黨員過程中所必需的奴性。而一個根本難以預料的情況，卻為他找到了避開這個困境的途徑。

法律系的男性研究生都住在一幢宿舍樓的底層。一天晚飯後，由於廁所尿池下水道堵塞，大量沿管道從上面幾層樓的廁所流下來的尿水，漫出了底層的尿池，在走廊裏形成一條惡臭的河流。許多準備到圖書館去自習的研究生都被這條尿河封鎖在宿舍中。當時，袁紅冰打開自己的宿舍門，向門前流過的尿水凝視了片刻，忽然覺得好像有一隻無形的巨手從背後用力推了他一下，於是，他下意識地甩掉鞋子，捲起褲腿，邁出門欄，走了出去。他站在緩緩流動

的、冰涼的尿水裏，停在門邊，一時搞不清楚自己應該做什麼。就在這時，袁紅冰發現每個宿舍門邊，都露出幾個頭顱，一雙雙眼睛在向他注視。其中，研究生黨員的脖子伸得最長，目光中的神情也最複雜——有焦灼，有尷尬，有極力掩藏的愠怒，同時，那複雜的神情上，卻又閃爍著同一種虛假的關切。瞬間之內，袁紅冰便明白了他應當去捅開堵塞的尿池；並意識到，他可能終於找到了一種不用表現出奴性就可以加入共產黨的道路。

「是的，按照官方理論，共產黨都是爲了公衆的利益不怕髒，不怕累，甚至不怕死的聖徒。現在，這些黨員卻不敢走進尿水，可我，一個不是黨員的人則敢。他們爲此而焦灼、而尷尬了。他們的關切是假的，他們的愠怒是真的——他們心裏可能正在咒罵我這個使他們陷於難堪處境的傢伙……是的，只要有幾次在這種時刻我表現得比黨員更高尚，就會形成一種輿論壓力，迫使他們不得不批准我入黨。噢，就讓我踏著尿水，昂視闊步地走進共產黨吧！」袁紅冰興奮地想，淌過走廊裏沒過足踝的尿水，向廁所走去。儘管尿水散發出的噲鼻騷味兒令人作嘔，但是，袁紅冰卻如同行進在古代帝王的皇妃沐浴的香湯裏一樣愜意。

捅開尿池被堵塞的下水道之後，袁紅冰又拿起竹枝編成的大掃把，開始把聚積在走廊裏的尿水，向宿舍樓門外掃去。從各個宿舍的門邊伸出的黨員的面容上，神情更加焦灼了，他們不斷發出的關切的聲音，顫動在袁紅冰的耳邊：「小心一點兒，別讓尿水濺到你的褲子上！」、「腳踩下去時輕一些，否則石子會把你的腳劃破，那樣可能得破傷風！」、「尿水一定很涼，休息一會兒再幹吧！」……那些聲音裏都悸動著燙人的熱情和焦急的不安，彷彿袁紅冰正置身於某種尖利的危險之上。

袁紅冰揮動大掃把的動作徐緩而凝重，他要盡量延長這段難得的飄拂著黨員的難堪和他的「高尚」的時間。袁紅冰的神情莊嚴肅穆，甚至有種神聖的悲壯意味，似乎他並不是在清掃尿水，而是正

用一隻巨筆書寫偉大的史詩，然而，他的屁股卻在褲襠裏玩世不恭地笑開了花。

這件事之後，袁紅冰便處於焦急不安的期待中。每一次跨進宿舍樓，他都乞求會有又一次尿水外溢事件像深情的美女來迎接他。可是，一個月過去了，「美女」卻並沒有出現。袁紅冰爲此而感到絕望了，因爲，他知道，如果不能再次「高尚」，他上次的「高尚」形象將很快會被時間洗去。

「呵，我多麼愚蠢——既然我有創造歷史的雄心，爲什麼沒有想到創造幾次尿水外溢事件！」一天，這個思想如同撕破陰雲的燦爛陽光，驟然照亮了袁紅冰心中灰暗的絕望。

他立刻毫不猶豫地行動起來。當天下午，趁同學都去上課的時候，袁紅冰把一個大土塊裝在書包裏，走進空無一人的宿舍樓，並用土塊堵住了廁所尿池的下水道。傍晚下課後，橫流的尿水將返回宿舍樓的研究生擋在了門外，而袁紅冰則在人們心情複雜的注視下，又一次嚴肅地扮演了疏通尿池的「英雄」角色。

一年時間中，隨著數次他創造的尿水外溢事件，袁紅冰的「高尚」形象難以磨滅地刻在了人們的意識中。研究生二年級時，袁紅冰終於成爲一名共產黨員。當然，這一方面要歸功於他爲自己塑造的尿水「英雄」形象，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則在於，研究生中的共產黨員真誠信仰共產主義的人爲數甚少，他們中絕大部分都把共產黨看做歷史強加給中國人的一個宿命，而無可奈何地接受，所以，他們對於入黨申請者是否表現出對共產黨的足夠崇拜，並不像本科生的黨員那樣挑剔。

人們被批准入黨之後，一般都要請關係最密切的朋友舉酒痛飲，以慶賀自己跨出了走進中國政治特權階層的第一步，慶賀自己獲得了追求地位、名譽的政治前提。可是，袁紅冰接到他已經成爲共產黨員的通知後，卻只感到一片沉重而污濁的輕鬆；沉重得難以喘息，污濁得使他都厭惡自己了。當天，他身披血紅的晚霞，向城

市北邊的原野走去。那種對自己的厭惡感如同毒蛇慘白的牙齒無情地啃噬著他堅硬的心，彷彿是心的難言的痛楚，使他在原野上時而像瘋狂的野豹，仰天狂笑；時而像垂死的雄狼，悲聲嘶啞。

袁紅冰的狂笑和長嘯響徹了漫漫長夜。第二天凌晨，他來到了燕山山脈峻立的懸崖之下，並開始沿著沒有道路的陡崖斷壁向山峰上攀登，他似乎是要讓高山之風吹裂心中那對自己的厭惡；似乎是要用在獸齒般的峰脊上攀登，埋葬他因為加入共產黨這個從中國人的血泊中走出的政治組織，而產生的心理的艱苦和痛苦。

一根荊棘穿透他的鞋底，深深刺入了腳心。袁紅冰脫下鞋，將荊棘拔出來。殷紅的血從他腳底可怕的傷口中湧出，劇烈的疼痛令他憔悴、消瘦的面容抽搐起來，可是，他卻覺得，那疼痛豔美如花。於是，他把另一隻鞋也扔掉，赤足繼續走在峻峭的山脊上。

整整一夜一天，袁紅冰沒有進食，也沒有喝水。他越過了一座又一座總在前面出現的更高的山峰，不斷的狂笑和長嘯使他的聲音嘶啞了，乾枯的嘴唇裂開一道道血痕，而他冷峻的目光一直熾烈如狂地凝視著出現在前面的山峰，彷彿在追尋某種悲愴的極致。

黃昏時分，袁紅冰又走上了一座陡峻的高峰，他的腳步卻不得不停下了。視野中不再有能吸引他狂放之心的更高的山峰，而西北方天際蒼茫的雲霧中，隱隱浮現出內蒙古高原青銅色的長弧形輪廓，深紫色的巨大日球正在沉落。

袁紅冰踏著狂風吹裂的青黑色岩石，佇立在高山之巔，不知該走向何方。來到了突兀於塵世雲層之上的絕頂，無處可去的蒼涼感卻驀然湧上心頭；仰望低垂的蒼穹，他的眼睛變得空洞、荒涼了，只剩下一片乾裂的茫然。身前身後只有灰藍色的流雲在疾風中以狂亂的情態飄過，血跡斑斑的赤足踏著冰冷的岩石，宛似踏在時間盡頭的殘破墓碑上，而殷紅的虛無猶如晚霞漫過的千年雪原，覆蓋在他孤獨、寂寞的靈魂間。

沉落的日球在內蒙古高原青銅色的堅硬輪廓上撞碎了，西北的

天邊瀾漫起猩紅怵目的茫茫雲海。袁紅冰突然用衣襟遮住面容，放聲痛哭起來，不知他是因為落日的破碎，還是因為來到了再也無處可去的生命極致而悲痛欲絕。尖嘯的高空之風，將那雄烈的男兒的痛哭，撕碎為陣陣悲愴的血霧。

研究生畢業前一年，袁紅冰的哲學思考開始成熟了。可是，研究生集體宿舍混亂、嘈雜的環境，卻使他無法把狂亂的思想轉化為完整的著作。為了能有一個不受干擾、只屬於自己的棲身之所進行哲學創作，袁紅冰結婚了。他的妻子叫楊曉冰，是與他同屆的北京大學國際法專業的研究生。

楊曉冰身材修長，多才多藝，是研究生會的副主席，又是北京大學舞蹈隊隊長。不過，袁紅冰決定同她結婚，卻主要不是由於情感的迷戀，而是為了他的英雄人格哲學的誕生——楊曉冰的父母都在北京工作，他們為袁紅冰夫婦找到了一間住所。

婚後不久，楊曉冰就到德國去留學，而袁紅冰以優異的成績提前半年完成了研究生的課程和論文，並於八五年底留在北京大學法律系任教。楊曉冰出國後，袁紅冰在他們的那間斗室裏寫出了他的英雄人格哲學三部曲的第一部：《永恆的魅惑》。

《永恆的魅惑》完成的那一天，袁紅冰久久地撫摸在手稿上，彷彿又撫摸到了他做為知識青年流浪漢時的激情——他那痛飲烈酒之後，踏著內蒙古高原上的暴雨雷電和狂風飛雪的節律，在蒼穹之巔做獻祭之舞的激情。撫摸中，袁紅冰感到了灼熱、殷紅的安慰和深深的歉意——安慰屬於他峻峭的心，而歉意是屬於他與楊曉冰的婚姻。

第五卷

燕園風流

章

第二十一章

八六年初秋，北京大學第二教學樓一間階梯式教室裏，法律系八六級法律學、經濟法、國際法三個專業的二百多名學生正坐在座位裏，等待「刑事訴訟法學」課教師走上講台。教室裏覆蓋著一片豐饒的寂靜，沒有平常上課前的嘈雜聲，那寂靜似乎由於某種希冀而豐饒。

儘管八六級學生剛入學不久，但是對幾門課程的最初感覺，使他們渴望智慧和知識的心開始失望了。這不僅是因為落滿思想灰塵的課程內容缺乏知識和智慧的魅力，也因為教師授課的風格——那些毫無思想靈性的教師總是坐在講台後的椅子上，讀著厚厚的講稿，他們疲倦、單調的聲音像灰黃腐敗的秋葉落在學生的靈魂間，彷彿使陽光都枯萎了。不過，八六級的學生對「刑事訴訟法學」課仍懷有某種期待，之所以如此，是由於高年級同學告訴他們，這門課的教師袁紅冰被稱為法律系才子，他的講課風格極其動人。

上課鈴剛剛響過，袁紅冰英俊秀麗的身影就出現在教室門邊，並立刻成為學生目光的聚焦點。這也許是因為，他那如同獸鬃般一直長到脖頸的濃密、凌亂的長髮，他線條銳利的面容上那放縱不羈的俊美，他那富於遼遠感的冷峻目光——他的整個形象有一種令人無法不注視的氣質，似乎即使是同金色的日球站在一起，他也會吸

引人們的第一個注視。

袁紅冰輕輕晃動寬闊的肩頭，踏著燦爛的寂靜，走上講台，並佇立在講桌後，這時，學生們才注意到，袁紅冰手裏沒有講稿。他沉默了片刻，眼睛裏漸漸呈現出峻峭的高傲感。然後，他用猶如荒野之王向杳無人跡的原野吟頌詩篇般的語調說：「培根講過一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而我說，知識雖然是力量，但知識並不等於崇高。只有那些以真理為目標去探詢知識的心靈，才能達到力量與崇高的一致，才能獲得生命之美。儘管曾有無數人僅僅因為對真理的愛戀就要承擔苦役犯的命運，就要血濺荒原——他們凋殘了，他們被摧殘了，他們枯萎了，他們死去了，他們的生命變成了真理的祭品，但還是讓我們談論真理並熱戀真理吧，因為，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實現生命的最高價值——高貴的精神之美……。」

袁紅冰富於高傲雄性的堅硬熾烈感的聲音，宛似青銅色的風，在教室絢麗的寂靜中迴盪。學生的眼睛變得明亮了——男學生的眼睛像刀劍劈斬下的燧石；女學生的眼睛像嫣紅的火焰拭淨的晴空。

「真理蔑視權貴，也不能用黃金換取。然而，真理卻向人們提出一個最嚴峻的要求，那就是要有一顆忘卻一切世俗利害的權衡，而只沉醉於自由激情的心。思想壓抑之下，只能產生精神的奴僕；在自由思想和自由討論之中，真理才會像滿天繁星璀璨地升起。所以，為了真理的利益，我們必須與自由的激情同在……。」

袁紅冰在講台上走動起來，他的步態間飄搖著漫步於荒涼地平線上的美麗雄豹的氣質。他時而於漫步中垂下面容，彷彿向燃燒在白樺林間的深紅落日傾訴戀情；時而用力搖動凌亂的黑髮，高揚起頭顱，彷彿被雷電劈碎的眼睛逼視著空中，似乎在向蒼穹講述猛獸的遺囑。他的聲音深沉時，猶如殘留著晚霞的夜色從大地上漫過；他的聲音遼遠時，就像灰藍色的雁行從天際飛過；他的聲音激動時，宛似金色的山崖崛起於雲端之上；他的聲音平靜時，就像暴風雪後的沉寂。

下課的鈴聲擊碎了袁紅冰創造出的塵世之上的精神境界。可是，學生們卻仍然坐在課桌後，彷彿繼續沉迷於心靈震撼的感觸中。過了一會兒，凝重的寂靜深處驟然迸濺出了沛然降臨的急雨般的掌聲，而一縷燦爛的微笑浮現在袁紅冰銳利的唇邊。

袁紅冰被學生圍在教室門邊，一時無法離去。擠在最前面的全部是女學生，一張張少女的面容像是環繞著銀幹白楊樹怒放的野花。有的少女顫抖著紅唇不斷提出各種問題，有的則面頰上瀰漫起嬌豔的紅暈，默默地擁在人群中。不過，少女們神秘的目光卻都飄向袁紅冰，就如同色彩絢麗的流雲纏繞住了一片峭立的、年輕的陽光，而少女們身體上散發出的濃豔的氣息，使袁紅冰眼睛裏湧起銳利的沉醉神情。

男學生都被擠在後面，他們的目光最初下意識地閃爍著幾絲嫉妒，然而，袁紅冰神色間狂放、高貴的男兒氣概，很快就征服了男學生，他們目光中的嫉妒慚愧地枯萎了，只剩下真誠的敬慕之情。

不遠處，一位白髮似雪的老教師停下了腳步，他望著美貌如花的少女圍擁中的袁紅冰，浮現出一縷羨慕的、會心的微笑，不過，那微笑顯得有些憂鬱，彷彿回憶起了自己年輕時的瀟灑風流。

袁紅冰終於離去了，而一群女學生還站立在教學樓門邊，她們流蕩起豐盈的淡金色光波的眼睛，沉迷地追尋著袁紅冰遠去的背影。忽然，一個女學生歎息了一聲，說：「他是一個看一眼就永遠不會忘記的人呵！」

「噢，我要讓我的男朋友失戀了……可是，聽說袁老師結過婚了……。」另一個女學生傷感而茫然地自語道。

「什麼？！他怎麼可以結婚？！」旁邊一個有著燙人的紅唇的少女，似乎受到巨大侮辱似地叫了起來，她的聲音中閃爍起晶瑩、破碎的淚影：「他怎麼能只屬於一個女人？！」

「不要用帶有色情意味的話弄髒了藝術——聽他講課真是一種藝術享受！」一位黑眼睛裏飄盪著彩色詩意的少女讚歎地說：「難道

不是嗎？他多像美麗悲劇中的英雄呵！」

由於授課時他那個性峻峭的華麗動人的語言；那狂放不羈而又風流倜儻的風格；那璀璨的雪浪一樣不斷湧現的智慧，以及從來不帶講稿所顯示出的令人驚歎的記憶力，從八六年初第一次講課時起，袁紅冰就贏得了學生的普遍崇敬。到了八六年秋天，他擔任教師後的第二個學期，袁紅冰便被視為北京大學青年教師中一顆正在升起的明亮的星辰。而他也深深喜愛上了教師這種職業。每當他站在講台上，面對著數百雙學生專注的眼睛時，蔚藍色的浩蕩的神聖感就會從他遼闊的靈魂中漫過。他覺得，自己彷彿是佇立於時間的峰巔，面對繁星燦爛的夜空，而他有責任使那夜空沐浴在真理的火焰中，使那繁星閃爍起熾烈的生命神韻。所以每次上課前，他都要先在教室門外，對著隨身攜帶的小酒瓶的瓶口喝下幾大口烈酒，因為，烈酒可以賦予他將要講述的法學理性以狂放激情的舞步。

這時，袁紅冰已經以其共產黨員的資格被任命為法律系八六級學生的班級主任。按照當局的要求，班級主任必須扮演對學生的異端思想和違反所謂共產主義道德戒律的各種行為進行嚴密監督的角色。可是，袁紅冰卻把他的班級主任的職務變成了保護學生思想和個性自由發展的盾牌。

在一次法律系的班級主任會議上，一位自命為純正共產主義者的班級主任彷彿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一樣，痛心疾首地說：「現在的學生道德敗壞，嚮往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小小的年紀就酗酒、談戀愛，有的甚至公開在校園裏親嘴。不對學生加強思想教育和管已經不行了！」當時，袁紅冰冷冷地望著那個傢伙，薄薄的唇邊現出一縷殘忍的微笑，說：「少年男女相愛是一件動人的事，這就像花到了春天就要盛開。你為什麼要阻止鮮花盛開？為什麼要仇恨花朵？我勸你還是不要老讓你的思想依戀地在學生的褲襠間遊蕩，那氣味兒多難聞呀——你難道不能多關心一些高尚、淨潔的事嗎？」——他的話在那個班級主任的醜臉上敲擊出的震驚和惱怒，使袁紅

冰的微笑更加銳利了。

擔任班級主任不久，袁紅冰同絕大部分學生之間就建立了太陽與晨光般自然而明麗的關係。男學生把他當做俠義男兒的象徵，而女學生則把他視為少女豔夢中美麗雄性的詩意。袁紅冰不僅鼓勵學生以創造性意志進行思維，而且經常同他們一起在草坪上、在宿舍裏舉酒狂飲，高歌豪談——有男學生，也有女學生。當看到醉態迷人的少女如同瀟灑的女海盜一樣，把香煙噙在殷紅的唇角時，袁紅冰會豪放地仰首長笑，並為她們唱一支內蒙古高原上的狂風之歌。

儘管時時可以聽到陳雲、鄧力群一類舊權力貴族中的頑固派像食腐屍的野狗般，在暗中發出兇殘地磨擦牙齒的聲響，但是，由於胡耀邦以共產黨總書記的身分實行的思想寬容政策，以及他表現出的強烈的政治改革意向，八六年仍然成為中國思想界極為活躍的時期。同時，北京大學則是自由、民主、人權意識的一片最為生機盎然的綠洲，這在相當程度上要歸因於一批青年教師在北京大學講台上傳達的現代思想信息。

這一時期，袁紅冰密切地注視著自由知識分子提出的種種思想。其中方勵之先生關於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同步進行的觀念，使袁紅冰既興奮，又遺憾。興奮是因為方勵之先生觀念中堅硬的反專制意志；遺憾是因為方勵之先生只是在簡單複述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民主思想的遺囑，而缺乏創造性的精神魅力。

回顧過去，袁紅冰認為，戊戌變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最致命的軟弱之處在於，他們只懂得虔誠地向西方乞討真理，卻沒有創造屬於中國命運的自由思想的意志。在他看來，自然科學真理可能具有全人類的普遍共性，因為，自然科學真理是以客體宿命的同一性為最終依據，所以，自然科學的真理可以通過純粹的學習獲得；社會科學的真理則是以具有獨特的情感樣式、獨特的文化傳統和獨特的歷史命運的人為對象的，所以，純粹的思想模仿不能換來自由真理的凱旋，做西方的思想乞丐無法獲得令中國歷史垂愛的精神美色。

「一些對人類文明無足輕重的小國家也許可以品嚐到乞討來的真理之果的甜美，然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會使世界震撼、並曾經創造過輝煌東方文化的國家，他走出專制政治陰影的足步卻必須同時是艱苦的思想耕耘過程。保持思想太陽的鑄造者的尊嚴——中國情感以五千年文明史的名義，堅硬地提出了這樣的現代要求。而沉淪於世界上最冷酷、最虛偽的專制政治之下的中國命運，也為創造最富人性魅力的自由、民主思想提供了悲愴的條件，因為，血泊中生長的花最迷人；因為，最沉重的政治壓抑下，對自由、民主美色的理解和渴慕也可能最深沉、熾烈……雖然個性的發展是自由的前提，但是，對自由的熱愛，又是人性中抽象的共性。所以，思想、言論、出版、結社自由，這些率先崛起於西方的精神原則，乃是人性的共同要求。不過，個性才是更重要的，用中國的苦難命運為礦石，用自由的激情為火焰，熔鑄出燦爛的中華之魂——讓中國走向民主的進程不是一種歷史的跟進，而成為偉大的超越，並且要以富於獨特美色的自由理想來超越。是的，中國人在專制政治下湧流的血河和紛飛的淚雨，已經足以孕育出令整個世界都屏息注目的自由人性和民主文化。」袁紅冰在八六年秋季，銀杏樹葉變成金黃的時刻，曾這樣思索過，並由此產生了撰寫一部政治法學著作，獻給中國民主運動的最初衝動。

知識分子應當在權力體制外形成一個公開的壓力集團，迫使共產黨官僚集團進行政治改革，從而逐步實現專制政治到民主政治的和平演變——這是當時以方勵之先生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知識分子的策略思想。袁紅冰卻從中感到，這些知識分子的民主熱情同他們推動民主進程的實際能力之間，存在巨大的、可悲的反差。雖然，這些知識分子每日每時都在呼吸著獨裁權力的血腥氣息，可是，他們對於中國專制政治的兇殘冷酷和陰險詭詐似乎還是缺乏深刻的理解。他們不懂得，共產黨官僚集團絕不會允許足以威脅到共產黨權力私有制生存的知識分子「壓力集團」公開形成和發展，必要時獨

裁權力會以鐵血手段無情地摧殘知識分子的這種努力；他們不理解，瓦解用純熟的政治權術和仇恨自由人性的權力構築起來的中國專制政治之牆，必須是一個在具有高度技巧的策略叢林中艱難行進的政治過程。

八六年十二月，民主意識孕育出的精神能量衝破了思想和現實的界限，轉化爲一次要求政治改革的學生運動。而這次運動是由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發起的。消息傳來，向來以民主先驅自傲的北大學生受到了極大刺激，他們爲自己沒有成爲這次運動的啓明星而慚愧，並急於在民主的意義上證明北京大學的榮耀。於是，「三角地」的布告欄和報欄上出現了大量抨擊獨裁權力和權力腐敗現象的大字報。經過幾天情緒醞釀之後，一天晚上八時左右，數千學生匯聚到北京大學塗著銀漆的、緊閉的鐵柵門前。一聲聲以灼熱的激情呼喊出的要求實現民主政治的口號，如同火焰的狂風在喧囂，暗藍的夜空彷彿都被那灼熱的呼喊燙得顫抖起來。同守衛在門邊的學校保安人員對峙了片刻，十幾名勇敢的學生走上前去，試圖打開鐵柵門。保安人員只進行了一些應付差事式的阻攔，便退開了。學生形成的人潮立刻湧出打開的鐵柵門，沿著寬闊的街道，向天安門廣場這個中國專制政治中心的象徵的方向行進。可是，在中關村丁字路口，幾百名腰繫武裝帶的警察組成的方陣擋住了學生的去路。後面的學生還在向前湧動，而前面的學生一時卻沒有向警察的方陣衝擊的勇氣。遊行的人群像被堤壩攔住的波濤一樣動盪著。

袁紅冰竭盡全力抑制住帶領學生衝破警察方陣的衝動，沉默地站在擁擠得難以喘息的人群中。他想要看一看，在產生於生存理性的怯懦和崛起於自由激情的勇氣之間，學生們會做出怎樣的抉擇。突然，人群中飛掠一個少女震顫著絢麗悲愴感的呼喊聲：「男同胞們，你們還算男子漢嗎？不要膽怯，挺起胸膛，向刺刀衝呵！」

袁紅冰轉首，向呼喊聲傳來的地方望去。他看到，一位少女美麗的大眼睛裏閃耀起銀色火焰般的淚光，一邊呼喊著，一邊脫下一

隻高跟鞋，像投擲炸彈一樣，用力向前扔去。袁紅冰認出，那位少女是他的學生，每次上課時，她都坐在教室的最前面一排。男學生們的怯懦驟然被少女呼喊聲中那銳利炫目的激情所撕碎，他們開始悲壯而狂熱地衝向前去。警察的方陣很快就崩潰了。袁紅冰艱難地推開擋在身前的學生，想要接近那位少女，然而，湧動的人流卻使他沒有能如願。否則，他定然會不顧一切地瘋狂親吻那雙閃耀著銀色火焰般淚影的美麗少女的眼睛。

北京大學遊行的隊伍路過人民大學時，停留了半個多小時。雖然人民大學的鐵柵門緊閉著，門裏門外布滿了警察和校方的保安人員，但是，在陣陣口號聲的呼喚下，仍然有許多人民大學的學生打開臨街的宿舍樓的窗戶，跳出來，加入了遊行的隊伍。

當局爲了阻止遊行的隊伍，派出灑水車在甘家口、釣魚台一帶的街道上灑滿了水，沒過足踝的積水在北京冬夜凜冽的寒風中很快結成了冰凌。當遊行隊伍走過時，不斷有人摔倒在冰凍的路面上。

「共產黨真卑鄙！」「只有無恥小人才想出這種辦法！」「有這樣的政府，真讓中國人羞愧！」……。學生們悲憤地咒罵著，而他們被冰水浸透的腳步頑強地踏碎了當局阻止遊行隊伍前進的企圖。

深夜，經過三個多小時的跋涉之後，遊行隊伍來到了距北京大學二十多里的天安門廣場。幾千人的遊行隊伍從街道上湧過時，有一種洪濤激流似的壯闊感，可是，一進入這個能容納數十萬人的、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後，卻像流入乾涸沙漠的溪流一樣，立刻失去了洶湧的氣勢。

廣場北面，天安門城樓的輪廓從鐵灰色的夜空中浮現出來，像一座布滿了血鏽的王冠；廣場南面，停放毛澤東屍體的紀念堂，猶如一具巨大的黑色石棺；空蕩蕩的廣場中間一片死寂，只有尖嘯的寒風捲裹著縷縷灰白的沙塵掠過；布成散兵線佇立在廣場周圍的警察深灰色的身影，宛似一段段枯死的樹幹。

激情彷彿在廣場上那沉重、陰暗的空洞感中凍裂了。學生們茫

然睜大的眼睛困惑地望著黑沉沉地壓在頭上的天空，腳步變得疲憊而遲鈍，似乎不知該繼續走向何方。突然，一個女學生沒有緣故地失聲痛哭起來，人們都停住了呼吸，忍受著窒息的痛苦，傾聽那一縷在呼嘯的寒風中瘋狂搖曳的孤獨而蒼白的哭聲，而少女的哭嚎像是從千年暗夜深處飄來的哀歌。

遊行隊伍如同枯萎的激情殘留下的陰影，環繞廣場行進了一周。然後，學生們便帶著灰燼般的沉默，走上了停在路旁的許多輛大型公共汽車。這些汽車是當局派來送學生們返回學校的。當局這樣做並不是出於對學生的愛護，而是爲了使學生盡快回到校園，以防止遊行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

「學生純潔的心靈是一片激情的海洋——熱戀真理、正義和良知的激情的海洋。可是，那激情的海洋中，卻缺乏堅硬的意志。將來同專制政治決戰時，如何使青銅色的意志之日，沐浴在學生激情的波濤中，這是現在就必須思考的問題。」那天凌晨，袁紅冰同學生一起乘坐汽車返回北京大學的過程中，這個思想像一片血紅的陰影覆蓋在他的意識中。

由於學生不得不把精力用在應付即將來臨的期末考試上，這次學生運動如同短暫的暴風雪很快就停息了。與這次學生運動相連的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是，權力貴族中的頑固派，在鄧小平的默許下，通過小型宮廷政變的方式，迫使胡耀邦辭去了共產黨總書記的職務。公開加在胡耀邦身上的罪名是，由於他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實際就是民主思潮——鎮壓不力，所以導致了這次學生運動。而胡耀邦失勢的更深刻的原因則在於，他把廢除高層領導終身制、建立退休制，做爲政治改革關鍵的措施之一，他是想通過這個措施將權力貴族中陳雲、鄧力群一類計劃經濟和毛澤東政治的追隨者逐出政治舞台，以加快實行政治民主化。這無疑使胡耀邦站在了嗜權如命的權力貴族頑固派的對立面。

鄧小平最初也主張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因爲，剝奪陳雲等馬

克思主義計劃經濟派的政治發言權，可以為鄧小平推行用市場經濟以維護專制政治的實用主義戰略，掃清思想障礙——鄧小平是想要通過建立退休制使別的政治老人失去權力，而為他更加隨心所欲地運用權力創造條件。

但是，胡耀邦顯然沒有理解鄧小平隱藏在內心陰影中的這種願望，他希望鄧小平能夠帶頭退休。這就觸怒了鄧小平。胡耀邦把鄧小平看得太高尚了。他對鄧小平提出了應該對華盛頓提出的人格要求；他純真的心沒有意識到，高於理想的對權力的私欲是鄧小平生命的本體。在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中失去權力的痛苦和屈辱之後，鄧小平更把獨裁權力視為最高的真理。事實上，儘管鄧小平從沒有公開擔任共產黨的最高職務，然而，通過黨內的秘密決議，鄧小平仍然成為最高決策者。這樣，鄧小平不僅深深隱藏起對權力的私欲，獲得政治道德高尚的外形，而且，可以避免為專制政治造成的社會問題直接承擔最終的責任，同時，又能實際牢牢地掌握住雕刻著獨裁意志的權杖。

胡耀邦失去了權力，但是，他以高尚的人格贏得了歷史的崇敬。專制政治又一次導演了已經重複過無數遍的悲劇——高尚者為了高尚，必須艱難困苦。鄧小平成功地維護住了他的權力，但是，對權力的私欲在不知不覺間，使他更加接近了歷史的丑角。他曾恬不知恥地對人講：他早想要退休了，可是，人民不答應。其實，他何嘗徵求過人民的意見！以後的事實證明，當人民要求他離開獨裁權力時，他不惜把人民淹沒在血泊中。

除了胡耀邦之外，因這次學生運動引發的政治迫害的鋒芒，還指向了共產黨內的一些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劉賓雁、吳祖光、王若望等人被取消了共產黨員資格，方勵之則失去了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的職務。

在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作家因思想異端而受到政治迫害者為數眾多，為民主呼喊的自然科學家則寥若晨星。許多自然科

學家遠離「骯髒的政治」，並以此標榜自己的清高。然而，他們對民主運動的冷漠乃是出於對專制政治的畏懼；他們自許的清高，不過是爲了遮掩怯懦的心。歷史也許可以理解怯懦，但卻不會原諒虛偽的清高。共產黨官僚集團也只把自然科學家當做理性的奴僕，利用他們的智慧，爲強化專制政治而給獨裁權力注入科學的能量。儘管有時共產黨官僚集團也會給自然科學家的脖子上套上幾個廉價的花環，但在專制政治的視野中，他們終究只是沒有獨立人格的奴僕，因爲，只要表現出反叛獨裁權力的價值觀念，他們脖子上的花環就會變成鐵鏈。許多自然科學家都溫情脈脈地撫弄著那用獨立人格和思想自由換來的花環，並用蒼白的心從中體驗某種生命的成功感，而方勵之先生卻蔑視這種屬於奴僕的花環。這位天體物理學家對塵世苦難的深切關懷，給他冷靜的宇宙智慧增添了豐饒、灼熱的生命美色。噢，中國的自然科學家們，你們什麼時候才能重新找回完整的人性，什麼時候才能使自然的智慧與人世的崇高一致！

人與人結識的方式有許多種，或者令人激動，或者使人痛苦，或者讓人愉悅，或者給人以永遠難忘的記憶，然而，同陳坡的相識，卻是以一種使袁紅冰最爲黯然神傷的方式開始的。

大約是八六年底——正是酷寒的冬日，一個陰雲密布的下午，袁紅冰在北京大學十六樓的一間單身宿舍裏，以狂亂的筆跡書寫英雄人格哲學的第二部，《獸血的獻祭》。忽然，宿舍門被無聲地推開了，荊雪意外地出現在門邊。許久不見，她的面容變得更加蒼白，像是窪地裏的殘雪，她眼睛裏那瘋狂的夢幻上覆蓋著一層灰濛濛的哀愁，只是她乾裂的嘴唇顯得更加殷紅，彷彿剛親吻過火焰。

荊雪如同一片美麗而憂鬱的陰影飄進房間，在床邊坐下，用瘖啞的低音說：「我嫁人了，嫁給北京大學政治系的一個教員，他叫陳坡……我是爲了離開武漢，在北京，在北京大學找到一個棲身之所，才嫁給他的。因爲，只有這樣，我才能回到你身邊——我什麼

也不需要，只要能時時感覺到你就在近旁……。」

荊雪的聲音裏有著蒼白的茫茫飛雪從鉛灰色雲層間飄落的情調。袁紅冰眼睛深處那因書寫熾烈的哲理而燃燒的沉思的火焰，驟然熄滅了。他默默地從書桌旁站起來，向荊雪無言地注視，眼睛幽暗得宛似在迷茫的寒霧中凍裂的黑色落日。他只能以峻峭的沉默，無言地凝視荊雪那荒涼的深情，可他的心卻在劇烈的痛苦中悸動。

荊雪憂鬱的聲音又在陰暗、凝重的寂靜中像破碎的血跡般飄拂起來：「我希望你同他成爲朋友，那樣，我就可以時常看到你——當你們談話時，我會從他身後向你注視。」袁紅冰本來想拒絕，因爲，在這種情況下同她的丈夫結識是一件很不自然的事，可是，他卻終於什麼也沒有說——他不忍對荊雪說出「不」字。

在此之前，袁紅冰就聽學生說起過陳坡的名字，他因講課中表現出的才華和富於感染力的熱情而受到學生的普遍愛戴。陳坡原來是河北大學歷史系的學生，本科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成爲共產黨歷史專業的研究生，並於八五年研究生畢業後，留在北京大學擔任「中國革命史」課的教員。依照當局的要求，中國革命史主要是宣講經過御用文人精心篡改、偽造過的共產黨奪取政權的「偉大」過程。然而陳坡卻把授課重點放在介紹戊戌變法，特別是辛亥革命的歷史人物上。辛亥革命時期的那批反抗專制的知識分子，乃是中國人格被馬克思主義物性宿命哲學庸俗化和醜陋化之前，最後一批具有俠肝義膽、錚錚鐵骨的剛烈之士，而陳坡授課時對辛亥革命人物的思想和人格的生動描繪，無疑隱喻著對當代共產黨官僚集團獨裁專制的鮮明反叛精神——所有聽過他的課的學生都能理解這一點。

陳坡和荊雪住在北京大學第四十幢教師宿舍樓。同荊雪談話後的第二天晚上，袁紅冰按照約定的時間來到了他們的住所。荊雪爲袁紅冰打開門後，蒼白的面容上便現出一縷朦朧的微笑，退到燈罩的陰影下。一位三十歲左右的青年邁著同他矮小的身材不相稱的大步，迅速走過來，熱情地緊握了一下袁紅冰的手，然後，請他在椅

子上坐下。袁紅冰意識到，這個青年就是陳坡。

陳坡雖然身材不高，也不健壯，但卻顯得生氣勃勃。他的肩頭時常發出敏感而不安的震顫，彷彿他身體裏燃燒著一團火，並且急不可待地想要點燃什麼。似乎從袁紅冰堅硬的目光中理解到不需要進行任何世俗的寒暄，陳坡立刻坐在袁紅冰對面的椅子上，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述起他的關於民主、人權的理念。

陳坡的身體陡峭地傾向袁紅冰，彷彿想使他說出的每一句話都像鋼釘一樣釘進袁紅冰的意識；他閃閃發光的眼睛，雖然透過眼鏡鏡片瞪視著袁紅冰，但卻令人覺得他什麼也沒有看到，只是在激動難耐地注視因他的語言而震盪的空氣。他好像完全沉浸在自己狂熱演講般的話語中，唇角泛起了白沫，如同狂奔中的烈馬一樣。

很快，袁紅冰就被陳坡感動了——不是由於他所講的內容，而是因為他講話時激情洋溢的神情。陳坡講話的內容十分豐富，表明他曾博覽群書，但是，袁紅冰發現，他只是在純熟地重複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思想明星的理念，缺乏思想的獨創性。而袁紅冰向來看不起模仿，哪怕是對思想明星的模仿——他輕視遺囑執行人，崇敬拓荒者。不過，袁紅冰仍然決定開始同陳坡進行心靈的交流，因為，他把陳波講話時情態熾烈的身姿和彷彿向塵世之外的炫目亮光瞪視的眼睛，理解為對真理的忘情迷戀。他願意將忘情迷戀於真理的人引為戰友。

在不給別人以任何插話餘地地講了一個多小時後，陳坡似乎終於感到疲倦了，又像是某種強烈的欲望得到了初步的滿足，他發出一聲充滿輕柔快感的長歎，停止了演講般的談話。同時，他彷彿不適應忽然降臨的寂靜，而茫然地眨動著眼睛。袁紅冰讓寂靜持續了片刻之後，用青銅色的聲音說：「如果要使這次相識成為意義，我們就必須開始靈魂交融的過程。而哲學是靈魂之王，那就讓我首先談論生命哲學吧……。」

於是，袁紅冰講述了他的英雄人格哲學中的「殷紅的虛無」、

「審美激情是生命的本體」、「自由在於超越宿命的意志」、「萬物輪迴，而生命絕不輪迴」、「意義屬於瞬間的華美，而與永恆無關」等基本命題。陳坡好像由於失去了談話的機會，而現出一種失落感，然而，袁紅冰哲學的峻峭美色，不久就使那失落感枯萎了，陳坡的眼睛裏開始呈現出狂亂的神情，猶如疾風中搖盪起伏的燃燒的野草。最後，高貴的雄性情調宛似閃耀著金色陽光的冰峰，從陳坡狂亂的神情中崛起了。

「能因為我的英雄哲學而使神情變得高貴的人，一定同我的靈魂有相通之處。」那天深夜準備離去時，袁紅冰在堅硬的激動中這樣想。陳坡將袁紅冰送到門邊，就在他們告別的瞬間，袁紅冰忽然從側面——陳坡眼鏡鏡片和眼球之間的縫隙中，發現陳坡沒有眼睫毛，而這使陳坡眼睛裏的高貴神情顯得過分裸露，缺乏靈魂的深遠感。袁紅冰的目光震顫了一下，他微皺起眉頭，快步走進了夜色，似乎想讓黑暗的夜幕遮住陳坡留在他目光中的最後印象。

幾天之後，荊雪找到袁紅冰。她的聲調中顫動著極度的煩亂，說：「也許我犯了一個錯誤，我不該介紹你同陳坡認識——你要注意他，在最艱難或者最順利的時刻，他都可能背叛友情……。」

荊雪沒有說完就停住了。袁紅冰冷峻地沉默著，什麼也沒有問，等待荊雪繼續說下去。似乎十分艱難地克服了某種心理障礙之後，荊雪重新開始用乾澀瘖啞的聲音說：「陳坡和幾個教師組織了一個文學社，昨天晚上，文學社開討論會時，陳坡講了你的英雄人格哲學。可是，他卻說，那些思想都是他自己創造的……我覺得，他的人格深處有髒東西……。」

袁紅冰緊閉著變成了鐵灰色的薄薄嘴唇，猛然轉過身體，把冰冷的背影留給了荊雪。他知道荊雪說的是真話，但是，即使是真實的，他也不願意相信。這也許是因為，他覺得婚姻對於陳坡太殘酷了，而他卻是殘酷的根源；也許是因為，他高傲的心不願意接受一個女人通過貶低自己丈夫的方式表現出的對他的關心。

由於袁紅冰下意識地把荊雪的談話產生的陰影深深地埋葬在心底裏，他和陳坡的關係經過一個學期的交往，變得極其密切了。八七年七月，放暑假後，袁紅冰帶著陳坡來到呼和浩特市，把他介紹給柴治國和呂克新。呂克新此時已經在柴治國的幫助下，通過一些上層關係，調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成爲一名警官。經過幾次深入的思想交流，他們四個人同意結成兄弟。

然而，袁紅冰意識到，他們四個人的兄弟關係，同他與柴治國之間的關係在情感價值上有巨大的差別。他與柴治國的情感乃是兩個高貴人格的互相傾慕；是兩片殷紅的猛獸之血的重疊；是塵世理性在雄性激情的火焰中化爲灰燼之後熔鑄出的、金色的意境；是一種獻給生命本體的聖潔祭品。而他們四個人此次結爲兄弟，則主要是政治結盟，儘管他們的關係也具有如同刀劍敲擊下的鐵石般鏗鏘的情感回聲。

結盟之後，他們對中國的政治局勢發展趨向和民主運動應當相應採取的策略原則進行了全面探討，並得出了明確的結論。由於鄧小平根本上是要用市場經濟爲權力私有的政治體制服務，所以，他的經濟改革政策在帶來一定的經濟成果的同時，必然伴隨著巨大的社會不公正和不受限制的權力的迅速腐敗，並形成官權資本的專制統治；公民的政治權力和人身自由權，特別是社會底層民衆的這種權利，將更加受到蔑視，而思想文化的專制也將繼續導致中國文化的衰落。所有這些爲民主運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供了基礎。現在，存在一種可能性，即共產黨領導層中的民主良知通過主動的政治改革，促使中國獨裁政治逐步轉向民主化。雖然，胡耀邦被罷黜削弱了這種可能，但是，他仍然至少在名義上保留著共產黨決策機構——政治局的委員資格，同時，接替他擔任總書記的趙紫陽不僅表現出激進的經濟改革的傾向，而且能夠開明地對待「異端思想」，所以，通過和平演變實現民主化的可能儘管削弱了，卻沒有消失。不過，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後並沒有形成對馬克思、毛澤東主義的徹

底的思想清算運動，因此勢力雄厚的權力貴族中的頑固派還擁有強大的理論潛力，這種潛力同鄧小平維護獨裁權力的意志結合起來，就構成了通過共產黨內的民主良知推進民主化的最大政治障礙，而這個政治障礙僅靠共產黨領導層內的民主良知是難以克服的。

面對這樣的局勢，民主運動必須確立在鄧小平之後尋求與專制政治決戰的戰略原則。這是因為，鄧小平已經成為獨裁權力的重心，而這個重心崩潰才極可能導致政治失衡。當然，為了迎接決戰，民主運動從現在起就應該開始積極的準備過程。基於這種分析，他們商定了進行決戰準備的具體內容。

首先，要向黨權、政府權力和軍權的核心進行全面滲透，這樣做的目的在於，政治重心崩潰之後，能夠以超常行動，將民主運動的鋒芒直指獨裁權力的心臟，給共產黨領導層內的民主良知強有力的支持，力求使宮廷權力鬥爭社會化，從而將這種單純的權力爭奪轉變為民主與專制的價值觀念的決鬥。其次，袁紅冰和陳坡要在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北京高等院校的學生中建立民主意義上的威信，並造成這樣一種態勢——專制政治權力中心一旦崩潰，就有能力迅即發動大規模的學生民主運動。還有，要在自由知識分子中建立廣泛的關係網，以便在決戰時能夠使自由知識分子形成合力。另外，要深入進行具有中國命運個性的自由、民主理論的成熟思考，要為中國民主運動鑄造富於東方情感魅力的政治靈魂。最後，柴治國和呂克新應當在內蒙古建立從底層民衆到官僚集團的立體性關係網，從而形成堅強的地方民主實力。

「我們終於開始了以準組織的形式走向民主政治的過程……。」暑假末，袁紅冰在由呼和浩特市馳向北京的列車上，對他和柴治國、陳坡、呂克新結為兄弟的事，做出了這樣的評價，並沉浸在歷史的蒼茫感中。因為，古中國文化傳統中，反抗官權的雄烈之士往往以結成兄弟關係做為政治組織——那是一種由豪俠男兒灼熱的情感和堅硬的意志鑄成的高貴關係。

第二十二章

「是的，我崇尚偶然，蔑視必然。因為，必然過程是物性規律早已塗抹好的畫卷的不斷展開，那畫卷上只有先在宿命的污跡，而沒有自由創造的秀色。偶然是必然性這個物性宿命之上的超越意志。必然來自於實在的物性，偶然來自於虛無，所以，必然佔有了永恆的實在，卻失去了自由；偶然則由於以虛無為起源和終點，而成為自由。必然只訴說先在的物性決定論的遺囑，偶然卻把超越宿命的創造當做天職。

「任何創生都是偶然之子，人類生命就是無數偶然的重疊。正因為如此，生命的本體才能成為虛無背景中湧現的自由激情。庸人不過是生命本體的渺小異化，他們以物性生存為原則，哪怕是專制下的奴僕的生存；他們只能用塵俗的物性娛悅來遮蓋虛無，他們怯懦的心不敢直視生命的虛無悲劇。而英雄男兒則以熾烈的目光凝注虛無，因為，虛無中雖然沒有永恆生存的許諾，卻有自由的啓示——英雄就是這樣的人，他們追求使生命破碎為瞬間的自由激情，並用紅寶石花色的血將虛無染成殷紅，他們視『殷紅的虛無』為高貴的意義，為生命美的極致——在虛無前做自由的狂歌醉舞，這是唯一同美一致的生命價值……。」

北京大學一座能容納幾百人的教室裏，銀白色的熒光燈格外明

亮，如同遺留在暗藍秋空中一片覆蓋著落日餘暉的雪原，而袁紅冰的聲音則像疾風中深紅的晚霞，在那雪原上飄盪。這是袁紅冰在舉行關於英雄人格哲學的第二次演講。此刻演講已經結束，他正在回答剛才一個學生提出的關於偶然和必然的問題。

教室裏座無虛席，連通道都被站立的人群堵塞了。這時，又一個男學生從座席間站起來，他的聲音彷彿被袁紅冰激情熾烈的演講燒焦了，而嘶啞地說：「前些時候，你的第一次英雄哲學的演講之後，十位博士曾聯名舉行了一次講座，他們認為，英雄是屬於過去時代的概念，現在是凡人的時代，根本不需要英雄；他們還認為，人的本質並非像你說的是什麼審美激情，而是理性，因為，蘇格拉底說過，『知識就是美德』，而理性又是知識的結晶——對這些觀點，你有什麼看法？」

袁紅冰寒光逼人的目光，從銳利的眼角輕蔑地斜視著那個學生，說：「『知識就是美德』這句話即便是蘇格拉底的爺爺說的，也只配被我當手紙。知識屬於理性，美德則屬於情感。情感才會被美所感動，情感不相信物性規律，不相信宿命，而只愛戀自由的詩意；理性只能被物性規律說服，而不能被美德感動，因為，理性沒有欣賞優美的心。想一想有多少只滿足於生存理性的生命曾利用知識為專制政治的合理性無恥地服務，怎麼還能確認『知識即美德』——只有知識成為自由激情的戰刀，理性才與美德一致。另外，他們，那群博士們所說的『凡人』，不過是庸人的愛稱罷了。他們崇尚庸人，否定英雄，只是因為他們不配成為英雄。越是拒絕英雄的時代，越是需要英雄。就像高貴、勇敢與卑賤、怯懦的界限永遠刻在人類命運的太陽上一樣，美麗的英雄與醜陋庸人的界限也是永存的，而英雄在上，庸人在下。」

講到這裏，袁紅冰筆挺的身姿猶如狂風中的銀幹白楊樹一樣，傾向那位提問的學生，玩世不恭地微微一笑，接著說：「至於理性和激情何者為生命的本體，你只要想一件事就清楚了。試想，當你

熾烈的目光投向熱戀中的情人時，卻發現自己看到的不是一雙沉醉於美麗激情中的眼睛，而是充滿精明的理性，閃爍著利害權衡的眼睛——那該多麼乏味呀——請問，現在你選擇理性，還是激情！」

那位提問的學生激動得像要暈過去似的，頹然栽倒在座椅上，同時，他下意識地茫然低吼出一句：「噢，激情萬歲……可我是學物理的呀，他媽的物性必然……。」一陣燃燒的狂風般的笑聲從教室中掠過，抹去了那位學生的聲音。

「你總談論英雄，而英雄是一個男性概念——你是否蔑視女性？！」一位身形如翠綠的小白樺一樣動人的少女又站了起來，她秀麗的面頰上瀰漫起朝霞似的紅暈，緊張地喘息著，高聲問：「難道女性就與生命意義無關嗎？！」

袁紅冰舉起講台上一個摻有一半烈酒的啤酒罐，仰首狂飲了幾口，然後，眼睛裏閃耀著雄性的豔麗感，向那位少女凝注了片刻。忽然，他線條銳利的面容上被一個璀璨的微笑照亮了，說：「少女風情萬種的美色就像烈酒一樣使我沉醉，我願以高傲的目光，向魅惑了英雄那猛獸之心的少女表示崇高的敬意。容顏如花的少女們呵，當你們妖嬈的步履踏著晚霞走向情人時，手裏一定要緊握雪亮的利刃。有一天，如果發現你們的情人變成了庸人，就在淚水湧溢中把利刃插入他的胸膛——你們的心可以痛苦地抽搐，手臂卻不要顫抖，因為，你們美麗的殘忍正在鑄造生命意義的極致，那金色的英雄人格！」

「噢——！」那位少女驟然發出一聲拖長的燦爛尖叫，激動欲狂地說：「你要我們做殺人犯！」

「是的，用你們的美色鑄成利刃，殺死庸人。因為，庸人的親吻會弄髒了那本來屬於藍天和陽光的女性優美。」袁紅冰冷峻地說：「在英雄人格哲學意義上成爲殺人犯，讓你們的生命沐浴在嫣紅的血腥氣中！你們會因此贏得令野花都黯然失色、令青銅色的落日都迷戀的悲愴之美、高貴之美——讓女性的深情成爲雕刻英雄人格的利

刃吧，這是女性美的意義的極致！」

許多少女的嘴唇都由於潔白、細密的牙齒長時間的緊咬，而呈現出嬌豔欲滴的深紅色，彷彿她們剛剛被猛獸或者落日瘋狂地親吻過——這是那次演講會結束時，燒灼在袁紅冰意識中的最後一個印象。

兩天之後，袁紅冰踏著凋零的陽光般金黃的落葉，在校園裏漫步。一群盛裝的少女從後面越過了他，搖曳起豐饒、秀麗的臀部向前走去。袁紅冰發現，少女們纖細的腰肢間都掛著一柄帶皮鞘的小匕首。忽然，少女們不約而同地回首向袁紅冰露出炫目的微笑，接著她們又迅速把野花盛放的面容轉向前面，並發出一陣迸濺出嫣紅色情意味的、放縱無羈的笑聲。袁紅冰停下了腳步，少女們藍光流蕩的黑髮像狂風吹動的雷雨雲一樣，在紫羅蘭花色的晚霞中激情洋溢地飄舞。望著漸漸遠去的少女，袁紅冰堅硬的眼睛上裂開了一道雷電的微笑。

從那之後，北京大學的校園裏出現了許多腰插小匕首的少女。渴望愛情的男學生膽顫心驚地把她們稱為「帶刀的小妖精」，或者「袁紅冰的美女軍團」。

此時，袁紅冰擔任法律系訴訟法教研室副主任已經一年多了。這個職務使袁紅冰講課時獲得了更大的自由度。一些自命為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教員，只敢在私下裏陰沉地抱怨：袁紅冰在「利用社會主義課堂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當然，袁紅冰充滿思想異端氣息的講課能夠受到寬容，同袁紅冰的導師王國樞先生是法律系副主任，並利用他的權威保護袁紅冰有很大關係。不過，王國樞先生對袁紅冰的百般愛護完全是出於師長對自己才華橫溢的學生的感情。由於對政治殘酷性的深刻理解，王國樞先生希望他的學生遠離民主政治，而在共產黨官僚集團允許的思想範圍內，求得發展。袁紅冰能夠感觸到導師的希望中蘊含的灼熱深情；他也明白，只要在專制政治前垂下高傲的頭顱，憑自己的才華，獲得塵世的榮譽和地

位，成爲一個名聲顯赫的御用文人，就像探囊取物一樣容易。但是，他潔淨的手既不肯伸入糞池，也不願意探進那卑鄙小人才會垂涎的骯髒的「囊」中，而只願意緊握民主之劍的劍柄，迎接可能挾帶著苦役、黑牢，甚至死刑的命運的挑戰。

通過授課時極大的自由度，以及兩次英雄人格哲學演講答辯會傳達的華美峻峭的價值觀念信息，「袁紅冰」這個名字很快在北京大學學生心目中，成爲精神魅力的象徵。這個時期，頗具蔡元培學術自由風範的丁石孫校長，廢止了過去由共產黨組織以政治傾向爲主要標準，評價教師的作法，而把對學生的民意測驗做爲確認教師教學水平的依據。這樣，在對學生進行民意測驗的基礎上，袁紅冰於八七年底獲得了北京大學優秀教學獎，而且，在全校所有授課教師中，學生民意測驗的「優秀」率，袁紅冰名列第一。與之同時，陳坡也以其授課中表現出的清新、濃郁的人文氣息和雄辯的才華，贏得了學生的普遍崇敬。他們同柴治國、呂克新商定的設想——在學生中建立威信，以便政治決戰時，具備迅速發動學生民主運動的能力的設想，處於順利實現的過程中。

另一方面，八七年夏天從呼和浩特市回到北京之後，陳坡以其令人驚歎的社會活動能力，使他們向黨、政、軍權力體系全面滲透的計劃，也取得了初步成果。

通過私人關係，陳坡結識了國防大學共產黨歷史教研室主任、師級研究員張天榮，並把袁紅冰介紹給張天榮。張天榮爲人坦誠，熱情好客，很容易交往。他們商定，編寫一本《文化大革命辭典》，以記錄那個時期共產黨內鬥爭的史實；由張天榮任主編，陳坡任副主編，袁紅冰任法律顧問。

袁紅冰對於編寫《文化大革命辭典》本身毫無興趣，他只是想通過爲編寫辭典所進行的採訪，同軍界高層建立關係。袁紅冰和陳坡採訪的第一個對象是劉志堅。

劉志堅原來是共產黨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

初期曾任中央軍委「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後因失寵於林彪而被罷黜。「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他也沒有得到鄧小平的賞識，當時正賦閒在家。

劉志堅的住宅位於西城區。平常總是緊閉著的銀灰色鐵門和高高的圍牆，把劉志堅住宅花木掩映、寧靜優雅的院落，同擁擠在周圍的平民低矮的老式平房隔成兩個世界。

一天下午，袁紅冰、陳坡和一個北京大學的女學生一起來劉志堅住宅的鐵門前。由於他們隨身攜帶著張天榮從國防大學開出的介紹採訪公函，一位身穿筆挺軍裝的男秘書沒有過多詢問，就把他們請進劉志堅住宅樓的寬敞會客廳。會客廳門邊擺有幾盆名貴的菊花，地上鋪著墨綠色的地毯。

他們在會客廳裏等了大約十分鐘，劉志堅的身影才出現在樓梯口。劉志堅面容上鬆弛的皮膚雖然沒有光澤，但十分細膩、白皙，他的身材矮小，而蹣跚沉重的步履卻又令人覺得彷彿是一隻衰老的大象正在走來。

那位面頰像盛放的桃花一樣嫣紅的、神態妖媚的女學生，顯然立刻明白了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她挑逗的目光向劉志堅斜睨了一瞬，便如同迎向情人似的，以舞步般的步態，走上前去，挽住劉志堅的胳膊，並依戀地把頭顱微微傾向劉志堅的肩頭，而她披散的長髮髮梢觸到了劉志堅的耳廓。劉志堅頰邊鬆弛的皮膚上現出了血色的斑點，好像落在鹽鹼灘上的枯紅花瓣。

在女學生的攙扶下，劉志堅緩緩走到沙發邊，坐下了。袁紅冰發現，劉志堅眼睛像乾枯的霧一樣灰濛濛的，但是，那霧氣的深處卻常常令人猝不及防地閃爍起冰針般的亮光。一時之間，袁紅冰完全被劉志堅眼睛裏那蒼白的閃光吸引了，他想要弄清楚那閃光意味著什麼。因為，袁紅冰意識到，那眼睛裏閃光的含義將比劉志堅的語言更真實地說明他的靈魂。

只要有陳坡出現在地方，就不會有難堪的沉默。酷愛演講的天

性使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無視周圍的環境而滔滔不絕地發表宏論。此刻，他先講了一番對劉志堅將軍的頌揚之詞後，便開始論證編寫《文化大革命辭典》的歷史意義。他嘴角又泛起白沫，青筋隆起的、伸長的脖頸以熱烈的情態竭力傾向劉志堅，彷彿即使面對的是一具屍體，他也要用自己的雄辯使那屍體激動地起舞。

袁紅冰則把身體向後傾去，緊靠在沙發背上，沉默地向劉志堅注視，試圖從他神情的變化中捕捉到他真實靈魂的信息。然而，不知爲什麼，袁紅冰的目光忽然像不聽話的頑童，完全違反他意志地，落在劉志堅那如同滾圓的西瓜似的小腹上。儘管袁紅冰明白這樣是很失禮的，可能引起劉志堅的反感，但是，他卻無法讓自己興致盎然的目光，從劉志堅以完滿的弧形隆起的小腹上移開。

劉志堅很快就注意到了袁紅冰的視線，他愠怒地瞪視了袁紅冰一眼，手指顫抖地將敞開的衣服上的扣子繫好，遮住小腹。可是，只過了一會兒，衣扣就發出清晰的聲響，被繃開了，隆起的小腹又赫然呈現出來。於是，劉志堅用激怒的動作把垂落下來的衣襟向兩邊掀開，似乎在說：「你要看，老子就讓你看個夠！」

陳坡仍然忘卻一切地沉醉在發表宏論的快感中，而那位女學生則敏感到了袁紅冰無禮的目光引發的不和諧氣氛。她在沙發裏扭動了一下柔韌的腰肢，打斷了陳坡演講式的談話，用豔紅的語調說：「首長，您院子裏的花真美——我特別喜歡花。」

在女學生柔情似水的聲音的按摩下，劉志堅眼睛裏的憤怒軟化了，消失了。他像初戀的小男孩一樣露出羞澀笑容，說：「好，我帶你去看我的花。」說完，他便站起來，被女學生攙扶著，走出了會客廳。陳坡由於談話對象突然離去而茫然地眨動著眼睛，臉上現出了失落感。透過玻璃窗，袁紅冰看到，劉志堅和女學生猶如一對情人，正站立在花叢間喁喁低語。他立刻確信，雖然剛才他的目光得罪了這個老將軍，但是，他們同劉志堅的交往一定可以繼續下去。

袁紅冰走到書桌旁，發現一本馬基維利^(編註)的著作擺在一摞書的最上面。一個想法突然從他的意識裏掠過：「噢，劉志堅眼睛深處的閃光是對權力的強烈懷戀……這也許是他衰朽的生命中永遠不老的興奮點，他會爲了權力而做最後一搏——當鄧小平這個權力重心崩潰之後……。」

那天告別時，劉志堅表示支持編寫《文化大革命辭典》，並允諾盡力幫助完成這件事。走出劉志堅住宅院的鐵門後，那位女學生抱怨地斜睨著袁紅冰，說：「袁老師，你不該老盯著劉志堅的肚子，你爲什麼不那樣向我注視……噢，那個老頭臨別時把我的手都捏疼了……。」

袁紅冰用力在女學生妖嬈扭動的臀部拍了一巴掌，冷峻地說：「你幹得不錯——讓他神魂顛倒了。」

女學生粲然一笑，興致勃勃地說：「不過，這也很有意思。從前，我以爲掌握過大權的人都是冰冷的、讓人畏懼的，今天我才發現，他們原來也可以變得像小貓一樣溫柔！」

「是的，你可以讓他變得像貓一樣聽話——讓權力聽話。」袁紅冰聲調極端冷漠地說。他忽然想躍入火海中沐浴，以洗去生命中的某種污跡。

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裏，袁紅冰和陳坡同王首道等一批曾經掌握過重要軍權而現在已經失去軍職的老將軍，建立了直接接觸的途徑。袁紅冰發現，這些老將軍有共同的心理特徵——由於現實的鐵錘擊碎了他們曾真誠信仰過的共產主義理想，他們的精神處於憂鬱的，甚至痛苦的困惑狀態；由於對自己往昔顯赫權力的懷念，他們對現實中的核心權力擁有者本能地產生了強烈的憤怒，而這種憤怒

編註：馬基維利，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思想家，其探討治國之道的著作《君王論》，是西方文明中最受爭論、影響最深遠的重要書籍之一。

往往爆發為客廳中的對鄧小平的個人攻擊和咒罵。袁紅冰意識到，這種客廳中的憤怒的政治影響力遠遠超出了客廳的範疇，並成為專制政治分裂的一種潛在危機。因為，這些老將軍雖然離開了權力核心，但是，他們每個人都是由老同事和老部下形成的權力關係之網上的網結。

同這些退役的老將軍接觸時，爲了不暴露深層次的目的，袁紅冰和陳坡謹慎地避開民主政治的話題，而只談論這些老人感興趣的事情。他們只滿足於建立和老將軍聯繫的通暢途徑，以便鄧小平之後政治決戰時機來臨時，能夠迅速、直接地對這部分老將軍施加政治思想影響。通過接觸，袁紅冰感覺到，老將軍們在困惑中湧動的憤怒缺乏意志的明確性，因而具有極強的盲動傾向。袁紅冰自信，在專制發生危機時，他有足夠的意志能力和策略能力，把這種缺乏意志明確性的憤怒鍛造爲撕裂鐵幕的政治能量，從而，使民主春潮得以湧進政治中心。

這一時期接觸到的共產黨高級官員中，也有一部分人以他們表現出的民主意識，給袁紅冰留下了高尚的印象，周惠就是其中一位最令袁紅冰尊敬的長者。

五十年代，周惠曾是最年輕的共產黨省委書記之一。五九年，他參與了彭德懷元帥反對毛澤東禍國殃民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路線的活動，並因此受到長期政治迫害。「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周惠被任命爲共產黨內蒙古委員會書記，並一度有可能成爲共產黨中央組織部長。他對胡耀邦試圖通過建立退休制度，把陳雲、李先念等權力貴族頑固派的核心人物逐出政治舞台的努力，給予了堅定的支持。在一次會議上，他甚至同李先念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這就使他變成了勢力強大的權力貴族頑固派仇恨的焦點。隨著胡耀邦的失勢，周惠不僅失去了成爲共產黨中央組織部長的可能，而且被免除了共產黨內蒙古委員會書記的職務。袁紅冰和陳坡見到他時，他正住在北京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的招待所中，等待

退休。

在談話中，周惠不僅強烈抨擊了毛澤東的專制獨裁，而且毫不掩飾自己的民主意識。他提出中國應當實行「聯省自治」的真正的共和政體，同時，他還認為，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並不能自然導致政治民主化。在這一點上，周惠的認識比許多把多情的目光投向鄧小平的知識分子，要清醒得多，也深刻得多。

離開周惠的住所後，雖然袁紅冰的心還因為周惠的談話而急跳，可是，他卻怎麼也記不清周惠的面容，他只覺得，自己彷彿剛同一塊大地深處湧出的岩漿凝成的岩石進行過對話，那岩石已經在寒風中冷卻為暗紅色，但卻依然飄散著灼熱的神韻。

此後，周惠曾到北京大學凌亂、骯髒的教師宿舍，看望過陳坡和袁紅冰。與周惠的接觸，使袁紅冰第一次直接觸摸到了共產黨高級官員中的民主良知。由此，袁紅冰更加確信，通過共產黨領導層中的民主良知實行政治改革，是具有現實可能性的選擇。當然，共產黨內的民主良知必須在鄧小平之後走出宮廷權力鬥爭的陰影，從崛起於民衆中的民主運動獲得屬於大地的力量，才能推動中國歷史命運之輪，因為，胡耀邦被罷黜、周惠再次遭到貶斥，都證明僅憑共產黨領導層內的民主良知，無力與權力貴族頑固派勢力和鄧小平的獨裁權力意志相抗衡。

另一次在袁紅冰意識中刻下較為鮮明記憶的經歷，是同做為趙紫陽智囊團的國務院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的接觸。

袁紅冰、陳坡與陳一咨的談話是在他的辦公室裏進行的。陳一咨五十歲左右，消瘦的面容顯出病態的蒼白，而且有許多道深刻的皺紋，像是一塊經過長期淒風苦雨侵蝕的、就要破碎的石灰石，然而，他明澈的眼睛裏卻凝結著頑強的生命意志和冷靜的智慧魅力，猶如鑲嵌在風蝕岩石上的兩片晚秋的晴空。

袁紅冰首先闡述了他的一個觀點：目前意義上的經濟改革不能自然導致民主政治，而只能是以腐敗的、極端不公正的權力資本和

高踞於權力資本上的專制政治做爲歸宿，所以，應當尋求一種使共產黨內的民主良知同社會的民主力量結盟的現實方式，力爭使經濟改革邁出的每一個腳步中都震盪起民主意義上的政治改革的回聲。

但是，陳一咨的談話卻給袁紅冰一個印象，他似乎對於當時的經濟改革會自然導致民主化有過高的期望；對於趙紫陽控制局勢的能力有過高的估價。

在講出自己的觀點之後，袁紅冰和陳一咨誰也沒有試圖說服對方。這可能是他們從對方的目光中都感到了堅硬的自信。袁紅冰意識到，他們暫時沒有可能形成統一的政治行動意志，而這不僅在於現實問題上的觀點分歧，更在於歷史發展觀的不同——陳一咨傾向於在歷史自然邏輯過程中發揮意志的作用；袁紅冰則堅信，人類歷史是自然過程之上的生命意志的創造，越是接近真理並體現絢麗人性的歷史，越是如此。

不過，觀點的分歧並沒有使袁紅冰對陳一咨產生反感，因爲，他直覺到，陳一咨生命深處也跳盪著一顆真誠地追求民主的心；陳一咨深秋晴空般的眼睛裏有一片能容納不同觀點的空間。

那次談話的最後，陳一咨同意將袁紅冰和陳坡介紹給軍事科學院的一位副院長，以探討合辦一份以國防教育爲主題的雜誌的可能性。袁紅冰和陳坡是希望通過這份雜誌，找到與軍界高層建立關係的另一個途徑。儘管由於各種原因，辦雜誌的設想最終沒有實現，但是，從陳一咨的合作態度中，袁紅冰仍感到，在將來政治危機發生時，他們有共同戰鬥的極大可能。因爲，危機會使觀點的分歧消失在民主命運所要求的現實的共同性中。

陳坡彷彿是一個處於爆炸臨界點的鍋爐，裏面沸騰著進行社會活動的欲望。這種欲望使陳坡和袁紅冰同持不同政見者的聯繫也得到了迅速擴展。

八七年秋，經陳坡介紹，袁紅冰認識了七六年「四五」民主運動中的勇士陳子明。當時，陳子明組建了民營性質的「北京社會經

濟研究所」，他不僅積累一定的資金，而且給何家棟先生、閔琦等民主運動人士進行經常性思想聚會，提供了一種合法的掩護。陳子明皮膚微黑，頭顱堅實，聰明的眼睛裏凝結著成熟的執著感，長著短而硬的鬚鬚的臉上，有一種正在走上祭壇的悲涼意味。對於習慣依據神情和眼睛就人的靈魂做出判斷的袁紅冰，陳子明的形象極具吸引力。但是，一種誤解卻阻止了袁紅冰做出努力，同陳子明結成鐵血關係——這是袁紅冰政治生涯中最為遺憾的事情之一，因為，他放過了與一個成熟的勇士形成統一、堅硬的政治意志的機遇。

誤解產生於「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的組織結構。袁紅冰發現，研究所的財政權完全由陳子明的妻子和親戚掌握。這使袁紅冰覺得，陳子明似乎在實行帶有狹隘家族觀念的管理。數年之後，當袁紅冰也組建了一個研究中心之後，他才意識到，陳子明那樣做，可能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因為，在思想政治專制造成的人性普遍墮落的狀況下，很難找到值得信賴而不謀私利的、只以純淨的政治意志掌握並運用金錢的高尚的人。

和陳子明接觸的直接成果之一，是陳坡獲得了由何家棟先生和陳子明任主編的《青年理論家文稿》第二輯的編輯權。這本書後來於八八年元月出版。在書中，袁紅冰發表了英雄人格哲學第一集《永恆的魅惑》，陳坡臨時將其名稱改為〈狂歌醉舞集〉，另外，袁紅冰還以筆名發表了其他兩篇文章——對於梁啟超的〈呵旁觀者文〉和辛亥革命前表達無政府主義觀點的〈無君無臣無父無子〉兩篇文章的評點。所謂評點，乃是中國古文化的一種現象，即通過對別人文章的評論來闡發自己思想。袁紅冰就以評點這種曲折的方式，表現出了他對專制政治及墮落人性的銳利批判。

這一時期，袁紅冰一面繼續如癡如狂地撰寫英雄人格哲學的第二集《獸血的獻祭》，一面把第一集《永恆的魅惑》交給華夏出版社副總編郭建模。

華夏出版社由鄧小平長子鄧樸方任總編，而郭建模同鄧樸方有

極其密切的私人關係。正因為鄧樸方是總編，袁紅冰才選擇了華夏出版社。他考慮，只要著作得到郭建模的欣賞，那麼，鄧樸方潛在的政治特權就可以使華夏出版社避開官方的出版檢查制度。另外，他還試圖在必要的時候，通過郭建模，向做為中國權力焦點的鄧小平家族施加直接的政治影響。

郭建模腿有殘疾，走起路來像是踏在陰雲低垂下的混濁波浪上行進，又像是蒼白秋風中搖盪的枯草。他面容憔悴，覆蓋著彷彿生命之外的冷靜的憂鬱，而他誠實的眼睛裏滲出一層淺灰色的陰影，那陰影似乎是他艱難的命運中無聲飄落的灰色飛雪。閱讀過袁紅冰的手稿之後，郭建模第二次約袁紅冰在華夏出版社總編辦公室見面。當郭建模說出「我決定出版《永恆的魅惑》，並擔任此書的責任編輯」這句話時，袁紅冰發現，他眼睛裏的陰影變得灼熱了，猶如漫天野火過去之後在荒原上留下的燒痕。那一瞬間，袁紅冰心靈震撼地感到，郭建模殘缺的身體裏燃燒著對於完美、壯麗、雄烈生命的深紅渴望，而這使他的生命比無數肢體健全的庸人都更動人、更熾烈。

袁紅冰喜愛在晚秋紛紛飄落的黃葉和紅葉中，踏著哲學沉思，漫步走向遠離塵世的荒野。可是，隨著八七年晚秋最後一縷金色秋風凋殘的一片情感的葉片，卻迫使袁紅冰必須對自己的命運做出抉擇——在舒適，甚至可能顯赫，但卻蒼白的庸人命運和高貴而又一定艱難，甚至可能悲慘、殘酷的英雄命運之間抉擇。

早在讀研究生期間一次文藝演出會上，北京大學學生舞蹈隊隊長楊曉冰，以情調如同地中海岸燦爛陽光中火焰般熾烈的西班牙舞，吸引了袁紅冰的目光，儘管楊曉冰的舞姿可以滿足他對於女性美色的虛榮，然而，袁紅冰之所以同楊曉冰結婚，卻主要是因為楊曉冰可以為他提供一間寫作的斗室——對英雄哲學的精神愛戀超過了他對於楊曉冰的塵世情感。楊曉冰到德國留學之後，袁紅冰給她

寫過許多封深情的信，不過，那深情乃是善意的謊言。袁紅冰是想用這種善意的謊言彌補他對於楊曉冰的歉意。他知道，對於女人而言，最痛苦的莫過於發現，在丈夫的視野中，自己不是情感的魅力，而是實用主義的誘惑。袁紅冰不願意讓楊曉冰發現這個，因為，他不想使她痛苦。

當時，許多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都千方百計利用出國留學的機會離開中國。他們一旦走向在古希臘羅馬文明背景上呈現出的自由的現代陽光，就不願意回顧共產黨官僚集團專制政治陰影下的虛假生活。他們走開了，他們離去了，他們寧肯到異國他鄉去尋覓個人的理想，也不想再回到祖國，承受人性被專制政治扭曲的命運。楊曉冰也是如此。

八七年深秋，袁紅冰辦好了出國探望妻子的手續。這時，他接到楊曉冰的一封信。信中，楊曉冰說，見面後最好分居一段，等彼此都適應後，再在一起生活。袁紅冰理解，楊曉冰是以他同意留在德國攻讀博士學位，並不再回國，做為他們重新共同生活的前提。

讀完楊曉冰的信後，袁紅冰立刻決定不去德國了，而且，在當天夜裏就給楊曉冰寫了一封信，要求她盡快回國一次，辦理離婚手續。第二天，把信交到郵局後，袁紅冰彷彿從某種重負下解脫出來似的，感到一陣野鴿灰色羽毛般輕鬆的心緒。他為能以楊曉冰主動的方式結束他們之間的關係而輕鬆——他不必繼續忍受著內心的自我譴責，向楊曉冰寫出深情的謊言；楊曉冰也永遠不會因為有一天發現他們婚姻關係中的實用主義陰影而痛苦。

當然，在輕鬆之餘，袁紅冰也感到了青銅色的悲愴，為中華的命運而悲愴；為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壯麗的山河，被專制政治摧殘成連她自己的兒女都厭惡的、人性的陰沉墓地而悲愴。但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離開中國，到日球沉落的天邊去採擷自由的晚霞，唯獨袁紅冰不能，因為，他生命之崖上刻出的英雄人格的哲理，乃是中華文化現代復興的預言；所有的女人都可以訣別中國，到古希臘羅馬

的文明餘韻中去尋找情感的詩意，鐵骨錚錚的中華男兒卻不能，因為，女兒可以只容納豔麗的夢境，而英雄男兒的心卻必須艱難地承擔起生命的尊嚴和鑄造東方文明金色太陽的天職。

袁紅冰以高傲的斜視，冷峻地凝視那些離開祖國的青年男女的身影，然而，他只能以悲涼、堅硬的沉默為他們送行，卻不願意侮辱他們，尤其不願意侮辱包括楊曉冰在內的女人們。袁紅冰自認，不能以破碎的生命中迸濺的血雨洗去中國軀體上千年的專制主義鏽跡，而迫使嬌弱的女性不得不到異國他鄉去尋找自由的豔夢，這本身就是男兒的恥辱，如果侮辱這些因厭惡虛偽的生活而離去的女人，那將使他蒙受雙重恥辱。

八八年初，楊曉冰回國辦理離婚手續。民政部主管離婚的官員，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女人。顯然，由於更年期病態的陰鬱和對於出國者的本能的嫉妒，這位官員向楊曉冰輕蔑的斜視中，表現出深刻的惡意，並拒絕為她辦理離婚手續。袁紅冰不得不一再聲明，離婚的情感責任在他，同楊曉冰出國無關，同時，還編造了一份明顯有利於他的、根本不存在的財產分配清單——事實上，他和楊曉冰根本沒有任何值得稱為財產的東西。雖然那時袁紅冰已經發表了幾十萬字的法學著作，但是，所有的稿費都被他用來與朋友和學生一起喝酒了，他身邊只有二十年前下鄉時的一個破舊的柳條箱。在袁紅冰做出上述努力之後，那位官員似乎感到，她已經履行了保護被出國的妻子拋棄的袁紅冰的利益的責任，才終於為袁紅冰和楊曉冰出具了離婚書。

拿著離婚書走出民政局後，袁紅冰和楊曉冰來到北海公園。他們坐在湖邊的長椅上，袁紅冰為離異的妻子低唱了一首內蒙古高原上蒼涼的送別之歌，做為他們關係中最後一縷迴響。

日球沉落在湖水暗藍的波浪上時，他們無言地分手了。望著楊曉冰美麗的背影漸漸消失在金霧一樣燦爛而又朦朧的晚霞中，袁紅冰忽然覺得，他再也記不起楊曉冰的面容，留在他記憶中的，只有

一片金色的迷霧和逐漸隱入迷霧的傷感的背影。

離婚後，袁紅冰離開原來的住所，在圓明園東邊的農村中租了一間平房。不久，他得到了楊曉冰返回德國的消息。一片情感的殘雪消融了，袁紅冰心中驀然湧起深紫色的蒼茫雲海，在那雲海之上，銀灰色的孤獨感猶如遼遠、縹渺的流雲，常常吸引了袁紅冰乾裂目光的凝注。儘管袁紅冰的身邊聚集著許多情態妖嬈的女學生，可是，他卻不忍從任何少女的眼睛裏採擷一縷嫣紅的柔情，拭去自己蒼茫視野中的孤獨感。因為，無論他以誰為情人，都會在別的少女的心上劃出血淋淋的傷痕，而他不願意擊碎少女的豔夢；不願意讓纏繞在少女心中翠綠的詩意，化為灰色的悲歎。

北京秋季的美在香山的紅葉上沉思，春天的美則在郊外滿山滿野的桃林間盛放。

每到三月末，一株株桃樹樹幹上寒冬的憔悴感，就會被翠綠的春風洗去，而呈現出紫紅色，這使那扭曲的樹幹看起來猶如在烈火中狂舞的紅鱗蟒蛇，又像是紫銅雕成的蟠龍。一簇簇茂密的桃花宛似無數嫣紅的激情，怒放在桃樹還沒有長出翠綠葉片的堅硬枝條上，彷彿那紫銅色的枝條都要被桃花的繁富之美壓斷了。遠遠望去，覆蓋在山野間的桃花如同無邊無際的朝霞在淡藍色的陽光中流溢。桃花嫣紅的色調既燦爛，又迷濛；既像華麗的火焰，又有妖嬈迷人的色情意味。雲海般的桃花間，偶爾有一株花色潔白的梨樹，或者野杏樹，梨花白得憂鬱而哀愁；杏花白得豔麗而純淨。

八八年早春，袁紅冰心中的孤獨被桃花染上了絢麗的色彩。於是，他約了十幾位最美的女學生走向郊外的桃林。因為，許多少女只敢從遠處用顫動著驚歎、羞慚和嫉妒的目光向桃林斜視，卻不敢走進桃花嫣紅的陰影，似乎怕怒放的桃花使她們的容顏黯然失色，而只有最美的少女才有勇氣以燦爛的微笑與桃花爭豔。

袁紅冰被美女簇擁著，走進香山南麓斜坡上的一片桃林。他們席地而坐，縱酒狂飲。為桃花濃豔的芬芳所附麗的少女身體，飄散

出小白樺樹一樣清新的氣息，這使袁紅冰略顯瘋狂意味的眼睛裏流蕩起雄性的豔麗神采，他心中的孤獨感很快就沉醉了——日球還沒有沉落，西方的天際卻已經由於痛飲了晚霞，而瀾漫起沉醉的深紅。

「爲袁老師離婚乾杯——他從此就只屬於我們了！」一位少女像古代蠻族中的女祭司似的，高舉起酒杯，呼喊道。她那如同黑火焰一樣灼人的眼睛裏閃爍著清泉般瑩澈的淚影。

「噢，乾杯——！」別的少女們被烈酒燒成殷紅的嘴唇間，發出了吟頌美麗詩篇般的、音韻悠長動人的應合聲。

一陣被晚霞染成紫羅蘭花色的疾風，驟然吹進桃林，少女們如雲的秀髮撩人地飄拂起來，而袁紅冰狂亂的視線沐浴在像片片破碎的血跡般紛亂飄落的桃花雨中。他裂開銳利的青銅色傷痕的目光，熾烈地親吻著少女們妖冶的容顏，而他盤膝端坐的英俊、瀟灑的身姿，如同大地震動中的峻峭山峰般搖盪起來，以一支悲涼的中國古曲韻律，唱出他灼熱的心剛剛熔鑄出的詩句：

「前俯後仰兮，盡是明眸皓齒；左擁右抱兮，皆爲國色天香。美女如雲兮，我心沉醉；我心沉醉兮，悲從中來。悲憤欲絕兮，萬里雲空爲我垂淚；雲空垂淚兮，世無英雄；世無英雄兮，我欲高歌。高歌入雲兮，四顧蒼茫；四顧蒼茫兮，宇宙寂寥；宇宙寂寥兮，我心孤獨。我心孤獨兮，骨裂血迸；骨裂血迸兮，我狂舞。我狂舞兮，左攬落日，右揮流雲；醉舞如狂兮，起風雷……。」

袁紅冰緊握一瓶烈酒，站了起來，帶著狂放的悲歌，走向桃林深處。踉蹌的腳步使他像是在狂濤怒潮之上漫步的風暴，又像是行進在險峻峰脊上的、被長風撕裂的陽光。那群美貌的少女們互相攙扶著，跟在袁紅冰身後。她們因痛飲了過多的烈酒而變得格外明亮的美目中，有燦爛的悲愁在怒放；她們在豔紅的沉默中凝注袁紅冰的背影，彷彿迷戀地欣賞一隻美麗的猛獸踏著金色火焰，做雄烈的獻祭之舞。

來到桃林盡頭，袁紅冰狂亂的腳步停下了，他的身體也像一團凍結在高山之巔的暴風雪，凝然不動。遠處，呈現出北京城的建築群，而天安門金頂的輪廓從那灰沉沉的暮靄中浮現出來，猶如一頂布滿了重重血鏽的金色王冠。

片刻之間，袁紅冰蒼白如雪的面容上已經有冰冷的淚水在無聲地橫流。他爲桃林也有盡頭而痛苦欲絕；他爲自己的生命不得不面對現實中陰沉的專制政治而悲愴欲狂。突然，沐浴在冰冷淚水中的蒼白的沉寂破碎了，袁紅冰線條銳利的雙唇間，迸濺出一聲似乎能撕裂岩石的、猩紅似血的長嘯。而身後那群美貌的少女撲上前去，緊緊圍擁住袁紅冰，失聲痛哭起來。

在那個春日的黃昏，袁紅冰的悲嘯如同草原鷹被豔紅的雷電劈傷的長翅，在茫茫的暮霧上飛翔，而少女們炫目的痛哭聲，則宛似縷縷殘留在高空的晚霞，深情地纏繞著雄鷹殘破的長翅，直到夜色如墨的時刻。

第二十三章

八七年夏至八八年春期間，袁紅冰和陳坡同一批部長、省長級官員建立了程度不同的私人關係。站在這種關係之上，他們已經可以接近地注視共產黨官僚集團權力的冰峰之巔了。但是，接近的注視並不等於踏上了峰巔，也不足以實現他們試圖在政治危機發生時，直接搖撼集權政治核心的設想。不過，八八年桃花盛放時節，情況有了轉機。

一天下午，內蒙古高原上颳來的風沙使北京的天空變成了迷茫的灰黃色。袁紅冰住所的門突然被撞開了，陳坡像一團飛旋的風沙闖進來，他眼睛裏興奮的閃光灼熱得似乎要把眼鏡鏡片都融化了。他高聲說：「我見到了胡德平。我是藉著為編寫《文化大革命辭典》進行採訪的名義去見他的，他同意明天和我們談一次話！」

袁紅冰激動地站了起來。他知道，胡德平是胡耀邦的長子，現在任共產黨中央統戰部秘書長，而同胡德平建立起政治關係，就意味著獲得了直接接觸胡耀邦的可能。望著陳坡像流浪漢一樣落滿沙塵的頭髮和面容，袁紅冰忽然產生了一陣衝動，想要短促而有力地擁抱一下這位生氣勃勃的戰友的肩頭，儘管冷峻的個性使他沒有那樣做，但是，他的心已經擁抱了。

袁紅冰和陳坡對如何同胡德平談話的問題進行了討論。袁紅冰

認為，第一次談話要著重觀察胡德平，以對他的靈魂做出判斷；談話的內容要只限於表達對胡耀邦的尊敬，而不涉及更深層次的政治問題。陳坡同意袁紅冰的意見。第二天，他們按照約定的時間，走進統戰部胡德平的辦公室。

胡德平表現出純樸動人的平民作風，完全沒有一些高級官員子女那種缺乏靈魂內在感的、浮華的傲慢。他個子不高，頭髮稀疏而憔悴，雖然戴著高度近視眼鏡，可是，仍然使人覺得透過厚厚的鏡片能夠真切地觸到一個誠實、善良而又稍顯軟弱的靈魂。他有些口吃，說話時唇邊的皺紋會忽然變得像裂縫一樣深刻，並下意識地顯出痛苦的神情。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精神的痛苦，而不是物性的痛苦——產生於物性挫折的痛苦，雖然有時會令人憐憫，但卻有一種洗不淨的污濁感；刻在精神上的痛苦，儘管讓人黯然神傷，然而卻有一種沉重的詩意。

在第一個注視中，袁紅冰就確信，胡德平是這樣一種人——他可能不願意說出某些話，但凡是他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會帶有真實的心靈的印記。因為，袁紅冰感到，自己面對的是一個不會虛假的、極其乾淨的生命。

雖然胡德平談話也比較謹慎，不過，誠實的天性還是使他無法完全掩飾住對專制政治的厭惡。他神情激動而痛苦地談到，連台灣的國民黨政權都已經開始了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可是，共產黨內卻仍然有人要因呼籲政治改革而獲罪。從胡德平的談話中，袁紅冰看到了他內心深處的民主良知的燦然閃光。

那天離開胡德平的辦公室後，袁紅冰立刻決定，要盡快用銳利的真誠擊碎隔在他與胡德平之間的謹慎的屏障，以實現靈魂與靈魂的碰撞——一定要碰撞出金色的火花。一個星期後，袁紅冰和陳坡發電報把柴治國招到北京，並同胡德平約定，一起進行一次談話。談話的地點，訂在袁紅冰和離異的妻子楊曉冰住過的房間中。

此時，袁紅冰已經搬到圓明園旁安靜的農村中居住，不過，他

還沒有把原來房間的鑰匙交給楊曉冰的母親。這是因為，他不願意傷這位中年婦人的心。楊曉冰的母親是建設部的中級官員，她具有滿族血統。長期的官場生活並沒有抹去那個剽悍的遊牧民族遺留給她的善良、淨潔的女子天性。她為人誠懇、熱情，總希望做一些有益於別人的事，而她的眼睛清澈得像長白山積雪下流出的清泉。她曾給袁紅冰以終生難忘的慈母的關懷。對於女兒離婚這件事，她沒有講一句話，可是，離婚後，她經常打電話，要袁紅冰去看望她。以前，她看到袁紅冰時，清澈的眼睛裏總會閃耀起陽光般明麗的欣喜，而現在，袁紅冰卻從她的眼睛裏發現了煩愁的陰影。每當袁紅冰想把房間的鑰匙交還給她時，都是這雙眼睛，這雙眼睛裏的煩愁阻止了他。袁紅冰怕交還鑰匙會使這位具有慈母胸懷的婦人產生某種誤解，以為他不願意再見到她——袁紅冰想等到時間洗去她眼睛裏煩愁的陰影之後，再把鑰匙交給她。

談話的時間訂在一天下午兩點。袁紅冰把雙人木板床上的被褥掀開，將從熟食店買來的燻豬腿、烤雞擺在床板中間，袁紅冰和柴治國按照內蒙古牧馬人的習慣，盤膝坐在木板床上。柴治國壯實的身體像一隻蹲踞的黑虎；袁紅冰英挺的身姿如同峭立的冰峰。胡德平和陳坡則坐在床邊的兩張椅子上，陳坡習慣地伸直脖頸，把身體傾向胡德平，那急切的神情使人覺得，他恨不得立刻撲上去，把胡德平的心從胸膛裏掏出來。胡德平彷彿站在峻峭的海岸上，不知是否該躍入藍色的波濤一樣，顯露出躊躇不安的神情，而他審視的目光，時時從柴治國和袁紅冰的面容上掠過。

顯然，這四個人都不屑於講出庸俗的客套話，而一時又似乎難以進入生動的話題。於是，狹窄的房間裏好像凝聚了屬於萬里荒原的沉寂。袁紅冰用牙齒咬掉啤酒瓶的金屬蓋——由於房間裏沒有酒杯，他們只好對著瓶口喝酒。在沉默中，袁紅冰高舉酒瓶，以狂放的姿態仰起長髮凌亂的頭顱，將一整瓶啤酒傾倒進雄狼怒嗥般張開的嘴裏。

「好男兒不必閃爍其詞。」袁紅冰放下酒瓶，聲調剛毅地對胡德平說，他想要說出一句能裸露出他的激情的、峻峭的話，使存在於對話者間的疑慮變得渺小：「耀邦被迫辭職乃是仇視民主的頑固派，為繼續滿足權力的私欲而發動的一次宮廷政變。如果當時我在耀邦身旁，我會以機槍的橫掃，一勞永逸地結束頑固派政變的努力。我願意這樣做的原因只在於，由共產黨主動推進政治民主化，將使中國人民付出最小的代價進入民主程序。今天，我們約你談話，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向你表達這樣的信息——只要耀邦不改民主變革的意志，我們願意成為中國民主變革意志的鋒芒，哪怕在第一次進擊中鋒芒就會折斷，也在所不顧！」

「呵——，這個壯烈之士！」胡德平的聲音中交迸著震驚和讚歎，說。顯然，以前從來沒有人用這樣銳利的方式同他談話。他向袁紅冰注視了一瞬，彷彿被袁紅冰寒光逼人的目光刺傷了似的，垂下了眼睛。然而，只過了片刻，他又慢慢地重新抬起被激動燒成暗紅的面容，堅硬地直視向袁紅冰的眼睛，這似乎表明了，他也有以真誠逼視真誠的精神能力。

這時，柴治國沉聲說：「我們崇敬、關心耀邦，並非因為我們是共產黨員、他曾是共產黨的總書記，而是因為我們確信耀邦是共產黨內民主力量的象徵，民主又是中國人民不再承受屈辱、苦難命運的唯一政治出路。請向耀邦轉達我們的希望：要保重身體，保持精神的樂觀，準備奮起再戰。為民主而百折不撓，這是一個正直的國家領導人必須承擔的政治道德義務。只要意志不垮，每一次失敗、——一系列失敗就會成為重大勝利的積累過程。如果意志崩潰了，失敗就是弱者的證明。個人成為弱者與歷史無關，但是，民主的意志卻絕不能成為弱者！」

覆蓋在柴治國黝黑面容上的雄烈男兒的誠實，以及他那如同在漫天晚霞中漸漸變成深紅荒野般寬廣、凝重的聲調，似乎比他談話的內容更深刻地感動了胡德平。他激動的神情變得莊重、肅穆了，

由於口吃而斷斷續續地說：「謝謝你們……我父親精神很好，每天都在讀書……幾年前，他曾對一個年輕人講過這樣的話，『只要不墜青雲之志，就終會有鷹揚奮飛的一天。』我想，他也會這樣要求自己的……。」

因為演說癖長時間沒有得到滿足，陳坡顯得焦灼不安。他在胡德平口吃造成的語言的間隙中，急迫地插進一個問題：「耀邦爲什麼這樣輕易就失去了總書記的職務——他和趙紫陽聯手應該足以同那些顛預的老傢伙們抗衡呵！」

如同被迫吞下了一隻膿綠色的活蜥蜴一樣，胡德平的臉上露出了難以抑制的厭惡而痛苦的神情，激動地說：「別提趙紫陽了……只有王兆國還是個仗義執言的漢子……。」

也許出於不願對別人，哪怕是自己厭惡的人說出尖刻語言的純厚天性，胡德平沒有過多談論趙紫陽。但是，從他的神情中，袁紅冰仍然明確意識到，在胡耀邦被罷黜的事件中，趙紫陽一定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袁紅冰判斷，趙紫陽這樣做，不外乎三個原因，一是同胡耀邦思想的分歧，即趙紫陽想在激進的經濟改革之後，再實施政治改革，而胡耀邦則要求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同步性；一是出於政治權術的考慮——趙紫陽對胡的命運表現冷漠，甚至在頑固派攻擊的鋒芒指向胡耀邦時，自己也從背後踹一腳，乃是爲了使自己成爲唯一的政治明星；最後一種可能的原因則是，趙紫陽在鄧小平的壓力下不得不如此作爲。當然，這三種原因也許是重疊在一起的。

然而，無論如何，袁紅冰都感到了悲哀，不是爲了胡耀邦，而是爲了趙紫陽。因爲，袁紅冰直覺到，趙紫陽沒有在危難之際給胡耀邦以支持，將使他自己處於同權力貴族中的頑固派孤軍奮戰、楚歌四面的境地——背叛戰友者，就是背叛自己——這是刻在鐵石上的政治邏輯。

談話將近結束時，柴治國、袁紅冰、陳坡和胡德平之間，已經

形成了可以用灼熱的手指觸摸到的默契。那是一種超出理性的情感默契。胡德平最後表示，今後他們要保持經常的聯繫，隨時交換信息。

胡德平走後，柴治國、袁紅冰和陳坡對他們面臨的局勢進行了討論。首先，他們認為，胡耀邦的意志並沒有因為失敗而弱化，而胡德平是一位個性有些軟弱，但品質高尚、可以信賴的人。通過同胡德平的關係，已經可以直接影響胡耀邦將來的政治決策；其次，他們意識到，雖然胡耀邦名義上還是共產黨決策機構政治局的委員，可實際上他的處境十分困難，難以為他們掌握能對專制政治核心實施直接打擊的權力，提供有效的幫助；最後，他們決定，為了在鄧小平之後的政治危機中，用超常方式給胡耀邦以強有力支持，他們應當盡快混入共產黨中央組織部、宣傳部以及擔任衛護權力核心任務的武裝警察部隊一類單位，為此，要和現實中擁有雄厚權力基礎的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建立密切的私人關係，使這種關係成為進入他們希望進入的部門的捷徑。利用專制權力來摧毀專制權力——這是中國古代兵法中「營糧於敵」的戰術原則。

袁紅冰那顆看到過無數幕因中國人性墮落而造成的悲劇的心，從來沒有對人性的高貴，寄予過高的期望，不過，他仍然要求自己的鐵血弟兄必須高貴——他已經把陳坡視為艱險命運之路上的鐵血弟兄。但是，大約在八八年初夏發生的一件事，卻使他不得不對陳坡投去輕蔑斜視的目光，那目光中滲出了血色的失望。

一天下午，暴風雨剛過，袁紅冰來到陳坡的住所，便敏感到一種異樣的氣氛。陳坡失去了往日的生動感，無力地倚著床欄坐在床邊；他神情黯然，面容上泛起痛苦的青灰色。荊雪則佇立在窗下，臉部輪廓的側影給人一種虛幻感，像是刻在空洞時間中的美麗幽靈。她正默默地望著深藍色天空中幾縷情態狂亂的紫色流雲——那是剛才的暴風雨留下的殘跡。

荊雪沒有轉過身體，不過，她顯然從腳步聲中辨認出，是袁紅冰走進了房間。於是，她聲音蒼白而憔悴地說：「我和一個男人有了一次性關係，他是民族學院的教師。噢——，這件事不能完全怪他，雖然他強迫我，可我也沒有真正反抗。不過，事後我拒絕與他繼續交往，他卻一直糾纏我……我把這一切都告訴了陳坡……他不願意理睬這件事……。」

荊雪如同談論一件與自己完全無關的事情般冷漠的語調，使袁紅冰心中瀰漫起一片寒意。他緩緩地把視線投向陳坡。

陳坡躲避著袁紅冰的目光，煩亂而沮喪地說：「這件事……請你幫我處理一下……。」

那一瞬間，透過陳坡眼鏡的鏡片，袁紅冰清晰地看到，他那雙沒有睫毛的眼睛裏堆積著垃圾一樣污穢的、怯懦渺小的生存理性。彷彿心劇烈疼痛似的，袁紅冰的一隻手下意識地緊捂在胸前，他突然希望能有雷電擊碎自己的眼睛，即使終生只能注視無邊的暗夜，他也不願面對此刻陳坡眼睛裏的神情。

袁紅冰像竭力忍住某種厭惡感一樣，緊咬著堅實的牙齒，幾乎看不出地點了一下頭，算是對陳坡的請求做出許諾。然後，他便走出房間，站在門外等待荊雪。通過敞開的房門，袁紅冰看到，荊雪從陳坡身前走過時，翹起的唇邊迸裂開一道厭倦、蔑視的神情。

去民族學院的路上，袁紅冰一直處於陰鬱的沉默中。直到民族學院的入口處已經近在眼前時，他才陡然停下急速的步履，冰冷的背影對著身後的荊雪，短促地問：「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荊雪低垂下蒼白的面容，沒有立刻回答，而袁紅冰用背影等待著她。過了好一會兒，荊雪才語調紛亂、茫然地說：「我不知道……你願意，就責罵我，羞辱我吧！你可以懲罰我，陳坡卻不配……我使他蒙受了恥辱，那個男人侮辱了他，可他卻不敢維護男人的尊嚴……他竟然要求你來幫助他，他只是由於膽怯才這樣要求的！他不敢同那個男人爭鋒……我在他面前毫無慚愧，我是仰著頭告訴他

這件事的，而他的臉則垂向骯髒的地面，噢，陳坡每次同我幹那種事的時候，我都必須閉上眼睛，我不能看到他那種時候的眼睛——那才是他真實的靈魂，像在肉欲快感中顫動的怯懦小動物的眼睛。儘管他平常總喜歡說出很多有男子漢氣概的語言……。」

「閉嘴！」袁紅冰暴怒地吼嘯了一聲，他不願意聽到侮辱陳坡的語言，他難以忍受侮辱陳坡的語言在他心中燒灼出的疼痛。

荊雪領著袁紅冰走進民族學院單身教師公寓樓的一個房間。一位看樣子不到三十歲的青年男子正在房間裏。他身材並不高大，但很勻稱，而且給人以豹子般的敏捷感；呈現出性感蒼白的消瘦面頰上，長著漂亮的頤鬚；精心梳理成波浪形的長髮像閃亮的炭塊一樣深黑；堅硬的鼻子上凝結著銳利的個性，慣於直視的眼睛頗富男子的魅力——他的整個形象中顯示出放縱的詩人氣質。

袁紅冰不等主人邀請，就端坐在一張椅子上，他冷峻的目光中閃爍起毫不掩飾的輕蔑，逼視著那個青年。那個青年被袁紅冰的目光激怒了，他站起來，傲慢地說：「你不要這樣無禮地看我——我不允許任何人對我無禮！」說完，他下意識地迅速向荊雪瞥視了一眼，並炫耀地挺起胸膛。他的這個動作立刻破壞了袁紅冰因他的形象而產生的一絲好感。

「這是個只敢在女人面前顯示英雄氣概的傢伙，除了性交，他可能什麼也不會做。」袁紅冰厭惡地想道，同時，他更加放肆地逼視著那個青年，聲調像寒風一樣凜冽地說：「你不配受到我的禮遇，因為，你只不過是一根泡在女人香水裏的華麗的硬雞巴——除此之外，你什麼也不是！」

「你是來找死的！」那個青年薄薄的唇間迸出一句威脅的話，猶如發怒的山貓般露出了雪白的牙齒，向袁紅冰逼近了幾步。

袁紅冰依然端坐在椅子上，但是，他的視野中又瀰漫起每次肉搏前都會出現的動盪的血霧。就在袁紅冰即將兇猛地撲上前去的瞬間，越過那個青年的肩頭，他看到了荊雪的眼睛——幾年前他們最

初相識時飄盪在那雙眼睛裏的瘋狂而絢麗的夢幻，已經凋殘了，變成了一叢被枯黃的風吹動的憔悴的詩意。不知爲什麼，袁紅冰忽然感到，如果把面前的這個男人踐踏在腳下，殘留在荊雪眼睛裏的詩意就會流出殷紅的淚和蒼白的血。

爲了抑制住把那個男人撕成碎片的衝動，袁紅冰不得不拚命收縮起全身的肌肉，而他的身體宛如受到電擊似的急劇地震顫起來，使他身下的椅子，都發出尖銳刺耳的呻吟聲。此刻，袁紅冰的樣子就像一隻被鐵鏈捆在燒紅的石柱上的猛獸。那個青年感到了飄盪著濃烈血腥氣的危險，他想要在女人面前維護自己的驕傲和尊嚴的意志，似乎突然之間因對那種峻峭危險的畏懼而崩潰了。他開始腳步不穩地向後退去。

等眼前瀰漫的血霧逐漸消散之後，袁紅冰發現，那個青年已經退到角落裏的一張椅子邊，沮喪地坐下了；他一次又一次神經質地用濕乎乎的手掌，在乾淨的臉上擦抹著，彷彿在抹去根本不存在的灰塵。袁紅冰站起來，唇邊現出一縷冷酷的微笑，說：「我今天來這裏只爲了告訴你一件事——別再碰荊雪，滾得遠一些。否則，我要把你剝光了，踹進女廁所，讓你去和正在拉屎撒尿的女人交配！」

「你——！」那個青年痙攣了一下，抬起顫抖的頭顱，似乎想反抗這種侮辱。可是，剛遇到袁紅冰閃爍著瘋狂野性的目光，他的面容又頹然沉默地垂下。不過，袁紅冰能聽到那悸動的沉默在發出悲哀的哭泣。他知道，自己殺死了這個長著漂亮頤鬚的青年男子——在荊雪的心中殺死了他。袁紅冰是從荊雪那好像痛苦地嘲弄生命概念的艱難微笑間，明白了這個。

「我要結束同陳坡的婚姻，我要離開北京，回到武漢去……原來我以爲，只要能從旁邊向你默默地注視，只要能時時呼吸到你那猛獸洞穴般的氣息，我的心就會平靜。可是，我錯了，我不能忍受繼續同陳坡做愛……每當我靈魂像被狂風吹亂的時候——人們把那稱爲精神病，然而，就在那種時刻，我的目光卻特別清晰，清晰得能

看到人心上的每一個微小的神情。噢，我恨那種清晰，但又沒有辦法。我看清了陳坡的心，他的心底裏只刻著生存就是真理的箴言，而不是如同你的英雄哲學那樣，以高貴、美麗的存在做為生命的原則……民族學院的那個傢伙強迫我和他做愛，不過，我也沒有反抗。因為，他對我說了那麼多豪邁的話，那麼多英雄的話。可是，跟他幹完那種事後，我痛苦極了，我不願意再理睬他，因為，那使我喪失了對你的忠誠——同陳坡結婚，是爲了來到你身旁，同民族學院的這個傢伙交往，卻是爲了忘卻，哪怕是暫時忘卻陳坡帶給我的苦悶，而與你無關。我就是因爲這個而不願意再理睬他，我只能爲了你才同別的男人摟抱……今天，你把民族學院的這個傢伙擊垮了，也擊碎了我留在北京的最後希望。噢——，他平常顯得多麼驕傲，多麼勇敢呵，可今天卻像個小耗子一樣，只能讓人用厭惡的眼光斜視……我要離開了，以後，每天我都會在遙遠的南國，向北方的晴空凝眸注視，我一定能從藍天中看到你的身姿——在我的靈魂被狂嘯的風暴吹亂的時候，我一定會看到你……從藍天上看到……。」

這番蒼白的聲調中綻裂開道道猩紅傷痕的話語，是那天離開民族學院後，荊雪對袁紅冰說出的。當時，剛好是下班之後，寬闊的街道上呈現出少有的寧靜。

「你停下吧，讓我先走……你的腳步聲震得我心疼。」荊雪無限煩愁地抬起手臂，撩動了一下雪白面頰旁紛亂飄動的黑髮，眯細了眼睛，茫然地望著西方的天際，聲音微微戰慄地說：「你看呵——那晚霞有多紅，好像蒼穹流血了……。」

袁紅冰停下了腳步，沉默得如同裸露在荒野上的岩石，而他荒涼的目光，一直陪伴著荊雪那漸漸遠去的背影。他忽然覺得，荊雪孤獨的背影是蒼白的，蒼白得令人想用殷紅的血去爲她沐浴。

瑩白如雪原的夢幻融入了血紅的虛無中——這是以後呈現在袁紅冰記憶中的荊雪的形象。而袁紅冰生命深處則有一片只屬於荊雪

的原野，原野上覆蓋著乾裂的紅葉。那些紅葉是荊雪的詩句的魂魄。荊雪同陳坡結婚之前，在武漢生活的那段日子裏，曾給袁紅冰寄來過很多她寫的詩，那些從這位由於心靈過分純淨而瘋狂的東方少女生命裏湧現出的詩篇，具有同人類歷史上任何女性詩人的作品相比都不必羞愧的精神之美。袁紅冰從來沒有給荊雪回過信，也從不同她談論她的詩篇。不過，他卻把那些詩篇都仔細保存起來，準備在文化專制崩潰的日子到來的時候，把這些詩篇做爲一束野花，獻給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八八年是共產黨官僚集團建立專制政治近四十年來，中國思想最活躍的時期，而電視片「河殤」中湧動的思想之潮，則在中國人情感的荒蕪海岸上，迸濺起一片雪白炫目的水霧。

儘管「河殤」解說詞中的思想並沒有表現出價值觀念的獨創性，而只是孟德斯鳩^(編註)的地理決定論和湯因比^(編註)大河文明必將宿命地衰落的觀點的中國式重複，然而，「河殤」畢竟第一次對共產黨官僚集團用來維護專制統治的狹隘民族主義，和以服從共產黨獨裁權力爲歸宿的愛國主義，做出了公開的勇敢挑戰。也許是出於思想寬容的良知，也許是由於「河殤」表現出的對西方文明的歸依感，適應了進行激進經濟改革的思想需要，趙紫陽爲「河殤」提供了政治保護。

許多自由知識分子因「河殤」的結論——中國命運的希望在於熱烈地摟抱蔚藍色的愛琴海文明，而沉醉，而歡欣。他們合理地憎惡共產黨官僚集團把民族主義當做衛護專制權力的盾牌，但這種憎惡又不合理地擴展爲對民族精神和情感的完全否定。他們從海洋文明的濤光波影中領略到了肯定個性的價值觀念的魅力，從而以屬於個性的真理排斥屬於民族情感的真理。在自由知識分子的普遍歡欣中，袁紅冰卻感到了蒼茫的悲哀，他由於那種爲了從海洋文明中獲得蔚藍色的希望，就必須把冰冷的背影留給金色黃河的觀念而悲

哀。他不能接受那種把中華文明同落日一起埋葬在荒涼的黃土高原上，並奏起淒涼的安魂曲的結論——在情感和理性雙重意義上，不能接受。

「應當對現實中人的墮落負責的，只能是人本身，而不是歷史文化或者地理。古中華富麗璀璨的文明曾以王者的高貴，佇立於歷史的峰巔之上，達到了可以擁抱和撫摸金色生命之日的高度。讓中華歷史文化為中國的近現代墮落負責，實在是蒼白、渺小的心才能做出的選擇；東亞大陸這一片遼闊與險峻共存、粗獷與秀麗同在的壯美山河，是命運賜給中國人的聖物，讓地理環境為中國的墮落負責，實在是辜負了魅力無限的自然。如果說歷史文化中有束縛自由命運鐵鐐的撞擊聲，那是因為人沒有確認自由；如果說在人類從自然中脫穎而出的最初階段，地理環境曾對人類發展起過重大制約作用，那麼，隨著精神的不斷豐盈，地理環境就越來越成為表現生命自主創造性的宏大舞台。是的，只有人才應該對人的墮落負責——這是深刻著男兒尊嚴感的生命，才有勇氣得出的結論。

「社會的墮落源於人性的墮落，而墮落的人性必然與屈辱的命運同生共長。保守、怯懦、奴性、詭詐、虛偽等等這些所謂中國民族的劣根性，都是儒學和獨裁權力的婚姻之子；現代中國一幕幕血腥的人性悲劇，都是以馬克思主義和獨裁權力的骯髒愛情為背景。凡是有體現精神與世俗雙重專制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存在的地方，就不會有美麗、自由的人性生長的空間，不會有社會正義和公正，而無論政教合一政治的精神內容是屬於中華文化的儒學，還是屬於西方文化的馬克思主義。

編註：孟德斯鳩，十八世紀法國社會思想家，是社會思想的主要先驅之一，也是啓蒙思想的主要人物之一。

編註：湯因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其十冊巨著《歷史研究》講述世界各主要民族的興起與衰落，被譽為現代學者最偉大的成就。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和『全面西化』，這是喧囂於中國最近一個多世紀歷史中的思潮。後者最終卻以一種最陰沉的筆觸書寫了它的勝利——共產黨官僚集團爲中國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並在中華文明的白骨上，用專制權力，替這個西方猶太人的思想，構築起企圖萬世長存的精神獨裁的王座。在這個意義上，在精神和文化的意義上，共產黨官僚集團是中華民族的無恥的叛賣者，他們背叛了中華五千年雄渾博大的文化靈魂。

「失敗並不總是意味著悲壯，勝利也並不總是與真理的榮耀同在。『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思潮失敗了，而這種失敗由於對古老儒學的苦戀，只能在歷史的陰影中成爲腐屍；『全面西化』思潮完全違背自由知識分子初衷地，以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全面思想專制的方式，表現了它的勝利，但是，這種共產黨官僚集團乞討來的『萬世真理』的勝利，與恥辱一起，是屬於精神乞丐的勝利。這兩種思潮，前者摟抱住儒學的殭屍醉舞，後者如同被命運驅趕得無家可歸的野狗，在異國他鄉尋找思想的骨頭。這兩種思潮互相攻訐，卻又共同表現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一個致命弱點，那就是沒有超越宿命的意志，缺乏精神創造的熾烈渴望。

「在模仿中跟進的命運永遠是先驅者陰影下的醜陋的蠕動；以自由意志創造的歷史，才會在命運絢麗的晨光中昂視闊步。而創造歷史，首先必須創造屬於未來朝日的精神。『河殤』中跳盪著的某些現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心，明確無誤地發出了反抗專制的韻律，但是，他們的思想邏輯在一定意義上卻重複著共產黨官僚集團的足跡——那是由於命運的打擊而徹底喪失了自信的精神乞丐，冒著蕭瑟的寒風，蜷縮起身體沿街乞討真理時，在蒼白的雪地上留下的蹣跚足跡。

「自然科學的真理可以通過學習得到現實的成果。因爲，自然科學真理表現了人類的共性，這種共性是由客體規律的一致性在人類的理性能力上刻劃出的。另外，自然科學真理對於生命意義高度的

價值觀念而言，是個盲目者，它無視人類情感的血和淚，所以，它能夠被一切民族毫無情感障礙地接受。當然，即使在自然科學領域，要想摘取真理之冠上的明珠，也必須由超越意志做爲理性的主宰。社會科學的真理是以人這種血淚豐盈的情感存在爲對象，而情感正是繁富多姿的生命個性的源泉。所以，社會科學的真理是個性化的精神形象，她有一個民族情感凝結成的靈魂。原則上社會科學的真理不能靠純然的模仿獲得，即便乞討到別的民族創造的真理，那真理也難以越過情感的障礙，在本民族的命運之樹上展現爲繁茂翠綠的葉片，對於曾經偉大過的民族尤其如此——落後的民族可以，也應當通過學習獲得自然科學的真理，而社會科學的真理則要在自己民族命運的火焰中熔鑄，哪怕那是地獄之火，也只能這樣，而別無選擇。

「是的，沒有形成成熟的民主理念是中華文化的缺憾，然而，這只能成爲否定專制政治的理由，而不是否定中華文化未來希望的依據。自由是生命的天性，民主是自由天性的政治沉降。由於世界上最殘酷的精神與世俗雙重意義上的萬年專制，自由的天性受到壓抑，民主的衝動無法昇華爲豐饒的理念，而只能在一代代造反者和古中華偉大詩人、文學家的著作中，迴盪爲垂死猛獸的怒吼或者詩意的悲歎。只要摧毀專制政治的精神禁錮，中華靈魂深處的自由激情就會像錢塘江潮的壯麗雪浪，從浩渺的天際洶湧而來。創造屬於中華命運和情感的自由民主精神，乃是摧毀專制政治的思想前提，也是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應當無可推卻地承擔起的神聖天職。

「中華在近代衰落了，這個金色的種族因爲落滿屈辱的風塵而黯然失色。不過，民族的歷史命運，本來就是動盪起伏的過程，有峭立的勝利的浪峰，也有低沉的失敗的波谷。歷史告訴人們，失敗越慘痛，未來的凱旋就可能越輝煌；起伏越巨大，再度崛起的波濤便可能越壯麗——關鍵在於，同命運搏戰的意志不被失敗所擊碎；關鍵在於，雄烈的男兒能把強化和美化民族生命的責任，用刀劍刻在

自己堅如鐵石的心上。

「二次世界大戰中，從德國到日本的民族主義在人類歷史上書寫了充滿獸性殘酷的罪惡一頁，但是，握住那支血腥之筆的手是專制政治，卻並非民族精神。成爲全世界的唯一主宰，乃是所有獨裁權力的最高理想，專制政治黑暗的火焰則把一切精神境界，都熔鑄成適合獨裁權力理想的獸性衝動，於是，體現人類多樣性優美的民族精神，便異化爲以仇恨和消滅其他民族爲特性的狹隘、兇殘的民族利己主義——這才是歷史的真實。許多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令人遺憾地誤解了歷史，他們把專制政治的罪惡，當做民族精神的罪惡，並試圖從人類的靈魂中抹去民族精神。

「然而，即使是虛化生命的時間，也無法抹去靈魂上的痕跡。民族精神是人類天性的木犁從開始在自然中的艱苦耕耘時起，就播撒在犁跡中的情感的種子；是特定的人群用悲愁與歡笑，用殷紅的血和銀色的淚凝成的命運共同體意識；是個性化的美色賦予人類情感的一種繁麗多彩、千姿百態的文化魂魄。

「完全忘卻民族特色的人類共同體，在今天仍然不過是存在於個別人頭腦中的遙遠的烏托邦；民族國家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還將繼續成爲人類存在的基本社會形態之一。所以，某些知識分子抹去民族精神的努力，只能是徒然的。迄今爲止，民族精神仍然是刻在人類命運的太陽上的真理，他將隨著太陽，這生命之源，而升起和沉降。

「湯因比們以科學理性的名義宣稱，大河文明的衰落是不可更改的宿命。『河殤』則據此得出了黃河的金色文明只能成爲歷史殘跡的結論。但是，即便是湯因比們的爺爺這樣認爲，即便是宇宙之神這樣宣稱，我也拒絕接受。這並不僅僅是因爲堂堂的中華男兒一定要有自己的價值原則、自己的人格尊嚴、自己的雄性的高傲，更是因爲，我不能背叛審美激情在靈魂上燒灼出的使民族美化和強化的天職。

「中華民族已經在專制政治下流了太多的血。血是珍貴的，然而，只有昇華爲人文精神，血的價值才能實現。否則，被血海澆灌過的中華大地將乾枯爲沒有生命翠綠的思想荒漠，無數因渴望自由死去的靈魂，將在那蒼白的荒漠上做萬古之哭——爲殷紅的血失去了怒放爲意義的可能而長哭。

「重鑄中華之魂，再造燦爛華美的民族精神——這是我面對凝結在中華命運中的重重血跡，必須發出的誓言。在超越意志的名義下，創造以獨特的魅力顯示人類共同理想的民族精神，創造自由、美麗、博大的中華魂魄——這是英雄人格的天職。

「要讓中華精神爲人類的進步做出不可取代的貢獻；要讓東方文明的太陽再次吸引人類驚歎的凝注；要讓中華命運中升起的金色的自由晨星，成爲人類步入新的精神意境的前導——中華民族在專制政治下承受的世界歷史中最深刻的痛苦，已經爲鑄造自由的民族精神準備好了金礦。因爲，專制越殘酷，對自由的理解便越深沉；痛苦越慘烈，對自由的愛戀便越絢麗……

「從現實政治理想的角度審視世界，也必須使中國的民主運動同時成爲孕育自由民族精神的進程。權力的迅速腐敗、社會不公正的日益增長、當局對已經不能支撐專制政治生存的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放棄，等等這一切的綜合效應，已經撕碎了共產黨是由最先進、最高尚的人組成的神聖組織，並因此應當獨掌權力，以及共產黨是人類的大救星一類的謊言，從而瓦解了共產黨官僚集團獨裁政治的精神基礎。在這種狀況下，共產黨官僚集團這個精神的破落戶，勢將越來越傾向於以民族主義做爲專制政治的道德背景。由民族主義推導到愛國主義，而愛國主義又必須表現爲對於由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獨裁權力實行專制統治的國家的熱愛——這便是共產黨官僚集團將選擇民族主義做爲精神後盾的思維邏輯。如果民主運動把背影留給民族精神，那麼，共產黨官僚集團鼓動的狹隘民族利己主義，就會成爲普通民衆的民族情感無可選擇的選擇。以中國受異族

侵略、凌辱為灼熱背景的民族情感，一旦情緒性地選擇了共產黨官僚集團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不僅會給民主運動造成難以逾越的情感障礙，而且可能使中國因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增強國力之後，以自私自利、蠻橫無禮的民族主義，在國際政治的範疇內為中華民族書寫另一種恥辱。所以，為了剝奪共產黨官僚集團最後的精神武器，為了使中國同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做歷史的訣別，自由知識分子必須創造出能夠贏得現代文明禮讚的自由、健美的民族精神。

「當前，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的幽靈不僅在中國大地徘徊，而且在世界範圍內投下了灰暗的陰影。從某些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國家颳起的恐怖主義的沙漠風暴，時時傷害著人類的良知。人們在那些甚至不惜以身殉難的恐怖分子生命中看到了罪惡，而我同時也看到了神聖的獻身精神和庸人所不可企及的勇敢個性。令人痛惜的是，神聖的獻身精神和勇敢個性的新月，卻被獨裁權力扭曲為斬殺人性的彎刀。

「中華，這個與給人類以生命靈感的日球同樣色調的金色種族，對人類的生命之美負有責任。歷史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中華民族因專制政治而湧流的血海中，應當有自由民族精神的美神誕生，並在那晶紅的波濤之巔做自由的人性之舞——用精神的魅力永遠洗去人類眼睛裏那狹隘民族利己主義的、墓地上的夜色……。」

八八年初夏，袁紅冰經常到圓明園的廢墟間漫步，上面這些思想如同沉甸甸的金色陰影，覆蓋在他的心靈上。

曾是世界宮廷園林之冠的圓明園，只剩下一片無邊無際的、湮沒在野草間和古樹墨綠濃蔭下的殘垣斷壁。許多年前的那個暗夜中，法英侵略者聯軍燃起的猩紅火焰早已熄滅，可是，廢墟上深藍色的蒼穹卻彷彿依然在火焰的燒灼中痛苦地顫抖。每一次走在圓明園廢墟那野草紛亂搖曳的彎曲小路上，復仇的衝動都像濃烈、豔紅的血腥氣，誘惑著袁紅冰那顆猛獸之心。那血腥氣在誘使他為雪洗民族的恥辱而走上向命運、向歷史、向世界復仇的思想之路；誘使

他的靈魂進入復仇精神。

爲了抗拒那種豔紅的仇恨的誘惑，袁紅冰英挺的身姿常常在近乎瘋狂的沉默之中劇烈地震顫，他必須集聚全部的意志力才能使痛苦悸動的目光，撞擊在內心深處的人性良知上，而不去熾烈地注視那復仇的誘惑。這並非由於袁紅冰肯定無原則地饒恕一切罪惡的泛愛主義，相反，他厭惡地認爲，泛愛主義是屬於蒼白的小女人和被閹割了的小男人的善意，那種善意不過是軟綿綿、濕乎乎的軟體動物。他確信，愛與恨是審美激情的雙翼，但是，仇恨的鋒芒只應該指向具有現實意義的罪惡，讓現實爲已經在任何意義上都虛化爲歷史的罪惡負責，是不公正的；因爲歷史的恥辱而把復仇的戰靴踐踏在現實上，並不能表現高貴的人性。

在那段日子裏，每逢袁紅冰的身影出現在圓明園的廢墟間時，都有一位女學生默默地跟在他身後，認真地踏著他留下的每一個足跡前行。那是一位來自新疆的少女。大西北的荒漠戈壁和雪峰草原上的陽光，使她的皮膚呈現出妖嬈的青銅色。同袁紅冰在一起，她總是沉默寡言，然而，她對於袁紅冰，這個面容上雕刻著放縱不羈的俊美的雄性，卻有一種如同她青銅色皮膚上重疊的陽光般灼熱的愛戀。

在一個沉寂的黃昏中，痛飲過烈酒之後，少女陪伴袁紅冰，走上了圓明園廢墟間一座低矮的山岡。山岡上長滿了齊腰高的羽毛草、苦艾草和蒲公英，茂密的野草間散布著牽牛花和蝴蝶花，藍色的牽牛花猶如少女盛開的淚水；豔紅的蝴蝶花宛似男兒怒放的血跡。站在山岡頂端可以看到，遠處一座宮殿遺址的平台上，聳立著幾根殘斷的漢白玉石柱，在野草搖曳的荒涼背景中，那突現出華麗花紋的浮雕石柱，卻顯出淒涼的美感，而巨大的日球像一顆猛獸的殷紅、堅硬的淚珠，正沉落在雪白的石柱間。

一陣從落日下飄過來的淡紫色疾風，從殘破石柱間的草梢上掠過，湧上了山岡，使野草炸裂般地動盪起來。袁紅冰突然從那淡紫

色的風中，聽到了蒼茫的、悲涼的話語，在狂醉似的痛苦中，他感到，那是一根凝結著深紅晚霞的、最高的石柱在同他對話：「已經許多年了，已經過去了太漫長的時間，我早已疲倦了，可是，我卻不得不繼續做爲恥辱的象徵站立在這裏，度過一個個漆黑的暗夜。因爲，冬天酷烈的寒風能吹裂岩石，卻吹不散我的痛苦；夏季炎日能曬裂堅硬的大地，卻曬不裂我的悲愴。我是偉大史詩的殘跡，只有輝煌的落日才配做我的墓地。然而，落日卻拒絕了我，只因爲沒有中華精神的利劍在灼熱的落日爲我刻下墓誌銘；只因爲沒有中華男兒高傲的心，爲我吟頌安魂的詩篇……噢，從你雄豹般的眼睛裏，我看到了長劍的神韻，然而，你知道嗎，古中華有一個動人的傳說——要想鑄成比陽光更炫目的利劍，必須有深情的少女和剛毅的男兒躍入鑄劍之火，用他們美麗的生命做爲利劍的祭品，而少女的靈魂將賦予利劍燦爛的秀色，男兒的靈魂將給利劍以能在落日上刻出英雄詩篇的雷電的鋒芒……你和身旁的少女肯這樣做嗎？你們肯嗎？……。」

袁紅冰冷峻的眼睛裏迸濺起深紅的淚影，他彷彿要躍入火焰沐浴淨身一樣，赤裸出線條狂放而俊美的身體。他身旁的少女掠動了一下鬢邊飄拂的黑髮，也默默地脫去了衣裙，然後，向著遠處殘斷的石柱挺起青銅色的、飽滿秀麗的乳房，而紅得像要迎接火焰親吻的乳頭，在豐饒的色情之中微微戰慄。袁紅冰伸出一隻手臂，繞過少女光潔的肩頭，攫住了她的乳房，堅硬的手指如同猛獸的利爪，深深陷入那青銅色的乳房中。少女沉迷地遙望落日的眼睛裏，因此閃耀起豔麗的痛苦。

袁紅冰英俊的身體像是白銀鑄成的；而少女妖冶的身體，彷彿是青銅的雕像。他們就這樣面對遠處殘斷的石柱，佇立在野草紛亂起伏的山岡上，直到日球消失在雲霧迷茫的地平線下。在那個時刻，殘留於石柱頂端的最後一抹紫色的晚霞，宛似落日的遺囑，又像是飄落在虛無之巔的深沉的微笑，還似乎是血色命運的悲愴。

第二十四章

八八年，處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儘管被當局賜予了稍稍高於農奴的經濟自主權，但是，在蒙昧主義的思想專制的壓抑下，八億農民仍然是精神奴隸。不過，與之同時，北京大學美麗校園內的思想自由之夢，卻遠離農村，遠離底層社會，而纏繞在專制政治陰雲之上的時代的峰巔。

當時，丁石孫校長的民主良知成爲北京大學學術自由的一面盾牌，許多富於思想魅力的青年教師都聚集在他的周圍。其中一位叫做張炳九的經濟學博士，引起了袁紅冰的特別注意。

張炳九四十歲左右，頭髮凌亂，身材臃腫，屁股肥大，面容呈現出生鏽的鐵皮似的黑灰色，下巴上粗硬的鬍子如同被剪短的刺蝟的尖刺，在凸透鏡一樣厚厚的近視鏡片後面，兩隻眼睛總是用一種躁動不安的神情，注視著世界。

張炳九以他提出的「新權威主義」，成爲中國思想界注目的焦點之一。張炳九的「新權威主義」的核心思想是，賦予具有政治開明意識的趙紫陽獨裁的權力，使他能夠用這種權力爲槓桿，撬動激進的市場經濟改革之輪，以摧毀專制政治的經濟基礎——國有經濟，然後，通過強大的私有經濟的政治效應，迫使共產黨官僚集團不得不轉向政治民主化。

袁紅冰對於「新權威主義」沒有什麼興趣。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思想下的國有企業，雖然是專制政治的經濟基礎，但卻不是專制政治唯一的經濟基礎，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中，國家權力沉重陰影下的私有經濟，一直成爲支撐起專制王座的經濟基礎，就是一個證據；現在，如果不能在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的每一點上，都同時從思想理論和政治實踐上削弱專制政治，而是在價值觀念意義上使專制政治更加鞏固，那麼市場化帶來的經濟效應不僅不會有利於民主，反而會成爲強化共產黨官僚集團專制的物性力量，而官僚的腐敗權力與奸商的骯髒金錢結成的同盟，將把民主的希望推向更爲遙遠的未來——這正是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的實質。在這一點上，鄧小平的實用主義不僅比摟住計劃經濟殭屍不放的權力貴族頑固派精明，而且比「新權威主義」者們清醒。

當時，一部分自命爲民主的真誠信徒的知識分子，如許良英、黎明等人，對「新權威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而且，在這種抨擊中，他們表現出了同共產黨官僚集團搏戰時從未有過的英勇無畏和凜然正氣。然而，袁紅冰卻以比對待「新權威主義」更冷漠的態度，對待那種抨擊。他隱隱感覺到，某些抨擊者們對「新權威主義」的否定，並非出於對真理的熱愛，而是基於一種類似於爭風吃醋的潑婦心理——他們似乎是因爲「新權威主義」引起的思想震動而嫉妒了，而他們又沒有通過創造更具有魅力的思想與之競爭的能力，所以，只好使他們的嫉妒爆發爲憤怒的抨擊，而他們抨擊的目的則在於獲得民主運動的排他性代言人的特權，從而滿足一種客廳英雄式的榮耀感。

袁紅冰對「新權威主義」沒有理論的興趣，但他卻把這種思潮視爲一種重要的政治現象。這是因爲，據說「新權威主義」得到了趙紫陽的讚賞。由此，袁紅冰直覺地意識到，趙紫陽的政治地位處於脆弱的狀態，脆弱到了不得不爲自己要求更大權力的程度——只有缺乏權威的政治家，才會呼喚權威。袁紅冰進而分析，趙紫陽政

治地位脆弱是三個原因造成的：其一，趙紫陽雖然是共產黨的總書記，但是，中國獨裁權力的教父鄧小平實際上並沒有給他充分的權力；其二，胡耀邦被罷黜之後，趙紫陽就成爲堅持計劃經濟的權力貴族頑固派政治狩獵的對象；其三，在專制政治下推行市場化經濟是鄧小平實用主義的思想產物，然而，趙紫陽卻要以名義上的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身分，爲這種改革引發的巨大的社會不公正和權力腐敗，在人民面前負責。

思想是人創造的，不過，思想缺乏真理的魅力，並不等於她的創造者也一定令人厭倦——這是袁紅冰同張炳九接觸後產生的感覺。

一天，袁紅冰同陳坡走進北京大學二十九樓陰暗狹窄的樓道，來到張炳九宿舍門前。儘管可以聽到宿舍裏有腳步聲，可是，他們敲響房門之後，那腳步聲卻突然消失了，而冷淡的寂靜似乎想讓他們以爲宿舍裏沒有人。只是在他們頑強地用拳頭反覆擂動房門之後，那扇油漆剝落的門才極不情願地裂開一道狹小的縫隙，縫隙間露出了張炳九那顆頭髮像茅草般蓬亂的頭顱，而一雙飛快眨動的眼睛在厚厚的眼鏡片後面，閃爍著慌亂的光亮。顯然，主人不歡迎此時來訪的客人。可是，袁紅冰卻用身體撞開房門，走了進去。

瀰漫在宿舍裏的燉肉香味兒，使袁紅冰目光下意識地投向牆角，那裏，一個煤油爐上煮肉的小鋁鍋，正在發出歡快的沸騰聲。張炳九彷彿被袁紅冰的目光嚇壞了似的，以驚人靈巧的動作，躍到牆角，截斷了袁紅冰的視線。袁紅冰覺得，張炳九的形象就像一個怯懦的父親，在野獸前驚慌失措地擋住自己的兒子一樣。同時，他注意到，張炳九臃腫的身體上緊緊裹著一件褪色的夾克衫，由於夾克衫過分小，衣服的線縫處好像立刻就要繃開了，而下面很久沒有洗過的褲子，在膝蓋那兒鼓起兩個猶如老榆樹樹瘤般的大包。

似乎不忍繼續折磨張炳九，袁紅冰的目光離開了牆角的鋁鍋，迅速在房間裏掃視了一遍。進入北京大學後，袁紅冰仍然沒有改變

知識青年流浪漢式的生活作風，他那間校園內的宿舍被學生稱爲「北京大學最骯髒的角落」，或者「象牙之塔內的狼穴」。而今天他發現，張炳九的宿舍，除了沒有滿地的酒瓶之外，凌亂和骯髒程度同他的住所相差無幾。

最初的慌亂過去之後，張炳九熄滅了煤油爐，小心翼翼地將冒著熱氣的鋁鍋推進床鋪下面，然後，面對袁紅冰和陳坡，在一把咯吱作響的舊木椅上坐下。他就像剛做了壞事被大人抓住的頑童一樣，露出尷尬的笑容，囁嚅著說：「剛收到一筆稿費……買了點兒肉，改善一下生活……。」

袁紅冰以前聽說過，張炳九生活很困難，每個月都把微薄收入中的一部分寄給遠在南方的妻子和孩子。但是，他卻沒有想到，張炳九竟會艱難到由於怕別人分享他的一鍋燉肉而驚慌失措的程度。袁紅冰眯細了眼睛，望著張炳九，黯然地想：「讓思想與貧困同在——這是專制政治懲罰思想的一種方法……噢，可是他多像一個爲生存而掙扎的衰老的農民呵！一個由於怕別人分享燉肉而驚慌的人，能有思想的激情嗎？」

然而，關於「新權威主義」的談話開始之後，袁紅冰的疑慮很快就消失了。張炳九似乎突然之間變成了另一個人。他短粗的脖子猶如鑽出堅硬土地的石塊，向前挺起，厚厚的眼鏡片宛似被他狂熱的目光點燃的霧氣，而他的聲調中以有力的韻律起伏著富於靈魂內在感的自信。袁紅冰覺得，他面對著一隻準備兇猛地衝過來的、頭戴金冠、露出慘白獠牙的野豬。

「……許良英之流說我張炳九反對民主，這是惡意的人身攻擊！咱們北大的人都知道，我老張最渴望民主，但問題關鍵是，我們靠什麼來要求民主。在專制之下，我們沒有結社自由，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屬於民主的軍隊、警察、法庭，沒有視民主爲生命的人民，沒有逮捕和審判專制政治的力量——除了思想，我們什麼也沒有。我們總不能只滿足於脫光了衣服，在客廳裏

跳腳大罵專制政治，用硬雞巴來表現唐·吉珂德式的英雄氣概吧！」

彷彿下意識地想使自己獲得俯視的角度，張炳九的身體在激動的顫抖中站起來，繼續毫不停頓地說：「而我張炳九的『新權威主義』給中國民主化設計了一條現實的道路，那就是，利用趙紫陽這批共產黨內的開明派，推行市場經濟，挖掉國營經濟這個專制的經濟基礎，然後，以自由經濟的名義，要求政治民主。有些小人因此咒罵我向趙紫陽獻媚，但是，小人們說錯了。我不是向趙紫陽獻媚，而是要做他的老師——做帝王之師。懂嗎？做帝王之師，這是我的價值……。」

袁紅冰並沒有試圖反駁張炳九，他知道，這隻沉醉於自己思想的野豬不會被語言說服，只有當現實把一盆冰冷的尿水潑在他的臉上時，他才可能清醒，而這盆尿水遲早總會潑向他的。不過，袁紅冰仍然興致盎然地欣賞著張炳九那像喝醉了酒的野豬一樣生動的形象。因為，他直覺地認為，儘管現在不能同張炳九形成與陳坡那樣的政治結盟，可是，在民主命運面臨整體艱難的時刻，他們之間會進行某種程度的合作。他之所以這樣認為，是由於感到了張炳九有一顆高於庸人的心，有一種能為思想而忘情的天性。

按照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理論，共產主義青年團是共產黨的助手和預備隊。從普遍意義上講，青年團實際上扮演著幫助共產黨對青年進行思想專制的小幫閒角色。青年團的幹部也總給人以前中國古代服侍封建帝王的、油頭粉面的宦官印象。他們大都有著女人屁股一樣圓滑的性格和陰柔的政治權術意識，而通過逢迎拍馬進入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權力體系，則是他們靈魂中唯一能找到的激情。但是，八八年共產主義青年團北京大學委員會，卻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為學生提供思想自由空間的因素，而這要歸功於當時任北京大學共青團書記的張來武。

張來武三十多歲，是一位數學博士生。他身材勻稱，皮膚微

黑，面容英俊，長著一雙數學研究者才會有的聰慧而明澈的眼睛，似乎他的目光掠過的地方，世界都變成透明的了。也許因為他是校長丁石孫的學生，張來武才被任命為青年團書記。

張來武既具有鮮明的民主意識，又富於數學公式一樣精緻的政治策略理性。他領導下的北京大學青年團組織的活動，散發出濃郁的思想和學術自由的氣息，同時，他又以巧妙的策略為這種活動塗上了一層保護色。同袁紅冰進行了幾次交談之後，張來武沒有請示上級領導，就決定設立一個青年工作部，並由袁紅冰主持該部的工作。這無異於使袁紅冰獲得了一個在學生中傳播自由意志、聚焦民主能量的「合法」組織形式。在嚴密的共產黨官僚集團專制之下，這是極其難得的。而袁紅冰也利用青年工作部的名義組織了許多次學生的思想討論會，並由此形成了十餘個成員較為固定的思想討論小組。

八八年四月，袁紅冰和陳坡商定，利用學校紀念「五四」運動和抗日戰爭勝利日之機，在五月上旬，邀請北京其他高等院校和社會上知名自由知識分子，召開一次關於民主前途的研討會，進一步促進北京大學校園文化的活躍性和自由度。袁紅冰提出，同時還應當組織一個「青年道德教育」討論會，邀請一批退役的老將軍參加，理由在於，通過組織「青年道德教育」討論會，不僅可以強化同軍內勢力的聯繫，而且可以用這個具有官方意識形態色彩的會議迷惑當局，給關於民主前途的研討會提供政治保護。

袁紅冰把這個設想通知了張來武之後，得到了他的支持。於是，在袁紅冰和陳坡指導下，參與青年工作部活動的學生們，便高效率地行動起來，迅速完成了兩個會議的準備工作。五月初旬，杏黃色的迎春花和豔紅的桃花還殘留著春天美麗的餘韻，而白楊樹和銀杏樹的葉片已經呈現出夏日的濃綠。一個淡藍色陽光灑滿校園的上午，兩個情調完全不同的會議同時在北京大學電教中心兩個相鄰的會議室裏召開了。

袁紅冰分工主持「青年道德教育」討論會。他從被稱爲「袁紅冰美女軍團」的女學生中，挑選了十多位美貌如花的少女，接待應邀前來的退役老將軍和一些曾掌握過黨權、行政權的離休官員。來賓中地位最顯赫的，是羅瑞卿大將的遺孀郝冶平女士，而最引起袁紅冰注意的，則是她的女兒羅點點。

羅點點身材像歐洲女人一樣高大、健美，穿著絲質的蝴蝶衫和飄曳的長裙，這使她顯得瀟灑、浪漫而又華貴。不久前，袁紅冰曾讀過羅點點關於她父親的一本回憶錄。「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曾受到毛澤東整肅的高級官員子女寫自己父輩的回憶錄成爲一種時尚，在衆多充斥著溢美之詞的回憶錄中，羅點點的著作表現出了卓然不群的客觀性。今天，對羅點點的直接印象，同對她的文字的印象重疊在一起，使袁紅冰產生了與羅點點建立某種友誼的願望。

鋪著墨綠色高級地毯的會議室十分華麗，沙發前的茶几上擺滿了色彩鮮豔的水果。由於袁紅冰事前沒有把召開會議的事通知學校當局，直到會議開始前一刻，北京大學的一位書記才匆匆趕來。根據官場的慣例，這些曾擔任過部長級職務的顯赫人物到學校中來，學校當局的領導必須親自出面，給予隆重的禮遇。有這樣多高級官員到學校來，而學校當局事先並不知情，這是從未有過的事情。那位得到保衛部門密探報告而臨時趕來的北京大學共產黨書記走進會議室時，所有的沙發上都已經坐滿了客人，他只好像一個受到老師斥責的小學生似的，沮喪地坐在沙發後面的一把椅子上，袁紅冰冷峻的目光和充任接待員的女學生們幸災樂禍的斜視，使那位書記感到了惱怒，可是，在那些高級官員前，他又必須露出謙恭的笑容，這樣一來，他唇邊的微笑便顯出複雜的、苦澀的意味。

袁紅冰讓一位音韻優美的女學生向來賓宣讀完一篇他起草的詞藻華美、而內容空洞無物的歡迎詞——他自己不願意頌讀這種狗屁文字。然後，來賓們便開始發言。那些頭髮斑白的將軍們用充滿老年人慈愛的浪漫語調，複述著早已被共產黨官僚集團政治實踐污染

得像嬰兒尿布一樣骯髒的共產主義道德理想，他們的聲音中隱隱顫動著深情的傷感，那傷感似乎是對於遙遠、美妙夢境的懷戀。不過，總是及時而輕盈地走上前去，殷切地為來賓斟滿茶杯的女學生們，卻使老年人的傷感變得動人了。她們妖嬈的身姿和賣弄風情的微笑，將生命的翠綠注入了衰朽的傷感之中，會議室裏因此而飄拂起溫煦的氣氛。只是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於光遠先生的發言，一度破壞了會議的和諧。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缺乏精神內涵，而又充滿庸俗物欲誘惑，所造成的道德危機，已經開始引起社會各階層的普遍不滿。權力貴族頑固派因為金錢取代了聖潔但卻虛假的共產主義道德說教，成為人們靈魂的主題而不滿；一部分自由知識分子則為人性的物欲化和墮落而痛心。那次會議上，於光遠先生的發言，卻以人們的精神從「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狂熱轉向對金錢的熱愛，乃是一種道德昇華為主題，替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辯護。而於光遠先生的觀點，表現了包括「新權威主義」者在內的，相當一批共產黨內外知識分子對鄧小平經濟改革的灼熱的情愛。

在於光遠冗長的發言過程中，那些退役的將軍們，有的用欣賞表演雜耍的猴子般的神情，審視著於光遠；有的使目光飄落在窗外盛開的丁香花上，彷彿想用花朵的秀色抹去眼睛中的厭惡；有的則憤怒地瞪視著空氣，似乎有一種醜陋的怪物，正在面前跳裸體舞。會議室裏的寂靜好像要把於光遠先生的聲音冷漠地埋葬掉。袁紅冰也沉默著，但那是在價值觀念上同退役的將軍們意義完全不同的沉默。

「任何一次具有輝煌歷史意義的社會躍進，無不以高貴的理想做為精神的先導，因為，人是精神的存在，而精神的存在只有在審美激情凝成的理想中，才能得到人性的昇華。只以庸俗的物性私欲做為激發歷史進程的動力，只能導致人欲橫流、腐敗墮落的社會。鄧小平土地主式俗不可耐的心靈中，只有實用主義的精明，而沒有精

神的能力。在共產主義理想被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政治實踐踐踏過後，他再也找不到為專制政治遮羞的道德精神，而只能以金錢、以國民經濟要在若干年內像打滾兒的驢一樣翻兩番之類的物欲的許諾，為專制政治的繼續存在製造合理性。然而，背棄高貴精神的時代，也必將被高貴的精神所背棄。在鄧小平物性誘惑下湧動的骯髒的社會之潮，不會有文明的金色太陽在其中沐浴，那潮水過去之後，將會留下一片灰白的人性的鹽鹼灘。被物性私欲闖割了道德能力和美麗人格的生命之間，將形成霍布斯^(編註)所說的，狼與狼之間的關係。不——，甚至連狼與狼之間的關係也不如，而只是貪婪、怯懦的食屍鼠為腐肉進行爭奪的關係……。」這些他已經在課堂上和青年工作部組織的思想討論會上，向學生們講過許多次的思想，此刻又從袁紅冰的意識中掠過。

會議中間休息時，陳坡忙於同退役的將軍們拉關係，袁紅冰則走過去，同羅點點進行交談。他們對於交談的內容似乎都不感興趣，而只是在認真地品味著對方的聲音。會議重新開始後，袁紅冰立刻忘記了他同羅點點談了一些什麼。可是，他卻明確地感到，他們好像都在對方的心上留下了不會忘卻的痕跡。只是羅點點心上的痕跡彷彿有一種情感的豔麗；袁紅冰心上的痕跡則體現出嚴肅的敬意——對一位超越世俗地位羈絆的、情調自由、人格淨潔的女性的敬意。在此之後相當一段時間，他們都保持了一種較為密切的關係。

除了於光遠先生的發言激起一點兒浪花之外，「青年道德教育」討論會如同銀灰色湖面上的一艘豪華遊艇般平靜地漂浮著。然而，相距十幾米的另一個陳設簡陋、但卻更為寬敞的會議室裏，關於中國民主前途的研討會，卻表現出迥然不同的氣氛。會議的參加者以對「新權威主義」的肯定和否定，分成兩個思想派別，進行激烈的交鋒。那些應邀前來的知識分子在發言時，有的竭力使自己的語調保持理性的冷靜，以表明他的觀點的非情緒化，可臉色卻由於對相

反觀點的厭惡而激動得發白；有的則目光尖銳，聲音嘶啞，彷彿要用刻薄的語言把對方釘在謬誤的恥辱上；有的向後微仰挺直的身體，露出超凡脫俗的微笑，似乎要以俯視的目光和從容的神情，向對手表示輕蔑；有的則在劇烈的顫抖中站立起來，宛似一隻發怒的公雞，在宣布他是一群母雞的主權者。

在會議快要結束時，袁紅冰走進了這個會議室，默默地站在門邊擁擠的學生中。張炳九正聳起雙肩，拚命伸出隆起青色血管的短粗的脖子，用雷霆咆哮似的聲音，為「新權威主義」辯護。望著張炳九，袁紅冰冷峻的眼睛裏浮現出有些倦意的欣慰。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組織這次研討會，意義也許並不在於為這些處於思想壓抑下的知識分子們提供了一個進行精神發洩的場所，而在於對學生的影響——會議生動熱烈的氣氛，會把為思想而如醉如狂的能力，把高於物欲的激情，注入學生年輕的靈魂。

這次會議後不久，北京大學的青年團委員會和學生會共同邀請到大陸訪問的台灣作家柏楊，來北京大學舉行座談會。柏楊以其為了民主理念而在台灣國民黨黑牢中度過的歲月，獲得了人格的魅力，同時，他的代表作《醜陋的中國人》，又由於對現代中國人低俗品質的無情抨擊，同中國人茫然的、帶有歷史傷感的民族虛榮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成為人們注目的一個焦點。

柏楊座談會的會址設在勺園留學生樓的一個會議室裏。袁紅冰也收到了座談會的請柬。他走進會議室時，座談會已經開始了。柏楊正在用年老流浪漢的腳步一樣遲緩、沉重的語調，說出一些對接到北京大學的邀請表示感謝的話。

袁紅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向柏楊注視。柏楊雙臂放在桌子

編註：霍布斯，英國理性主義傳統的奠基者，他的國家契約論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彼此敵對的，但為了脫離悲慘可怕的自然狀態，人們在理性的驅使下，甘願放棄原本享有的自然權利，彼此訂立一種社會契約，於是建立了國家。

上，彷彿久已忘卻了一切神情的、布滿了深深皺紋的面容微俯著，似乎他完全被沒有一點污跡的雪白桌布所吸引，而厭倦於面對塵世，而他的眼睛是暗淡的深灰色，裏面只凝結著頑強的痛苦。袁紅冰覺得，柏楊很像中國北方農村貧瘠土地上的一株孤獨的老榆樹——扭曲、粗糙、倔強，黑灰色的枝幹上，有幾片憔悴的綠葉。柏楊的夫人則顯得年輕得多，而且有一種脆弱之美，就如同在古樹的陰影中開放的蒼白色小花。

柏楊緩慢的聲音剛剛消失在寂靜中，一個學生會的幹部便衝動地站起來，以踏在混濁洪流上般踉蹌不穩的步履，走到柏楊身邊，開始宣讀一篇歡迎詞。也許是由於接近了名人而產生的激動，那個學生消瘦、細弱的身體像初次性交一樣，怯懦而又劇烈地顫抖起來，他用剛學會啼叫的小公雞般沙啞尖細的聲音，讀出一句句對柏楊的溢美之詞。而柏楊依然冷漠地俯視著雪白的桌布，微微皺起濃重的眉毛，彷彿是一位偉大的征服者在厭倦地聽戰敗者的佞臣宣讀投降書。

袁紅冰忽然感到一陣羞恥——為那個學生猶如向衰老的鷹獻媚的、驚慌失措的小兔子似的形象而羞恥。袁紅冰青銅色的眼睛裏閃爍起逼人的寒光。他覺得，做為中國文化之冠的北京大學，應當向一切自由思想者表示敬意，但卻不應該向任何人獻媚。

當那個學生在忍受窒息痛苦般的急劇喘息中讀完歡迎詞後，袁紅冰緊閉的薄唇間，迸出了冷峻炫目的聲音：「柏楊先生的大作《醜陋的中國人》我已經拜讀了，不過，我更關心如何能使中國人成為最美麗、最高貴、最智慧、最自由的民族，並以自己的精神為人類文明做出不可取代的貢獻——不知在這個問題上，柏楊先生將何以教我？」

柏楊的頭顱震顫了一下，第一次抬起了俯視的目光。對視了片刻之後，他像是不願意仰視袁紅冰眼睛裏那金色懸崖般峻峭的高傲，又重新垂下面容，而他唇邊扭曲的皺紋迸裂開痛苦的神情，低

沉地說：「民主政治、自由意識、現代工業和科技，所有這些體現現代文明的東西，都是西方創造的……中國有什麼？給世界貢獻了什麼？——什麼也沒有……中國現在只能老老實實向別人學習……還有，不要隨地吐痰，上公共汽車時，不要把老人和婦女擠在後面……。」

柏楊聲音裏那種灰白的蒼涼感，使窗外斜射進來的陽光都變得陰鬱了。袁紅冰眼前瀰漫起了動盪的血霧，就如同他每次準備同人進行肉搏時一樣。透過那猩紅的濃霧，他似乎看到了一片被凍裂的冬日荒原，而一條屍體般蒼白的枯瘦手臂，從荒原的裂縫中，伸向空洞的天空，那痛苦痙攣的手指彷彿在向蒼穹乞求某種神諭。

「這隻手臂就是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恥辱的象徵——他們被命運徹底擊敗了，他們的靈魂變成了廢墟，他們只懂得乞討真理，而失去了創造的激情和自信，失去了超越意志。或許他們對自由的渴望是真誠的，可是，自由只與超越宿命的意志同在，所以，他們的渴望只能變成庸人的歎息。噢，知識分子是民族的智慧之鏡，而中國的智慧之鏡只能映出民族失敗主義的小女人的容顏，那麼，中華的命運又怎麼能獲得萬里藍天的神韻！」袁紅冰的心上迸裂開一道道思想的傷痕，他慢慢站了起來，而他面容上那猛獸一樣銳利的神情，似乎使會議室裏凝固的沉寂都緊張地悸動著。

然而，袁紅冰終於沒有再說什麼，便快步走出了會議室。他知道，如果不迅速離開，他語言的利劍就會劈斬在柏楊的頭顱上，而他不願意那樣做。因為，他對柏楊的人格還有一份敬意。

那天，袁紅冰直接回到自己在圓明園附近的農村中租來的房間，痛飲了一瓶烈酒之後，便開始了英雄人格哲學第二部《獸血的獻祭》最後幾章的寫作。經過一週處於半瘋狂狀態下的思想的跋涉，在一個晚霞如血的黃昏中，袁紅冰完成了《獸血的獻祭》。

北京秋季的第一縷信息不是在金黃的菊花中盛開，也不是在西

山的紅葉上搖曳，而是在從北方內蒙古高原淡藍的天空中飄來的雲團上閃耀——夏日的雲團像白蓮花一樣純白，而當雲團染上淺綠色時，北京美麗的秋天便快要來臨了。

秋天是袁紅冰沉思的季節，可是，八八年的秋天，袁紅冰卻必須離開沉思，走進塵世。這是因為，經常參加袁紅冰主持的青年工作部活動的一位女學生，介紹袁紅冰和陳坡，同王震最受寵愛的孫女王京京相識了。這位女學生是王京京高中時的同班同學。

雖然自由知識分子都把王震做為權力貴族頑固派的代表而加以蔑視，袁紅冰和陳坡仍然決定，要盡最大努力，通過王京京，同王震將軍建立密切的關係，以實現他們直接進入專制政治核心的戰略設想。當時，王震將軍是國家副主席，不過，他的政治能量並不僅僅在於國家副元首的職位，而且在於他對軍隊的巨大影響力。

王京京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她的父親是王震的長子。她的父母因感情不合而分居，所以，王京京同祖父住在一起。王京京是一位容顏清麗的少女，儘管豐盈的體態表明她已經有過繁富的性經歷，但是，她的眼睛依然像美麗的雌鹿一樣明澈，那是一雙令人在短暫的注視中就會終生難忘的、不會有謊言和惡意的眼睛。

為了避免暴露實用主義的目的而引起王京京的反感，袁紅冰和陳坡在前幾次談話中，沒有議論政治以及他們想要見王震將軍的願望，只把話題限制在少女們一般都感興趣的諸如生命意義之類的話題中。經過一段不太長的交往，袁紅冰的人格魅力和陳坡表現出的生動的理性，就已經深深打動了王京京，使她產生了近乎依戀的感情。在同袁紅冰單獨交談時，她甚至開始講述她的個人隱私。她有很多男朋友，顯然，她覺得，少年男女的色情衝動是美的，而與這種法律之外的美感相隨的道德負罪感，又令她困惑。當王京京用苦惱的語調談到這些事情時，袁紅冰並沒有一絲淫蕩的感覺，相反，他似乎看到了王京京的靈魂——那是一片流蕩著淺藍色光波的瑩白雪原，只有豔紅的荒野之風在那雪原上留下了屬於自然天性的優美

的傷痕。

「也許是由於在權力的守護下，不必面對骯髒的塵世，不必在濁污的人性中掙扎，她才保留了如此純潔豔美的靈魂。」袁紅冰經常沉迷於對王京京眼睛的注視中，這樣下意識地想。

王京京對祖父有著很深的感情。儘管在相當一段時間裏，袁紅冰和陳坡總是謹慎地避免主動提到王震將軍，可是，王京京卻時常情不自禁地談起自己的祖父。從王京京的談話中，袁紅冰和陳坡感到真切地摸到了王震將軍的政治脈搏。王震將軍對於毛澤東有一種中國封建文化所雕刻出的臣子對開國君主的忠誠，而在毛澤東死後這種忠誠又使他不願意反對接替了共產主義皇權的鄧小平，雖然，他對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有某種精神本能的反感。於是，王震將軍憤怒的鋒芒直接指向了趙紫陽及其擁護者胡啓立等人，而趙紫陽對「河殤」的寬容又使王震將軍的民族意識受到了難以容忍的傷害。據王京京講，在一次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她的祖父曾用柺杖敲著胡啓立的腿，質問他為什麼允許電視片「河殤」公開播放。

當銀杏樹的葉片變成燦爛的金黃時，袁紅冰和陳坡認為，向王京京提出見她祖父的要求的時機成熟了。一天下午，他們約王京京到圓明園廢墟中的湖邊談話。

那天，浩渺、深遠的秋空藍得好像要滲出淚水來，午後斜射的陽光，在湖水的波浪上破碎為眩目的閃光，從北邊峭立的燕山山脈間吹來的風，使人的心都沐浴在淡藍色的山野情調中。袁紅冰、陳坡和王京京在湖邊席地而坐，默默地望著遠處。袁紅冰忽然覺得，此時談論見王震的事，會弄髒了那美麗的景致。一向有談話癖的陳坡，也沉默著，顯然，他也體味到了相似的感覺。

王京京學袁紅冰的樣子，用殷紅的嘴唇對著瓶口，不斷將干白葡萄酒倒進喉嚨裏。很快，她杏花般潔白的面容上，就瀰漫起迷人的紅暈，落滿陽光的眼睛裏動盪著明麗的金霧。她晶光盈盈的眼睛斜睨著袁紅冰，有些煩亂地說：「我剛上大學不久時，噢，——你

知道，大學生宿舍都是雙鋪，我的鋪位在上層。有一個星期天，我正躺在床上，躲進蚊帳看書。我下鋪的一個女同學帶她的男朋友走進宿舍。他們顯然沒有發現我，以為宿舍裏沒人。過了一會兒，床鋪突然震動起來，好像發生了八級地震似的。當時，我嚇壞了，緊緊咬住嘴唇，不敢出聲。那個女同學不斷尖叫著。她平時說話的聲音很粗，一點兒也不好聽，可是，那天她的聲音卻好像火一樣，燙得人心疼……從那之後，我才開始同男孩子們交往……同他們做那種事時，我覺得自由極了——所有沉重感都被擺脫了，就像金色的風在空中無拘無束地飄舞……。」

王京京忽然停下了話語，嚴肅地向袁紅冰注視了片刻，聲調茫然地問：「你是不是覺得我的心太花了？」

「不一一，沒有任何人有資格審判你的心，你的情感是自己心的唯一立法者。不過，我覺得，只有眼睛裏燃燒著落日的男兒，眼睛裏有狂風暴雨，或者金戈鐵馬的男兒，才值得你愛戀。」袁紅冰回答說，少有地在對視中首先移開了自己的目光。不知為什麼，這雙搖曳著絢麗花影的少女的眼睛，突然使他的心在難言的羞愧中抽搐起來。

陳坡的臉上現出焦灼的神情，顯然，他感到，談話如果在這種情調中繼續下去，他們根本無法達到進行這次談話的目的。於是，他的嘴唇蠕動了幾次之後，終於以預言世界末日似的嚴峻語氣，說：「現在，民族失敗主義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大的精神危機。先有「河殤」，後有你們師範大學劉曉波的只有靠殖民地化才能實現中國社會進步的理論。而且民族失敗主義還受到趙紫陽等人的支持。這樣發展下去，中華民族的自信將徹底喪失，而一個喪失了自信的民族，只能獲得奴隸的命運。歷史又到了這樣的時刻——必須有人為重鑄中華民族的自信和尊嚴而戰鬥。所以，希望你把我們引見給王震副主席，以使我們的意見能夠直接傳達到國家最高領導層……。」

雖然陳坡神情嚴肅、目光神聖、語調激動，可是，袁紅冰卻感到，陳坡如同一隻飢渴難耐、體態妖嬈的狐狸，正在向山岡上純潔的小兔子花言巧語、搔首弄姿，想把她誘騙下來，做一頓美餐。袁紅冰忽然苦笑了一下，自嘲地想：「我也比陳坡好不了多少，甚至可能更壞——像一隻流著口水的大灰狼，卻戴上花頭巾，想把自己打扮成慈祥的老太婆！」

最初，王京京眼睛裏嫣紅流雲般紛亂的醉意表明，她一時無法理解陳坡嚴肅話題的含義，只是，當陳坡提出請她引見王震時，王京京的眼睛一下子變得清醒了，那種清醒就像一片受傷的陽光在微微顫抖。沉默了好一會兒，王京京才輕聲說：「可以……我願意幫助你們。」

說完，王京京煩亂地把呈現出蒼白色的面容，轉向灰霧迷濛的天際那青銅色的落日。忽然，她由於酒醉而嘔吐起來。王京京嘔吐時，沒有發出一般人那種難聽的聲音，嘔吐物中也沒有食物的殘渣，而且，嘔吐的姿態也很美——她稍稍仰起輪廓清秀的面容，微微張開的嫣紅嘴唇像是要在寧靜的呼喚中，親吻藍寶石色的純淨天空，而白葡萄酒的液體猶如一股晶瑩的山泉，從她美麗的雙唇間噴湧出來，在淡紫色的晚霞中破碎為銀色的光影。

那天，袁紅冰不得不用自行車，把沉醉的王京京送到她母親家去。來到王京京母親家門前時，幽暗的夜色已經使景物變得朦朧了。在人行道旁，袁紅冰和王京京無言地對視著。儘管可以呼吸到王京京身體幽香的少女氣息，可是，袁紅冰覺得，王京京那霧一樣模糊的面容離他是那樣遙遠，彷彿是深藍的夜色把他們分開了。而王京京的眼睛宛似天際的兩顆淡藍色明星，在默默地、嚴肅地注視著他——注視著他的心。袁紅冰又一次驟然感到難言的羞愧，因為，他覺得，自己此刻的心是髒的，不配被明星般少女的眼睛注視。

同王京京分手後，袁紅冰走進一家小餐館，狂飲起來。可是，

閃爍著火焰神韻的烈酒，也不能燒裂他心中黑灰色岩石般沉重的羞愧感。他知道，王京京將可以使他和陳坡穿過專制政治鐵板一樣密不透風的安全保密制度，直接見到王震，這位共產黨官僚集團權力核心中的人物，而這次會見也正是他們創造民主運動歷史的關鍵一環。然而，他卻無法使自己興奮。因為，他爲此而付出的人格的代價太沉重，他欺騙了王京京那雙純真得猶如雌鹿的眼睛。

從小餐館出來後，袁紅冰騎著自行車，在沒有人跡的寂靜寬闊街道中間，瘋狂地飛馳起來，而羞恥感變得越來越沉重，彷彿使他的心都要因那種沉重停止跳動了。街道的轉彎處，一個在垃圾堆中撿拾什麼的乞丐佝僂的身影，從路燈灰濛濛的光線中浮現出來。袁紅冰狂亂的目光捕捉到乞丐衣衫襤褸的身影後，他立刻在飛馳中躍下自行車。無人駕駛的自行車繼續向前衝了一段，才「砰」然一聲摔倒在柏油路面上，袁紅冰則大步走到那個乞丐身前。

那個乞丐似乎早已經忘卻了挺直的身姿，他仍然彎著腰，向袁紅冰抬起混濁、無光的眼睛。在這個姿態中，乞丐布滿了鐵銹似的污跡的額上，現出幾道骯髒波浪一樣的深深的皺紋，而袁紅冰猙獰的神情，使乞丐灰白的頭髮都瑟縮地顫抖起來。

袁紅冰把長筒靴脫下，扔在地上，接著，解開褲扣，向長筒靴的靴底灑澆散發出濃烈酒氣的尿液。然後，他向乞丐逼視著，從緊閉的齒縫間迸出一個冷酷的聲音：「用這隻帶尿的靴底抽我的臉——幹完這件事，這些錢就是你的！」說完，袁紅冰從褲兜裏掏出一疊鈔票，扔在乞丐的腳下。

驚慌的畏懼像一群灰耗子在乞丐混濁的眼睛裏亂竄起來，他慢慢向後退了幾步，突然轉身，想要逃開。袁紅冰兇猛地竄躍過去，攫住了乞丐乾瘦的脖頸，迫使他的臉轉向自己。袁紅冰如同野狼一樣露出閃爍著慘白光亮的牙齒，說：「如果你不幹，我就咬斷你的脖子！」

對於污濁、下賤的生存的依戀，使乞丐屈服了。他伸出枯枝似

的手臂，揀起那隻長筒靴，像撫摸一樣用鞋底輕輕在袁紅冰的面頰上碰撞了一下，同時，他黑紫色的唇邊迸裂開一道愚蠢的、困惑的笑意。顯然，他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袁紅冰的要求。

「用力！」袁紅冰驟然發出一聲使黑沉沉的夜色都戰慄起來的、雷霆般的咆哮。那個乞丐被驚嚇著向後蹦跳了一步，用雙手握住靴筒，開始像是完全喪失神智般地掄動皮靴，不斷抽打在袁紅冰的頭顱上。被尿液浸濕的鞋底同袁紅冰的面頰撞出的聲響，猶如腐臭的海浪拍擊在陡峭石岸上一樣清晰。

袁紅冰臉上的皮膚綻開道道可怕的傷痕，血流從傷痕中湧溢出來，在幽暗的夜色中，那血流是黑色的。不過，他呼吸到的濃烈的血腥氣，卻依然殷紅如荒原野火的淚水。漸漸地，袁紅冰覺得，凍結在胸膛裏的羞愧感像色澤灰暗的冰塊，消融在那殷紅的血腥氣中，而他的心彷彿被乞丐拚命掄動的皮靴抽碎了。

在一種蒼白的輕鬆感中，袁紅冰突然縱聲狂笑起來，那震盪在無邊夜色中的瘋狂的猛獸之笑，似乎迸濺出了陣陣血雨。

「我的心破碎了，這多麼好！只有破裂的心，才能走進骯髒的政治！噢——什麼時候，政治才能純淨如清泉，潔白如雪原呵！」袁紅冰嘶啞地呼喊著，走向漫天的黑暗，而他的呼喊聲宛似沙漠上乾裂的金色之風，在悲痛地尋求翠綠的夢境。

第二十五章

在還殘留著晚霞紫羅蘭花色餘韻的迷濛暮色中，一輛「皇冠」牌豪華轎車，無聲地離開北京大學，像一顆黑色的流星，駛向南邊的市區。袁紅冰和陳坡坐在轎車後排軟座上。這輛轎車是國家副主席王震派來接他們去會面的。

袁紅冰默默地注視著轎車前面車窗上方的後視鏡，後視鏡中正映出坐在司機旁邊座位上的王京京的眼睛。今天，王京京的眼睛由於沉思的神情顯得幽暗而又有些哀傷，幽暗得像小白樺林間的暮霧；哀傷得像在最後一片秋日的陽光中開放的深藍色野菊花。袁紅冰的目光則嚴峻得近乎冷酷，似乎他直視的不是美麗少女的眼睛，而是某種內心的無情挑戰。

爲了同王震建立直接聯繫，必須掩蓋真實的靈魂，並以絢麗的謊言弄髒王京京純潔的感情——這件事引起的道德負罪感使袁紅冰英俊的容顏在短短的時日中，變得憔悴了。儘管他認爲政治權術理論大師馬基維利對於人性之惡的分析，說出了一部分真理；儘管他向來確信，理想主義者必須用理性鑄成鋒利的政治策略之劍，才能在專制的鐵幕上劈開屬於金色陽光的裂縫；儘管他從來都沒有把民主運動視爲單純的思想過程，而認爲必須以現實的政治操作，做爲

思想過程的補充，才能從完整的意義上構成民主運動；儘管他清楚地知道，中國的獨裁權力不會被高尚的情操所感動，而只能用現實的政治力量來征服，但是，所有這一切都不能使他免於道德負罪感的痛苦折磨。他意識到，這意味著意志的軟弱，不過，他並不想在這個意義上堅硬起來，他願意忍受並體驗心靈的痛苦，艱難地走這條骯髒的政治之路。因為，那高貴的痛苦中燃燒著他對於美麗人格的信念；那險峻的痛苦之巔，有對於政治純潔化的渴望，像深紅的晚霞飄落。袁紅冰不得不用思想挖掘出埋葬在歷史和現實中的專制政治的罪惡，不得不使那罪惡血紅的陰影瀰漫在面前，唯有如此，他才能直視王京京的眼睛，即便那少女的眼睛是映在轎車的後視鏡中。

「皇冠」牌豪華轎車深黑色的車身上流蕩起路燈金紅色的光波，駛向據說是世界上最寬闊的街道——長安街，然後，又拐向「中南海」西南方一片由古代的四合院組成的建築群。轎車車輪發出枯葉飄落般的「沙沙」聲，在狹窄的胡同中開行了幾分鐘後，駛進了一座高大銀灰色鐵門已經打開的院落。透過車窗，可以看到鐵門裏面佇立著兩名身姿筆挺、腰紮武裝帶的士兵。

轎車停下後，袁紅冰走出車門，迅速向四周掃視了一遍。這是一個被近十米高的圍牆封閉起來的寬敞院落，緊靠四周的圍牆有供警衛人員和王震家族成員居住的平房。庭院中央聳立著一座方形的灰色水泥建築物。建築雖然是單層的，但卻比普通的二層樓房還高大。門前，幾株松樹投下墨綠色的陰影。

王京京領著袁紅冰和陳坡走進那座水泥建築，裏面是一個寬敞的客廳，橙紅色的燈光使客廳籠罩在晚霞似的富麗、沉靜色調中。他們踏上暗紅色的地毯，穿過客廳，來到王震的辦公室。

辦公室裏，高高的天花板上圓月形的燈，灑下銀霧似的柔和光波；東面有一張深黑色的沉重、寬大的辦公桌，辦公桌後面牆壁上掛著一副鑲嵌在鏡框中的毛澤東大幅標準像；北邊，緊靠牆壁是一

排金黃色的高大書櫥，書櫥裏排列著帶有燙金字體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著作；辦公桌前面，書櫥之下，面對南邊的窗戶，擺著一張帶有兩級踏腳的、華貴的高背椅，坐在這張如同中國古代王座一樣高大的椅子上，正好可以俯視南邊窗下並排放置的兩個單人沙發。

王京京用目光示意客人在辦公室中等待，然後，她便步履輕捷地迅速消失在裏面一扇棕色的門後。過了片刻，王震將軍消瘦的身影在王京京的攙扶下，出現在門邊。他拄著一根沉重的柺杖，步履蹣跚地走到客人面前，像是要掩飾什麼似的垂下被皺紋切碎的眼皮，依次同客人握手致意，然後，便遲鈍地轉動身體，走向那張華貴的、帶有高大靠背的椅子。

同陳坡一起在沙發中坐下後，袁紅冰開始凝神審視高踞於對面椅子上的王震將軍。剛才同王震握手時，袁紅冰感到，他彷彿握住了一具殭屍落滿寒霜的冰冷枯骨。此刻，他又覺得，自己面對的確實是一位從墓地中走出來的木乃伊——風乾了似的、枯黃中透出灰白的皮膚緊貼在王震突起的顴骨上；雖然相隔五、六米遠，王震艱難、衰弱而又帶著破裂嘶音的喘息，仍然像豬鬃毛刷子一樣，在袁紅冰的聽覺上磨擦出極其不舒服的感覺；鬆弛下垂的眼皮幾乎完全遮住了王震的目光，這使他好像忘卻了塵世，而只在內省中陰鬱地注視著自己正慢慢蝕裂的生命；他的神情中只有一片嚴重的疾病燒出的痛苦灼痕，似乎生命對於他已經不意味著幸福，而只是一種持續的苦役。

「這雙枯骨般的手中難道真的會握著同十一億的命運有關的權力？這個衰朽的生命中怎麼會凝聚著實現我們政治意圖的能量呢？」袁紅冰失望地想。然而，他的目光剛剛滲出一縷倦意，卻又忽然重新變得明亮了，因為，他偶爾注意到，王震那件深黑色的毛式制服上，所有的扣子，包括領扣都認真地扣著；在椅背的支撐下，他雙肩端正的枯瘦軀體，顯出英武的軍人風姿。這使袁紅冰感到，王震

那如同舊牆皮一樣就要剝落的生命，似乎是附著在某種剛毅的意志之上。

王震的嘴唇開始顫抖起來，過了好一會兒，他痛苦的喘息中才掉落下一個個像混濁淚水一樣沉重而朦朧的單詞：「我很喜歡……同知識分子交朋友……你們都是共產黨員……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要解放全人類，最後才能解放自己……共產主義是人類最美好的理想……無產階級代表了人類發展的方向……。」

袁紅冰憑著他敏銳的直覺，集中全部精力注意王震口型的變化，才基本猜測出這位老人斷斷續續而又含糊不清的話語的意思。他覺得，王震的靈魂似乎是一張從古墓中出土的、隨時都可能風化的羊皮紙，上面卻用枯紅的字跡寫滿了馬克思主義的教條。陳坡的目光盯在王震的嘴上，好像突然失去了耳朵似的，現出茫然、苦惱的神情，同時，他的嘴唇下意識地隨著王震的嘴唇而艱難地、無聲地蠕動。陳坡的感覺顯然沒有袁紅冰那麼好，他因為弄不清王震說了些什麼，焦急得連鼻翼上都滲出了細密的汗珠。

陳坡終於無法繼續忍受焦灼感的折磨了。他猶如不顧一切地闖進黑暗洞穴般，瞪大了沒有睫毛的眼睛，滔滔不絕地講述起來。他講的是同民族精神有關的內容，他使用的語言也還是像與知識分子以及大學生交談一樣，華麗而富於理性邏輯。只過了片刻，陳坡的唇角就泛起了白沫。

袁紅冰已經許多次注意到，只要陳坡唇角泛起白沫，他的對話者就會因他極具感染力的談話，而不知不覺進入沉醉的狀態。可是，今天王震卻彷彿要睡著了似的，連那刺耳的喘息聲也變得微弱了。這種困境使袁紅冰感到不安，這似乎意味著，他們同王震的接觸要在成功前的最後一刻失敗了。這時，袁紅冰忽然想起，王震不僅由於曾血腥鎮壓新疆少數民族的反叛，被某些知識分子視為一個專制兇神，而且，這些故作風雅的知識分子還往往把王震描繪為橫

蠻粗魯的綠林大盜式的人物。

「也許王震對陳坡使用的語言風格具有性格的反感，而且，他衰老的意識裏也好像只剩下理解結論的能力，而失去了對得出結論的邏輯過程的興趣。所以，必須簡單明確地說出能打動他的結論——要用他喜歡的風格說出。」袁紅冰心中這樣判斷著，而且稍稍眯細了眼睛。

「他媽的！」袁紅冰突然高聲說出的這句粗話，宛似一條荊棘抽在陳坡的聲音上，使他未說完的話語像受驚的兔子一樣竄回肚子裏。儘管袁紅冰眼睛的餘光注意到，陳坡正用震驚和乞求混合在一起的神情從旁邊望著他，顯然，那是希望他不要再說下去，可是，袁紅冰仍然用放縱不羈的語調說：「趙紫陽是個賣國賊！他媽的，他支持『河殤』，就是證據！」

王震白髮如銀的頭顱震顫了一下，抬起了眼皮，鉛板似的眼睛忽然閃爍起銳利如鷹眼的寒光，向袁紅冰凝視了片刻。突然，他暴怒地用手臂敲打著椅子的扶手，激動而兇悍地說：「這群混蛋！他們已經把毛澤東的旗幟降下了一半……我有一個加強排的警衛，有十挺機關槍……掃射……跟他們鬥爭……有膽量，他趙紫陽就把我開除出黨……非把這個局勢扭轉過來不可！」王震做了一個彷彿扭斷什麼人的脖頸的手勢，牙齒咬得發出「咯吱」的聲響，繼續說：「要不然，我不能死……我沒臉去見毛主席……。」

袁紅冰意識到，事實證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他竭力把唇邊浮現出的冷峻笑意，埋葬在莊嚴神聖的表情中，悲壯地直視著王震。雖然王震只是把上半身傾向前來，而沒有離開椅子，袁紅冰卻覺得，王震就像一具正從猩紅的焚屍火焰中站起來的猛獸的骷髏，在對人世發出兇殘的詛咒。就在這一瞬，一種不祥的直覺從袁紅冰的意識中升起：趙紫陽以及他周圍的「新權威主義」者和陳一咨等人組成的智囊團，絕不是王震的對手，因為，他們的意志遠沒有王震這個從戰爭血海中走出來的衰朽老人堅硬——殺過人的人的心，被

血洗過的心，是最硬的。

這次談話最後，王震命令王京京爲他和袁紅冰、陳坡拍了一張合影，以做留念。返回北京大學的路上，袁紅冰靠在王震將軍那輛「皇冠」牌豪華轎車的椅背上，陷入黑暗、空洞的沉默中。儘管同王震的談話只進行了兩個多小時，袁紅冰卻像在野火燒過的土地上進行了艱辛的長途跋涉一樣疲憊。他感到，身旁的陳坡正在竭力忍住大笑的衝動，可是，深刻的倦意使他沒有興趣弄清那是爲什麼。

把袁紅冰和陳坡送到北京大學門邊，轎車便返回去了。他們走進校園後，陳坡突然迸發出一陣壓抑已久的、興奮難耐的笑聲，說：「你的一句『他媽的』，創造了中共黨史上絕無僅有的事例——國家副主席竟然同一個普通黨員一起，破口大罵黨的最高領導人！哈哈，當時，我真擔心王震掏出手槍，把你斃了……。」

袁紅冰苦澀地笑著，抖動了一下凌亂的長髮，似乎想要搖落像銀色飛雪一樣飄灑在他靈魂中的王京京那破碎的目光。沉默地走了幾步之後，他才疲倦地對陳坡說：「不過，我還是不清楚，王震爲什麼會成爲一個政治重心。他行動困難，語言不清——雖然有堅硬的意志，可是，他卻缺乏表現意志的生命活力呵……。」

在袁紅冰的印象中，八八年秋季香山紅葉的色調特別凝重，像是被血浸透的詩意，又像是殷紅的預言。

當時，以推進民主進程的不同策略思考爲分野，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三個派別突現在政治背景中。一派以方勵之先生等人爲代表，他們站在權力體制之外，宣傳「全盤西化」的民主理念，希望通過起自民間的民主運動，對專制政治施加壓力，最終以民間組織的形式，形成可以與共產黨對抗的反對黨。然而，他們似乎忘記了由幾千萬官吏、幾百萬軍隊以及警察、監獄、法庭做爲基礎的中國專制政治嗜血的天性；他們忘記了，中國的獨裁權力從來就沒有被

真理說服過的歷史。另一派以張炳九等「新權威主義」者和陳一咨這類趙紫陽智囊團的成員為代表，他們試圖置身於專制權力體制之內，推動趙紫陽實行激進的經濟改革，摧毀共產黨傳統的計劃經濟，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他們把方勵之等人的觀念蔑視為一種天真的夢幻，而對經濟的力量情有獨鍾，他們極力想要使人相信，市場經濟中會自然生長出民主的價值觀念，他們不懂得，經濟並不能宿命地決定政治，經濟的物性力量，即使是市場經濟的力量，如果沒有得到高尚精神原則的附麗，它就是一種只能令低庸的物欲高歌，而不能令真理歡笑的力量。第三派以陳子明、王軍濤為代表，他們站在權力體制之外，以表明他們的民主原則，同時，又只宣傳支持權力體制內經濟改革派의思想和實踐，以顯示策略的明智，他們想由此達到原則和策略的協調，但是，在一定的意義上，策略反而模糊了他們的民主立場，因此，他們沒有像方勵之先生那樣，在知識界獲得怵目的影響力，而他們的原則又降低了策略的效力，使共產黨內的改革派對他們保持著疏遠的距離。

九月，張來武以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所擁有的權力，組織了「北京大學文化節」。在長達半個月的文化節期間，各種思想的代表人物都受到邀請，來北京大學發表、論證他們的觀點；當時中國民主意識的具體形態通過形式不同的講座、講演會、討論會提供的思想空間，得到了完整的體現。但是，在袁紅冰的視野中，中國民主意識並非豐盈的滿月，而缺憾在於找不到精神創造的魅力，在於沒有以超越意志重鑄美麗的中華民族靈魂的思想痕跡。袁紅冰決定要彌補這一缺憾。

「美化和強化生命，是宇宙間唯一的絕對價值。因為，在虛無前以超越物性的精神之舞，顯示生命強健、自由的美感，是意義的極致；因為，以自我欣賞的峻峭的自信，吟頌自由的詩篇，是虛無提供給生命的最高意境。

「然而，現代中國人往往是不美的，而且忘卻了美化民族生命的高貴職責。爲此，我痛苦欲狂。痛苦之餘，我時常像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坐在前門的馬路邊，注視滾滾的人流，從人群中，我看到了彎腰曲背的身影；看到了俯向地面、神情陰鬱的面容；看到了沒有心靈閃光的暗淡眼睛；看到了疲憊不堪、蹣跚的步履。當然，有時也會看到，因依附於腐敗權力而獲得財富的商人——他們胡蘿蔔粗的手指上戴著寶石戒指，挺胸凸肚，得意洋洋，但是，他們的傲慢，乃是站在高高的糞堆上，炫耀成功的屎殼螂的驕傲；他們得意的眼睛裏，蠕動著肥胖、雪白的物欲的蛆蟲。偶爾幾個外國人會像出現在無精打采的灰驢群中的金毛駱駝一樣，闖進我的視野，在那種時刻，我的心會痛苦地戰慄。中國最多的是人，最少的也是人——多的是沉醉於物性存在的庸人，少的是英俊秀麗的男兒，少的是以美化生命爲天職的英雄。在茫茫的人海中，你常會覺得，找不到一顆可以與之對話的高於物欲的心。

「處此困境，如何解脫？『河殤』告訴我們，把民族失敗的責任留給中國的地理環境和文化歷史，然後，如同從母腹剛爬出來的嬰兒一樣，哭嚎著投向海洋文明的懷抱。但是，我以一個堂堂中華的男兒名義，拒絕那樣做，因爲，缺乏高貴責任感的人，才會要地理環境爲人的墮落負責；因爲，我不屑於把現實的墮落完全歸罪於文化歷史。

「海洋文明創造的現實民主理念和富於生命競爭激情的經濟制度，確實是動人心魄的真理，不過，那是西方民族在同命運艱苦卓絕的搏戰中贏得的戰利品，那是西方民族爲真理而獻祭的鮮血和淚水之花——那是西方民族創造出來的，而不是通過乞討得來的。就像乞丐只能得到殘湯剩飯，而得不到人的尊嚴一樣，思想的乞丐也得不到真理。真理只能是爲反抗專制而死去的英雄墓碑上刻下的墓誌銘，真理只屬於創造性思維。可是，『河殤』卻要讓十一億中國人都卑賤地向真理伸出枯瘦的乞討的手。噢，那乞討的手最多只能

觸摸到真理的屁股。

「『河殤』說，長城是中國人保守天性的象徵。其實，這不過是重複某些西方學者的觀點。然而，請想一想，同歐洲中世紀狹窄的封建城堡相比，哪一個更配被稱為保守意識的體現？！對於西方學者投向中國文化史的斜視，我可以理解，因為，西方學者也有自己的民族自豪感。我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西方學者放出的學術之屁，會在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的口腔裏得到響亮的回聲？為什麼以侮辱自己民族的文化歷史顯示才華，會成爲一種袒胸露背的時尚？

「從黑格爾、尼采關於東方民族天生最適合當奴隸的斷言，到『河殤』爲中華文化而發出的華麗的哀泣，都使我不得不時而把目光轉向歷史。盛唐之世，萬里黃河之畔的這個金色種族，曾用太陽雕刻出文明的金色王冠，爲自己加冕，中華大地由此成爲世界文明的聖地。太平洋浩渺的波濤，南方的毒霧煙瘴，西方的大漠戈壁和冰雪亙古不化的崇山峻嶺，都不能阻止文化朝聖者走向中華的艱難跋涉的足步，而『秦王破陣』樂震撼千里的鼓聲，又乘高空之風，把可以容納萬種風情的中華文明的繁富信息，送向天涯海角。當然，我並不試圖用中華歷史的輝煌來撫慰由於現代墮落而產生的痛苦，因為，屬於現實的痛苦不能在昨日的榮耀中沉醉，而只能在現實的凱旋中破碎爲燦爛的歡笑之淚。但是，我要以中華歷史的名義，悲愴地抗議『河殤』對中華歷史的有罪宣判。

「強漢之時，漢武帝北擊匈奴，匈奴在潰敗中分裂爲東西兩部，西匈奴退向歐洲平原；被中華武士擊敗的匈奴卻成爲歐洲平原上的猛獸，將那裏的蠻族驅趕向更爲遙遠的西方，而蠻族的民族大遷移，又造成了古羅馬神聖的千年帝國的崩潰——這個多米諾骨牌式^(編註)的歷史過程的原動力，乃是中華武士的神勇；十二世紀，青銅色的蒙古旋風又在從北冰洋到印度洋，從太平洋到藍色的多瑙河間，這片人類歷史上最廣闊帝國的疆域內，做狂放剽悍的蒙古高原之舞，並以追求蔚藍色長虹般的地平線的意志，做爲英雄對於自由奔

騰的禮讚，獻給天際上搖曳的野花——我回顧這些，並不是讚美戰爭，也不僅是讚美中華武士比古羅馬帝國的騎士更強悍，成吉思汗的戰刀比亞歷山大大帝的劍更鋒利，而是爲了告訴世界，東方民族是最適於做奴隸的論斷，不過是如同被嫉妒燒昏了頭的小女人的惡毒偏見；是爲了告訴『河殤』，高貴的英雄氣質曾是東方靈魂的太陽！

「中國近現代落後之根，並不是扎在中華歷史文化和地理之中。宋明以來，人類命運史上最殘酷的精神和世俗統治重疊在一起的極權政治，才是中國人一切苦難和屈辱的原因；使精神萎縮、心靈奴化、意志蒼白、人性骯髒物化的專制政治，才是使中國人醜陋的原因。除此之外，豈有他哉！

「渴望英雄人格的青年男女們，讓我們做出高於庸人的抉擇，承擔起美化和強化中華民族的職責吧！讓我們用殷紅的血洗去落在東方金色命運之日上的專制塵埃吧！讓我們用高貴的人性，把屬於東方審美激情的自由意識刻在未來歷史的蒼穹之上吧……。」

這篇演講是八八年北京大學文化節期間，袁紅冰在一次個人講演會上的發言。隨後，在同「河殤」解說詞作者之一謝選駿一起舉辦的一次辯論式演講會上，袁紅冰又表達了相似的觀點。他之所以把思想挑戰的鋒芒指向「河殤」，而沒有指向方勵之先生爲代表的「全盤西化」論，乃是因爲，「河殤」當時受到趙紫陽的支持，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受到官方保護的色彩，而方勵之先生及他代表的思潮則正走向專制政治帶血的刺刀——絕不在與專制政治進行直接搏戰者的背後捅刀子，即使有重大分歧也不——這是袁紅冰爲自己設定的原則。

謝選駿、袁紅冰等人共同出席的那次辯論式演講會結束後，張

編註：多米諾骨牌效應指每張牌倒下的時候，具有的動能都比前一張牌大，它們依次推倒的能量一個比一個大，因此倒下的速度一個比一個快。

來武在學生食堂內部餐廳設宴招待演講人。儘管演講會上袁紅冰銳利的挑戰語言使謝選駿愠怒，儘管他不同意袁紅冰的英雄人格哲學的價值觀念，但是，進餐過程中，謝選駿仍然對袁紅冰做出了善意的表示。這也許是因為謝選駿感覺到，袁紅冰的靈魂中有自由的激情像深紅、灼熱的岩漿湧動。

晚餐結束後，袁紅冰一個人身披藍紫色的晚霞，走向勺園旁的小湖。湖邊一片被秋風染成杏黃色的草坪間，有一座聳立在大理石基座上的塞萬提斯^(編註)的銅像。銅像身體微微前傾，一隻腳向前邁出，彷彿是佇立在懸崖的邊緣，身上的披風顯示出不安的動態感，而塞萬提斯消瘦的面容上凝結著玩世不恭的憂鬱，似乎正要把握在手中的一卷寫滿生命箴言的手稿，扔向深淵中的塵世。

袁紅冰漫步在雕像下的草坪上，不由想起了宛似在哈哈鏡中變了形的唐·吉珂德的形象。他忽然覺得，塞萬提斯以玩世不恭的憂鬱筆觸描繪出的唐·吉珂德的英雄形象，並不是對英雄的諷刺，而是對視英雄為笑料的庸人的諷刺。而當人們嘲笑唐·吉珂德時，實際是站在異化了的文明的哈哈鏡前，嘲笑自己，或者說，是被文明醜化了的人性在傻乎乎地嘲笑英雄的概念。

「噢，多少年來，你是唯一理解我的人。只有不因唐·吉珂德的命運傻笑，而為他痛苦的人——用血來痛哭的人，才是我的知己。」當時，袁紅冰感到塞萬提斯的銅像在深長的歎息中，這樣對他說了一句，然後，又回到永恆的沉默中。

從八五年起，北京大學每年都要發生一次以學生上街遊行為特徵的學潮。學潮有時不過起因於反對夜間熄燈制度之類的瑣事，但是，很快就會轉化為對專制政治的抗議。這說明了民主意識已經成為北京大學學生的精神興奮點。同時，由於丁石孫校長和一大批中青年教師的保護，絕大多數參與學潮的學生，都可以免於當局的懲罰。就中青年教師而言，他們能起到保護學生的作用，不僅在於教

師的資格，而且在於他們都已經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地位或者學術潛力，而成爲北京大學教學和科研活動的中堅力量。

當時，袁紅冰出版或者交付出版的法學論文、專著、教科書、譯文已經達到了百萬字。這些法學論著雖然往往不得不披上辯證唯物主義的外衣，才能通過當局的出版檢查制度，但是，論著中的學術思想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聯合國人權宣言的精神，宣揚了公民的法律權利意識。

做爲世界上最偽善，也最兇殘的司法制度，中國的刑事司法一直拒絕承認無罪推定原則。五七年共產黨官僚集團血腥鎮壓自由知識分子的所謂「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中，許多學者就因爲倡導無罪推定原則而受到嚴酷的人身迫害，從那之後，一批踏著受迫害者的苦難走上學術王座的御用文人，如政法大學的張子培之流，就成爲法學教育領域內專制政治的監護人，並用各種非學術手段壓制對無罪推定原則的討論。

早在八六年，於廣州召開的全國刑事訴訟法學年會上，袁紅冰就以一次雄辯的演講，對那些用政治權術迫害、壓制學術自由的御用文人，進行了無情的抨擊，同時，他明確提出，無罪推定原則是全人類共同的、最基本的法律良知。在那次會議期間，袁紅冰的演講是唯一一次激起與會者熱烈掌聲的發言。在那之後的幾年中，袁紅冰主持的北京大學訴訟法教研室，在課堂上和各種學術討論會上，都對無罪推定原則做出了肯定的評價。當時，儘管於浩成、張宗厚等一些學者也以個人名義提出了確認無罪推定原則的理念，不過，像北京大學法律系訴訟法教研室這樣，以一個學術單位整體的名義推崇無罪推定原則，在中國還是絕無僅有。爲此，袁紅冰和他的同事徐友軍、孫曉寧被稱爲北京大學刑事訴訟法的「三劍客」。他

編註：塞萬提斯，西班牙最偉大的小說家，生於文藝復興時期，他的小說《唐·吉珂德》被譽為小說始祖之作。

們的導師王國樞先生對政治十分淡漠，但在學術上卻又表現出對真理的熱愛。在一年研究生入學考試中，王國樞先生把「論無罪推定原則」定為試題之一。王國樞先生這樣一位深刻理解共產黨官僚集團思想專制殘酷性的老知識分子，敢於觸動這個覆蓋著重重血跡的學術課題，乃是一種高尚的勇敢。

就袁紅冰而言，倡導無罪推定原則，主要是因為這個凝聚了現代人權和法治精神的刑事訴訟原則，可能對中國民衆民主意識的覺醒具有一定的啓示意義，而不是爲了說服專制政治。他認爲，如果不否定獨裁政治，法律制度就只能是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政治婢女和殘害自由思想的屠夫，而任何具有真理性的訴訟原則也只能是專制的遮羞布。蘇聯的法律雖然宣稱接受無罪推定原則，但卻不能阻止斯大林令人髮指的「大清洗」，就是一個證明。正基於這種認識，袁紅冰對於他引起一班庸俗文人豔羨甚至嫉妒的法學學術成績並不重視，他視爲生命的，或者說高於自己生命的，乃是繼續創作中的小說《自由在落日中》和英雄人格哲學，以及剛開始構思，並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令專制政治容忍的政治法律著作，而他真正重視的世俗行爲，則是以瓦解獨裁權力爲目標的政治活動。

八八年秋冬之際，北京大學又爆發了一次學潮。學潮之後不久，袁紅冰和陳坡再一次去拜訪王震將軍。在此之前，他們同王震已經有過數次接觸，同時，在王京京的幫助下，他們成功地取得了王震的信任。談話時，王震不再端坐於那張王座般的靠背椅上，而是坐在沙發裏，像親密的老朋友一樣同他們「促膝談心」了。那天，剛走出王震派去接他們的「皇冠」牌轎車，袁紅冰就注意到，王震住宅的庭院裏停著幾輛軍隊牌照的深黑色高級轎車。接著，庭院中央那水泥建築的門打開了，幾位佩帶金色將軍肩章的軍人走出來。那幾位神情強悍的將軍向把他們送到門邊的王震，端正地致軍禮告別後，鑽進了各自的深黑色轎車。這一瞬間，袁紅冰突然明白了王震之所以能成爲政治重心的原因。

「力量就在於王震對軍隊的影響——他的生命衰朽了，可他仍然意志堅硬，這些手握兵權的將軍就是他的獅爪和狼齒，他的意志則是軍隊的靈魂……。」在走向王震時，袁紅冰這樣想，但卻沒有砸開一個政治之謎的堅果後的輕鬆。

由於正是晚餐時間，王震領著袁紅冰和陳坡走進與客廳相連的就餐室。一起進餐的除了袁紅冰、陳坡之外，還有王震的夫人、王京京，以及王震的二兒媳和另外一對孫兒、孫女。王震的夫人幾十年前曾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三十年代，也許是出於對民主的追求，她放棄了學業，趕到當時共產黨中央所在地延安。如今，她已經變成了一位神情善良而又容顏蒼白的、衰弱的老夫人，只是，銀絲似的頭髮和憂鬱的眼睛裏，還殘留著幾許知識女性的詩意，不過，那是令人黯然神傷的凋殘的詩意。

開始時，所有的人都默默地進餐，誰也沒有說話，餐廳裏的氣氛顯得沉悶而壓抑。過了一會兒，王震夫人輕輕歎了一口氣，說：「蝦又漲價了……。」

「別說蝦了，連手紙都漲價！」王震的二兒媳，一位風韻動人的中年婦女大聲抱怨道。陳坡顯然為在國家副主席家中能聽到對當局不滿的言論而欣喜難耐，也興致勃勃地加入了關於物價的談話。

「別說了，吃不起蝦，就別吃！」王震枯瘦、衰朽的身體裏爆發出一聲激怒的低吼。其他人的談話聲立刻像受驚的小鳥一樣消失了，突然降臨的寂靜沉重而空洞，似乎連時間都死了。

也許是爲了緩和過分嚴肅的氣氛，更可能是出於豪俠的天性，王震開始按照中國待客的淳厚古風，給袁紅冰和陳坡布菜。他的一隻握著筷子的手在老年性震顫中向前伸出，夾住了一片燻肉，而那塊金紅色的燻肉似乎比王震那枯骨般的手更加富於生命感。接著，王震握筷子的手又緩緩地抬起，移向袁紅冰的食碟。手臂移動得是那樣艱難，彷彿筷子前端夾住的不是一片燻肉，而是一塊生鏽的鐵板。王震骷髏似的面容上露出格外痛苦的神情，他的手臂好像被那

痛苦燒灼著，更加劇烈地震顫起來，如同隨時都會折斷的枯枝。但是，他平常暗淡無光的眼睛，此時卻變得極其生動，宛似兩團埋葬在墓穴中的堅硬的火光。

餐桌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注在王震的那隻手臂上。在石化了似的沉寂中，那隻艱難移動的手臂似乎成爲時間的唯一意義。袁紅冰忽然覺得，王震此時的形象中，有一種燙得他心疼的美感，有一種能使淚水變得堅硬的悲愴，那是同死亡的宿命做不屈搏戰的生命意志的美與悲愴。同時，袁紅冰發現，王震夫人那雙褪了色的眼睛，正現出朦朧的豔麗哀愁，凝視著她的丈夫，猶如透過蒼白、空虛的時間，向天際的夢境遙望，那夢境雖然枯萎了，但留下了乾裂的雄性意志。也許，正是那意志的殘跡使這位善良的老婦人枯澀的眼睛變成了濕潤的銀灰色的霧，並使那霧中的哀愁變得豔麗。當王震急速震顫中的手臂終於完成了給袁紅冰布菜的過程之後，他的夫人目光又恢復了衰弱的平靜。不過，袁紅冰能從那平靜中看到一縷傷感，就像孤雁留在初冬荒涼天空上的一聲鳴叫。

晚餐過後，王震發出窒息般的痛苦喘息聲，從餐桌旁站了起來。儘管王震艱難的身姿使人覺得，他枯瘦但卻端正的雙肩上彷彿承受著蒼穹的壓力，可是，他仍然憤怒地推開想要攙扶他的王京京，丟開柺杖向餐室外走去。

「只要伸出手去，就可以折斷他的頸骨！一個專制政治的重心就會崩潰了！」當袁紅冰跟在王震身後，從客廳深紫色的地毯上走過時，這個想法如同一個難以抗拒的炫目的誘惑，突如其來地從他心中掠過。袁紅冰逼視著王震挺直的脖頸的目光驟然變得冷酷了，而他的身體猶如被藍白色的雷電纏繞住的白楊樹，激烈地戰慄起來。

每次肉搏之前總會升起的動盪的血霧，又瀰漫在袁紅冰眼前，透過猩紅的霧，他看到自己的手臂無聲地伸向王震的頸部。就在這一瞬間，剛才王震給他布菜時那震顫的手臂，又像一根沐浴在血泊中的枯枝，怵目地出現在袁紅冰的視野中，而他自己正伸向王震後

頸的手臂，像是一條冰冷、陰險、卑鄙的蛇。同時，一種感覺猶如慘白的獸齒在咬噬著他的心。他覺得，如果此刻從背後殺死了王震，他就會永遠失去直視美麗落日的勇氣，就會再也看不到令他狂歌醉舞的殷紅的虛無，而刻在他死亡之上的，將不會是輝煌的英雄人格，而是一個無恥小人的黑暗的勇敢。就在這種感覺中，袁紅冰伸出的手臂頹然垂落下來。

來到辦公室後，王震和袁紅冰在兩張緊靠在一起的單人沙發上落座，陳坡則拉過一張椅子坐在旁邊。王震艱難地喘息了片刻之後，開始用兇狠的語調斷斷續續地說：「聽說，北京大學的學生又上街遊行了……告訴那些教師，讓他們的學生留在學校裏……再上街，我就用機槍掃射……。」停了一下，王震黃白色的乾枯面頰上，露出少有的笑容，繼續說：「前幾天，張積慧來我這裏……他說，他要駕直升飛機，用火箭轟擊搗亂的學生……張積慧真是我們的戰鬥英雄……。」

王震的笑容很動人，就像風蝕的石灰岩縫隙中搖曳的藍色野花，可是，袁紅冰的目光卻沒有因為那笑容而明亮。他忽然悲涼地想到，那些以為僅靠學生運動和客廳中的民主討論，就可以形成民間反對黨的自由知識分子們，對於中國專制意志血腥的頑強性是多麼缺乏理解。

「是呵，是呵……。」陳坡唇邊抽搐著尷尬的微笑，含混地應付地說。顯然，他在極力掩飾對王震談話的情感的厭惡。同時，他的嘴猶如被迫品嚐某種苦果似的，不斷痛苦地翕動起來。終於，陳坡發出一聲虛情假意的歎息，說：「可是，趙紫陽把他的人都提升到關鍵的崗位上去了，而我們這些人卻沒有權力，難以同他們抗衡呵！」

在此之前，袁紅冰和陳坡已經通過王京京向王震表達了他們想調動工作的願望——袁紅冰希望調到武裝警察部隊總部，而陳坡希望調到中共中央組織部。顯然，此時陳坡是在試探王震對他們的要

求的反應。

「你們……先去中央組織部找鄭野萍，他原來是副部長，現在是顧問……告訴他，你們是我的人……要他幫助解決你們的問題……他媽的，趙紫陽是在結黨營私……。」王震乾裂的聲音卻令陳坡尷尬的笑容變得興奮了，那得意的笑容酷似剛抓到一隻小母雞的狐狸的神情。

這時，一位穿軍裝的中年男秘書走進辦公室，俯在王震耳邊，低聲說：「農業部部長何康和夫人來看望您。」王震幾乎看不出地點了一下銀髮覆蓋的頭顱，那位秘書則又迅速向門邊走去，他的步履像飄在水面上一樣，沒有發出一點兒聲響。袁紅冰不由得下意識地思忖道：「一個人，一個男人能讓自己的腳步像小女人似的輕盈，這真是一種難能的技巧……。」

「你們是我的朋友……就耽在這裏……何康不是朋友……。」王震陰沉地說了一句，站起身，向他那張王座般華貴的高背椅走去。

幾分鐘後，何康和他的夫人走進了辦公室。何康身形微胖，穿著混在任何色調中都不會顯得慌目的淺灰色西裝；他圓圓的面孔像一個白麵包，有一種能引起人食欲的柔軟感。袁紅冰向何康斜視了一眼，便神態冷峻地把目光移向他的夫人。因為，袁紅冰覺得，即使長久地注視，他也無法記住何康毫無個性特徵的面容。何康的夫人看樣子四十多歲，一件有豔麗鮮花圖案的、細腰的中式小棉襖，勉強把她豐碩得近乎肥胖的身體，勒出發酵了般的曲線，她燙成波浪形的頭髮則顯出做作的、風騷的情韻。

辦公室裏只有三張沙發，王震對面的兩張沙發被袁紅冰和陳坡佔據了，只剩下側面的一張單人沙發還空著。何康神經質地對袁紅冰和陳坡瞥視了一眼，似乎希望他們讓出座位來，可是，從袁紅冰那放肆地打量他的目光中，何康立刻明白他的希望是徒然的。一個交織著愠怒和困惑的神情在何康胖胖的圓臉上一閃而過，他弄不清為什麼這兩個衣飾過分隨便，顯然不屬於權力階層的傢伙，竟敢對

他這位部長如此傲慢。

何康有些沮喪地走到那張空著的單人沙發旁，面對王震的側影，小心翼翼地將半個屁股坐在沙發的邊緣上，部長夫人猶豫了片刻，只好在何康那張沙發的扶手上坐下。可是，袁紅冰唇邊玩世不恭的無禮的微笑，又明確無誤地使部長夫人意識到，她此時坐在沙發扶手上的身姿很不雅——好像是一個小酒店裏賣弄風情的小姑娘。於是，她氣憤地撅起豔紅的嘴唇，把豐碩的臀部離開沙發的扶手，猶如一位婢女似的，站到何康的身後。袁紅冰則色眯眯地咧開嘴，興致盎然地欣賞起部長夫人由於憤怒和窘迫而脹紅了的、一點兒也不美的臉。

「我是來向您報喜的——我們的軍墾農場把獼猴桃移植到北方的實驗成功了。我給您帶來一盒獼猴桃，這種水果對癌症有很好的療效。」何康用光滑圓潤的聲音說，並捧起一個裝獼猴桃的精美盒子，向王震走去。他的神情虔誠而嚴肅，彷彿在向高貴的骷髏之神獻上祭品。

自從何康夫婦走進辦公室後，王震就沒有向他們看一眼，也沒有說一句話。此刻，他枯瘦的身體端坐在高高的靠背椅上，仍然沒有理睬何康。可是，何康卻似乎因為王震的冷淡而感到欣喜一樣，露出甜蜜的笑容，將那盒獼猴桃放在王震座椅旁的茶几上，然後，他又猶如被父母嚴厲的管教嚇壞了的、循規蹈矩的孩子，縮起肩頭，倒退著回到他的沙發邊——他的樣子，除了免去跪拜的禮節之外，同中國封建時代朝見帝王的佞臣沒有什麼區別。

「也許何康爲了保住他的權位，必須取得王震的好感。可是，難道他就不能用一種稍微具有尊嚴感的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嗎？噢，我真爲他的夫人悲哀——親眼看到自己丈夫的卑微，對女人來說，可能是最痛苦的事了。」袁紅冰極端厭倦地想。以前，他曾聽到知識分子們講過，何康還是一個思想意識比較開明的官員。然而，今天看到的情景完全破壞了他對何康的印象。他知道，在眼前

這種情況下，只要對何康表現出起碼的敬意，就可能成爲同這位部長建立密切關係的起點。不過，厭惡之情卻使他不僅沒有那樣做，相反，他開始用更加輕蔑，甚至有些侮辱意味的目光斜視著何康，好像出現在他視野中的，是一堆擺在金盤上的、熱氣騰騰的狗屎。

何康離開後，王震才對袁紅冰和陳坡說：「今天談話就到這兒……一會兒，汪東興還要來……。」

汪東興，這個毛澤東寵臣的名字，使袁紅冰悚然一驚。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汪東興早已是歷史上的一縷煙雲。然而，從王震的話裏，袁紅冰意識到，實際上汪東興仍然像深海中的怪魚，在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潛游，而他的游動激起的波紋一定搖盪著對毛澤東政治的懷戀。

「把獼猴桃……給他們。」王震對剛剛走進來的王京京說。

「好吧！」王京京答應道，嫣然一笑，顯然，她對自己領來的客人能受到祖父的特殊禮遇而感到欣喜：「我去拿一個塑料袋，分給他們一半。」

「分什麼，全給他們……他們是我的朋友！」王震用力揮了一下乾枯的手臂，豪爽地說。

「面對這位衰朽的老人可以感到，你是面對著一個動人的個性，一個怵目的生命。同那些生命好像是用淺薄的做作、雞毛蒜皮的思慮、對虛榮的渺小欲望和小女人式的嫉妒拼湊起來的知識分子，甚至某些自由知識分子相比，王震的人格更具魅力。如果不是因爲用血劃出的政治的分歧，我同這位老人一定能成爲莫逆之交……。」告別時，袁紅冰這樣想著，握住了王震的手。他忽然發現，自己只有同柴治國握手時才會這樣灼熱、這樣有力。可是，他的眼睛裏卻震顫起猶如被雷電之火燒痛的烏雲般的遺憾——爲不能與這位粗獷豪俠的老人成爲朋友而遺憾。

王震派出送客人的「皇冠」牌轎車在北京大學門前停下了。走出轎車後，袁紅冰下意識地向遠處市區上的夜空凝視。沒有星光的

初冬夜空顯出深不可測的、不祥的幽暗，市區泛起的燈光，被刺骨的寒意凍成了暗淡的枯紅色，彷彿是猙獰的血跡。不知爲什麼，袁紅冰忽然想到，汪東興此刻可能正坐在王震的辦公室的沙發裏。

「噢，這猙獰、黑暗的初冬之夜，正是醞釀陰謀和悲劇的時刻……。」袁紅冰默默地想著，他沉重的腳步，迴響在北京大學校園寂靜的道路上，並產生了一種可怕的感覺——好像他正踏著血河，走進永遠不會消散的寒冷的惡夢。